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五五冊目次

仰節堂集十四卷（明）曹于汴撰　明天啟刻清康熙乾隆補修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劉蕺山先生集十種二十四卷（明）劉宗周撰　首一卷　清乾隆十七年證人堂刻本　二一一

仰節堂集十四卷

（明）曹于汴撰

明天啟刻清康熙乾隆補修本（四庫底本）

仰節堂集十四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曹于汴撰。于汴有共發編，已著錄。是集文十一卷，詩三卷。前有高攀龍、馮從吾序。于汴嘗從二人講學故也。攀龍序謂其文足以定羣囂，明學術。詩足以暢天機，流性蘊。從吾序謂其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而操觚自豪之士無不退避三舍。于汴亦嘗爲從吾作理學文鵠序曰：關中少墟馮先生輯諸大家舉子藝百數十首，以式多士，命曰理學文鵠。不命以舉業而曰理學，何也？見理學舉業之非二也云云。故于汴之詩文亦在理學舉業之閒，或似語錄，或似八比。蓋平生制行高潔，立朝風節凜然，震耀一世，遠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筆札見長。從吾序所謂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者，爲得其實。觀是集者謂之文以人重可矣。集初刻於首善書院，甲申版燬於兵。康熙癸卯初，其外孫景望遠購得殘本，其門人呂崇烈、鳩鄉人醵金重刊，崇烈爲之序。序末一私印曰從眞予游鄒南皐少墟識。少墟即從吾，眞予即于汴，南皐者鄒元標也。明季風氣以講學宗派相高，故崇烈以是自標云。

仰節堂集序　抄

夫學性而已矣夫性善而已矣何以證性善也今人欽欽焉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為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

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則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吾見曹真予先生於長安中終日欽欽目明耳聰手恭足重

叩其中空空而無適也可
以證性矣夫性空言之則
無朕也實證則有象也先
生非其象乎故先生居鄉
孚鄉立朝孚朝告

君者足以定群嚚明
國是告友者足以明學術闡
道奧見於詠歌者足以暢
天機流性蘊所謂循是而
動不違其則之道也此之

謂性此之謂善知先生者
知斯集知斯集者知先生
根本枝葉無二物也
時
天啟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
撰

仰節堂集序

昔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余以為作文亦然非是要文好即此是學若作文甚敬行必顧言

吾得之真予曹先生云先生全集梓成余讀之喜甚鄒魯嫡傳濂洛正脉其在斯乎言言有理言言不苟而又言言有作意它不具論即如題南臯先生教言數語雜之秦漢古文辭中亦不多得寸山起霧勺水興波賞心我觀止矣蔑以加矣先生以千古絕學自任固非沾沾以文章家名

者而作文又甚敬乃爾即世所稱操觚自豪之士寧不避三舍退我先生雖諄諄講學而非其人不輕發一語即得其人亦不輕發一語易云擬

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先生以之故其著
作雖間有應酬而譽必有試
獨為余文似又輕譽余竊愧
之而或謂善信如樂正子孟

子進之以美大聖神夫美大
聖神而可易言乎哉其期望
不得不如此子惟勉之可耳
焉用愧猶記前歲少宰缺
廟堂誤擧余而借重先生陪先

生特膺
簡在余方為銓衡得人喜而先
生再三力辭竟不稅冕行夫
銓衡重任也少宰美秩也他
人爭之若鶩而先生棄之若

浼此其高風峻節即古之人
寧數數見哉先生之學以躬
行二字為宗而辭少宰一節
尤為躬行之大者讀先生集
當因言而求於言之外不然

而徒豔羨其文辭浮慕其理致出口入耳忘厥躬行即先生所謂沒齒務學終屬半塗終日亹亹循湯道者也豈惟負先生亦且自負或曰薛文

清公與先生皆晉產也文清終身學問只是一敬字先生學問淵源蓋有所自余曰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出於水而寒於水自古記之矣

天啓乙丑七月既望關中馮從吾撰

仰節堂小引　汴初

世之有意乎詩文者將傳詩文以
鳴世而世多不傳非詩文不可傳也
其所為傳詩文者未落紙而已朽
也雲遠澹出岫也月希微入潭也
風于于喁喁來松也詩乎文乎有

意乎無意乎吾
師曹先生之詩與文實似之余小子
在庭游先生門久且深先生無所
不有一無所有吾無從窺其際也噫
學絕道喪世幾陸沉矣一方苟有
賴有先生先生至於文字波瀾寧不屑
為不肯為而亦何嘗為乎偶然意
到筆且隨之開鑿混沌而繪則天
巧酬唱虛空而韻則天籟先生自
視直唾餘耳庭則珍之襲之不啻
波斯大寶焉毋欲剞劂以公同好先
生固辭不可庭嘗手寫藏笥中示

海門周先生先生曰文至此乎宜剞劂以
傳及西游豫章示
南皋鄒先生先生曰文至此乎宜剞劂以
傳而無柰先生之固辭不可也今先生
暫歸里庭同二三門下士不告而梓之
長安首善書院亦天機應淺滿時

也書院先生常公餘宴處與二三子
講德論業於其中者故存其語言
文字以存先生於不朽或者曰先生詩
文語語不經人道茲集出而爲詩文
家另闢一堂搆真教外別傳乎庭
唯唯否否然猶作詩文觀也請以先

生觀先生仰節堂集固尼山註跡
也

甲子初夏山陰門人劉在庭百拜手
書於香山之觀旭樓

仰節堂集序

不抄

仰節堂者予
師曹真翁先生講學所也
先生自家食而宦達而林居無在不
以講學爲事而文集獨以茲堂名蓋
取不忘其初之意小子不敢幸備見

知之列見
先生渾是一段仁體生生之機隨在
充滿在家則透於家在鄉則透於鄉
在
朝廷則透於
朝廷在天下則透於天下不惟出處

取予確有章程即起居嚬笑罔非至
教所寓而茲集又視為緒餘者也
先生雖視為緒餘乎而千古賢聖之
宗一代得失之林胥此焉在他不具
論如仁體策盍真訂頑篇識仁說也
江西試錄序蓋定性書好學論也題

涑汀先生華陰卷雖僅數言孟子親
說不過如此薦舉一策非末世對症
藥石而萬古用人之準乎聖人復起
全 敢必無易其言也說者謂宋有四
篇文字全讀
先生書於我

明亦云然又有說焉世儒著述其表
章贊揚類多軒冕赫奕之華而卑微
者不肯收録是貴貴書非賢賢書豈
足取信千古乃
先生虛中忘我舍己從人苟有善焉
雖卑微易忽之人必一一嘉與曹良

良族僕子也孝行可取輒為詩歌以
闡揚而乾臺筆記此類甚多或曰先
正謂師冕見一章可以括論語讀良
良一歌可以知
先生之集乎全 笑唯其言遂筆之以
告天下後世知言者

天啓丙寅春首四日古絳門人辛全
拜手書于嵩樂窩中

拮上寫

重刻仰節堂文集序　此下○抄

余師眞予曹先生仰節堂文集行世已久
余曾得一部朝夕誦讀不能釋手且當時
家藏戶珍者不鮮甲申之亂十失八九己
丑兵燹運城極厄無論片壘不存並其原
板不可問矣柰何一日先生之外孫景君
宇望遠者忽過此集於安邑市上蓋殘缺
敗絮殘[illegible][illegible]焉湮滅耳景君急購之若驚
若喜見余而道其緣來余乃仰天嘆曰先
生之靈不泯天地鬼神爲之呵護也歟於
是聚而謀諸弘運書院之友諸友曰願果
之存危哉相與鳩金而爲重刻以圖不朽

刻成諸友屬余序余曰此鄭夏有司馬溫
公集河津有薛文清公集合仰節堂集可
謂三大文章矣自此汾涑從清條霍更翠
其關風化人心詎淺微哉然而重刻之友
亦與咸休大史公謂蒼蠅附驥而行千里
余於斯亦云

門人呂崇烈頓首題於弘運書院中

時

康熙二年歲在癸卯六月吉

傳　　明史總裁　王鴻緒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
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治行高第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
兵部尚書田樂邢玠及寧夏巡撫陳用賓樂玠遂引去吏
部郎趙邦清被誣于汴爲之竭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
日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朝房災請急補曠官修庶政遼
左有警朝議增兵于汴言國家二歲遣使者閱邊
臣功伐蟒衣金幣之賜官秩之增未嘗一歲不舉今敗已至此
宜重加按問遼遼總督當於秩滿時敍賞其絀以徒循資
俸坐取建牙開府從吏科都給事中給事中胡嘉棟發中

官陳永壽兄弟奸永壽反訐嘉棟于汴極論永壽罪故事
章疏入會極門中官受之御前呈覽必發視然後進御
于汴謂帝祖制漸壞請力請禁之十八年與外察去留
悉當明年典京察佐尚寶尹劉國縉等而以年例出王紹
徽等於外其黨羣起力攻于汴持之堅卒不能奪以久次
擢太常少卿又從不得請告又不報俟命歲餘移疾歸光
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
佐趙南星京察事竣進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缺
右侍郎廷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
吾名位先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

右都御史辭不拜時給徵等附魏忠賢必欲害于汴屬其
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遂削奪崇禎元年召拜左都
御史振舉憲規約勅察吏臺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
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為清溫體仁訐錢謙益下錢千秋法
司訊不得實體仁以于汴護益座主也並訐之于汴亦發
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謙益竟獲罪先是詔定逆案于
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參
決不為已甚小人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𡎈素掄邪為清
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爲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
咨取于汴惡其人久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

猶以故事持之兩人投牒白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兩
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貴人
子也嘗誣劾大學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並及尚書孫
居相侍郎程啓南府丞魏光緒目為西黨請皆放黜之以
五人籍山西也帝絀抱奇言不聽而工部主事陸澄源復
劾于汴朋好六罪帝謫澄源于汴私謝事去及辭朝以敦
大進規崇禎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于汴篤志正
學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曹貞予先生前代理學名臣鄉先達中泰山北斗也雖
婦人孺子無不知者顧其歷官始末立朝風節士大夫
罕能道其詳在詩向官翰林讀中秘書見大司農華亭
王公所著明史稿本爲先生立傳敘事詳核篇末總
結數語極意推崇先生之全體畢見手抄珍藏用志
景仰茲以母憂讀禮於家偶閱先生仰節堂集文係
各體而語語布帛菽粟省身克己常若不及誘掖後學
誠意懇至文清公讀書錄而外復見是書其後者抑
何幸與爰檢向所抄史傳授其後裔囑以弁卷首庶人
知先生之言與先生之行相發微不朽顧於戲怯
惟君子誰堪嗣音者乎
乾隆丁巳季秋後學宋在詩謹識

仰節堂集卷一目錄

序

江西鄉試錄後序
崇賢錄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理言什一序
質言序
讀易夢覺序

四書說意序
四書疑問序
銀臺政紀序
馮慕岡先生語錄序
馮慕岡先生年譜序
重刻我貞語略序
理學文鵠序
孔廟禮樂考序
七克序
滕縣救荒事宜序

仰節堂集卷之一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良

門人臨川吳之甲

會稽董元儒較正

序

江西鄉試錄後序

臣不佞與江西鄉試之役既告竣有司[illegible]地習謂臣宜學[illegible]者亦欲深於作[illegible]致

意焉臣安能剿說以告士士不聖人之學[illegible]學乎學聖人者[illegible]其心行其行[illegible]亦言其言者[illegible]方[illegible]淵之思拔九天之[illegible]岐傾慘望茬屑越之[illegible]能有此不[illegible]乎哉夢孔孟伊周殺臣容聲[illegible]場羔雁餙不爲里巷屑越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寧惟言士亦嘗心聖人之心矣行聖人之行[illegible]常食息大聖如斯雖在[illegible]猶淵至性忽惟[illegible]於[illegible]連

忽報顏於爾女忽莊容於賓祭忽灼知於著揜其於聖心聖行隙露全露乍合乍離者皆是方其離時一毛[illegible]以當其合時[illegible]室亦在克其類耳克之者言有常也行有常也心有常也夫一[illegible]知五[illegible]跬步知千里業有其言何不常其言業有其行何不常其行業有其心何不常其心言之實者其[illegible]常行之實者其行常心之實[illegible]其心常其心實無有不實其心常無有不常無不實者至誠也無不常者不息也克

類者致其曲而誠也夫滄浪之咏克之基降衷居室之能克之天興察孩提之愛克之仁義豈以士也而熒熒隨燭涓涓自封弗克克淵優入聖域哉夫觀天者以照昭察地者以撮土學聖者以一隅故棘內可信棘外一緒可窺全體非過也士識有此倪也然而由聖倪躋聖極則亦有辨矣臣北產也既壯而渡江北之所聞恪守實踐尺步絕趨居多焉渡江所見頓解根宗圓通開廣居多焉或相背而各往或相[illegible]

而交辯頭解者曰何爲瑣瑣滯滯拘攣格式服噎不
瞭足趾竟隘恪守者曰何爲艷悟忘修駕大弃細以
名飾不足檢以疎縱爲無礙臣竊謂二者之言可相
濟也但不可廢也夫恪守之士斤斤於門外者也頓
解之士揚揚於門內者也門外之論終不能勝顧鳥
得決去藩籬便其情態躬爲嚆矢遺人口實道之闇
也殆與有責焉夫障縁愈添本眞益昧爾先達之重
戒者戒之良是斯路于請任情執見爾先達之明糾

者糾之亦良是爾多士兩存之一切謹嚴一切脫化
二百三千何思何慮九經九德無臭無聲以此爲心
以此爲行以此爲言淵源孔孟證可伊周修之不偉與
不然膠於師說岐於門戶其爲僻也說滋僻不足辱
茲錄而況生於其心發於其行害益更烈何聖學之
足云豈所望於多士哉

崇賢錄序

盱山王紳以宋劉隋烈父子及李惇士應列祀典狀
建議於邑侯許君得諾先是三公顯靈於漕正指懸
公樹壇於正指董公茲議題與建祠以配就祀爲會
用闡聖學感三公而思濟矣隱在報之俎豆已爾爰
述其經制始末之詳成欲闡序於余夫宋距今歷年
累百爽爽猶存邁然不離个人之性不隔於古人故
不諠也古人之性不隔於天地故猶存也然則天人
一而已矣東西南北之人古人今人一而已矣而人
或自封一局者何與不達鬼神之情狀付之冂爲有

亦自封者且何不可自封者門其門戶其戶名其名
利其利亦武斷斷於不濟之剖而宋之大乎呼嗟此
君子之所不爲也劉氏父子身其身乎宋與我何有
而自縻於爵乃李氏亦身其身皇皇於聖賢之學抑
何爲直指懸而身其身何有於仁人何有於[illegible]
界之祠祀時王之鄉而身其身翁然不忘於昔[illegible]
而又何會講之汲汲也是皆根於性也不可得而隔
也故不容已也彼自封一局者亦何嘗[illegible]以爲告

[illegible]有城焉是幻見也如夢中之畫界倏然而醒畫界安在諸君子仰止於斯知其無幻見矣幻見於講互有辯幻見於行互有規幻見於幽隱之衷三公在上不笑且怒幾希吁嗟謂三公不笑且怒是以爲無神也奚以祀以爲有神也尚念旃哉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爲道則失其所以爲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弗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

相離也離道而抱空質焉與土梗何殊乎是道也其大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容無閒或輟而斷之其粹無滓或點而鐵之是故學爲急焉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綿聯而使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學而有而非學無以保其有非學無以復其有非其學無以公其有故孔子發憤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亦難言矣性天之與本中有木胡以徹之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之習情之錮忽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進朋講究互參證以求至當栩夾持而防墮落故孔子以不講爲憂也夫道需學學需講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頗罹世訾非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講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亦艷爲美稱搢簪聊聚朝朝問路歲歲不越閾辟露背而談九容揮玉麈而稱倫素於我乎何有故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爲真講而萬世宗之無數也少墟馮先生沉潛聖學踐履篤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

惟有故翕闢揚對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爲講以行爲學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楚侗先生以天命之性者先生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爲之戄然慕向先生會友於白下嶷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上曰此人渾身是講其亦旨於論講矣于沂不肖仰先生之行有年茲誦其講道之集若而卷而窺君子之慥慥也敬綴數語志向往焉

理言什一序

夫人之所以爲人理而已矣里巷庸衆對談之語未嘗不曰理云理云然究其精微則莪疑而皓首或不識爲何物亦可詫也古先聖賢以理爲行亦以理爲言言爲後人設也而究心者寡安望有窺於理而能齊其行乎卯一張先生有味於先正闡理之言摘而錄之時時研討闡發以所見遂至成帙命之曰理言什一嗟乎風會之下也士之所趨者流俗汙世競利逐時之習而已卽沉涵典籍之中窮年兀兀藉其可

稗進取已耳又不然左史英華晉唐膏馥輝潤筆毫留連光景已耳聞所謂理言者如奏古樂不終場而思睡矣亦有口誦註腳浸謂了了實則錮蔽此又訑訑之見耳先生之志大矣哉其造理之邃剏行之卓宜也得其所以爲人者矣人之徹內徹外動容啟喙孰能外此譬彼魚然能爲順水能爲逆水而不能外於水人亦何爲不理之順也乎雖然什一云者以言言之也理無所謂什者一而已矣亦無所謂一嗚呼微哉微哉非究心於理何足以語此

質言序

徹天徹地亘古亘今一理而已矣人得理以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眞誠其質也以此見之行則爲質行宜之言則爲質言其爲殘忍無恥傲慢昏慣虛詐之行與言者非其質矣故曰人之生也直直其質也故曰君子質直海陵心齋先生崛起末俗之中獨完其質而流遺風以啟後人靈臺唐君私淑先生之敎與

學祠內敦行慎言齋八旬無倦鄉里薰之縉紳褒之曰不失其質者也彼有遜聖哲爲爨絕古沉染於習氣者反以習氣爲質若乎辟之人面有本來色相乃至抹黑塗朱[illegible]爲戲久假不歸不知眞面而掩朱墨之內也然一洗刷眞者立露又豈借而於人哉人心之質亦若是耳不類少失其質時稍稍覺其非是頗與賢人君子相講劘其質[illegible]露發希或涉世味恣嗜縱情則質復隱而反以非是者爲質益去今偎偎也

辟如劇戲之人[illegible]方淡若以其抹塗之
面為固然不復知[illegible]對衆鑑形則有啞然
自笑而洗刷不皇耳紀生常新漆生魁籍甞受業於
唐君而虔梓其質言欲[illegible]言以求質者則必曰親師
友指切[illegible]守其心[illegible]善惡恭敬是非真誠之質必
不至抹塗其面而以非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日遊海
陵走胸下將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當有以洗刷我

讀易夢覺序

奉道勺先生史公學易有年沛然徹悟錄其所得成
編為卷者九命曰夢覺何覺乎覺我之為易也何錄
乎將覺世以共覺也敬阿衡云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夫易六十四卦[illegible]之一
卦三百八十四爻括於乾之一爻[illegible]羅悉
備我命如是我性如是我心如是我身如是爲邦億
姓九夷八蠻昆蟲草木共是不知我之如是是匪夢
方沉不可言覺菜覺其如是我同乾也九夷八蠻昆
蟲草木連貫相關列夫切而近焉者乎而不欲其共
覺乎此夢覺之所由編也讀是編者謂公逢時不偶
歸田研究[illegible]者當如是然阿衡覺民
乃在三聘慨然之後何也大行窮君寄迹殊象自覺
覺人心念惟一心[illegible]云予唐虞君臣只是講
學執中十六字[illegible]人之緒也世見孔夫子周流
未遇[illegible]道行窮則道明或遂以內
聖外王分為兩[illegible]知其周流十二國時未嘗不為

聞[illegible]於天下即如公曩覺世以讜
言今覺世[illegible]有異耶泰運復亨微卑且予大
覺斯民[illegible]之[illegible]象稱乾元大明不在
茲乎余[illegible]焉

四書[illegible]序

聖賢之言[illegible]之言發於[illegible]之意聖
賢之意動於聖賢之心有其心則知其[illegible]其意則
知其言知其言則能說之說之者說其意也說其意

者以意逆之也不以意逆而徒揣摸其言而已終不可背今天下士人其於四書蓋逆而說之矣然至自負或不逆其意吾無其意安宛其意吾無其心意從何來李放桃花其可得乎稷竹東任先生著四書說意說孔孟曾思之意洞然詳盡何以臻此余未暗其人而聞其行清貞端謹年且望九而不倦於勤跬步必繩諸義可以識其心矣不失其無意之初也不失其同聖賢之初也以聖賢之心說聖賢之意與自說其意何殊烏得不了了讀是說者勿徒以說視之亦以意逆之吾之意與先生之意投乃與聖賢之意投而先生說聖賢之意者吾亦可了了然在能有其心有其心斯能有其意李放桃花之調乎心水也意波也江海波池沼波洪纖懸殊有内然者可嘆心學可不講哉正心盡心養心存心同背假不諄諄哉

四書疑問序

或有問於余曰吾讀遂句史先生之疑問而竊疑焉夫先生積學功邃神遊於孔曾思孟之間默契道真何疑之有可此未知疑之不可無也孔夫子自述云四十而不惑是其四十之前何嘗自謂無惑爲者四十之後尚未可嘗夫子四十之前必云吾既知之矣居之不疑如何其可也善哉乎先生以疑自居而長安諸君子復有未能信未能疑真疑真信之惓惓也疑則問問則成其學學則信然則既信矣當無復疑乎是匪可易言也虞帝之聖矣齊於信而問察之好不罪矣曾自處了了而始爲是諮詢也夫子不惑矣而假年以學斷免過之大者又豈自信無過而漫求免也世人謂惟聖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辟百聖之俟不任咎於封外天下之宰而委責於遐荒故彼能是是亦足爲一長之士也常人而有是時乎不足則不敢質曰信烏得不問且學也是故讀四書者疑焉而已疑問者讀疑焉而已伯玉未五十時幾不覺四十九年之非僕亦嘗自疑也而問歟於

問也乃克自覺乎夫學難於有睹而有睹非可盡學也疑以生問問以成信轉信轉問沒齒焉而已矣則茲編之所開者宏也余不敏叢疑如織當圖航大河之津陟華嶽之巔摳衣請問矣

銀臺政紀序

竊嘗謂當官致治之要有二尊令甲修職掌而已矣
國家建一官則有一官之成憲幾經籌畫而後布爲章程者鑒於成憲而精神畢注於此罔敢頹廢斯於

職不溺一職不溺則一官之事理顧或茂棄典故脩廢職守世之不治無惑也安節先生歷官中外有年所至輒講求舊章設誠而行之鴻猷駿業炳焉比自蜀卿奏滿南入都門 天子簡之銀臺俾首綜掌故而掾吏無以應先生曰奚而持循以修職業於是廣搜旁採要例科條燦然悉具某事也前與之當舉其或湮之某事也訓典之所禁莫或狥之政乃大飭洋不敏睹先生之爲納言而知奉職者當如是也睹政紀而知先生之盡職有所據也職巨職細諸百執事時不有成法在時不有官守在即古稱名臣傑士蹟世共尊亦無他奇異各不虧其職分以無戾於憲典足矣雖然方策昭垂由心制之先生編纂而躬行由心運之脫無是心乎即令條教璧奏將藐焉者之以馳世之不治自若耳然則當官致治又自有本也與蓋信哉其有本也

馮慕岡先生語錄[illegible]

昔有士人十數相遇於崆峒之陽衣冠甚都吐辭雋永主人甫之各授采牋冀承清論須臾俱就錄而成編覽者珍襲何異穫朱比肩哉居頃之叙及生平或曰吾勤學日久榮膴不我及奈何或曰時情未可拂將道貴人之門或曰田無妨求否無妨問不者何以遺子孫主人驚汗吐舌是與錄中之語殊不類人與言可相背而馳耶因思前代以詩賦取人未免靡麗之習 國朝定以經義問情孔思淋漓筆韻制非不

吾道其後也僅借揄獎下不必顧行爲文上不開囿
文問行者謂舉子業同應爾爾大人先生乃登壇講
道棄語爲錄評駁古先抉剔造化非法言不言宜亦
非法行不行是以高賢大良學不從事躬修今若此
將令異日觀語錄者亦若觀舉子藝乎是可嘆也於
是新安戴生以所輯慕岡語錄貽余余交公知公歐
言於衆曰是岡非遐耳入流之於肺肝非僅口出稽
之以實踐其通籍二十餘載茅茨猶故秉憲於楚乾

竸冬職百務俱興直觸橫璫脫金楚於水火禁詔獄
累年講誦益邃茲錄所載獄中爲多蓋以自砥亦將
覺人塵態光華無所覬倪貝亦可尚也乎主人乃適
然而喜因叙次所談弁之簡首

馮慕岡先生年譜序

昔在孔門無不從事學問及語好學僅推顏氏之子
好學誠難言矣何況叔世知學爲艱安問好哉然常
好則可作可輟可信可疑學之無成者多矣慕岡馮
子孜孜[illegible]好[illegible]語余云吾好學如好好色
直自[illegible]深[illegible]不可解者其家亦云公嘗對卷研思
大雨水入戶及牀下不動家人驚呼之方出亦不[illegible]
其好哉何以欲之欲於其學之進也余初會於[illegible]門
再會於[illegible]三會於淮泗又會於都門[illegible]於[illegible]
度及[illegible]家年有進[illegible]以致[illegible]好
食終果腹也褎之好[illegible]故有成[illegible]矣
子思[illegible]好學何不好其

好焉[illegible]天假之年不
知所迫何欲然亦不虞其年矣其年[illegible]之[illegible]何
學者[illegible]十歲君任當馮子遊復門戶[illegible]
遊[illegible]之[illegible]
于[illegible]序[illegible]
好以俟[illegible]云

重刻[illegible]

濟郡[illegible]

一義進多士而誘掖之觀其語畧盖其初爲鉛山倅以教鉛士而鉛士刻之者也多士以傳寫爲艱重付梨棗問序於余余與大夫同遊久此語亦習聞其人恂謹其學有本原故其語精切而醒人其歷官行政褎然有成勣仕絳未半期口碑紫徧四境多士若其化乃崇其語耳第未知多士之梓之也將誦其語乎抑語其語乎踐其語乎語其語者大夫曰仁亦非仁無談大夫曰義亦非義無談究然有道口頰也盛矣

踐其語者叢其談仁非仁無由叢其談義非義無行儼然有道步武也尤感矣顧余所望在此不在彼盖嘗聞海濱一先生出所著語錄示諸人士人士爭摘其錄之符最後一人以質來王者郵納其人忘其奈何拒我王者曰爾既歷試列名矣烏用此先生聞之嘆曰將令我不暇給耶士林傳爲笑柄吾官十風推弁罕從事於講講則矩蹈而繩約之邪敢越軌穹矣之方不至失之圓兹之剞劂語畧者固非公不至空者也子大夫其忻允

理學文鵠序

關中少墟馮先生輯諸大家舉子藝百數十首以式多士命曰理學文鵠不命以舉業而目理學何也見理學舉業之非二也 皇制羅俊秀之士於庠序俾其研究理與心解而躬廸之期於渙消融貫可通於世用顧上之人無由知也則令攄所學於文藝其文肖其所學乃因文而知其人擢以科第備以官秩而

收治平天下之效舉業之制豈不善哉習之敝也學不必理文亦不必理帖括剽竊粧點色澤以博進取廻覩所爲文直成敝帚無一字可濟於世此舉業之蔽也清修之士從而厭薄之講聚闡理自謂理學或遂謝舉子藝以爲高論法孔子而甘蹈其所謂果矣則均忽茲集出而舉業在是理學亦在是舉業而不本之理學猶襲工以爲戲者亦復失其用人之腹終不能做聖人之口亦不在理學徵而文不精者孔孟

周程之文不在茲乎固可睹已彼不達於理而覩成
章焉醨鋭而欲瀉酒味固不似也吁嗟不達於理而
大之欲滴酒皆是厭薄而不肯為者究其高矣此理
學之所以不明也

鯤伯詩選序

夫世之治也士大夫崇公室之恤迨蔡公不越身計
不逾家漠然不知有國而世乃衰風之醇也無不尚
樸者醲醇而漓則縟麗穠纖以相矜尚而已士大夫

不能報國而至衰其國不能維風而至敝其風亦足
悼矣顧非所論於潘漢家也彼其雖腹陞地所睹官
殿之巍錦繡之爛靡秦終其齒惟絲竹之為娛裘馬
之為豪已爾而又格於功令無當官從政之責治不
任勣亂不任咎烏能約其弱而國之慮也王孫鯤伯
有異焉足未嘗過城闉而聞廟堂有善政不奮欲躍
者抑或民有隱天有步亂有萌不奮額之感若居恒
自奉殊簡雖座上時有客而不類微逐謙飲兢水陸
而後繪緣無閒侯觸許越舞之態其精詩酒有所注
也者人有為肯厥卿乎安有惟田之求舍之問金玉
之營為不可知之子孫計而治理日圯民生日困外
訌日熾內變日積而金甌無闕之大下且有恢問鼎
之思屢方聚之憂者乎鯤伯足尚也或曰若賢
其人乎曰否何以知之以詩知之其詩慷慨激烈慨
殷國是思義之所赡流於吟諷如將天闕扁雲排焉
而蕭寂清約之致時時宜露經云詩言志又云詩可

以觀公之志形於篇什吾因篇什而觀其人知其關
於治亂醇漓之大也乃三漢而書其集之首以為序

孔廟禮樂考序

夫高下未判有自然之中陰陽未瀉有自然之和天
地之絪縕未於茲矣人得之為性則亦有自然之中
焉有自然之和焉中固未有不狀如者和固未有不
雖知者聖人若是途人亦皆是也中和之性不能無
所微其不形而為乖戾者寡矣故聖人以性之中制

爲禮俾人人遵其禮而各復其性之中以性之和制爲樂俾人人遵其樂而各復其性之和辟之於水制之者由源而發爲流也遵之者緣流而得其源也得其源若得其性也得其性則中和合一禮樂匪二後世不究其源安問其流孔子禮樂之宗也其廟祀之典尚不免於舛繆況其他乎夫磬折式里自鮮愆動鳴鑾鏘玉當無躁心袒背而歌濮上必納於邪禮樂並細故可忽漫古哉楚僞瞿唐夫氏慨然欲以興之

乃推廣觀察周淑遠氏之意爲孔廟禮樂考稽引宏遠核訂精嚴闡發幽奥皎然不啻列眉矣若曰諸誦法孔子遊其門觀其禮聞其樂肌膚同邪穢滌矣又若曰請自茲始舉廟廊閭巷承訛襲陋倣禮滌樂一及之隆古合諸天地世教其興民性其復矣故禮行而民志定樂作而神人格大諭禮而不遺民也論樂而不遺人也則聖人之制禮樂瞿氏之考禮樂意固可想是書成而陳令尹鋟梓以永之與邪向之意又何殊焉

七克序

昔者魯鄒之立訓知天知人之說蓋屢言之學莫要於知天矣知天斯知人知人者知其性也共戴一天共秉一命共具一性可知也泰西距中華八萬里逖矣龐君順陽著七克各一卷中華之士諷其精語爲之解頤此何以故其性同也傲妬慳忿饕食色惰善七者情之所流吾性所無幸其性焉不有肯任其流

者中華泰西之所不能異也謂傲妬之可長慳忿之可持食色之可迷善之可惰豈天之降性爾殊哉平旦而惕然見君子而厭然閹善已而快然其惕然厭然快然者性爲政情順聽矣性如堂上僕隸之所不得擾也性不爲主雜情熾堂皇且僕隸登矣性盡一覺雜情混混堂主一升群僕寂寂故知人之性者可以盡人之性矣盡人之性者化其情者也化人之情者自盡其性而已矣自盡其性者自化其情者也

化其情者無天而已矣主天之道舉集且無無天之
人纖欲俱絕詎令七者之潛伏流溢也乎哉而克之
其烏容已於時麗君梓其編及半索序於余漫書此
以復之

滕縣救荒事宜序

余治農渠陽之揭乾所趙公以救荒事宜四卷視余
蓋其二十年前尹滕時起溝中瘠而生全之既試之
效也久而未嘗示人顧烏可不傳之宇內俾司牧者

有所型範而安養元元之衆乎余受而卒業則見其
規畫詳盡搆思肫懇於神於人於上於下凡可爲民
請命靡不舉也以粟以粥以金錢以蔬果以藥餌凡
可拯民於阽靡不備也遠近有程斂散有法習過而
不淆綜核而不漏委任而無冗掊摭巡者而忘疲直
令餓者餐病者起貿者號流去者歸流來者如家病
死者有葬嗷嗷者寧洶洶者戢而又慨然興嘅
責累已往爲鑒將來有惻懇其據掌無黔於黔纖

恫切痌瘝寸心欲嘔與髮鬢俱皓潛淚不知幾揮蓋其
視民生若鶴而病神畢注於斯也洵民之父母哉是
以滕民頌之久而不忘朝論題之晉陟銓部夫公之
殫其職也如是則必以是望人矣顧簿書習熾愛養
意疎人未必如是之殫職也則未免信口繩之而怨
謗乃至然公則無愧於職矣且士人秋春二闈藝文
各十九首而國家賁弓旌之典錫青紫之榮何愛此
十九首者而隆重若此爲其績學已素必能代主養

民也而民之隸其下者未至而望焉既至而逆焉稽
首堦墀莫敢仰視鞭扑詬誶無敢反唇出入乘於民
之肩竭蹶供養無敢違者雖老孺婦女闒宦之過
其里跧足引領冀一窺見顔色焉又何愛於異鄉之
書生而尊榮若此爲其必能養我也假或秦越相視
痛苦不相關平時既不爲之備荒年坐視其死亡豈
非負民並負國也哉若公者可謂兩無負矣憶曩歲
宦於淮北有語余者曰經遊滕縣相隔半尺許從自

迴異余心識之纔被徵北上入其疆田頭皆樹樹外爲墻墻外又樹樹外爲坦道出境而止其田無不墾穀無不傾無草莠之雜楚楚若一姓者然不覺心折公之孳孳民事蓋不遺餘力也無何公亦離任越數年東省告荒或謂余曰臙縣以樹木之利民得濟於饑此則公救荒於行後而公亦不知茲卷亦所不載余記所覩聞乃爾遂題於簡端

讀史斷章序

[redacted]

夫理斷事之衡也心燭理之鏡也欲掩心之障也欲深心昏心昏理隱遇事當前者瞀無以別非事之雜斷也既失其衡勿惑而度之況乎千百世之前史編所載比公杳如也其事之端委汗如也摘辭之者或僉臆亦異評議之口遂爲成說與以剖斷不爽不更難乎孝廉姚君仲宗夫人成修潔濯濯度表衆有壯念緣侍養其堂不晷刻離遂明公車累科不赴任衡能者竟絕仕進撫臺金谿吳公疏薦未報而君悟度訣

畝數椽容膝無樣棟之餘亞裯蔽躬無交繡之願藜羹充腹無肥甘之嗜此於世味損除蓋盡心靈安得不露理與妄得不徹君常閉戶讀史神遊掌指考得失之原察心曲之幽策成敗之數獨抒心見不襲人吻積久成帙一日臨　臺上谷劉公晉接聞詢其近功出斯編以覩劉公顧餘題曰讀史斷章檄刻以傳且命爲序分運　烏程史公忻然授梓且精繕寫求貫識余奉交於君知其屛除欲染非旦夕矣心瑩理洞斷事炳炳有固然者乃弁數語俾讀茲編者知其根因而讀史者知所準則焉

三臺奏議序

昔子輿子尚論古人以伊尹爲聖之任後世易視此任毋謂有所不足其高視任者又詗其任不可幾及近儒剖之曰任以所遇而言蓋聖賢當事未有不任而清和自存其中藉令嬰患阿衡其任亦何大抵名臣良相載史冊者罔有不任　國制士人筮仕曰

任其職其之官門延任選轉曰隨任豈其人任而一
日當官爲可一日不副其任然而天下不治則以任
事者之鮮也 簡命頒之 當宁職掌載之典章而
或以利害怵心當任不任義當言而卷舌理當前而
縮趾職務爲得不廢禍亂爲得不作也以予竊於今
日司馬拱陽孫公所稱任事之臣哉公以裘以治行高
等任南臺侍御時柄臣用事力能墜人於淵公抗疏
糾彈風裁聞天下 留都冢宰行行且止猶長公一

人迫後攻任北臺正色[illegible]征伐陰爲緩戈戕揩
攻公入爲[illegible]之直[illegible]所惜遺其斷[illegible]無獮
頂嚴恭選後乎 當[illegible]公承欽而奈[illegible]府臣[illegible]
懸[illegible]公毅然總之法[illegible]
卒不能撓公君曰此[illegible]任吾不任[illegible]
依違退避惜人之欲保己之祿而已諸疏具[illegible]
可類按也傑人人如公[illegible]職臣職細事到[illegible]
[illegible]悠悠玩愒視責任若弁髦[illegible]

毋邪家也公今卿遇 日峰當貳樞卿則夫東西烽燧
方棘中原雀符潜弱 殺任匪劫而公必有所自任矣
將士淑愚任職興發 明日張膽吁戲之 朝堂遷誠竭
智告之 君上情面[illegible]副实紐撼公益封疆公之家
垣矣政公之家政勤[illegible]節同德任之而海宇[illegible]
在其行何其豈不命[illegible]吾先哲人而阿衡之業符當
屬之矣

贈運庠廣文景岳康君肯才館造士序

或有問於余曰鎰直指李君緝敬集三藩雋士於肯
才館而督課之復時聚於傳是堂專爲科第計乎余
曰否其敎聘廣文康君景岳司教事專爲訓以文辭
乎余曰否世之儒也舉業理學合於一師以是教弟
子以是學上以是登之科第而任之職乃能應於躬
忠於主慈於民而天下以治迨其後裝也忘其初制師
之教弟子之學主司之掄選總不越於文辭曰以是
[illegible]而已終身唔咿不知理學爲何物[illegible]學

之譚從而非笑之以爲作僞以爲好名吁亦但爲其
眞者耳爲其實者耳然不謂則眞妄在實妄在貿貿
何之亦不得之數矣縱博一第躋膴仕而世味薰人
如冊無菀妄望靡忠慈愛保世之不亂乎直指生理
學之鄉灼見於此乃綣綣於鑄士俾其父行雙偹直
徹本體庶由體適用而世終藉也而又以擄集坐者
非僅僅文辭之士所能型範知康君自閩中來從少
墟先生講學久以黄甲之英恬居茌序可以爲人師

遂藉之主教而君以天成樸茂沉酣理域洞燭玄微
緄趨矩蹈罔有越踰望之識其爲端人親之坦易可
挹扣之而無隱不剔出士乃蒸蒸若於化競自濯濯
向於聖學同志有錄評按也會直指驄馬南諸士辭
館以歸乃質余曰爲學文贈余惟人生而明德具焉
昭昭如也其於義利善惡得失禍福之介無不了然
者比其染於風習遂欲念乃不知義之爲義利之
爲卑不知從善之足尊從惡之足愛邁之德尙本得
也而喪其失旣貿貿損名本失也而務爲衍斧躬浚物
爲之娛也而罔知遠守身善世謂之聚也而罔知超
是非眩焉從違乖焉病其身而病天下所謂戰乎是
溺也挾厥所出以不知理學而僅汲汲於文名之蘇
績也學則不學則闕以理則爲聖學不以理則爲
俗學俗學之昏人終無開眼出頭日此廣文之所以
無負直指有造士類也乃書此以贈廣文且以勗多
士

育才館同志錄序

昔有友人會余於都下譚志甚悉首辨志次立志次
持志終以成志辨若問政立若樹表持若執玉志乃
竟成而總不越於孟子輿之尙志於仁志居於義志
由必也志學志斯於矩從心不踰之歸成按館李
直指本瑜翔三溝髦士於育才館立科條學規肖館
祀堯舜禹皋之對越館距城數里而遠殺於城內孔
廟之東有弘道書院傳其學將挈諸生遊其中闡明

聖學士蒸蒸嚮若胡明師在上良朋在列所不辨志
以至成志者非大愛棗其姓名字貫爲同志錄同志
者仁同志自義自同志於學也學爲究竟以志成帝
爲以志成王自臯夔稷契益以志成贊襄孔孟以志成
開繼或同志一堂或同志千古爾多士同其志學所謂
同諸聖喆之志可也以斯締交亦以斯久要其立
指之志如斯爾多士不相渝斯爲不負余茄其志更
書其同乃題數語拭目以觀其成

傳是堂合編序

夫道以學明亦或以學之偏焉而不明故學必有分
非以一發壇講論便傲於不事學者便可謂明道也
學不足以明道佹佹樂壁何爲故子思薄尊知而道
中庸孟子合求惑而學孔子學固有正傳也大江之
右有南臯鄒先生學孔子之學徹悟立本弘大鮮遺
而仁體益然蓋初誦其書繼會其人而知之洞所謂
傳之正者杜史李本騰氏與同里兩從遊以爺
傳按歷三藩所至與會關學競日不倦會録其所語
語成卷帙余得而卒業大喜南臯之學也即孔子所
傳之學也亦即唐虞以來相傳之學也丐付之剞劂
而余議序紀其各文告督學命以傳是堂合編若曰
皆是物也從其名世碩人對若戒衆序述問何者
不本於學不本於學者危言耳矣以豁上喩下字交
而要遠壁經所載陳謨布告尚矣嘶不更里以縱命
安邦而杏壇所紀因撰者之衡也故學以入道何不

賢道以應用何不臧謂編中諸項皆杜史之學可矣
余歸自京師方抱疴杜門亟赴會於是堂會講紳士
者民俱來聞雖至發無微不抉窺其直露不根不規
規遊隅以自域其視人無不可親苦爲溺入群心故
曰南臯之學也斯爲正學而道用以明明斯傳矣士
君子之學原爲道計於道爲明計明道爲傳計將
令千聖如存萬年未揚實賴之學不當如是哉乃
識數語以告夫世之學者知辨宗云

贈陸泉侍御緝敬李公陞青州守序

李侍御緝敬奉天子命來按廣豹躬自度古務仰聖化嘉惠風教軺車所至輒與會明學羅所得三湘之彥士於城北育才館聽夕課訓復念城中無聚講所捌傳是堂而時時携之遊闡千聖之秘期百世之業其一段精神結湛之處淡入衆心士無不若於化者符瓜期且屆而侍御聚有歸志諸士將限帳東門而辯於別謂余盍爲一言余惟古昔多治學明也叔季多亂

學不明也士狃於帖括工於聲偶僅借爲青紫之梯終身讀聖賢書不知聖學爲何物如是者不明或從事講學矣而泥於吟域錮於意見的而不合偏而不徹如是者亦不明由前之說將染於流俗勢利之惟罔足以娛民而蠱世由後之說雖其斤斤自刻發於倚伍然亦未能充滿服於類瑣而不自覺亦以學爲世病學可不辨哉吾鄉先正文清生平爲學直至性天之通文成倡道南昌直指良知廓然物時致其門下士

王節則發無道而鄒氏則前有文莊今有南皋仰得其傳蓋江右多君子法堂初望環聽如雲辟則五都之市必有佳珍而終歲剖磨精光乃露宜其然也侍御庠於其鄉甫離襁褓即立父師友朋之側褻矣躍如聖直與爾耳於斯目於斯若呼吾呼敬以爲常是以入之深而得之正也竊謂侍御於吾郡啟功甚鉅廸多士以入道衆著於聖人之學矣蓋 皇朝育士士人業本原是如斯而困於辭章溺於名利非其初

也茲之啟瞶發盲豪路而聖域是功在士類猶之乎學也而千里之差也於是發揮孔孟之學於人窺孤正傳既揚周行乃顯是功在斯道然在道亦在士也爲士亦爲世也士既得未曾有其可忘乎夜光在野援人拂拭弗顧不知寶也或拾之歸未能什襲旋亦遺忘猶之不知寶也今望諸士終侍御之訓勿曰流俗可安勿曰小成可限期盡其才務傳其是將文清文成以下比肩而有焉若雖南不殊兩足以發之遂者此以

勗多士以別侍御

仰節堂集卷二目錄

敘

安邑縣志序
刻[illegible]序
春秋[illegible]序
春秋[illegible]經[illegible]序
劉[illegible]序
登[illegible]序
泰[illegible]序
治[illegible]序
九族[illegible]序
賀馮少墟先生六袠序
楊氏七孝芳聲序
送修吾李先生巡撫江北序
送許繩齋公祖入賀[illegible]序
賀于虹蛟公祖[illegible]序

贈吳中龐父母入覲序
送潘子孟深貳刺滕州序
賀邑貳尹定宇賈父升羅尹餘慶序
贈張蕙汀寅丈應升序
送劉生六府西還序
賀張碩人爲臺旌節序
辛母陶夫人七旬壽序
審公異政序
養心錄序

仰節堂集卷之二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常熟錢謙益
臨川丘兆麟較正

序

安邑縣志序

昔者竊聞之一家之政六曹具焉家必任用人吏也必有經費戶也必有四禮文事禮也必防寇盜戢外侮兵也必有事禁夏楚刑也必有田廬器用工也六者一有弗飭不謂善齊積家成邑積邑成郡積郡成進積藩成天下六者一有弗飭不謂善治平地域有廣狹幾務有繁省而政無兩岐是故百里之長協奮師屬吏事修明天曹之邦治戶有蓄貯室無離析地曹之邦敎崇祀僎賢一道同俗春曹之邦禮詰戎除械有備無虞夏曹之邦政刑期無刑奸豪不逞秋曹之邦禁城高地深封洫脈舍有章冬曹之邦事登不

關繫重鉅建樹所與哉烏得而忽諸然古昔經世宰物莫不設有方冬載其典制而周官一書獨爲明備上揆下守前憲亦繁由來遐矣緊我　皇朝廟廊有會典諸司有職掌有條例史局有史而郡邑志乘權輿於斯焉邑志雖菀諸項俱該不可缺也余邑於余省稱劇二百數十餘年乃獨缺志前侯汝陽吳公臨淯邢公嘗欲著之而未竟今侯上谷耿公明作庶政宣上意恢羣情舉未曾有頃督學呂公行部諭及爰

命不佞從司馬先生之後及諸文學開局編纂考紀載於羣書訪遺蹤於耆老聽評駁於輿論踰百日而志成爲卷者十大端不越六事體不核抑亦慎不詳也弱者不公而胸臆之憑不直而愛憎之非徵意云何淘所未敢夫一邑之石百十指之衆誰不按籍環請思爲之理安有舊門成前庶姓苗府越也者侯之斯與觀邑如家施其一疑異日推治行高等備之準緩宰天下如此也矣爲固非遠術因無多也

刻禦夷集序

夫用兵者驅千萬人效死乃能制勝千萬人之心至不齊死人之所甚惡也非精誠貫結豈克臻此乎自使貪使詐之說出而介胄之士或不知有仲尼夫貪未有人不怨者詐未有人不疑者縱令戚臣冠樹勛名要亦傑黠之習得不償失與起諸人可鑑也況其下者僨成危敗天下國家何賴焉李子明晦研窮理學有年其修身應世期不愧屋漏邇者感東倭之橫

有深慮於東凡中外之情形防禦之勝算搜羅開見衆而務巢不佞讀之覺精雅亟其志念夫用兵呼吸變化莫可端倪誠不謂此集盡書將略而將略亦不盡明瞭然可得其槩矣因付之梓亦懷安攘之思者所樂觀也明晦呈芬字某凡四卷

春秋房四書同門稿序

竊嘗謂古者學而後仕後世不學而仕與治之難易所由分也然後世豈果未學哉失其所以學耳孔曾

思孟之書章而習之經幾講授經幾研究摘而爲文
亦詣深趣夫至於摘爲文詣深趣也庶幾覩當年之
面遊聖神之天矣措之於治何有顧以此爲脊進之
階擀云爾縉綾臨民鮮廻視燈窗之業者若潮當官
涉世別有術焉有仍爲孔曾思孟之談日以迂遠而
不切於事情其術彌工悖初學彌甚而治乃彌不古
若國家產立甲令以經學訓士以經學取士豈徒欲
耗精神於士哉弗思耳起韓王非知學者稍稍能

用論語亦足興王定治況挈其根宗明體達用其建
樹豈特常可將碎之於賢窮軒岐之奧妙者爲方論
倜將起痾者人也王家敦請玄纁旣陳旄鉞且施指
其笥中藏卷曰玆不過羔鴈今者之恣採何術以治
之人有不胡盧者乎頃謬從校士之役得士若而人
各出其四書義稿選梁梓之余讀之喜諸士業已學
矣積有良方矣緊之肘後往治天下焉雖與三代比
隆可也

春秋房同門經稿序

昔仲尼論君子所懷曰德曰刑夫懷德足矣而刑何
爲乎德辟刑行刑辟德隱以約之有不得不嚴刑行
者先正云春秋聖人律令也又云春秋夫子之刑書
上宜何如懷焉況業是稱專門揣爲文義如按律斷
成爰書撫卷悚悚烏容已乎全經不具論論有數段
元年之提戒不仁也即位之例戒不忠孝也盟蔑之
惡戒不誠也克段之貶戒不愛也吾而仁乎忠孝乎

誠且愛乎讀之凜凜不然則夫子之筆若爲我設敢
不懷哉余不敏先爲理官日撿律例治爰書書成未
嘗不心惕也坐堂皇之上奮筆讞牒某坐不仁某坐
不忠某坐不孝某坐不誠某坐不愛夫安知吾之仁
忠孝誠愛何如也古先哲王立法垂憲以有形聲之
亦以無形聲之或法及而人見或法及而我見法及
而警焉者細人法不及而警焉者君子懷以言乎其
隱微也週從惕陽先午後以春秋薦揚多士亡按聖

經爲交矣其用懷若何行且塗仕治民按律例爲爰辭其用懷又將若何嗟乎箕子未囚也比干未戮也三桓未貴也通乎是可與論懷可與論刑可與論德矣、

劉公宰邢給由錄序

夫人生於親用於君事於民觀法於後人親胡以不忝君與民胡以不負後胡以佑且啟也光前者以裕後者也治民者以獲上者也民之不治君將不可獲

何以徵光寵於親而作法於後然則民可忽哉能治民無以報君與論前後矣友兄豫吾筮仕邢臺政成民悅既三載考上上天子勑嘉之貤封其親乃哀紀始末錄而存之曰聊以示後人錄成授其友曹子李美道家子本唐捉鄉書偕計南宮是又將繼志理民者曹子乃以重民之說爲友兄勗其子語有之仁者人也舉天下之人言不能一天下之人仁之欸也頗不得馭人之權則仁之用不廣孔子所以栖栖皇皇

覆也實錄
此序存刪

願得君以治民也以究其仁以成其爲一人而已矣豫吾之仕邢也邢之四封之衆計日而與其至其得覲其手釆者相趨相告有喜容不者亦詢諸人曰是何容貌卣籍殆將生養我侍者無如手足爪髮通氣於心腹矣豫吾登其堂泣其民民之弗食若其枵腹民之弗衣若其露肌境之左一人疾若左臂之木也境之右一人疾若右臂之痛也曰罔攝休養粱肉藥石靡不具舉又若心腹之氣貫於股體蓋以四境爲

一人豈私肥甘以饜三寸之喉聚綺羅以華七尺之軀自小其人者哉今且晉西臺膺陟振鉉又將一四海之人矣故曰有大人之事其仁大則其人大也然則徵寵於君非倖也我弗二於民君乃弗二於我而併弗二於吾親究其仁而成其爲一人也本唐爲其後人何以承之亦願得君斯親否在其仁民如何耳

登壇必究序

東海上若澳渺浣涌旁毅負遠器奇知其建鉞江北

之狠山江海清晏多暇日乃編纂今古所安及操兵者爲集若干卷而問序於余余遜謝未皇也既自淮入燕漢衶亦有黙中之遷前諾未竟時友兄馮纂岡氏方從事大司馬深於兵者則以其集相質焉纂岡曰大都爲將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此書三者備矣渠淮陰人故取韓侯登壇爲名所云必究者未用宜究其理既用宜究其用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獨往獨來安國全軍其用乃究

今楊會不熟王將軍登壇此正究其用之時也數奏以言明試以功天下平日誦將軍之言今將觀將軍之功功副其言言乃希佑集中威南塘法爲多謂其生平所允蹈乎纂岡之言若是夫今世論多□□□指南塘南塘自序其集曰精微極於□□□□□□天地而動鬼神故不知者謂其□練士□其知者曰練士心然南塘練其心者也心包乎天何制於天包乎地何制於地包乎人何制於人不制於天者大以之清不制於地者地以之寧不制於人者人以之生天吾清也地吾寧也人吾生也所謂究其用也其用至博而至遠其理至約而至近其機在我而無難夫天文億萬地理億萬人事億萬不得其機而握之衆乃在物衆在物則我寡矣巨乃在物巨在物則我小矣不爲所制者幾希而何用之究焉有味乎纂岡之言哉以此弁王君之集其足以感觀者奏安攘之功矣遂以之復諸漢衶而不更有所贅說

泰西水法序

惟上帝好生既生人則爲之生食食出於地藝於人人有遺能地乃有遺利食乃不足其不足恒以旱乾天澤既不可徼則渠塘溉灌急焉顧亦罕所講究而西北之鄉尤未閑習上高泉寡井有淺深甘鹻大段不得水之用即有用之者工力繁浩不償所費然大禹疏治溝洫必於冀州建都之域不至獨遺今謂以□經閭闔豈阡陌開後因仍墮廢遂謂水泉之利若

斬於此方田家終歲懸懸占雲盼雨雨愆其期立視苗槁榖云天實爲之人力無可奈何拐腹來而展轉爲溝中之瘠而已矣太史玄扈徐公軫念民隱於凡人事之可與雎不採羅閱泰西水器及水車之法精巧奇絕譯爲書而傳之規制具陳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無不可資爲用用力約而收效廣蓋肇議於利君西泰其同儕共終厥志而器成於熊君有綱中華之有此法自今始蓋茲書之盛世

首重民食而田器亦有可作周禮稻人掌稼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俱有經畫今也牧民之宰簿書不遑過隴畝問桑麻亦未多睹他何論哉即前人樹藝之方載於月令者猶遍上不信下不諳也食胡以足竊意冬春當以此書頒之直省而方岳之長宜宣告郡邑倣而行觸類而長尚何患粒食之難乎大士人談及參贊遂爲聖神若無敢望涯涘者不知此類事即贊化育井田壞而經界湮雖猝不能言復然棠

重農功固王道之先也不圖於是而欲睎蹤降古之治必弗可覬已且安有尊處民上坐享民膏不爲民生熟計忍令其饑以死此豈天之意也哉

治本書序

夫井田行廢古今之關也降古之時家均以田人食其力衆皆不全懸其風尚同之不淆後世反此安望至治然非但田之不井也野多曠土士有遺利公私之蓄藏之積倘荒無救濟之具饑寒之苦在民危亂

之禍在國有由來矣今之牧民者相向嘆悅未嘗不口風俗日偷徵納日逋然當之教之有先後焉爲之用之亦有先後焉弗不思也賢有者有感於是採古今農桑樹畜之有裨而成書四十餘卷命曰治本教民者得是書而推行之可以與民之利矣夫文王岐周之治要亦於農桑雖疏特加意焉不此之務而區區於簿書之間抑末也其或率作服勤之無方俾一傳宣卿不文且即云民不我從則過也又或奪其時

傾其業斯民也奔走繁擾之不遑而曰爾胡不勤農亦過也噫古之人當官一日多人蒙福今之人當官一日多人蒙擾欲興利於斯民者其始於不擾哉

九族類鑒序

族而曰九析之也乎不如是則尊卑疏近不分矣而施其恩義九而曰族仍合之也不論尊卑疏近而恩義藹然貫也一身之中四其肢五其官五六其臟腑十二其經絡百其骸何嘗云九然而疾痛痛癢無不

相關不相關者木人也九族之痛癢相關亦然而相關者鮮茫茫大衆大槩木而已矣仁人視之不勝其憐焉此九族類鑒之所由著也著之者誰師文周君也君蓋慨末俗之日漓嘆同氣之不睦以家為型陶治六宇援古證今法戒咸備而類鑒成焉為綱者六為目者五十有八首曰立宗譜闕以內秩如矣次曰睦族凡此同支派如矣次曰教子聖功濟於蒙泉次曰事親百行肇於一本次曰訓內防其厲之階也次曰治生殖其殺之原也此其義精其辭剴其指陳人情物理婉以盡玩之令人色動而順解心悅而情勃有不覺其木之蘇而仁之浹者竊謂此書可置之座右人人為族焉一家之九族睦則為齊萬家之九族睦則為治天下家家九族睦則為平道有二乎哉君之所造深矣乃題數語於簡端且將告於吾家之九族俾其遵奉而各告其九族則頒諸天下之家家

賀馮少墟先生六袠序 丙辰嘉平月

人人有其體浩浩乎無涯悠悠乎無盡與天地同其大與天地同其久一身處兩儀之中聲一指聯四體之內有精流神貫之渾融無一毫半息之睽隔不待智者可知也然或自生結礙乃與天地之大不相肖而其可大者自在或自生斷息乃與天地之久不相肖而其可久者自在夫其可大者可久豈不天地同壽哉無介結礙斷息者衆也則以歷情所於內習見綱於外耳而壽乃獨歸之仁者仁者無結礙無斷息

之謂也故以天地爲一體萬古之前萬古之後天地之體如是仁者之體亦如是顧不壽哉古之聖賢或六十而順或六十而化順則無逆化則無窒無逆無窒故浩浩悠悠同流於天地少墟先生壽届六旬門下士不遠千里賫余言爲賀以祝無疆夫先生稱任斯文躬行粹德研入聖神之微動爲士林之鵠出則亦衰讜議揭國是而厲官常處則繼往開來立天心而植民命大道昭宣風行海宇自無結自無斷自抵

於順自抵於化自大自久自符於天地之壽當俟祝乎諸人士歟顧於霄壤之間步趨於几杖之次先生陶其情鎔其習誰不剖其結繹其斷先生不貳於天地多士不貳於先生共無逆共無窒體仁之化何其宏壽域何其廣也抑人亦有言不負此日方爲得此日彼靜悟自適之夫且謂日長似歲況有道之儒日躋而天遊月異歲不同乎故日月不至仁則日月歲虛三月不違仁而三月非曠志學從心一息通於今古乎億萬世尼山之聖常存先生嚮年敏學以逮今日究其功力靑將息之有參衡其造詣偕六甲以俱崇夫是之謂六旬歲由斯而耆耋耄期頤至於無疆年且彌高德將彌邵夫是之謂耆之謂耋之謂耄之謂期頤之謂無疆哉完其眞體乃爲眞壽豈徒使與壽常考年論齒已耶是則可賀也謹西向再拜而言賀

楊氏七孝芳聲序

淮陰楊氏道菴公爲其封母黃孺人病篤惶迫莫可爲計禱於天刲股爲羹食之得愈公之子博士若憶公同配謝孺人復因公病刲股公之孫把總於庠亦爲父憶公刲股於邗亦公之孫於郊妻許公之孫婦適陸昇儀者公之孫女一爲母潘一爲祖母某姓一爲父憶木皆刲股乃謝孺人爲處女甫四歲時柔爲母疔及既嫁又爲博士君各刲股矣而博士君爲諸生時已有孝子之稱於是縉紳戚友交美之或旌以

孺或贈以詩文曰同心純孝曰奕世忠孝曰德行文
學曰孝子名士曰孝順之門亦有未及旌揚者蓋有
待也諸生於陛亦公之孫而博士君之子也將梓其
詩文以傳而求序於不佞時不佞且北行從行送百
二十里示懇也余以其封股者七人命曰七孝芳聲
云因七人而槩揚氏之門因封股而槩七人之孝耳
借謂其孝止於封股則通叅公之清修崇望出處有
聲果何物乎而其餘可推矣又謂孝止於七人則子

陞之奔走不皇求題其先果何物乎而其餘又可推
矣洪惟我　太祖以孝治天下而刲股一事不在旌
表之列非薄之也不欲以難事爲民倡且慮其毀傷
滅性重違親意也顧孝子當親之疾凡可救療不憚
爲之斯時也不知有旌而皇知有不旌夫民心穢染
或至路人其親區區財利校量爾我一語不相能或
至反脣彼其白刃自殘視膚肉若兎磔溺死無顧豈
可易及哉吾乎盧子守恭之言曰以身爲親身猶親

自治自夫惟以身爲親身故能刲股故能竭力故無
以有已故不失身以辱親通叅公可作或以余言爲
不謬矣

送修吾李先生巡撫江北序

江北爲留京門戶　二陵所居實國家重地狼山直
當日本東海衝釜山項縣東方用武頻歲戍嚴賴濱
海延袤二千里大港可出入者無慮數十而兵不滿
二萬犀利之器無儲何以爲禦然通泰鹽徒擁蓋建

旂而借稱號稍無忌憚鳴鼓露刃而語有以捕鹽緝
盜之役陽食於官而陰以戕爲利而諸家猶不逞者
時出飛語謂其且梗運河而剽漕艘其凡潰諸堤而
灌城市於是當事者蒿目深憂爲一切增兵足餉計
然兵餉取諸民者也而其民何如哉困沉於水一望
成巨浸其一二高原之鄉亦逆蝗爲茂草鄰野之民
委身爲鴟倚日求米升許以餬口中人之產無五日
之粟而重以河工之迭興大木之觧集班軍湖率之

奔命摧使鹽瑞之驛騷有司者惟催科其會是急求
免目前民以爲不見德也不相親而相讐脫有緩急
何恃焉故議者欲風厲羣僚崇重民事力濬洫以治
水而轉害爲利招行補助易蒿萊爲膏壤於凡蠲政
妨民之習一力更始使野士無曠家有蓋藏不擾於
公而暇於私然後計里爲倉因倉爲學因學明約因
約練武以通上下之情若元氣之流盎內治外威於
斯焉在他日南方有事吾將抵其吭北方有事吾將

擊其尾左提右挈擔重勢而奠國家盤石之安顧不
庶乎然此惟撫臺可爲之而今撫臺修吾李先生則
其人也竊謂天下無難爲之地無難爲之事無難爲
之時亦無不能爲之人其人之不爲者則以我心擔
其中而失其所以爲者也今先生欲無我者知其大
有爲耳公起家地官時執政提重擢立能生殺人將
寘言者於危法公抗章申論遭左謫不悔豈許得失
利害者哉既觀察三省歛歷兩京爲今大理大都無

以豪貴骫法者無以私暱倖福者無以盤錯觝隙梟
所觸手而附可依廻者故政成人服所在垂永利其
視營管顯無間田舍妻子不啻羞之方督學晉中
一日忽其親輒棄官歸無異脫遺當在齊魯值荒疫
匹馬走餓病藁夫巾飯藥之殆不知有身每見其推
轂忠義之士然其言曰忠義以自盡耳而矜已詡人
何爲嗟乎此足觀公矣不有其利且不有其名殆庶
幾無我也持此治天下無難而於一方何有蓋嘗論

之州縣之吏以百里爲我者也一郡之守以州縣爲
我者也司道之長以列郡爲我者也撫臺之尊合道
府州縣爲我者也故邑無循令則郡有懿德府事修
而後憲司無大撫臺之精神包羅流貫於上下其
間方聚有一闕隔皆爲未克公其以無我者師帥江
北俾道府州縣皆忘其我而共成一我政其興哉民
其康哉國家藉茲地爲重又何疑焉

送許純齋公祖入賀 萬壽序

繩齋許公湛心若氷植弱成樓蚤歲刺吾晉之澤郡一覽其中采総間政敎業弁晃仕籍旣敭歷金紫飄飄嚴㩁者若而年諸搢紳過其廬無不式者嘗宁保庭臣議起憲吾寧公再三辭不獲允乃西視事宿實故俗爲之一滌吏未有不麗然者事未有不犖然者民未有不帖然者世之爲政以簿書公之爲政以身也今歲春大計羣察銓臣疏舉廉異吏以風有位海內不數數公褒然其間是秋屆　聖天子萬壽之辰

公將貢表入賀郡大夫祖帳郊關賀余曰爲賢大聖節告期萬國執玉冠蓋且相望若公者貢入賀人哉旅馳旅見拜稽嵩呼賀之文也忠誠懇惻如愛親年賀之實也於以究其實公誰遜焉夫壽君者壽國君所御也壽國者壽民國所由立也壽民者好生者也好生者盡其性者也盡其性者無所以閼之閼之者其出有繁其處有奄居衆若艷遇讒者矯性本虛而實之性本達而隔之君民何有乎公之挺然有挑於然無簪處衆如蠙覸膏如澆澄澄乎滓之汰也夙夙乎離之剖也此性體之初也與衆通者也性與衆通之生乃與衆共之奚而不好故視民若子立其命焉視國若家永其脉焉對一夫而不敢忘君行一令而不敢忘君此之謂視君如元首世之元首乎君也以人合之元首乎君也以性合則有臣躬其文以性則不容過其實嗞乎天之不得不高地之不得不下埤也人生於天地而斯理咸具雖在童孺遇長則肅敬曰義之於君臣有性焉無性謡則愛君爲矣是

行也天顏日邇赤心愈殷稽首闕前斑猜帝庭六十萬年而後吾可如也舞蹈云乎哉維天之曜聖壽與務介景福爲踰岡陵爲阜野燒臣同效華封之祝竊忻虎拜之虔敬爲吾君慶

賀于虹陂公祖兩臺交薦序

虹陂于公以東堂擢粲綱振紀張三尺由撫閩璧氷凜不佞側觀風采喟然興嘆曰時哉道政由此舉乎既而鹽臺曾公按臺汪公相繼報命交公薦則不佞

學竅清呼輒復鼎言門時哉百城此其鵠乎益觀諸天焉臘深冱極陽律飛葭乃氣淑而爕暢長夏番庶商音應候則霜葳而衆結假令有春無秋大造亦幾窮矣迺時雖地何如哉地固近寶閭左通神如風斯靡人木能自制其情也駒驟咻燠之輒不無修其睚眦梗令次且嗟乎一人御宇萬里傾懷惟是法度聯絡智無庸謀勇無庸角也有其弛之莫或張之矣所恃亦奚所不至哉于公以勁氣直節挺挺明作不然

之辭不恩之樹不繞指之習不唯唯諾諾之拘攸法踰格令甲存焉商民始而駭中而服終乃定儳觸罔可阻也白額固可戮也烏足異者吏奉刀筆如刻木靡所施其黠至於獺休閭行其庭跡稀喧絕頑不倖與故斯時不可無公蓋天道也不可無爾璽之厲亦天道也匪公則法且湮匪厲則羣工無所嚮矢而法亦湮公之禪僉茲土詎尋常效官奉職已耶迹厥注措適中其會者也故曰時也時者聖神所不逆也夏之不得不忠也商之不得不質也周之不得不文也仲尼當周之季不得不文勝之厭也時焉而已矣唐之藩鎮宋之戎狄始以因循竟成痿潰不識時者也故動陽於六杪運陰於九極易之爲道不越乎時以濟窮而成不匱者也雖之廣文諸士賢之贈公夫縫掖之談治法出焉治能外於時乎乃以此爲復而幷以爲公贈

贈吳中麓父母入覲序

往歲中麓吳父母補選吾邑當事者若以爲難地焉而公慨然易之余竊與吾論事乘私爲吾邑稱慶既則及中途而玩背畏威甫入境而閭閻翕和上下不由掾喙逞之獨斷催賦不必往繁要之在於民謀牒不恣雀角歸之式宜蕩然逃亦了於几杖而休息均調之民於是帖席窮鄉僻陬垂白之叟謂及其未發而出之於簪余親聞之而鄰封遷逃之人念足引首思睹其顏色每一行部至於擁道此其地之難易何如

也然其故難言之矣且民情之善良者無論即有一
二故染亦大都外憍虛而中柔脆張之則張伏之則
伏擽之則懲艾之則甦法易行也恩易入也公得其
機矣茲以修覲届候先期戒途而轄紳耆老之詣邇
者縫綣者難其往而盼其還者眷若沸而心如結而
公之介慕若諄君邊君封君茹厥德意又厥成績莫
不採詠頌而揄揚焉其僚采之間耳目取其精神最
邇有不容已爾夫詠頌也繾綣也若沸而如結也氣

所通也氣也者一體也一體也者父母也請陳父母
之說先儒云乾稱父坤稱母而人稟天地之性則父
母之道誰人不具顧所用如何爾或用之一家或用
之百里或用之千里或用之天下性一而已隨處而
顯施非易地而增減故漢讚循吏詩戒具瞻無與術
也若乃胡越分歧痛癢罔與是則隸生膝下而同室
反唇也公嘗向余語曰吾行實事者嗟乎實哉實哉
乾得實以父坤得實以母人得實以備乾坤之性實

則通文則隔古昔之治以實叔季之治以文循吏也
其聽也實焉足矣公并久處百里天下之大且利賴
焉是行也銓鑑之司當最其父母之績以報當寧余
故推本其性而謂由於實三君其以為然乎

送潘子孟深氏刺膠州序

天為民立君君為民立百司庶僚職巨職細不同總
之各盡其職以安民而成治辟之目視耳聽手持足
行以成此一身而已矣乃或以內外正佐風憲有司

之異而厭薄其官濡延歲月以為弗獲建樹而職以
內曾不克盡是目不能視而顧憾其弗得聽足不能
行而以不獲持為撼也爭不惑哉潘子孟深為中丞
懋菴先生之孫少承家學攻儒業入太學博洽善詩
辭不難一第而竟不偶選授膠之貳刺或者以不盡
其長惜之夫長亦何地不可酬哉今[illegible]而委吏非
虞苗非長而乘田無負惟其如是故為司寇而魯人
治今人但知為委吏不為而不知其無孔子會計之

當門委吏亦且爲職縱授之司冦亦何以治爲夫一州之中有刺史主之而其僚屬或司捕司農司戎司教化不一而足借令捕者戢民之冦盜農者豐民之蓄積戎者使民知兵敎化者使民仁且讓不亦一郡至理乎若捕者不省關農者不展畝則非官之不能盡其人而人之不能盡其官也孟淑勁盡其所司爲民式剩而已他非所當計

賀邑武尹完宇賈父母擢尹餘慶序

夫世之治不治由民之安不安民之安不安由仕之職不職仕之職不職由學之明不明古者學而後仕是以其職舉民賴以安而措世於上理晚世之仕者罕由於學非無學也帖括辭章以爲工課利祿華膴以爲期許非古之所謂學也一登仕版鮮有軫民之隱者並曾不軫其隱且朘其脂膏爲黃金載玉自不之醜親戚鄰佑亦鮮爲之醜也其貧微位下者尤甚前途近而培克若不足也元元奚賴焉適值四夷乞當[illegible]危之災有識者且謂揭竿斬木之變必在眉睫焉吁吁朝廷之設官並期至於此乎關西馮仲好先生倡學造士厥意良遠定宇賈君實出其門以明經來丞吾邑俾徼其職也初至掾吏以羨金進麾之不納邑人以爲詫奈何有祿金若浼之丞也繼從事直指之幸職可捕有訟者具繈錢爲爰書費亦麾之邑人尤以爲詫奈何有祿金若浼之指官也於是聲藉藉起署吾邑篆又署臨汾篆猗氏篆廉靖加甚垂白老

人私議於閭巷有之署官如劫奈何有祿金如浼之署官也予聞而重之然不以爲異彼其講學關西之日澄澈其心靈堅定其操守久矣知愛其身而不肯淪於可醜矣固將軒軒磊磊億兆報仍廷綍斯世千秋不朽寧肯令此賦者點其皦皦乎哉君不阿上官之左右初將不見知頃及賓奚權竟知之既而直指薦於朝主爵者擢以餘慶令尹吾邑之慶將移於餘慶餘慶之慶也夫下以乃得人若是王爵之慶也

夫海內闔風淸吏且悲起海內之慶也夫初府忽有
訛傳謂陞佑不的衆乃譁然將致汶汶者揶揄矣夫
夫亦僅至此乎已而陞佑確交相慶者佑於前索文
於予以賀故事爲賀文有須粧點緻事其爽不覺予
則深知君揆管一揮而就甚慷也此亦予之慶也夫

贈張蓮汀賓丈南歸序

世有砥躬修行之士不知者曰此癡也可以謂之癡
乎彼固不自癡也世有貪榮嗜利之夫不知者曰此

爽也可以謂之爽乎彼亦不自爽也與爽與癡在人
之自知外之毀譽不與焉賓丈張蓮汀氏以保定賢
能薦調淮安董治河事比初至予廷之舟中見其繪
河圖爲屏心敬其賢必謹於職業者也及理大工綜
核有方累曾半夜遇大風雨廂嫗盡圮萬夫大譁幾
債事一言定之往歲運道水涸舟不能寸移予可者
束手君倡議衆義安日而四百萬漕粟盡北矣其才
識勛勞大約類此然從事理學且講談多心見此其

立身出政之本也君宮保之于洛素君出韋布其家
學有自此又其本也每向余言世路多崎嶇圖歸田
以教子孫予曰君才當用世且當事者憐才安能遂
君之圖乃主議者以不理之口投劾予君夫君之所
圖果遂矣顧其遂君之圖者非所以爲名也然君亦
有負徜徉泉石之閒遊黼時昔之府明學範俗佑啟
後人此乃多才多勛求歸田之蓮汀也非主議者聽
不理之口投劾之蓮汀也君亦自知何如耳何恤乎
人言

送劉生本唐西還序

劉生將還之前一日曹子過焉問所學對曰方從事
忍字乃翁豫吾年兄亦首肯謂其言果不誣也善乎
哉劉生之爲於學也夫色之於目聲之於耳味之於
口臭之於鼻安佚之於四肢環向而相餌而我之慾
心競心嗔心矜心習心方且沸如湯飛如蓬噪如技
癢忍何容易故一時不忍或貽百歲之羞一念不忍

或起滔天之禍故君子忍小以就大忍妄以就真忍童心俗氣以就聖躅賢軌蓋終身以之也夫衆人之不忍何也懦也懦則物强而我弱君子之能忍何也勇也勇則我大而物小故天行健君子自强勇之謂也然勇可習乎夫媿懥內生赤發於面斯時也其氣揚故兩軍對壘雖有羸夫辱之則奮故曰知恥近勇夫言恥而知先之恥生於知也亦有褒衣衆談廿辭仁義不知暴棄之可嗤流俗相仍獨言從衆不知壓

情之可鄙故學先於求知而知何以求焉水之照以清心之靈以虛知生於內者也對鑑而知我之妍醜對聖哲之範師友之良而知我之善惡知藉於外者也知則恥矣恥則勇矣勇則忍矣夫虞帝殷相古之大聖也則亦動之忍之增益之于未降大任之先而克勝其任矣動則知之謂也恥之謂也動則忍矣動忍則增益矣劉生將求增益以待大任爲得不動忍之兢兢

賀張碩人爲臺旌節序

碩人吳氏余年友奉常公之女十六齡時爲天部張公之子婦公子素抱羸恙不數日別室靜攝荏苒三月而捐世去人謂碩人於公子帥眉日亦未稔也然而矢志從一旣不獲身殉則寂守閨閤玉遜瑩冰遜潔不遜堅貞迄今三十餘載嗣子有室嗣女有家門閥不墜埒天部他公子若光大者萬口嘖嘖謂公子有妻天部有婦奉常公有女宗親頌於庭鄉里讚於閭

於是韙直指念山張公移尊議而旌焉隆以鏹幣額其門曰苦節可風云粤稽易之坤彖曰利貞又曰安貞吉又曰利永貞不貞何以爲坤德貞而不安非貞也貞而不永亦非貞也伊其勁節如斯可不謂貞乎確然無二可不謂安乎垂老節成可不謂永乎貞而安安而永坤元不在玆乎洵可以風矣凡厥有生誰無貞性惟無所風貿貿不識所之故禾風遍而衆物榮秋風起而萬彙肅風之所關詎不大哉玆者碩人

爲風四閫爲草茆凡閨閫之媛聘望感嘆方知羣錮
羅綺非華也刺繡挑描非巧也惟是貞節堅凝乃爲
兩間之正氣一代之完人而步武芳蹤當亦不乏覩
非風之所鼓抑聞道肇居室化先閨範詩首二南書
崇釐降豈徒爲壼內人哉有婦之貞以風爲子則不
貳於親以風爲臣則不貳於君以風爲弟則不貳於
兄以風爲朋則不貳於友若曰彼女也且松筠其節
我士也蓋葵藿其行故曰男兒負剛氣莫愧女郎身

然則碩人之所風廣矣若在一身而風化被於千萬
人若在百年而令名流於千百世是以蚤謝鉛華不
辭落寞罔守之定亦識之卓也雖然苦節之云儕人
覩之耳碩人奚苦焉彼其寧心一瞭之不忘坦然成
性且日見夫於地下香骨如銀其視無貞之婦方且
興憐與慨曰斯人也不人何貪何苦乃爾蓋視失節
極大以節爲甘故曰苦節之云傍觀之說耳昔聞公
子番負異才未弱冠入黌序輒擅詞壇之牛耳天假
之年必當魏科膴仕封妻光顯彼一時也碩人冠帔
鏗鏘里婦跧踵而誇羨者稱而尊奉然無以顯其貞
亦無以樹之風政不出於閫外名不聞於四方但赫
然榮耀已耳以今校彼孰大孰小蓋亦有天意焉天
若謂世態之靡如瀾之倒不有以風寵將何極障大
河者必堅土設名花者並朽木風斯世者若入之
倩致而誰與是以留存其榮而顯之者稱其節而用
以風耳然則碩人之夜臺固本若天意也宗親隣里

之族貧亦勗於天然碩人以節風直指觀風仍以碩
人風天以貞人及直指風余不敏以不文之辭揚其
風且厚於苦心之人勿負此風

許母陶夫人七旬壽言序

陶夫人者贍尚書一閣公六世孫女有出於晉時仰
先生發所孝女適許府賢孝好生予爲慈母予復元
爲於學序乃恩者夫人能忍貧鮮資儒業之一脊織紝
命錢督以照致有今日嘗勝交益焉然人自勿月滿

於江者皆此歲也秋仲初壽七旬辛子門下士梁存于之有壽母相與歌頌之辛子樂其所壽樂門人之歌頌其母而母以歌頌而益樂且益壽也俱天理人情之至也諸士質余言徵引辛子亦以備來作者旭冢宰古亭公語余於京師士大夫之家多壽母歷數之倩然茂樹蘇生沛氣必厚抑以貫事志適氣固理有然乎然當以壽分論也況生子而賢且以賢事又當何如哉夫人之所以壽也古之論大孝者日德為聖

人生子而聖且以聖事更當何如固亦盡人之子盡人之母也諸士頌夫人之壽必述其德亦必及其子之德述其德則德其德矣各德其德各事其事子各事其事親各壽其壽洋洋金石之頌交相應也潤樂乎哉此亦夫人所欲也

甯公與政序

天壤間目之可睹耳之可聞足之可至謂之明目所不可睹耳所不可聞足所不可至謂之幽明有盡幽無盡通於明不通於幽猶局曲之見也古之君子不媿屋漏惟是以環吾前後耶布森列莫非鬼神無時無地無敢不敬故不至有媿而學士家或以厭世人徼福之陋漫云何鬼神之有孔夫子盛德之訓何以說焉幾何不縱肆於屋漏也胡不觀明軒甯公公為高密侯時雨至憂雹雹止憂蝗蝗去夫非鬼神之所為歟一念符乎捷於桴鼓鬼神之顯如是公蓋無不敬者無不敬則吾心之神凝以吾心之神通鬼神

故隨感隨應也凡人以形用者有及有不及以神用者無不入以形用者聲音咲貌不能信孺子以神用者六通四闢用之於明格豚魚用之於幽動天地彼以隱微之中莫予覩指邪辟暗滋不知鬼神在傍歷歷洞悉吁其亦可愧也夫其亦可懼也夫

養心錄序

養心錄者復元辛子學道所得錄之成書者也堅貞之力精詣之語不可枚舉其大者在以聖人必可為

夫丈夫何畏有爲若是聖人同類從背談之逕世名賢毎謂滿街皆聖人世人高視聖卑視己望之而爲其學聖人之學者未嘗不慨慨思希至論及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未免遜於聖焉夫呆聖人不思而衆不能不思聖人不勉而衆不能不勉相距何啻遐處鳥在其[illegible]皆聖人也解者曰思之熟[illegible]不思勉之熟可至不勉果爾何不云滿街皆可至聖而直以皆聖目之不觀之孩提乎其知愛親也不思不勉也

不觀之稍長乎其知敬長也不思不勉也不見之乍見孺子入井乎其怵惕惻隱[illegible]不[illegible]術之人非孩提則稍長非壯者則老者孩提稍長既不思不勉[illegible]愛敬[illegible]老者又不思不勉而惻隱於孺子之入井[illegible]皆聖人[illegible]發葉於枝幹亦以知愛知敬原[illegible]本根因機無二致或又曰聖人不思不勉[illegible]衆人偶觸之天爲得比而同之辟諸匹夫懷抱良[illegible]其逃情不自知而連城在握可不謂與富人同哉然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人之本然也同然也養心者還其本然同然而已是爲聖人也已矣

仰節堂集卷三目錄

引

張畤菴先生八十壽册引

仙掖貤封詩引

題跋

題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

題南臯先生教言

題貞裕堂集

題劉孺人苦貞錄

題抑齋盧公夫婦傳

題張綠汀年兄主教華陰卷

題孫生廬墓克孝册

題譚生十略

題日星樓麟藝

題海陽別意卷

題胡君遺愛册

共窗紀愚跋

公餘漫興跋

玉笥山房集跋

劉世子夏卿傳跋

楊明宇都尉榮壤集跋

薛文清公行實錄纂跋

讀李如真先生集

書江汝修夢蓮卷

書知非語

書劉沖倩飲水攜雲卷

書存陰說

書權書止觀

題薛文淸公像

書治病要語

書濟世靈樞

書自渡語

仰節堂集卷之三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臨川易應昌

吉水李呀宜較正

引

張時庵先生八十壽冊引

歲庚申春仲念六時庵先生張公壽屆八旬復元孚若搞辭成冊走書質言俾弁之首顧余不敏其奚以

爲公請談壽乎世人以氣爲身不以理爲身不知身者也乃以身之所歷爲年不以理之所貫爲年夫所貫何極是壽之說也如以所歷而已公之宰容也五六年所耳然公之樹勛於容及容人之思公迨今未艾也五六年已乎其守滄也六七年所耳然公之樹勛於滄及滄人之思公亦迨今未艾也六七年已乎其司南計部二千石秦蜀十四年所□□□人秦人蜀人之思公迨今未艾也十四年已乎此□　□處不

爲世俗綺麗態明學講道淑世維風夫道何極之有誰可以窺公之年矣容有難予者曰果爾則人人在道中人人皆壽何以必得其壽獨歸諸有聖德者余曰此覺不覺之異耳復元不云乎愚夫愚婦各具聖人體段一覺悟焉如夢得醒自爾手舞足蹈然則人人皆聖所乏者覺覺之則聖人人皆壽亦所乏者覺覺之則壽覺此身從無極二五中來有不與無極二五共不艾哉不則不可言覺公居覺之先者哉請

以是爲公壽

仙掖覲封詩引

恭惟介泉衛君之前王上黨教事也化行勣茂銓司以翰林待詔遷之蓋久懸不除者致旨嚴勘然終以君雅稱此遷而准授不爲例越三歲則竟以是遷移贈其大人徐川翁如其官於是闔里歎異謂造物者始若有意存焉夫久懸之缺介泉皆竟得之上爵者於應除應否靡不了了而何爲除所不除　天子棐

知爲曠典不難奪之而 特恩眷注不替榮介泉而卒至榮徐川翁始終湊合若此則翁之砥躬績學以謹厚淡薄而介泉承其世範益醇修宜於邇遐天將昌其閥而揚其光銓司雖欲不以是官授之而 天子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然種德者食報厚積者巨發天雖欲不以是佑其父子亦不可得也乃世或謂通顯可力致而罔之以術是與天抗也又或不求諸已而求諸天甚且咎天之不我福是佹天也則胡不

以翁觀焉翁之贈也諸達人先生歌誦以詩成卷題曰仙掖馳封而不佞引於首蓋深感於天人之際見翁之得此非偶爾也

題跋

題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

朱先生之學繭絲牛毛而未嘗不廓大遠搜旁稽而未嘗不簡要矱繩蹐尺而未嘗不透悟世之外於先生者曰何其不廓大也不簡要也不透悟也是不諳其所到而任之者其歸於先生者曰先生繭絲牛毛已也遠搜旁稽已也矱繩蹐尺已也是割其所到而行之者由前之人猶可言也猶後之人不可言也故舍朱從陸與闢陸從朱總之不知先生孟儒賢之從事於學入門不必同及抵堂奧未嘗或異儻未窺其堂奧第望門而評隲焉烏足以盡余年友張華東氏尊信先生實甚文衡斯夕披玩猶懼患渝重加裝演不忍釋手其嗜之若此蓋亦遊先生之堂奧者矣可不謂千載知己乎哉

題尚皐先生敘言

嘗聞鄒先生之論學矣曰行路曰到家曰開眼目未開眼大既未到家則雖沒齒務學終爲半途既未開眼則雖終日覺奮猶漫道也余讀鄒先生之書遍聆先生之講大抵高坐堂室雙眸開閃之設意其闢歷之久艱苦之嘗參究體驗積有工力乃臻於是乎士人無其工力驟而聞之未必見信縱或信之亦僅爲

幽玄妙論闔末會有足以悅耳而解頤非其能信也果其聽受而出倣效而履貿之飭躬御物一一相肖方爲眞信耳詎易得哉浙黄父王君錄先生之言成帙余受而卒業謬題數語期與學者共信焉然則當如何亦曰篤行行不已求開不已會有到時與闔將

題貞裕堂集

貞裕堂集集吳母太恭人之褒揚於上下自誥勑以及傳誌記序詩詠文辭貞言其節裕言其子若孫之

彬彬賢且貴貞以啟裕裕以報貞茲集也以章母懿亦以風世教母之子安節先生爲汴師寄示汴命以言謹拜手卒業有槩於衷夫猶子未繼先十年而矢節已堅是洵貞也撫孤稼之子德成爵顯繩繩未央是洵裕也第當其直志從一艱苦不二之日貞在是裕亦在是貞於母身可覩裕若有待而見焉耳嘗乎塘南先生之言節義根於性也夫天下有裕於性者哉世或以險夷樂苦但撼之但怵之乃不無除焉吳

刧於勢之可撼可怵栉若祛霧蕩若焚毛亭亭無倚洸洸然無從競貞於母亦競裕於母詎待先生登第甫稱裕乎竊惟夫士之不知貞者不知裕也夫本包六合羅萬象而常常於數十畝之宮競富闘侈鬧矜於居本高無上貴無偶而屑屑焉夜呢台僕宵伺侯門謂裕於貴本前無始後無終而斤斤於百年之內玩流光奉口體幸而皓首謂裕於壽裕其非裕不裕其可裕不貞者如是故君子亦貞而已貞則裕矣太恭

人貞於家先生貞於國家國迹也貞不囿於迹不囿於迹之謂裕故貞無所待裕亦無所待然孝子不忘其先則吳氏之後固待太恭人而裕裕無所囿則後之裕皆其裕茲貞裕堂所以有集也

題劉孺人苦貞錄

江右直指以劉孺人賴氏苦節奏於　天子欽命旌之士大夫形諸歌頌其子御集爲帙曰苦貞錄大儒人苦哉苦於形而不苦於心者也以不貞爲苦以貞

爲不苦者也世不能辨苦何以辨貞然劉子念其母、
辛苦狀其苦之　則宜余亦蚤孤共余母守貧貧、
未若劉氏之甚而亦艱於廿旨余或食於富貴之家
或舉箸躊躇不能入口既登仕版無他長獨不敢輕
費人錢安知其不似吾一錢之難彼以一錢爲母子
命豈其不如我也劉子仕矣不忘母子之苦當亦知
民間母子之苦孺人以貞而成其子之貞劉子以貞
而顯其母之貞俾其先君子有妻有子端在是乎嗟

夫孺人艱于初貴于終劉子之懷可抒而其先君子
又艱於年安得起九原而祿養之則劉子之不能舉
箸入口當有時時動者抑亦沒齒而已矣此又余與
劉子同者也揮筆至此淚潸潸不可遏遂止

題抑齋盧公夫婦傳

余嘗言天下多清有司而鮮窮鄉官夫既輦載而富
則所云氷澄玉潔如薦剡及口譽者何爲乎故清之
真者難也咎在不知俸廩之外不宜更有所取不知
朝廷之祿原以供其在任之用非并其在後身後
俱有賴也平生聞山東曹楚石談及此守及此會曆
一客自嘆其祿薄謂到家何所用竊不然之理准日
過諸生盧守恭之廬其廬社學也蕭然四壁因思其
父抑齋翁揚歷二十餘載致位中丞所遺後人如此
可不謂清之真者哉既讀翁夫婦傳則翁夙承家學
潛素後峻不知有權相奚知有其官一裘不浼殁於
閩事而江夫人開閤丈夫吃明珠聲耳之遺其抑齋

妻也彼固謂食君之食事君之事事一日事食一日
食子孫何勞焉而以君之官爲其橐囊乎我　朝諸
傑俸祿載在典制雖善飭者亦難多餘苟無妄取即
公卿無大富薛文清宰相廻籍中途而罄羅一峯狀
元及第咎至無米不爲異也世以薛羅爲奇絕則盧
公可易視哉然使守恭不甘於貧窶而行告於通家
世籍故吏門生宜當有所獲而不之爲也亦真抑齋
子也約其躬而揚其先者也不然予何以知盧公之

淸之眞哉翁夫婦懿羨備於傳中淸特其一節乎感於此而聊題之乃爾

題張綠汀年兄主敬華陰卷

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夫人亦在乎爲之而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其視聖人甚近視禽獸亦甚近無兩可住足之處世人俗眼則視聖人甚遠視禽獸亦甚遠究則聖人之遠者果遠矣而彼雖欲遠禽獸不知其日近也明眼者知其兩近故汲汲皇皇

所以異於禽獸而齊於聖人其視人亦皆兩近故汲汲皇皇悲人之窮而共立共達也余不覺惕念及此未嘗不生懼焉夫聖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人人皆有則人人皆聖戕伐之後人人有平旦則人人可聖第令旦晝如平旦不致牿亡何至與禽獸近哉自爲者保乎旦之氣爲人者共保乎旦之氣其斯而已矣夫平旦之氣以息而生以夜而息則其敬可想矣故聖人主靜靜也者不以時不以地不以紛寂心之體也赤子之初也旦晝之牿不靜耳不靜而胡以御動禽獸不遠無惑矣年友張綠汀氏自爲爲人則之乎聖人主敬華陰以人之聖不聖責諸巳以巳之聖不聖自責也同心之友題卷贈別余無能爲言則以孟子之言衍而書諸卷若既稟稟轉自懼矣

題孫生廬墓克孝冊

孫生昔爲其祖母廬墓邇復廬其嫡母墓三年畢士紳艷稱之製歌成冊問序於曹子曹子曰將頌諸乎

抑規之也行者啟於途匪若居者止於室是故必有規俾及其所期孫生竟廬墓之孝將存於斯耶抑自此啟行耶語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謂行仁自孝弟始夫曰本則有幹有枝有花有實曰始則有終幹枝花實之無終而曰吾從事於始矣而可乎行道者未有榮榮其既行之武者有期而至者在也孫生廬墓之孝因其既舉之武當亦忘之必有所期必有

所終必有所止以居矣乃題數語以祝焉

題譚生十畧

譚生同節爲志聖學考訂仲尼年譜正諸家之訛皆據所見發明之爲洙泗考畧居常開卷務以尚友志願不遠哉既又以生平所讀之書各加纂編自李聃釋迦天文地理占今政事文藝方術皆爲畧以淑其身心而宏其應用余得以逐一涉獵嘉其窺覽之博思致之邃也或謂其言有與孔子不合者雖然予嘗

有云善學者雖巷語野諺亦切實際不善學者雖三墳二典徒益支撐顧同節之學如何耳士人童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誰予違者凌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貴易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日誦夫子書何益乃王文成公遇市人鬨詈亦謂之講學士誠好學無往非益也且人不聞雞鳴乎彼以唱曉爲事者也不聞犬吠乎彼以守夜爲事者也雞犬之聲非以有爲而發故主人善飼之亦然訶打之亦然是之謂率性然則聞其聲得其益不淺也同節意若斯乎其語之會中諸生當知所以求益矣

題海陽別意卷

緊我　皇明真儒輩出講明聖學而大江以西尤稱盛焉不佞遊其地晤其人聆其談讀其書未嘗不咨咨三嘆曰文在茲乎惺魯胡君南昌名士所從學皆鉅公碩儒講貫有年北遊河洛踰中條駐礐郇封吾

黨之士執經請質函丈之間常滿不佞間詢之云若從胡先生講學乎曰否吾輩第從講書耳嘻講學講書有二乎伊其據案横冊第一云大學之道尚不謂之講學乎講一而已以學聽之學在是矣以書聽之書焉已耳聽之以學則將契諸心體諸身片語隻言可達神化聽之以書或且入於耳出於口時習二字亦屬想像其勞劬同其費月日同身心之講聖賢爲伍一息成千載之業口耳之學皓首屹屹所造不越

里巷士宜何所擇焉胡君馬首欲南多士繾綣製卷
爲別聊題其端乃爾夫胡君所講求詎也其勿僅付
口耳昕夕修證如護珍饌吾飽吾腹方爲我有仰江
右碩儒聞之曰吾道北矣不亦可乎

題胡君遺愛冊

夫共世而居者共氣而生交相愛而已或以愛施或
以愛報各不容已顧其責在施者有其施有其報未
有有其施無其報者也應賜胡將軍愛軍士軍士愛

將軍生而歌頌之歿而俎豆之士紳艷稱焉厥子敬
明彙之爲冊以視余余想其當年之交相愛也形骸
化而精神貫上不曰我可飽爾可饑我可煖爾可寒
我可甘爾可苦愛之則願其飽共煖共甘也下不曰
我可飽可煖可甘爾可忘愛之則不忘之而歌頌之
俎豆之也斯何其翕如雍如協氣迴滿乎余讀遺冊
恍挹淑美而嘉愛不皇況其閭而交愛一何咆哉敬
明世交之官欲繼父志則亦繼其愛耳夫愛不斬於

倫角常木况同類而爲人愛不遺於千百世況生同
時愛不實於山陬海陬掉臂不相識之人況相臨而
事使何弗愛焉我愛彼彼何弗愛我焉上下交相愛
天下事何弗可爲哉然亦知有施而已勿計其報無
其報者必無其施者勿疑

芸窗紀愚跋

昔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奚取於文而行之文以
載道文行則道行也如以文而已矣雖行之遠奚裨

弄素不能文其嗜諸家所爲文亦多不能卒卷然獨
有慕乎督撫褚公之文抒寫胸臆根極至理其贈人
不忘箴規其論事則經綸如指諸掌讀之可知其人
必樹動流聲卓犖朝野者也得其一二而自淑焉可
以無過然則道同在是匪文焉已也公以紀愚自命
蓋不欲以文自居也聖門惟顏子如愚愚故空空故
近道彼機智百出其衷空焉否乎其於道何啻千里
即文工縣悅君子不欲覩之矣

公餘漫興跋

夫意動而爲言言成聲而爲詩詩以抒性靈洩憤懣也故曰詩可以觀乃有捃拾道路異抽黄對白俳優流光荏苒倩嘗戲推幾失常度性情因而成昔是亦不可以已耶沂承乏淮陰其於督撫若公爲屬吏嘗見公所爲詩及詞若干首大都忠愛孝節之念隨感而發於以匡時動衆其意油如也公之性情可觀矣夫詩家若以沈約杜甫爲孔子遜聲啾嚌銖兩而較之曰此爲詩此非詩其論當自有在乃所願學不在此謂作詩若公之忠愛孝節可以法已夫論詩若聽言其言端方而辭懸此其人何如也其言綺靡而浮夸其人又何如也故立言者斬於不失其爲人聽言者斬於得其人道乎是可以論公詩矣

玉笥山房集跋

浙冲伯劉子至于京[illegible]示其翁電仲先生玉笥山房集示余余受而卒[illegible]契賞[illegible]尤乎辭矣引海門周先生題其端謂先生少業舉子藝窮年不倦忽夜半聞鶴鳴憮然有感遂棄其所業而業此其聽鶴之偶亦載集中大要於有聲無聲三致意焉時余座上二三友人因共相辨剖鶴之鳴也爲有聲乎爲無聲乎將謂其無則其聲至今存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俱聞之十世百世千世萬世俱聞之而何況當時吳山之上戛然而嘹嚦乎將謂其有則鶴喉空空如人耳空空如吳山空空如當時寂寂而何況今日安所執捉然則有而未嘗有乎無而未嘗無乎是真有也是真無也有爲真有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十世百世千世萬世無間於此聲吾安得閒之而此聲之中有林林森森者何間於我我烏得不同卷同舒同動同靜喜同喜憂同憂理同理亂同亂也無爲真無吾安得滯之爲柴柵泥之爲渣滓而不洗之退之藏之密之也夫耳惟無聲乃能受聲惟其洗之退之藏之密之而後能與林林森森者同卷同舒同動同靜喜同喜

憂同憂理同理亂同亂借令卷舒動静憂喜理亂之不同吾方柴柵之塞渣滓之錮也掃除蕩滌之不遑鶴與我何與焉而何必其聲之有無之辨剖之嘵嘵也遂書之簡末付冲倩以質於先生或以其當日之所聞俾我共聞矣

劉世子夏卿傳跋

余讀劉夏卿傳未嘗不掩卷太息有遡思焉世胄之家生而崇膴不競華閥鞶足爲美談夏卿具孝友忠

信之行志古人微易理是不可嘉美乎其溥桓文不行王道罪季孫叩孔子之行王道尤非三代以下可多得也世之齷齪澒涊者無論借令布賢局容動有作用有不以爲才乎頫識風生搞摩無遺有不以爲智乎挺肩張膽一意摧强有不以爲力乎處處流惠人人見德有不萃然而推賢乎然大段霸術之餘耳事功固集元氣實斲誰能純衷直行無機無械至正大公無偏無黨神運而人不知功成而身不宰斯之謂王道蓋亦未見其人也學術不明匪朝伊夕世故多艱罅漏千百孟氏以數虞爲小補今以小補爲大奇則以賀貿汶汶不求裨補者衆也噫九原不作吾誰與歸

楊明宇都尉柴壤集跋

蓋余讀都尉公伏閼諸疏淚未嘗不潸潸下也嗟乎臣事君子事親不當如是耶子有不可致之親而臣有不可得之君耶世以楊封翁子尚帝女爲艷稱然

不以貴戚故妨厥子職微異數之命旨徒跣扶櫬衣衰食糲三年則昔今感晥一人而已不則黄金繞身何如父子相對之貧哉諸孫玉立帝女出者業已五允微隆盛而可欽者在蔬餌頫貴粢饘食之禮此都尉以克閑致而實翁以貽穀瑧也夫翁之得孝於子也都尉之得順於帝女也　聖天子命都尉之孝頋也皆以性道者也性淪渾無閒前不以後閼上不以下隔外不以內隔故父子志同男女道合君臣情洽

然而世務睽焉則不以性聯而以形隔也形隔則七尺之外若山川若秦越爲能通乎盡斯人之性宜有不孝者哉亦共一池故東撓而西動人共一性故此感而彼應甘肅孝亦都尉纘其孝都尉孝而　聖帝帝女遂其孝或發以性之所有故眞或狥以性之所有故速日之遠也珠對之而火生月之遠也鑑向之而水起不知其所以然而其所以然者固已了了可目覩而耳聽也夫性統天下孝統百行然則人人可通于事可通盡民盡物奚之而有間焉諸搢紳無間故嘉愛歌頌如在其身余亦遊於無間者乃發玆言於末簡以旌仰止之思

薛文清公行實錄纂䟦

文清夫子吾明之大儒也産於吾鄉若此其甚近乎然論其世而師友之者則亦鮮矣夫子學聖人而未嘗不欲人之共學不學夫子是自外於聖人之學也聖人人也自外於聖是自外於人也而可乎稷竹束任公纂書夫子之行實成錄將授剞劂氏公之人人欲人人學夫子也學夫子者學聖人也學聖人者人其人也志願不侔哉吁嗟玆錄出而吾鄉之文清夫子接踵矣是公之大造吾鄉以迨天下後世也

讀李如眞先生集

夫聖學之不明也遜聖人而不敢居也諺有之衆人是聖人何遜焉甘爲衆人者無論其自好者則曰將爲賢人焉非不硜硜非不斷斷而眞儒終難於聽善治務難於臻世所號爲賢人者或至爲世病非盡名浮於質也賢人以知見用事而聖人無知見以知見用事或見已而遺人或衆一而廢百見一隅而遺其全見一時而遺萬世甚且名根利帶滋其中執態徧行橫其外無知見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孟子述此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乃所願則學孔子蓋嘗流觀今古事功不同者學術不同也

學術不同者學聖學賢不同也如貞李先生敎人曰寧學聖人毋寧學賢人有味乎其言之哉其臨終訓子弟門人不可以知見用事嗟乎茲其學聖人之要也夫亦其學聖有得也夫余讀其集有深契焉乃題於末俟學者辨之

書江汝修愛蓮卷

人與蓮花無間安得不愛蓮人與元公更無間安得元公獨愛蓮舉世何人不賞花皆是不容自已與當

年意思無別徒艷高蹤於千古自不著紊目不見滿耳元公常存蓮香不斷若謂隔越數百年不可面晤或謂可以寤對不可寐接抑謂夢中乍聚醒後如失俱有間之見也故曰孔子夢周是其與周公之無間無間之體固欲而揜欲蓋乃露中既無梗捐痛相憐江漢秋陽推而遜之不得臨觴前無墊埴孔子大聖江漢濯秋陽暴吾儕末學大海滌塵烈焰鍜滓可也欲根欲蔓蕪其可濫用愛宏尚友遼窮寐通矣汝修後進南阜先生題以無欲眞宗且以江漢秋陽爲孔門法嗣附贅語請質焉大槩辭藉誰不分明於察時想汝修不但夢奇也

書知非語

縣李子命其所著曰知非語伯玉五十知非淵明亦曰覺今是而昨非顏是非何常之有由賜之所是顏閔之所非由賜之所非顏閔之所是夷惠之所是孔子之所非夷惠之所非孔子之所是君子孜孜進學

月有異焉月之是非異也歲不同焉歲之是非不同也日新者日知其非也日日新者日日知非也日日知非者日日知也辟鏡之照未磨時一妍媸既磨辨一妍媸磨之又磨又一妍媸

書劉冲倩飲水拂雲卷

水冷冷可飲雲靄靄可拂此意人多不識顧或水未當前雲未出岫而望望焉庶幾遇之是雲水之牽吾也水既飲水且逝矣雲既拂雲亦散矣猶依依門顧

襟袖間是吾之牽雲水也雖然劉生所欲水今爲畫中水所携雲今爲畫中雲妙乃是畫中原來着不得

書存陰說

浙劉生昔著問世狂言欲存陽也茲復爲存陰說不欲抑陰之極也持以觀余余曰陽擬君子陰擬小人固有是言然一陰一陽總之天道不閒貫晝而賤夜何至軒陽而輊陰夫非盡人之徒與而陰之耶而小人之耶而姑存之而已耶均是人也同生於乾道則

何爲陽純陽無論昨非而今是則昨陰而今陽是非半則陰陽半縱百非一是亦五陰一陽可喜之復也誰其可菲聖主當陽羣賢爽日午天之下向榮足快柳陰豈其時乎且二氣絪縕洋洋無間日出而萬方俱晝日入而萬方俱夜若曰某地多陰某地多陽尤違天者之所不道然則雖無此說亦奚不存也

書權書止觀

語云權非聖人不能用而聖人亦不輕以權許人即學人可與立猶未遽與以權也何也水止成照學無止奚以觀無觀則寘寘奚以權是以難也昔賢以春秋爲仲尼之權書權生於觀觀生於止適乎是可以論此書矣潘生會稽世業春秋錄其所得命曰權書止觀其知用心於止也乎止則觀觀則可與權雖然余嘗有言賢有止聖無止聖無觀故無止學未至於無止猶然未可與權也

題薛文清公像

文清先生臨終題詩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通字未完而絕先生學問所得在此生平識書爲此尚論先生之學者以此學先生者當如此

書治病要語

余兼閱絳潘東壁公所自撰墓誌銘服其達於生死賦小詩替之此覩辛復元氏所爲公傳更悉者懿行復元向余言公晚年孳孳於學公之孫誠一奉公命從辛子遊能忘其貴而篤於道一氣鍾耶庭訓耶其

日經久試一手公所著治療要訣而余以任氣所驗
信五字爲其屢列十要而參以素問本草及諸家方
訣爲卷十二蓋壽天下之書也誠一曰吾砭肋若出濟
計卷四十繼减爲二十又繼减爲十二此亦先生所
稱糊而近於放下之言矣世人能捐役何好自利亞
鮮耶此是學即此是道豈其達於生死況以□□□
世味爲能動乎吁嗟晦公者且從生死以下勿動

書濟世靈編

宗侯東林公既以醫聲於時全活無算厥孫誠一復
纘其傳有抱疴望拯者嘶如溯也余及家人有或失
調攝延之治療刻期奏效以所著濟世靈編視余懇
爲道其概余將以公之能□□爲方書成也念不忘世
期於濟此學道者得其傳位攻醫術者比並其學直
探大本是以宇宙同觀也學者度厥若雖亦斤斤而
濟伏於念不自覺知學微神竅潛躡乃彼欲術相關
疾又精察前人既効之方成帙曰肘後秘方既以公
公孫前人之薪重而秘藏者也何秘乎過則
傳不過則不傳也過而傳吉濟世之資不過而傳
輕則可呼之飄風其如明珠之投暗矣吁此所以過
介之難而世之罕睹其濟也

書自渡語

自渡語誠一自題其語也渡曰自非人之所能與也
未渡而望洋自望也不免渡而溺自溺也既渡而登
岸自登也師不能得之徒父不能得之子天亦不能

得之人或不知在溺者且安其溺長作悼之大瞀疾
呼號之淚然且傳然將知之何故渡者自渡也雖
然未渡之先一自而已既渡之後無非自者無不渡
故爲急已溺之思俾切爲溺之□完其自渡而已矣

仰節堂集卷四目錄

記

婺源朱氏藏書樓記
淮北堤工記
學易堂記
平陸縣創鑿興文渠碑記
安定祠碑記
節孝祠碑記

孔節婦祠碑記
趙烈婦祠碑記
增建觀音廟碑記
一樂堂記
修社學記
仰節堂記
遊西山記
遊龍門記
郃陽縣興復河衙書院記
重修志道書院置田供贍碑記
侍御絅菴李公生祠記
睦族會俗說
共學說
質學說
貧富說
矢神說

仰節堂集卷之四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南昌章允儒
臨川吳之仁較正

記

婺源朱氏藏書樓記

宋朱文公故有樓藏書自爲碑記既罹兵火夷爲民居勝國時建婺源學宮適卜其地今仍之　皇朝崇重文公之學其經書傳註等書家傳戶誦厥履　天語勑禁違悖載在令甲然公遺書猶衆學士或未全睹茂才崇沐公之十三世孫也深慮散逸將至學脉湮燼乃盡搜遺書爲部若干爲卷若干領袖衡廟之高義儒紳宋光祿吾謙汪憲副國楠吳中翰養春韋助貲竣業繇復建樓以貯厥地亢爽厥制宏規典守之寄摸印之費俱有經畫匯家學是實關世教遂抵都門質余言爲記余聞昔有十人千里從師師悉

出經史期在盡授初講一語其人稽首請退浹月不至師問之對云向所聆躬行未徹敢炫多乎當世稱其善學何必載籍之種種雖然聖賢覺世之心至無窮也如國醫好生蓄林聚方惟患不備文公不云乎恐人未悟故如此言又如彼言此處既言彼處又言其諄諄者其惓惓者耳試閱諸編近循食息之常遠窮天地之秘上遡洪荒之始下覽世代之變總括根宗之會細分枝節之詳費昭名物之賾隱超聲臭之表尺尺寸寸自是渾融本本原原不踰跬步苐令學者各隨才力猶爲津筏至於道焉而已可不謂廣大悉具精微無滲者乎而士或徙矜充棟目不及窺或記誦雖勤身心無得譬則珠玉盈前懵爲乞丐之子亦有身不升堂雖黃堂上逐聲起障未行詆途譬則海陸錯陳妄言無可下箸也之兩人者校之初聆一語矻矻躬行奚翅星淵豈文公者書之意抑豈賢胤藏書之意

[illegible][illegible]堤工記

出淮縣新城通北抵安東河淮之所經行歲苦潰溢先是萬曆九年義官歙人鮑越捐貲與路建亭造橋樹柳穿井行路之人稱便府縣義之其得爲義官以此迨十九年水更泛濫前路日就圮越勸民築堤捐本願輸米千斛以助工時無賴者倡率蜂聚然從此室廬田園沉淪於水衆不聊生貿貿焉思遷徙矣越乃言諸山陽令尹何君申築堤之議何君惻怛愛民者

也躬督視而勸相之越則日夜拮据計田授工其力不能具饔飧者資助之不免踐其功者爲踐之堤計廣二丈至五丈高五尺至丈餘各隨其地宜計長一萬三千七百餘丈越所代踐二百五十餘丈所資助百六十餘金經始於二十五年正月至次年四月告成堤形如環衆乃安處其中所墾田千餘頃二麥大復衍衆土矣衆謂非越則此工無由集非令尹則越可以行其議而民不免於流亡遂樹坊曰何公堤云

夫堤之未築衆罹其害堤之既築衆享其利此於建堤者何與乃汲汲皇皇若斯乎用是知天下之人本同一氣其甘苦悲愉無不相關辟如十指雖分而同爲一體故睹顛連之狀而拯救之者勃乎不容已由是充之卽聖賢大公無我之道豈有他哉竊怪夫閭左賈豎以崇奉錢神者校利害於錙兩等人已於冰炭利之所集匪惟不以及人而且瘠人以自肥凡可以術能力陷無不爲也亦有處豐蓄後之人剩甘衣輕

一費萬錢而煢獨無告之衆枵腹露肘曾不得其一盼甚者深藏厚蘊若將爲千年之計而父母不得利其有兄弟不得沾其惠族戚鄉里不得望其餘此其心之迷惑辟如麻木之人養其一指忘其九指而不知也麻木者有時而愈其十指之病無不痛楚迷惑者有時而悟其四海之內有困苦不得所者將悲悼救濟之不皇矣然則斯役也固足爲迷惑者勸哉令尹洛陽人余同年進士名際可聞百姓爲樹坊命撤

夫蓋欲辭其名耳然業已入今日碑誰能辭乎

學易堂記

皇朝號曰大明豈不誠然乎哉夫道世所由立也道在今時不啻中天之日矣毋稽三五之世及三代之盛以迨魯鄒傳授之際原原本本枝枝葉葉炳炳烺烺可按也漢儒承煨燼之餘搜羅訓詁功不可磨間亦莫逢其奧旨有宋諸儒闡發昭明可謂無遺而或割逝全體亦有之焉　高皇帝天縱聖神凝道立極

而當日儒臣尚鮮能奉揚休美嗣後名儒輩出論著宏富如入五都之市萬寶畢陳嚴於步武之細微於聲臭之先博而有要大而有統周行之坦咸宜雲漢之倬高揭咸見習聞之表真脉呈焉馬勃敗鼓之遺尊生藉焉是爲淵淵是爲浩浩率循無斁不流於荘蕩不局於邊隅有從心無違心有盡性無拘性不以尊聖者悖聖不以法天者乖天不以繼世者爲推千載一時不在茲乎夫道載於六經而會之於易析栽求則三百八十有四爻亙流轉至於無窮探原本則無辭有書無書有易杳乎微矣道明則經明經明而道益明也有孚丁子能世其先人之學讀易文園余每游其園登其堂或令筆錄或令口談槩括儒先之撰業已有成雖余衰耗猶未能研窮淵而彷彿大都亦成明備乃爲書學易堂三字仍爲之記而序述如斯蓋自幸得生於明盛之時云

平陸縣創鑿興文渠碑記

參知政事詹公巡方河東植綱振紀飭吏庇民靡不具舉其大者揚勵風教興起興學更用綣綣於虞城登高遐覽挹傳說諸賢老之高蹤神與遊焉已而慨前修之不作願多士之崇徙徘徊瞻顧意者山河淑氣聚散不恒與抑何今昔人不相及也乃命邑令魏君引澗析渠環遶城邑暢厥地靈魏君良尹明作於治者遂庀謀詳度庀材鳩工鑿渠導澗高者穿洞卑者築堤由城北流入縣治循及公署泮宮遍衢委

巷疏通足以被寧塢絡府乎右章旋出城外灌田三
百畝許復於邑之良方冤礡石為崇臺上監樓閣嚴
祀漢關將軍有鎮定之象聲援之義其資民耕飲惟
人遊眺固無俟論經始於萬曆甲辰七月之望越月
工竣夫取河役之餘基取古道之隙費不厲民無擾
頭成勝蹟魏君以興文命渠而屬余為記夫象傢之
與天所篤哉地所鍾哉人所奮哉天道萬古不變者
也人心三代永直者也或陵谷不能無遷則地氣有

時而乖乎公率作僚吏購士之天樹人之軌而衛不
忘懷於風氣蓋亦寓意文教因所弗用焉耳然人如
是其不變也人如是其常直也而地復如是其稱勝
也處之人士有不媿休先哲道崇業茂其身以對此
德意夫傳說負上聖之質不難版築以約其窮草野
之中何與天下事而舟楫鹽梅輒復儲諸豫誰能恬
一於守不以米鹽脂潤撼其膺誰能身任天下不以
芬而位負道之遠斯傅說此有矣蓋乎關將軍之古

日心在人日在天誰能仰者之心如天之日照明精
融不雜徵滓洋溢貫徹不間一髮斯恬於守矣斯不
忘天下矣斯動天運主勛猷彪炳光被山川矣請因
令尹以質諸公而為處之人士效區區焉彥公名思
庭庚辰進士常山人魏君名學稅乙酉鄉進士咸陽
人

安定祠碑記

安定胡先生子孫散逸江淮凡八支淮陰一支則自

洪武二年名子英者先生八世孫也占籍山陽世守
譜像隆慶元年間庠士王汝舟輩請於郡守黃公議
以聯城明德書院改為安定書院以祀先生迨萬曆
二十四年正月余署府篆張生東岡輩以舊祠荒圮
請移於府城西北隅積薪庵蓋前郡守倪公所建客
閒可用隨請於督撫發所褚公得允乃令倉大使胡
九江修葺之未幾堂君曉因張公至命竣前工迨五
月告完移先生像於其中扁曰崇正祀樹坊曰安定

祠祠正堂三間寢堂三間門一間是年冬十二月余復據府越明春偕寅僚忠所蔡君暨山陽尹何君修祀事於祠下因行文何尹議定春秋二祀歲以爲常命工勒石記其始末仍遷舊祠碑於此不忘前人好德之雅云嗚呼仲尼云見賢思齊入是祠者尚亦惕然思哉

節孝祠碑記

宋節孝徐先生及其考妣墓在淮城東三里許舊有祠有司歲時祀之今歲清明前余命中軍官宋承祖増高其墓而展祭焉承祖曰山陽縣治之左爲先生故里不可無祠復相與嘆息謂先生之後無人誰主蒸嘗者次日承祖率諸生熊志中輩請建祠且請以戎民官總越董其事余乃處金若干發承祖令與工將竣日來曰偶得先生石像又數日來曰得山陽縣民徐有谷者先生之十九代孫也余遂請於直指懷雲陳公心銘用公給有谷衣巾充奉祀生而命置先

生之像於祠議立會祭享凡爲孝子者得入會夫先生德行文章具有衆美而其究歸於節孝故以節孝稱然節亦所以成孝也則一孝足以盡先生矣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而獨先生以孝顯何哉則以失其本心者衆也嗟乎凡人之溺妻子貪貨利敗名檢甘邪僻無亦私此血肉之軀耳然亦知此軀所自來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雖大聖至孝無能酬親恩而無歉者奈何忍遷於物而忘之過先生之里而猶自省焉必將愴然其不寧矣祠計堂三楹大門二門各一楹得二石獅於民間乃宋時先生之宅故物置之門下

孟烈孝祠碑記

蒲之傭民孟端妻鄧氏恩蚤寡不欲奪其志抱幼女亥隕於井八歲女熙墜從之旣出亥母猶抱亥熙抱母闔巷悲感年友綠汀張君烜其里人也爲之傳請諸王公卿大夫並共揄揚之爲述　天朝旌其門且

爲建祠樹坊遷基手錄各級牒傳詠授余而以祠記
爲屬余披玩惔然灑泣曰異哉袁貞婦婁乃至此乎
然妻不負夫子不負母適得其正此常也非異也世
有背夫之妻忘親之子則爲異耳末俗以異爲常得
不以常爲異哉夫重淵百尺赴之如歸激湍絕命固
結不解是孰爲之氣也卽理也循其性之自然之謂
道也斯時也精靈粹湛維貫乾元所謂夫婦知能可
以埒聖赤子未失斯爲大人或有岐言理氣析列聖

凡高談性命薄視庸常蓋亦末之思已夫大道渾淪
人人具足日用皆是第不知耳顧惟不知乃爲真用
也何也知見起於校量校量乃生蹊徑假令卽知死
夫之爲烈而後死之卽知死母之爲孝而後從之亦
何能直截疑一毫無顧望夾雜也而章縫士人凡庸
跬步或棄大道而不用奚取於載籍極博或用之而
猶知之亦不免利帶名根其視烈孝何如乎故學無
他亦於忠孝廉節日用不知斯已矣故不識不知爲

順則不學不慮爲仁義嗚呼詎易言哉祠建景虞門
下計堂四楹中阿居卻縣亥左右侍大門一楹建坊
額貞烈祠二門一楹夾東西小屋二居艮嫗一以司
洒除啟閉東隅井一便自食創於郡刺史川南郭公
元柱成於鄞郡孫公好古歷萬曆戊戌庚子方竣云

孔節婦祠碑記

節婦姓謝氏大河衛軍舍零之女嫁山陽民孔椿一
載而孀撫遺腹子金以居有杜言者謀娶之不從强

之節婦投溺於河屍逆流烈女祠傍時已越旬餘面
顏如生金號泣鳴其冤於上因者不爲阻言竟坐斬
死於獄觀風諸部院與旌節婦之墓與門堂君鹽因
張公以鄉賢祠左隙地給金建祠祀其母不佞董節
婦而多金之不忘母也復以匾授金冠帶列於鄉飲
之席嗟乎生子者賴曰男則其喜倍男固優於女也
丈夫而猥瑣則妾婦之婦人而才智則丈夫之丈夫
固嘉名也乃節婦不背夫而士或背親背君背兄弟

背友嗜栄長銜偷生忍辱以為得計由節婦視之不亦羞乎遂三嘆而書諸石以告夫進此祠者

趙烈婦祠碑記

烈婦姓侯氏安邑太子店村侯良宰女蚤孤育於伯父轉育於所親年十四為馮村趙良進妻貧為人傭越兩月而良進病侍養甚謹又三月而良進卒其姑革將令別適烈婦自縊以死時萬曆甲午歲之仲夏明經癸南張君表其閭孝廉化域王君表其墓銓部朴

庵劉君題以辭臨臺侍御璇石曾公諫以詩移檄雎可發鍰建祠一所堂四楹大門二楹植木主而祀鄉耻謂可忽玩或褻任其中余結茅其隣時拜感嘆恐其久而湮廢為之塑像以肅觀者夫貧家幼婦非有保姆之教習見之素五月之夫强半在疾未嘗享其饔飽而一醮不忘甘死如飴與其敗節而偷生寧一死以全節視改節為甚耻視保耻為甚急生且可捐況區區末利豈與廉耻校重輕哉乃有罔利欲之澳

[illegible]利爭之掠於喪耻不顧聞烈婦之風當亦忸怩況其背矢发逆为蹤韌之貞珉藉以維世云

增建觀音廟碑記

或有問於余曰觀音救苦有諸曰有之然救其可救者耳救難有諸曰有之亦救其可救者耳有人於此敦孝克弟循理守義不幸而罹於苦難神將急救之抑或衆動雖然出於失悞不係有心苦難及身神亦救之亦或有罪過似在弗有悔心未泯尚可更新

若難之過神亦救之神明好生衆生可憫用是拯濟倘有良心斲喪甘從邪枉逞暴與為得計懷詐而欺人怙惡不悛稔敗無日天網昭昭賞善罰惡有常理焉斯人之苦天苦之也斯人之患天患之也觀音固慈不與天左焉得而救諸吁嗟强家馴宋未嘗不奉神像甚且擭金而還封并報祭神方怒笑彼昏不知尚冀免禍而倖福其可得乎秖見其愚而已矣吾巷觀音廟肇自 國初屢經重修碑志詳載迺歲圮

漏殆甚里耆董禓貲募衆庀材集工增建魏煥先時神殿一間香亭三間大門一間今則神殿三間捲棚三間通過一間大門三間大都别樹非故所僅謂創建可也廟後又創殿一間以祀地藏是役也首事十人勤愼不遑而郭君某尤爲拮据故甫逾時而工竣謀伐貞珉以識始末問記於余余乃述觀音之所救與否以告焚拜於此者頎慄慄共洗心云

一樂堂記

河東龍泉董公篤行之士蒲坂滌汀張先生從其仲子振祖之請題公之堂曰一樂蓋取孟夫子之語公夫妻康壽五子森立雍雍一堂之上洵可樂也夫孟夫子第言俱存耳無故耳未嘗計其賢與否豈以家庭之間恩常掩義俱存足樂矣無故足樂矣何敢必其皆賢然公之夫妻諸子則皆賢者公孜孜砥行偶有誤輒內訟不寧期於湅滌而後已里人故有悍奕風訓而化之猶習頗革仲子濟志聖真問學四方其躬徒步從之其兄徒步省之與人之所難可不謂皆賢哉猶令孟夫子談及此又當以爲何如樂也王天下勢分之極且不與天倫之樂況區區田疇之廣宮室之美爨饎之富官爵之榮豈足掛公橋梓之齒頰乎惟其賢乃共樂其樂而不狹世俗之樂然則賢者而後樂此故不必計其賢與否而賢可知也不然雙親垂白兄弟屬行者豈少哉而世味薰心不以爲樂可若何此或孟夫子意也或亦張先生意也

修社學記

萬曆丁酉春余署淮安府事廩生守恭以所居社學傾圮請修乃爲處數金修葺之未幾告竣廬生請爲記夫是區區之役烏足記者雖然余有言往歲李檣山先生遊淮浦宋正吾丈見其子求爲之師檣山憮然曰予因不若渠胡以訓之渭亦予方純朴而漸長者漸琢其真何所裨益亦于此倘由日治之嚴也亦可以知訓蒙之方矣第令保其初而已耳夫童蒙碎

立通衢所何行有人為引之周行則周行矣引之羊腸則羊腸矣聖人之學周行也勢利之學羊腸也虛生何以教童蒙當自能辨之

仰節堂記

先大人以萬曆四年之春構書舍一區命日笑津書舍為間者三前敞以會講後分為靜室來問靖節邵康節二先生而致疑日仰節堂俾不肖輩學其中慈訓敝矣迨六年春大人厭世去不肖不佞亦生產

淵第長成俱未授室遂廢此舍為之完娶事時則十五年冬及十九年不肖叨舉於鄉次年成進士分懷仍建以不泯先緒未能也弟於三十六年冬以刑科右給諫告養還里就舊舍二楹祀於傍屋以見不忘而已今戊始克捐建遂彷彿當年規制復補遺之私爽方少寬恨嗟乎先人創業維艱其遠不肯損廢之日俄頃數請間耳比欲構建且從遊二十餘載使人復爲與廢難易之辨豈不章章可鑒哉爰識數語以告後人且使知此番工役所由起念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二月十八日

遊西山記

余寄京二載且半每聞談西山之勝不能一往拱陽年丈屢約同遊余屢改期及今月三日乃行自廣寧門出逶邐而西草樹葱蘢塵襟漸爽流盼頗解鞍馬無勞一行三十餘里抵南禪古寺大緣和尚出迎寺殿閎門宇俱極清且新葺僅殿三楹廊六楹然寬敞

諧人心寺記有小齋軒憩出寺後登山踞坐穀泰一望如湖因思天地生生之德其大矣乎又念后稷播種之功感感不已由後有山森列遍遶耽坐其嘉良久乃下經觀音閣謁大像三首六臂相與嘆訝大此以像寓意亦四口四聰之說耳繼而歷諸果園蔬圃井泉樹下清幽可人僧持戒不敢酒拱陽諷之得自酒一壺共酌道眺歸宿堂時大緣之徒越甫邀遊至山約及兆次夜臨雨聲瀧瀧遂高卧矣起及起則

山色紆甬青翠大異前夕忻然稱賞乃跨礀緣山北行見梵刹或依山麓或山半或山頭朱墻碧樹掩映縹緲大緣指云某寺某寺然不能遍叅也抵一庵門靜妙石墻承巷將入門門者大聲云板主人肅客顧瞻殿宇及殿後大璫之家俱宏麗延入廊房以爲止此廊耳入則更有大宅連檻列棟殆與民宵之思一叅而起行亂石中狹若甬蓊翳然徑由旋迤至香山寺寺前大木連抱水聲淙淙蟬語清越不似城市所

聞殿宇俱依山勢層疊攀援而上經數殿轉入方丈進一軒題曰來青軒　今皇御筆也主者談　駕幸之詳甚悉軒前高峯右峙角巒左衍此山之勝或未踰此主僧護守草木繁茂無寸不青復思世人愚冥得罪天地者亦自不鮮而天地生養不厭蓋信乎生生之德大也大緣攜有果合拱湯預命僕夫備酒醬坦少時出門徜徉倚石橋玩水觀魚方行赴寺門碧雲者主僧以訟他出其頭陀衲殷遲遲乃由左廊曲入觀所謂卓錫泉者殊清漪涯爲小池泉邊古柳一株池內有荷池外修竹數百琳瑯可愛僕夫仍酌前酒二三啜由中而出覽沼中金玳魚活潑甚夥乃赴金山之約至則唐越及主僧麥江在彼遲予輩之來也寺右有小軒團坐之日且西馳此一日之行其朱墻碧樹掩映縹緲不能遍叅者無不似初出南郭時也軒臨清淵遠瞻平野左有孱峯迤左而行窮水源至一石洞亦幽致過洞抵一樓據高遠覽逸興益劇

見遊人兩兩山僧獨步嘗無㪅心出樓後緣山步進山徑纔二尺許抵華岩寺寺不大然有小洞三二俱幽邃倚檻廻首見石壁在屋後綠赤垂垂下寺抵一池其形如盆上人呼爲混鉢湖水清甚就地坐垂足池內其水不盈尺狹高不可浴第襲其清氣耳日已沉冥主人進巨觥𨅝然而歸背見燈光出樹間忽聞各梵鐃鼓之音不覺聳聽抵寺仍坐前軒夜色蒼蒼涓深乃寢迨曉主人相留固辭而廻經功德寺嚴守

俱竊弟唐越建一小宅養花其中少坐綠河堤行大柳千章西湖之蓮可十里其花已凋謝悔不早來忽覩一二朶亦足酬此一行既而過萬壽寺門　今上祝釐之處也大緣謂內有奇石請入觀之予不敢天威不違顏咫尺哉弟入鄰寺延慶觀布袋和尚畫像不爲六賊所動頗有所得大緣別而西唐越東予與拱陽東南漸覺喧闐逼耳塵土撲面至寓殊困倦隔日不能蘇豈方遊時助力勞倦彼時不覺而此時

方覺耶抑塵喧敗人佳趣陡爾成倦耶抑塵遊山遊亦俱勞事不可差觀耶然方在山也則二年之塵若隔世今仍在塵也則三日之山亦若隔世信不可大差別矣復憶生長齊中故多山河少年偕計走霍山三日方可出乘高四望萬壑千峯洶流激岸雷轟霆震彼時不以爲奇也西山暫往乃戀戀至是倦塵氣之擾而後知幽棲之樂耳嗚呼天下事多如此辛丑八月七日書

衲宜作納

彿疑右

遊龍門記

里居一歲聽客談龍門之勝爲之馳想是月旬有一日偕一峯李君俞寧北遊潤崋抵弘芝棲遲田野蕭寺摩撫古碑叢覺灑然十三登孤山東偏之拓林南及山麓見怪石縱橫若蹲御若伏象若敧鼎若倚案爲佰森蹲柯交根走狀若龍鶴與彿象卿卧因而小憩疑在世外矣仰頗山巔有樓突兀如在宵漢由西徑步上爲風伯雨師之廟殿前有亭亭前爲門横以

欄循則先所仰頗以爲樓者也凭欄南眺百里川前小平疇紅綠相間廟中人謂余曰今彷霧耳共晴日爲都畿海歷歷可指然已大慨郡矣李君闢宗室守正者耕獨其下下山訪之迴處余以爲仙也無何守正還人邀余余辭焉至雨乃赴其社有泉發注頗植花卉白牡丹成叢亦足嘉賞北望山嶺又若大虎抝項仰爪將飲甘泉之象李君浮白余亦忻噏追晚廻山陂月東升六宇浮剛林隙露白樹杪平錯幽

色可人鳥聲清婉余於此時興不淺乎若宗劇醉叶幾忘其險凌晨而起月尚掛空蒼林若洗愈覺妙好暢然而北日中至文清公墓下再拜瞻眺感嘆與刑既出祠門將倚坊上馬大風忽起悚然屏息步走十丈許是風之來不可知然謂先生風之亦可也十五拜于夏子祠其裔孫殊貧時余儀甚菜不能具一熟水而無問之者逮晚至祠前村去龍門尚三二里哉謂且歇於此余志方銳策馬趨之傍山東南鑿石為

磴其缺處聯以棧道盤曲而上拜於神禹殿前見其兩山斷時大河北來絅懷疏鑿之功古柏森立雉堞廻環右有危峯橫插中流上凌碧落甃磚石為樓所謂吞吐雲雷若峯下架木若橋覆之以屋懸浮水面去水可百尺扁曰飛閣以暮未遑登也憑堞流盼月光射波若冶金泛洌舟人欸乃聲動山谷徘徊漏深方就館次早乃陟雲雷樓身在空中但目力所及誰障之者大觀哉不知山下之人仰視此樓中人又何

如仙也下此進入飛閣容膝之外四顧洪波雖謂水擊三千何不可焉閣前刻板為實懸以轆轤余為木朽地峻不欲窺之猶存墜墻之戒乎經西亭出廟後度小橋更成幽寂嶢巖壁削恠石離列石隙童樹點青綴綠北祀后土右有大石龕懸泉滴滴榜曰鳴玉貫在萬古不息滴滴自奇也龕中寒肅不可久羇瀨河小亭共坐地遠喧稀坦懷澗舒動固不若靜耶入山已靜猶羨乎此靜趣固無窮耶巖頭羣鴿為巢繒

繳不及嘉其知止循東廊入東亭遊人詞翰俱集拂拭讀之又東復高峻有亭南向亦堪覽勝北背巨石好事者鐫大字於其上仍入廟中得文清公之記於碑其陰為湛甘泉先生之筆更不虛此遊也過午大風作激濤怒號飛沙瀰漫石巖撼震想漢壽汾陽誅伐寇虜之日揮戈大戰萬騎奮呼當亦肖是颿又神曠動固不異靜耶抑動中自寓靜耶既晚為主司者所知騶從羣擁為我走村入舍餼廩意固甚嘉然余

盍菽足飽安用勞人爲次晨遂還立馬峨嵋猶舉頫
指顧挹攬烟雲也方遊時以未獲涇野先生之記爲
憾北溪路翁授余以稿可以爲慊遂呼筆識之時萬
曆甲辰三月二十日

郃陽縣興復阿衡書院記

郃陽爲古有莘國傳志所載甚核伊尹耕於其野故
邑之學宮南百步許有阿衡書院一區不知創自何
時萬曆間縣令王邦才更爲常平倉書院之名遂湮

客歲代篆蒞茲慨然謀復之顔其堂曰志尹未幾吳
令尹來按檢行其事未竣邑紳康國學時爲運庠掌
教乃請於藩臺李直指移檄竟興復之舉萃諸人士
講學其中牘與六一新闡揚聖道洵盛事哉夫書院以
阿衡名固欲諸人士遊於斯者志尹之志也尹志云
何志在覺民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一
夫不被其覺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尹爲聖之任而其
任固在此斯其爲學之準也然則揉梟鳴鼓舞響微
集問答互發遂可謂之覺民矣曰未也夫亦先自覺
耳故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不
則我不昭昭胡以使民昭昭然則見非不高也解非
不晰也聞見非不博且富也遂可先覺自命參亦從
而先覺之矣曰亦未也蓋有印證焉伊尹樂堯舜之
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尹之覺
不可窺測不可模擬然必有瑩然內湛覺其不可聽

不可視不可取予者乃如是之嚴也故覺民者使之
於辭受取予覺其不可而勿欲勿爲而任先覺者
必於辭受取予之不可覺之尤蚤持之尤堅焉尹所
以爲眞覺覺而阿衡事業由此出也非僥倖曰予既[illegible]
之而實行不必符之謂也斯固古之先正創建書院
而今之諸君子又從而振復之意乎會講其中者亦
當知所從事矣書院西向大門一間二門三間兩角
門各一間正堂三間傍號舍各五間後堂三間[illegible]

舍各三間門外有池數十畝瀰漲澄泓可以種蓮稱勝覽云李君名日宣江西吉水人進士蘇君名州俊山西曲沃人舉人吳君名霖直隸蠡縣人舉人康君名姬鼎進士

重修志道書院置田供贍碑記

昔在壬辰余筮仕淮之司理兼攝府篆建書院一所於郡學之東時督漕爲褚愛所先生允余之議且捐百金未幾工竣余議二名以請曰志道曰學孔先生

命題志道書院而顏其堂曰學孔堂余乃共諸人士明學其中距今三十餘載矣先是郡大夫劉彬李氏詹見吾氏亦有增葺而歲月既深日就傾圮頃年山陽孫侯振生以東魯大方師牧兹地於凡保障安戢維風剔蠹靡不殫飭而尤加意文事處金四百餘更新煥美爰萃與髦課文講業既著成績刻有課藝爲說諸編而仍慮膏火無資恐致間輟復處金百五十餘置田五十頃零召佃取租歲得金百四十餘給予矜之歸於斯者供膏之需區畫俱有條理士類忻忻交頌余聞之亦逌然喜也余方待告在籍賴鹺巡李維敬侍御建弘道書院於吾里亦買田取租供贍會事余時時聯朋聚講而山陽之舉一時符合豪傑所見果爾相同余不敏枌社之鄉舊遊之處學會并起南北應求詎不可愉快哉夫道不離人可離非道離道非人志道焉容緩道會於孔子士不學孔何名志道淮之多士尚無負侯至念哉侯山東莘縣人壬戌

進士名肇與

侍御維敬李公生祠記

先是侍御李維敬氏奉 命按鹺事且竣循例疏請避其尊族少司馬得代以去紳士商民思之不置釀金庀材議建祠尸祝焉謀已定則告之余余曰是必勝地而後可恆念鹺池之勝海內稱奇但以地隸公家懸有厲禁罹非常可以遊衍乃於城之南迤之北卜亢爽之區向離斜祠甃以朵樓瀕條一帶攬諸几

庯以奉侍御訂期對越因而聚會青林翠巘璞列爲
屏池光如鏡一碧萬頃春雲秋雨朝旭晚霞度庭廡
阜之歌洋洋宛在固無傒交泰互答而恍侍御在坐
暢千仞之高風濯靈襟以絶洋不亦愉快乎哉竊嘗
謂世無善治由士不學道不學道則不愛人不愛上
乃負上不愛下乃負下滔滔波逝何所底止侍御纘
承家學師範名儒日有孳孳故其持斧而來也內絶
私營外無貲悉不啻留人之畜而且捐已之有藩籬

剖而藹藹肺腑輪之人人席不暇煖周爰咨遍三藩
事至忘疲前箸每勤五夜盡弗其狂久習不難一旦之
滌病議不嫌於肇興豈啟百年之永振用是商謀於
閭閻旅頌於津梁王人息懸祉之奸暴客懾于城之
武其大者軺車所至輒明學以作人而兹地建書院
以弘運啟三聖之扃鑰開士類之茀蒙廣卷世世升
條章章其風無窮則其澤無窮其澤無窮則其思無
窮兹祠之建固所以寓思也地勝而祠與之俱勝祠
勝而地因之增勝然畢竟以人勝也撫今追往仁賢
所寄遂成名蹟奕世不磨亦有華棟猶新鞠爲茂草
牧豎之所躑躅行道之所揶揄如兹之洵可祠也祠
將來而弗替也不亦難其埒哉乃爲之記以券之異
日祠計大門三間二門三間正樓三間捲棚三間廂
厨六間外旁二間以居灑掃者侍御名日宣江西人
進士維時同運劉公全悌廣西人鄉進士判運史公
名躬盛浙江人進士趙公名九真直隸人鄉進士共

襄盛舉而史公以耆年家董事樂趨盡士民而倚縣尹
國棟肩理克成俱應載之石

　　萬泉侯愫沐范公去思碑記

於都哉此萬泉士所思其 侯范公而樹之碑也何以
碑寄其思也碑存侯存思亦存也碑可磨思不可磨
也去思碑㝡中不已循此以此 真思亦真可思也思
侯者萬人碑侯者萬口矣取數尺之碑爲無碑亦思
有碑勝無碑是以碑之紂也父老垂白者詞從譽到

今所聞覩稱我邑者擧此侯涉歷他疆域者亦謂守
將其侯也余之所耳而目者亦如是慨曩時聞應膺
或偶無公姓名咨嗟爲不平夫傍觀之咨嗟較當局
之許可孰逐蔡擢郡丞而大司馬王新城公薦侯監
大軍東征又孰與此足鵠仕籍矣昔公励下車特値
旱蝗爲祟蒙色可掬單騎行村塢誰饒於種勸假無
種者種而秘裘不至餒貧而仕者給以俸曰可齎
炭爲俯仰資孀女亦給俸俾織紝自給其衙舍則蕭

然訟者例輸紙穀盡𨷻之愛養爲例是若何例也徵
賦如數祿止耗羨若將澆爲苛編徭役酌盈虛汰除
絕戶丁錢故二百七十減百五有奇厥繁累不便於閭
剗量而弟額云額云者乎嘉惠矜士興起文學賢者
辟開相映刧寇屯聚練兵搶攘藉以爲救逆事告棘
受令募兵若馬他地里甲繹騷獨帖然而事集焉之若
東知可了兵事無難也蓋其潛心大道行誼自操尚
慈緩刑入人肌膚人烏能已於思余素慕侯未獲識

荆潁行顧我衙言動咄奕援所著史纂二帙僅其一
斑然經世有諸矣侯名文源直隷定興人選貢士余
既從士民之請爲之記以闡衆思仍系以詩俾大衆
時歌焉介山峩峩兮不爲高匪山不高侯不可望兮
我心實勞灆流浩浩兮不爲深匪流不深維侯有澤
兮實沁我心

說

睦族善俗說

昨張生以睦族善俗爲問俱切問也夫鄉黨與我日
相親近家人尤爲骨肉至戚也此何難於睦且善者

今之不睦於族不善於俗者特以見人不是不見己
不是耳已有小善則德色而人之厚恩或掩於小眚
人有小失則切齒而已之大過則飾以偏見此之謂
不平我不平而人豈能平之所以家鄉之間多成嗔
恨職此故也昔有仕者其兄落魄日喧競罔之數十
金仍不悛彼乃告其兄里人亦咎其兄而直其弟然
予以爲非其兄之尤也胡不以其富與兄共而朝夕
敬事之如其兄猶不悛乃始可直其弟耳又有厚價

以拓其產者其鄰欲售之者輒再倍其直於是售之者若不及而彼猶恐非其人之願也則詳斟而後成易然其鄰猶有與之爭鬬者人皆咎其鄰而直其人然予以爲非其鄰之尤也胡不以其富周其鄰人相聚相愛如其隣猶相忤乃始可咎其鄰耳由斯以推施人者雖厚必忘施於人者雖薄勿忘也忤於人者雖大勿校忤人者雖小必咎也故主人勿咎咎咎我之致咎況其他乎故曰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聖賢

不怨不尤惟反己自修而已故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和氣在宇宙間無嗔恨也不見不是在人也

共學說

童子張三光能爲文家貧不能延師余爲備贄求能予師之無以爲居給之官房命事其父其父應聘亦諸生也來致謝曰幸有所棲止兼得聚訓生徒求示之言余遂嚮夫余官於淮淮之人有教之之責若子不知學與余躬不學同推之淮人莫不皆然吾自罪其責之不皇覺知爲若子而厚之耶夫余與若子有間者形耳乃其氣無間推之天下人莫不皆然人自不睹耳故士不知學賊其身者也學不知共亦賊其身者也故不仁爲痿痺張生以爲然乎其聚訓生徒亦必有道矣

質學說

釋心體者曰虛靈虛故靈也虛則無惡也亦無善也有一焉則塞矣無外也亦無內也寄於一焉則滯矣

譚子同節曰數年以前日記其善而善未真繼復日記其過而過未寡即斯語也若以爲未得者夫記之者有之也不塞焉足矣同節又曰週年以來一念未起歛神丹元一念初起每懷濟物過處稍細善處稍眞即斯語也殆有得焉者孟技之規規善惡蓋有操柄抑亦忘其內忘其外忘其丹元忘其歛致其虛而極焉乎夫物之濟也如饑之食胃虛則能食心虛則能濟物第求虛而已矣同節又曰名利之根未斬也

以奔苦京塵博廣文之官侘傺跼蹐上之曹月川以
學職爲理學之冠曾不再覩今之廣文率爲虛位上
之人亦率以虛位視之胡以自見僅以升斗牽耳纓
斯語也又若不得于衷者夫學不在赴選亦不在逃
選月川之學不以爲教職而顯亦不以不爲教職而
不顯不係於上人之知不知亦不係於志之行不行
而自見與否食祿與否不與焉此皆其外迹耳攝行
相事魯國大治而後爲孔子非孔子矣聖孔子者曰

攝相事魯國治非知孔子矣君百里而王天下世以
此證聖耳非聖所在也遯世不見知不悔世亦以此
證聖耳亦非聖所在也夫譚子虛其衷以逬世選而
喜不可選而怒不可不選而怒不可不選而喜不可
間關千里猶踰閾也選不選知不知見不見食祿不
食祿畀箸落箸也而要之必爲月川選亦有濟不選
亦有濟知則以不負爲濟不知則以不悔爲濟三十
輻圓轉遁前何與我也安所將名利而役之何也無
所有故無所不有虛故靈靈故無往不通也故無所
有之謂聖然譚子之學歲有進益不以自爲而問於
我所謂虛矣而余費辭如此將無涉於有也乎哉耶
識之更竢他日共相考也

貧富說

鮑子君傑蓋有厚貲性喜施予逢人之乏輒周之諸
可修建堤路橋亭之類以便利人以捍衛人以資益
人傾橐無靳數十年如一日也有客至京曹子詢其

起居客曰鮑子貧矣然上下欽其德義聲動遐邇邑
里有不平咸請就質無不心輸者曹子嘆曰夫君傑
今方富哉世有蓄財遠地者有蓄財內府者孰爲富
曰內府者富近於我而有濟也然雖倉盈屋田園連
陌猶在此身之外惟積德克義則貫串身心之內是
眞我之有也千人交口而誦未易磬也顧不富與庫
藏之中千箱萬鏹吏守主之而不敢言富以其未得
用耳世之富人斂腹畢體之外雖有貨財何所用之

及其限窮氣散粒米寸帛毫金顆珠亦不能用夫惟
德義則百年之内用之以不忝千載之後用之以不
朽是眞我之有也嗟乎齊景千駟秋草同萎夷齊饑
死萬古不磨誰富誰貧哉飽于背饒於財今饒於德
夫德鬼神所敬聖哲所宗財烏能等之散財而成德
可謂識所重矣彼孔方者吾奴耳善用之乃成吾德
不善用之而奴爲敵乃俾我縮項皺頞喪心詭脉校
牙籌而忘疲夢寐而色喜自少至老無一善狀達

人君子視而憐憫焉夫夫也乞丐之子乎乃無一長
也是則眞貧也已余殊念君傑而隔於遠乃爲貧富
說以寄之如面談云

矢神說

淮孝廉李子霖雨於丁未之孟夏朔日寓都門齋心
發願誓告於神其略曰血誠悔罪籲天鑒照一順親
心凡毋意念所加或默相拂毋教訓所及或明相違
者神罰之一報君寵凡異日夠已便不軫民瘼偷虛
文不務實效者神罰之一酬師恩凡心言行不以君
子自處負師玉成至意者神罰之一體人情凡家庭
之間妻子無心相左一意苛求置以冷落者神罰之
一宏雅量凡涉世偶受不平不能含容時露躁心浮
氣者神罰之曹子聞而欽衽曰善哉進修懇切一至
此乎昔修德之君子或曰可與人言或曰可與天知
世所高之而儒者曰可與天知其至矣乎天則無可
掩也無可欺也無可阿也故曰天眼極明天耳極聰

天算極周天網極密人有機變天有乘除天有誅罰
人無躲閃故古之聖人惟天之畏也故曰上帝臨女
勿貳爾心夫世人溺情恣習罔知畏天神怒而不知
鬼笑而不悟彼固忘天天未嘗忘彼也則亦時蠹之
而行罰焉孰與矢罰於天蹈正戒邪其於罰也免矣
夫隆師取友以嚴憚我以夾持我然師有時而不在
其上友有時而不在其側天則無刻無地無内無外
不與我俱其嚴憚夾持顧不密哉時時對越惕若凜

若非儕之念何自而萌邪殺之行何自而作無是理
然無從不宜茲上聖之至德也於是參乎閔德之所
由入曾子曰夫是足矣參乎古哉雖以仲尼論獲上治
民信友之親歸之誠身歸之明善則參常覺故者常
斯為合天矣遂筆以示勿忘而併以告淮之同志
云爾

仰節堂集卷五目錄

墓誌銘
考妣墓誌銘
處士尔一先生張公墓誌銘
湖廣按察司僉事蔡岡馬公墓誌銘
劉介達先生墓誌銘
張文學見義公墓誌銘
定陶縣尹大墅賈公墓誌銘
王龍田先生墓誌銘
孝義張仲子比溪暨配李氏合葬墓誌銘
劉孺人曹氏墓誌銘
茂才張子叔良墓誌銘
李母贈孺人雞氏累贈孺人曹氏合葬墓誌銘
湖廣鄖陽府同知滌汀張公墓誌銘
明前將侯明軒衛公配孺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明侯衛小川呂公墓誌銘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進賢傅　寇

金谿劉先春較正

墓誌銘

顯考累贈徵仕郎刑科右給事中雲津曹府君
顯前妣贈孺人喬氏顯妣封太孺人張氏合
葬墓誌銘

余祖之家安邑厥初不可考西郊有塚纍纍約歷代甚遠莫詳諱位自勝國時七世祖諱天祥方有可稽六世祖諱本道高祖諱端曾祖諱玘祖諱司民配祖妣孺人賀氏外曾祖諱袖女生三子一女考居長諱希舜字伯孝別號雲津初配前妣孺人喬氏外祖諱華女蚤卒繼配妣太孺人張氏外祖諱健甫女考卒於萬曆之六年敬庵張先生誌生歿行實於葬墓岡焉先生記神道之碑迨四十有二年十月六日戌時

妣卒距生嘉靖十有四年八月十日午時壽八十歲卜以次年十有一月十有二日啓考之壙合二妣祔葬焉寵再礱石併藏諸幽考之孝友瓌節文章造詣有二先生臚列在不敢復贅惟是德不肖幼時見余考為諸門下士講授案無帙冊瓶壺加注間嘗受學於祖考每夜滅燭背誦盡一冊以為常所遺附過經書點竄之迹甚悉評注纚纚率出人意表未冠為博士弟子輒不為干有司之事或慫恿祖考俾彊之祖考亦不彊也常見當路折節過廬舍考野服出迓濟著共談浩如也或托之文字當路誤以為請令更之亦竟不更然與人極沖藹少年輩至迂道以避憚其謙敬內恧也而至今紳珮中軫世懷昔之感蓋又種種云彼時不肖騃未能窺測祕奧然瀕屬纊時為不肖論生死之故若論他人然既不能語猶廻首有所示豈以死生撓念者況貨賄豐嗇勢位崇卑何足掛吾考齒頰哉余妣出望族相余考矻矻壺內政事上

撫下不毫毛自暇逸不肖及見其事我祖妣未嘗不
適厥意而外祖妣萬終九十七齡之壽其安享何異
于出丈夫子考逝後不肖華孱然莫能自樹四女俱
在室季子季女且僅數歲而稚妣殫力茹苦門戶體
貌賴之不隕喜施予賙親戚傾篋洗囊不靳外祖妣
性敦嗇女饋食若以巾帕包裹則不納從毋有適李
者外祖家憐其倘閑乘墻倘之輒擲還妣疑重負有
此風罔有所鍾孕亦男子所難也比不肖通仕籍迎

至淮陰者一至京都者再所敎以毖飭內外亡言企
石蚤歲處妯娌以貧見睥睨既貴則報之極厚毋伐
與共周旋其存殁曲盡嗚呼考妣之德若此乃致不
肖叨抵今日天固借此豎子以博王榮耳初以不肖
理官之滿徵恩勑命贈考文林郎直隸淮安府推
官封妣太孺人繼以不肖給事吏垣值冊立東朝贈
考徵仕郎吏科給事中贈前妣孺人仍封妣太孺人
繼又以不肖右給事刑垣值上聖母徽號贈考徵

仕郎刑科右給事中前妣仍贈孺人妣仍封太孺人
嗚呼不肖最庸闒何能以寸長尺伐得之君加之親
蒼蒼之意固不欲余考以績學砥行余妣以秉淑勵
貞僅終於黌舍大婦故曰借此豎子以博王榮而已
顧不肖子職多乖慈恩罔報覥顏宇於寰中抱愆尤
而莫逭余考當年既未俱一菽一水余妣處孀閨幾
四十載亦未能代髮代痒及當暮景復多曠違前歲
補牘數十乞謝吏科而歸過蒙聖主晉少常卿予

歸省覲省稍冀過方圖侍聚遽罹永捐聽茲黃壤掩
我親形噫不肖之內寧堪克卹也耶前妣無出妣生
子三長即于汴娶封孺人侯氏次于淮邑庠生繼叔
考諱希禹之嗣娶路氏次于渭儒士冠帶娶馬氏女
四長適周安止次適庠生楊可畏次適舉人劉定民
次適董正學孫男三汴出者曰良鳴楊氏淮出者曰
吉運庠生初娶喬氏繼娶梁氏曰泰儒士娶薛氏孫
女七汴出者長適庠生某永徽次聘于李必元淮出

者長適庠生張什脉次適庠生姚鈦德渭出者長適
張覲辰次適庠生馬爾循次尚幼曾孫男三卢出者
惺泰卅洛吶慎渭及長女及渭出適張之孫女劉佾
桌孫佾俱先毋而卒銘曰修林環互介考妣之墓
宜命昭宜地靈呵護維靜以幽旣安且固竣封兮還
步裂心兮還顧步復顧兮可奈何淚流不到重泉路

處士知一先生張公墓誌銘

知一先生姓張氏諱九霞字凌漢知一其號又號雲

巖山人世籍平陽之蒲坂居首陽之東諱郭里五世
祖諱敬以洪武初遷居大澗乃號澗張氏而譜仍譚
郭高祖諱覺曾祖諱隣祖諱輅父太公諱尚賢由娶
皆嚴氏前嚴爲澗之女生公是爲太孺人公之卒副
婦余與同辛卯鄉書鄉眾公高致屢欲登見不果而
聞計瑗然傷悼旣而年友眾用修以其所爲狀致長
君之屬俾余爲銘置諸幽因相與道公之素初年好
丹鉛承之術比覽太極圖讀其說及讀內經世棠

二程紫陽文清各語錄慨然勁于中進被籠焚方士
散諸言黃白之士日夜孳孳潛心孔孟之學有得則
枯筆錄焉槩見於理言什一山居雜記其句云至有
看他木有時又云了塵須是要同塵嗟乎大道之將
不著不察久矣或亦據席高談意見紛起崇有與毓
無角立同塵與遺世分馳有者拘學無者枯滅同者
淄柴遺者捐棄孰能合已發於未發即經世爲出世
實孔門之正印巨儒所艱窺而公以兩言道盡可不

謂邁人之學識哉蓋公少負穎質沉重寡言笑涉於
世味十三解聲詩十五不爲末俗之談是後值太公
遭家難拮据左右遂停誦習而太公竟弗寧宇大適
於蜀公以煢煢孱弱外捍里人之攻轢者俾不得逞
內操作水薪奉毋以養祖毋劉至備書里册以襄祖
毋葬事諸艱備繹始能受室生子不圮其門然如大
公無耗何一日太孺人泫然曰汝父客蜀十有五載
骨卄桑榆之景矣不則已枯之骨委於異土乎扶拔

而來幸巳不則輿櫬歸丘隴惟汝圖之公伏泣不能
仰視曰痛父見背鄉不敢奔呼遑兒者非不念之第
以毋之膝下僅此隻子之軀耳今婦能事姑又延一
綫之續此身可置于長途上問皇天下旁后土不得
吾父兒弗歸矣泣拜徒步以西挈貲不盈百錢而往
甚艱道過一士宋姓者感其孝贈之金授之治生術
公乃陟秦嶺穿子午道直抵于瀘不可得越滇南歷
撒蒙中慶澂江大理諸路亘易寒暑跋涉五萬里沒

不可得皇考志顧天願瀕死一見覺覺反瀘復遇宋於
道爲占曰會即見太公問就旅次曰將晡一叟從外
入雪髮丹顏向客語生平似蒲中人熟聽則太公也
持之而號觀者嘆訝遂迎以歸夫形容變易趾步誰
何茫茫大地安所訊詰而相繼入次又吐生平兒得
聆之何奇也兩遇宋士又何奇也其憬覩之念血徹
者旻神鬼冥冥驅排合湊而父子一體若挽若赴辟
之血奔而肝動氣激而肺舉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公

既挈太公太孺人於一堂乃令長君就外傅以竟未
就之業日稽其所課或月夕躬爲抄經作其勸勵太
孺人及見其孫列學宮而太公享鹿鳴之賀公之振
家而養志也太公還里之後垂四十載壽躋九旬公
以七十餘齡之人榮養哀葬十八年猶遑之日父之
所厄兒之所愛似有假之以酬吾孝者前是喪母成
疚喪繼母如母孝不匱也公終交不遺貧賤富顯所
在咸爲磐折卽被徵誥亦空往焉而聲名益重兢兢

畏法非矩矱不敢蹈人或有微瑕亦不敢令公知一
日遇解其橫加詬詈則笑而受之不與計直曲曰若
喪心將自斃吾方彼憐也明日解死其量其明復如
是嘗面數一少年之非甚厲迨暮而私爲慮不食輒
至淚下方其面折時亦以用愛耳其贖人已鬻之癡
女及聞啞女者免市三日多其直買而竒焉恐他
人苦之不遂其生也釋兎舍魚犬馬之死葬以藁焉
往而不愛買啞俾仲嗣養之勿厭薄亦所以寓教也

晚歲怡情山水吟弄栩栩無事閉戶焚香正襟危坐寘心古典客至摘蔬供具共話桑麻或散步青野優游自適忽得微疾無片言及家之語整衣冠且逝猶爲衣冠論理先氣後之說務求其是啍啍乎定守正而終矣夫曰觸鼻吸皆氣也無異者安往一點胎凝形性併至胡先哲後匡可察也學合相率纒衣如雲而校勘宗旨乃當年東南之人亦足既仰之翁矣想其親親日久獨專靜一而又屢居靜涉迴探還大愼細

紛錯俯見雖狹窄溢而乃鑑䟽廣泝根而本風迴所謂自得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俾令汨沒于利欲之中血氣情欲方在壅不且不能道之親安能道之道通于道者通于天矣公生嘉靖巳丑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卒萬曆癸卯秋九月七日年七十有五以壽膺官非其所願者潛處而行修可謂門士故以壽士題也配孺人范氏鄉耆景山女生男二長鎔娶吳氏壽官燁女繼鄧氏庠士廷佐女次燦娶

士栩女女一適洪業先公卒孫男四昶初聘孟希孔女還初聘孟庠士一願女旭初晟初娸幼孫六一適王鄉進士三欽子濬元一適馬僑士曉子旂驤一字楊時薦子庠士升三幼輝卒諸了孫葬公于淵之東南太公墓之昭其期爲萬曆三十三年夏四月十一日銘曰人生原諸親也生生道爲根也不遺不畔根原致也寧於茲丘而可焉者君也

湖廣按察司僉事泰岡馮公墓誌銘

蓋余之行交于泰岡馮公也在壬辰同第之後于公端凝沉靜口若擬動若叢況其意向必爲聖人而後已間有闡揚聖學及志行端良者與麗師友之終歲講究如不及然絕不爲口耳炫露之習曾會學道浦累月其同事謂余曰吾未嘗聞泰岡之有口口也又會學京師累年其同事謂余曰吾未嘗聞泰岡之有口口也余以問質公所學公曰吾口口有領略焉益心研精體則之乎自得以故月異而歲不同巳亥年謂余

曰吾其正月之氷乎固白晛將泮而大進乃在嵒獄
時曲暢旁通未嘗有所窒礙比出獄將遊歷四方盡
交天下士參驗取益忽以病終悲哉其門下士戴子
任跋涉來都下以誌銘屬余嗟乎即無戴子至余自
不容已于言公諱應京字可大慕岡其號先世自開
封遷廣州有承祥者洪武間從戎南都隸籍泗州衛
定居盱眙凡三傳曰方寶寶生嵩嵩生 贈承德郎
兵部主事崑岡 公世登是爲公父官順德訓導祀名

宦祠盱眙以鄉賢祀者也配贈安人陳氏生 公京邸
甫八歲而贈公卒于官伶仃還里逾年始就小學路
拾遺錢持以告母曰當詢其主還諸年十四讀宋儒
程子遺書忻然有會志聖道自此始十五充博士弟
子十八升増廣生繼乃廩于公督學直指至必旌其
行家日食貧竭力甘旨以娛母嘗居泗一夕忽心動
曰毋必有疾亟歸果然藥之愈六試省闈辛卯登賢
書壬辰成二甲進士觀吏部政輙辭坊仓不以殺果

闕時呼寇方熾守臣多求去公上疏請降資爲邊方
廿刷練兵戡亂未許是秋以老母假歸次年安人卒
哀毀幾絕苫塊蔬食不入內舍者二年丙申除戶部
主事督餉薊遼窮險隘究與替諮方略創戶部職掌
及經武考諸編下西東倭不靖轉兵部主事廣惠殫
誅例費延士以資當事大都公食衣不厭麤菲而日
夜皇皇爲天下慮非以接款豪傑則考訂典籍毎自
外歸必呼筆識其所得之人與所聞善言行以爲常

己亥秋滿奉勑授階褒贈二尊人馳書祭告乃分田
二區業陳劉二甥贍其兩姊夫世之貴人自貴耳誰
復念先人遺血如公者且父事其師而周其師之子
與父執之子俾皆有室有業焉是年擢副職方郎庚
子擢僉憲湖廣僃兵武漢黃既下車亟行部延見吏
士問利弊一以厚民生興教化爲務首舉鄉約保甲
社倉三事其崇賢獎節息訟弭盜懲濫斥異繕城葺
祠除道疏川利農通商諸德政槩見于菑艾編中先

是楚苦稅監陳奉之荼毒者二年公入境其燄頗戢
已復狂逞辛丑春公乃上疏劾其不法九大罪而稅
監承礦之疏亦至詔降公官尋削籍尋逮繫公初聞
降報即解組登舟士民聞然哭聲震原野萃舸禁追
夾岸號呼者信宿不絕爭繪像尸祝之建生祠若平
所及在途聞逮繫報遣妻子東還而單騎赴中都龍
興寺候逮中襟愉色談道不輟黎明即起誦
高皇帝御製文集或詢楚事曰盡臣職耳非有意爲

之也械入金吾署中稅監亦見撤于是楚民不啻更
生而公且罹刑鞫禁詔獄薄海之內咸謂公以一身
易全楚之命烈日爭光而全楚世世咸之刺骨顧公
于楚事偶然耳儒者以無事爲本體以有事爲應迹
而世人能觀人于有事不能觀人于無事假令以楚
事槧公則謂公爲楚事揜亦可也公在圜室偕諸同
繫儒紳紬繹孔聖心宗討論皇朝典故或閉關靜存
者幾三月餘時有契悟忘憂躍喜而經世實用彌成

大抵尊崇 聖祖備體用之全歸信紫陽析儒禪之
異平生精力多見于此甲辰奉詔釋還杜門簡出足
不涉公府率族衆舉祖先之祀因大舉鄉社之約而
祖祠義田瓶爲邑之倉學塾堪與爲蕭然蓬戶之中
纂述不輟暇則課少年歌詩習禮習射一日忽謂門
人曰吾夜夢聞二語云其流行者光輝而其所以流
行者散也我將去矣越旬日腹疾作謂親友曰百年
頃刻耳宇宙即吾家萬物吾同氣所謂我身是私身

也生死公于天吾何得私宰之病三日劇客存不發
一語丙夜恭坐漏下五更而逝面色如生天地晦冥
者十許日遠近悲悼是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正月
二十日距生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五月二十一日年
僅五十有二楚以名宦祀而肝貽祀鄉賢祠大世之
化者非無可紀之績然于道無窺不臨則雜其或從
事學問馳心曠遠遺落世事亦罕用此若公者其學
有用其政有根振履粹白精神流溢學當如是也已

配張氏封安人備有令德人以此觀公之家政子二長霆公以兄之子爲子者娶陳氏繼揚氏次霦側室李氏出娶霍丘進貢周允升女霦之生也公曰吾有嗣可致身于國矣及能讀書公曰令讀五經俟年十五觀其志果端人也則授以舉子業爲國用不則否嗟乎此之爲心事豈尋常可埒哉孫男四堯徵堯堯　皆霆出堯會霦出孫女一霆出堯徵娶庠生亢時雨女餘皆幼墓在邑西之靈山葬以癸丑年十月廿有　日銘曰衆覩聖若驚而思與之頡思與之頡衆談學若饑而如饑之哺如渴之歠厥學有成是謂正學可宗爲輒鳴呼公固自信吾亦信公以傳信于來哲

劉介庭先生墓誌銘

余嘗誦寵仲劉公山房集聽鶴十二偈知其深於道者爲之序其歿也厥嗣余弟子搞偕其弟迯公行實告於京邸余爲誌而銘之劉氏淡長沙定王後代有顯人宋成淳進士諱漢臣子諱廷玉以明經辟揚州別駕孫諱文質以才幹辟山陰恭樂其山水乃占籍文質孫諱子華徵爲大興同知孫諱誇登洪武丁丑進士第三人三傳諱艿艿生龍泉公諱桭醇厚好濟人急難數千金產盡傾焉初配姚氏太守諱世儒女繼配韓氏方伯諱陽女孫諱艿女生公諱烙字寵仲別號玉笥蚤慧勤習于學文成驚四座傾無錄入鄉校者時以蕭索故客遊四方韓母勉之詩云家貧無柰子分行獨倚柴門計返程勿戀洛陽歩簡富越王擒畔幕雲生世有如是毋其子不售儒乎既而龍泉公粟于族之戶役幾罹遣則刺股攻苦至嘔血謂匪是無以免其父竟首錄于當路而出龍泉公于阨然不以貧故履當路之庭見囁嚅富人前竭力養二親且贍二弟敎之婚之寧令其子後余聞古人云兄弟親之子也孝弟一而已二乎哉癸酉秋闈業爲分試鑒拔首薦之與主者左乃门留解下利毋小就遂乜

集355 094

試不售命也左者留者造物爲政公從是專精課子題聡云今古乾坤皆是友父兄子弟自相師世有如是父家學不光大乎橋梓聚一竹屋耳提口授延朋論文不問宵晝王孺人典鏡典絜以佐之著硯舌編集最三千餘篇及兒訓上下卷考天體星曆輿地之紀十議郊廟宗藩史諫兵律之條亦十策河運御虜三論禍福同異倫誼十二辯國風刺惡春秋書法七題大極皇極律呂洪範十三經衍義諸子傳史二十

二又著野史十二卷理路縱橫八卷持忍說貞女戒事核當世之務理抉千古之秘淵乎宏矣伯子入國學次舉于鄉季廩于庠未央也然涉世得一忍字衛生得一節字齊家得一儉字由博反約數字不啻足矣故取予必謹然諾不負與人無纖芥之隙而不隨俗左右委婉果易胥合焉世有胸貯千卷不得一字之用奚益其教子以名節爲務以敢名順實爲戒季幼稍抗禮先達輒督責刑請匪傲傲游以帖括云爾

小斗絕意仕進督學使者優之冠帶不受遨遊諸名勝登陟臨流訪友吊古栽花種樹稱觴酬節多出世之外出世之行動云假合蓋亦志于真也方嘉尚有用道學而謂無用者爲假爲僞豈以假合遺落者乎又欲創義塚別賢愚立義學分親疎覺里衢置祭田厥志未竟然欲立欲達欲仁得仁念起足褒矣其捐田塋姊之適王者併塋其舅姑而遺稿有大宗譜册族韓譜祖册族系譜及祭儀冥章亦酧其志願非虛

歿日之晨猶手書宗約致之族長既而敘賓方罷坐中堂呼諸孫輩粧燈爲樂月上觀遂逝族戚友人私謚介達督學直指扁以理學精傳生前海內交知贈言讚頌集觀與編存箚公臬賦奕斂有入道之基而進機有二閱歷艱苦動忍備至辟金百鍊精光斯發一也好規不好頌自題云年過知非乞言自勵必期洗濯摘瑕直剌吾骨而後快人以片語相及終夜詰責不能帖席曰何因有是學人未入真空地未必誤

學虛守白恕者曰堅白責者曰崇二也文成祠治僞聚講時起探討與趣其會道亦有二嘗謂楷山遺世士吾師其能用海門用世士吾師其能闇是知道無偏也李周二先生無偏也而公之學亦無偏也所以超超塵俗之表卓然爲高士也生嘉靖乙巳四月二十一日午時歿萬曆庚戌正月十九日巳時年六十有六配王氏其女子三長國子生塙更名在庭娶庠生吳一麟女次擧人埈更名永基丙辰進士娶禮部

儒士胡世杰女次廩生垸已酉貢士娶散官何鎮女孫男五錫恩垸出聘枀安余尹倫女孫錫齡錫蕃埈出錫蕃嗣塙錫朋錫履俱塙出孫女四錫順塙出字余尹倫孫其錫淑埈出字王龍溪先生曾孫庠生儒錫懿字庠生王彰之子其錫惠俱垸出塟之期爲其年月日墓在某處銘曰芰衣爲窮彩衣爲適世眼何曚吾自有人人自有眞至大至尊碩儒襟期玅道淵窺得數不奇勒石幽宮敬藉芳躅百世以風

張文學見羲公墓誌銘

夫天不可以人移而可以理度以理度天是以理度理其機爲順以人移天其機逆而數不敵也故天不受移焉天心賦爲人心人心所疑天心所疑也人心所違天心所違也天心不受欺人心亦不受欺不受欺故不可欺以人欺人隔以形體且云不可其神通也况吾之神明朗朗內燭詎能欺諸蓋進士張子見明以若翁見羲公行狀觀余俾爲誌余誦之感焉公

績學博雅蜚聲藝苑累試於鄉不偶分校者奇其卷爲圖史售於中庸衆義中增潤數句力薦之直指直指輒于增處塗之曰殊覺多此僅畀乙榜玆非天不可以人移耶方其增句時有揶揄于傍者耶若曰之人也數不應衛何爲者乎直指之塗有佐之者耶若相天抑相醒耶公嘗以次子啓明嗣其叔某之子六原遵父命爲叔仁義著其鄉族不可令無後既而或斷撫之乃曰焉有仁義者而天斬其祀乎開大 周友

有娠必産子遂召啓明還無何大原歿而遺腹男果
子覗所料不毫髮爽非所謂天可理度者耶公訓誨
諸子動云心不可欺夫心烏乎可欺哉不欺心者不
欺天也不欺天乃通于天而何不可度之不欺心則
萬事有本亦烏乎不善公固孝于親對賓客侍立終
日無倦色每旦問寢問畢方赴館治業父病禱天爺
代因攻醫術而精之居喪哀毀骨立竟以悲鬱前卒
服而卒友于諸弟父語以析産輒潸然涕泣不獲已

則寡取焉睦于族于戚于鄉叔祈産蕩盡乃謀諸父
父曰與之衆對曰男有負郭田三百畝可使需足且
以贍其子孫出券與之父喜訓族之子賑族之饑婣
婣之貧老者養之如吳如華若盛人卒葬之窮乏之者
賙之如曹如白若而人婚娶之逾期者助之如酉如
泰若而人喪祓齋素而有入隨以周人急誰謂貧窮
濟人難不啻易易耳公偉貌美鬚髯磊磊流輩中人有
過每面折之而中實無他勝遊遍山川稱觴賦嘯寄

興淵達其覗塵世榮華浮漚流影之無異鄉曲婦女
亦知其人可不謂人傑也乎公諱易世爲中都宿州
人祖諱某治田泡澮間父諱某稍加開廣因籍永城
公遂爲永庠諸生娶某氏以嘉靖辛亥六月生公距
卒萬曆癸卯八月壽僅五十有三歲以河患故親於
得地越七年庚戌厥子成進士卜地某處以是年某
月日移葬焉天所以報公固當在是曩者之圖一第
也蚤矣配吳氏子男四長即進士翼明任湖廣麻城

縣尹娶指揮閆純女次咨明蚤卒娶貢士成大器女
次箴明娶庠生高等女次際明亦蚤卒女二長適指
揮呂某之子戴渭次適鄉進士郭某之子昌明孫男
四京尹京麟翼明出京封啓明出京元箴明出銘曰
我適我寒大爲政不醜不榮人爲政人以符天心爲
政修士達此備嫩行余銘厥幽爲世鏡

定陶縣尹大野賈公墓誌銘

憶昔歲遇大野賈公于都下其人惇懿而表邕邇有

炙公之詩者爲余誦之輒又想見其人不可得遂
閒公搆病其長嗣方理眞定棄官奔省僅一面遂成
永訣悲哉無何長君以狀來俾余爲誌藏諸臬余弗
忍讀其狀况忍爲誌邪然不可辭公諱贈字士吉別
號大野世爲陽城福民里人高大父諱旺曾大父諱
璘大父諱志儒以行義載縣志中父諱綬亦節烈好
義毋濟孺人生五男子公其季幼穎慧讀書目過不
忘十五爲邑庠士慷慨負達志益肆宏覽好古文詩

歌嘗戲筆爲淇山午夢詒小傳大宰王公閱而驚異
俾其移精舉子藝則博大深奧奇氣溢出每試爲諸
生冠當路關西席髦士藉講授者不皇也在古艷稱
三鳳更艷白眉時則以當公伯仲且以當公云七舉
不偶迨辛卯貢士之期首貢丁制公以次貢應貢然
不能爲懷欲以貢讓不獲則賻以貢金之半皆孚合
修吾李先生不輕許可天下士顧抗手褎稱厚德卜
其嗣之昌茂蕃時長君登鄉書矣後果成進士今進

[illegible]司空部人謂公之食報先生之言若左券[illegible]公
閒南宮之捷則盈滿自矜遇物益遜及筮仕司[illegible]子
書致訓千餘言迪以平恕清勤之道或驕[illegible]時[illegible]
刑勿得徇苛比閒摧部復移書戒勿過望弟[illegible]人[illegible]
官則公閒有佑啓後人衮其福者乎先是丙申講選
訓人原徵文之檄距至一夕草十二啓寅僚推其精
敏夫上擬賦能爲麗語鮮不沾沾氣得瑣歸聲容而
公以與宗洽上士親之如父兄先後邑令無不欽醇

[illegible]義時就談詠兩臺交薦於朝遷郡縣宰歸里爲太
[illegible]寄竊其秕衰乃纔戀躊躇不忍行居三月太翁果
夫逝假令聽從勸駕若遠親而往此恨曷其有極哉
然猶三年悲慟遇高年輒勤于中使其推食若弗從
役食其父然呼孝矣癸卯服闋補定陶單車之任陶
[illegible]逃吏水災爲沴衆方缺食防亂莫如弭盜則更
[illegible]捕[illegible]盜[illegible]如[illegible]征則停催科贖鍰關何急事[illegible]
際耶則令息訟脊綿繁與勞費焉支則議閘河[illegible]

二千然匪賑而餓者終弗可甦則亟請之上得請則置里老諸人於異處命各報貧而覆核無漏仍匹馬躬餉之全活萬有餘人若是可以興敎矣則鄉有約孝弟力田有諭捐辭寧布俗用不變任甫浹季而厝施乃至此竟以督賑時勞瘁衝寒荏苒不起等死耳死于民事不愈于死婦子之側者哉公濟約自奉長君于治所爲製一羊裘而紬其緣則怒大夫在途終不加諸體顧繾有羸美郎以助戚友婚喪不給者弗

靳也與人交藹藹披肺腑或有邪動復面媿無隱鄉閭有競咸就質輒據直爲之平解長幼僉服而愛焉堂室之壁揭所得格語嘉事固以示諸子而寓其嚴訓抑可覘其崇尚匪徒頡華擬腴藻其筆者也著子史摘抄舜澤叢談等書及文稿百餘首生嘉靖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萬曆三十有二年五月七日年僅六十有三初配樂氏生女一適楊元繼張氏以長嗣貴封孺人生男三之鳳即長嗣工部

主事娶張氏儀賓鵠女之龍生員娶徐氏省祭官朝龍女之鵬儒士聘張贊女女一適生員陳炣孫男二益默益廉俱能出墓在祖塋北陽高泉之原葬之期爲卒之年十有一月八日開公赴定陶時長君謂公以儇不逆而難末俗之多欺踞而陳世態反覆狀公曰逆詐是先自詐也吾惟率吾素以誠待之而已究且士民吏隸靡不信其衷者夫世之簪紳或稱明智大都以能逆爲覺耳人之徑寸如人之眸毫芒入焉

則障安所容逆機乎機心一萌色澤已異彼且從而崎嶇我我何說之辭又安所平其情哉公平生士行五載人師三月良尹固本于此非偶而已也銘曰洞厥中直厥躬言何蔚德何豐奄以去哉以封百千禩仰高風

王龍田先生墓誌銘

先生穎異磊落不可羈束事有不當意輒侃侃以大義裁之或過一可矜又眷眷不勝情

善詩辭篆要于洩其胸臆不規規格律雖事舉子業
顧亦未之求工蓋寓焉毋等也性不能較龐瑣而喜
施好賓用是家計日荒索至傳粥弗繼然倜儻不減
于初猶時時過知友傾罍相歎斷一日之噱笑也或
者曰負其傳才而不以博青紫耗其積而貧是其抑
何謀之云云也余竊謂人生榮悴造物者潛握其機縱
先生回其真性而龍蹏湛泓以遯時尚亦未必達身
豐美且方其負朝暄飽葵藿景物佳天地濶獲何而

自賞大叫而狂歌即處其豐美亦烏能加此樂哉今
已矣乃與膏粱紈綺合珠玉而殮者同化於風而
朽爲上壤適其旅寄之日能翩翩自適而不分此形
骸心志縛縶蕩漾于名利之場中夜而彷徨焉興而
四顧也獨爲得勝算矣噫嘻此先生之高世而余所
以深痛其亡也銘曰有行有歸四野縈縈兮只咏風
哦所獲既多兮華表崇崇作我群蒙兮

孝義張仲子北溪暨配李氏合葬墓誌銘

仲子者余之內弟張光射也惟思其字別號北溪孝
義若斯人乃無忝于男子之稱故謚以孝義而子之
張氏爲安邑望族國初諱仲榮者自猗氏移籍于此
再傳諱從三傳諱斌錦衣衛千戶四傳諱佑贈南京
太常寺卿五傳諱璡進士御史六傳諱蒞解元二府
七傳諱健甫是爲余外祖初配王孺人生子二次子
壽官諱極是爲余舅繼配萬孺人生子一女五先封
母爲次女舅配傅孺人生子三女一次子爲光射益

余不惟戚之而實賢之時時與之遊其歿也殊傷慟
不啻連城璧碎不可再得云仲子孝于二親余舅遊
歷之處預授金于主人曰吾父到則具食飲舅挈友
以至如家焉稍稍遠行必具饍以從慮所市弗潔愛
敬于昆弟歡洽顧瞻不私其有値二親之喪獨力董
厥事余外祖母之喪亦然其伯母與其嫂之喪代其
兄及從兄指殮禮迨尤人所難也鄉族戚友有所需
概給之亦或相負終不校偷兒攫其金所司將窮治

恐波及無辜止勿究未嘗研博士家業而挾策稽古渙然有解其謹飭恬雅無競無忤之度儒生且遜家之人曰吾族一北溪邦之人曰吾鄉一北溪邑侯吳公旌其門曰孝友可風督學周公旌以敦倫尚義直指劉公旌以孝友端良或欲請給冠帶則力謝辭仲子良貴乃爾奚賴衣冠爲余方爲圖表揚將覲自聲轂下徼以風世而仲子已矣悲哉生無聞言歿有同悼此亦傑然殊絕之人矣初配李氏耆士璡女先仲

子卒余曾述仲子之行有曰其內子化之每食與姊娌共蒸實錄焉李氏得翁姑之悅而雍和于壼內仲子之成厥德亦其克相之力也繼配王氏庠生廷龍女仲子生嘉靖戊午九月五日酉時卒萬曆壬子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亥時年五十有五李氏生嘉靖辛酉三月二十有四日未時卒萬曆己酉六月六日亥時年五十子三長君聘蚤卒次君選娶郭氏次君愛娶馬氏女二長聘于馬爾從次聘于王嗣貞俱李

出以乙卯十有一月十有八日合葬于北郊之祖塋余方襄先封毋大事草土憒憒非拂筆時而誼不能自已輒爲叙其梗槩昔人謂誌銘爲誌墓中人若仲子者乃字字無愧而余亦竊比于撰郭有道之碑之不愧矣銘曰吁嗟仲子洵孝洵義蹤與人言稱情而謚比屋加鱗鮮覯其二泣勒茲銘以告萬世

劉孺人曹氏墓誌銘

孺人曹氏者河南僉憲劉公諱得寬子孝廉諱定民

之配余之三妹也孝廉先卒既葬壙有誌矣今歲天啓壬戌正月二十一日子時孺人亦卒孤子際昧將以是冬　月　日奉孺人柩併孝廉之初配李氏繼配馬氏合祔于壙而余爲之誌先贈君諱希舜配先封毋張生男三女四二弟俱亡妹之亡者二余以長兄灑泣揮毫誌弟誌妹斯不亦乾坤慘惻事哉憶貽君見背余與諸弟妹弌煢孤苦三妹方在稚弱比余交于劉共筆研之席時劉猶爲茂才來委禽焉余遂

王令歸之劉君治家嚴明妹年甫十四益初猶易之
繼乃稱終乃極隆重妹于壼政有制度偶鈐迹傍冏
所滲漏綵頭帛屑必儲校劉前時歲費减三之二然
饌飲精選備遵豐腆劉君好賓客坐上時時鼓吹笙
有賓至未嘗無珍具亦不知其如何撙節所用器具
恒若新視之則數十年前物也劉君諸弟之妣之子
孝愛無斁罔不忻洽以爲賢既而劉君感恙痼瘻不
能屈伸承事扶掖溺初下抵二鼓方得一轉身如是

者勞歲未嘗有倦色劉君閨閫肅然不慊其意藉之
以順養更不關心家務得不廢其學迨稍稍能下榻
移步遂登庚子鄉書計偕入都門泣謂余曰君妹于
我有再造之恩累科不第奄然長往往時遺句云相
報再生圖匪可知也惜其未通仕籍微一尺之綸以
報孺人耳此後孺人居孀寡課子撫孫不墜其門閥
其體健厚無恙忽報病腹滿竟至不起悲哉孺人聰
慧識大體孝于封姑左右雜識一菜必供推及六親

無不周至可謂女中丈夫矣余因是知婦德之關于
家者大也無制之家一日之費有制之家足供累日
有制之家一日之腆無制之家累日未睹費約而常
若有餘費奢而常若不足則主內政者不同耳若孺
人者可以式矣世衰俗漓女子不聞訓語比爲人婦
驕侈情放烏識理家僅能安靜無華膏沐整齊輒嘖
嘖稱良矣敢望其他乎吁嗟此非細事也距生隆慶
己巳十一月二日亥時年僅五十有四子男一郎際

曄邑庠生娶路氏二尹君常女女一適郡幕郭君民
衞子庠生世埔先卒孫男一重光聘孝廉路君行義
女孫女四一適司訓路君康孫庠生應元子庠生連
步一聘于庠生裔國標子其二尚幼婚嫁俱名門云
銘曰欷歔妹氏從爾夫子安女止令聞不已百千億
禩其永寧只

茂才張子叔良墓誌銘

嗚呼此叔良張子之墓余年友郡丞煇世稱涑汀先

生者之子從學于余而夭且夭于奇禍余安忍把筆爲之誌也乎余竊嘗學道有年每慨士人沾沾于帖括藻績以徼名利世風之滔滔也思得志道之士相與闡述先聖之統苦難獲其人幸而有叔艮及稷山陳子國賢皆可維正學而皆死張子之年尤少而死最傺安能已於慟憶昔歲遊蒲訪余年友則以叔艮見時甫四歲耳舉止若老成應對如流聞其告人曰聖人不難學余心奇之年十二乔博士弟子有聲庠

序中嫺文辭工書翰孝二尊人値煖誕辰衣冠趨拜有命免入猶拱肅門外他可推也隨郡丞抵都下乃師事余比余還里則時侍余于別墅嘗問爲學之要余語以四字一曰任二曰奮三曰恒四曰成若有當于其心也者而甚喜余曾因事斥呵之次日拜謝曰感吾師之斥呵我也既別去以書來曰無以報師惟從事任字余深慰自忖曰吾今可以死嗚呼豈期叔艮先死且死于盜乎距其舍數里許偕同儕會文暮歸遇盜叔艮死于刃郡丞驚怛成病雖罪人有獲然至今不知的因不得大符其憤奚翅王祁之痿瘵嗚呼可恨哉不但爲其死恨爲學恨也然亦無如之何也已叔艮諱旭初生某年某月某日卒之日爲某年某月某日年僅若干初聘楊氏未婚而卒今從葬繼娶郭氏以兄子某爲子郭之節可終叔艮亦可目瞑矣葬之期某年某月某日銘曰亘古才難千里一士士不長年道將誰恃昔在聖門且慟未止今日何以晨

星倆倆吁嗟生乎何遽罹此漠漠荒丘寒流洸洸吁嗟生乎何遽捿此

李母贈孺人羅氏累贈孺人曹氏合葬墓誌銘

蓋聞戎部聲和氏爲李侍御羅曹二母狀自述執筆時涕潸心裂作而復輟比侍御屬余以誌而并是狀余一讀亦輒隕泣不可爲懷置狀於案越日取閱復隕泣不能已仍置狀狀中載慈孝純懇態有是動盡人之子而最惜人者則含女存前孤之事也羅孺人

遺二孫次曰日新曾母矜果一女女與新同患疹俱
屬醫者謂是不能兩全僅可存一問所欲孺人云爲
能爲已出捐前人之孫乃移女別寄手抱新不寘晝
辭籍耳救免得不死而女竟殤中夜相顧戀淚在睫
不敢失聲恐驚抱中兒噫嘻遐想此時何啻萬刃攢
心而爲前孤割所痛此古人所難何論今人丈夫所
難何論婦人余所以悲之深也按唐西平忠武王之
裔爲江右古水李氏世有顯人迨博士贈君𥙷四學

敬吾先生諱　初配羅孺人諱　里之泉溪人文恭
公族女父諱盜娶母劉氏而生貞靜寡言笑習姆訓
父鍾愛其女聞敬吾先生秀穎閑文事乃許字及笄歸
焉翁東皐公持家嚴重然以得孺人喜其子之得內
助病且革以家事其子囑孺人嘗謂乃爾而孺人果
於壺政靡不飭居恒無疾言遽色既慈且介宜於長
少贊之者交口佐先生事其翁孺人養生送死無憾當
羅喪初或挪揄先生之膽若謂將不振先生與孺人

對泣而矢期於勵學孺人操作隨之留督學試遂首
諸生有有道之品題遐邇師迎自此始羅翁客楚劉
媼遺篤疾屬繪將以家中金付孺人乃偕先生曰外
族封貯俟翁翁歸還之女不染母之有守內並有淵
也顧不永於年曹孺人繼之爲政諱　出廬陵唐東
望族武惠王五十二世孫父東湖公諱本母郭氏亦汾
陽王裔也孺人發笄端莊毅不埒常女稍長勤女紅東
湖公每惜其不爲男男則亢宗矣期遇快婿甫許配

會先生失羅孺人有富室婆以厚貲利啗冀得待巾
櫛先生據義不可東湖公聞之曰是眞吾女匹也遂
允伉儷驟自溫飽爲貧儒婦不慧也躬操饋紡有提
甕出汲風先生得不輟其學遠遊設絳帳而孺人爲
數口之家措什伍之入弗致乏絕不牽先生內盼難
矣即異時先生屢見於棟院謝館敍閭處次寂有加
其子且束贄從師結社締友皆孺人拮据支撐以擴
於對吾伊又難矣學有繼姑有病叔事養無間迨繼

姑捐世值先生旅寓都門而典衣褁大事更難矣然
事羅孺人每飯必炷香供之曰我為其後何敢忘亦
難矣遺孤有室遺女有家内之食指裘外之應用繁
費遇歉歲糧粃果野芝蔬飼諸孤艱辛備嘗然雖甚
窘不言貸而人有急則忘其口而周之尤難矣其嫁
遺女之日乃生侍御之三日從草坐起治奩不就梳
先生相勞苦不毀也曰慮人以無母女易吾女也竟
以頭岑嗽喀終此其後德焉不愈難哉先生以明經謁

選訓臨汝縫論上高蕭然宿盤孺人督僮僕蒔蔬茹
淡如常時先生故廉稱之為德友士或共瓜果輒云
我為秀才婦未嘗杯水為官師今得無愧蓋猶若泰
焉者世之食厚祿忘其初較是何如侍御舉於鄉則
勸先生致政偕歸焉歸而子婦森立能从其家蓋至
此似南眉息顏解云柰不喜榜笞人亦不忍聞其聲
壺以内和藹可知也既而從侍御再赴南宮及歸舟
阻小孤怔怔心動彷徨四顧有乞一帆風順捐數歲

語渤蔡風果作二日抵章門則有病報踉蹌奔險又
三日抵舍猶得母子抱首殭起啜粥曰兒積念所致
越一日而瞑悲哉蓋嘗反覆考論二母懿行後先參
合雖以閱世久近不無詳簡而足耀千秋無二其曹
母之與先生則又多同符者先生深於道訓子以忠
孝實務欲以提天認己而母訓子六字曰正直忠厚勤
儉初之臨汝手紡軸投諸婦戒以勿忘侍御登第先
生閩提高臥口貞卞所成而先是母聞鄉書之報亦

不色喜先生之庶偶有跳虎先生行吟而入虎突遶
而出不為害生茶雨地偉於梳不傷而孺人中夜隨
月獨紡人謂其廸多累而無怖室一梁蠹似有呼而
起者而梁折適當坐處其為鬼神呵護亦同斯亦奇
矣侍御滿中舍考　貤恩考妣後遇　覃恩兩母俱
贈食祿於天又同也日者謂曹姑不宜子而先生於
其舍友存前孤之日次其有子果不爽則天固有可
必耳羅孺人生嘉靖某年月日卒隆慶某年月日年

某年月日曹孺人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
壽若干十三長日升娶周氏繼娶亦周次日新娶周
氏俱邑庠儒士雜孺人出次日宜即侍御曹孺人出
娶周氏　封孺人副龔氏曹氏女一適郭生文華羅
孺人出孫男　五長垓次埏俱某出次坤某出次某
次某日宜出孫女一日升出兩毋合葬之吉為某年
月日兆居某處某山某向銘曰浩浩長江淑氣龐厚
賢喆如林績前開後西平武惠文恭之家厥男厥女

茂質芳華或乾之健或坤之貞宜爾閨閫肅肅雍雍
或先舞燈志學成始或雞鳴鷄克終登仕翩然我利
益篤蒙金沾沾阿堵愧彼悱心慈愛所鍾何分人我
爲句已可指大應淑肇慶深且逖大澤龍生既承家學
亦贊國成迴流知源敬銘毋氏誰銘先生侯于鄉于
我蘭不斐好德則同倍萬斯載仰止高風

湖廣鄖陽府同知沫汀張公墓誌銘

沫汀張公為諸生時與余同硯席後同舉辛卯鄉書
曾同官於都下即有聯道不爽之訂於盧互問以卿循
莫逆之交至于沒後公以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卒其婿楊生手為狀請誌銘于余余豈忍辭辛卯
若久而弛成之公之先世為蒲州澤郭里人　國初
許敬者從君大淵里遂為淵張氏曾祖諱某祖九十
翁諱某父知一先生諱某配毋某氏生子二公其長
體貌偉厚而莊窺覽宏博嫻於文事甫入郡庠輙執
牛耳著四書隨見詩書日記聞見隨錄衿子從之如

雲師道嚴重視世之向弟子稱名稱生及字號弟子
所絕無者避遯紳强求詩文書翰者踵相接比登科
今閣翁慾然學孳撿躬有攺過章善二語實允蹈之
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性至孝昕夕侍大父及父
踰衡其大母喪詞尉猶屏依欽并州人稱張氏有孫
事大母如大父父過其膺拱立以俟及父就坐方就
坐父病焚香籲天有增父壽十年願減一紀之禱丁

父艱余趨吊時且小祥見其猶寢苫塊次蓋茹素菜
入內者殺三年其事母承顏聚飯不命之退不敢退
冬寒立侍不移至於豫愛弟如手足撫二侄如己子
父存日嘗以食指衆令析爨垂涕不忍從弟被誣於
長安星馳而往必出獄而始尉蒲俗偷則著四禮約
約從儉躬自倡之有烈婦邵孝女熙亥力為揄揚建
祠樹坊著烈孝集以風世而劉氏敦于道婦道亦為
闡之或遊廟宇非其鬼不拜同行者拜之挺不為動

或值當拜衆拜於上獨趨而拜於下家固無厚蓄遇
貧人求濟者必曲周之不居閒當路而里人薛維大
辟之枉竟為暴白鄉人尋隙詬謀不與較且加禮焉
其入化而易行六上春官不售念母年高乃謁選華
陰諭板輿迎養子任從行一時孝感教學修問儒道
督通省士於正學書院仍議建大華書院著四勿會
約及士戒與馮司空少墟先生講明聖學著語錄奉
之士民尸祝頂禮晉擢成均門卻陽武守尋署府丞

署竹山縣勢家難懲剔光興學明約而行戶官價等項
俱革有款十二有辯十如招撫流移修縣廢學葺立
風俗緝獲叛卒驅逐衙奸革除常例奉行保甲辯理
寃枉及貪肆之辯酷暴之辯狡偽之辯惰慢之辯耗
蠹之辯昏庸之辯木痺之辯要皆鑿鑿經世訏謨也
以故還竹山日軍民攀號之聲徹滿山谷獨署府則
有異焉王百戶以軍餉百金寄府庫當事者以為未
寄百戶惶迫無之將自裁公代之補完然竟不悅於

當事坐以老疾致政歸蕭然懸磬不能且饘粥三院
延主河中書院教事而公亦病矣貧與病合其病且
若不無揶揄者而肖子茂才殁於燕公病愈甚諸報
備經荏苒數載終不起竊嘗謂人情多歧天道有定
公之在官在田不諧於世固宜其禍窮福善如天何
為昇以苦病復昇以奇禍考其生平無一足以致此
胡為乎來哉天之有定安在抑天本不可測亦付之
不可測而已矣悲夫距生嘉靖三十六年十一

日壽六十有七娶史氏某女繼韓氏某女子三昶初
史出娶孟氏繼楊氏旭初州庠生聘楊氏邑初未聘
俱韓出女五一適儒士王濬元一適儒士馬騰驤一
適州庠生楊昇俱史出一適儒士賈允醇一未字俱
韓出孫男二魯懺鄒懺俱某出而某繼其嗣葬之期
天啓五年某月某日其窆居大潤祖塋之次銘曰
銘公之學旣博且藻初工文秇繼研聖道銘公之行
洵厚且醇厥履無咎厥衷其恭直銘公之政所至成烈

造士士興牧民民悅嗚呼素襟千古黃壤一封涵涵
斯世賴有流風

明高密侯明軒甯公配孺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明軒甯公卒於萬曆三十有五年閏六月二十有三
日塟矣迨四十有一年七月二十有三日而配王孺
人亦卒厥嗣獻可韍以次年三月十有八日啓公之
壙而奉孺人合窆焉先是公之塟也直指史公行之

誌咸府張公表其墓甚纚纚許之顧孺人之淑行何
可不聞於後厥嗣手狀觀余幾於一字一淚余至不
忍讀何得辭以不文蓋昔宋莊敏公直指吾晉時嘗
公之才為之選婚邑士大夫以王應遴得孺人為配
至今閭里艷稱之公下帷治舉子業家徒四壁立孺
人匪第無怨言能節縮自將幹旋補綴諸可代其拮
据佐其勤苦靡不竭殫不煩公內顧且當公指公得
以肆力於學什九外遊聯朋講貫友至有緇衣剪髮

風人人得歡而公亦業日精聲日茂家計藉之漸饒
樹屋宇而又能周人之急不以無為解報人之施
不以久而遺忘公領鄉書之秋孺人先嘗出粟如干
石助耕提督至而鄉人喜可知也公筮仕宰百里風
以子民言每問所平反公發而右目以泣喪明其敎
婦誼乃爾孺人其懿而方而言色無疾遽蚤有文德
於娶婦時比為新婦宜內政立辦事太夫人孝雞鳴
起盥沐治具以養病則不離於側不假手左右壯蚤

程夫人亦然無不能之賢之以女君孫友歎視之非
毋違志枝與步候志其女之疳也處妯娌獨有其勞
無齟齬語能以遜忍待詳言者得其和劑所有以周
王氏之兄弟生養死葬且恤其子遐婢僕以恩莅家
人勿得虐無不感而力於後亦無敢欺者其自奉則
綢衣蔬食爲常敦朴而服勤不置私業即公開有所
授仍儲而還之不則以給甥姪單邁子女恭慈而教
則嚴口授以詩書居恒曰天理曰陰陽曰平等曰忠

厚誠實不絶於口噫嘻茲孺人禮射之本也亦所以
佐夫子及訓子有成之本也世無論男女第於數言
中得一二誦而惟之足以無忝於生而孺人適逢若
此顧不可風哉甯之家世詳於公誌孺人之父諱孟
逵鄉人推爲長者毋高氏以嘉靖三十年九月十有
八日生孺人壽僅六十有二卒之日族黨戚識無不
揮泣也子二俱庠士獻可娶程獻誠娶薛女四適高
寓張之爵薛士最聶陶婿孫男絲彝維彝紹彝諸亦

許於公誌惟是統祚誠出者二孫女可誠各出者前
誌未及茲當併載云銘曰有刑於家有相於室維德
之儷兮宜於而鄉顯於而國昌而之裔兮生也齊芬
歿也聯王敬銘以鍥兮、

明義官小川呂公墓誌銘

呂氏世居安邑運城里仁坊國初因亂有徙蒲坂者
有徙臨晉者萬曆間臨晉族來認宗以家乘未詳尋
寢蒲竟未相聞城之南郊有二大塋一爲孝子塋郎

邑誌所載孝子諱完者迤西一塋最上爲公曾祖諱
失傳次右爲公祖諱德配許氏生子四長郎公父諱
萬里配張氏生子二長諱國禎次公諱國祿字云永
號小川以捐助邊餉兩臺給以義官生而質直無飾
言貌如其心九歲被塾師薛夏楚傷股遂廢讀既壯
勤力南畝厚糞其田不以旱澇有間商遊唐鄧群商
多以貲託口諾善守而有信居家每有所寄實有人
寄金闕其人病持金至則不能言但目座傍一篋人

度其意在此親隨以金予每有舉動輒誘以太明律
念毋蚤亡年七旬言及猶沉涕痛兒之亡幾於自隕
訓兒讀書夜闌及晨起必坐以督之尤諄諄告以立
身揚名爲孝還兒師事余每歸必令述所聞改容靜
聽諄諄以弘濟微志向矣因長女守節嘗誡以古道
務勤勞以適其意生平苦習吏追呼示兒曰儻獲半
職其愼念此晚年絕跡商賈甘意清儉日遊娛田園
人羨其高致其天眞自得處人猶罕能窺之屬纊時

令婦女遠執兒手言訣蓋嘗跡公之素發其庭術者
有二其一脫去闤闠怡志園林其一遠于學道期之
㧞往夫世人役役鶩於名利卽羅爲冠紳之士未嘗
不溥其見處之位望望前途有如不及歲歷所至每
云若海致位公卿猶謂茶苦曾有身居撫府自謂窮
民無歸他可知也嗜進貪榮至於老死雖有臺池使
窺闔盡不辱不殆一丘一壑脫然無累亦良鮮焉而
以經商之侶晝夜執牙籌砣砣不見其有捐去刀錐

倘徉泉石豈非豪傑之見與俗之教子取科第而已
博得華膴厚其橐褒大我門庭侈我車馬雄於里閈
詎不大快其有從事道學不以爲吟寂則以爲忤時
訕訾且加誰肯從甬然浮樂有盡轉盼成虛慷慨繫
之麻草埒之此何異以掌上之珠置諸塗炭孰與教
以好修之流兒遠哉昔余爲淮吏春秋仲月循其舊
典致祭于孝子徐仲車先生其父之墓相距數十武
相禮者樵余至其前致恭而後去茲亦教子之報也

而兒不但爲仲車者乎呂子勉旃公生於嘉靖二十
八年七月二十日酉時卒於崇禎三年六月十九日
午時壽七十二歲以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葬於祖塋
之右元配郭氏從禮配節婦周氏女子男一卽崇烈
恩選天啟元年貢士娶馬氏運庠生之傑女女三長
適朱廷試卽守節者直指有旌次適廣文李英才先
卒三係側室賀氏出適李中明賀後公一年卒葬於
祖塋之西孫女六長字湖廣岳州府同知南公共[illegible]

之孫邑學生之彦子大亨次字陝西鞏昌府同知李公圭之孫舉人貞倓子猕三未字四蚤逝五字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公志夔之孫舉人承裕子遂封六字兩浙運使蘇公養蒙之孫廣西慶遠府推官希翰子九挺銘曰公之存翩翩然遊也公之去當亦翩翩然遊也而予學道余度其有成九原可惻是以知其遊也

仰節堂集卷六目錄

祭文

祭王心齋先生文
祭燕岡年兄文
祭劉朴菴兄文
祭知一張先生年伯文
祭宋正吾公祖文
祭鮑中素先生文
祭鄒南皐先生文
祭張生旭初文

仰節堂集卷之六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三原薛大中

昆明傅宗龍較正

祭文

祭王心齋先生文

於惟先生崛起海濱剛果真切必爲聖人竟續斯文卓哉先覺不揣愚蒙謬慕聖學風靡習積乍聞乍昏

趨蹌廟下仰止芳芬虔具牲醴再拜陳辭於惟先生牖之翼之

祭慕岡年兄文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慕岡先生卒焉兄既病故百餘日矣安邑年弟曹于汴衔哀瀝臆自京寄奠曰嗚呼往歲余里居猶相聞問諱我出處今春自家入都私念當有詢請每條晝于東云三月初忽聞凶耗其言詫異至謂被戕嘻豈其妄耶亟思訪其的然囁嚅不欲啓口業不可以奈何矣一日入余之耳余猶一日可遣也間于坐次聞客談則云謂戕者妄其物故真嘻妄則俱可妄耳亦置不聽既而談者多且其人自洮來余心覺其真然竟是傳語庶幾其猶妄乎無何西太至曰朱一鳳以書來計嗟豈不果真也哉五內如搗懸其像伏而欷歔壽且時坐其傍以爲未死嗚呼兄與余同年同門余宦兄之鄰郡聞過兄之草廬未嘗不質疑永範至移晷不能去近離遠別亦未

嘗不緘言開我其與妙余未能臻然砭余病痛則沒齒不諂焉兄之向道極盡求道極切研道極沉見道極真體道極實志躋聖域慮周天下月有得而歲有進其仕于楚以一身博萬人之命恬處囹圄殫思著述闡精　聖祖聯剖儒禪乃更大進滿其造詣何古之哲人不可媲行者余得洛化承誨或亦寡過而毫芒自效何捐我而去乎誰與掖我之靡呼我之瞶濯我之垢乎此余所以哭也嗚呼生也衛道豈死而遺明

也憂世豈幽而忘不遺不忘猶有牖余之衷者矣明
晦非來相與咨嗟追悼于其旋也附以瓣香哽咽陳
辭告諸柩下兄其鑒饗

祭劉朴庵兄文

惟表裏之河山何崚嶒而澄澈獨于公乎鍾粹禀終
身之介節甫弱冠已躋賢科投纓棍之貧士而無别
逌五旬登第于南宮仍跨塞西遷而終養高堂之華
髮羇與錢穀辭不受涅再入天曹筐篚謝絶不矯矯

以自彰而寒氷美玉俱讓其潔又喜楚與故恒匱鑄
辭于爵之榮如脫遺簪然逍故里而秋毫無鑛布袍
步隴畝之間識為鋪而水為啜野老不識其為貴人
天下望之如泰山巖巖忽罹脾疾荏苒若乃自製
數金之槨床頭陳列及屬纊猶莞爾微笑遂成永訣
篋内惟敝衣數事囊底無金銀之屑且遺命勿焚楮
鏹葢不惟清于人間而亦將清于九天之間嗚呼立
懦廉頑之師既逝誰踵其轍若公者豈非超然拔世

之豪傑至孝天植至友軼倫包羅今古抒洩詞林兼
樹武事可蕩夷氛義有可往奮不顧身倘克其用當
有赫奕建樹而胡遽淪余悲篤邦之失良友慨廟
堂之殞賢臣相與聚哭雪涕纓紛若乃門戶淒涼二
孤在抱室幼女孀而甑且生塵則又念公之私而不
能不咨嗟憐卹

祭知一張先生年伯文

嗟大道之久闇紛曲徑之多岐或真性之不泯亦溺

用而罔知聖不講以為憂衆居之而不疑于齊民乎
為異憫抱獎商君伊既成名而世卷費與朱其為誰
文清之居伊道學以法度而時依惟先生之崛起仰
前修以為師或授余以格語闡空谷之音而獻欲匪
若人之徒與世道毀而靡有不了以述繼文炯炯
而在茲把尚風以一翼肺洋洋乎鑒斯

祭宗正吾公祖文

維萬曆四十三年歲次乙卯夏六月之十日安邑曹

予沂方伏苫塊聞參藩正吾先生宋老公祖之訃爲位而奠揮涙陳辭曰昔歲公起自田間憲我晉陽余聞而深用慶焉非謂金紫之榮足以榮公也非謂世好之誼足依日月之光也惟是以世之眞儒乃無善治學道一脉闡發經術而俗學志篤恬不爲念則曰覬聞學君子[illegible]士人之[illegible]之濂洛泗洙其庶幾化行俗美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可立三五盛時可復覩也昔宦淮陰奉公磬欬其嗜道甚篤一別幾

二十年而公之孜孜不厭有如一日都門再晤凝然端定淵然沉毅洵足以鵠士人而翼聖眞是以爲吾晉得公賀也公巾車抵署輒與同志當路以興起斯文爲任將一世利藉豈直吾晉之一方爲幸哉公廉于律躬精于修政癯然抱恙則時以將休致示余而余每殷殷請留往歲以賫捧行僉謂公將不來而猶竊望其來也邇時詢北來音耗或謂行當還任則甚慰忽報使者及門意公必有書刻匆匆啓函則公子弟訃書也嗚呼悲哉夫闡揚聖學作新人士蒼蒼者天豈有不願而何爲奪公之速殆不可解常謂人之大不幸在不知學而貧賤饑寒不與焉公去而不復呼嘆不復發蒙不幸者何衆豈直余一人之不幸哉居憂抱病荏苒委頓僅存喘息慘慘乾坤能復堪聞此變耶公生平無愧去亦何憾遺孤雖幼能世其學天必有以報公矣河山遙阻悲痛未能無次之辭聊以寫哀公其鑒之

祭鮑中素先生文

嗚呼弟之得交于公也二十餘年所每窺公峻潔之操勁挺之力高明之識淹博之學溫藹之衷竊依依歸向睽違旬月輒屈鄙吝之萌也或寓邸促膝或勝地話心從無一字計官爵升沉榮辱得失及互有私囑惟以維國是培善類修職業之兢兢相勗而已矣迨壬子冬弟以無當于世而求去公亦以人之不容之也而求去猶于蕭寺送弟行時亦南矣此後天各

一方鱗羽日稀况望一對顔色乎當是時世網甚闊
林園亦其適焉皆若將終焉公曾寄弟字云相思之
極安知無相見時比庚申冊封復更弟叨備起數次
年公亦起私念國可如約不則亦可通問恭弟猶次
且里中未果于行乃移書洪雅諸先生托致意于公
趣公之出久而乏迴音則雅諸長去矣阮閣公入朝
乃致書于公述托洪轉致之意亦久而乏迴音則公
亦長去矣嗚呼痛哉相繼云亡如我邦國何如弟懸

脉何今歲四月十日弟方入都門聞公靈柩尚在旅
舍出于望表自念十二日見朝畢當赴几筵一哭及
朝罷僕夫告余云靈柩于十一日行矣驚怛無措豈
亦後屬棺一拜亦不可幾倖耶嗚呼痛哉公道德精
深勛猷宏鉅聲聞流播卹贈優隆所謂可死者邪公
昔與陳赤石先生同遺弟書公去後不三月亦在亦
去弟竟未獲一面總令人悽楚九原相聚想如平生
勝今外膚內臧景象如斯豈以已成別世遂漠然乎

抑亦念我[illegible]之聖主亦一慨乎抑豈無所以啓
弟之愚者乎嗚呼痛哉弟從諸縉紳後致束芻之忱
衷如縷不能自遏聊陳不文之誄再效漬雞之奠吾
謂此遂足以寫哀則猶未也公其鑒焉

祭鄒南皐先生文

天啓壬戌晤總憲南皐先生於
帝城是年余忝佐憲未到任而先生奉
旨歸次年余亦得告還里間訊不能尋門先生之討

恰然豁惻乃灑哉爲誄寄大江之西而奠之曰猗
去聖之遠邈塵正學之荒蕪不學者固甘屛廢其
學者或意見之斤斤辟畫地以自[illegible]於而遂
遂誤天下亦每出於君子誰知學術僞邪亂之根
如有曾聖學者斯萬類之洪鈞以悲覺於先生河
度越於等倫秉聰明之叡絕艱難歷而[illegible]益
徹於未發之秘日用悉德性之循安排亂而任天
以勛[illegible]乃

華髮之親令人生不我棄若許可與深論覆酬應之鞅掌尚有蓄而未皇盡詢倏南北之分袂猶賴郵筒而問闊俄長去之訃至頓悽切而愴神嗚呼悲哉先生之著述滿世而高足者能繼其業文在茲而夫喪知浩然以還蒼旻遙寄誄而一奠擬微個之言[illegible]敢能揄揚乎高旻聊以見吾學之有遵

祭張生旭初文

維年月日許某致祭于賢生張旭初茂才之靈曰痛哉[illegible]之去也苦哉余聞爾之去也前月廿一日聞爾大[illegible]驚駭不知攸措然猶不敢信走使詢訪證目而[illegible]為說也噫之有的非耶哉苦哉[illegible]人之家何爲天死見死于盜乎爾[illegible]純貧之無可奪盜何爲死于盜之刃乎余不自揣[illegible]懷得友以明此學為日[illegible]者若[illegible]年[illegible]如爾者指不多屈近者爾以書寄余欲從事任之一字訟心附[illegible]不可言喻今已矣夫是余之德薄福薄匪特爾一身之厄也夫求任道之人于今世極難耳求任誰任既任而復畔者有之昔余求友而或未得曾有何云天意未終厭會當極所思或既得之則云吾今可以死今日之禍天厭余也夫吾豈可以死乎哉痛哉爾之去也苦哉余遭爾之去也豈氣運衰薄不克毓賢俊辟彼土力之瘠不能成嘉穀也乎爾父年高爾祖母年又高爾常切切在膺者將如之何吁嗟此爾一家

之厄而厄豈止此乎余哀爾而不知當何以哀也余恨戚爾者而不知當何以恨也余滌余衷而不知當何以滌也痛哉苦哉復何言哉

議
防倭議
結民心薦奇才議
開荒議

仿節堂集卷之七

孝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illegible]良[illegible]
門人[illegible]
承[illegible]

議

防倭議

[illegible]來封報彼倭寇無期乞嚴飭海防以戒不虞事近奉憲牌會議防倭事宜職素淺闇非其人也雖然竊

海道里之險夷兵卒船馬之多寡業嘗畫圖貼說各營將領之才品按揭具呈矣其將之可恃者[illegible]之不然者調停之苟得其人則扼險練兵造船聚[illegible]守戰宜俱當[illegible]之豈不愈於操觚而空談哉[illegible]粟當[illegible]而增兵又粟[illegible]有司者宜[illegible]北民方竭矣增之則[illegible]勢不可支增之[illegible]權近者衙門[illegible]稅銀歲可得五七千可[illegible]兵[illegible]自及[illegible]歲可得萬金可養兵一千此[illegible]也夫

增兵于五所增幾何况倭江境上商旅[illegible]二項之銀可隨取隨足乎則選郡兵練壯勇習班軍者也籌畫計之得者也而說者猶慮其擾民未必可用矣然則增兵亦誠難哉且省城之衆可日而籍僞乎月之積城守不過潰潰自內所變之例[illegible]獨援堅者哉者乎今日之計誠無先務矣賊甚生也勿讀孔孟之書謂聖賢之道必可行古人之事必可法七年當艾未爲遲也亡羊補牢不爲晚也大古者兵民不分

有事執伍無事歸農即此人也後世兵苦于征役不能仍爲兵寓兵與民爲二竊民財以養兵故民困財盡不勝其供故兵亦困乃今日又有異者兵之中又分爲二則衛所之軍與招募之兵是已何今之爲民者三也倭醜狂謀邊陲告警皇皇無可爲備[illegible]道臨勢必調客兵以禦之倭一敵也客兵又一敵也幸而成功死亡過半矣幅幀千里北虜自爲似不與其兵而竟無兵似不患無餉而竟無餉其失有三官

失人職也民失其所也政失其實也何謂官失其職國家設官亦甚備矣姑不枚舉第如官以治農者所當[illegible]深[illegible]後議牛種墾荒蕪教積貯此官用其[illegible]以逃捕者所當日練兵壯夜走巡邏專關吏[illegible]奸究稽防盜賊此外非其職也尹縣者以縣爲家者也守郡者以郡爲家者也作其之職皆其職也職之內無異不[illegible]賞罰行焉職之外則否今則農官不知農捕官不知捕或賢而貫之不以其

能農而詞也或不省而罰之不以其不農不捕也據之各職莫不皆然彼但[illegible]奔走簿書而其職矣大官不必問無不職[illegible]者官失其職民[illegible]奔之何不窮且困也何[illegible]失其所大今之民亦夫苦矣窮徵相[illegible]之者以爲當然而被苦者亦以爲固然有苦而知其苦者有苦而不知其苦者是徵繳村明顯易知者不暇殫述樵漁之徵無不隸名于上其窮之賦無不抽稅于官有知一筆一果之有

何墻以何若乎有知一紙一薪之有秋門以寬者乎有知寸許箸食之累及畫工乎有知指許楮花之苦及花匠乎環何而執役者誠知其勞而此人之衣若履若器具亦知其累及數家乎一箸之肉一口之間廢生業而愁苦者不知其幾况乎四境之遼邵屋之衆亦有臨食而思其饑舉衣而念其寒者乎嗟乎此其間難言矣天下多急于獲上而緩于恤下天下淸有司常多而窮鄉官不多奈之何一不窮且困也何

開政失其實夫冉求之志止于足民實能足民者也季路之志在于足兵實能足兵者也今則不然上之責有司與有司之自許似乎無所不能而究則由求之賢不多見焉則政務鋪張而鮮實效也辟如保民一册豈非循良首務哉今日曰開荒若干明日曰招撫若干今日曰修社學幾處明日曰講鄉約幾次果開耶招耶修與講耶則田野何以不闢而教化何以不興無乃俻目前之文具費一番之公移耶上以是

責行下以依准應下不以虛飾爲媚上不以捐狀爲尤非之年終諸册大抵類是上下相蒙浮不下究奈之何不窮且困也夫民方救生不遑疾視長上安所徵倘而又安得藉之爲兵兵食不足職是之故夫古者天子巡狩亦于土地田野之闢與耕耨飲耳台臺代天巡行謂宜風厲各官存恤德性斬削繁苛一意休養一事而益于民則舉勿以善小而不爲一事而損于民則革勿以惡小而爲之大約以孟子之田里

樹畜庠序孝弟爲主而參以時宜因乎土俗修政以實拔官以職必令家給人足上下相悅乃以見行保甲寓以選兵略倣四時講武敎之戎事未有不易且知方者何慮兵不足哉夫居今而言古幾于迂矣但以飽與之風微故官民奉職功名之習盛故其意不[illegible]而乞存寧闡明聖人之學以倡有位之上道在人心原自本然在有所致之耳夫急則治[illegible]則治本今當事急之秋而以職爲此緩辭惟以[illegible]所條議

業皆臚列而陳故敢以本之誠進不則國仍敵隙日
深一日會睹此生靈之塗炭矣

結民心薦奇才議

爲感時激衷懇乞申飭有司固結民心以防不虞併
薦奇才以備折衝事職方患癯園附閭邸報見朔殿
火灾爲臣子者只得以天心仁愛爲言顧一火再火
宮闕爲墟若以不必然之兆揆之民可深慮雖甚不
忍言而亦安得晏然已乎邇者礦役大興名山深谷

發掘殆遍占以洪範主有旱乾之災旱則盜起其爲
國不但傷恩而已夫淮陰南北之咽喉運道京師之
命脈無論江南江北有弄兵潢池者必不能忘情茲
土且也潁壽之積盜道泰之游賊睥睨而思逞豈不
可危哉夫于無事之時爲有事之備則事舉及其有
事而後圖之亦已晚矣夫有司受君之祿食民之奉
脫一旦有變此身爲徃又豈容束手待斃誤天下事
貽萬世笑乎其途有二提兵勦賊反亂爲治上也堅
城死守張許爭烈次也二者非民何賴焉乃今之有
司之于民何如也只如近行鄉兵一節豈不甚善乃
多廢閣不行非不可行也所以奉行不實耳夫善變
法者法變而民不知善得民者令出而民不違僕甚
捐損威重躬歷閭閻曉以禍福約日刻期以小信令
興就焉以示勞擊栗飲水以示不擾民有不忻然從
者乎此其一端耳治民者感化在平時撫養在積久
投醪可以得士挾纊可以動衆問疾吊死可以與越

滅吳理勢固然有不爽者今之有司以文移簿書爲
急務以催徵搏擊爲風裁秦越其民民亦秦越之宗
無蓋藏儀勞不息風教不行猜意乖忤非旦夕矣脫
有緩急此必不濟之數也伏願台臺特行申飭俾其
大破積習加意撫字解其繁苛興其農桑勸以蓄貯
作其忠義倡以勇敢練其武藝四境之內孰饑孰寒
何害何利夜而思之晝而圖之若養赤子若治家業
不必矜闊惟求實益夫父母愛子豈待告而然告之耶

而子未有不知者其精通也有司愛民如子民亦不
不附者由是比屋皆兵民財皆御守則有不拔之城
戰則有直前之勇所謂常勝在我計無出于此者若
百姓之轉移視有司而有司之轉移又視台臺也然
此責守令耳用師之要先于擇將得一良將愈于十
萬師顧非常之賢不可以資格拘古有築壇拜將而
驚三軍者誠知其人可任重也今有潁州武生李呈
芬者力能舉重射能決拾智能審機然此猶武弁所

易能者乃其忠信節義非禮不行雅慕聖賢端亦軍
國間江西有道學裏糧求之得李楠山而師之篤行
不怠此亦今時所僅見者也夫使貪使詐不獲已耳
若其不貪不詐而且勇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伏願台
臺召而試之若其可用委以一面必當有所樹立地
方幸甚

開荒議

前蒙委查州縣開荒事宜備閣即報則業已聚其衆說
專官增鹽引以墾荒無行見赤地盡成膏腴災黎盡
成殷富誠地方無窮之福也惟當拱候經理樂觀厥
成然職奉委行州縣查報荒田良久無報者近有一
二來報殊無多田問之則上之人原欲查無主之田
招人開種而收其獲以充公家之急本處荒田皆有
主不便報也此蓋有司不達本指故此疑慮然亦不
可不申明也夫江北荒田爲欵不同有人戶見在而
荒者有人戶逃移而荒者其內又各不同其見在之

戶或欲耕而不能則貧農也或能耕而不爲則惰農
也其逃移之戶或久無蹤跡或猶在近處或里遞族
隣種其田而佃其糧銀或佃其糧銀而未耕田或無
人可佃而其糧銀全逋又或有昔沉于水而今出今
沉于水而可望復露或與河灘湖岸相連而菜蒔或
鞠爲茂草而芻薪以爲常或潴爲池塘而取魚以自
活且不但民田有荒而屯田竈田亦然當知此類其
總目誠甚廣者若夫無主之田官可自耕而自獲者

則海濱所淤湖波所退高岡沙鹵等處固當清丈照
開而收其入然亦有數不可拘于此也今既奉明旨
恩大行開闢必當一槩經畫與起農事賑助之鼓舞
之招徠之務察之掌印治農等官減去騶從挈帶僕
糧巡行于阡陌之間群其父老相其地宜給牛給種
爲塘爲堰稻麥隨宜糧差緩科務令有利無害使無
業者有業不耕者勤耕居者豐足逃者樂歸歸者得
所因而建樹社倉即倉以爲社學即學以明鄉約即

約而寓講武且其溝洫經界之中不特可藉禦侮而
亦可兼治河一事而數善備焉豈非根本之上計乎
若但求無主之田官耕官穫而已則官與民所交行
之而善倉廩可得豐盈豈云無補行之不善則官戶
侵凌小民失業皆基于此宋之公田豈非明鑑夫足
食以足兵從古言之然所謂足食者豈僅僅令荷戈
之士飽食而已乎伏惟台臺爲久遠之計造生民之
命必有成畫伏乞于頒布章程之將明示群寮以足
民之意將見閭閻樂業親上急君皇圖鞏固矣

仰節堂集卷八目錄

尺牘

與鄒南臯先生
答李肖宇
又答李肖宇
答盧生守恭
與譚生大禮等兩會
復賈慕巖

復馮慕岡
復蘇弱垣
上劉晉川先生
簡劉朴菴
復瞿慕川

仰節堂集卷之八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會稽陶崇道

廬陵騁鳴鶴較正

尺牘

與鄒南皋先生

今之學人何多岐也分析門戶迴避字様皆辯朱陸業既無謂今別薛王亦似不必提起空無等字不論是非擬云此禪此禪禪者曰我不儒安用禪為儒者曰我不辟儒若斯已乎通言至善何必吹嘘妙論而章吾師安可彈駁先賢見門戶見卻解亦必見我而不免也遂令同世同生有許多不欲見之人不欲見之事不欲見之書不欲窮之理未免失箇[illegible]廣偏而不全滯而不透支而不根見以分戈各門操戈矛起同室且爾况能狄人吾人禽今吾等生吾生乎哉然不能狄人吾人禽命吾命草生吾生必不能同

室相愛非不愛也不能滿也我塞乎中其餘能幾乎今不據我狄乎狄人吾人而愛吾人者無所不用其極矣推之安之亦無所不用其極矣辟彼流水原頭之游支派之防必有分四海之放必有由也可借曰彼猖狂自恣吠去藩籬吾但固我藩籬而已安問藩籬外事然吾儒藩籬不與天同大哉何可懲噎而廢食也其於道無窺私心竊疑敢質之老先生乞明顯開示仍示進學入道之方可勝冒昧引望之至

答余贊宇

楊止菴之疏厭上人之宗雜近溪而深闢餘也以羅吾儒甚嘉意也近溪之學亦有所得而[illegible]其徒宗其所得足矣而弁棄其所失以為[illegible]缺矣止菴摘其失而不錄其得則其徒將不服大抵理一而已矣而異者異之老異於[illegible]老異于儒而儒之中有各家異同不同者惟善學則視市井小兒之言與孔子合符何論二氏第有說異其行泥滯

其辭談無相而反有其相甚至削髮面壁合學者謂
色即空而又欲離一切色甚至絕棄名教離父母親
戚者其流多弊則彼聞自興矣亦安得不興之大反
之心而然推之于萬人之心而同然不問其出於何
氏無不可爲訓者反之心而不然推之于萬人之心
而不然亦不問其出于何氏無可爲訓者若絕棄名
教無禮樂綱常此則吾之心不然人之心亦不然空
于渣滓邪穢而不空于綱常倫理此必人已之心皆

然若學者可知所從事矣疏內尚行尚言之分及謂
不當任情執見賄賂于請黨同伐異則確然之論世
教所賴不淺使者催報卒卒咨附以復惟年兄高見
還請自有定論幸乞指教

又答李贊宇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也士農工賈
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
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之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

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甚令其日講所謂聰
智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
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爲出
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爲異非其質矣而
于立身行政毫無干涉于是君子厭薄其所爲而聚
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另是一種豈不惑
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
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爲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

實而更美其名人誰能非之則群起而相攻而嘗者
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闇然自修不
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
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自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
面而于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爲言說而謂其爲道夫
夷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
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于下風乎羅近
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闊略處亦誠其

病乃學者得其悶路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誕有如此庵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illegible]而亂之而猶[illegible]薄鄙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此庵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加倍而使千百學校僞爲棄絕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illegible]一鼓之若得[illegible]召之與雜致四方道學做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王道教

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illegible]真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其可之入道或[illegible]與天道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天天人合一修悟非二合天而言人合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如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能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

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益淺[illegible]以之也弟淺陋不能窺道[illegible]毛其於所謂人所謂修百孔千瘡故謬陳如此益就弟根基云爾非所論大識見大造詣者也惟年兄廖教之萬幸萬幸

答盧生守恭

遠承手教深感相念不忘也細讀佳詩更窺研究之力恨不得會聚商之生處淺昧無以相發明乃以原

札致諸馮慕岡年兄蒙其往復訂正今俱錄奉閱幸與同志裁思仍牖我之愚也祝祝慕岡第一書并詩云讀盧生三教詩有感而賦曾向三家遍問津一源分派若燕秦到頭誰復論同異發軔先須識主賓好爲商王興故國何妨周室數頑民千花共樹憑君賞李放桃枝豈是真盧生諸什具見雅志但三家宗同教異學者自孔門入則經世有用自仙釋入恐未得其精先得其脫略故當辨之佛書云桃樹上不開李

花安有混爲一之理肰誦呫括學干祿孔氏之門也又不若二氏近理矣學孔進此明德於天下自有終身不能盡者今俗學未見孔子無惑乎雜二氏也二氏好處乃孔家明德半面耳但識上賓不妨并採惟老公祖教之不類荅書云細玩主賓之說足爲指南不致眩他岐矣但此當達寄盧生尚有可剖析者桃樹不開李花是矣然由老之虛由佛之無不可經世乎夫惟其爲桃故不能李吾不爲桃爲李何花不開孔子者非桃非李者也楊子爲我故不兼愛墨子兼愛故不爲我豈知能愛者方爲爲我能爲我方爲眞愛彼其有所舉有所廢耳俗學未見孔子信然信然顧崇梵修以徼福利藉清空以排俗情侈高遠以便蹤縱此豈見佛而老而者耶破鏡非鏡耶德有乎而乎文成公曰三教所差毫髮耳毫髮則千里也其差安在惟年兄指示弟與盧生共賴發蒙不盡其副

第二書云啓教甚深殊用惕肰思省昨詩及敘淺焉

草不暢茂述近日意見乞台臺細斧正之　慈伯

無與吾儒同異王龍溪曰文成公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京思從養生來者乃老氏恐人不向道始誘長生引人耳道家規中指南序亦曰示人廻光返照一法耳出離輪廻亦佛引人向道之意至虛無本色老佛却得之深原未曾加了些子意思此與孔子原自無別耶陽明此段議論猶足收學者非出本心秘語語因人變化各有當也陽明所得全自六祖來彼看到源頭處原無毫釐之差然如此說者爲學佛老而念頭少差者言非正指厥教上面言也如此則京可無說於盧生矣京所爭者不在三家之心宗而在

三家之教門呂東萊曰吾儒未嘗言空而空行乎其中空行乎其中乃心宗之同也未嘗言空乃教門之異也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則不可佛老專語上者也孔子不爲也天下惟中人最多中人之學毎毎不得其精微先得其形似且就中人所得之形似較之學佛老者先謝事遠塵矣學孔子者先謹九容明五倫矣謝事遠塵之人君親不得其奔走之力而九容謹五倫明即次賢拘格式下士假名義猶

有勞於君親有利於民物也惟上智之士或由一而貫萬或自博而趨約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不見孔教之爲獨優二氏之爲獨偏然上智世不一二即王龍溪在陽明弟子中最稱利根受圓通之教之益而不無圓通之害向使束於孔教致謹乎禮所成就當不止此而後學觀化當不至侈高遠以便疎縱如今日諸士所爲也自佛入中國有竹林諸賢以蕩晉室有梁武宋徽諸君以蕩列朝五帝三王制禮作樂以範圍天下之法一切解脫至於今禮壞樂崩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其害不可勝嘆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豈其不才如此惟彼西番原無中國文物學者一入其教不覺變而爲夷假有童子於此教之曰子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彼立乎吾前儼然正人矣教之曰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彼承事親側藹然孝子矣孔子之教豈不萬萬賢於佛老哉京所爭者入門之塗而已且如今乾坤何等時哉其下者痞百姓以

肥已是三教之罪人矣其賢者或拘孔子格式則夙夜在公履繩踏矩省察克治此儒家不以爲上乘而實社稷之柱石也或入佛老窠臼則通晝夜而惺惺齊人我而平等非不光明廣大然問之以朝廷之典章多所未諳問之以將吏之臧否多所未究隨波逐流認爲無碍愛國勤民認爲有著即千歲不化於國何益哉此皆從末流受敝之輕重以較最初立教之優劣寧爲孔不爲二氏也莊子笑孔子取已陳芻狗

教天下此正孔子苦心立教處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者非不能也早使之知恐彼猖狂自恣矣子夏教人灑掃應對正下學上達法門種桃而桃種李而李不爲桃不爲李而無所不可爲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則忘言匪直不言同異矣望老公祖批駁數次開京恍惚之見示之至當之論幸甚不顧答書云承教評論三氏宗同教異并二氏流弊及儒教之益自是確論但教生於宗者也宗

同矣而教何以異文成謂毫髮之差罔爲學者然既謂之差亦豈無說夫孔子根枝全樹而二氏據其枝者也孔子出世以經世而二氏出世者也枝不在根之外經世不在出世之外安得謂之差然根也而無枝出世也而無經世安得無差三教之說不知起自何人夫道語其異不啻千萬故孔子之門自分四科何止於三語其同亦一而已矣故途人之言無異孔子何得有三教而至於三也吾儒之罪也譬彼文武

原非兩途兩途之分也文官之罪也又譬之漢高御宇一統中華翳然仰教乃成闕足夫論語二十篇言仁命而記者曰罕言此言出而根與枝出世與經世始分矣夫道家長生而吾儒豈愛速死佛家出生死而吾儒豈宜沈淪避亂者若主翁私則自棄各房之亦不敢道一空字漏禪者又若蕩子出逃佗視故主一不能道一實字但執一之耑也子夏教門人灑掃應對本自不差但下學上達孔子一口全道而小子

聖人商賈分別了游能不疑乎竊謂真老真佛生於今日必行其教以當今分於吾儒彼不可以可道可名自傲以空而不名之傳也真孔子生於今日必謹容貌倫亦必一切疑而謂之發載小莫破庸德庸行無差無只一以貫之也以為宗以為教何如夫宗二氏者其心何心也合三教者其心亦何心也不可不察也或之合墨儒而孟子亦不許則三教可易言合哉此尚望年兄細教以祖莊生與盧生也與

同弟三書云來教云眞老眞佛生於今日果行其教自當不外於吾儒眞孔子生於今日必謹容明倫亦必一切解脫教而至於三也吾儒之罪也斯至言矣無容復贅敬謝教惟曰體認之而已不類吾書云昨後口而談覘年兄砭正之也承諭甚媿夫論上見上容易墮落人故實體之爲難體認二字敬佩謝并望晉誨不一

與譚生大禮等兩會

惟天下治亂係之風俗風俗美惡係之教化風俗不教不善教化不講不行故不佞每懷教士民而不能也幸多賢之識明足以明此教志定足以永此教心仁足以廣此教乃得興起雅會一講先聖之學而就中啟發不佞者實多且巨能不感乎仍望終相匡扶俾不隕墜則學幸矣前時承同節手翰謂致書綮齋陽辯其發編語呵呵陽明之良知井泉之體認大君子之言世之辯者尚未息喙我輩區區何不出先賢之唾棄乃至相辯耶令大方聞之當絕倒矣再勿乃爾又致疑於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謂看未發之氣象於已發此以事証心之意所見亦是然所謂看未發者原非分爲兩截事第令人考其原頭耳得其原頭豈與支流爲二乎即如未發本無喜本無怒而有所喜怒也何爲故有所非和即非中也無心爲中乃爲和也心不可以有無言則未發已發自非兩氣象但求之已發不如求之於未發爲得其要領也且其語氣原自明顯曰未發之謂中看未發作何氣象欲人識得中而已矣近不佞對李松麗座師論靜書語頗類此今錄商之李座師來書云學問落脚工夫自止靜中得之先儒所謂看未發時氣象與靜中養出端倪者似落第二義不佞報書云夫靜者萬化之根也終日視而目常靜終日言而口常靜乾行不息而天常靜酬酢萬變而心常靜是即中庸所謂中孔子所以無意必固我孟子所以不動心率是物也周子

得之故曰聖人主靜靜之一語豈奮落脚工夫究竟當不越此延平白沙所謂靜中則以時言非靜根之靜也然所謂觀未發氣象者亦謂中之體靜本無喜怒本無哀樂故雖終日喜怒哀樂而不以我是謂動不離靜和不離中則未發已發豈二氣象哉所謂發出端倪者亦謂收攝精神靜根萌見乃可以披露全體復還大始覿端倪全體自非兩截也二儒之說似因擾擾塵喧者心常紛亂故令其靜中體認本真耳

云云同節尚與諸賢裁忽當有以教我會中近時人數及有無進益俱寄字以慰懸望諸友一一道意并致秦州士子不盡

復賈泰巖

前承老年丈大教俱近裡著己之談年來僕聞此耳謹拜謝第竊將講學者析註脚之纖毫辯門戶之同異高入無際深入無極語竟日不了及對其實行又大謬不然者竊慼之懍不敢發舉承老年丈敎言乃知道學自有在也第亦竊謂學不在高遠所若論語中自頭一句起但行得一句生平之事畢矣又不然但任心以行心所羞恥者不爲生平之事畢矣老年丈以爲然否第爲有司日置身風塵中尚有可羞可恥之事或恐心爲之役消查盤處或據人虛文以了前件又或奉上司命令那移月日實憧憧不寧不知老年丈當此作何如處將從嘗直行毫不假借耶抑委曲要[illegible]可混耶夫枉尺直尋亦

委曲之說第耳一字不實將不關之枉其心乎幸惟老年丈賜教頃年兄過淮命另扶書老年丈附言請教惟垂示不一

復馮[illegible]

湖廣用武之地西連蜀黔多土司北連河陝多游民東近江西有陳友諒之遺孽有鄱陽湖之群盜中原有事此亦要緊處也年兄分巡則當遂地巡行考察官吏上城操練與披壘一體江北惟帶溪曲公如此

第以爲得體然必獎率府州縣實心爲民事事修舉催趲行以考其成而已則學校倉庾阡陌孤貧卹約無不在所巡之中然跟隨官吏人食二雞子百姓亦將不得故省事之爲急也嘗謂古人省事今人多事古人予巡行今按臺不能徧巡則亦民之[illegible]也第恐不能程蓋遵原劄登答於後外具興革錄二冊奉覽此有司事與風憲不同然有司一切收放買辦[illegible]鹽稅磚管之弊畧載一二亦所當知而[illegible]推也

諸[illegible]

事上　有依阿者有[illegible]者有[illegible]者[illegible]是論其經情亦無以濟事必[illegible]而[illegible]直而[illegible]其庶乎

接下　[illegible]不[illegible]有辭怨辭難而[illegible]官任之[illegible]而[illegible]鄉貢奪氣者有囁嚅含糊而得人揣摩者俱積習之害也則正大光明方嚴真懇而已矣其吏快各役則最難以息其奸閑其良則亦[illegible]不儆以權不懲其言文書經

目事干陵人賣法者必[illegible]非已耳

練兵　兵無實數士無實藝操無實益非旦夕矣必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法點名[illegible]取比試第會於操畢收營之[illegible]各[illegible]名數百又嘗於過堂之時然[illegible]人選得其不能之實又嘗欲令衆兵出城百十里演埋伏及丘陵水澤之陣若常如此庶可一變然激厲將官則其本也隆其體貌不折辱之嚴其法令不姑息之

製器修城　[illegible]器[illegible]則委官[illegible]少則器不精然雖少亦宛修城亦然俱委官大弊也嘗見費銀萬千毫不見[illegible]則亦不射不就不如其家事可恨之甚儆彼其[illegible]親臨者試當不至此至於收藏弓矢甚積[illegible]地乃[illegible]不加指磨累沙泥以增濠沙[illegible]而濠後平城垣小壞不修久乃大[illegible]忽[illegible]老瘦變價不及一二金有實政者自不如是

弭盜　民饑必乃爲盜此不俟論然使縣捕官巡其

一縣府捕官總巡之盜何從生今則捕官不出庭戶兵壯高卧其家盜之縱横何怪其然江北河下多有民哨船設兵巡邏鼓砲相聞惜乎其無實行也保甲之法甚善然非良有司行之有機増一番擾耳至於囹圄近亦弛玩不可不謹也

息訟　刁民之誣告也明知其不能直特欲牽害耳若被告不至於害彼何利而爲之其被告之害則追呼之擾也婦女之出也歳月之延也貪汚之取也其良有司自不至此弟常不問人罪人亦少告狀久則狀辭不文問之其訟師行矣誣告必反坐此正條也然雅狀既多則不勝其反故少雅之爲優也大抵教行則訟夫媿爲人上之責也

賢否　賢否最不易知勢必假於人此人非賢者不肯言其言亦不實則識拔賢者開誠以問之可也大抵有司之才能一露於言動再露於辭訴否再或背審告狀等人以探之詢於有行之紳衿參訪各官之評揭亦自有難揜者然知之不若教之其教之法則舊言勉諭設法查考使之不肯爲惡不敢爲惡可也若愛老以辭詐覩有司劉胥老雖小官必與言俱可法也

復蘇彌垣

承命開赴任大守事宜謹據見聞謬列上呈惟年丈裁奪

一同僚差人下書迎接發廻書有禮則收之

一州縣差人迎接送禮其禮發廻不收或發一廻帖加副啟或以無大封筒但發批若有順人發一票免接免送禮更便其舊規應用夫馬不在此論

一接到人夫酌量留者留先發者先發命吏房開一切見上接丁待士大各儀註仍須審問慮其或不確也

一入境即係屬縣亦不行香講書以未到任也其縣官既見過免其赴府祭謁

一凡將見境内一切院道部將佐等衙門俱細問被
規
一到任畢即命遠來州縣迴免其伺候行香仍分付
屬稍相識者約相商之意或仍令候行香亦可
一開示門牌查取舊案參以意見及曉諭屬官吏書
及下民等告示斟酌行之其馬票另刻
一一切賀禮不收其同僚公下程收之其贄禮酌換
荅之

一初政寧緩勿急寧細勿疎
一遇左右以嚴肅爲主
一清查未完以後時時留意總置一簿
一投上司公文必過目雖下程等項亦閲一視
一待同僚屬吏不論科貢俱一律
一革弊以漸
一清免一切繁事勿以事小而忽之譬如投結狀之
類何益

一衙門令嚴静其倉庫牢獄養濟院等有關係者俱
一閲
一士夫投書覊託勿曲徇勿峻絶
一非甚緊急不差人下州縣
一優禮過客
一一切以使民爲主初到必多勸化懇惻言語亦間
行威嚴
一一切以速爲貴其匆忙旁午之中留心防欺

一屬官於言動得其近似公務得其大槩密訪民情
當無遺者
一屬官賀節預免
一各縣政事不必一律在合時宜
一上下之間情法兼盡
一天平法馬等秤各門鎖鑰間一看驗
一鄉里可見者方見不則辭之
一但遇士夫有識者及民間父老即問民疾苦求所

以甦之

上劉晉川先生

前承台臺大教歸而體究𠏉憒無進祇覺多過耳今謂敢請教惟乞垂示可勝傾仰之至

一研究道理費一番思索或稍露端緒而此夜參案反不安果忠索非乎亦所露僅成見解終非知體耳如何而可

一是非毀譽到前每凝定以處之以與不動然而腔

傍兩耳根津津氣上則氣自動矣此時欲收攝已成強制矣如何而可

一行取報到不作張皇喜態然思之非也實才何用何分人已因取我而作漠然之狀是有我也何不以人視我則其態出於做作非中節之情矣如何而可

一嘗見途次搢紳以夾板遞書藉示人以非貨也斯不流於好名乎若徑以箱籠遞之連綿多損懸人謂是金是玉恐隱微之間亦不能勝也如何而可

簡劉朴州

馬少軒兄天分最純生平[illegible]忠信[illegible]心其五內坦坦外露少有志伊傅周召之業後[illegible]濂洛關閩之學其下者亦欲追韓范富歐[illegible]今到東人爲之依歸所就當不可量乃弟先其一行[illegible]易衣同其弟入室觀益事忘其我矣既與諸弟析[illegible]少所取則並往廣文舍[illegible]計第[illegible]過江[illegible]嘖嘖嘆服不容口教化可知矣既成進士[illegible]其

庭[illegible]獨迎同事者教以託節則[illegible]而謂之竟直遊傑寀狀座[illegible]之居常慨然思有所建樹於世天不假年何哉在今搢紳有淵深之良友必屈指少軒不能以[illegible]人[illegible]重之也憶數年前談海內高士者首[illegible]少軒[illegible]卷出東[illegible]少軒[illegible]乃俱去傷哉然則[illegible]少軒之墓者[illegible]卷其[illegible]

復瞿[illegible]川

上[illegible]最[illegible]然[illegible]海內高賢則精神趨往不能遏

以太[illegible]立之宇下得承一二聲咳則吾願[illegible]
不世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我於拒
院[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也[illegible]臣
[illegible]陽明先生遺[illegible]心公[illegible]之高
[illegible]大江肅謁先生而闇者不我拒而追從往
[illegible]羅纚深談細入無垠慱極無際于汴數年
傾仰一旦另逢頗不快哉別後拜闕里廟墓登泰岱
萬山攝上耳觀日之出奇狀難騐昔人云死生猶晝

夜[illegible]信[illegible]於日[illegible]峯頭拈[illegible]便自[illegible]切以
[illegible]發不告以自慶云與[illegible]大興教化[illegible]
[illegible]並舉教化何所不至哉[illegible]而[illegible]人
陝命尹辛一[illegible]按吏直指雅重先生[illegible]當[illegible]教[illegible]
堂扁[illegible]者纫茂才相約[illegible]至南都[illegible]之
即列敝衙寄上何渠猶未就也禮樂名[illegible]當托[illegible]
野寄奉[illegible]教尊體既違和[illegible]兄之[illegible]可發勞[illegible]
亦非[illegible]也[illegible]

草々報候伏望垂鑒

邰節堂集卷九目錄

尺牘

復馮慕岡

復馮霓卿

簡吾栢陽

復潘生以忠

簡譚同節

復鮑抑菴

復譚同節

復趙乾所

復婺源趙大尹青岩

復李肖溪

讚

孔子手書讚

孔子手植檜讚

陳楚英先生像讚

慕岡先生像讚

自題小像

四旬七又題小像

銘

素蝦銘長至前題

仰節堂集卷之九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丹徒談自省

廣昌劉　伸　較正

尺牘

復馮慕岡

承手教示以知人之方及州縣賢者敬謝指示河淮大工人力已用什七八淮口清黃頗分𣸪伍之間無

水亦明效也乃貴鄉猶有遺議至畫積水圖以動觀者謂祖陵之水未消高堰猶然為梗也此其見稍偏淮揚之人折之曰彼挾祖陵為辭耳此其見亦偏泗人不以祖陵為言[illegible]泗者淮揚之言不信於泗疑其偏也泗之士亦不信于淮揚亦疑其偏也故若子大公無我泗人淮人何與焉然則高堰可拆乎曰拆則不利於淮揚亦不利於泗不拆則遺害於泗泗亦遺害於淮揚何也巨浸茫茫一旦決之淮揚且為壑淮水南行失其故道清口將為陵運道中斷入海入江無途則壅緩如故豈有加於清口之宣洩哉此所謂拆之兩不利也堤障而不疏泗則實受其禍川壅而潰淮禍更慘此所謂不拆兩遺害也為今之計則有并起黃壩新河加堤防決俾不壅淤永成順流歲開清口盡此積沙而後已去年闢七十丈矣多多益善他日淮水將不及高堰之下焉能為害哉大抵淮黃至此俱稱尾閭而顧此顧彼偏係重大誠

難為力當事者當無忘今之大工不則無以慰人心而[illegible]力[illegible]不以[illegible]治其家積水然則事急矣其稍稍相地營度[illegible]在主者為之又新河下流有數決口開所決[illegible]閘可以成渠下游不妨因而[illegible]之從斯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歸在此猶在彼耳他如[illegible]壩之上黃水出黃堌者十之六七徐呂之間淺且膠舟儻一旦全徙運道不通且遺[illegible]祖陵肘腋不可不慮此亦一喫緊事也第今[illegible]

年丈何日可至容一晤請益也

復楊憲卿

泰州為心齋先生之里遺風未央府先生闡其教王生纔[illegible]以門下之英穎遊其地與諸賢相切劘千古學脈[illegible]在此矣近得同節書舉門下所謂無天無人自存之說相質正夫此實太虛本體有實際何如耳得今翰乃知有爲而發門下固求實際者非茫茫空蕩者比矣根心之說亦是此意誠得學問頭腦益

了曰根於心施於四體四體不喻心於何有故曰一正百正百正一正一亦心也百亦心也門下與同節探討精進其謂之何承教高超蕪丁梁潘王等及令弟諸友力學可喜可嘆惟教當終賴之惟一一致意并致意府先生及王生不佞孤陋疵康幸相扶持不盡

簡曾梧陽

弇闈後領老年丈往卷謂曾九萬圖南也不意仍進一科天所以厚其前大且蹶也然在兄在弟亦何殊與[illegible]居士將以勞之辟如一大擔長兄先荷之弟且[illegible]遂然終有一勞耳聞年丈發憤益力更[illegible]遠到[illegible]一進士而已即上爲秀才則忘其[illegible]秀才之榮也爲春元則忘其爲秀才不知[illegible]之榮也爲進士亦然私名到手便忘見在[illegible]方數料法君王知人聽見[illegible]事如毛小人如[illegible]史如地獄豎刻[illegible]言何

容且忽不爲之奚取附也弟爲窮秀才食粗歷濁殊無苦一行作吏卑卑無術是寄皆[illegible]汗顏欲[illegible]能爲日則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文燈窗久毀其備爲姚第[illegible]乃[illegible]是然亦知年丈他日不至如弟之不[illegible]二兄四兄致意不一

復潘[illegible]

韓侯辟入刻足傲千古乃不佞荒言亦附不朽幸[illegible]媿甚門下士張會等條理精詳更用[illegible]士[illegible]

則行道濟時處則明學善俗莫非敎也書曰敬敷五
教在寬[illegible]涵之以養[illegible]之以涵進之[illegible]器無大無
小使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漸而不自知然[illegible]教有言教
身教者使之[illegible]之以勞使其[illegible]化言教
者呼其[illegible]發其蔽[illegible]從[illegible]於善不妨
以[illegible]不妨以婉諭其過使其可改揚其
善使[illegible]大要於事親從兄親戚朋友飲食衣服
耕讀交易行坐言笑之間不背天理而止矣語云教

亦多術矣[illegible]以智孟子好貨好色之對最善成
物者也[illegible]以[illegible]遜[illegible]逆以鳴鼓而攻命小子成
物不[illegible]推不使拔[illegible]成之矣
舍中不[illegible]一一[illegible]致意爲望

簡[illegible]

元及到得手[illegible]欲[illegible]而不焚及欲念念通
人以驗息息[illegible]道俱[illegible]之思也然不使[illegible]可
上也可俟也不可爲也工夫自在焚前耳念念通入

亦可上也可俟也不可爲也修道如決淤淤盡而爲
川匯一不淤之決而欲通衆流此海若之所哄也故
曰剖破藩籬即大家工夫在爲大家之前耳不覺通
人要爾我此豈可指手哉[illegible]之談無足採錄但
不可虛過閑乃爾不彼不學作詩然或[illegible]遂
成小語無足觀也洙泗考槃轉致一[illegible]若其言亦有
異同然人各有見亦未爲礙候仝刻再與之[illegible]

復鮑君傑

贈友以上乘相問甚爲意也一向布施濟人而上乘
即在此中不在此外但[illegible]思量其一切布施有望報
之心否要人知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人不知人不感亦
領[illegible]否行此[illegible]見人有德色否有
一於此雖[illegible]濟人亦落[illegible]下若無此等心便是最
上乘也又施財亦須分辨有厚薄有緩急其中當施
不當施當多當寡俱有天然之則若合於此雖不施
亦爲上乘若不合於此雖[illegible]與人亦落[illegible]

傑講求體認之新堤進聞極妙得會傳見會會有入
不依喜不自勝此諸賢維持之力也不盡

復與同節

遠辱佳言又相質疑幸感幸感不依意紀[illegible]人見無
以相發也乃以來翰求焉年兄蔡岡答之今且求後
焉兄之意大抵謂近時學問非以舉業規名利則習
禪圖自在二者俱非也學者惟從事五經六藝實體
實用乃爲聖學惟同節共諸友留心體貼可也共發

語向承梁子晉及李明瑜俱有批寬待從容商搉前
正前囑勿傳布者正謂此耳貴鄉必而了慮會中不
皇一一惟致意來問云業中興[illegible]作體當先不因怒
遷不因過武梁兆明言怒即是性過即是性云云蔡
岡曰怒即是理故不遷過能復善故不貳過即性[illegible]
矣不因過貳亦無必復於無過之意習禪說於本體
與好學不相應來問云大體兩會梁兆明於祠下明
日非會子似色喜今似色慍何也體曰寬及當下即

了不覺者恐終身不了不覺慍云云蔡岡曰終身無
日無當[illegible]宜[illegible]其之[illegible]或[illegible]乃所值不同當
下願[illegible]之[illegible]方謂之了空蕩非了手來問云焉
世明[illegible]問[illegible]近月以來只覺自在無天無人無
有[illegible]爲兩爲大禮曰名利心不可若爲國
爲民心不可無不可有要做聖人之心須做此不要
聖人之心云云蔡岡曰喜自在便是禪病當戒愼方
是聖學一日十二時中宜動則動宜止則止宜語則

語宜默則默皆出乎自然如賊至則剿除之賊不至
相安無事有[illegible]字皆下不得要不要皆說不得來
問云江學言性無生死能生死一切大禮曰性何生
何死何是非成敗而世有以此對待者人爲之也識
神所爲而性體初無之也云云蔡岡曰性渾然自有
條理對待非人爲也識神即性不可[illegible]來
問云越身年謂人之學晝觀妻子夜卜[illegible]曰
茨乃識神非性眞也本性眞體無夢也謂[illegible]於

此亘必告天與上天之天開聰明之天云云慕岡曰動靜云爲只循天理則妻子自化憂樂自靈必欲分別識與性却是痴人說夢扇搖則有風扇大則風大風非扇有乎知扇則知性何必苦苦求上天要了生死卽是妄想妄想卽識也來問云飽越謂我一生作功德事問此外有上乘工夫大禮曰根在性命則爲上乘世人剽古人塵言實而含之空有大言反不如實布云云慕岡曰有餘則推之無人德我之望此卽

上乘惡古人塵言恐爲餓夫須因言得意推以布施來問云先生翰示曰更得如張三光輩童生十數人敎以五經正義以延道脈云云慕岡曰五經之學破今世之弊習本生前面爲禪說章繹說得天花亂墜止做得一和尚後條宗五經之敎脈科擧之習乃透乎道矣五經體認得透則禪說不攻自破焉兄諸說俱係實地工夫非空蕩者比大抵古人近思今人遠思古人勉不足今人盡有餘尙靜不可[illegible]

蛙步而騖千里也孔顏傳心在四勿惟諸友熟思之

復趙乾所

承敎以一念不起爲安身立命自是至言亦自是究竟解向爲鼓譟諸生而發亦弟謂其不知於道理着脚耳但於名利營營耳危其身棄其命而已矣然淺言之則多行不義則非安身立命深言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遯世不見知而悔亦非安身立命也身爲何物也七尺云乎哉命爲何物三寸氣在云乎哉

知身則能安身知命則能安命故進學在致知人何嘗無知蔽之者瞶鏡何嘗不明垢之者昏致知者復其知而已矣有競十間門面者夜不能寐晝不能食忽而知有廣居天祿大也粲然一笑遺其所爭如糠粃今世士子錮於習染了不知有至大者在而謂功名富貴可以置身其間至榮至艷豈非置夜光之珠於塵穢哉何嘗鏡之蒙垢何得不昏諸醜不覺至於鼓譟視若極得意事矣可怪也一念不起者止也常

止則常知常知則常止止者黙乎知者識乎黙者貢
向內而已謬談如斯惟老年丈高明裁正焉幸甚

復婺源趙大尹青石

恭承翰教叠叠眞切仰窺深造來諭眞心不緊智故
不設便自反無愧誠哉是言右些人亦奚加此仁士
人或以非心爲心以不眞爲眞故謂以負心爲不負
耳夫果眞心不緊以迹而媿何妨亦不云以仁得過
矣非不得過不見其以仁得過而惟見我之未仁也

故視世路常坦不見夫有争勝也者又反見有嶮巇
之甚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俾眞心之不緊其心
在我如安輿如巨艦渡山浮海如履平地奚嶮焉夫
不見世之嶮也厥其仁乎不佞與門下無半面之暱
輙敢喋喋如此惟是莊誦教言非尋常竿牘之語不
覺傾吐其愚冀獲砭正開我迷塞

復李竹溪

札談寄聲良慰私懷衛及羌庠吏介、愧赧然所云

乃異哉不同道無甚也孔子十五而已頗異豈俟十
年一異哉其日一日免復又甚直哉如此不佞迂闊
之質當此衰暮之年於世無當自忖未能有爲謬叨
起數已走力責疏叩闗告休尚未得報辱奬借逾涯
非所能荷又來諭謂因論水之清濁而或者謂水性
不同且謂人性不同竊謂水之性一而已人之性亦
一而已水經鹵而鹹經礬而温鹵礬不同水未嘗不
同也頗似人身衣錦則煖衣蘆則寒豈原有寒煖之

身乎性非氣質不載人人有氣質人人有性氣質雜
揉於五行不可勝窮而性無有異以氣質之性義理
之性雙提並論似有不必執氣質而疑性尤爲不可
如金在礦砂砂有重輕金有隱現而金奚殊焉又頗
如夜光之珠陷於紗縠之中則氣質清者顯是陷於
布猪之中則氣質濁者類是而珠何不同之有孔子
曰性相近相近二字對相遠而言亦聖人口氣之婉
也非謂有不同也今只論有無而已向行道之人語

之曰聖人有性衆人無性定不以為然既已有矣一粒即全丹也一隙即全明也一息即千古也烏能以為有不同乎吁性之不明盡性者寡也儻不之求盡乎即喋喋於同異奇哉亦沒緊耳鄙見未知是否

讚

孔子手書讚

道洩先天羲皇一畫累牘連篇靡軼於閟尼出六籍萬載章程刪選手筆不寶如璜士也搽厥欽其手法士也希聖遵其心法心法伊何罔越於正昔賢有言心正筆正

孔子手植檜讚

尼聖植教萬古常存尼聖植檜亦萬古常存教之與

存世運攸繫檜之榮枯亦世運攸繫教繫於世是或可知也檜繫於世是不可知也聖不可知之謂神惟不可知斯為聖神

陳忠獻先生像讚

壁立修容電介雙瞳寒鐵生風聖之心折對之傻躬是忠烈孫公乎忠節許公乎抑忠愍楊公乎或告我曰貌未必同貌不同而浩氣同不畏強禦同不怖死同不死同扶持國法如山同忠百世而超姿稱同嗚

呼三公其公公其三公

古人云死生大矣然則得失升沉其小者也先生執法忤權之死不怵不挫於大何論其小世人且勿挫於小耳浮名細利輙幢幢而曰我可以死其然乎余既讚先生因三嘆附此

慕岡先生像贊

形魄有往冊青寫神衆皆曰茲殊未肖而余視之若真愛時之色可掬凝道之思猶存倏粟粟以如秋倏藹藹以如春豈先生之精隨余之目以聚余將見於羹墻兒其峩冠而垂紳謂先生爲既殁余之失此友

也則亦淺之乎其論斯人

自題小像

畫成自顧爲之莞爾吾不期汝髥麤亦爾將草木同腐耶不當其爾

四旬七又題小像

茲其爲爾也乎其非爾也乎爾若斯已乎其不若[illegible]已乎爾不既皓然乎爾不惜乎

銘

素帳銘長至前題

夾帳退處余厭其塵舊帳近間倘帙類宛乃素其帳其絲亦宜旭日相盪洞若玻璃端居草榻黃卷任披拔點桑帛冥冥軒羲闔則爲陰明爲陽相陽德光明君子所尚表裏瑩然無人我障纖私匪匿八荒同曠似敞重門千目瞻望有坦然心無厭然狀適茲在茲

余省余衷儻有微翳蕩以勁風晶晶朗朗如彼大空乾元用九是欽是崇惟乾之九肇於潛龍浮情僑氣敢不磨礱乾乾惕若明示要功聖言如絫萬古開蒙履長期屆一陽逌通復兮防剝維陽是洪乃敬銘□用借檢躬

仰節堂集卷十目録

表策

擬史臣欽承上命重録　太祖御製文集進表

薦舉策

仁體策

仰節堂集卷之十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餘干胡舜胤

彭澤畢可芳較正

表策

擬史臣欽承上命重録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進呈表（萬暦三十四年江西程）

嘉靖二十四年某月日具官臣某等欽奉

上命重録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恭進者伏以

貽謀鳳藻揭道統於穹霄繩武鴻編印真傳於

正脉半偶管中之日竊窺言外之心丕顯其文

大成之集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惟道之大原

出於天聖以斯文立之極天則涵於渾沌而耀之玄

黄聖則封發蘊閫而中傳堯命或道在而位亦在四

代揚其休或言行而道亦行六經振其響有絕續聖

闡於宸扆而徽音僅守於儒紳雖江河之逝如斯然
蹊逕之紛亦昄大噉之後必有 大明 聖祖之垂
自歸 聖祖方規恢於機務俯揮灑之淋漓頃刻成
雲片語舉工誰贊縱橫球璧十行萬里皆發不知者
謂講藝投戈猶嫺文墨其知者謂乘時 御極合本
章程統識其包乾元坤始於胸中運月窟天根於筆
下三五代以前之作者二千年未有之聖人七曜森
羅固難於殫述一毛絢彩請舉其大都如云以神役

心以心役神而辨爾絲者非細如云軀以神修神以
軀使而成狼疾者遜精如云非心不道道本無心而
世猥判之爲兩如云以學爲本以操爲輔而裂朝漫
爾無分如云體之無上守之無爲而求道求覺近在
肩睫如云相之非相體之非體而執有執無遠隔在
山彼叔季之君豈乏摛文翫登津筏故爾章之富雖
堪折軸不類分毫員爲泒之昆侖爲舉古之溟渤當
年學士以周鼎諭古喬嶽喻高頌 天者殆不可名

惟我 文皇謂天地之心帝王之度知文者果莫如
子恭惟 皇帝陛下離照重華寶文成化聖作物覩
決諸河瀆之清業纘統承揆以庭幃之孝敬與一堂
其綱領直接商盤箴有五訓厥精微洞開孔室義者
訓鋒告成藝禁而絲綸復下鸞坡由 列廟之典章
迄昔人之經史鉛槧仍分乎秦穎牙籤再貯之奎垣
蓋取鑑於前徽亦式昭乎家法臣等首誦 高皇之
製足徵大道之彰恍瞻初日之光乍覩半生之墨千

年綠字爛爛於今萬古玄珠的的在是因思廟廊之
上突奧西廂汲塚成窟邃而有餘簪紱之中何須壁
白異同聖學由來自炳法其德則道冀師其人乃政
舉如履冰以翼 帝則百神用歆戴星而臨朝則庶
事靡脞賞功官德則尸素之風銷赤子蒼生則陳紅
之積除三條興教不殊甫化之旨與五帝從戎安用
蚩飛而思猛仁以洗汰則貫簪欽恤制囿倚華則泉
宮淹儉信乎大事小事由之而美仿不愆不忘率之

而過寡謹用辨其魚豕一旦頓昳蔑類蠹以縹緗五位儼陳著上庭但藏之中秘周室末命儀刑抑將見諸躬行漢家自有制度伏願懋始終之典學廑陟降以紹庭揄厲經筵爲章爲弦　命朝朝進講章繹學于歸極會極｜令在在闡揚道坦坦而周行盛諭｜祖德統緒緒而世衍永貞｜皇圖臣等云云以聞

薦舉策　丙午江西程

夫創業之主閱歷久而至理瑩操慮深而廣智周其

意不可湮也其制不可闕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倒存若外塗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晦又或制有所偏存有所偏廢存者遜于衆志而未必可獨因廢者逆於衆志而未必可獨華天下乃不識其制而意更晦願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轉衰而盛之善物也繄我　皇朝制度宏備學官屋比衿韋之士不可勝計若曰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官聯其秩布辨務之臣亦不可勝計

[illegible]君之立官以爲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illegible]如是觀今之從學從政者可惑焉繩弟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睢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戶役資其父領我於路子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督勤稱華應蒙泉不亦濁乎是入小學之日即亂小學之日也既進膠庠對越尼父所宜躬日新之工夫別義利之經旨與學射習射說射樂試以激其所得於文行與達其所文於政耳顧彪求帖括且工

雕繪組緆而玩齊盼之句離縱而談逍遙之旨書目昔人自人曾不思[illegible]家何頼於我而窮年作養且薪然人[illegible]入大學之[illegible]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illegible]廢而[illegible]乃悄悚惕宜摺食[illegible]址斯[illegible]吞郡[illegible]僕從[illegible]公庭[illegible]皆[illegible]兀兀[illegible]成也謂道明德立位以濟[illegible]成之日[illegible]學[illegible]入[illegible]

將焉藉乎自非抱明穎之資保渾樸之稟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企古用能魏樹匡時之勛光映名臣之錄猶不檢飭風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初通仕籍問土地之肥瘠訪彌縫之世套孚有感．主恩之難報懼民隱之難察者而又吏胥逢以故智家人慫其獨潔則謂汶汶之榮享也桓桓之遲聽也容容之固位也炫炫之欝縟也閃閃之趨時也詎以四境爲家而不廣其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爲子而不私其

淵巖不守之子醜莫醜於厚穫悔莫悔於負時其乖謬遠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讞息催科善逋負克酬應周遠邇悅賢聲勃起何於家給人足禮備樂和仁漸義摩遜之爲末遑闕焉若異任登彈書期會逮爲盡職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阨於下僚沈於冷署長日咄咄罔可事事第抱關亦有常業乘田要在茁長果可僅擁虛器鎖局養時則居卑而闇其體也卑者以一身爲廉而尊者以衆廉爲廉卑者以一署爲理

尊者以衆理爲理若不問其職細職巨職綱職目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闇其體也諸如此類治胡以興豈．
皇祖之初意哉蓋建學者制也而意不在春華之飾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蒙然採春華者掇科而責秋實於素日必不得之數也援虛文以登傷而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

皇祖立法創制煇娟．宸慮豈其慮不及此嗟乎
皇祖慮之審矣誠知制科掄文非可專恃而薦舉辟召適足可鏡也．龍興草昧之初宏張羅網豹隱爵萊之彥與荷玄黃則有老爲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諸科其所重者薦而徵之不欲其試而媒之也旁求之使四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稱偫金馬之門彬彬焉俟纖雜制科須式而午行午輟辦三途並進而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酉猶公論之遴擢焉大抵鄉重端良之英非游辭章之士

故大儒接踵名世比肩淳龐熙皞之治盛於洪武之
間迨後科舉漸重既則示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
之大選薦舉乃止衆乃不尚德而深甘之臣不志遠
白或聯將一舉則海內以爲美談士林以爲芳韻四
方無論試論江右歲歲無論試論近年則爲徵之與
吳臨川而後猶及於新城之鄧安福之劉南昌之章
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踐應世之猷或謫
深爲梓品或謂高多偉行雖雌黃之口善善不長不

足亡有訓於盛名寵索瘢於洗垢獨計其志存於進
士亦庶幾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徼榮爲學矣何使
類用其身歧抒其抱隨其根器不必於建樹之皆同
宜將有所自效裨補於天下非聊且趋充位徒以苟
世而已矣但世方好之好誰復惡之間故今其爲賢
之遠飄然蕭序之外耳儻由此典制俾內外當事之
人博詢推薦或馳使敦聘或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
用兼途任有數焉上之所好不啻象指上好以文今

乃極風雲之變態上好以行盛無溪滁之深功譽廢
必提善良必象其善一舉悅之工原不盛成敗之數
故朝登仕版暮可升肇業以行收烏容前棄棄則立
露其短其善二與其糊名易書以下求上孰若懷瑾
握瑜以上求下既無枉己之風可致正人之效其善
三先資在深匿則拾人之瀋粲於筆楮間足矣月旦
在其修而可竊人之行爲己之行乎縱令其行然而
心不然猶愈於無其行者其善四父毋無不愛子者

操觚足以梯榮故驅之攻苦以冀其通顯修身可以儕
爵誰肯不教之孝義於家廿今情僞尤兄基化也其
善五吾伊業舉者方組其言道德碩射者則繇其粧
一貫一浮如遂在庭孰無亦心不趨於實其善六以
上途時多恣睢之狀端人在列必矩矱之遵準則各
焉清議明焉黜陟行焉可以丕變其習其善七其務之
司銜其政討之銓吏不相蒙也非有不肖者偕
薦其行而行不副何說之辭厭行違坐之條詳於

愼其舉其善人士非科目不進而樸茂不華者終成淪落薦舉既行杞梓皮革之良廣搜並蓄野無遺賢其善克行之既久人有君子之行戶有可封之俗可以一復成周三物之舊其善十此非肇爲之說也祖制所垂也ㅣ廟意所重也百年之錮習一新四海之人心俱挽居學校則明經修行何但文爲服官僚則濟世安民原有實諧一舉而三舉一嫩而三叙者也不然望士學之正曰考校焉祇精其技耳求吏治

之與日督過焉祇理其末耳雖家置一鐸歲一大計胡可得哉

仁體策 丙午江西程

仁人之用仁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忌緻有忌緩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要譽[illegible]高者亦因而不直淳而不粹暫而不恒[illegible]不滿大溢然而仁[illegible]淵然而仁與奚暇從量哉昔先哲之論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矣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人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嘻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吾以七尺之軀四體五官成其爲人而仁固卽此而在烏能使不仁加之願所謂人者七尺而已耶四體而已耶五官而已耶一膜之外

何與我哉非孔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中國一人率土而居皆人也皆一人也辟如毛髮纘纘紛紛聯爲一身然則圓首象天者方趾象地者同七尺者同四體者同五官者固一人也莫高莫深有知無知奇形異狀[illegible]人哉[illegible]非孔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仁者以天[illegible]詳矣天若彼其穹[illegible]不可極也吾之體[illegible]不可極地若彼其遼[illegible]不可竟也吾之體亦[illegible]不可竟萬物若彼其纖巨不可紀也

吾之體亦纖巨不可紀天不二於地地不二於天天
地不二於萬物天地萬物不二於我試論之惟兄與
弟共胞而生誰不曰一體乎天之生亦有自地之生
亦有自萬物之生亦有自生天者誰生地者誰生萬
物者誰[illegible]其有生天者有生地者有生萬有不齊之
物者若是乎尸之者之衆必不然矣天之[illegible]之萬有
不齊之物也我也其在之所自一也為渾淪[illegible]之始
有合而無分形象既成之後似分而實合不[illegible]天一

氣氤氳亘於六宇天運於是焉處於是物生於是萬
相呼也萬相吸也萬有所出也萬有所入也萬[illegible]
相舒也不其吸也必有來也來於何所去也去[illegible]
有往也往於何所謂我之一呼一吸不容人[illegible]物
之氣所來往而與其舒[illegible]
其之間可千哉故靈乃各具天不獨吾人[illegible]入
不獨有物不獨關其中通也一陰[illegible]一[illegible]
忘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illegible]

休戚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illegible]
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
痛而亦痛嗟乎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
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本也本則無不本也不本則
無所本也人其空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攏也
出而遊鄉閭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
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
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

國之人則暱之之曠浮之野木石鹿豕之無所遇似
人者而暱之矣方其未遇也大之及其[illegible]也不木
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illegible]何與於我
而溪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頹壁何與於我
而愛花芳卉榮何與於我而賞紅瘦綠凋何與於我
而惜鳥鳴魚泳何與於我而樂[illegible]何與於我
而嘆[illegible]風[illegible]石花[illegible]何與於我若我乃忻
之慘之喜之憂之[illegible]之嘆之可[illegible]何日日

周遊時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實以耳
爲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
不察則木故窺以道眼則他山之玭可通於鍼鳥得
遠視之無情之草可飛爲螢鳥得頑視之而何況同
類欲不灑罪人之泣而潛然不寧欲不耻溝中之納
而惆然悼念欲不倜一民之饑溺而淡然剝膚障以
塵情則父子可異庾藏兄弟可分甘苦而何況疎逖
號呼之聲鼓吹之供也血髓之竭黄瘵之克也水陸

之搜柔順之快也韜華夷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
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夷亦得其
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脉絡之分理
一者公溥之量故虬龍歸茁聖王之愛物而屛衆不
解但調社民之害仕元明學會齋之大用而世儒過
疑則以疾夷之甚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弛乎仁人
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
不辨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機花鏡所以生

機爲殺故疵灼不廢於兕甫覓楚不靳於愛子虞庭
四罪魯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
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
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
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於衆小體之
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痹之天地萬
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瘵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
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

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
絶學未輟於念而萬世之太平輒嘗於中仲尼之生
千古不夜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
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區區補葺於百年之間
君子以爲猶木也顧所謂天地萬物者蒼然已乎隤
然已乎隤然已乎精與之注也神與之淡也可見者
不可見者可聞者不可聞者瑩徹無礙六通四闢契
於至微合於無朕握造化之機緘違鬼神之情狀體

物之至仁也故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區區補葺於耳目之及君子以爲猶未也天地之參猶二之也萬物之靈猶二之也合之爲一大何以加焉天地未位萬物未育吾體之未未療耳自未自療自位自育我爲誰彼爲誰胡可遏哉有所委焉而仁之弗居自弃其身者也有所損焉而自私以利側左股而益右股者也有所隘焉而愛之未廣養其一肢而忘其衆肢者也盡法諸天地無遺殺也無遺載也不以天地爲一體者必不以萬物爲一體不以萬物爲一體者必不以一物爲一體故不憐窗草便可與戎生理隔矣乾坤可毀何也體一而已人一而已故仁以爲已任古之成仁者如此

仰節堂集卷十一目錄

約言

明學會約
志道書院約言
敘安定祠會約
節孝祠會約序
文昌閣會約序
講書約言
應揚會約

仰節堂集卷之十一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冉從道繼良

休寧戴　任較正

約言

明學會約

世之不治道之不明也道之不明學之不明也謂學止于誦讀者非謂學外于誦讀者非謂峩冠博袖便是學人非學何可不明哉學明則道明人之所以爲人世之所以爲世也會之于德思之于善俱先于明可繹也余不敏藉諸友輿會明學冀匡不逮而爲之儀註每月初四十九辰刻赴會所俟齊至

先師像前四拜一躬分班對揖端坐澄心隨意質論或道域若何登進或習疚若何懲艾或聖賢某語嘗體驗未能符合或日用某事覺處置未能停當詳如此類互問互剖總不越于自身若所講未投氣平意

詢且待煞思以異日或沉默半晌或歌詠鳴琴酒茶寫明漸收長金會者仍向先師一揖一躬揖讓而別爰列數條用期共守

一尚實天道人道不[illegible]一誠從後講學之名不務躬行之實欺人乎欺已乎欺天乎焉用學居枉勞[illegible]其必實踐闇修從義[illegible]言行之[illegible]勿假偽之遺意

一立本士君子有弗學學則直透根宗了徹心性若水之[illegible]源[illegible]沛流若木之由本而達枝不爲補湊之計[illegible]不輕[illegible]唐虞執中孔[illegible]

[illegible]天爲聖之徒便當法聖[illegible]不[illegible]爲故孟氏不由夷惠而承洙泗辟之射[illegible]不至[illegible]何由[illegible]在立志何如卓然聖賢非高勿同俗眼學久自知

一謹庸道不在遠[illegible]

亦朗可忽諸尚于子臣弟友冠婚喪祭[illegible]
語默進退範之規矩若舒常倫物漫不[illegible]
說妙如腹無益餐日誦珍錯何關饑飽
一虛受虛爲本體一物不着受所不容文筆未見孔
云何有何況承學放心放見掃盡勿蹈衆善因而[illegible]
來天光亦且內破若堅持邊辭分別門戶躱避字樣
總之障蔽是謂自封非進機也
一主靜靜非靜地靜時之謂靜地靜時易于求靜倘

所須臾然必應時習存動中習定終日紛紜酬接[illegible]
凝然者不動則我常御物物不撓我[illegible]往不宜
一適用孔門弟子頻頻問政故論士更不辱君命而
不達于政者無取讀詩近世名賢亦曰做秀才時
以天下爲己任今時制科亦有策論[illegible]世之具朗可不
[illegible]今務[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有成農夫耕作說于收穫耕而無穫何取耕[illegible]
既有初猶力時進[illegible]不[illegible]學之成倘或[illegible]

亦成間作間輟遷于異物廢于半塗使諸今學之人
更是可惜彼原未有所獲此則幾獲垂質而失之也
其愼旃哉

志道書院約言

不佞可理[illegible]明署府[illegible]請于當[illegible]諸公爰所先生
建書院一所于府學之東以居者士有舜之業今批
允且發官金爲工助此成擬一名以請曰學孔曰志
道公命用志道遂顏以志道書院而顏其堂曰學孔

堂後堂門[illegible]號各[illegible]爲明新修敬誠正修齊治
平右有方池池中有亭曰日新左爲射圃右坊曰與
文由亭以達者[illegible]以達[illegible]名夫志道者
志人[illegible]道道[illegible]其明德新民[illegible]誠正修齊
治平之道也[illegible]道曰孔[illegible]道[illegible]何可無此志志
所學[illegible]一隨
俱在道[illegible]何況[illegible]下郎是沒齒無容發孔
子十五志學七十不[illegible]故曰發憤不知老故君子[illegible]

其志終身為弗畔于道乃述命名之意以為記仰以
與諸士約科條具是矣

叙安定祠會約

不佞既為祠祀安定胡先生因商諸譚生大禮馮生
世明集諸生於其中歸依大儒以講聖人之學命大
禮為會約而不佞申言於首夫諸生講學之會立自
今日然則未會之先諸生果不在聖學中而不佞反
黑為白變石為玉前後顛異乎曰非然也諸生日日

行聖學日日習聖學會之有講特欲其著且察耳許
生當清明之時無心應事且和平公正與孔子分量
不減分毫第其覺於萌芽隱彼捕折遂不能參天合
抱矣然謂參天合抱為木而萌芽非木則非也今日
之會所以養萌芽而參天究其為木而已矣覆培[illegible]
灌既種木者可以用力乃其中忽然生意雖甚[illegible]
著安能益之故學問之道唯諸生深造以自得之[illegible]
人之所能為也嗟乎風流波蕩人懷我心會[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可解有能割難舍之欲任聖道之大
使民命不有乾坤不毀非天下之大勇將誰望焉諸
生勉之

仰節祠會約序

徐仲車先生以孝子顯於宋迨今數百餘年其風不
衰淮之人士多以孝子稱著不佞建先生祠於其里
諸孝子徘徊祠下[illegible]恭恭思[illegible]焉惟其有之是以親
切於此也乃命盧生守恭鮑生成章立會定約聚諸

人士講孝而為之序曰人子之身生於父母如草木
之枝[illegible]生於根本愛其枝葉而傷其根本則枝葉枯
矣尚得為[illegible]乎故人苟愛其身則必愛其親矣然自
項至踵皆父母精血所[illegible]
親者則必愛其身矣[illegible]
父母不敢[illegible]
孝然所謂毀傷者非止於殘壞之謂一舉手[illegible]於
則不其所受之手矣一舉足而悖[illegible]

是矣由斯以推目視非禮之色傷所受之目矣耳聽非禮之聲傷所受之耳矣口出非禮之言傷所受之口矣心懷非禮之念傷所受之心矣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守身若斯之難也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矣未有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也故曰舜其大孝也與繇為聖人然後無聖人之德者其為孝也小矣故三皇以孝皇五帝以孝帝三王以孝王伊尹周公以孝相孔子以孝師中國以孝

別於夷狄人類以孝別於禽獸可淺見乎哉或曰論孝及於聖人孝之至矣今市中多市廛之民豈易能乎是不然聖人之孝特赤子之孝耳赤子孕於母腹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愛之始也出胎未有不啼者其愛違也得母未有不安者其愛得也是故匪愛以言匪愛以知精所注也氣所貫也神所凝也不可得而名也是造化之靈機也沖融而無參雜圓滿而無滲漏故曰仁也仁者草木之子種也子種有仁則千花[illegible]

葉千莖萬株生生不窮人心有仁則盡人盡物盡天盡地亦生生不窮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舜五十而慕不失其赤子（今恭而已矣循循士民會晴之時潜心兩思誰不當為赤子誰不願）有愛父母之真心昔何以愛今何以不愛昔何以愛之真今何以不真無乃知識開而血氣[illegible]誘繁睍聽亂妻情子念膠其中流俗淮汨蔽其所遂至失其故態耳由是惕然悟躍然興銷其邪心還其真心守其身以愛其親如赤子之初而止斯為至孝矣斯善學聖人者矣

文昌閣會約序

舉業之制初場試以經書義二場三場試以論策等篇令士子研究經書體驗於身心誦明德則自明誦時習則自習誦仁義則自仁自義誦易則乾乾誦詩則無邪誦書則執中誦春秋則正心誦禮記則毋不敬由是發之於文以聖賢之肺腑發聖賢之口吻親切而有味而又觀其後場論事論理條答判斷直

以窺學識之優深世務之練習與知策守令則必知
何清如何慎如何勤如何作養如何教化考古證今
確有成算授之以政舉而措之耳一切繁文下皆
然茲願不可得士哉與其奈假舉業之多也曰走向心
跡記公以干祿得名滿世界者治不多睹而理學之
士途厭業舉則以假者之取厭非舉業之尤也嗟乎
鄉學太學尚非理學之所乎講孔講孟尚非講學之
事乎業舉而不知理學是秉耒耜而謂農家別有

一清遠意之甚矣夫野逸不知學徒遺議於鄉里令
士不知學將流禍於邦家何也其術既不可廢爲教
又難常得他日析圭從政終在吳蘇若不到心總道
世事何所底止生靈何所依賴故君子於此尤殷殷
爲望則羣生備其諸友會文於文自閑有約有序大
殊明舉業理學之一貫余爲申之若此語不云乎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仁者仁其身以仁天下也誠知輔
仁會文何得不知輔仁會文何用文與仁有二乎哉

講書約言

余不佞佔畢垂老于道罔窺諸賢不以爲暗昧而相
與闡孔孟諸聖賢之旨若將代諸聖賢瀉其胸臆者
心口擬議之間或庶一睹其潛稽書籍講自開自印
聽三釜之在列覬大業之堪臻古人久要不忘今可
靦面無語聊著數條于左畢之無甚高論亦不多及
貴在實行耳
一週會日各宜早赴揖讓序長幼而坐或討論前次

所講或隨便商確德誼肅候人齊開講相剖析長以
求至當講完仍揖讓序長幼而散莊敬雍肅即此是
學校之聽講更爲得力
一記誦剿襲非不燃燈午夜汲汲窮年然身心無所
享用精力徒成耗憊何如實研理趣直探本根開我
靈明劃然透悟發爲文藝真切痛快自是出人頭地
至于時務邊防河道農桑學校之類或稽簡籍或詢
前輩確有成算可裨寔用異日經世舉而措之力省

並亦豈不得護琢[illegible]不[illegible]原是如此乃或謂聚[illegible]
理學爲二其[illegible]性[illegible]任[illegible]首逸假者
勞逸者[illegible]假[illegible]真者大假者[illegible]一尊假者
樹立[illegible]發言中縱不得中亦不湮沒假者有
中有不中若不中僞將泯泯

一齋居務屏紛紜身寂凝神學止務令寧一不致汗游此存養入門第一義上下古今步趨賢聖其古人之[illegible]象以範我之氣[illegible]古人之心尋以檢我心事

[illegible]人[illegible]爲遥妙道不離日前至淺至與志[illegible]氣鼓一日千秋塵世榮枯不足當其一聯奈之何務此身而可不一嘗吠也

一聖賢[illegible]如路之有程率而行之方能遠到衆身入道大端有四一曰孝孝爲百行之首愛本者誰不培根愛身者豈可忘本勿勞其重捐軀雖開急圖痛[illegible]勿貽後悔二曰義義爲視躬之矩取與行止節操凜然勿遂營營致有點污三曰儉服食用度寧朴勿華華則離心朴則高雅保德保福皆由之是[illegible]人世百年電光石火小忿不利讓彼何妨君子[illegible]所就者大以上數欸倘不佞有所遺悖願諸賢不吝直言俾得省改仍望互相規勸一道同風良會難逢惟兼毋負

鷹揚會約

竊瞻倭警漸棘戎事方殷必將得其人而後兵可精而[illegible]參識者[illegible]准城指揮千百戶武舉武生

不下百人其中多[illegible]健而有力者聰穎而有才智者瑞良利者[illegible]行者特以[illegible]或役於奔走或甘于[illegible]其不讀韜畧不諳弓馬者蓋亦多矣乃請[illegible]都公與起武會傳齊張筵請在籍都閫周君尺爲會主以見任坐營都司及內[illegible]等爲會賓仍設會紀會贊會掌舉官生十[illegible]期習武並行咨給稽核獎勵與人人賈勇[illegible]有賴爰議科條如左

一定志語云心堅石亦穿故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古之名將豈有種乎亦爲之而已矣方今邊海多事廟堂之上樹御思賢㡬不可失願諸官生立定志向有始有終勿爲虎應勿事委靡但稍稍自謂不能是自弃也

一虛心語云謙受益故海納百川斯成其大凡一人有一人智識若合十百人之智識于一己豈不大智乎願諸官生恭以事師和以處友勿諱己短勿忌人長凡所論議默存勿恐舒慧自生臨事無窒矣

一祇行夫文武二途原自不遠而今將擢似落事後學附或亦有所致之也願諸官生敦尚端廉愛惜名節勿泥積習勿貪小利務令青天白日上下相信夫上信我則可以展布無牽制矣下信我則號令行無逆抗矣功業不成者未之有也

一勤業夫業精于勤故曰惟勤有功夫博奕可度時光而騎射亦可度時光閑談亦談而談兵亦談究其成就不啻天淵願諸官生鼓動精神從事本業不但功成名立爲奇男子且匡輔國家是忠也光及祖宗是孝也何憚而不爲乎

一省心嘗觀南塘論將先于心術蓋凡人之邪謬敗度由于情欲溺之習俗染之失其本心也若于清夜之際常加點檢必有惕然不自安者乘是一念因而奮發便知此身爲頂天履地之身必不甘于荒落頹廢而全忠義乃爲豪傑之士矣

一親友夫兩澤相依其水不涸故良友相資不至于敗今大衆同集此豈偶然所賴規勸切磋共致遠大良非玐小願諸官生同心同德若有怠玩不法婉辭以導之有負氣不協盡心以解之有小嫌則容之庶此會其永永乎夫大將者聯千萬人爲一人方可以制勝若一會之中而不相成就何取于會乎

仰節堂集卷十二目錄

五言古詩

題徐冀所年伯素履圖説十二首
和馮慕岡年兄五詩
題首善書院
感懷詩
雜詩二十二首
有感二首
上李大蘭先生四首
感事一首
春日
得家音
買竹
謝任竹東詩扇
輓趙公子并何烈婦
挽董烈婦

贈別孫月峯小宗伯奉文送恭
遊祥符李公園
歸德沈孝女
贈聽聲和
都下見西山
贈別胡生敬明守戎
送別戴有吾
癸丑村居雜詩六首
送別劉年兄豫吾
有懷
張無見茂才索詩
華州行
有吾
懷公用延許友
擬卜居樸廬諸附居近寓懷一首
弔趙烈婦

陶村送別友人
贈梁思軒年丈
招子榮
關王
與胡上舍
示戒
沈顧貞年伯祀鄉賢
輓張年伯母

曲江李年伯
懷思庸先生
讀斛山遺稿
詠喬丹山先生
送劉友南還
遊北園
弔丁文堂先生
徐鳴卿得告南還賦贈

題史武麟守兄怡怡堂
熊念塘年丈終養畢謁選任婺源
晉松陽乃翁年伯中丞公七袠
寄別張藝庵
汪中奇年伯祀名宦鄉賢
贈王金鵬計部田南壽其兄復姓孔氏
懷昔八首
李尚文先生

張九霄先生
張詢菴先生
胡東泉先生
謝爾制先生
劉思庸先生
杜勿塢兄
馬少軒兄
贈別戴生

感懷六首
金文伯致歸賦寄
簡寄徐封君
寄報沈湛源博士
寄報何寄懷京兆
送曾公赴省巡廣西
贈朝鮮使臣語
詠耿敬亭年伯

七絕字嘲用千戶
鼎琴吟
擬閨吟
次寄鄭四槐
癸亥冬辭告歸遂述歲漫賦四首
贈別李本寧侍御二首
平夏戍
七言古詩

久旱禱雨有應
漫歌行
從征行
賈玉行
濯德歌
慎防歌
近觀歌
大同歌

哀丁生賓
良良歌
壽何年伯
沈孟威年兄乃堂伯母節壽歌
輓熊太孺人
揭曉前一日有友索歌歌此
詠知一張年伯似祿汀丈
贈別劉冲倩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山陰劉在廷
劉永基較正

五言古詩

題孫冀所年伯素履圖說十二首

人以官拓産伊産以官落何能單小官而不滿獻若
世情難與俗所貴在空橐貽謀亦有良一經不爲薄

右庭闈受業

曩未採芹日芸窗現鬼魍移居免饗壓人謀亦及斯
毋乃人四傍有鬼相依隨漠摘滌欣衷誰云可射思

右泮宮發軔

昔人美一鶚況乃雙推芳賀者交於闕若爲共榮光
或亦怙其貴鄉里轉彷徨徐翁仍往役吾以刑吾鄉

右兄弟聯發

大遠不咫尺宮闕高嶙峋徘徊聳瞻覲茲地致吾身
致身未爲報丁寧啟後人而勿忘此日應更念吾君

右幸干睹天

曾聞談蠻夷情與北虜異吾不虐其人渠亦不爲祟
貪將故生釁戳殺自網利一札平番書千里免兵燹

右持節平番

千章出萬壑躬先不畏苦神爲遣良籌夢裏頻開剖
人恐道之累輸金不嗇土神人不可格何不於斯睹

右奉詔掄材

從此[illegible]十三以人爲上臣一人曾無幾安得百千人
若得人之　百便是百千身守蜀蜀人化茲意良獨真

右持衡校士

余聞古聖人出入劍爲珮奈何懸蓬矢惜志貫雲塞
揮毫覩武夫武夫職巨慾揚戈滄海中不比觀鄭能

右靖海揚戈

從昔有事使從昔有君臣不聞君負臣惟聞臣負君
試觀龍章錫　皇恩被兩親負嗔還自暗何以報亡

春

右奕世承恩

余誦閭臚說林泉見一八有子胡道籍若翁慕乞身
不緣寄寸赤豈穩負千鈞侃侃竭報國吾亦休吾神

右待涌閭臚

昆弟俱白首蘭桂何翩翩讀罷七訓語霞觴欣流傳
親親共長長風世以家先莫道賦歸去經綸更燦然

右歸田課孫

與人皆曰賢躋諸鹿鳴席先亡曰予耗檢身轉惕惕
惟其檢厥身茲筵得上客知非不為非伯玉映今昔

右賓筵介壽

和馮慕岡年兄五詩

臣工壅乇澤萬姓苦如焚怨氣干天怒重罰奪良臣
府如家有謫賢子應邅迍有士頸如雪一朝繫黑組
一組活萬人巨璫亦去楚木械更不惡木械與有靈
能令三湘衆滂沱涕泗横能令夏畦子忸怩顏可憎
能令忠烈士芳名齊岱恒亦或咨其忠亦或賀其禍
烈士意如何脉脉不可揣引袂時擀飾吾君那械我

右械繫吟

[illegible]頭象天無乃非骨肉我生髮未燥鄭重忻修沐
冠重因鄭重小帽如冠玉烏紗貴且榮乃至忘初服
我首生於天可黝亦可華我冠制於君可帽可為紗
皇恩自浩淵髡鉗不漢家易冠以小帽不殊純易麻
帽下頭顱直一舉戴昊蒼上士薄斯語不冠憂惶惶

中士奚斯語不冠樂洋洋下士嗤斯語不冠胡涼涼
相契不相薄毋寧幸相嗤賢人解其冠天下無寧時

右易帽吟

縲絏南來若有得語音克諧貌顏和蕭寺候逮四十
日　御製披覩三兩過方寬大道舉　皇祖果覺殷
憂增慧多百步衛門亦可入為彰法紀荅恩波

右龍興寺候逮

十椽草屋被生塵戶外時聞索債人有妻抱子俱稚

薗阿兄類嫂絕徼鞭千里絨衣不墮淚九秋披乃已
忘身珍重鐵漢[illegible]硯為妻恐我且[illegible]

布寄衣

昔聞[illegible]依[illegible]是今時[illegible]人[illegible]多依全
歇當[illegible]依[illegible]草不[illegible]果如試[illegible]痛
夏君安[illegible]佐樂長春

右[illegible]

題[illegible]

雜[illegible]
此善家[illegible]大[illegible]王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爲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積之慶可[illegible]　帝京天下[illegible]千方[illegible]
買[illegible]
衍先[illegible]
恒[illegible]人其室[illegible]敢
玩不[illegible]乃[illegible]不善世乃亂誰令[illegible]作如是
觀

感懷

莫汝然則聽人聽我則夷[illegible]靡吾[illegible]飽羹[illegible]爾負儀
口可使爲苦妍可使爲媸味不主於口色非目所司
有物盤其間强横脫羈勒變化若牛鬼播弄如鬼媪
突起千[illegible]障何論目如離能幻舌如馬食葵猶甘之
吾生患此物敬奏主君知明燈照奧窔[illegible]邊陲
剛刃晃似雪誅剪靡孑遺口日賀且泣從前何太癡
爽聽自有真饑飽真相歧

雜詩二十二首

周道[illegible]交惡誰詢濟渡勞勞古人心蔬水澹啜餔
赤日揭中霄六宇撤其網我行不可求殷勤悲日暮
二豎勿相凌會當振其步

其二

昊天制厥命萬類共相竢命之貴締組命之賤秉耜
命之厭膏粱命之乏糠粃命之徙超乘命之俛床第
命之爲彭叟命之爲殤子命之發[illegible]命之秋草萎

智人達其緻素位坦如砥愚蒙罔有覺營營良苦耳

其三

栢幹何挺挺藤枝一何柔傲霜秋賞菊傾陽夏興橘
有賞應有咎毀譽總堪休誰能代之喜誰能代之愁
曠懷觀物理觸景聊優游

其四

桃花殊綽約舉俗艷其芳彌空連錦幄落地紛紅粧
譽口若市沸戀賞奔如狂孤竹生澗畔掉臂一何涼

爲語澗畔竹節麗堪相將飛霜千仞壁聊此共風光

其五

好鳥鳴高枝聲如管絃流池水尺有咫魚躍何悠悠
人生欲無涯忽忽起蜃樓不見青春子兩鬢倏成秋
呼酒酬今日勿爲明朝憂

其六

少年種多疚中歲相侵尋病久更惜日規時感慨深
感慨千里外杳杳懷同心奮袂欲翼冥來風凌高岑

望望不可即潸然涕霑襟

其七

草根共木皮藉以延歲年疢疾應由我修短固在天
便欲御風去其如至情牽西往總不易寒風凄枕邊
韋編苦難讀平生愧衆德且乘尚健日問膝高堂前

其八

缾罌罕儲粟謬懷揮千金蓬門有貧客原田乏鋤犁
帶鉤固無幾解以酬知音秋氣正蕭瑟勿厭梧中甚

其九

秋日猶爲暑秋風亦已涼披襟南軒下無語嘆流光
暑徐遒謝涼至時則當時乎天弗違人生胡彷徨
螗蟬當此日深樹噪夕陽

其十

中宵忘在病披衣踰月碓錚錚匣中鋏寒光交青霄
鯨鯢百丈强盡往齊一揮不吝山[illegible][illegible]意處百年微

其十一

昨晨一齒落今晨目茫茫兩體似共期衰歲行相將
胡不當壯盛勉學如不足此君否大嚮落齒應未妨
目茫阻誦讀何以觀虞唐世態多變幻崎嶇紛甽壢
便可昏昏然且免窺雌黃

其十二

有斐誰氏子楚楚青衿姿藐藐予云聖施施我既知
日入坐嘆息支言良自咄世季匪且暮予何為
三秋月中桂一芥塵上枝生民天未厭會當偃所思

其十三

追日羅於渴說難亦已渝事有不可為三閭悴江濱
善哉陶靖節漉酒以葛巾茅簷坐捫蝨滄悵賴昔人
達士臨川上流坎良循循

其十四

貞金辭暮夜關西畏四知清節勵嚴霜芳名千古垂
家人共米糜歡訶今莫知亦聞齊大子出都杖其兒
二公秉峻德遐風念在茲

其十五

蘇卿處於北[illegible]食飲攫殺無人倫
晨起整衣冠仁[illegible]再陳恕以嗔
休儺生知習華言衰不聞[illegible]逆[illegible]國難[illegible]

其十六

骨骸植丘山對面燕楚異赤心赤逾日誰剖誰以視
縱令枯其舌如簧應不翅所以抱心人幽懷付掬淚
吾師固有言當是故未至

其十七

孔方何醜類昔人譽為兄或亦名之奴差似稱厥情
仍為奴中賊殘狡恣縱橫渠能離至戚因之失良朋
眾夫猾人傾渠來躁人腐內陰藏巖谷外瘡痏刀兵
幻忽安可詰舉世墮其坑便移絕交檄勿致擾吾庭

其十八

平生不了事悉此數行書抱病逾一載方寸成荒墟
藥餌未能親藥餌時則茹解組歸田里所懷寧此如

厥處匪朝暮邪不怡居諸

其十九

大事如小事有事如無事神閒氣自強乾秋士埋峙
萬類參寥間太空只如是因物付以物天下本無事

其二十

向若官翁家生計了不植歸來無所棲南鄰聊以卽
午間晝延賓半間夜燕息祖先無祠宇言念傷胸臆
置主室之隅一過一惻惻幾欲謀構樹聊蜩鳥能亟

謀身拙似鳩勿謂將謀國

其二十一

曷用嘆寂寂呼童訪所思蹇蹇擬行邁河柳綠烱綠
且盡此日歡勿問食無糜女嬰兵大癡癸事咄咄爲
宮袍況可典詎至餓爾肌

其二十二

浩歌復浩歌人世奈心何心心山海闊心心竒算多
相偈生照忿多算少安和我生靈萬類寸心吏庇乇
胡爲㴱自者憧憧起干戈吾將驅此心委諸東流波
不分奈與走不如咫與阿可使眉無促可使鬢無皤
百年能幾日浩歌復浩歌

有感二首

有口翁如箕同官丈才旭痛哉髮星星失人亦失已
日日顧念人可嗟胡爲矣刺舌聞古人刻骨戒胡疑
訟言伊何時除夕戊戌于
古人垂乃幾知乃微之譏或羅發諸聲胡不寬諸隱

下石伊何尤落井良自賤世方崇脊僧何爲相沓噂
來者如可追刻肩將自扙

上李少尚先生四首

夫子起何晚聞家學淡漠翩翩西山陲鳴珮雙玉珊
一爲仁道召群衆從矜鑿援霄白銀漢大河無飛瀾
相看誰可擬來鳳矯翻翻
蝸蠻逐白日世味壓恨鎖苴氣非故吾吾生自有我
么麼小厭芬吾道得無生助吾關匪遙姚芳渠云亘

問予何循所往入超自中
疇昔珍燕石秋螢詡相映法堂啟秘篋驪珠驚照乘
人道固遠人千駁總幻徑賢人人之賢聖人人之聖
三嘆嘉斯言冷然破初蒙
鬱鬱墳中杏依依河畔柳柳絲千萬條不繫杏壇綬
悠悠感中懷心蹉將無茂何以篤我思訓言當共守
吾道誠在邇象罔秪豐蔀

感事一首　萬曆辛丑四月八日

外吏五十三內吏二十一一朝下役謂趨蹌依紅日
朝紳為結綬易哉勉為臣年餘綜核齊試罷官僚分
浹歲怨嗟動部曹奉　俞綸　皇恩自浩蕩忘久秖
成愆余猶在寮寀應非務究淪為披二三載猶不事
明君胡不環聽下以本春年望說[illegible]力乃
以逍力為　屠下[illegible]年為老親入[illegible]成徐
何足論

春日

春日上簾櫳芳樹翕聲暖尚簷餘殘雪北厄露苔蘚
長與獨徘徊鄉思愁縷縷離親動數年途路阻且遠
振羽乘天風廻翔悲在躬挍告發為枯萵能開其鍵
鄉語空谷音家書金璧美夢魂何惜[illegible]執惟轆轉
室人訝不吐將占舌復捲道傍車轔轔有來亦有遲
聊聽可若何吟罷淚欲泫

得家音

馬上逢來使急問庭幃事先聽報平安幾看平安字

四體條然舒歡極仍淨[illegible]安送母[illegible]今歲五易
雖知豈頑癡其如年[illegible]阿母不然忍道世
不歸為阿母不然刮[illegible]虛名誤微祿淚成泥懲
年年春明外距家千里二天門更漏里曉日光易被
去留幾躊躇究將盼[illegible]

買竹

搜囊忽見僧所存買竹錢是日雪似[illegible]交映疎窗[illegible]
一睹嘆孫項崛嗣龍寒烟再睹殊[illegible]氣[illegible]

戞擊流清響動中自靜冉冉冽泉度幽壑喬峯倚遠天
坐對眉爲登晨夕相晤神骨亦爲之挺腸亦爲之滌
趙藺漢長孺前身何疑焉感此延新龕漫賦高軒篇

謝任竹東詩扇

望望稷王山熠熠嵐光紫中有好修人九十武公似
褆躬絕氛埃羅胸富經史世德紹先徽尚友薛夫子
我欲從之遊室邇人則遐雙鯉儷木桃瑤篇突而睞
下以軫貽艱上而憂國是予爲貧生于不以我爲鄙

從茲懷袖間馥郁逾蘭芷清風時披拂洽然盈予滓
高誼實云銘壽公式多士

輓趙公子并何烈婦 有引

余同年趙乾所丈之子邑學生任賢蚤負美
質學道於少墟馮先生其爲制藝每冠多士
未第而夭副室何氏自經以殉嗟乎烈婦乃
得從大去公子乃得烈婦同去復何憾顧余
不能無悼爾

瞻小曉山笑稜伎廷氏子和斗入玄交一歲消磨耳
馮門有高足長物六經指剛腸有丈夫氣蔚不啻趾
以見從厥躬刊守亦以見忽忽去終天何媿而則知
竟死所日三竟死芳迹並死此千年身不死者萬世
我讀烈婦傳涕淚不能止世態類波流頹蕩獨於砥

挽董烈婦

何烈婦三水人三水又有董氏適趙公之孫
諸生一鳳一鳳卒董氏投千尺淵以死死在

六月而何烈婦之死以七月一時雙烈奇哉

併輓之

世人畏世險誰險而指昨死生貴得所豈在坦與阨
烈婦觀深淵不異處華贊肌骸頓如粉貞成屑瓊璧
死全居無悼何殊亂刃鍋想當飛身時天帝爲之格
天帝爲之格人誰不痛謳

贈別蔣序蘇小泉歲文之泰

天下無其倚因之負音□□人□此□□□以爲敵

聖遠言既微士風亦蕆異終身學校中不問學校字
泰運轉河汾小泉振鐸至衛道如保躬造士如呼寐
一朝西其轅皐臯起衆嗟西方有美人法堂樹赤幟
行矣共闡揚斯文應日熾遺訓芹泮間有士揭而示
大道終在茲誰今甘自棄

遊齋宇李公園

勝地堪遊覽豪心况主人崇臺袪庠礙清淵滌氛塵
面面長林簇葉葉窺吾眞本爲躭幽寂轉與人世親

不知各意適但見飛能頻

歸德沈孝女

孝女堅孀節蓋棺骨似銀未聞再醮婦能爲不死人
淡濃盼轉合燕越趾移分或共嚴霜烈或隨腐草湮
男兒負剛氣莫愧女郞身

贈聽聲和

悠悠嘆世路崎嶇日侵尋官常有堅衆民情無古今
不見循良尹雲陽愛戴深猶懷分符日漢吏蚤盟心

三年報上最　楓陛馳綸音誥云有盤錯良堪濟士
林

都下見西山

忽忽見西山千峯螺黛發宛若對中條當年景可掬
臨眺重徘徊屏營撼衷曲不見故山雲何況雲下屋
寸腸折大刀擬上陳情牘

贈別胡生敬明守戎

世非道不世人非道不人武非道不武文非道不文

斯道入無間斯道廣無垠誰能甘踡縮但飽七尺身
殷勤囑明眼認取此身眞到得眼明日萬彙備於君
主人不自主大患在遂忽眞形誰信取磅礴貫乾坤

送別戴肩吾

七月凉風來雨罷疏簷齋戴子訪吾廬朧昨談今曩
不道生計微但詢學問長手持李翁言作聖示吾往
珠玉揮四壁坐玩襟期爽送子遠行遊鄭覯吾未穰
子行懍自佳天宇秋正澂

癸丑村居雜詩六首

秋雨送新涼一朝過四陾旣入貴人堂亦來寒士舍
亦澆荒畷草亦實良疇穀世眼過分析造物笑拘攣
雲霞亦長谷山川羅禹服錦繡滿乾坤不禁萬人目
隔籬羨他人打自臉其腹如愛袖中藏不容珍在櫝
達人自大觀恢恢割邊幅我生從何來請君且三復

其二

浩浩復浩浩天地有至寶此寶人人具人何不自保

先賢閱世患持鉢效丐討堪嘆悠悠子惕日甘就槁
枕璞以爲石長饑羨一飽一朝悟其眞應悔悟不早
誰云貌七尺巍巍陵蒼昊延年貞未央顏淵同壽考
黃金北斗齊較如一芥草此寶匪難尋昭昭在大道

其三

林居靜無事豈惟壽且康呵男得師表董陶望吾良
秋序且將半黍穀漸登場鄰人挈酒至其邀明月光
醉眠不掩戶花影紛藜床[illegible]此欲一笑野子何猶得

試問道傍人孰與聲利場

其四

山居何所有林泉欸長日籬圃裸蔬香梨棗垂垂實
笑言對古人案頭聯卷帙比壤有清士過從挹其苾
舍此欲何之世口過於蜜

其五

好雨連朝足堦前寸寸青禽魚若忭躍草樹亦崢嶸
向來憂旱者亦已動歌聲相將坐桑下杯酒話生平

縱無發盈廩菜根固可烹天公不棄物安用繁胸膺

其六

土臺峻若丘伐木構爲榭俯窺千樹杪颼颼風在下
縈廻觀四山蒼翠畫如畫吾道足至樂景光不需價
蘭亭別彭殤右軍久已化何事電光中區區爭讟罵
吾欲洗吾耳紅塵已盡謝

送別劉年兄豫吾

陌上楊柳枝烟氣凄且楚何能折贈君贈君行以[illegible]

不願相游揚但願相期許迅鷁方徘徊未可戢其羽
一鷁終逾百暫折未為沮隱顯總君恩事業無來去
古人亦有言當為豈此舉大鵬息溟池一奮排天宇
若過少墟氏停驂試問取

有懷

美人在何處乃在恒山峯盪胸羅曉日釣海垂長虹
蒼松十萬丈萬里擢天風我欲從之遊縢蘿鎖不容
晝望月為白夜望日為紅般般不成寐珍重夢魂通

張無翼茂才索詩

南山有薇蕨北山有薜蘿胡不餐且衣念茲寒餒多
衣冠紛嘆惋闤市聯網羅是以賢達士孳孳知拯[illegible]
元方施未竟季方更砻磨研精犧氏畫夢寐尼山阿
所志潤埏垓澄源洪其波

葦棚詩

癸卯得告還里賃住室淺苦暑乃買葦箔數
卷縛棚以廣屋簷甫及半已覺涼然既成[illegible]
客不[illegible]足[illegible]花陰
夏樂處即便茂一新之不過蔵用百餘錢終
吾之世費不數千微旅足辦無難也不亦快
乎

結葦為高棚清陰障暑酷袒背卧終床稚子供脫粟
有時發檀欒古編可朗讀托身六合中風光到處足
還期招所知茲樂誰能獨

背若

階除經旬雨匝地鋪莓苔隱隱青痕浮茸茸綠色堆
衆足忍相踐移得為頻來化工救裂巧藻繢慢追陪
相對境自寂悠然好懷開

懷公周廷諸友

美人隔滄海何當為葦舸所隔在山嶽吾將禦藤蘿
高居雲寰寰騁望可奈何夢接以為期庶幾勝頻痾

擬卜居樸處諸君附近寄懷二首

夜與黔款段徘徊欲何之所之綠樹外納履訪[illegible]

涼風生懷袖麥飯甘如飴暮還約復往將了當吾後

其二

野曠襟期爽入望惟青林時伴樵爪侶踏地談昔今
情投言俱質禮簡切吾心悠爾酌村醸醺然互清吟
城市勿見招於斯膠漆深

弔趙烈婦

言邇河之滸聊以鑑清漪有美趙氏婦殉義委郊圻
赴死亦良難厥志耻中移銖視千金體華膴寧甯娃

初心豈弗皦一飽成脫遺孤墳何勞勞逝波亦瀰瀰
徘徊正秋暮悵望涕漣洏

陶村送別友人

相逢何造次一夕成分岐但念相逢喜不念行當離
河梁携手處別恨摧肝脾悵余卧孤館寒風襲人肌
雞鳴天未曉君馬已南馳古道木葉脫不似送來時
嘉言永不忘予以沃吾思

贈梁思軒年丈

在昔稱賢母賓至剪其髮孰與携其兒迢遞山河越
迢遞伊何為維以交賢哲蒲坂華偽髦張子聲華勃
朝鼓虞苑風夕採首山薇不聞三遷者岌嶷出巷閭
梁以感此意天池會迅發

招子榮

春氣正和煦徑草綠參差暖日融懷抱相對何熙熙
天心固如是達人觀化時觀化憑誰語子榮共襟期
不賴良士言大道懼多岐

闢王

心如天上日此義罕人知共誦將軍語貞鮮窺其隱
能心將軍心入檻蕩藩籬王心炯萬世心心暌不移
赫赫中天日光彼永如茲

與胡上舍

佩蘭亦良馥何必青雲枝大鵬幾千里綱罟安所施
圓方中天地亦手授四維尊爵一仁備良貴千載垂
來川職不申匹夫百世師請看徵賢詔西下錦江湄

示戒

我愛孟子書論孝萬年鵠鬪狠父母危縱欲父母僇
所以處鄉黨勉效恂恂躅出入氣常下惟恐與人觸
博奕歌舞地不以入我聰獨有士人行難成而易壞
我願諸子孫尊生如執玉吾能秉謙恭誰不愛敬篤
罵人人亦罵辱人取人辱娼門譬火坑陷人逾鴆毒
妖態厲殺鋒癡魍逐臭肉保身須養心珍惜凌霄足
百行孝爲原芳名千古矗

沈願貞年伯祀鄉賢

傑士垂榮名身後紛尸祝或拜九原人或拜三尺木
懿哉沈太翁孝義生死篤急難匪求知千金不入囑
道高祀乃崇聲徽起人肅伊其未祀時固與諸賢族

輓張年伯母

張郎壽其父念不忘其母壽父旣承歡念母轉悽苦
宮袍豈不華不及北堂舞容有紫泥章灰飛一抔土
人生値親存晨昏可恭肉

曲江李年伯

先賢維大道犖犖賴以啟白沙宗自然甘泉認天理
李翁闡其學傳心在克己克己乃無外吾身豈稱米
誰云仕不達懦夫色欲起丹綍下天衢 皇言爛於
綺吾方處塵網茫茫目有眯斯人如可作從之若脫
屣

懷思庵先生

思翁秉先覺逢人指大道敎者何殷殷聽者亦草草

玆道匪易窺塵情鋼難掃吁嗟年復年不殊秋卉槁
先生悲衆蒙憂心應如擣誰能究斯業九天慰此老

讀丹山遺稿

忠臣須百死貞心不少移幽室絕曙色斷食甘長饑
逢辰聯凶板惕惕愜哦新詩真成骨似鐵寧愁命如絲
聖恩今浩蕩披垣何委蛇雖然靳闓轉霆威回重
施愧無感格術停閣亦焉悲

詠喬丹山先生

丹翁敦信義恤孤矢不負三品歸來日弗忍私其有
歷敭二十年共道富豐厚甫及垂老將脆甘爵於口
身去肉未寒莫能贍厥後清風拂鄉閭謗言眞枉咎
寄語月旦人評騭胡可苟

送劉友南還

名實分先後窮通若白皂或替纓於朝或以巖穴老
巖穴脈紛埃替纓薄[illegible]禍達人自大觀將行匪二道
時行何寥廓劉子眼相青公卿虛左席皎皎玉壺冰

揮麈闡秘奥心胸羅繁星一朝辭燕市南去渡滄江
劍光寒夜月烟雨迷瀟湘乾行如走丸風氣何南北
把臂竟無言勿忘相關也

遊北園

為乾旋寂[illegible]遊十日此[illegible]清人耳
雨過千林[illegible]日落萬山紫草生[illegible]木秋可窺禮
傳觴抒衷言策蹇訪高士野老[illegible]心事見無修靡
田頭禾黍稠[illegible]足妻子[illegible]逸民[illegible]天行允在是
何當鼓此風淳朴移城市相將還太古于于胡不美

弔丁文堂先生

余[illegible]文[illegible]幽居抱至趣情深自華滋
薜之天成卉盤礴空谷師因知貴得我得我發乃奇
玩古思若人徘徊為[illegible]其若人有孝子已矣勿復悲

徐鳴卿得告南還賦貽

古道氷銜今出門色[illegible]舒誰種棘為林畏此刺人裾
倚鞍令繾綣中夜幾躊躇有懷不可吐願言愛居諸

題史武驤年兄怡怡堂

史氏今名閥辟光何炎炎[illegible]友于弟[illegible]將樂以恬
友于極百愛[illegible]子亦[illegible]允恭如所嚴
怡怡闢堂構飛帛高[illegible]以為箴出入相顧瞻
百年期繾綣誰能中[illegible]其躬[illegible]子靡私奩
緊予亦有弟予弟亦[illegible]感此史氏[illegible]兄弟情
十指聯於手兩手[illegible]云在炭氷
世人[illegible]氣斗酒[illegible]一同不復[illegible]

況其產同腹親切亦焉增急難懷兄弟胡不讀鶺鴒
父母遺栝棬覩聆肺肝折那知兄弟身父精母之血
父愛愛何疑父敬敢弗敬犬馬猶且然矧其所毓孕
弟愚咲厥兄父耳憐堪聽兄怒目其弟母懷痛欲涕
兄飽弟腹餓入珍成淚隕弟煖兄身寒披錦心如剜
吁嗟世人儇利重親乃輕利不殊糞穢焉將骨肉衡
伊其辯金貲矻矻後人遺胡厚我之子獨薄親之兒
或以小忿始恚恚竟沒齒何如怒不藏于喜象亦喜

大都大之心厭於婦之口朱陳秦晉人渠於我何有
我思古風篪塤篪擬季見讓產不自殖讓金不自珍
或尊爲天子樓閣美芳兮或身貴躋台鼎參同勤翻昔
矢衆良難折胡兒解典倫鬪兄愉不武形逃性自真
盜亦欽友愛弗忍相遭逢草木抑何知紫荊倏枯有
於戲後視今誠猶今視昔千年萬年後史氏稱簡籍

熊念塘年丈終養畢部選任發縣

君親恩則同忠孝因一理吾君之臣萬吾親之子幾
所以一日養三公不可擬人子處祿祿父母步一顧
見有一宵別親應終夜籌漸長漸相離如巢之辭樹
大離乃爲仕長年動以數熊子天下賢孝愛切肺脾
成名年不少尺組貞相縻財去環膝下菽水日依隨
雖然五載歡百年無憾遺孝道有終始事君當在茲
作令文公塡膺對無忸怩其友爲曹生三年詣其母
匪以捐七尺匪以千五斗親年一何速客夜一何久
寒家盼修途徘徊不能別重感熊子義涕淚交於胸

雲中亦有鶴陌上亦有逢人生懷其親爲熊勿爲儓

晉松陽乃翁年伯中丞公七袠

予友晉伯氏叔子予同科共季對春闈作也先鳴珂
將予栖燕市朝夕相劘切伯翁寄書來存予亦寵問
首舉要公戒咥而宜自乾無心與有心使我只歎然
定當勿使人有往必有還衣寧用其敝居寧居其小
馬寧跨其弱趨事寧陵晚吾當坎軻日國事必殫心
吾當隆盛時罔敢驕於人好友須締結締結勿以財

府事被輕議嚮事口莫開權門不可慢權門不可近
遊士亦屏絕一刺良重慎爲吾具壽言須入不仕語
爾第吾起官似爾爲管取守靜聽自然達到上於汝
一讀一三嘆黃髮之言芳香不倦於教是宜閭閻且
伯翁懋勛業天署達龍荒贈言過京國不乏錦裳章
組之用爲壽維以發潛光抑將告仕籍式遵永靡忘

寄別張警庵

平生不解泣今日淚頻揮一泣趙郎去二泣吳郎歸

三泣張倅罷顏色遠相違張倅才激昂綽兮兩石强
清操不纖翳直性無廻腸爾行自慷慨我懷自傍皇
徘徊乏雙翼隨爾共飛翔

汪中臺年伯祀名宦鄉賢

從昔辨仕學朔野迥然分嗣響亦奇迹根牟一大君
汪公祀上谷邑祀汝水濱縮綬劍蜂擁入里何恂恂
抑或雄於邪何與樹功勲者謂[illegible]大子聊取儀人倫

贈汪金陽司部同借[illegible]　從姓孔氏

仲尼躬大道天下一家也豈不有同宗一家之親者
天下闕其學辟如共塾治同宗繩厥武親若在膝下
伯魚何異聞詩禮之言雅金陽出孔氏傳神異士苴
贈翁垂令德昆弟如部夏食指紛同鼎來俗聊慈寡
季也念伯氏萬里壽玉卮復姓追本支先聖自歆綴
緊予欽其芬翰墨爲之灑謂疎非所親胡爲思如渴
大道在金陽吾言當不假

懷昔吟八首

懷昔吟懷同里之先賢也賢不盡於吟吟未
盡其美聊撮所知以竊仰止云爾甲辰四月
廿有一日夜

李尚文先生　諱泰道政使

李公建嶽猷被垣振遐軌弼天知瑣郎到今黃覆李
千載有餘芬烟煤微國史愚忝躋故署三嘆不能已

張九雲先生　諱國[illegible]御史

淸白信淸白遠趾輝光片札[illegible]人珍乞米帖同芳

堂堂八座尊候傳製考𡚁劉翁傳以宅吋為藉篩

流傳聊彷彿時嶽懸春陽所嘆文昭後高丘柏已殷

天道不可問人生惟允臧孤鳳寒雲漢誰與之頡頏

張韶菴先生 諱芮 大學士

張翁秉操古朴懷而直躬逆璫熾虐縮頸不逆靡風

學士一長揖拜跪聲參公左去豈不得聲榮留芳蹤

史官謂不識宅人何弗懵升沉俱往迹忻瞻芳譽并

郁東渠先生 諱蕃 參議

胡公疑粹德趙璧楚白珩守道抗宰輔官爵感同升

拂袖耕北野高標映日晶等閒欽令聞益亦為心領

杳杳青天濶何緣講執經

謝朝制先生 諱蕭 員外郎

謝公當孝廉驄馬憲臺扣五日百雉興冠退萬疑汝

筮仕秉清法供億省帝狩歸來遺世氛皆空罕能然

村墟奐胡公城居崔旻厚訪胡昔傾過訪禪坐雲管

寥寥非百年此風不可汲

劉思唐先生 諱弼 寬府同知

古念思唐翁未老遽焉之執謙魯恭士遂語匡衡詩

當年聆一二服膺猶在茲慎予匪善問未窮珠蚌奇

頗解理痰木纂楊空滿漸愧切向誰語殘燈照淚垂

杜勿塢兄 諱可久 舉人

予昔在髫齡及窺勿塢子登歲步青雲[illegible]終貧士

六月被大布放歌悲世否奮毫落瓊玖孤鶴雞羣班

狂飲不懼疾脈病輒祈死醒醍市上兒笠直上下第

英風不可追心執為背洮

馬少軒兄 諱邦瑞 行人

人亦誰無心心各隔胸膺少軒心外露坦坦渾邊隙

忘機漢陰叟歡笑步春雩孔門羣毋欺若人之徒歟

忍見璐璵質委置蓁莽區

贈別戴生

秋日長安來春日江淮去爾身有去來爾心無行住

識得爾心時八荒寸地具識得爾心時萬行一旗靈

識得爾心時乃見違心處吾心那可違談心淚如注

感懷六首

夜光紛滄海網罟亦良艱夜光無揮照海底如人間
人間自多夜夜乃光之求含光數問夜柳足用爲羞
太公無耋壽渭濱一老漁披裘翁爲誰悵然嘆區區

其二

或居崑山麓觸目盡珍奇炊玉以爲食紉貝以爲衣
或居荒裔隔觸目盡魍魎供酉叫以嘯陰風凄以悲

所居乃不同相愔徒成癡出鬼亦趨蹺聊以解我頤

其三

伯奇父不憐顏路子不壽牛也憂兄弟頻兮空良友
買臣未終賤室人謝絲蘿版築不入夢高宗如說何
相遇良偶然不爾偶不遇天且莫之爲委心復奚慮

其四

昔史冤諸葛賓王武畏賊漢高不滅楚耳餘爲比興
漢高自萬乘匆勞畔不那孔明胡所尤天命如斯矣

誘危慈貨狗并相感微時豈知死與貫石光怨㺅斷

其五

天亦有晝夜天亦有生死有開必有闔有成必有圮
東海有時涸西嶽有時平日有時不暄月有時不明
榮名鑄金石彼時阿誰知相逢且相樂勿爲空嗟咨

其六

貧家子有餘而常齎於升富家千不足萬億何時盈
馳驅百歲間憧憧撼心膂歸去猶長嘆亦或目不瞑

愁魔一何强以此竟死生誰能殄此魔浩氣排青雲
吾道自至富吾道自不貧不緣知足樂不足復何論
榮公樂三事假物以自歉至樂無所假至樂無可尋

會友有談歸賦寄

弧矢懷四方安能事一室萬廈庇士寒凍死亦不恤
有弟貧且耕子咎弟何失有妻病且憤乃老繫之匹
我憂年踰彌大道猶闇室我憂民未蘇烽烟方急疾
吁嗟竟何爲蹂躪酬秋日不見鬢邊絲那能再如漆

寄壽徐封君

徐翁玉南先生長嗣戎部君鳴卿自北南行

奉寄以詩爲壽

淮水之南北岸與鳴邢塘一塘一領懷境樹凝清露
世艷揚州鶴而乃類槩素云是嚴若翁積金當見怒
翁才大畢羣六籍蚤能富廻首謝青雲惟以盟鷗鷺
名理佩前哲孝道永孺慕昆弟樂且耽千年愧入布
九族惇以睦不殊奏大護瑋行嗜如炙鴻名亦若赴

鄰里董之良種德已成圃蔬高戒吉莆中歲不再姊
課子爲通儒探撥破訓詁理郡露奇穎芳猷罕能步
褒宇珍明珠靈照庭可邀爛爛紫泥青門以報是父
家慶流德光國威羈戎務當是趨庭日千櫓燦武庫
皇華飛絳節五月長江渡過里拜慈闈和氣生門戶
久子棲京邸寸腸感烏哺夜誦蓼莪吟朝上乞身疏
辛楚歸未得供張愬道祖去去乎鳴卿華堂裊香霧
爲翁舉霞觴爲子歌此賦黑髮擁諸孫如川綿壽祚

寄報沈湛源博士

虎丘山上月碧嶺亦輝光人生能不別所懷遂相望
未拜客來書先拜賓鴻翔容顏不盈尺一語一[illegible]瑯
丈夫[illegible]流亦已涼長劍爛星斗[illegible]藏
把何[illegible]無言但滂滂

寄報何霽懷泉光

客從吳江來遺我尺素書長跽讀君書[illegible]爲與
籍輝官若脊食貧旺無餘門前環碧水[illegible]集瓊琚

顏色盈目諸易治書之初鳴琴對樽酒一笑意淵如
何嘗置其間孰與夢華胥

送曾公祖南巡廣西

送君河之浦不折垂楊枝楊枝幾尺强千丈繫離思
別離復何道光輝日在茲顧慙漆室伏喜君驄馬馳
春明萬里隔況乃南漢陲六飛匪代狩誰與聽民咨

讀朝制先生詩語

新涼整冠服簡編事校讎端誦謝公新言在清脩

潛心窺顏孔普樂爲民謀誰與嘗其槩擊鮮雜歌謳
九原可以作鞠杖相邀遊何如屢藥石吾病行將瘳

詠耿敬亭年伯

昔行大河涯徘徊砥柱下砥柱高百尋黃流任奔瀉
峻嶒不嫵媚不乏嫵媚者犖頹亦交發如奏鄭與雅
衆喙匪可緘嗟咨誰能舍巍巍寒嵯峨而今安在也

王紳字朝用千戶

王紳跨羸馬揮鞭驅萬人萬人豈不武伏竄喪其神

亦聞高軒者咋舌爲逡巡人豪何矯矯可以擁三軍
惟哉抱誑語滴淌詎能申

世界吟

世界多缺陷斯言未爲確家家日月明處處川原擴
崇高貴者榮清閒賤之樂多財多受享少貨少計較
周易演羑里蘇節賴沙漠長壽賀歷年化去如解縛
坦途誇砥平崎石賞巖壑讚毀聲焉仕誰短長鳧鶴
見在總充盈一榻亦廓落豈不聞芥子不異須彌傳

莫相憎吟

鳳麟天之產蛇蝎亦天生誰不秉至情雜紛糅五行
世衰鮮教化遂致參儔儔抑以天道遠難測者冥冥
不有不肖子積慝家無傾梏惡儻知悛奚至貫滿盈
利名或濫被只因乾澤宏辟彼其潤降荊蓁亦敷縈
一瞬總歸盡忽忽電光明相逢幸相憐切勿莫相憎

詠寓邸四槐

所若燕市裏成樹綠陰濃當年曾手植重到已凌空

薈薈蔭夏日颼颼撼天風好鳥來棲止交語如商宮
公餘時一憩不異故山中故山共晨夕未獲坐林叢
愛茲若彷彿亦可盪吾胸都城多華屋歡情偏倚鍾
歡樂詎敢極側耳長樂鐘

癸亥冬得告西還途次漫賦

昨歲長安來今歲西山去道傍相睥睨來往一何遽
修途旅枕寒羈客刻原聚豈不感　君恩繾綣不可
任　君臣誼自高行藏別有攄愆將遲遲行聊以終

吾過

又

憶得一紀前新年寓井陘今日逢元日依然禮鄗學
君恩頻寵告授餐頻暮停山川似有緣一笑酌春
醲健兒挾弧矢飛騎堪怡情却懷漢孫士赤幟拔堅
城誰當靖遼海泰運轉邊庭

又

壽陽暫稅駕昌黎詩在壇讀罷行十里狂風塵沙揚

咫尺不可辨僕夫凍且僵踉蹌投旅舍草榻臥殘缸
燕之我疾作中夜起彷徨行路昔稱難況乃鬢如霜
方知倦飛鳥原未各忖量

又

林泉餘十載鷗鷺久締盟晝嘗與夜夢不離讀與耕
天子思遺履起我於常卿俾之贊風紀俾之佐銓
衡有懷均芻蕘擬將披腹呈忽忽仍歸去秋毫報未
曾官忝眞成竊懸深欽涕零所頓二三子聖學共闡

明貨利不可嗜寵榮勿去名樹人將存此慎篤之

聽

贈別李本晦侍御

吾身若虛空氣形疑未聚浮榮與浮名奚所慮而往
所以達觀人不以縈其慮虛空何邊涯非無斯別處
所以大心人似千花共樹離亭我送君杯酒莫躊躇
君向河東留我已江西去提碎匡廬山面面兩相覷
但會虛空身者令沾飛絮

又

我昔弱冠時不揆慕往聖誰其示我學吾與渠共命
浮沉數十年簡帙窺先正元公及純公金谿有子靜
江門果自然姚江揭大指泰州簡而要二溪之言瑩
畢老逢吉水一睹眞率性率性匪等閑須理融欲淨
覺之爲義人成性滋世病不思勉而始不思勉以覺
歸去告先生當不我爲佞

平房成

窄屋苦炎熱新搆屋四楹屋頭不用甎甃碑坦以平
直西丈有五向南三丈橫前時宅基狹於今不啻弘
夏喜新涼入冬應暖日融屋東常君廢屋頭時一登
吟除抱膝坐飯後逍遥行采雲旋相逐皓月若埇明
吾此堪頤老歆擬菟裘營

歸田園

田園二載別重到理蒿萊雖然吾年老尚堪歷隴崖
比舍舊農侶斗酒來追陪及時播嘉穀引水漑新栽

乘涼就茂樹躡地席青苔晝永眠深洞所吟盈胸懷
童子爲治食寒蔬向籬隈兩盂腹已果千鍾安用哉
最喜延三盆妙道相取裁善言踰瓊璧良士杞梓才
不藉好修士誰與真娗垓

七言古詩

久旱禱雨有感

刱鑿地脉名山不能雲關市紛對虎戾氣徵含叟
去年六月晝不雨迨今河漢飛紅塵昔聞土養人今

見人食土饑來去何之淒涼空敗堵父子忍作離白
骨暴如莽餓夫十八萬枵然聚幾輔路逢稚眉人不
言而敢怒我　皇惻惻躬禱柔以實不以文煌煌蘊
獘無與除新法剔奸何啻亨弘羊頌聲成轟雷甚氣
成靈對雖然草始青鼓腹若大餔家家機杼鳴處處
禾黍布公家固不貧萬里盡外庫君不見從來大亂
興每自荒年起民饑則流流則聚一夫揭竿大事圮
迺求景象亦如此不有甘霖胡恃矣

漫歌行

白浪如山海若怒萬石之舟一粟渝幾人方競渡幾
人方問津亦鬭炎荒成白骨徘徊銅柱顏爲忻白骨
枯不靈辛苦誰爲陳中心有所驅四體不伯仁周道
有華堂桂楝柏爲梁瓊玖爲茵席椒蘭何芬芳苦樂
一以殊歸去啼鵑鵑爲謝行役子勿勞相招呼

從征行

十歲從征戰白刃如飴面衝鏃大寒日暮沙場宿飲

亂枕髑髏雲黑陰鬼哭百殆適不危千慮紫心日登
然菁客至覈躋析微逐首問功高官爵榮次問黃金
富千斛吁嗟乎利錮人乃若此今人重利重於死

賈玉行

賈人賈玉支琳琅栖栖客楚何彷徨秪知三獻終當
售誰知兩足刖堪傷蘇秦賈舌以舌死丈夫未遇壼
括囊蘇秦死齊不存懷璧爲罪胡璧珍尼父遊遨七
十二價不可求但可俟

濯德歌

一緯錯一疋惡織塵能障玉壺冰尺霧猶堪翳太淸
宜尼濯德精彌精盪以江漢之砰磅滌髓瀝腸中外
瑩毛可以吹疵何生時爲濯之時余影我獨知念遙
共流離時爲濯之具上帝時汝顧嚴嚴恐以懼

愼防歌

寸心有刀鋒刀鋒森如麻亦有水與火焚溺爲無涯
抑亦工變幻朝人暮爲虵忽以陰忽以晴忽以風雲
忽以鴟鴞忽以虎嘯忽以鼠驚當其未變時并腸望
路岐及其變已成千尋瀉建瓴本來面貌果如何㶁
君認取莫蹉跎刀鋒水火原無有愼防勿令微成多

近覩歌

近以覩遠人以覩天我以覩物後以覩前小以覩巨
偏以覩全管以覩細蠶以覩玄枝頭一珠露萬古包
鴻濛鴻濛不綠廢草隔仍向秋毫見化工一呼天地
始一吸天地終所以聖王不下梱康民阜物成豐功

大同歌

農人農賈人賈文人文武人武左賈右農催賈道功
軒文輊武誰與御衡音師典樂周天司閽智愚送役
孰去孰存乾坤行磅礴爲屋爲瓦丑爲日月左右旋
上相臣忠由時雲爲草綠花紅東家嬰老於行
西家幼沒於市無用費年並亦各用其事

哀丁生賓

戊才丁公子卒余往弔哉曰是年少者而長

拇夫丁子孝悌人也余雖老敢不拜乎誰毋

拜詩以哀之

丁郎彼彼玉爲[illegible]忽踏赴郊圻斯人厭世一何
蚤斯世可[illegible]孝[illegible]親悌厥長背忘根本傷
同枝若兄先大[illegible]余爲主相奉持[illegible]容
時在千里門[illegible]嗟余平生罕類此何不在
世挽風靡誰不孝悌本至性誰蔣此道不陵夷爾可
贖兮我身百傷懷爲爾泣漣洏

良良歌

吾族名[illegible]良子良良[illegible]以[illegible]爲
生[illegible]　父母[illegible]長[illegible]其
父母不[illegible]不可忽
也
曹寧夫婦[illegible]良良行孝道若[illegible]得
處奉養[illegible]行感
懷抱世上豈乏哉無人上天下地能於討妾維子新
愁不足不爲父母添布襖[illegible]良良是我師願爾多
壽多財寶

壽何年伯 有引

年兄何[illegible]爲詩慶
上壽[illegible]族孫
樹滓[illegible]觀音宜於[illegible]教子三事
一米一茶不忘君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遑[illegible]就
諸語[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之

歸

世人出世誰爲可經世以世不以我九族既序自畝
耕以斯出世以斯經三[illegible]一米一蔬居
父[illegible]人
德何[illegible]世胡以
經胡以出亦有欽[illegible]大道
難窺請以抑揚以[illegible]

沈孟成年兄乃堂伯母節[illegible]壽歌

孟威愛何壽其母子孝母貞兩俱賭孝將寸草報三
春貞如劲栢凌千古孝道從來重顯親不虧厥體顯
爲真體分大小誰與剖不虧其大幾何人貞母德壽
天與齊筆匪如椽將焉題孟威孟威以忠孝南極北
堂絢紫泥

挽熊太孺人

人羡孺人誕貴子扶搖九萬紆青紫我羡孺人誕子
賢玉峯千丈倚中天有子不有置王家百年不缺亦

馬嗟賢郎幾上思親書正是當闈無恙初腸枯舌燭
歸不去西風灑淚可何如奚童反命慟欲死東村坡
子方治邦長號奔去天冥冥相看誰不泣橫膺噫噫
乎翟冠螭養今已矣永終慈壽惟賢耳

拘曉前一日有友索歌歌此

春風曉入曲江曲西山客子但呼蘇庠上有高士机
看驚側玉爲君發長歌有口不食彈鋏粟御鑪移殺
度玉堂故園炯柳就新黃誰能扦恆此乾坤鳴里足

徜徉湖濱一絲繫九鼎當年未遇垂孤艇手持盤梅
上丹較夢懷不入君前桀生不顧扣角鳴鳴鳴懸車
前琴亦屆屆人生容膝俱長物勿用擾擾逐隊騶爲
君歌君浮白君才舉筆追謀耆仰視長天流浩碧

詠知一張年伯似綠汀年丈

知一先生胸如日直從造化窺靈根加纘不憂身且
去方憂吾道泰其門枝勘理氣授冢嗣雙眼浩浩歸
九原茲念固已達混沌下通萬億剖雜藩匪修匪證

雖克悟紛紛離析愧支言冢嗣孝廉真大孝號大踊
地喜爲昏先生有神應在瞬綿綿道脉繩繩孫張君
孝親孝以道理氣不裂孔顏存我學慣慣賴發覺他
年寸地夜可啜

贈別劉冲倩

劉生索賦詩欲賦無可賦吾喜劉生來悟言如祛霧
珊於歲月間廻頭試一顧不行何用言不行不爲悟
忽忽將百年抑以將求副歲月不副猶可圖百年不

仰節堂集　卷十二　五十一

山東提刑按察司[illegible]路

仰節堂集卷十二目錄

五言律詩

會胡纂東掌科於泓芝驛

清明

與北溪表弟

壽陳丈五十

訪劉友不遇和其除夕韻

和米山人除夕詩

夢遊河津遇蘇石水醒識其狀

乙巳七月再遊西園二首

劉定余先生開亭植杏以背杏望招飲花前燕

貺詩扇賦詶四首

七言律詩

和馮少墟先生勉學詩

平濬太守宗侯道尚步韻以謝一首

懷淮陰士民二首

步韻報盧茂才橋梓併致訥交二首
謁韓侯廟
志感有引
村居
贈馮少墟先生西還得扉字
步韻謝別太守賢藩二首
龍逢塚
魏豹城

贈別徐明衡天部以請贈薛西原先生得詠
和呂豫石餘部警學詩十首

仰節堂集卷之十三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秀水項俊卿
烏程潘曾紘較正

五言律詩

會胡纂東掌科於泓芝驛

匹馬綿山道相逢似夢柯光儀皆若此世事今如何不盡班荆意聊占補衮歌郵亭倘子憶今夜宿烟坡

清明

歲歲清明日家家哭壠頭昔人一旦去存者千年憂野闊浮雲色川分澗水流九原如可作應更爲予謀

與北溪長弟

十載還鄉曲青山竹樹幽日評新得客花老舊分條未許頭濃麗剛成慣寂寥壎篪張仲弟酬對有連宵

壽陳丈五十

今是知天日天心且若何麒麟雲裏下貔虎坐中多

珮解青萍諾盃殘白雪歌燈前窺俠骨好去靖戎倭

訪劉友不遇和其除夕韻

歲歲除將去乃成千萬年渾淪不歲改機竅幾人研
世隔迎春後情殊守夜前子寅丑異建況味豈應遷

和米山人除夕詩

最是陰陽巧更翻作歲華癡心剛彼弄皺面為相加
旅旅思鄉夢城城於屐家林園猶濯濯誰看此中花

夢遊河津過蘇石水醒識其狀 甲辰四月十七

夢裏逢知友憐予髭白生草茵憩枕藉村釀若生平
惜去馬鞍解傷時襟淚黃龍門風阜上乍醒使人驚

乙巳七月再遊西園二首

四野青貂昨重來病若加報君空詠草為母惜年華
皓月邀臨榻紅塵懶過家休休還自適到處足烟霞

其二

遭逢亦已足胡不笑顏酡傑士時連袂逸情人放歌
三生由命鑄四壁奈吾何强起加餐飯萱堂雙髮皤

劉定余先生園亭植杏以代杏壇招飲花前賦

詩扇賦謝四首

何處園無杏何園杏不花一時成聖蹟千古艷奇葩
爛熳尼山宅芬芳闕府家行行來西郭如涉泗洙涯

其二

八九東家士傳燈祗一仁有懷窺孔室着意認王春
生趣年年盛天心的的眞此時無一酌那不負東君

其三

誰把參答鑄紅粧向晩開爾憐寧待語吾與勿須猜
解佐犧罇興知纏羯鼓催朱欄屐履不道而風推

其四

宴罷七人起籃輿徧插枝頻令醒海塢恍步上林時
一色色無間衆香香更奇碩憑風九萬布散滿天涯

七言律詩

和馮少墟先生勉學詩

等春莫待賞春時春色何緣過緑枝世路由來曾未

險人情祗是自生疑合天爲我方成我順帝不知乃
是知大道見前憑認取相將良友叩明師

平藩太守宗侯遺詩步韻以謝二首

百丈鯨鯢未戢鱗家家軒壁大河濱關心獨有天涯
客借箸能廻沙積春回野燐交邃海卒千年淚落楚
江臣　孝陵上氣忻如昨且向月明理釣綸
風動雲流鎭日閒非非寄向蠹魚關從無奇字煩探
蹟覓得玄珠欲破顔颺盡便知求是水巖居只愛画

中山汾陰高士多精詣何日青牛曉度關

懷淮陰士民二首

士庶雍雍佐郡時七年一詡不嫌遲瘝官難補催心
折落日相催盡淚垂爲萬千千迹道左三三兩兩別
京師於今亦子天涯外日斷長淮無限思
兩考一官疾似梭成功爲問竟如何從教去後心猶
赤曆在今番贊已歸來報　主知顏汗赧難瞞我處
淚滂沱獮行大治何人也到此令人感慨多

步韻報盧茂才僑梓併致諸友二首

斷梗飄飄倚日邊每逢貂使夜爲年空勞青眼窺親
舍幾向紅塵覓性天到底補藏辭綬草也知囊乏買
山錢丹心一片從來熱忍過西山酌冷泉
濟濟冠紳集講堂言成鐙韻步成芳上張瀟氏教無
類孝義盧家斐有章蔵若虛浮空髮短學無實地蹟
心長譚馮諸子吾知否夜夜心旌自北翔

謁韓侯廟

辟穀仙人蹤跡杳就烹鬪上血痕斑翔同孤鳳眞奇
絶淚灑千秋並等閒誰向浮生能繫日未隨扁舟便
開顏徘徊相羨爾能死不死淮陰市井間

志感有引

海雲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天知而求
自知不求自知而求無知一萃日保身所以
盡忠也保身所以盡孝也善哉二君之言服
之於膺詩以感之

夏朋終日鎮相隨何幸逢心獲善辭纔道君親雙淚
咽難將冷煖倩人知塵滿霧鎖卑身出月窟吞餓一
笑窺到得箇中全棒却道昏認取太初時

村居

滹滹村醪常滿酌採來野菜亦盈筐囚眺月色眠高
嶺為逐花陰移小床每以避寒扃戶牖未曾觸者汗
衣裳嵐光竟日相留戀不識人間有短長

贈嶲少墉先生西還得身字 壬戌冬仲

名賢旬日再言歸我貴由來知自希楓陛黃麻需後
召角關紫氣繞初衣斯文終古無加損國史千年有
是非計到家山春咫尺纔紛褒笈滿柴扉

步韻謝別太守賢潘二首

三月河汾勝物華行行行到獻王家清江雲護能眠
穩碧漢風高鴈陣斜畸路忘勞因駐食靡襟作淨有
春茶光伐木前溪梅隔柳戲青枝霧放花
牛耳詞壇號與京晉道端爲進行程幾年相憶雙魚
赤一日躬逢四眼明鑄落奚囊剛喜極谷寒變緯却
愁生金罍一醉澆離緒到向東人呼酒觥

龍逢塚

下馬高墳淚欲零忍聞忠藎被嚴刑秋風慘慘天爲
老夏曆茫茫骨尚馨一死猶期成王悟九州豈意共
身傾英魂彷彿來相臨莫道吾王不聖明

魏豹城

野老溪邊說魏侯荒原曾此樹瓊樓秦王殿上珠光
照滿后宮中貴氣收故壘惟聞殘鏃出遺溝猶自淡
煙浮興亡千古堪憑弔何事聲銜恨未休

贈別徐明衡大部以請贈薛西原先生得論

南州高士出 皇都陸雨三旬雁若湖一旦銓郎辭
里綬滿朝臺諫伏青蒲爾懷 聖主恩猶渥衆羨西
原德不孤再辭 盛明他日事眼前吾道在匡廬

和呂豫石大部儆學詩十首

睿思講罷講何思請更參詳率性時添下情依寧實

慮井邊怵惕那容進也知研究堪窮髓絕勝踈淨但
撩皮祗是不思原聖脉入門爭可護此兒
等閑莫把意爲心纔說尋心無可尋固在一腔難問
際雖然萬備不容針匪憑軸在空輪餘究得升來偏
地金千古齋心顏氏子聰明黜盡只滓沉
古德相傳只此明十分明見十分行情爭決事終成
聯想像爲知僅是名明照應須莫浪指躬行切忌不
完成醒來幻夢一齊歇若箇爲明若箇誠

身外遊絲總𦧲疵宮營何事不如休可憐暇日翻成
援却把直腸硬作鉤茸飲自拘着殷血錦衣人笑頂
冠猴原來至是亂吾道塵剝牟人可盡勾
勿用區區嘆德孤菘菘寧底盡人夫試詢乾父皆男
也可道街衢不聖乎有我一堂分肺腑同人千聖點
頭顱陽和未到氷難解願挈良朋共勉圖
世上何人號最貧裵裝七尺小爲人方聯六合斯眞
體貫徹千秋是大身繞剖禽魚便見痿不疼我旁豈

名亡只休封閉如蝸縮縱有高談未許眞
眼前突兀聳尼山終日徘徊盍去攀起念便分生死
介是誰能立獸人間殷殷防錯常詢路戰戰臨深爲
過關老我流光增鄭重中宵耿耿未能閒
吾性原從未有孩五常百行甫成才大物大始須泰
也一欲一爲可漫哉身濯江流纔是潔跟迷跬步未
云閒曾觀鄉黨十篇否檢點衣裳飲饌來
莫謂崇高聖與神爲神爲聖甫爲人希天即在希賢

日由義難於行義循灑掃曾聞神所入心精即是聖
之真果然此道一而已子與當年旣示津
旁說儒紳見有逸得詩深喜已窺全明幽合貫方成
世貫隱都融可論天進學還須獨有得殤人每以故
相傳元公試向論無極不語只消抹去圖

仰節堂集十四卷目錄

五言絕句

省躬詩一百三十首
和鄒南皋先生寄示三詩
劉冲倩誕初子錫朋
劉冲倩定嗣長子錫蕃
劉冲倩誕次子錫履

七言絕句

獨坐
和友講道
賞牡丹
坐思
吳安節先生貽詩步韻以謝
新月
癸丑村居雜詩
閱報書懷四首
初任司理到任日吏用印報云陞授吏科給事中扁杢取喜何必乃爾走筆題其上
梁燕重來二首
籐
竹
迎春花
葵花
榴

落花
詠垂楊似坐中友
題北園十五首
避暑姚館漫題三首
南遊八首
會堂和陽晉菴先生勉學詩七首
詠飛魚躍
和張蘇春談棊詩

仰節堂集卷之十四

安邑曹于汴自梁父著　男　曰良

門人烏程潘曾紘

山陰劉錫齡較正

五言絕句

省躬詩

燕子語梁閒天籟各自發家童勿逕簾出入任飛越

又

風從水上過文成風不知水亦不自文觀者乃文之

又

人信勿自信人疑還自疑不疑不成信闇然爲襟期

又

人不幸不及相看成自驚莫訝醉人醉未飲不爲酲

又

蒿萊誰不厭斸盡又還生田不茂黍稷未許不[illegible][illegible]

聖人時而言一發千鈞弩終朝審其機含章緘不吐

又

小鑑鑑以面巨鑑鑑以身不比明月光直識乾與坤

又

或計在一時或計在一世或計在萬年經營應有異

又

我全而人毀毀者當自愆而我乃愆之共人忘其故

又

利根千萬丈滲[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卻絕利門閉是利生時

又

鑑容水之止鐵塵不滓光人心塵無許頓爾成[illegible][illegible]

又

血氣相[illegible]役莫成傀儡身不知伏火燎[illegible]知已成焚

又

宿愛不能斷宿嗔不能斷營營皆序間何時發[illegible][illegible]

請益居其虛受益居其滿請益而益至真能不怒無

又

畵史先盤礴一揮敵化工萬事未嘗前初不慮其中

又

孟子善養氣此氣即此理稟氣人人知理則遂言取

又

萬人各一生萬生各一途聖人遂萬生於己取不啻

又

遇蘭馥我衣遇棘刺我裳人生隨所遇何必苦相傷

又

御人與御事難易迥然分人心不我洽吾事亦違迍

又

世變人崇鬬几筵列戰鋒雞肋誰我嫋猶口與相衝

又

昨夕塵情濁恣恣結不舒夢中馮伯子命我勿區區

又

良賈以虛殖殖多更深藏祇緣寸銖兩囊篋日周章

又

不百鍊不勁大任阿誰舉大道大如許衆生衆如許

又

舉世但子聖千年顔孟無阿別爭似暗明便輟功夫

又

何不學幼子唉罷忘其喜不風猶作波人稱爲禍水

又

天大不漏細羅三垣列宿不難大如天抑恐多疎漏

又

喋喋以益人疑於炫所有人方嗾其益嗤逆且頌受

又

過不可不悔一悔便消釋藥過猶過生擬議苦此腸

又

恩過劑成怨非關怨者尤陽和陰不節炎寒竟何流

又

休囚得意處忘却懊懷時自咄寧堪食剛腸莫上

又

偶聯醜人醜歸來淚暗彈醜于無處著爲術何成寬

又

行不離培前言乃萬里去負僭果幾何千鈞勿浪語

又

囚來寧退休倦客勿封客勿易吐肝膽而令辭氣迫

又

德義早安排十三年前語今日初度日慚愧汗如雨

又

過喜氣多揚過憂貌亦喪理情如調羹味過斯堪食

又

尋常與徑草容易撲流螢怙强終不覺衛翁乃相此

又

長呼據牟頭他人爲置足環聯匪爾榮將以從

又

陽過常畏人陰過不畏已人日嘗其甕吾日嘗此

又

小怒不能懲大怒且相襲大怒旬日速小怒時刻戢

又

羊腸鮮轂轍客語多與戎風波翻齒頰冰炭羅心胸

又

勿恃沾沾恩恩爲怨之府勿恃煦煦親親爲疎之藪

又

貞士不易說貞士不易結胡爲乎營營空爾成勞拙

又

逢比榮萬年桀辛辱千古弔罷莫談忠慟淚方如雨

又

治世非一手亂世非一足南渡士多冤群工俱食肉

又

磯流響湧湃風樹影參差神氣清寧日聲容和順時

又

參差白不惡蔡盧亦何尤丈夫同氣味白首願同遊

又

螢火未成日不信草能飛望夫軀化石石軀有無知

又

家有軒轅鏡鏡貌紛於此去者影常留來者訪以詼

又

漏語亂之階轉喉若發機機動靡不走促膝成噬臍

又

謂我不如斯人其誰我訴是何人之殉不憐我之喪

又

蟻鬪如雷震病耳亦時聞人謂同此耳相逐從殷勤

又

周行松桂羅狹徑多蓁莽過莽方題是何如詢路口

又

燕居如對客客至不更容危皇多擬飾矜是以自攻

又

怒毀成愎諫喜譽若爭憐借將頷下氣培取面前妍

又

乍面成乍煦易茀旋易悔孰與少踟躕猶令直道在

又

誰將一粒珠棄之於中野誰將一寸長入前誇詡者

又

吾將益人善因之攻人罷惡亦疏耳如羨水灌花

又

陽剛散之始物生擘自坤石冷能藏火火烈蓋成焚

又

折旋不足度百拜盡成虛藏十不為丈適否質終初

又

人情誕同嬰評章寄似毛評人如評鬼嬰淚落青袍

又

大濟擧於忍大慧產於忍一忍不復前同道見忍叢

又

先朝肇大禮羣議競紛然文成問不答聊爾咏青天

又

千聖難一師百拜難一語語言感如飴相成出相賂

又

口虛而內實欲入閉之門空洞絕伎倆是爲百益原

又

天而之潤禾傾盆不如細後口相開陳知應匪求濟

又

知人眞不易諮詢失亦頻勿謂憑高客勿謂聽咨人

又

人亦何容辱人亦何容欺我不而人可貌諾而中携

又

扠手成經濟措授何森然款個談條理沉酣說醒戶

又

眼淨微成巨三年貫繇心千羨與難距戈甲趑續紛

又

制念如縛鹿一排而一觝無念乃無縛正襟墮支體

又

雄辯如求勝直窮亦似爭繞勝負者遶繞爭大道崩

又

劉戒釋文義潛不議論乎無乃詼聖學勿越各身軀

又

何事須明心神通無更有一朝心其心宇宙在吾手

又

何事嘗已曲何事咍陽春既成立語式更得聽言人

又

時或淨天性分明大道行無端翻自悔苦娼世間情

又

意左與投足言道急欲辱些兒人如齒劍揚已如投梭

又

諸有不能無諸無不能有靈性一何靈無無仍有有

又

此倘失人意愁腸百轉縈郝詫元城于梅州舺聽聲

又

談忠多負主論孝未酬親呴濡才似綾相負使生嘆

又

不作井中泥輒鳴床上琴匡人何予有況為廢誣吟

又

惟敬能生樂怨雖成悶懷尋常莫造次戎好咲中來

又

支言亦有根根深不在口任爾三百緘根動口自剖

又

爾窺事遲遲喜怒勿遽發爾處事疎疎經理須案切

又

卒然輒舛錯爾煦已千里改是胡以預造次必於此

又

大木充棟梁全帛美裳衣石不中繩墨環視咲奇稀

又

飛雲流遠浦旭光盪風林去住倏不滯可擬達者心

又

一字歎於中四座俱回首惕兮敬靡忘勿以為細咎

又

無謂楚可疑趙孟自坦坦無謂漢可信留侯戈已返

又

知幾者不辱況令辱相續徵色不自瞻是之謂走肉

又

一水滿不容一水滿欲施海若乃江汪二水小如卮

又

何故多遺忘知因心不存水澄物自照垢蓋鏡磨昏

又

心胸藏繁郤譽之以為識岐路相違左合之乃成離

又

成休與雹來得忽迅雷起心澄自不搖憑言了生死

又

養氣如養虎虎哮制則難養心如養龍龍[illegible]以能豬

又

天下極難事取士僉高陵千秋華嶽損帝座幾人登

又

保心如保印印去能更換事心如事親常令安且悅

又

事不問巨小身在思有濟庸庸偶其間何殊匏之繫

又

以言教者讎以言教者訕凡庸笑談間好師成大患

又

常定亦常覺常覺亦常定習深獲要言君以止吾性

又

吾亦完其我天寄我何關人毀與人否似隔幾重山

又

有物彌天地平祭至恢恢放非由近去卷不遠方歸

又

宗聖終無衍心避工道如砥人心無聖君從心何不理

又

不識嚴僮僕能無畏影衾心開雙目朗匝地鬼神森

又

心意由來別心性亦分明不窺真性面終是氣縱横

又

傑人千仞壁卓見亦横中方識不聞覩穆然洞聖功

又

事因忙處錯中道在從容擬議為言動免令愆戾叢

又

止止還止止休休休坐馳兀兀固在此浪浪將何之

又

魄我魂仍我夢胡不我由夜夢原從晝云何不靜修

又

閒難頻問夜非是愛辛勤老至光陰少那能不惜陰

又

匪擬人相重不嫌人我輕麥戶知不足從此日兢兢

又

古人惜寸陰寸寸必有事古不專誦書所事果何事

又

名利眞成祟英雄柰爾何淸江平似席倏忽起風波

又

問路非行路年年在戶庭果然行路客問罷卽登程

又

不欺人功淺功深絕自欺自欺寧易絕還在欺人時

又

何處窺剛德應於衆聒時初心原不惡厎事爲人移

又

不惜於巨禍不怵於殊榮不眩於久暱白首鮮能行

又

飲毒十年前毒發十年後智人愼舉七惜人悴歲疚

又

日照不擇地雨潤無遺草吾心藏仁機嫉惡亦能稿

又

飽食卧北窗多少恩難補征人捍邊陲農夫勞畎畝

又

利欲無窮想誰挽絕偏私杳杳高風在執鞭我願之

又

晴看鼓枻人江海如平地由來此世途各自分難易

又

莫視聖者高自高更局促若葛奚以爲人人賢化育

又

天心最惜機人心能照機試觀海上客何事不忘機

又

積風風乃厚强信終成疑相逢纔半面使道遇鍾期

又

鄉愿衒穽坑白頭跳不出圖個世人稱年年囚鬼窟

又

點檢從前事感應如桴鼓勿云方寸幽天公[illegible]

又

常憑未發天好今直如弦忽忽初念轉[illegible]然

又

朝暮相煎志誰人會箇休過來一寸[illegible]漏

又

着力因求得得後何曾[illegible]有力綿綿自消息

和鄒南皐先生[illegible]三詩

上下[illegible]水消水共池[illegible]來關切甚原未隔毫絲

右共一家

耳目[illegible]可絡見聞何所在泰[illegible]滿乾坤畫樹非真樹

右文字障

不道[illegible]道因[illegible]知夾日烏陽光猶自[illegible]

右[illegible]

劉[illegible]

劉[illegible]之初

劉冲倩定嗣長子錫番

主器遵而祖荆花好振先㷀倫天叙就而祖即而天

劉冲倩誕次子錫碩

多孫若祖忻雙郎忻若父有弟忻若兄與日三無負

七言絶句

獨坐

蓬萊弱水是何處悠然獨坐小齋中分明天地共浩
浩豈必烟游逐空濛

和友講道

道無堂奥亦無門何處入來何處存舉足求門足便
是眼前淪滓更無痕

賞牡丹

花前逸興欲傾盃為問此心何處來物理若還不我
與等閒那得笑顏開

坐思

萬軍接刃鬬紛紜旗皷惟聞[illegible]若道此心更有

[illegible]又令將帥主何人

吳安節先生貽詩步韻以謝

茫茫今古道常存與底撝除誰是尊一座堂皇天棌
大無端又向小分門

夏庭鐘斧亦遭逢俎豆關祠代代同却道頭顱剛直
甚衛將主過博臣忠

新月

訪客登臨百尺樓纖痕進出薄雲流如輪皓魄分明

在舉世爭言月似鉤

癸丑村居雜詩

東鄰西舍總淳龐後圃前廳盡植桑莫道農家成叔
寶茂林好鳥奏笙簧

坐卧高樓萬戶低山屏閣栢兩相齊偎前岸障閒除
盡暮雨朝烟入品題

澍雨昨宵漲小池曉來庭院綠參差兒童報道疏畦
摘便好邀賓賞歲時

得請歸來　恩許閒細窺書卷飽看山四郊却道無
禾黍又爲饑人不解顏

五旬無雨壠苗枯少女誰家挽轆轤也愛深閨幽靜
好半因饑餓半田租

才愁溽暑忽秋涼人世誰同天運長好展襟期酬令
序四山雲物曉蒼蒼

高臺四望野連天風月於茲豈有邊三尺筐床紛計
算遥知世界幾千千

田叟邀來爲解裝飲君濁酒爲君歌莞然一笑還相
問昨夜月明詩幾多

村小不盈數十家迴迴相見問桑麻稚兒未任犁鋤
力也向溪頭解種瓜

聞報書懷四首　丁巳

鈍質生來故不奇科名官位總逾涯若人剛好投閒
地猶費夕郎夜草辭

鄭重多賢輔　聖君不才自合老烟雲兒童課罷書

堂寂種竹栽花日又曛
利鎖名韁久若遺無端猶爾浪猜疑而今想在柑枷
却正是茅簷穩睡時
塵世繁勞不上心山中長夏日如年一秋禾了遺編
在且喜纔頭也會看
初任司理到任日吏用印報云陞授吏科給事
中虛套取喜何必乃爾走筆題其上
休飾虛章報吏科縱成眞取便如何眼前觸作騎心

事莫把津梁覷望多
梁燕重來二首　有取後命
舊里都門春復春雕梁燕壘又更新呢喃相何如扣
訴不是燕人是晉人
年年作客客華堂歸燕殷勤話暖涼飛過回廊還對
語主人何事鬢成霜
藤
嫩枝柔條倚相扶未信終成綉地鋪當是老能攀玉

閑昂藏頭角隱平蕪
竹
偶因月上橫疎影不為霜來發勁枝休把貞操漫相
擬還須些箇自然時
迎春花
蘤黃不似在春時果是青青但此枝欲識花無與花
有且言春去竟何之
茶花

自白自黃還自紅賞不加喜折不惆若教着意才傾
日花若能言應笑儂
榴
莫道榴花結子多百花堦下共森羅滔滔萬派歸滄
海胡不中原絕水波
落花
任淵疏冶惜芳菲陣陣風來片片飛多謝多情總向
外本來纔着便忘機

咏垂楊似庵中友

為甚枝枝向下垂不剛不勁耐風吹想逢爲爾頻傾酒記得十年贈別時

題北園十五首

楚弱劉強東逝波銅山金谷總銷磨啼鶯莫向簷前攪無限榮華正夢柯

七尺身軀一粒沙年來病竪苦相加吾將一笑攀明月白玉京中別有家

昨夜狂風萬木號如從三峽聽江濤垂雲翮在應忽取飛入天門與轉豪

風高猶自怯衣單華杖岑頭四望寬萬國洪鑪悲正熾銀潢爲却與消寒

採藥時從陌上還床頭欹枕看青山一腔熱火風吹去欲向忙人賣箇閒

夢裏分明玉帝傍騎龍駕虎任翱翔廻頭世界此兒大不是爭蝸是怒螳

萬里黃河一線流浩浩大地水中漚非非是是莫相聒一夜西風欲白頭

石橋橋畔灌滄浪高柳陰濃足午涼野老玥荊情共適無人識是瑣垣郎

纍纍高塚傍河涯古碣苔封半欲欹惟是銀瑠曾不朽百年處處口爲碑 時遊張氏墳

十里郊原信步遊每逢嘉樹且休休旌旗却憶長安道瀟灑終應此日優

隴頭小坐說當年逐牧隨農過綠阡人是眷人窮亦得烏紗難道漆同堅

半生炊黍未全醒羸體相看使不寧非是貪官非愛壽箇中不了爲惺惺

春老園花秋近枝黃昏相對淚交頤如天事大關情切惟有清風明月知

盃水昨宵變化金靈臺帝主室吾心毋家夜却尋常事蟻穴能令江漢深

岸裂瀾狂漲若湖且沉且起頻双螢中流力盡波仍
急尼丈空中笑欲扶

避暑姚館漫題 乙巳

耶溪得來奠嘆呀長安從昔此紛拏飛術墮雪皆天
意到得東風自放花

草有千般花萬態形形色色也難同負心唯而都由
彼不何人間競契弓

千年衣草□理入百錢翁亦去□□都□□總一
律儀從上一竪莫排徊

南遊八首

廬山面目何為與我琴間眼山頭人山人佳憎等平
地脉原無言物自雲

為觀□布谷高閣懸流百仞空中落山僧不見雪花
飛□□頭花草□□□□無水

文隱□上□片頭水中有石聲鏗鏘道潘公案總非
剖還是□石聲是水聲

白鹿無蹤古洞幽仍登絕頂豁雙眸　陽笑指緣山
曲一樣□涼瀏碧流

千丈神妖緊鎖柱年來逃向寶堂任憑遣千兵擒不
來不拚寸刃驅將去

一溪綠水一林松五柳先生宅此中天造生成晉處
士非將饑餓博高蹤

佛子金身三丈五祖師坐手親下土莫怕當年着眼
高等開覺識華逃苦

訪仙臺上石碁人道登霞去不回影□深山更深
處溫良何故進丹來

會堂和楊晉菴先生勉學詩七首

此道何時不大明青霄無分片雲生幾翅欲掃掃不
得不掃憑誰代若行

為是為非我自明每從暗裏淚痕生會堂度度得良
藥欲策策綿勉強行

同此天真同此明宛如一鏡羅羣生煩君提我迷途

裹沂水河邊好共行

遥得原來恁地明無邊真趣自生生何須着力相防
檢水自流兮雲自行

眉宇熏人乍欲明須防郤客別來生利名根帶緣人
急口說難憑且去行

頓解蓬開未是明碎如擊石火光生可憐擊罷依然
石到此令人猛欲行

果然明盡却無明到得真明萬照生[illegible]若良知孩提
子孩提明是徃天行

鳶飛魚躍

鳶魚吟罷此心開色色如斯莫更猜窗草驢鳴同意
思古人纔是誦詩來

和張寡春談某詩

茫茫今古某枰與敗輸贏局局爭但見有時雙歇
手廻頭一笑枉生情

仰節堂集後語

仰節堂集者真予曹夫子會道微言涉
歷政績唯時卓議暨安知東書登覽吟
咏所存之草及門士纂集而成者也初
曰存稿存之者所逸幾信也夫子不欲立
言觸事寓情稿多不存茲集特其什
一耳任自萬曆甲午乙未暨戊戌己
亥頻年過淮時夫子理刑淮上崇祠會
學治水籌兵勸農訓俗寬徵省役簡訟
持廉種種成效豐碑載頌無窮也已而丁
未戊申任北上訊夫子於瑣垣外舍見其
批鱗讜議不啻盈車然多秘篋中不

以示人更越五年餘任從并州負笈而
西趍居夫子之山園見其定省太夫人於
高堂殫心畢力課農趾䖝優游阡陌
間澹然也而簡翰唫咏自娛益富任東
還見淮陰太守欲裒鍥全集行世馳書
夫子艴然沏阻謂勿貽誚於世後踰十載

龍飛癸亥都城再謁夫子閱牘新緇及
閩陝河津諸刻續增半倍而原草遺
者合半淮刻槩未收入任竊錄所叔者斷
章以採其要約旨以萃其凡綜絃一家
法言信石經之秘傳詎論衡之猥瑣夫
子諄諄誨人汲汲援俗凡從遊者稍窺道

根必罄植培之力嘉惠勤劬蓋隻字片
言無非闡道大都無物無我廓取無
中之有看天有人約取有中之無
則任于夫子之莫可抽寫者畧為描
寫焉而已矣昧僭數語敢云智足以知
夫子哉聊以鳴千古一時之良遇也

癸亥盛春望休寧門人戴任拜書

劉蕺山先生集十種二十四卷

首一卷

（明）劉宗周撰

清乾隆十七年證人堂刻本

劉蕺山集十七卷國子監助教張羲年家藏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講學之風，至明季而極盛，亦至明季而極弊。姚江一派，自王畿傳周汝登，汝登傳陶望齡、陶奭齡，無不提唱禪機，恣爲高論。奭齡至以因果立說，全失儒家之本旨。宗周雖源出良知，而能以愼獨爲宗，以敦行爲本。臨沒猶以誠敬誨弟子，其學問特爲篤實。東林一派，始以務爲名高，繼乃醇成朋黨，小人君子雜揉難分，門戶之禍，延及朝廷，馴至於宗社淪亡，勢猶未已。宗周雖亦周旋其間，而持躬剛正，憂國如家，不染植黨爭雄之習。立朝之日雖少，所陳奏如除詔獄、汰新餉、招無罪之流亡、恩義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還內廷掃除之職、正儒帥失律之誅諸疏，皆切中當時利弊。一阨於魏忠賢，再阨於溫體仁，終阨於馬士英，而薑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陽一餓，日月爭光。在有明末葉，可稱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語矣。是集爲乾隆壬申副都御史雷鋐所刊，冠以人譜、學言諸書，至第八卷乃爲奏疏。然諸書本自別行，且宗周所著亦不止於此，摘錄數種，殊爲挂漏，今竝刪除，惟以奏疏以下十七卷勒爲一編，而他書則仍別著錄焉。

乾隆壬申年新鐫

劉蕺山先生遺集

本衙藏板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
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
錄及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
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上諭
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
時僅徵據傳聞未暇徧爲收訪故
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
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
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
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
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

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
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
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
俘擒駢戮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
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
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
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

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
猝偷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跡
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
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宜
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
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
性命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

固難槩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
軫慰嘗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
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明
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

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
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獮薙
然迹其冒鏑攖鋒竭忠効命未嘗
不爲嘉憫又若明杜將移孫承宗
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

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
蹂躪棄城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
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
踵閹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
滅每慮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
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
朕惟以大公至正爲衡凡明盡節諸
臣既能爲國捐軀優與實同一視
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
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
託緇流均屬取心無恥若輩果能
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
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
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

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
靈之魄一褒一貶衮鉞昭然使天
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
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所有
應謚諸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
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
分列定謚之處着大學士九卿京
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
外知之欽此

序

乾隆辛未仲夏鋐校士至紹興亟問蕺山先生遺書僅見人譜一册詢其後裔乃得手錄若干卷爰與郡守鄭侯謀開雕而屬郡學博李君凱等董校以蕆厥事是秋奉命量移江蘇越歲郡守學博屢以序請竊惟蕺山先生彪炳宇宙照耀古今學術源

流請其書者當自得之鋐何人敢序簡端頎鋐倡鋟此書非能表章先哲實藉以風厲多士則不可以無言今天下言及先生有不肅然懔然起而敬且慕者哉然不讀先生之書學先生之爲人則惑於聲色汩於名利奪於禍患事變俯仰此身與先生相去懸絕霄壤矣或謂先生適當末造以

風節表著若身際治平委蛇進退其趨不必同嗚呼是蓋浮沉世俗甘自絕於先生者也先生而身際治平所以輔導君德培養國脉甄别流品振起人才其功業當何如豈徒以風節表哉且夫學先生者學其真知實踐力嚴慎獨之功此乃人禽之界無地可容自逃不此之務又何能不惑於

聲色不汩於名利不奪於禍患事變哉或謂先生當岌岌危亂之時動稱王道似近迂闊嗚呼明莊烈之至於亡者因急功利激爲刑名流于猜忌積成壅蔽猜忌反疑忠直壅蔽益喜逢迎遂墮敗而不可救先生亟請除詔獄汰新餉招無罪之流亡議揃循以收天下涣散之人心還内廷掃除

之職正慍師失律之誅此豈無用之空言哉其始仕也即効魏忠賢其究也至比溫體仁為盧杞無非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撥亂扶危之要務昧者猶曰以迂闊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職此故也至先生之學術其門人張氏考夫有言曰世儒之為教也好言本體而先生獨重工夫多逞辭辯而先生卒以躬行然尚虛無而先生返以平實嗚呼盡之矣後之學先生者可以知所趨向矣先生之子伯繩守其家學抱道甘貧稱為貞孝先生其遺集未之見也有心世道者更訪求而表章之

乾隆十七年三月上浣後學閩汀雷鋐序

序

余向于明史中讀 念臺先生傳輒心儀其人而恨其道之云遠天涯極望邈不可即為悵然者久之越庚午恭膺

簡命出守於越乃得遂其素志問先生里居則近在蕺山與府署相去數里即走謁祠下慨然嘆息想見先生講學時皆仁義道德之旨而忠誠體國視死如歸非偶然也慕其人則思欲見其書因索諸後人得先生所著諸集而讀之周情孔思日光玉潔蓋與古聖賢之書相表裏而不可以文字求者惜乎力不足以振之欲付之剞劂而志焉而未逮也歲辛未納言 雷公視學兩浙按部至紹即取先生遺集謀付梓首捐資以為全志勸余為額手曰此盛事也因皆率諸屬及諸紳士共肩厥任及今而

刻乃告竣回進多士而告之曰夫學必本于躬行志必存乎愛國士人束髮受書妄希一朝之得以爲温飽計此非達識越之陋亦其素所誦習者非也公按部時動以聖賢相敎戒今復刻先生集使多士朝披夕誦典型在昔奉以爲師流傳及遠將窮鄉僻壤之士亦且有頑廉而懦立者而況于桑梓之近乎哉此其維世翼教之功非

淺鮮也抑吾鄉昌黎公廟碑首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夫坡公亦知一言之傳豈易事哉當五代干戈之際韓文之滅没也久矣宋興亦尚無知韓文者歐陽文忠得諸隨州民間敗簏中表而出之而昌黎遺集乃昭如日星益以增山斗之重則集之顯晦亦有數存乎其間而惟與古同道孜孜尚友者始能闡揚懿美播

諸四海而共尊垂諸奕世而不敝也斯集之刻夫非適逢其會乎夫仰承德意共相襄贊俾鄉先生之墜緒久而愈新而因以勸戒其里之人相與興起于德義此守土者之責也用書多士其勗之于是諸生乃肅然正容曰敬聞命矣語罷終遂書而爲之序

乾隆壬申歲中秋日韓江後學鄭肇奎譔

書

序

山陰劉蕺山先生唱絕學於東南一時翕然宗之以為陽明子復出云益陽明子良知之說發前人所未發然論者謂其近於禪而淫於老先生踐履篤實矩步方行論者又謂其得力於朱不合於王紛紛異同徒滋口舌噫可慨已先生之言曰孔孟既沒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濂功偉焉二

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孟子後有孟子斯道可為不孤由此觀之諸賢道統同耶異耶則為此紛紛者皆妄也第陽明子道學諸書傳播海內而先生著述寥寥天壤雖見之史冊而語焉不詳其何以傳來世昭後學

乎學使　雷公之按試於紹也慨然謂所以梓之而黃郡侯杜公鄭公咸捐貲為士先令進佐是邪乃亦得任較正之役以藏厥事可不謂之幸歟嘗書刻擬焚香靜對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大抵以性善為宗以倫紀為準以存誠為先以主敬為要於課業則言選不言功遠利也於徵古則記善不記惡隱惡揚善也不雜釋典不參道

書正學術也不及應驗不入夢語絕附會也由是居而食息而險患難而不憂由是坐而言起而行行處而不愧內畏生而順死而安俟諸後而不惑使陽明之才而無其過遇陽明之學而化其偏一燈絕學是星不墮則信乎紛紛同異者皆妄也今先生死矣先生死而絕學傳死猶不死矣使後之人讀而思思而盡得從入之門則為

陽明子可即由後五子以至於前五子亦
無不可矣吾願學聖人者共勉之
乾隆壬申歲冬十月毘陵後學湯大賓敬
書

序
松筠磊砢經雪霜而不改柯易葉者定於
其天也蓋臣誼士更衰季而無變色卻顧
者成於所養也此其平居以理學為淵源
以道德為基址以清標直節為氣骨忠愛
之性視國事如家事而思以扶持而振救
之者蓋始終若一節而後繼之以死是豈
養之無素而激發於一旦者之所為哉甲
生而無似然每讀書傳見古人奇節偉行
捐頂踵赴公家之難輒意氣橫發慨然想
見其為人歲戊辰奉
命守越甫下車即首問　念臺先生里居乃
得之北城蕺山之麓山今設有書院即向
時先生講學處也步而上有饗堂數楹奉

先世名宦與其鄉先輩數公而先生與焉
爲肅然再拜如親得執經趨侍於其側者
已而復悉詢王文成倪文正祁忠敏諸君
子益自勝朝正嘉以還百餘年之間而越
中之磊磊軒天地者至先生共十人甲傳
芳錄中所紀者皆是也然其子孫皆家貧
四壁立因歲捐五十金分給之爲白於

大府桐城方公著爲令而蕺山爲念臺先
生舊學之所宜有專祠廼以先生令子及
其高第弟子二十一人陪祀皆名行卓卓
可紀者益以甲蒭蕘之久且篤幸來守是
邦而得以展其夙願者如此獨惜甲之守
郡者未久以去欲刻其遺集而力有不逮
且不暇也寧化　雷公以名鄉鉅儒視學

兩浙蓋其私淑先生之誠與甲一契因與
余僚友韓江鄭先生謀刊蕺山遺集首先
捐資爲同志者勸及事竣至省甲首迎謁
公即道其所以爲額手稱嘆愧懸交集若
得所藉以償其夙負者洵盛事也先生得
文成公之傳深造自得謂聖賢必可學而
至提要鈎元躬行實踐誠意格心而當宁

爲之改容正色立朝而羣小爲之側目蓋
其素養有如此者今讀其遺書兢兢於人
道危微之介娓娓於責難陳善之言率意
直書捴不出此宜乎先生之從容就義至
于絕食瀕死而神明朗然不少變也甲今
守杭不復至蕺山者久矣然一披其集則
几席之上先生在焉猶恍然走謁祠下相

與俯仰拜伏於其間也因書而爲之序旹
乾隆壬申端午日邦上後學杜甲敬書

劉蕺山先生集序

越中故講學之林也自陽明先生倡學龍山一傳爲錢緒山王龍溪再傳爲陶石簣石梁兄弟石梁沿流揚波講學白馬山創爲因果說直趨禪寂念臺劉先生起而正之社署證人遊其門者如升闕里之堂登龍門之坂也先生之學切磋于東林而別啓津梁辦香在陽明而柱其流失頗陽明教人致良知而先生教人證獨體蓋取大學夢覺人鬼兩關而一之雖豎義少異程朱然總以敬爲常惺〻法則又若符左契原夫元黄質判人生其中七尺墮地時便是一小天地故全乎天斯全乎人出乎人已入乎禽先生憂古今人類之終絕著爲人譜一髮千鈞岌岌是懼又不徒爲陽明之功臣而已考先生立朝首劾客魏存權

京兆爲溫體仁所嫉福王時爲馬士英所構危言危行以碩果自命其事君要以格心爲主而不屑爲救時濟變一切補苴之說國亾絕粒尚從容講道如平時蕺柱老而愈辣松柏寒而不凋眞名節眞經濟乃道學中自然結撰而其根器所胚胎淵乎莫可測也先生遺書半燬䕫燹今所存者纔什之三四乾隆十六年學使通政寧化雷公按試會稽仰蕺麓之巋然悼傳薪之易熄思爲布諸海內屬太守潮陽鄭君集所著述募金鋟板是年冬雷公調任江蘇余啣 命再視浙學刻將成爰序之維先生直聲亮節已炳汗青獨其覺世婆心曉曉不已有非是書不傳者各體不規規於古法而因文見道正氣凜凜又可想見其爲人蓋以祉吾鄉之文文肅周忠介而公

氣節相似而著書立說反復數千言提撕警覺殆有過之余 王父止菴公輯儒門法語採錄先生語三教辨儒釋二書謂能洞見骨髓既落皮毛直發程朱所未發有以哉余願讀先生之書者印先生之心其必有年讀之而毛髮爲豎再讀之而怡然渙然如夜行者或從之渴也於以使百世共證其爲人是刻顧不重乎哉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孟陬上浣長洲後學彭啓豐謹序

劉蕺山先生集目錄

卷首
本傳
卷一
人譜
卷二
社約
卷三
會語
卷四

易圖說 易衍
卷五
學言上
卷六
學言下
卷七
證學解 原旨
卷八
奏疏一
卷九
奏疏二
卷十
奏疏三
卷十一
奏疏四
卷十二
奏疏五
卷十三
書一
卷十四

書二
卷十五
書三
卷十六
序上
卷十七
序下 記
卷十八
跋 說
卷十七

墓誌銘上

卷二十

墓誌銘下

卷二十一

墓表　行狀

卷二十二

傳　贊　祭文

卷二十三

雜著

卷二十四

賦　詩

山陰後學陳棟森校字

劉念臺先生祠堂記　附刊

自古聖賢浩然之氣雖孤行於宇宙而其生平游處維桑與梓之間則精爽尤依之並其生之安焉者已久而鄉人之尸祝而俎豆之者亦愈遠而彌存也羊叔子游峴山云百歲後吾魂魄猶應登此嗚呼此讀其碑者所爲愀然隕涕也哉　念臺先生以理學大儒成仁授命卓然爲天下宗傑之士而其里居在蕺山之麓猶可上溯先生昔年講學處在焉堂以宗祀先生久矣予至郡即首詣蕺山望其祠宇殊肅然動容登堂展敬則儼乎若先生之提命於上書山今設有書院爲祠今之人士亦有學先生之學者乎古

者存入泮則釋菜於先師謂若禮之高堂生樂之制氏詩之毛公書之伏生皆是也彼特爲一經之師然猶尊禮之如此若蕺山爲先生講學之所其道德之淵懿忠義之激發盡久而不泯如一日焉所以扶世翼教而使後之承學者凜乎皆知所興起則百世之師也山其越人之畏壘也哉證堂舊有越之名宦與鄉先賢數公之主補堂杜君守郡時請于大府　方公奉爲先生專祠而遷他主於後寢義甚得也方公按部至越謁于祠下繫之以詩補堂亦慨然爲和茲并附于後以志嚮慕之誠先後若一契云

乾隆庚午歲清和月之下澣守郡後學韓江鄭肇奎記

蕺山書院謁　劉念臺先生待漏圖遺像

桐城方觀承

拜圖衣冠古陳廷涕淚長江湖身歷險鄒魯道重光舊宅山同仰遺編穴可藏春風吹短蕺采薦有餘香

吾家譜驄馬風義重平生（家廷伴仁侯公爲御史時巡鹽兩浙與先生訂交講學其相推重）頗識宗傳意如欣私淑情山河遷祠社弟子盡知名蘭芷荒岡外重開絃誦聲（經守設學舍以從遊高弟二十二人配生徒置祭冀求學者日衆）

和詩

柘上杜甲

白簡霜威重丹宸玉漏長平生瞻大節今日覩清光理學尼山接圖書宛委藏一經歌采蕺俎豆發奇香

廷尉來巡浙曾聞託友生前賢敦古誼後哲動遐情日月光忠節雲霄仰大名昔年講學處猶聽詠歌聲

明史本傳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貧攜宗周育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母常憂念之不置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于家宗周奔喪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祖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于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進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

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
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削其
籍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
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
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于近功者非
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
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
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
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
規規于小利者非催科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恫瘝而以

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
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
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
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
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
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于是名實
紊而法令滋頑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
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
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
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
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
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于
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
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
諝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
廢長責之太苛或因端而竟委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
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
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以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
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

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
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
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
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
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
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
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
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于四海莫非仁義之
化陛下已一旦躋于堯舜矣帝以爲迂闊然嘆其忠未幾
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

中官甄缺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言是必有以逢中動
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
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
計諸臣傳報有兵逼暮中官傳旨乃退未幾騰躍請罷九
門稽修費以恤貧民罷撥以養老疾嚴行保甲之法人
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宗周言因事至此諸臣負
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焉湯罪已興也勃焉舜
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益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疾
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
上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

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
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
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
典兵不悞國者又劾馬世龍張鳳翼吳阿衡等罪忤帝意
三年以疾在告進所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于
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
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
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
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于天下矣願
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所天永命之一

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歛宜緩宣輕今者
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
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
下吏吸髓吮脂之輩接踵于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
首除新餉并蠲舊逋方可言所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陛下
天之宗社稱臣法乎之失制至陛下置宰輔率由特簡
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謂途異已誅朝士以大獄結國
家朝夕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强蹴天下士崩
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迎合不暇以時方請雨而宗周稱疾
指爲傲蹇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

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
蜀人言事輒不當或相詬若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
毆諸生宗周擒之抑武清門外嘗出見僞人能僞焚之通
衢鋼幟畢丁下戶備至居一歲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
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釬及宗周
名上詔所司敦趣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
卒與釬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
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
罪係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
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

有司迫遂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當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帝嘗于列舉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制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命姑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多未得要領首屬意于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為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

體歸叢脞天下事可壞不可救既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嘗賺之籌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衙斷而詰決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斂拆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勤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

撤監軍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憙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罪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乎國體人心非淺鮮者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漢吉之和以率祖而不致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洋洪之人心而且還刑廷詔獄之役正督帥失律之誅從云議收拾之遣苦延亟事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紆除堅壁清野聽其窮

而自歸誅渠之外概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于觀兵哉疏入帝怒召閣臣擬嚴旨再四卒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轉邀廷杖為名高且獎其清直為時太僕辭焉俄有詔頒捐者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鈞耗宗周以為貽笑鄰觀為大辱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甚欲大用體仁忌之會山陰人許瑚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諝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未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再疏疾十厓事所定乃上疏言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

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譴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一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服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皆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人

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姦之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崇節儉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崇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中官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推而設總理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舉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中官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傚吏也而以贓戍何以勵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服鉗贓之與爭鄭鄤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

類批根仰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逾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守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

下可貸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朕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史𡎺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宗大詬冬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朔日召見廷臣于中左門昔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

周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攻乎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善後安在宗周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尚才略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古未以宗許拾給舉動誑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

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勅宗周起于是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姜埰熊開元二臣遽以言事罪因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妄如臣宗周猶蒙置如臣黃道周備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于國體有傷帝怒甚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如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宗周曰錦衣膏粱子弟何知禮義

聽寺人役使酬陛下閉貪賄壞法欺君罔上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有問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金光宸乎之奇叱光宸開命議處嚴旨光宸降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擬原旨御前懇救乃免下部民時二年南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諉以鎮靜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鎮靜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宗周曰嗟乎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恢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卒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撫臣路振飛

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則收其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寧南之以也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盡文臣爵之於京師既下猶之失天下則何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正至社稷宗主有受偽官等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肘乎可逃者有宜使令而逃者亦皆不發至宜分別定之等又一案至于偽命南下律從順逆之罰實繁有徒忘心之偽命自從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寇漸逼議者遂江河淮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北禦狂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枕戈而起一戰以殲前愆自當不俟詔負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閉關之策卸兵擁于閫外首劃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詔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亦遣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臣突起勤王倡義助諸臣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

李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槩用新恩誅關定策前後
詔書均宜劾亟匙虎之黨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
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而今日開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
者始詔科其言宜付吏科中外爲疎勳而馬士英高傑劉
澤清又交章欲殺宗周矣宗周遂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
劾士英言陛下龍興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
閣進中樞官銜世及爰賂行之又一年爲士英予于是李
沾倡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得旨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
朝請陳觧聚訟于朝又工部調起英借卸兵之名則遷喬
可以銷兵而反上之路則遂臣可以設引而關部諸臣且

次第古來中興之實論方興何暇關河北之賊立國之
本紀已蘇何以古匡獲之今古傑一逃將也而李若騎予
浸有尾大之憂淮陽失事不歸罪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
不長其桀驁則亦等士英引黨也劉黃諸將各有衛汎地
而羅若爽耗阿湖與通盤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
安得不啓其驕心其爲第一人者之也京營自祖宗以
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
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
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
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

消長之後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
法督不從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
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
政王復爲答之可使其速入士英大怒佯具疏辭位且揚
言于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
也其私人朱統類遂劾宗周將提兵陽蓋以鳳陽高牆
所在欲以罪宗藩起上可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
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等交疏詆以殺宗周者不得乃遣
客十輩刺宗周宗周方正坐終日危坐未嘗有倦容客
前後王者不敢加害而去而黃鳴駿入觀兵抵京口與防

江兵相擊翻士英以統類言爲信也亦震恐于是澤清劾
疏宗周陰謀以復欲誅閒盡激變上心召作亂之禍劉良
佐亦疏言宗周有符三矣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危錯
之自爲諸侯奇可乘恐之謂或武帝時本下澤清復草一疏
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
欲安孔于侍大內危之乃篡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安日廣
定計合謀此一陣小雅諸大將臣非非本謙故陰結死黨
將除詐黜然後者從乘輿遜之別郡如姓宗周入都起等
則渡江赴闕而告諸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
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

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
臣不預聞上怒轉不奏可法不肯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
知可法遂據以入告[illegible]是疏且上奏既嫉宗周益
欲去之而薦[illegible]一[illegible]語曰帶聖見未幾中旨特授
兵部添註右侍郎宗周[illegible]江左興亡老臣不
敢不一爭之不聽則[illegible]宗周遂告歸詔
許馳驛行[illegible]以逆誤忽遂幾國
家不幸遭此大變今[illegible]不復有中原志者士木
崇安珍奇策定策[illegible]吾儕塵飛喻
翳閉矣範夫[illegible]搖而忽遂閉

也一曰振王綱無以正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
不得從龍則曰從一[illegible]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
恩大臣則闔部可以[illegible]則陳乞至今未已
四推恩武弁則[illegible]有[illegible]觀朝廷
之心欲[illegible]征伐漸不自天
子出[illegible]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錄凭
正氣[illegible]小人以加君子[illegible]之禍先帝末
造可[illegible]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
[illegible]若有[illegible]所由[illegible]以一人進用動引三
朝[illegible]人[illegible]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

[illegible]長邪逢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
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甲申仁殺應日開怨毒
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illegible]名未科罪名先
迫[illegible]合者[illegible]以[illegible]想又孰辨
之[illegible]方[illegible]不敢問
者與[illegible]列
者而[illegible]化也一[illegible]淮陽
告變[illegible]萬不
用以役黃而自相[illegible]何恃者夫以十
二萬不殺敵之兵[illegible]無恃之術耳不

稍處抑推加派橫征者一二著昭乳虎之有司以天下狗
之已矣所謂積外幣而徵內息也[illegible]明年五月南
京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
遂不食移居郭外[illegible]曰北都之變
可以死可以無死[illegible]于中興也南都之
變主上自棄其社[illegible]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
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
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
死也出辭[illegible]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
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illegible]者不下者十三

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宗周
始受業于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
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
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雜于禪奭
齡講學白馬山為因果之說去守仁遠甚宗周憂之築證人
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
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于禪者宗周在
官之日少其事業不[illegible]見于[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室不敢南
歸[illegible]誠大德會大議某日言必[illegible][illegible]立移書或謝所從
世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常不能具冠裳學
者稱念臺先生子汋字伯繩

人譜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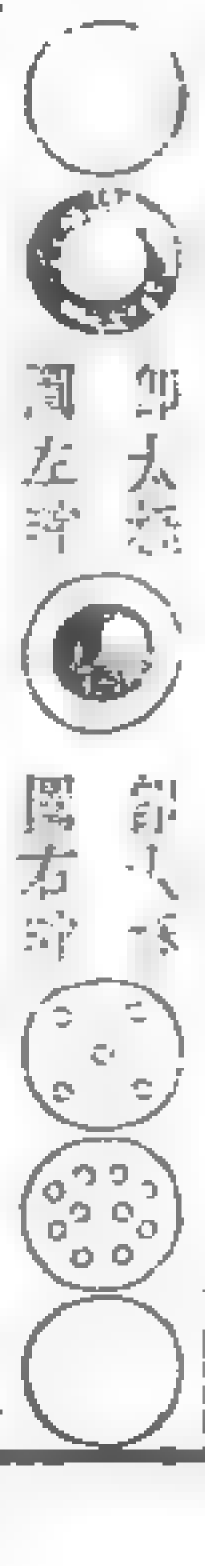
友人有示予以袁了凡功過格者予讀之了凡自言
嘗授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
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為病于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
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于虛無
以為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為語命而非命
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
異名而功利之惑人為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
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為不及乃其意實主于了生死
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
大抵從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言功行實恣邪
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功[illegible]之尤
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以身示法亦不必實
有是事而傳染至今遂為度世津梁則所關于道術晦明之
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證人之意著人極圖說
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功課而紀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
以遠利也總之道人以有過而證人者與進于是學者誠
知人之所以為人而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于聖

人之攻劫宗乘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遂序而附
之蕺山長者劉宗周書

按人譜作于甲戌重訂于丁丑而是譜則乙酉五月
之絕筆也一句一字皆經再三參訂而成向者與繹
輝刻于湖南舊錄尚刊于先其舊本也茲者辨諸
再質先君子藏本善必已正之不孝男汋百拜謹
識

人譜正篇

人極圖



按此第二第三二圖即濂溪太極圖之第二圖然分而
為二自有別義亦左右互易學者詳之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
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于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
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
達也

萬物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為

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于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即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即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于善始于有善終于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無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即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由殊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人譜續篇一

證人要旨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無極太極）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古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自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掩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即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真無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二曰卜動念以知幾（動而無動）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
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偶著一念
因而過矣乍流于惡者有之是以君子有慎獨之學七
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
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
時一加提醒不使此心過乎節不善幾有不善未嘗不
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
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
圖之于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
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

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于推
山填壑之象豈知最初之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
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
之窒之之時當下提醒當下廓清何等省力至此幾雖
已動而仍不失其先見之吉正知幾最得力處易曰知
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于此
也此其幾甚微之幾了了學者當之

◎靜而無靜 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于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誠于
中者形于外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賦形有定

所行靜而生陰也于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
體閑之靜而妙合于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
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
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
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
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
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
于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則所謂性也
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儒某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爲先殆謂此與

(◎)五行攸敘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
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
之木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夫
婦有別屬太陰之水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此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
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于四肢自當
發于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于此尤加謹焉蹈分
體當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
詳總期踐履精純造詣敦篤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

昔人之言三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黽勉以從事焉庶幾其逭乎責乎

（三）物物太極 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此非意言之也由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于君子之身大是一身關切偏其間有一處未當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心腹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

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知旋之地正是不蔽查考耳然非逐事補湊只爲闡滿此獨體如是學以慎獨方真見得萬物皆備于我體段一反身而自得之不假外求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　）其要无咎 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現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聖人一生用心全在這裏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即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即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于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簡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明日即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人譜續篇二

紀過格

物先 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 獨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函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療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无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妄無面目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惑爲利爲名爲生死其粗者爲酒色財氣

動而有動 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 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 尤忌藏怒

傷哀 長戚戚

多懼 發疑畏譏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 多坐妻子

作惡 多坐疎賤

縱欲 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竅而未露故曰隱仍坐前微過來一過積二過○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真面目于此始見今須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靜而有靜 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 大交 小交 趨 蹶 以上足容

擎拳 攘臂 高卑任意 以上手容

偷視 邪視 視非禮 以上目容

貌言 易言 煩言 以上口容

高聲 謔 笑 詈罵 以上聲容

岸冠 脫幘 搖首 側耳 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怠懈 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閾 以上立容

令色 遽色 作色 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于身故曰顯仍坐前微隱二過來一過積三過○九容之地即七情穿插其中每容都有七種情狀伏在裡許今姑言其略如箕踞喜也會箕踞怒也會箕踞如交股喜也會交股怒也會交股其他可以類推

言行不敬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命　先意失
懽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貨財
私出入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
疾不致謹　讀禮不謹　友喪飲食居喪之類　停喪不葬　祭祀
不敬失齋失食不備物　營造鋪張　忌日不哀飲酒茹葷　事伯
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　凡以上父子之過不盡孝者俱類推　為人子者其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將迎巽君考竟刺之類　遲
轉欺君責難建白　官戒欺君誤官　不謹　罷軟　貪
酷　傲上官　陵下位　居鄉把持官府　囑托公事

遲完國課　脫漏差徭　擅擬詔令　私議公祖父
母官政事美惡　縱子弟出入衙門　誣告以上君臣類
交警不時　聽婦言　夫妻反目　帷簿不謹如縱婦女入廟
寵看看之類有殺之類　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踰閾以上夫婦
類皆非為人夫者其為婦者可以類推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食凌競　語次先舉　出
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爭年分
變　侵公產　異母相嫌　悶爭　外訴　聽妻子離
間　貧富相形　久疏動定　疏視猶子　遇族兄弟
于途不讓行　遇族尊長于途不起揖以上長幼類皆為人少者其

為長者可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狎比匪人　延譽　恥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群居游談　流
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為人師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國家天下故曰大仍坐前微隱顯三
過來一過積四過　諸大過總在容貌辭氣上見如
高辭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
可以類推謂諸過皆自心上生出來者
物約不極五曰叢過百行主之

游夢　戲動　謾語　嫌疑　造次　乘危　躁徑
好閒　博弈　流連花石　好古玩　好書畫　床
笫私言　蚤眠晏起　晝處內室　狎使婢女　挾娼
妓　養俊僕　畜優人　觀戲場　行不避婦女　暑
月袒　科跣　衣冠異製　懷居居處器物　輿馬　饕餮
惰食　縱飲　深夜飲　市肆飲　輕赴人席　宴
會侈靡　輕諾　輕假人我借　輕施　與人期爽約
多取　濫受　居間為利　獻媚當途　躁進　交易
不公爭小利較一文二文以上及買田產短價　拾遺不還　持籌　田宅
方圓　嫁娶侈靡　誅求親故　窮追遠年債負　違

倒取息 [illegible]風水 有恩不報 拒人乞貸 遇事不
行方便如排難解紛勸善懲惡之類 橫逆相報 宿怨 武斷鄉
曲 設誓 咒詛 習市語 稱綽號 造歌謠 傳
流言 稱人惡 暴人陰事 面訐人過 譏議前輩
好訟 終訟 主訟 失盜窮治 捐棄故舊 疎
九族 薄三黨 欺鄉里 侮鄰佑 慢流寓 虐使
僕僮 欺凌寒賤 擠無告 遇死喪不恤 見骼不
掩 特殺 食耕牛野禽 殺起蟄 無故拔一草折
一木 暴殄天物 褻瀆神社 呵風怨雨 棄毀文
字 雌黃經傳 讀書無序 作字潦草 輕刻詩文

近方士 禱賽 主創庵院 拜僧尼 假道學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略以
百爲則故曰叢仍坐前微隱顯大四過來一過積五
過○百過所舉先之以謹獨一關而綱紀之以食色
財氣終之以學而統道者大抵皆從五倫不叙生來
迷復 六曰成過爲衆惡門以克念終焉
祟門 微過成過曰微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閤一時
妖門 隱過成過曰隱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閤二時
戾門 顯過成過曰顯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閤三時
獸門 大過成過曰大惡用大訟法解之閉閤終日

賊門 叢過成過曰叢惡輕者用小訟重者用大訟解之閉閤如前
聖域 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改地一一進以訟法立登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雖
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樣只
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
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何曰說在
孟子雖惡人齋沐矣且既已如此又從地去可奈何
正恐直是不[illegible]人不如此不得
訟過法 即靜坐法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淨几方會平旦以後肅躬就坐齊

手斂足屏息正容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祗祗栗栗如對
上帝如臨師保呈我宿疚炳如也因而內自訟曰爾固
儼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獸乃禽嗟何及矣應
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視皆作如是言應曰唯
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者
已而躍然自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內自訟曰莫得
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復出十目十手証佐皆作如是
言又應曰否否于是清明之氣徐徐來復覺此心浩然
與天地同流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眞一眞自若
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眞面目也此

時正好與之保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保任一回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霍間整身而起閉閤終日

或咎予此說近禪者予已廢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靜坐法也靜坐非學乎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後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禪入定蓋借以補小學一段求放心工夫旨哉言乎然則靜坐豈一無事事近高忠憲有靜坐說二通其一是撒手懸崖伎倆其一是小心著地伎倆而公終以後說爲正今儒者談學每言存養省察又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卻教何處分

動靜無思無爲靜乎應事接物動乎雖無思無爲而此心常止者自然常運雖應事接物而此心常運者自然常止其常運者即省察之實地而其常止者即存養之眞機總是一時小心著地工夫故存養省察二者不可截然分爲兩事而并不可以動靜分也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今爲鈍根設法請先爲其奴者得訟過法然此外亦別無所謂涵養一門矣故仍存其說而不廢因補註曰靜坐法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爲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爲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于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卻妄還

眞之路而工夫吃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眞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即顏氏之克己然視子則已粗矣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矣夫子嘗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從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于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眞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即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

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彌推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吾所知之不逮尤有不容緩者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須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顧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

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眞知有常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謂眞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常知眞知如明鏡常懸一徵永徵常以知電光石火轉眼卽除學者離常知而進于眞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致之于意而意誠致之于心而心正致之于身而身修致之于家而家齊致之于國而國治致之于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者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

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眞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魑魅不能晝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眞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在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蓋本心嘗明而不能不受暗于過明處是心暗處

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個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言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讎對止求個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討個分曉當必有怡然以冰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于圓滿正圓滿此旭日光明耳

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即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
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
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
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
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
了不自知尚何而得改之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
之十二年不更作如是觀乎非辨微之盛不足為賢
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也甚矣學
以致知為要也學者但于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
簡直用推勘三斗滲漏所漏于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

日用過端下手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
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點化語
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為吾黨勗

證人社約 崇禎辛未三月

學檄

蓋聞學惟學人乃與人與人同斯大圓首方趾何以等巍
巍於乾坤古往今來胡獨拒吾生於賢聖三復遺編慨焉
永歎羲皇有作首原性命之宗堯舜相傳遂闡危微之秘
道集聖人沒而一中紛談委王統於衰周幸吾夫子與而
六籍還儒表微言於長夜沓沫泗之間斷斷從之洪水
猛獸之際岌岌殆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又云人稱好
辯非得已凡以存天理之幾希抑亦拯民生於陷溺世愈

降而人愈危千秋勝事有鵝湖鹿洞之英說愈殷而旨愈
晦一點良知多王氏節蕭之力生於其後能無景行之思
出於其鄉寧免過門之憾禹穴之靈光未泯蘭亭之禊事
可尋相彼鳥兮未友何為翔伊人兮所學何事如旅未歸
深迷既往之途似築有基先立只今之志或本詩書以論
世或借禮樂以維躬或談經而修素業或較藝以啟新知
或指點天性於當下或昭揭肺肝於大廷總期善相長而
過相規且務日有省而月有試慥慥爾鞭辟近裏之功非
關口耳恢恢乎浹假上達之路直接維皇須知此理人人
具足而不加印證終虛實藏虛埋豈信此心人人有知而

不專擴充難免電光捻沒乃世之狃於習者每以道學二字遊流俗之誚而人之諱言講者轉以躬行一途開晏乘之門蔽也久矣念之悚然老大無成望崦嵫而策駕後生可畏激霄漢以揚輝聊借典型之地推私淑之人緬懷狂簡之裁寄斯文之重使文成隆緒繼孔孟以常新若濂洛淵源自何王而遠溯則昔人所以賸言歸與而吾黨因之不虛此日者也嗚呼七尺昂昂豈徒塊然形質百年冉冉何止半宿蘧廬欲決共命之頁闢應現我心而先得肆在同人願言請事申以永好庶踐平生

會儀

一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是會也專以講學明道故紳衿聯集不矜勢分雖諸色人不禁焉然其心好學者固多而浮游往來者亦不乏人特置姓氏一籍其願入會而卜久要者臨時登載至日司會呼庚引坐毋得混亂其後至不入籍者另設虛席待之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望後聽諸生自與會課一次

一會禮於前廳設先聖孔子位司會者先至延諸友入既集司贊鳴雲板三下請詣先聖贊四拜禮詣先賢止長揖禮畢分班序齒東西相向揖列坐各以齒紳與紳齒士與士齒如上而齒德表著者仍齒於紳遠方賢者用客禮不齒坐定聽講畢復詣先聖先賢俱一揖左右分班一揖而退

一會講諸友就坐司會者進書案特於諸縉紳下設虛位二席以待講友及載筆者另設一案於堂中以待質疑者司贊傳雲板三聲命童子歌詩歌畢復傳雲板三聲請開講在坐者靜聽其有疑義欲更端者俱俟講畢出位拱而立互相印證不得譁然並舉亦不得接耳私談犯者司約傳雲板一聲糾之講畢命童子復歌詩乃起

一會贄每期司會者具香燭於先聖先賢會友既集先進

茶茶畢開講講畢具果餅二器不設席令侍者捧盤以進坐中隨取而啖之至會記有刻會課有刻聽入會者捐資自一錢以上多不過三錢

一會錄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但取其足以發明斯道毋及浮麪可也錄成呈之主位者以訂可否乃付梓

一會戒凡與茲會毋謔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接耳毋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鄙褻犯者司約糾之

一會友立會講一人會史一人無專屬臨時選擇而使之會約二人會贊二人皆有專屬司會四人在籍者輪值

周而復始講以闡道史以記事約以糾儀贊以相禮司會者供給諸事各相協力以期永貞

約言

附有約約爲學之大旨而言之凡以爲證人地也并附諸戒條於後即證即修學者幸相與守之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今下見得在我者是堂堂地做箇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且貴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非以凡聖歧也聖人亦人耳學以完其所爲人即聖人矣偶自虧欠故成凡夫以我偶自虧欠之人而遂謂生而非聖人之人可乎且以一人非聖人而遂謂舉天下皆

非聖人之人又可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如子淵方謂之一開眼孔人病不爲耳纔讓聖人不爲亦更無第二等人可爲出聖入狂非人即獸間不容髮明眼者當自得之問見地何資曰在讀書讀書始知古來大聖賢皆從學問中出何爲而自暴棄也纔作猛省不孫人不發憤用工夫

應戒議侮儒先詆訶名教不講學不讀書及讀非聖之書

人生必有所自來大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以前不容言說成性以後儘可識取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所謂良知也人孰無此良知自孩提以長以後一竅生生時常流露遇親知愛遇長知敬雖當旦晝梏亡之時此知仍是朗然不滅毫末即遇親長皆從之起此知轉是瑩然亦不增毫末並體是露於此最與學者見地說開只向此中求實地不必更事元虛良知二字是吾夫子道性善宗旨致此之知更有何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應戒私財私蓄私出入交際制中宴樂酷好風水年久停喪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繇吾親長而推

之有親戚焉有朋友焉又有鄉里焉等而施之漸推之天下之大無有不愛且敬者君子所以廣仁術也乃吾儕每不勝其有我之見自親長而外一步推不去情疎而愛薄分隔而敬弛鄉里親戚之間有不勝其怨惡者矣況出而事君事長使衆之日乎若是者缺陷仍坐親長處至此恩無可推隨處成缺陷耳學者只向良知落根處討分曉於此果無缺陷則滿腔子生意流行自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已者又何患天地萬物之不歸吾一體乎此古人務本之說也若更作對治法必也强恕乎試問已所不欲處果是何事

應戒利己妨人倚勢毆人辱人及致人於官

語云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在儕徇人分上推不去只爲私己心未除所以動成隔礙於凡辭受取予進退死生之際總存箇利心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眞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與君總從利字落根來大要在破除鄉愿窠臼即一切異端曲學亦莫不自鄉愿脫胎故孔子以爲德之賊云語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者只就動念處早勘人禽關頭是利是義若於此辨得明莫與

含糊去便一了百當

應戒會中投遞書揭及借名道學生事地方把持官府

雌黃人物

人生而有己即有物欲之累其最沉溺處爲酒色財氣四者四者之於人本容感耳而不能不與感俱着則己私爲之主也學以克己爲功一切氣質無所用事性體湛然雖有四者之感亦順以應之而已先正有言眞知是忿忿必懲眞知是慾慾必窒眞知之勢如火燎毛一下眞知更何處容得忿慾在若猶不能無着也姑時時喚醒此知漸用克治之功以化之昔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其他可知會記

先[illegible]於身經歷處體驗所學如何今日遇變階頗能不改將逝見幾年遇絕色日前此猶有染任遇拂意事或動氣假而日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爲學者言如此慥慥君子哉

應戒呼盧豪飲以長夜當頭摴蒱博弈爲生求

[illegible]問合終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在教之有三千三百而人道始備故聖人深望於學尤其教必本於小學繇小學而入大學莫不有禮以爲之節文所進於成人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爲爲狂者燕居則箕踞科頭群處則譁浪笑

傲以父子則昏不問坐與立也以兄弟則頡頏不問後先也飲食而貪渴而飲嗜慾而牝牡蠢蠢耳如是可以爲人乎本也學者曉然於義利公私之辨已能不入獸門正慮其無所持循也進之以學禮禮者體也近取之即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一問一答一視一聽莫不具有三千三百苟能致謹於此而心有不存者吾亦寡矣作聖之地其在是乎若其大者施之家庭日用間請從文公四禮而推之

應戒側聽淫詞靚妝冶容色跛立箕坐之類衣不紫履無朱冠不采飄飄無惰容喪不用浮屠祭無淫祀神動

行訢讓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夫名節之於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又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白沙此言政欲以藩籬重名節非以藩籬外名節也如深坊酒肆吞併斷無託足之理不具論至於出入公庭謁見官長或借文字作緣或徛貨財括開似足誇耀流輩與俗爭鮑慕之而不知自有道者傍觀之正辱身賤行之尤者薛文清公曰寫託公事雖能免人於患難貲損自己之廉恥夫免人於難且不可以廉恥徇況更不堪告語者乎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

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若不看破枉做小人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一敗萬事瓦解人但知昏夜乞哀爲龍斷之富貴可恥乃其病根實自做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做秀才時行徑已壞欲異日爲賢士大夫未之前聞也

應戒結交衙門官吏說事過錢及以碑軸獻諛當途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平病痛都坐習上來卽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總中於流俗者不能校衆而會爲甚夸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尚一成牢不可破每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豈知濫觴不已其後有不可繼者好修而不終守道而不固恆必錄之未嘗不追悔前事也而終奈此後事何惟有裁省及濁而已經奢與儉聖人以之證本教爲本者性地也緣習尚性舍儉何從若夫俗失世壞已非一朝夕之故孤掌狂瀾尤在吾黨

應戒嫁娶相競宴會崇尚宮室輿馬服飾踰制○凡宴會用四果入餚餚五簋二素加禮者用湯餅小菜仍不得過[illegible]遇非常之禮餚不過十尤痛禁梨園宴會遊宮府亦然往來用折柬慶弔用紅折一切慶弔稱家有無

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之曰修德曰徙義改不善則講學云者正講明吾之所謂義而求必徙之與所謂不善而求必改之爲修德地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角異同縱說得句句不漏亦只是口耳間伎倆於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乎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爲不淺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常令精神完養在內自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遽形之言說正是學問進步處

應戒妄言及言市井閭閻事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況在我者未必能且多
予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爲善自不容已大要在破除
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於過惡相仍尤
賴明眼借證于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識者以爲百世師
信乎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止言相規婉詞相導俾其
遷改乃已其或中拒飾非微色見辭意非久要聽其去籍
甚者干犯名教遺玷門牆鳴鼓之攻不待言矣大抵惡不
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著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
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躋過卒歸下流悲夫
應戒瞋諱背誚衆道人短隱怨結交

約戒

一戒不孝
一語言觸忤行事自專者上罰
一甘旨不供陰厚妻子及妻子觸忤舅姑者上罰
一異姓承祧出繼他姓越次奪嫡者上罰
一制中嫁娶宴會帶酒納妾近婦女者上罰
一[illegible][illegible]緩親喪赴試者出會（借頭冒名色赴試同）
一親殁改名忘先志違厥訓毁遺書宗器者上罰
一親過不諫侍疾不謹祭祀不敬忌日不哀停喪不葬
繼述無聞者上罰

一戒不友
一分析不平爭財構訟者上罰
一偏聽內言妖妬傷和者上罰
一異母相嫉鬩牆外訴者上罰
一貧富枉形憂患不恤者上罰
一戒苟取
一倚勢欺凌設機誆騙者出會
一交結官吏說事過錢者出會（在官在縉紳尤易犯之）
一把持官吏武斷鄉曲拿訛詐錢者出會
一設機局騙逐賭錢者出會

一貪婪慳吝交易不明者中罰
一爲証作保好訟終訟唆訟和事取錢者上罰
一戒干進
一賄求權勢鑽刺衙門者上罰
一懷挾買題倩人代筆者上罰
一豎碑刻石要結當途者上罰
一借名講學奔走勢位者上罰
一易姓冒名頂替僥倖結拜權要者出會
一戒鬭狠
一棄妻寵妾以妾爲妻妾飾擬主母者上罰

一縱妻女入廟燒香看戲看燈者出會
一縱妻女延僧拜師削髮爲尼者出會
一交讐不時夫妻反目婦言踰閫者上罰
一縱妻女學做詩詞寫扇作畫操琴下棋以相誇耀者上罰
一戒貪色
一少年娶妾及有子娶妾者中罰四十無子方許娶妾
一多畜婢妾屢進屢出者中罰此等過端罰未輕加今第存此戒俟備者在河巳早圖而預數之庶得矣若長惡不悛待其出會可也
一溺比頑童攜挾娼優買妓作妾者出會

一淫汙外色有干名義者出會
一戒妄言
一期約不信面誑背毀者上罰
一文過飾非巧言佞口者上罰
一雌黃經傳妄議先儒者上罰
一好談閨閫攻發陰私者上罰
一撥鬬是非使機弄智者出會犯此戒者尤爲敗類故特從重典
一戒任氣
一強項自高剛愎拒諫者中罰
一凌虐寡弱動輒毆罵者中罰

一戒過飲
一呼盧酩酊長夜不止者中罰
一擘拳攘臂脫巾岸幘者上罰
一使酒罵座致成嫌隙者上罰
一戒奢侈
一廣備奇品梨園娼妓宴客者出會
一衣冠過麗隨俗習非者中罰
一飲食過侈暴殄無紀者上罰
一田宅方圓嫁娶侈奇者上罰
一戒遊蕩

一鼓動游言開造好事者中罰
一觀戲場看龍舟神會婦女者上罰
一宿娼妓博奕賭錢縱飲者出會
一習市語稱綽號造歌謠傳奇小說者上罰
一戒惰容
一科頭跣足恣肆不檢者中罰
一拍肩執袂相接無禮者中罰
以上約戒十二則凡五十一條即參前說而分中上等耳上罰杜門謝會一次靜坐訟過立下便改不赴會者罰古書一冊藏本小學中仍治具供湯餅一次

諸友不至齊分中罰杜門謝會一次靜坐訟過立下
便改至赴會只捐古書一册藏古小學若因而竟不
赴會者聽之

社約書後

吾鄉自陽明先生倡道龍山時則有錢王諸君子並起
爲之羽翼嗣此流風不絕者百年至海門石簣兩先生
復沿其緒論爲學者宗迨二先生沒未罕無人此道不
絕如綫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於時稱二難士心屬望
之久矣頃者辭請歸之徽息機林下余偶過之謀所以
壽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許諾因相與商訂務

闡二三子從焉於是有七巳之會旣退石梁子首發聖
人非人之論爲多士告一時聞之無不汗下者余因次
第其儀節以示可久遂題其社曰證人而稍述所聞以
約之從石梁子志也或曰人盡人耳何證之有余乃告
之曰人盡人耳五官具百骸備云耳至耳之所以聽目
之所以視手足之所以持行人不知也人盡視聽持行
耳至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持行之所以恭重人不
知也人盡聰明恭重耳至聰明不與耳目期而耳目至
恭重不與手足期而手足至人又不知也視聽持行者
形也聰明恭重者性也而其莫之爲而爲者則天也吾
形且不知況於性乎況於天乎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
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聖者盡乎天者也天者盡乎
人者也然則其證之也可若何曰以人證不離視聽持
行者是以天證非視非聽非持非行非二之也君子終
日視而未嘗視視於無形終日聽而未嘗聽聽
於無聲而已矣終日持行而未嘗持行持行於無地而
已矣孔門約其旨曰愼獨而陽明先生曰良知只是獨
知時可謂後先一揆愼獨一着即是致良知是故可與
知人可與知天即人即天即本體即工夫證乎證乎又
何以加於此乎雖然未易言也余請與二三子沒齒從

事焉以終石梁子之志

劉蕺山先生集卷三

證人社會語 門人輯記 附臨終語

此學不講久矣文成指出良知二字直[illegible]
自來病根今日開口第一義須信我輩人人是箇人人
便是聖人之人聖人却人人可做於此信得及方是真
知吸孔

或舉素位章質自得之義從主敬得來抑心體自然如此
爲適先生曰自得全是箇敬體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
懼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何等心安意
樣更何境遇足以動其中乎若只認作快活景象便已

落無忌憚一流

或舉學而章質時習之義先生曰今日先要知如何喚作
學即今坐下諸友一一反問自己發何念頭來此相聚
一堂若或身坐堂中心馳物外又或以前輩倡率後輩
勉從更或以講學盛舉姑來相與則於學字不明此會
終成虛設如未發足前眞有爲學問做聖賢一段眞意
則今日在會堂是學出會堂亦是學即隨時應事涉境
無不是學此便謂之時習而其爲一日千里又何疑乎

或問人不知不慍似乎與說樂相反覆發明先生曰學問
到此只有這箇關頭最難破落大之與我本是聖人體

段但一落於人便有物欲之累聲色貨利種種膠固而
不可解將天所以與我之體盡行埋沒學者即極力用
功夫於諸物欲之累頗能次第銷除直到後來尚有箇
名根不化此名根又從何處來只爲胸中仍是箇物欲
於本體全無湊泊考勘至此方是徹底學問

何宏仁曰學莫先於改過否先生曰然曰先改心過否先
生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過乘於無心往往
已不及知因不知故不改故曰正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然在聖人便已知得入九分了學者須時時簡點
吾輩須尋箇眞自訟手段

或問口延平教人看未發氣象如何用工夫先生曰未發
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箇自己病痛到微密處方知
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致橫決
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
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若
落在想像一邊便失古人本旨矣

寡思慮絕嗜欲薄滋味三者養身之要也

何弘仁問三省之旨先生曰學以誠爲本忠信誠也傳習
者傳習此忠信也故後儒曰三省只是一省
忠者盡乎人者也信則盡乎天矣此誠之至也

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小人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循甘之平居處君父之變不覺廢然而返矣前後一人耳而勇怯異縱欲之與循理取舍有素也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或問躬行之學先生曰靜時存養靜時行也動時克治動時行也辭是而父召無諾則行於家矣徐行後長則行於鄉矣資於事父以事君則行於國與天下矣其有未能如之何曰學之不已而已矣

鄭世培問門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尚有未淨處

先生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淸認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友以生死爲問陶石梁先生取繫辭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及原始反終之道娓娓言之先生微示一語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

問聖賢之樂只是從戒愼恐懼中得來否先生曰有此理然予只是設問其友語塞先生曰子凡從事於戒愼恐懼去

問三教同源否先生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合拍須自家彈

人決有爲人不爲禽獸之志方可苟不辨此志則講說領受俱是回護禽獸機牙即良心乍見亦如驚去家產偶復從此經過眼雖認得不爲我有

晦翁云非至明不能燭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牽牽纏纏之人斷是無用全要與剛體相應提得起放得下才有進步

友問承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先生曰

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所以濂溪教人必先之以無欲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門人問先生近工何似先生曰近來夢境頗淸無雜夢亦有無夢時若常惺惺者門人曰先生已打破夢覺關矣先生謝不敏先是先生嘗書門聯曰舊學還尋經新功卜夢寐時年五十一歲

友人請曰先生初年志道及今得力處可指示後學否先生曰某自幼有不屑流俗之意此意最眞比來從事學問見義必爲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實鮮有愜心處每自

矧責故樂與同志商求耳

張應鰲舉顏淵季路侍章請質先生曰看此章書全要識得聖賢萬物一體之心大抵人之大患只是有我認形骸爲已將自己看得甚隘如何推廣得去即一家中父母兄弟亦儘有不相通者不知吾人本來與萬物同體是何等廣大更何處可容狹隘何處可容間隔然所謂一體者亦非推此及彼之說象山先生云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假如對父思孝是父與我原是一體父有未安即是我子職不盡對兄思弟是兄與我原是一體兄有未安即是我弟道不修推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有

一處不得所是皆我本分中闕陷如何推得在人審如此則合天地萬物時與之周流祗自完成得一已今之役役力謀一身者皆是喪其己也豈不大可哀乎

今人能把車裘一關參破便胸中廓然絕無勢利之念這是入道的關頭

陶先生曰學者須識認本體識得本體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識本體說甚工夫先生曰不識本體果如何下工夫但既識本體即須認定本體用工夫工夫愈精密則本體愈昭瑩今謂既識後遂一無事事可以縱橫自如六通無礙勢必至猖狂縱恣流爲無忌憚之歸而後已

先生歎曰人謂爲人不肯如爲已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貪詐如欺世盜名等輩日日戕賊此身誤認作佔便宜事寧不可痛

或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如今日之會來而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先生曰此言甚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諸友當裹足而不入矣或曰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已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從勳名起見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諸後世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

建立故足不朽若稍涉名心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事業也

問名心不能斷奈何先生曰吾輩講學正如把一利刃斬斷此根耳

問無欲而後可言良知否先生曰只一致知便了若言致知又言無欲則致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就如今所謂無欲只是此心之明所言有欲只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止爭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常明不必更言無欲

習染日降而人心萬古如一日

任情而流便是大惡能知非自反便是大善可見善惡只

在一念轉移間出此入彼眞是可危每日自勘做人能自免於禽獸其庶幾乎

秦弘祐曰陶先生言識認本體識認卽工夫惡得以專談本體少之先生曰識認終屬想像邊事卽偶有所得亦一時恍惚之見不可遽以爲了徹也且本體只在日用常行中以爲別有一物可以兩相湊泊無乃索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

朋友中相期只有學問一事此事明更無餘事可明此事了更無餘事可了

敬則心中無一事

友人舉飯疏食章請質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其人曰一念不起時先生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

問今人講道理甚好及按其所行儘多差錯故夫子重躬行有以夫先生曰然但不體驗到本心至是處隨着行來仍是差錯故全要自心上查考得的確磨勘得精明自然所行無失此行先一着工夫也

或問曾點漆雕開見大意何如斯可謂之見大矣先生曰以其能超於方所之外也問如何謂之大先生曰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斯可謂之大矣無外之謂天無外之謂道無外之謂大堯舜之爲君伊周之爲相猶然局於方所之內不可謂之大若孔子足以當之曰巢許讓天下而不受可謂之見大與先生曰巢許遁世之士堯舜伊周不可况巢許乎大者如四海之包九垓百川四瀆皆在範圍之中其餘諸子不過中國之水或爲江或爲淮或爲河或爲漢有原有委可得而究也曰然則孔子居君相之位必夐絕古今不與堯舜伊周同其量乎先生曰甚矣子言之拘也欲爲君盡君道堯舜君之至也使孔子而爲君如堯舜而已矣欲爲臣盡臣道

伊周臣之至也使孔子而爲相如伊周而已矣堯舜之所以君伊周之所以相孔子之所以師時爲之也時之所爲卽道之所在其趨一也時未至聖人不敢先時旣至聖人不敢後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於鬼神乎知乎此者可與言二子之見大矣其人躍然曰先生命之矣

誠者天道之本然學者人道之極至

先生儆諸生曰吾輩習俗旣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又曰爲不善郤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寛萬物可容我一人不

得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為過亦無傷不知從此過而推之先
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
已必惡謂其出有原而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

亭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
亭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反躬之義
也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
為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陶石梁每提識認二字果未經識認如何討下手乃門下

便欲識認箇甚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因而反入
於坑塹者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夫子
猶以為歉學者乃欲遠人以為道乎

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
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

易經從造化說到人心其妙處須自家體認出來

一畫是陽加一畫便是陰非有二也

聖人原從象數悟出理來

濂溪明道之語渟而無弊餘亦便須善會

學者或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於動
時頗謂近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
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與門
人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有讀人譜疑無善二字者先生曰人心止有好惡一機好
便好善惡便惡不善正是人性之善若說心有箇善吾
從而好之有箇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為矯
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

存誠去偽是第一義君子小人只在誠偽之分

學貴闇修聲塵一些不露

學者務遜志以下人隨處求益

先生惓惓說箇誠字又惓惓說思誠二字

先生愛舉天下何思何慮誠無為無欲故靜有所向便是
欲等語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分明天地氣象

無事時惺惺不昧有事時一眞自如不動些子

一物不容之中而有眞實無妄之理以為虛莫虛於此矣
以為實莫實於此矣

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

艮卦上達天德分明到頭學問四爻止諸躬退藏於密也
背從呂取脊呂之義背非見也卽屋漏意示人以下手處大象思不出其位

又示人下手親切工夫

夜氣清明之際正天心來復之期從此有火然泉達之機自有欲罷不能之妙

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

省察是存養精明處

性即理也理無往而不在則性亦無往而不在

謹名教循規矩不可詭異子子以自命

憂勤惕厲聖人心法也

尹先生只長吟心廣體胖一句是得手氣象眞深於愼獨之學者

遷善改過是學者偏步工夫

先生論寂感曰寂然不動之中自有感而遂通之妙

靜中工夫須在應事接物處不差方見眞得力

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

象山不差而慈湖差陽明不差而龍溪差

先生曰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也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也因謂學者曰爲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曰正坐間斷耳先生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曰本來原無間斷一曰知間斷即繼續一曰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

禪家有三絕一絕聖學二絕彝倫三絕四民之業

一友喜讀史先生曰讀史而不窮經其究也爲功利又曰所貴先經而後史者以天下無心外之事也

薛文清公隨處體認天理之學

予於本朝極服膺吳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產先生訟之官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

陳克菴先生地位甚高官廣東布政爲中使許奏被逮卒於途時暑月友人張東白斂之以絡衣曰成先生志也

既卒先生所黜吏張裝走京師抗疏訟寃中使斯之不變繇此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又如是吾有以覘先生存誠之學矣

學者以立志爲第一義不立志不可以言學又曰人不知立志亦當發羞愧之心人以名位不若人爲恥而不知此心不若人乎與禽獸不遠眞可恥之甚也

世之遊人以爲道者以道爲一物必用吾力以求之故愈求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即是又多乎哉

或問剛體先生曰立志卽剛
或問剛亦有惡乎先生曰剛安得有惡剛而不過便是柔
克
或問曰某所存自爲已善而發之日用之間往往有過何
也先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間隙而後發
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
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存主之微一言以蔽
之曰誠而已矣
人能立誠當下已在聖人位上不必他求
武進張二無渡江請正於先生先生卽所學二無以靜對

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以靜爲主
便有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然已
而曰讀先生所著人譜而知損益二卦懲忿窒欲克已
也遷善改過進德也問終身用之不盡者先生曰不然
要識得乾元乾知大始懲窒遷改綱領也得此綱領則
功夫入粗入細皆爲有益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爲外
緣所轉以後起爲功卽少有得力總爲人爲湊泊於身
心了無干涉豈能直達本原乎二無曰此旨自元公後
不聞今日復聞於先生
問心性兩字是一是二先生曰心只是此心言心而性在

其中天下無心外之理問存心養性工夫以何者當先
先生曰工夫只在存心上存得恰好處養在其中故孟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邑令問爲政之要先生曰爲人上者平其心而已矣無作
好無作惡心平則政平政平則推之一邑而一邑得其
平推之一郡而一郡得其平推之天下而天下得其平
此中和位育實際處
友人舉賢賢易色章請質曰時不思賢賢時不思事親事
君交友若不本於誠無有是處先生曰古人言學必有
頭腦語曰觀人之好惡可以知其爲人矣蓋好惡發於

性眞不可假也如好好色須從誠意來已占了學問第
一義故於君親友分上各有承當一副至誠心隨地貫
去所謂一眞則一切皆眞不是四者又須本於誠也賢
賢卽善善之別名不是賢人之賢纔說到人分上便隔
靴搔癢今日之會爲却何事來
或問萬物皆備之義先生曰纔見得有萬物便不親切須
知盈天地間本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
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推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
君父二字可推却在身外乎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
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

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曰敢問恕與仁之別先生曰恕即仁之下手處非有安強之分強之云者即上文反身之功思誠之則也

問學在尋樂乎先生曰對一種營營苦趣者則曰樂君子無樂可尋但適得乎在我而已曰然則世人何故自尋苦趣先生曰以苦為樂曰以苦為樂奈何先生曰人未嘗不自知苦樂作惡之人始初心地上亦打不過只因漸漸習慣便成自然既成自然則離此一刻便不樂矣學道者一下便從打不過處立基址每事該箇勉強注

漸久積習去自然日日與之親切緣來都自我本來故物到此時心安意肯有欲罷不能之妙比從欲惟危之樂何啻霄壤之分乎曰然則世人往往去彼而取此又何也先生曰正為耳目聞見都是一副家當便習壞了又曰何故性無權先生曰性本有權不見乎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氣象乎少間把捉不定便與你作縱然終覺煩惱了人學者將從其順而樂者乎抑從其逆而苦者乎問如何奉性以權先生曰立誠立誠之外無學矣

天下事大都徇名而未嘗責實吾人之病大都責人而不知反己

或問勢利關謝上蔡曰已打破十餘年矣予謂尚說得容易在當以程子喜獵心勘之

邢生問四教疑亦就根器而施與先生曰非也此博約之說也自文而約之行自行而約之心則曰忠自心而約之性則曰信忠信有二義說不得只是一心

祝淵問曰靜時是無思無慮時節先生曰人生思慮生生不已同造化不息之機若有意求靜便是寂滅祝淵曰要當提醒否先生曰不必提他此心原是醒醒純乎天理無一毫間斷即是無息之體其要只是一誠誠則通

誠則復即天命之不已也 以下祝淵記

人不必在聲色貨利上鏟除只在本體上打疊乾淨聲色貨利念頭自然簡淡了

孔孟之後論性學惟濂溪為是

惟虛故能誠惟誠為能虛

顏子高堅前後一章是他苦心處不是他得力處他得力處全在不遷怒二句

淵問曰禪家參話頭元門坎離調息若吾儒靜坐時事物不交卻如何着落先生曰心原自有着落的如何要去着落他淵請舉示先生曰不得已而言之常發而已蓋

心之本體原覺覺卽明也只常常提醒而已又曰初學大患在閒了一句話卽猛力下手去做生硬之物吞嚥不下先儒云畧綽提撕便是薛文清云涵養只在動靜語默作止之間此語最好

學問無間動靜初學亦須謝事靜坐爲得

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學者用功不可荒廢亦不可拘廹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今入水將身一跳勢必跳在水外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何處求道知得及連立志二字也多王鈍芝畢譙能出不由戶節先生曰此是吾儒最上一層學術學者信得及則無適而非道矣

人須用功讀書將聖賢說話反覆參求反覆印證一番疑一番得力須是實實將身體驗纔見聖人說話是眞實不誑語

先生寓潞河時有某生來謁其同來友人代致向往之誠并此生家世先生唯唯畧不一顧某生述其父死丙子難求先生一言華衮先生亦唯唯不一顧逌別去淵竊歎先生之嚴冷深媿吾輩向爲世情埋沒夜坐先生曰適聞某友父既死難何得朱履優游無異流俗不知他當年換上朱履時胸中亦一念及否因舉王鳳洲昔年

以旣被戮鳳洲白幘終其身又舉蕭山何孝子父含寃死孝子能文章絕意進取手刃父讐終身衰絰不改殆臨斂及傳像俱衰絰淵悚然有省

人要識得過顏子一生學問只在不遷怒二句不貳過者非是終身只有一過蓋顏子時時過時時知時時復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必如此然後謂之好學

某友請曰先生讀易已完得閒乞有所著撰以惠後學先生曰議論傳已多了譬如我是庖厨一般整備了許多筵席無論衆客不會下得箸連庖人亦未嘗其滋味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爲中庸一書之樞紐周子太極圖說本之

中庸全部收到闇字最是聖學眞種子

先生夜坐語淵曰吾嘗謂世間好利底人不害道好名最害道好利之人不諱言利甚是眞率所以一撥便轉如人一好名渾身是假再無救藥外邊修飾甚好裏邊受病益深究其所至適以成其自利之私而已因歎名利二字倚伏甚微說不好利定着好名一邊說不好名定着好利一邊所以學者要在心上用工夫工夫不外擇善能擇善不特顯然名利判斷得凡非名之名非利之

利無不辨之至精一毫放不住工夫到此際纔是手段老辣

先生語毓芝曰自今去須將此事狠狠下手毓芝曰只爲舉子業割不得先生曰既爲儒者若定要棄去舉業爲聖學便是異端只要體勘我爲舉業念頭從何起見若從君國上起見便是天理若從榮進上起見便是私欲正爲平日學問不明榮進之念消除不淨只些小一念在胸中後將無所不至予消士人自初第以至崇階華膴同是穿衣同是喫飯何曾有半點異常人處只被閭巷一二愚賤驚喜奉承此人不知不覺不能自主遂爲

擡起來究竟於自己身上曾有一毫增益否所以內外大小之辨不可不明

後儒議論儘明備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至踐履遠不如前輩可見學問喫緊全不在議論好看

事求可功求成便是霸術武侯未出山已知天下三分後面六出祁山定要身死營中此其人何等光明俊偉

恥惡衣惡食朱註謂識趣卑陋程註謂心役乎外俗學種子被兩先生入字道盡凡吾輩勿論道念俗念稍從軀殼上起見者卻是恥惡衣惡食之根此之謂小人喻於利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士君子在宇宙間須將身子與萬物一例看凡宇宙間道德事功在人在我總是一般着一毫人我相着一毫多寡勝負相總之爲軀殼上起見此是內外公私王霸義利之辨

昔人解人心道心說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如此說是一身有二心矣離卻人心別無道心如知寒思衣知餓思食此心之動體也當衣而衣當食而食此心之靜體也然當衣當食寄于義理即與思衣思食一時並到不是說思衣思食了又要起箇當衣而衣當食而食的念頭

心之炯然常覺者無時不然只因爲氣所役便做主不得氣是一種浮游之氣纔着物便爲所牽引去凡一切憧憧往來皆氣也非心也故學者必先養氣

世人純是張陽之氣用事所以讀書用功便有一種急廹不雅馴的氣象此最礙事即如讀書難通處且留下難記處且留下不徐不疾即讀書便是養氣

自開闢至今日神聖至凡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合將自己看得小了精神便馳向外邊去人苟識得心體素位而行便與天地相似位外一切恢張炫赫分毫動他不得

平日學問專為掃除勢利但此念潛伏甚微一毫未淨日後當熱鬧場中一見可欲便從此一毫未淨處牽引將去便是站脚不住

學者有志為學便將弄聰明計毀譽一切誇多鬬捷積習盡情掃除銷歸閒淡自非眞有定力有實為聖賢之志自耐此澹泊不得然儒門澹泊是其本色也

一日二日簡束不放過即此一日二日便是聖人路上人自一日二日以至六日七日累積漸深向後不忍拋卻前功自然歇手不得明無人非幽無鬼責達則共羅窮則獨善何等浩落何等坦蕩雖有至樂不能易也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以心體觀之此語亦有病陳白沙曰藏而後發胡敬齋譏之曰如是則將此理作翫弄了此語甚是

擇善不是外面去擇外面人品之邪正事為之是非此易明白惟於此中粹然天理無夾雜之中稍稍手勢重些聲音未免過高舉動未免輕率只此一念便流躁動邊去手勢畧畧緩些聲音未免過悠舉動未免疎易只此一念便流怠慢邊去須是此心粹然中正畧無些子過些子不及中和之氣通體流露此之謂動容周旋中禮此是惟精惟一之功

凡一切事功德業成敗利鈍都是前一步境界惟坐下一刻所當為的不可不盡其在我譬如行路的人務要到家當其在路上時只行路是坐下事可以歸卻留滯不歸未得歸卻躁急欲歸皆非素位而行試問此留滯躁急念頭欲何為此最害道

讀古人書讀一句須要鋪張一句讀一字須要用他一字都是計功利之念

說謊二字甚微不是說以亡為有只是一件道理胸中明曉得該得如此外面姑且從俗為之昧了自心隨人腳步此便是說謊

此心本善自氣拘物蔽以來往往昧失聖賢隨方接引或曰慎獨或曰求仁或曰求放心或曰致良知或曰存天理總是隨人指點欲復此心之良初無門戶名目之可擬也舉求仁即可該數義舉慎獨求放心亦可該數義

學者不必去除念慮亦不必要不起意只是此心無一刻不在坐下用着不使有一隙空處亦不使有一毫墮於形氣此外別無學問可言也

所謂講明之學不是靠定書冊上道理充塞宇宙靜觀物理無非師友仰觀俯察即俯仰是講明語默動靜即語默動靜是講明朱子謂格致未嘗差只不合以口耳為

講明講明後纔去做誠意工夫是將道理分作兩截了

子嘗見童子持錢入市莫之或欺以童子之誠故也即此
便見渾沌氣象尚在人間於此益驗得誠能動物

孟子言赤子之心言夜氣言本心言良知性善此是聖賢
喫緊喚醒人處人但培得夜氣所存便見得渾沌氣象

此理不論聖凡不論今古時時具足箇箇完全只是不
曾體認得

後生讀書須要細心理會讀上章不知有下章讀上句不
知有下句有疑義便要辨問有難字便要查考如此讀
得少時定勝泛濫而多者今人只是一種夸多鬬靡習

氣如何得長進

今人讀書只爲句句皆已明白所以便無法可處說道理
亦然若有不明白處便好作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
字字不明白

柔佞輕巧終身不可救藥

明是明此誠誠是誠此明

凡影響學問平日間模樣儘好到勢利生死關頭一些用
不着學者用功須實實從鼎鑊刀鋸上打熬過始得

尊心即所以尊德性尊心而耳目從之所謂尊德性而道
問學也

人品之壞也雜品而言才學術之壞也舍心而尊性

凡人學術以先入者爲主少時肄習不可不慎一時所讀
之書謂偶然耳其實即此種下種子終身不能變易昔
朱子譏呂東萊早年留心史學其後遂爲駁王尊霸讓
利計功之說在昔賢者不免況後之人乎

先生語淵曰學者既以正人自命踐履上一毫失足不得

易教所言趨吉避凶者蓋趨善而避惡也今人解吉凶都
說向人事上去大錯

以元亨利貞爲之經以中正爲之前以吉凶悔吝爲之緯
以善補過爲要歸易義盡於此矣

讀書須一一潛玩意味愈出

人被私欲汩沒如墮入大海終身無出頭日子有志聖學
須絕諸術都不留些子此心纔得廓然朱晦翁譬人拾
得假銀終身受惑都不肯向火中煅煉煅煉便知拋却
此譬最警切

爲學喫緊是要打破一箇字關即如居常語默動靜最微
處紅箇點不到處錯失都是此欺字下根株若是此字
剗除不盡更說甚麼學問吾這裏纔說着學問便不容
假借分毫

剔撥諸爲歷相業張江陵心術欠正然事功議論却好不

似今時相臣先生正色曰心術不正更說甚事功議論
吾勸諸公着眼明此不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淌問靜坐時游思雜念不能盡除先生曰邪妄之念自然
存留不得若游思雜念不能一切剗除不妨且與放下
不能除去只莫增他人心之靈本自做得主宰只因向
來沒有養氣工夫氣去動志天君反聽命於氣遂逐流
蕩譬無所不至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
如集義自今以往事事求慊于心昔賢所謂一日之間
謝言語少說幾句閒事併省下幾條如此做去漸漸歸
併一路游思雜念自然逐件銷除

凡游思雜念究所自起畢竟名利二字是他根株名利二
字總根我見生來人身本與天體相似天之所以為天
無私而已人若無私便與天體一般

學貴自得師能自得師凡過古近事觸着皆有警醒

淵見先生於眞門聚會中淵以遷善改過為學者作聖之
功而孫季超則以學者必先有所見如無所見所謂遷
改俱無當也先生曰兩家一言悟一言修總之合之則
是離之則非吾輩果有所見見處便是遷改果能遷改
遷改處正是見吾儕學問只見在作揖打恭開口措足
處無非此道彼釋氏則懸空想着天地間別有所謂道

甚深若索於凡事變倫物一切不理即到木盡山窮看
來原是吃飯穿衣本等所謂因地一聲然從前已枉却
許多心力真可惜也

人心不可有欣厭有欣厭便有取舍即如人忽有厭朝市
心此即是戀朝市心有愛山林心此即是厭山林心

人主之病病在剗講為二事士大夫之病病在學仕為二
事士人之病病在舉業學問為二事道人之病病在言
行為二字

退而省其私私字即獨處之時如今人即有志為學鮮不
背地有箇家計必得燕居獨處時與大庭廣衆為一小

小視聽言動與承祭見賓時為一如此纔可稱為好學

顏子知之未嘗復行其不行處最微吾輩胸中纔有喜意
外面便有舞蹈之狀胸中纔有怒意外面便有嚴厲之
色有不善便行如響之應聲如何能不行顏子潛消默
化略無幾微形迹故曰不遠復無祇悔悔者必其有失
而後有悔也有失而悔此謂頻復吾輩不能到顏子地
位且莫先知過知過便能改過行之不解後面漸漸促
緊來以抵於不遠也幾乎

學者只管言覺體不知心體原是如此應事接物自然妥
當不必更言覺覺之第一義只在見得已過知過改過

是覺之第一用神也
坐下不明白在章句上勘求章句不明白在坐下勘求誠能在坐下勘求未有不明白者
吾儒學問在事物上磨鍊不向事物上做工夫縱然面壁九年終無些子得力此儒釋之分也
人性本無所爲過亦無所爲不及處只爲氣質所囿便有過處過於彼便不及於此所以第一要改過其過也囿於形氣之私而其復也乘于本心之覺聖賢心法只是一中
癸未四月十七日舟次津門子汋病氣上升先生語之曰終日說降氣曾不肯將心來降下學者只因一種飛揚跋扈之性不曾放下因此一時拘縮未免不得發舒遂鬱而成火在舟不安因思從陸從陸未安因想抵家抵家後一事未了又復一事此中憧憧終無歇息遂汩沒至老若是者何也蓋因此中紛紛擾擾皆是有所爲而爲的若是安土敦仁自然隨遇而安吾只勸汝放下罷即此是却病之方即此是養心之法
濂溪太極圖說前面是一段惟人也以下又是一段將天地與人分作兩橛如此說是先有個太極之理將在空虛而人得之以爲道不知盈天地間皆是此個天得之

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即至根荄鱗介無不各具五行之性即此是陰陽之理即此是太極之妙故曰陰陽之上更無太極也
陸子所言陰陽已是形而上者此語至當不易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不可謂道將仁義亦不可謂道乎
淵問禪家參話頭亦是求放心否先生曰他是死心法此中是一般死氣吾道裏純是生生不已之機
先生誦出師未捷身先死二語曰天既有意生才却如何生在如此世界可見事求可功求成凡一切計功謀利之心儒者不可有淵因曰假使當年孔明果能撥亂反正亦未曾于孔明身上加些子先生曰此論最好吾儒學問只要講明此意必如此而後知孔明終身草廬亦不失爲孔明必如此而後知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此是聖學真血脈
淵初夏日先生過尚淵感父母早背恨欲報之無繇先生曰父母雖不在吾身即父母之身身在即父母在今當愛重此身務其遠者大者而已
淵問先生進學亦有次第否先生曰初年悠忽過了日子晚年漸覺繁雜近來雖稍有所見然却不能心與理爲

一未免有些識見意思未淨在細勘來名利二字畢竟剗除未盡頭出頭沒時有動處方知研究入微一毫假借不得

初度日問孝先生嘆曰吾輩時時將君父放在面前便一毫苟且不得

善讀書者于讀書得養身之術優游饜飫一唱三嘆神清氣定讀得少時勝人多許今人讀書只一味誇多鬭靡此段未明復思旁及此中泛濫不勝忙廹如此讀不崇朝精神已先疲罷昔人謂仕宦速竟則無味余謂讀書亦然

昔人有云生有五幸一幸爲人二幸爲男子三幸有父兄四幸讀書識字五幸爲士大夫便當洒洒落落自家尊重此身又須戰戰兢兢惟恐墮落此身今人一味長戚戚隨處都若不足及至放肆却又無所不至這分明是顛倒了

孟子全副精神交與滕文公文公國勢如此阽危而信道之篤一至于此眞千古賢君也後人卽知爲學稍稍境履艱難便將爲學之志都灰了那得如此篤切吾嘗曰

春秋之世道在衛武戰國之世道在滕文

惜也越境乃免六字是夫子誅心之語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卽越境可免乎董狐亡不越境此語自差夫子因誅其心彼將以爲越境可免將自惜其亡之不早矣後人把夫子話看死煞了此眞痴人說夢

江漢以濯之二語是形容心體聖門諸子都道不由此時曾子年最少其造道之深如此

象山見道甚眞朱子學力甚苦

節義之士後儒多所不取不知殺身成仁夫子屢屢言之如屈大夫賈長沙東漢陳蕃李膺范滂諸君子非從事於學問者不能俱宜表章以見節義與聖學無二道乃後人謂其行險僥倖而胡海門反列楊雄于聖教錄君

黎與大顚書爲渦道此種議論害世不小

危邦不入夫子就當時如此說今人自說不得此二語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況祖宗數百年培養之上可北言明哲之說乎

吾人只率初念做去便是此孟子所言本心是也學問深者率此念去學問未醇必有轉念然而是非之心仍在當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矣若轉轉不已必遂其私而已故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程門惟尹和靖無失和靖不事著述門人輯其壁帖大半是錄前人語心無往而不在

東銘戲言出于思戲動作於謀此是窺見至隱底語後人
推尊西銘而忽東銘何故
淵問顯微體用之義先生曰吾人凡事不離此心心外無
事事外無心心無往而不在不可分外面可見者爲事
故程子說顯微無間二語
此心之覺自堯舜與桀跖一也而其所以有堯舜桀跖之
殊者以其氣有萬殊也氣有萬殊則性有萬殊孟子所
謂性善者専指此心之覺處言也
靜而存養要潔淨不沾一塵動而省察要精明見得義當
爲便必爲義不當爲便必不爲朱子曰不以一毫私欲

自累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周子曰無欲故靜此是作聖
要領此外更無別法
人心之私如于尺浮雲層層障蔽疾風迅掃更無點翳不
是說掃了一邊更去掃那一邊也吾嘗夜坐看此最有
會
或問上等資禀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禀人宜從朱子
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禀人方可從事朱子之學以
其胸中已是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是
無碍若下等資禀人必須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
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辦不俁害不

生
道理行着便是不是說有箇道理在彼我可以求得自朝
至暮道無往而不在以吾心之無往而不在也
道理千變萬化無非此心之妙吾身大小順逆揔在此道
之中人能信得及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那
得不親切那得不眞篤
積習儘有功君子違庖廚亦是平時涵養此箇不忍之心
勿使戕賊壞了凡羞惡辭讓之心揔要平日養得完成
友人言及失第後甚難排遣先生曰此偶病痛最深如今
學問正要打破此關人生自有我純是得失毀譽聲色

貨利念頭作了安身立命之符除了此念更無站脚處
即此靜坐之際一言順之則喜一言拂之則慍一生全
被此種念頭作了主譬如大樹一般他根株既深徒然
所去枝葉揔無益處今日用功要將此箇根株盡情斫
去始得陽明先生有云人以下第爲耻我以下第動心
爲耻此念勘得淨盡不必更言了生死
立身行已最忌夾帶
先生謂淵曰陳白沙不應舉以老母在陳布衣不應試以
有司待士無禮尹和靖以策問爲非遂棄去前輩此等
舉動都是胸中實有所見今人漫無所見此中先生張

箇不應擧底意此不是爲名便是爲利只此便不是道
趁今壯年正該砥志學問實實築箇根基有質幹有枝
葉後來因時爲之便無失着
無暴其氣正是持志功夫
習俗敗壞已極挽回習俗惟有志之士能之然都要此中
積得些誠意遇事不可輕發一味誠心且省外事
處今之世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都要世間人可法則一毫
苟且不得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凡吾人一言一動一呼一吸皆具
有潛見惕躍飛亢的道理于此能不失其中纔可謂之

時乘如此纔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如今把舊行履舊知解層層剝去古
人云溫故知新新者正是吾心生生不已之機
易喜易怒輕言輕動只是一種浮氣用事此病根最是不
小如今要將此種浮氣覓箇銷歸安頓處
佛氏以鏡喻心只說常照常寂鏡是死物此爲佛氏之偏
若吾儒以日喻心光明常照內中自有生生不已之機
如日行南至北至具有陰陽不息之妙如心之體本虛
惟虛故靈其往而伸者爲仁與義誠之通也返而屈者
爲禮與智誠之復也

先生謂淵曰人生末後一着極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
命極是精妙臨期往往失之此其受病有二一是僞學
飾名欺世原無必爲聖學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
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爲宗旨凡綱常名教忠
孝節義都屬善一邊禪家指爲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
歸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于禪昔人云能盡飮食之道
卽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順逆之來夢寐之際
此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爲利所動不爲害所懾矣惟其
平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能造次必于是顚沛必于是
功夫全在平日學者不可不兢兢也 淵記止此

大學言明德卽是良知不必更言良知明明德還其本明
而止不必言致也止至善者明明德之極則也而工夫
乃始于知止至于定靜安慮而得其所止則知至矣知
至則明德之體渾然完復而意于是乎誠心于是乎正
推之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而明明德于天下矣故致知
只是致其知止之知格物卽是格其有善無惡之物如
曰致良知則明明德又安頓在何處幷誠意正心之說
不皆架屋疊牀乎
定靜安慮得皆知止以後必歷之境界學者必歷過五關
方于學有真得今人漫言主靜無首無尾何怪一霍卽

散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于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于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

良知不慮而知如開手見掌渾手見拳當前即是今乃作十分元解向無事甲裏討消息要參要悟謂非九年面壁不得陽明亦有萬死一生得來之語慮乎不慮乎

吾師許恭簡公與周海門在南都有九諦九解辨有辨無可爲詳盡而師於詞嚴理直凜乎日月爲昭今即從海門作妙解亦只是至善註脚終說不得善字

佛氏之學只主虛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只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大學者本之

形色天性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口鼻其支也聖人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當事至古小學諸教諸生拈邪幾千黽章謂大學之要只在知止知止則爲聖人不知止則人不如鳥聖狂人禽之分止乎知與不知耳先生曰人禽之辨最是喫緊出乎人便入乎禽世之人不知人禽之說曰姑且得之不知一出乎人其爲禽也便在脚下古人云率獸食人如

今已不少所以要借重公祖父母留些生意使越中有箇人種如今到處開門延寇滿城之中都喪了人氣矣一座聞之悚然時甲申四月聞流寇破山西故先生云云

先生絕食中王毓芝來候先生迎謂曰棠眉來乎吾輩當以道義相成勿作兒女子態毓芝曰然已而問曰先生心境若何先生曰他人生不可以對父母妻子死不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懼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嗚呼抑又何求

以下五則丙戌語

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

良知之說鮮有不流于禪者吾今免夫時先生于誠敬之旨不啻三致意焉

問講不測先生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

吾日來靜坐小卷內中渾然無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困倦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其所無事則人而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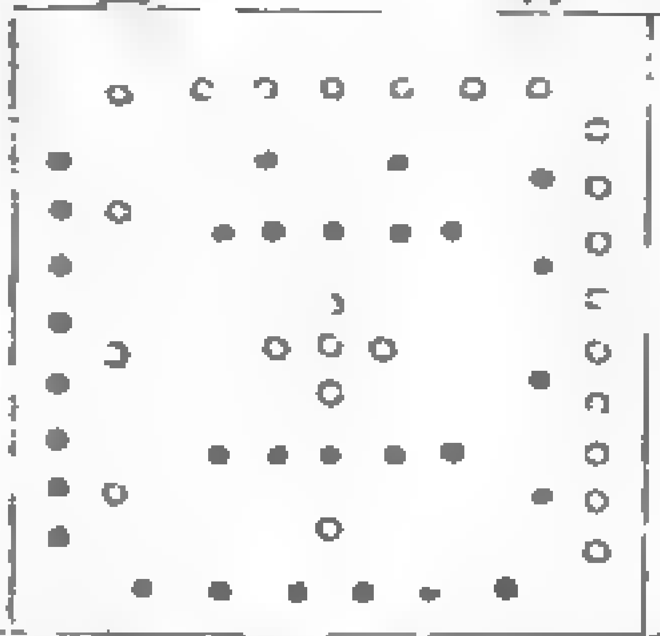
他日毓芝侍立偶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誤否毓芝曰其正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

卷終

劉蕺山先生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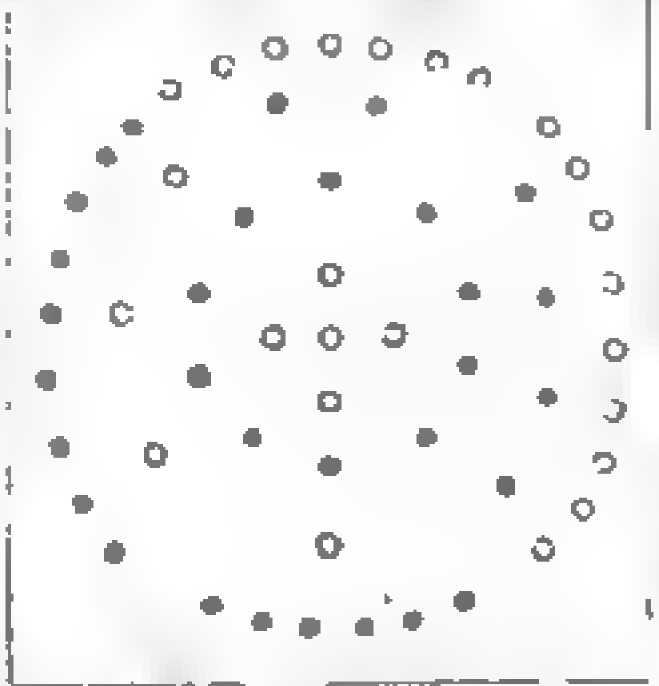
讀易圖說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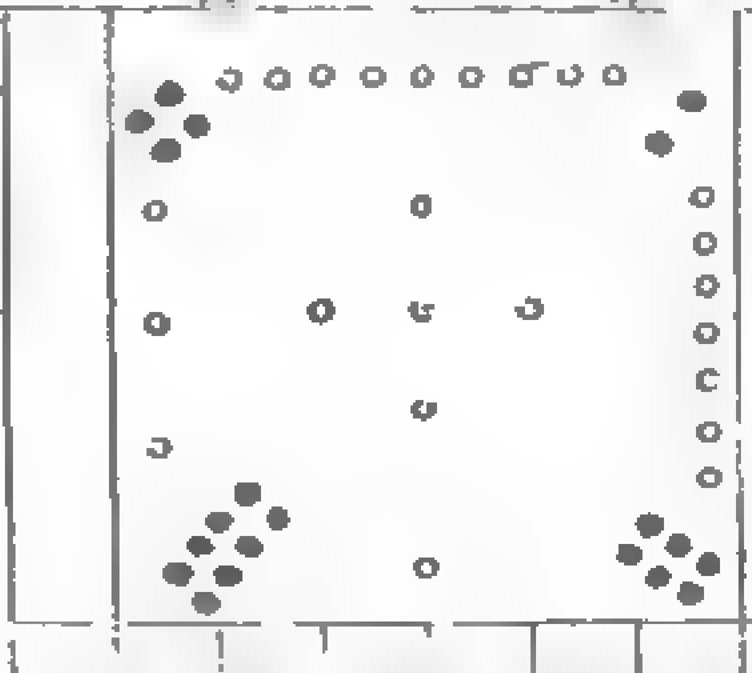
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河圖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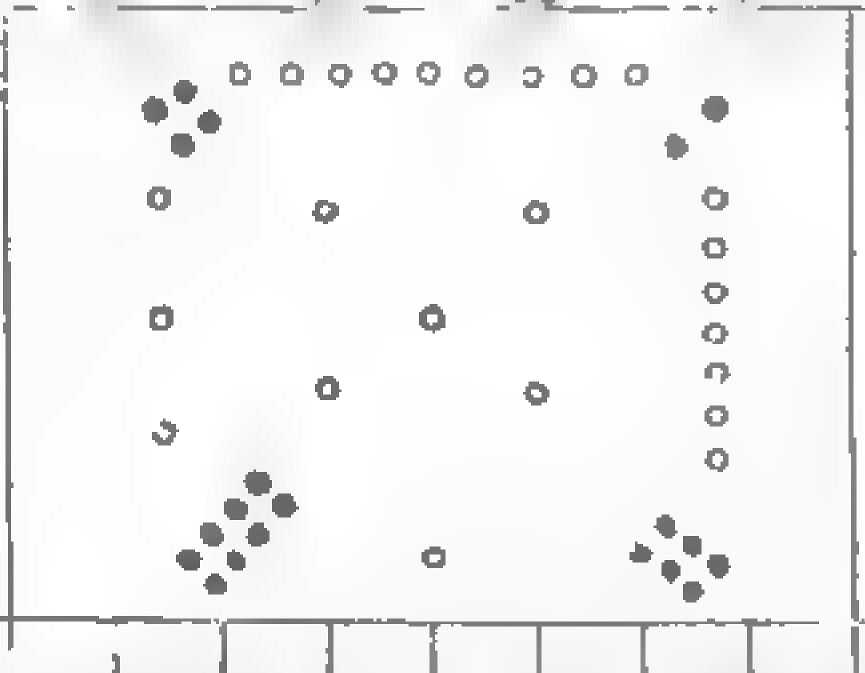
河圖象天者也天道圓故圖亦體圓以像天之圓則以中數之五十知之也五居中而十環於外則十必合爲一體使仍一上一下而分之爲二又安見其爲十乎今姑規之而從圓中圓則外亦圓可知以見其爲天圓之象蓋圓之中數以五統十妙陰陽以合德即太極之象繇是一陰一陽以次規圓於外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備矣故聖人則之以作易亦所以訓天道也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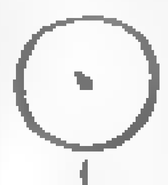
朱子曰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蔡氏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洛書擬圖



洛書象地者也地道方故書亦體方以象地之方則以四維之周方知之也四維既方則中安得不本之而方以見其爲地方之象蓋書之中數以一守四體中正以無違即皇極之象繇是分剛分柔各指其所以矩方而五行五事之類蘊焉故聖人因之以敍疇亦所以訓地道也

圖一



此人心妙有之象爲河洛總圖中一點變化無方子曰易有太極濂溪子曰無極而太極淪於無矣解無極者曰無形有理益淪於無矣今請爲太極點睛而表是圖其爲象曰有卽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與雖然滯于有矣夫圖其似之也○佛氏亦有是圖然其中一點仍作空解意實不同余嘗有詩箴之曰偶因圓相形容得幾點些兒面目肥亦就彼家言也

圖二

此人心全體太極之象渾然一氣之中而周流不息二儀分焉陽生於右陽根陰也陰生於左陰根陽也陰陽相生禪代不窮四氣行乎其間矣又分之而爲八爲六十四爲四千九十六至于無窮皆一氣之變化也而理在其中矣○此與河圖之象同左方自北而東陽在內而陰處其外右方自南而西陰在內而陽處其外其中陰陽相薄處卽五十之居中

圖三

此人心中以陽統陰之象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而陰陽分非謂分一氣以爲陰分一氣以爲陽也一氣也而來而伸者陽也往而屈者陰也來則必往伸則必屈總一陽之變化也故盈天地間陽嘗爲主而陰以輔之陰不得與陽擬也明矣是故陽生于子在純陰之中而左旋以極于午陰生于午在純陽之中而右旋以極于子其分旣已如此矣又合而觀之陽嘗居中孕之以陰陰嘗居外統之以陽尤著扶陽抑陰之教焉○此與洛書之象同陽鎭陰之陽生乎中又旋外以統陰○邵子所謂月窟天根也

圖四

此人心中叅天兩地之象易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此叅兩之說也而豈知爲人心之所自有乎以心叅天心卽天以心兩地心

仰地也其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何也昔者聖人之作易
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於是有數焉聖人因而仰觀俯
察裁之以參兩之法置一爲太極而兩得地數三得天
數以三乘兩而得六晝之數此正以心參兩之事也故
立卦分爻之後遂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道義生命非繇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借數
以顯心非離心有數也即易以明心非離心有易也然
則易豈在心外乎數豈在心外乎蓍豈在心外乎也矣
哉幽贊之爲義也故曰畫前原有易予亦曰蓍前原有
數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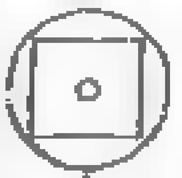
此人心先天之象太極之體其儀于陽者有天道焉所
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天道左旋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其數也而數從中起天樞建焉蓋至動之中
而有不動者也乎其間所謂動之徵者也○此其河圖
之象圖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左旋而陰陽相配
五行以相生爲序五十居中有天樞之義

圖六

此人心後天之象後天者地道也地者山川土石之謂
也而精氣之上浮爲二曜爲五星此七政也天體左旋
日月五星皆右旋夫天維元維穆耳得日月五星而後
有始臨日月五星非天也日月者五行之精也五行者
質具於地而氣行于天皆地道也故右旋然雖地道也
而總囿于元默一氣之中地道即天道也盈天地之間
凡爲可見可聞者皆地道也其不可見不可聞者則天
道也天道一氣周流任運而動猶不無氣盈六日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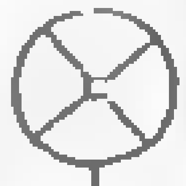
而終能過而不過以成造化之功者實以地道用逆分
布之爲七政而行之以漸時時有節宣之妙天道所以
生生不已也左右互旋順逆相生陽得陰遇乃成歲功
故曰易逆數也於人心何獨不然夫人心有七政焉七
情是也非用逆何以作聖○此其洛書之象書皆以陽
統陰而五行相克以右旋水一統六而居下火七統二
而居右金九統四而居上木三統八而居左土統四方
而居中以陽統陰以陰間陽尤見陰陽相得之妙雖相
克而不相害

圖七



此人心中天圓合地方之象天道圓地道方圓者運而無迹方者處而有常故天包乎地之外而即入乎地之中後先一天也故天地之氣妙合無間一體而兩分乃著生成之德○此全具洛書之象而河圖在其中

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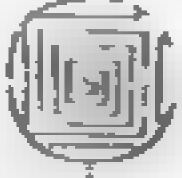
此人心四氣之象天有四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中氣

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即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即東西南北之表義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即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爲性喜怒哀樂爲情也又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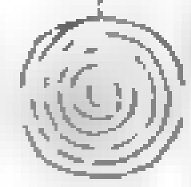
此人心具有十二辰之象天地以一中分造化而一元之運分爲乾坤散爲六子八方風氣正焉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也又合以土氣之分旺四時而十二辰建焉土者冲氣也天地之合德也故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元來只是一箇

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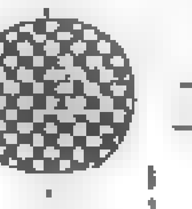
此人心六合一體之象有地道焉始于几席而極于家國天下故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圖十一



此人心萬古無窮之象有天道焉始于晷刻而極于世運會元故曰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圖十二



此人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造化之理新新
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日月之
晦明四時之盛衰運南北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
皆然人囿于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一日以往而少
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人之積氣積習乎
油入于髓不可復出覺知去人滋遠反常滋甚乎盍于
易道焉思之

余嘗著人極圖說以明聖學之要因而得易道焉蓋天
地間皆易也盈天地間之易皆人也人外無易故人外
無極人極立而天之所以爲天此易此極也地之所以
爲地此易此極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易
有太極三極一極也人之所以爲人心之所以爲心也
惟人心之妙無所不至而不可以圖像求故聖學之妙
亦無所不至而不可以思議入學者苟能讀易而見吾
心焉盈天地間皆心也任取一法以求之妄從而非學
乎因建爲圖如左題之曰讀易圖說而復衍其義於後
以補前說之未盡盡人者繇是而學焉庶乎其有得矣

易衍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體人道之撰而順性命之理
也圓首而方趾負陰而抱陽彤百骸而麗九竅可爲人乎
孰主張是孰推行是無乎有乎微乎微乎其爲物不貳者
乎惟一故神神故化陰陽不滯于氣方圓不囿于形以靈
萬物以參地天其人乎其人乎買人而人故曰道道本然
故曰性性自然故曰命吾舉而歸之曰易

右第一章

易道其本于人乎夫人載道而居莫非易也輕清而氣浮
者陰與陽也重濁而質凝者柔與剛也妙合于氣質之間

而一理分見者仁與義也兩儀備矣六位成矣參三才而
兩之人之所以爲人也故易三之而成象六之而成變繫
辭焉而命之以成占而人道備矣

右第二章

大哉人乎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而常足以妙萬物之變者
其惟聖人之心乎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

右第三章

易爲天下易曰心心生而已矣心生而爲陽生生爲陰生
生不已爲四端爲萬善始于幾微究于廣大出入無垠超

然獨存不與衆緣伍爲凡聖統宗以建天地天地是儀以
類萬物萬物是宥其斯以爲天下極

右第四章

惟天有極北辰之樞惟地有極流滲之墟惟人有極乃背
脊膂方之屋漏室西北隅至矣哉極之爲地乎在境爲自
在心爲意在意爲知卽知爲性爲命之依爲天之倪

右第五章

君子之學易也首證之吾心而得陰陽之大分焉神陽之
爲也形陰之爲也陰所以爾陽形所以載神也神衰而見
役于形則陰陽消長之勢也故君子尊心以神常使陽自

外來而爲主于內有時入于滑而純息爲守有時悔乎亢
而先首得過皆所以尊神也神尊而形爲役矣形神相抱
妙合無端生生不窮推是道也可以治世泰曰內陽而外
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朱子曰道心爲主人心
聽焉亦其旨與

右第六章

君子仰觀于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此愼獨之說也至哉獨乎隱乎微乎穆穆乎不
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

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
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爲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測也故中爲天下之大本而和爲天下之
達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隱至微至顯至見也故曰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此性宗也

喜怒哀樂卽仁義禮智之別名以氣而言曰喜怒哀樂
以理而言曰仁義禮智是也理非氣不著故中庸以四
者指性體蔡西山氏嘗爲圖見新書可考

右第七章

君子俯察於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

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
能炤炤心常寂而常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
怒此其大端也喜之變爲欲爲愛怒之變爲惡爲哀而懼
則立于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于淫怒得之而不至于
傷者合而觀之卽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炤心所發也而
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炤心而
不逐于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卽愼獨
之實下手處心法之極則也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乃造化自然之運歷家以爲七
政亦左旋但行遲耳雖如此說亦不妨實病大道○喜

怒者陰陽之勝氣二曜之象哀者水氣懼者中氣愛者
火氣惡者金氣欲者木氣陽明子曰戒愼恐懼是本體
卽此懼字○喜怒哀樂卽天之春夏秋冬喜怒哀懼愛
惡欲卽天之溫凉寒燠大寒大暑笑啼嚬嘒卽天之晴
雨雷電春亦有燠時夏亦有凉時秋亦有電時冬亦有
雷時終不可以溫凉寒燠謂卽是春夏秋冬況晴雨雷
電乎今人以笑啼嚬嘒當喜怒哀樂罔謂有發時又有
未發時分作兩際殊非中庸本旨○四氣在人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卽一言一動皆備誠過處便是喜而樂誠
復處便是怒而哀貞下起元循環不已故記曰哀樂相

生卽一呼吸間亦可理會如方呼方吸卽是喜與怒旣
呼旣吸[illegible]陽明歌法備春夏秋冬開口定
輕徐[illegible]急疾急疾後收斂末復悠
揚振[illegible]安排者今梨園傳奇
鋪[illegible]
[illegible]
吾何以知[illegible]與哉今夫日月焰
而已矣而焰木無體水[illegible]而已矣而燥濕之外亦別
無用則天地可以類推故君子知微以知彰卽用以求體
存而不害終日行而無轍迹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
盛也雖然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下學立心其惟誠之于
思乎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右第九章

君子之學其始于誠乎萬物之出震也天下雷行誠之動
也動而後入焉故授之以巽入而不已則致虛而明故授
之以離明而不已和順于道矣故授之以坤順之至也故
授之以兌兌而說說乃渝矣夫人之際常貞勝矣故爲乾
之戰戰乃得勞息之至也故授之以坎息乃得止止則誠
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終之以艮至于交養互發

之機則天地時而定位矣山澤時而通氣矣雷風時而相
薄矣水火時而不相射矣其爲物不貳又如是夫

右第十章

危者作之結者散之濡者燥之苦者甘之浮者沉之蕩者
止之積者滅之支離者進而君之

右第十一章

夫人心有造化焉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
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
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止萬物者莫盛乎艮
生成物成萬物者莫大乎乾坤八者備矣吾何以測其及

物之功哉誠動乎此機通乎彼也一氣運旋之中而萬物咨取焉生者生化者化物不得而知也物各付物吾無與也萬物一物也一物非物也知無物之爲物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右第十二章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蓋善言心也圓以言乎其體也方以言乎其用也易以言乎體用之全也方圓者象也有尚是象者至圓出乎規至方出乎矩也規矩方圓之至也君子本一中以建極而規矩出焉存之爲好惡發之爲七情措之爲百行散之爲三千

三百一規萬規以有天下之至圓其體爲視言視聽其倫爲子臣弟友其行爲出處進退辭受取予其遇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矩萬矩以有天下之至方圓以體方方以用圓萬一各正大小相成以有天下之至易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子不云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右第十三章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夫孰知宇宙之所自起乎上下四方一指而已矣往古來今一息而已矣又孰知一指一息之所自起乎一念而已矣君子通宇宙以生心絲

而而一席而一家而一國而天下仍一指也絲一息而一時而日而月而歲而世運會亢仍一息也知一指一息之爲無窮無極也者可與言易矣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堯舜其心至今在

右第十四章

學易有要乎曰有變爲要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聖人之全學也而善學者乃自知變始夫變以通乎所窮也陽窮則亢陰窮則傷亢可言也傷不可言也是以君

子有善變之功爲陽退而陰則高明柔克陰進而陽則沉潛剛克故曰學莫先于變化氣質進極而退則有過必改退極而進則見善必遷故曰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陽以陽進則西南得朋陰以陰退則東北喪朋故曰與善人居如芝蘭與不善人居如鮑魚知變則知象矣象也者象此者也知象則知辭與占矣

右第十五章

吾于易之言變也見備于鼎革矣革去故鼎取新也革之去故也革而不已爲虎之炳爲豹之蔚君子所以脫凡近

而游尚明者其然乎鼎之取新也新而不已為金之融為
玉之潤君子所以策勵修而踐成德者其然乎嗚呼不占
而已矣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占曰鞏用黃牛一革而已得中正焉以觀虎豹質之
變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占曰巳日之革所言革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占曰革言三就革之至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占曰改命之革革之盡也去凡以入聖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占曰未占有孚有諸中彰于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占曰君子豹變闇然日章也小人革面而的然日亡也
孚不孚之辨也蓋虎炳而豹則蔚矣有收斂章光之
儀焉革之成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占曰顛趾出否先去故也得妾以子新乃生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占曰鼎有實能取新也我仇有疾終慎所習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占曰鼎既熟矣無耳不行道未光也方雨虧悔重洗
新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形渥從本文
占曰覆公餗其不勝也其形之渥新何如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占曰金鉉新之操也舉耳以養中德之美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占曰玉鉉新之極也蓋金精而玉更潤矣其所利上
帝聖賢之養也 按鼎革二卦相為反對其畫上下互易蓋去故即取新新乃大故也易卦反對者凡五十六卦正對者八卦
右第十六章
吾讀易于乾而得萬理之統焉讀坤而得萬器之統焉讀
屯而得萬類之統焉讀咸而得萬倫之統焉讀家而得萬
性之統焉讀无妄而得萬心之統焉讀履而得萬行之統
焉讀需而得萬事之統焉讀賁而得萬禮之統焉讀姤復

十二卦而得萬化之統焉覆未濟而得萬古之統焉

右第十七章

伏羲氏之道不可得而發矣洪濛初判沕沕穆穆探月窟躡天根鼓以雷霆潤以風雨調以四氣順以入方山川河嶽次第效靈乃一舉而得乾策再舉而得坤策又多乎哉爲之一變一合而六十四卦循生乎無窮聖人曰道在是矣吾何以語言文字爲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右第十八章

夫道不可得而名也聖人始以一畫顯之盈天地間萬有不齊者數也而以一君之一非數也故聖人起數于二使

人自悟虛靈爲心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嗚呼吾讀易而得其一之說焉

右第十九章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疇有皇極之說其本之大易乎易六十四卦以象數太極之體藏于無形耳至神而數疇始圖之爲皇極而居中用事有君道焉遂發伏羲氏之蘊者其神焉乎

右第二十章

易道之興其于連山乎天地之化無不運也而艮爲止止而又止兼山之義也爲止之心止之爲又止之物各止之也夫止止而萬化貞人止止而萬事順三才之所以不朽也洛書之教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夫子又取坤乾何也盈天地之道皆坤也而乾其積而起焉者也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離器無道也又曰下學而上達曰歸藏表坤德也則連山之竟義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羑里之際見臣道焉始以乾坤

辨蓍龜也終以既未濟欲治亂也道在明夷夫子繫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三爻辭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貞臣道也或曰文以書演易與箕子之序疇同原而異用然則商周之際其大道晦明之日乎夷不極不大明也

右第二十三章

周公之家辭也其在居東之日乎承考志也道在家人與睽睽外也家人內也故繫家人曰無攸遂在中饋道其常也繫睽曰遇主于巷道其變也外而內變而不失其常其自周公乎至于厥宗噬膚而意可知也三百八十四爻大

抵多危齋吉凶悔吝之辨何其諄諄乎約之以中正見貞
一之道焉詩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右第二十四章

易道至孔子而大備矣其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是以
聖人觀象而以之得聖學焉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至六十四卦而所以之用大
備矣以有言曰無言以一言綜文周之千百言者其惟大
象乎

右第二十五章

春秋之際易其存孔門乎吾道一以貫之渾然太極也求

仁之學善體元也克己復禮幾于一矣忠恕之唯得乾道
焉敬恕之示得坤道焉善學聖人者易于此求之

右第二十六章

或曰顔子沒而聖人之學亡信乎曰顔子傳聖人之神者
也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不可傳易不可學回豈若心乎道
欲執之者將失之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孰得
而擬其所至乎不傳之傳不學之學我博我約漸返其樸
乎

右第二十七章

曾子之言誠意也其修身爲木之極則乎故子思子曰誠
身孟子亦曰誠身又曰反身而誠萬古宗傳其在斯乎

右第二十八章

後千百年而得不傳之學于顔氏子者其無極之說乎從
心悟者也非以屏太極也若曰太極何極易非極也隨人
識取耳故其後繼之曰主靜立人極

右第二十九章

程子以天理爲宗其太極之別名乎雖淵源有自而得之
以研體有味哉其言之也約公可謂善發師門之蘊矣

右第三十章

陸子之言本心也幾于誠明矣朱子之言主敬也幾于明

誠矣合而言之道在是矣

右第三十一章

文五百年而文成子出特倡良知之旨闢萬古聾瞽正統
已明剖據之雄自廢擺陷廓清厥功偉矣若夫稽古考文
用乖典則是在後死哉是在後死哉或曰佛以覺爲性然
乎曰覺非性也而覺其性之者也良知之與本覺毫釐而
千里也

右第三十二章

天春生萬物而秋以成之萬物皆致養焉風雷霜雹皆其
具也非有時而殺之也其或不時焉物孫爲厲復其常則

巳焉君道亦然是以王者純任德而不任刑德之不效修之而巳殷作誥而民始疑周作誓而民始叛夫誥與誓且然而况于刑乎甚矣申商之禍萬世無巳時也

右第三十三章

易爲君子謀信乎曰君子自治焉而巳非求以勝小人也君子以君子自治而以小人治小人則各安其分矣是故知進而又知退知存而又知亡知得而又知喪君子以一身知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并知小人之爲進退存亡焉則往者有時復亂者有時治世道之所以萬古常存也龍德而亢焉能無窮乎漢之君子亢而小人遂化而爲

賊終六朝之阨者數百年宋之君子亢而小人遂化而爲賊終金元之阨者數百年

右第三十四章

易曰潛龍勿用龍神物也又潛焉愈不可測矣是以君子善潛其神焉耳潛于聽目潛于視心潛于思思也者神之主也思而無思靜專而守之淵乎其無用也而無不用也無思之思無視之視無聽之聽其斯以爲龍德乎

以下至旅皆用初爻

易曰艮其趾无咎趾之爲言止也動而不離乎地其止則初也君子亦愼其初而巳矣視其日夜之所息而得乎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之幾希也則知所止矣知止而定焉靜焉安焉慮而得焉艮趾之謂也由是進而有身所以止諸躬也徙言艮背不巳元乎

易曰履霜堅冰至周子曰幾善惡幾本善也介于善可以之惡焉猶未離乎善也有履霜之象焉本一氣之變化耳凝而爲霜堅而爲冰忽還其本則水也知水之可以爲冰又知冰之復可以爲水者斯進乎學矣

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顏氏之子猶有不善乎言不遠乎性也謂其能以性之近勝習之遠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若曰念巳惡矣因而止

焉幾幾乎復焉劍之去也何啻千里

易曰利用爲大作天地作而萬物昌聖人作而萬民康得風雷之象焉于時爲春蟄蟲啓草木萌水泉滋天子居左个而頒政令與天下更始皆作之大也君子之志于學者非大有作爲何以發一生之蒙氣吾故甚惡夫悠悠而不振者

易曰素履往无咎子不云乎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富貴一而巳矣貧賤之類居其三者非學得其中有依乎庸其能免乎戾乎故君子愼其所以履之者請三復虎尾之說

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嗚呼旅之時義大矣哉人惡旅也而仕爲甚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旅進焉旅退焉徒爲是屑屑往來之不已則賤不亦甚乎必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又度其所與卽次資斧童僕三者備而旅道茂矣是以君子致念大始之者也

易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大哉生乎百年而已乎君子曰吾何生乎生乎死乎天理乎人欲乎靜虛而動直乎起居食息必以時乎辭受取與必以介乎進而行所學退而明所志乎富貴貧賤處之齊乎夭壽不貳乎庶幾君子者乎觀乎觀乎吾悠悠乎忽忽乎而營營乎而苟苟乎吾負心而

女德一隙無寬乎觀乎觀乎寧而不厲神道其設教乎生乎生乎夙興夜寐死而後已乎

右第三十五章

上經首乾坤言天地之常而屯蒙已下多紀其變其間非無出于人事者亦受轉于氣數者也下經首咸恒言人事之常而遯臨以下多紀其變其間非無出于氣數者亦受制于人事者也言天道者治多而亂少是故其辭易易以事乎其天則能爲受命不爲衡命言人事者凶多而吉少是故其辭危危以盡乎其人則能爲求福不爲倖福

右第三十六章

咸恒以下抑何多故乎甚矣君子之難進而易退也遯德之時也明夷德之晦也蹇德之修也艮德之止也漸德之序也巽德之入也節德之辨也小過德之謹也未濟德之亨也遯和而嚴夷闇而章蹇藏往而知來艮時止而時行漸處而有常巽小心而無數節苦而甘小過矯枉而中未濟異而能同遯以藏用明夷以正志蹇以有弼艮以素位漸以自安巽以入世節以制行小過以累功未濟以迄濟易爲君子謀其在是乎

右第三十七章

易爲卜筮設有諸子言之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未嘗言卜筮也居則已矣君子考動于念慮之微而得一卦之變焉則其爲一卦之占可得而知也考動于事爲之著而得一爻之變焉則其爲一爻之占可得而知也占凶者占其所得失也悔吝者占其所憂虞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爻也者效此動者也象也者像此動者也爻以效之象以像之事爲著而念慮微也故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易爲卜筮設也蓍龜云乎哉

右第三十八章

易者易也乾坤易之體也坎離易之用也震艮巽兌易之

成也六十四卦易之盡也莫非易也而坎離之用爲大兩在不測化之所以知合一無方神之所以存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九章

大哉易之序大小過也大過過雖大小也小過過雖小大之陰陽之辨也小過小人之道也有飛鳥之象焉中薄而外豐名勝實也剝牀從下載毀其羽乃知所止也大過君子之道也有棟橈之象爲所托之據焉也其爲周公之過乎是皆易道之窮也故上經次坎離之前以示大用也下經次既未濟之前以示大義也易言善補過有以也夫

右第四十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易之爲易乎故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始學之患其不立也繼學之患其不進也終學之患其未有成也與日俱邁孜孜而不息以千百年爲見在者其時習者乎故君子惜陰聖人積陰小人死而已矣

右第四十一章

乾爲心坤爲身震爲意坎爲志艮爲思巽爲動離爲容兌爲言乾爲德坤爲行震爲智坎爲仁艮爲勇巽爲孝離爲弟兌爲慈

右第四十二章

卷終

劉蕺山先生集卷五

學言上

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圓能平能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繩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際而爲天蟠而爲地運而不已是爲四氣處而不壞是爲四方生而不窮是爲萬類建而有常是爲五常革而不悖是爲三統治而有憲是爲五禮六樂八征九伐陰陽之爲易政事之爲書性情之爲詩刑賞之爲春秋節文之爲禮升降之爲皇帝王霸皆是也只此一心散爲萬化萬化復歸一心元運無紀六經無文五禮六樂八征九伐無法三統無時五常無迹萬類無情兩儀一物方遊于漠氣合于虛無方無圓無平無直其要歸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哉心乎原始要終是故知死生之說

求仁孔門第一義克復求仁第一義也吾儕日用之間一揚眉瞬目無非護持此己假令此己不立雖聲色貨利亦天理邊事若爲己而設仰道德性命亦人欲邊事天理人欲本無定名在公私之間而已矣學者常將此己放在天地間做公共一物看已是大家主人翁隨感而應因物付物是恁次第

吾人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逐一向放失在外不知主人

翁在何處一旦反求欲從腔子內覓歸根又是將心覓
心惟有一敬爲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無有動
靜顯微前後巨細之歧是千聖相傳心法也學者孫洒
掃應對而入至于無衆寡無小大只是一箇工夫

夫子所云異端即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者是凡從生死
起念便是佛從成毀起念便是老從名實起念便是申
韓從毀譽起念便是鄉愿從人我起念便是楊墨從適
莫起念便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當下
是聖人體段

情動而溢者昏于性也事過而留者歉于理也

處紛而不亂在衆而不淫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

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鐘昔秩掌金革
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眞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
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學無本領漫言
主靜無益也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
與知其工夫實地却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
便言覺合下遺却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
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
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
山言心本未嘗差慈湖言無意禪家机軸一盤托出

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即從之無間可截故云合下
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即知即行其要歸于
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

罪莫大于褻天惡莫大于無恥過莫大于多言

學術之邪正判之義利而已有借而淫者曰義利也利乃
所以爲義也則學術亂矣以上庚申前錄

三十年克一私字不去背城借一定在何日古人云一日
用力思之汗顏失今不力隨落百年一旦挾以俱盡形

銷骨化此垢猶存塵土坐以無光猩狸顧而却步

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是何
等氣象

枉一尺不以利尋丈者吾儒也拔一毛不以利天下者楊
氏也其跡相似而實有公私之辨吾儒有見于義無見
于利而楊氏反之也夫楊氏所謂一毛者亦豈不在名
義中較求長特其所爲義乃一己之義而非天下之通
義則適以就其一己之利而已

楊墨之見不甚相遠試觀摩頂放踵之意其最初易皆從
天下起見雖曰天下之利而實一己之利也苟無利于

已雖拔一毛而利天下有所不爲矣同乎自私自利之
學楊氏正用之而其情近墨氏反用之而術愈巧
清明以養吾之神湛一以養吾之慮沉潛以養吾之識剛
大以養吾之氣果斷以養吾之才凝重以養吾之器寬
裕以養吾之量嚴冷以養吾之操
斬釘截鐵胸中先淬一利刃方有建豎可言
每遇拂意事卽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且孟
子甞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橫
逆自處妄人于他人报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番自
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

可愧哉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輾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
則終日行皆輾轉而文此一行之過盖人情文過之態
如此幾何而不淪禽獸也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閭閻或應接賓客或散步庭
除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已往未來或理藥
餌或擇衣食或詬童僕或措褻殘悉地捱排莫可適莫
自謂閒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一朝患作追原
所自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
下種子前日誤讀一書此一書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

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
每念當世無忠告之友吾無從挨吾過焉幸而人言有及
我者矣則違抵之曰此嫉忌我者無顧也則亦弗思之
甚矣試反而思之此嫉忌我者胡爲乎來哉苟有以當
吾之過無往而非忠告也使吾于忌口之外求忠告幸
而一當又安知非議論而爽之人乎
人言之及我者葢亦寡矣幸而及之亦引而不發議稱進
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我以
意意不可臨而微下色吾目擊焉而亦意會之意會之
而復意阻之使人之抱意而來者轉失意而往拒諫飾

非之態一行則不至哉
忽有告我者曰或謗汝則將應之曰某未之聞也果有之
吾友吾罪焉又有告我者曰或欲聚衆而辱汝則將應
之曰大丈也亦何至于是果有之吾友吾罪焉忽遇謗
且辱我者于前則何如曰敢請某之罪不得則迴車而
避既解釋焉則何如曰擇其善者而與之其不善者而
去之然則唾面而乾者是乎劉子憮然曰非謂此也吾
將竊人以進吾學也 以上癸亥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
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

無所不備于此而不能守成至于一一蕩盡身受飢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縱或汩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遂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曲唐牖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于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之何矣哀哉

今世之學道者自謂十分親切覺此中隱隱一物有以出乎其上或濟或露時有時無此處毫釐走作彼處十分

虛假只爲其志在此而不在彼也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衣食間足以動之何以爲志聖人直鄙其爲無志耳須知男兒負七尺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不思頂天立地做第一流人直欲與蠅頭爭得蝸角爭鬪溷廁之中爭臭味豈不甚可悲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最是催人上路語若于此信不及便無法可治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于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游思妄想即這裏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攘矣此主客之勢也

古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觧一下即吾人千修萬行亦只要求觧一下觧得盡便是聖人不盡則爲賢人觧有分數只是學人全不觧是凡夫凡夫不觧纔求觧則立地便見聖觧觧則只是觧此耳今日惟聖有觧凡夫安得觧此之謂不觧又曰人皆不觧袞箇觧主之謂凡夫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適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即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

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爲搜裏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間不容毫髮處恰是此心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學問之道只有緊關一下難認得清楚如所謂寸鐵殺人者是聖賢之訓多隨地指點大約使人思而自得之此須工夫直須五更清夢時血戰幾場也

心無物累便是道莫于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即與消融去即此是善學君子之道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胸中逼窄不能容物只是名利心未除利心在則一切利

害得以動我名心在則一切褒譏得以動我又何以貌
天下之理而順萬物之應乎
三十年胡亂走今日始知道不遠人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
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當于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
物看未便去做工夫豈不辜負昔人如溫公念箇中字
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隱微者未發之中顯見者已發之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中爲天下之大本愼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

下之達道行焉此易理之易明者也乃朱子以戒懼屬
致中愼獨屬致和兩者分配動靜豈不睹不聞與獨有
二體乎戒懼與獨愼有二功乎致中之外復有致和之
功乎
問愼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曰如樹木
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工夫都在根上用枝葉上如
何著得一毫如靜存不得力幾喜幾怒時便會走作此
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
私意著不得又如何用工夫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
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

天地之大本吾一體盈天地間有一物之失所卽我之失
所非徒安全之而已又必與天下同歸于善然後有以
盡其性蓋吾善善之量原如此而況處綱常倫理之近
乎遇父有不慈而曰吾孝已至也得乎遇君有不仁而
曰吾忠已至也得乎君子之言孝正以成其父之慈也
君子之言忠正以成其君之仁也拔一毛而引周身之
痛一毛非外也壞周身而護一毛又可得乎知血肉之
痛而不知義理之痛亦不仁之甚者矣
多事不如省事有事不如無事以一事還一事則事省以
事順事則事無間何以能之曰無欲 以上乙丑丙寅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間也靜以
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
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爲主以靜爲主則時靜而靜
時動而動卽靜卽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
也
對誠通而言則誠復爲靜本一氣之所從出而言則通復
皆屬之動蓋生陽生陰生生不息處便是動然而幾上
[illegible]是幾繼是
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
者缺一不得若又于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爲生生

化化之本乎然則何以又下箇靜字曰只爲主宰處著不得註脚只得就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靜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也 以上甲戌

只做向上人只問向上路只此一路更無旁蹊曲徑可託幾一跌足墮落千仞

一味退藏一味闇淡寡言以抱吾之愚省事以守吾之拙亦可以寡過矣乎 以上乙亥元旦書帖

涵養與克治是人心雙輪入門之始克治力居多進步之後涵養力居多及至車輕路熟時不知是一是二正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

問涵養曰勿忘勿助學人大概是助病發時得箇忘也

知人之道莫先乎知言書有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臣朋友皆然

論人之要心術爲本行誼次之官人之要職掌爲主流品次之

格君心定國是端本澄源在正心誠意提綱挈領在進賢退不肖本正則末治綱舉則目張兵農錢穀各有司存

無事時戒一偷字有事時戒一亂字

有勝已者有惱已者有疑已者有異已者皆我師也有勝已者知我之不若有惱已者知我之不肖有疑已者知我之未信于人有異已者知我之尚同于人

一日三檢點程子曰其餘時做甚勾當蓋點鐵成金語也只爲和叔並未一檢點在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无妄亦無誠

詐似直佞似忠諂似恭曲似慎刻似公巧似智此人臣之六賊也以察爲明以猛爲威以愼爲斷以自用爲勵精以私智小術爲作用此人君之五窮也挾五窮之術而攻之以六賊必無幸矣

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況大亂之後千里爲墟吏守無民之地官出無田之賦人主亦何以立國爲今之計

宜散天下流移之衆以歸民聚天下流移之民以歸農合天下之農以寓兵即天下之兵以養兵又散天下之商以佐農歛天下之農以爲士而又率天下之士以爲民事則天下事可幾而理也

王道本乎人情又曰人情即天理今之所大患者在人臣有私交而廢公義謂之情面正爲以私交廢公義也而今者絕人情以狥一已之情反謂之無情而乎上積疑其臣而畜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則君臣之情離矣此否之象也卿大夫不謀于士庶而獨斷獨行士庶不謀于卿大夫而人趨人諾則僚寀之情離矣此

睽之象也如是則亦可謂絕情面矣然欲國無危亡也
得乎大抵情面與人情不同人情本乎天而致人有時
拂天下之公議以就一已而不爲私如周公孔子之過
吾黨之直是也情面去其心而從而有時忍一已之私
以就天下而不爲公如起殺妻牙食子之類亦是也
主術之病三一曰自用一曰自是一曰自滿官邪之病三
主自用則規卸愈巧主自是則逢迎愈工主自滿則威
福愈借
世道昌明之日其君子必身任天下之勞而遺小人以逸
世道艱危之日其君子必身犯天下之害而遺小人以

利當君子小人相安之日則恬者必爲君子競者必爲
小人當君子小人爭勝之日則勝者必爲小人負者必
爲君子然則治亂之數又誰制之乎曰制于人以君子
而與小人爭是亦小人而已矣斯亂之道也
日有食之陽見侵于陰日之過也月有食之陽盛而凌陰
亦日之過也
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程子所謂反
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
乎曰惟心無外
喜怒哀樂性之發也因感而動天之爲也忿懥恐懼好樂
發患心之發也逐物而遷人之爲也衆人以人而汨天
聖人盡人以達天
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愼獨中
庸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心之功故其要亦歸之愼獨
獨一也形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心
獨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
莫知時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
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卽在心體中看出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于

思而達于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
思之一字古人往往喫緊爲人爲小人言曰弗思耳爲庸
人言曰思無邪爲學人言曰愼思曰近思爲賢人言曰
儆君思爲聖人言曰無思而無乎不思亦曰何思
每拜疏君父多以韓張履錯蕣得失太重故耳謹謂不蹈
跡夫行徑○且就得失心攖求去是今日喫緊工夫
朱子云隱微深錮之疾此卽爲一蒙小人後天之司命節
尋常發心措事未嘗不勉于善而密制其命者既定卒
亦歸于爲惡而已

每日間只是一團私意憧憧往來全不見有坦然釋然處
此害道之甚者
問服官之要曰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有我之病惟發爲務心務氣最難持
問誠明曰誠中有明明亦性也明中有誠誠亦教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
天命之謂性以其情狀而言則曰鬼神以其理而言則曰
太極以其恍兮惚兮而言則曰幾曰希以其位而言則
曰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即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
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起是就至
粗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
虞廷說箇惟微是指道體至微至妙處說箇精一是指工
夫至微至妙處又說箇執中是指本體工夫合一至微
至妙處所以爲千萬世心學之祖
吾友劉靜之嘗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
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之
者其刻厲自任如此乃今只是檢點當面人卻被當面
人一一檢點我也懿哉吾友爲之憮然

纔說聖人爲不可爲姑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
爲必可爲仍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欺
師道立而善人多若取友則損益種種矣自世鮮師道故
擇友爲急
堯如天如神眞是迥隻千古爲生知安行第一人舜學知
之至者也禹困知之至者也大舜一生只認得自己是
庸人故執中之傳開口說人心惟危舜眞自道也故一
生只是舍己從人好問好察闢見若決所以日漸登高
造極自庸人做到聖人地位大禹只是克艱口口說苦
說艱其一生得力在勤儉二字所謂勤將補拙儉以寡

過云耳終被他做了聖人禹治水是極大事功只是行
所無事而已乃知禹之聰明一毫無用處此是他大智
處即是舜之稱大智處後來顏子善學舜曾子善學禹
噫顏氏之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似曾子者斯可矣
舜處人倫未免有參商皆天理人情之不得不然者做舜
極難不合有不是處故號泣二語是眞實語予嘗斷焚
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錄繇
此推之可見當時兄弟依舊存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
答是眞此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兄弟都坐在庸人
行內其父母與弟見得事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

得事已如此我必有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腳處只是一些子也及背臟允若之日已認得有不是處與舜只爭先後之間耳

中庸有數吃緊語一曰知行合一之說言不明而曰賢者過不肖者不及言不行而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也一曰誠明合一之說言誠則明矣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言明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是也有隱見合一之說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有顯微合一之說鬼神之為德是也有天人合一之說闇然而日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然約之則曰愼獨而已

天命一日未絕則為君臣一日既絕則為獨夫故武王以甲子日興若先一日癸亥便是篡後一日乙丑便是坐失事機嚴哉學者于進退語默動靜之宜皆合如此看

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故即欲可以還理為善去惡毫釐而千里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

夫子既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清蓋人心本有仁無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後不仁常伏于仁者之中至于仁不仁相為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為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術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決以全其有仁無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于是乎在矣若于此而又復自欺為好不能如好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于不仁而已然人雖可以自欺而終不可以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讀尚絅之詩而識獨體之盡焉所謂闇然日章是也天下文章莫著于是而卻藏于隱闇之中不可得而睹不可得而聞淡簡溫三句正見獨體之妙分明中庸真面目知遠之近三句獨中自有之真知也善學者時時提醒此便是聖路便是天德故曰可與入德又讀潛伏之詩

而知君子愼獨之功焉首從人所不見處杜其疢病之門而猶慮其孔昭也又讀屋漏之詩而愈知愼獨之功為同是幽室之中又向屋漏處討消息并已不可得而見矣又讀靡爭之詩而愈知愼獨之功焉當奏格之時止有一湛然純一氣象并喜怒且不可窺而民已化賞謂心賞之即善怒對下怒字又讀不顯之詩而愈知愼獨之功焉一理渾然名言莫措并其德且歸之不顯而百辟已刑之當此之時內外兩忘而化于道只見篤恭而天下平愼之至也又進求明德之詩而知君子愼獨之功之至焉繇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微之又微曰不大曰如毛

曰無聲且無臭嗚呼至矣無以復加矣可見獨體只是
箇微字愼獨之功亦只于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心惟
微以此貲謂心貲之保先子自註後註同
慈湖言無意陽明子謂不免著在無意上了可知幾言無
意便是意也
多言浮也諂言淫也辨言僞也巧言佞也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何以故眞知故也何
以眞知一眞无妄故也故曰復則不妄
自來久少工課此心憧憧爲却何事來豈所謂月一至者
耶或曰官家有公幹然不曾爲公幹廢却三餐

愼之一字最難治起于意遂于必流于固而成于我也須
從起處下手方得力既成已無及
陽明子曰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并此二心
即無靜無動即是無極而太極
珠藏澤而自媚玉蘊山而含輝非爲山澤借光也珠玉之
所以發光于至靜者其神自不可掩也及夫剖珠斵璞
而至寶之性弗全矣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高存之以不許顏子之學及子路使門人爲臣爲窮理
盡性之至獨異于佛氏言性處予謂夫子當日原自說
得分明賣車買槨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成道理雖夫

婦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
之性門人輩只爲私意所動故憒憒不見耳
辨心種者仁義而已矣心中只一點生意是仁是一點生
意純一不雜處是義
天之命脈獨鍾于人飛潛動植人之餘氣也盡其人者并
飛潛動植與之俱盡矣人之命脈獨鍾于仁義禮智信
皆仁之餘氣也盡仁者并義禮智信與之俱盡矣
一心也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
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
後成其爲心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聖賢言心

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惟大學列在
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拈表
之曰明德
大學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國家之本逕在身身之本在
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則從格致
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歸于止至
善云耳修致者誠意之功功夫結在主意中方是眞功
夫如離却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故格致與誠意
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知止節定靜安慮得所謂知至而后意誠也意誠則正心

以上一以貫之矣今必謂知止一節是一項工夫致知
又是一項工夫則聖學斷不如是之支離而古人之教
亦何至架屋叠床若是乎
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朱子以所發訓意非是傳曰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于善而不二于惡
一于善而不二于惡正見此心之存主有善而無惡也
而惡得以所發言乎如意爲心之所發將誰爲所存乎
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發先于所存豈大學知本
之旨乎
意爲心之所存則至靜者莫如意乃陽明子曰有善有惡

者意之動何也意無所爲善惡但好善惡惡而已好惡
者此心最初之機惟微之體也吾請折以孔子之言易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謂動之微則動而無動
可知謂先見則不著于吉凶可知謂吉之先見則不淪
于凶可知曰意非幾也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
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意無用以心爲用此
之謂體用一原此之謂顯微無間
大學是一貫血脉不是循序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學故
謂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正心工夫

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耶
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
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以心而言則曰喜
怒哀樂
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
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
即是獨中眞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蓋獨不離中和
延平姑即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愼獨眞方便法
門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
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既思即是已發果然則心行路絶

語言道斷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
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爲動念邊事不能無弊至
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內有以心爲主則性情各有
統理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間等語庶幾
不謬于愼獨之說最後更以察識端倪爲第一義爲悞
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爲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
本旨
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個靜字已爲
千古卓見却不肯下個動字然人安得有無喜怒哀樂
之時而後儒苦于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

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言謂之中自其所發言謂之和蓋
以表裏對待言非以前後際言也中陽之動也和陰之
靜也合陰陽動靜而妙合無間者獨之體也
但言道不可離卽睹聞時已須臾無間斷矣正爲道本之
天命之性故君子就所睹而戒愼乎其所不睹就所聞
而恐懼乎其所不聞直時時與天命對越也
或曰君子旣當戒愼所睹矣又必及其所不睹旣當恐懼
所聞矣又必及其所不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
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着時卽
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聰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

原無此教法
莫見乎隱亦莫隱乎見莫顯乎微亦莫微乎顯此之謂無
隱見無顯微無隱見顯微之謂獨故君子愼之
不睹不聞天之命也亦睹亦聞性之率也卽睹卽不睹卽
聞卽不聞獨之體也
或問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然不動之時又有感而遂通
之時寂然之時喜怒哀樂終當冥于無端感而遂通之
時喜怒哀樂終當造于有象安得以未發爲動而已發
反爲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
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于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

怒哀樂未始滯于有以其未始淪于無故當其未發謂
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于有故及其已
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性
之所以爲性也性之所以爲性卽心之所以爲心也
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靜而生陰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機動于中卽發于
外發于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機發于外卽止于
中止于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
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

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
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
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
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
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或曰愼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愼獨
如何識得天命之性
天有常運人有常情至于當喜而忽感之以怒當怒而忽

感之以喜則情與之俱變矣如冬日愆陽夏日伏陰惟人事之感召使然而天卒不改其常運

天命之謂性此獨體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故君子終日凛凛如對上帝

問中卽獨體否曰然一獨耳指其體謂之中指其用謂之和

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卽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卽萬物之疾痛疴癢

愼獨是學問第一義言愼獨而身心意知國家天下一齊俱到故在大學爲格物下手處在中庸爲上達天德統宗徹上徹下之道也

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愼恐懼來然不若中庸說得有着落以戒愼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

戒有毅然止截意愼有恪然封守意恐有惕然囬爽意懼有凛然崩隕意二義一步入一步四字一層進一層蓋戒愼就隱處說工夫恐懼就微處說工夫人心惟耳根最微故夫子六十而耳順誠難之也若于此不加謹凛仍不免一絲滲漏非其所不睹處亦成滲漏矣未章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復兼色言意蓋如此微字視隱字更微顯字視見字更顯也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

凡今一切閒言語閒勾當閒應酬閒是非總是閒居爲不善情狀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除却此等更有何事可爲若只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爲君子而時中

宅中于庸閑之至也

道體本是一中賢智者從而過之有意過之耳此意湊泊處只是毫末而其究成千里之謬

喜怒哀樂雜錯綜其文實以氣序而言至發而爲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謂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于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和誤認七情故經旨晦至今

喜屬木少陽樂屬火太陽怒屬金少陰哀屬水太陰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氣之中又莫不各有陰陽

也

伯淳少喜獵既見周茂叔後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未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其果未也但不知此後更當如何予嘗謂伯淳十二年後之喜心定與十二年前不同既嘗學問之人其于習氣自覺輕淺即再過十二年見獵仍復有喜心亦不害其為伯子學者于此宜仔細理會始得

顏子不遷怒不是只就怒上做工夫蓋平日從事于慎獨之學得力既久即易發難制莫如怒已得個不遷地位

可知他獨體常止在其于七情一一如是

或問顏子不遷怒能終身打成一片否曰未也顏子但不貳過耳（言怒纔遷時便是過也）

薛河東二十年治怒字不去常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程子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然人情亦有生而多懼者窮力不足易為一切利害所勝學者須自持其志

古人恐懼二字嘗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亦體承當世人只得倒做了

喜怒有情而愛惡有意好惡有理而愛惡有欲

欲凡重之為貨利輕之為衣食濃之為聲色淡之為花草俗之為田宅輿馬雅之為琴書大之為功名小之為技藝須一一對學過而朱子獨約以財色兩關

只無欲二字直下做到聖人前乎濂溪後則白沙亦于此有得白沙詩曰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

或問周子既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于聖人立極處偏着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故曰循理為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友人病予曰躁深為切中因知多欲在

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何嘗有七情之累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纔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又說個幾字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戔戔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謔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啟口者此即不睹不聞入路處也

口容止聲容靜亦靜動亦靜也

九容九思．非靜一字足以攝之如手容恭足容重如何做恭重只不亂動便是

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放者蓋動出于為也

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
其徇外而爲人也
橫渠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學不成有多
少病痛在予謂學者亦只有一病一病除百病除或問
如何是一病曰心病
容貌辭氣皆一心之妙用非但德符而已一絲一竇漏一
隙一缺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于此更加裝點
意思一似引賊入室永難破除爲害匪輕
誠則必形有誠者天道之形有誠之者人道之形天道之
形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是也人道之形睟面盎背施于
四體是也語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故君子不問
其形之者而惟問其誠之者
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精神即鬼神之別名精藏乎
陰神著乎陽其妙合乎陰陽之際者即鬼神之德而聖
之所以爲聖也
如云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
矯之以靜皆不是無本領學問只令獨知一轉種種瑕
纍如入紅爐無所不化
人身虛氣耳而心爲效靈之官以其靜而能治也令等天
君于百體而同其擾擾則衆侮交起將何恃而不亂乎

易曰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精氣神三者僊家所恃以長生久視然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以精藏神體于誠矣以神御氣止于中矣以氣
還精導于和矣
處嚴卓之友最有益使人檢身之功惟恐不及遇異己者
亦然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知我好也時以其意挑之即有時而
發見矣亦取其近于佞者而收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
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發之即有時而知我
佞矣亦取其遠于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
引益彰
象山先生當自言所學只是切己反觀遷善改過直如此
端的
思則得之又曰無思何謂也曰思其所無思則無思矣得
其所無得則有得矣
朱子云喚醒提撕自用力之不多也人心一點虛明炯炯
不昧本自提撕何用着力纔着力時便有眼中金屑之
病在孟子謂之助長然不着力時又一味放倒恁地昏
昏不得不自提自醒耳此之謂勿忘勿助之間
以知一點本自炯炯而乘于物感不能不淆爲情識合于

義理不得不膠爲意見情識意見紛紛用事而良知隱覆于其中如皎日之下有垂雲然然其爲良知自若也發以情識即就情識處一提便醒覆以意見即就意見處一提便醒便醒處仍是良知更無提醒此良知者

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并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以上丙子京邸語編

易有太極夫子只說一句六爻具六十四中看出非實有一物踞其上也故濂溪曰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又曰太極本無極蓋恐人執極于有也而後之人

又執無于有之上則有是無又轉云無是無語愈元而道愈晦矣象山之辨斷而詳也惜乎象山知太極之說而不[illegible]無極也

河圖左畔陽居內而陰居外右畔陰居內而陽居外陽左陰右皆以內者爲主蓋陽生于陰陰生于陽也至周子圖太極左畔言陽之動而反以陰居內右畔言陰之靜而反以陽居內將以內者爲主乎外者爲主乎內者生氣也外者錯氣也似與圖意不同雖各有取義而終以河圖爲正蓋河圖陽生于陰而周子以爲太極動而生陽河圖陰生于陽而周子以爲太極靜而生陰是河圖二氣自相生而周子皆以太極生之也自相生則不必有太極若以太極生兩儀則太極實有一物矣爲此言者蓋起夫子贊易之說而誤解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按易傳天地定位一節乃造化陰陽配合自然之理非有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而處之有定位也乃邵子圖之以爲此伏羲先天之易豈伏羲而後言易者天道不當定位水火不必相濟乎至帝出乎震一章蓋序造化四時八節之氣自元而亨利貞只將運旋其象有如此者而邵子圖之以爲此文王後天之易豈文王以

前言易者不得有四時八節之氣乎若先天後天之說尤屬附會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先天專以體言後天專以用言乎總之一易而已作易者一人而已文王止以次序自別于夏商而繫彖互有損益仍還之伏羲而止安得復有所謂文王之易哉後儒輒圖之而象之而種種穿鑿附會之甚矣其關于大道也

先儒每言存養省察畢竟工夫以省察入若不能省察說甚存養

君子之于學也必大有以作之則八卦之義盡是矣然約之不過存養省察二者而已如風雷火動氣也即省察

之說而繼之以致役之坤省察之後宜存養也如澤水
山靜氣也即存養之說而間之以乾之戰存養之中有
省察也至艮以成終之後復轉而震貞下起元存養省
察之功迭運不窮無時可息此聖學之所以日進無疆
與又以對待之體言之則乾之健即濟之以坤之順震
之動即濟之以巽之入火之燥即濟之以水之濕兌之
說即濟之以艮之止一時並致交養互省有勿忘勿助
之妙更無先後工夫之可分後儒或言涵養是主人省
察是奴婢或言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未免落于偏
指惟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庶幾其無

弊與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管于人心為最與太極陰陽四象
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心之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
既而遠取諸物如此大取諸天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
平分物我無大無小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聖人于道體指出一易字大是奇特只此一字將天地間
有無動靜終始大小常變之故一齊托出天地間更有
何事不該其中

或曰虛生氣虛即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之未始有氣之先
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無而之有有而未始有

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間
而即有即無是謂太虛又表而尊之曰太極

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為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
器為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為偶也

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理也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
地人物得之以為人物一也人未嘗假貸于天猶之物
未嘗假貸于人此物未嘗假貸于彼物故曰萬物統體
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自太極之統體而言蒼蒼之
天亦物也自太極之各具而言林林之人芸芸之物各
有一天也

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曰上下二
字截得道器最分明又曰道即器器即道畢竟器在斯
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
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總從此句來

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
不靈靈無以異于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
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于小也故大
統小小亦統大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故覺覺
有主是曰誠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蒙創

兄

天者無外之名蓋心體也

心生之謂性心率之謂道心修之謂敎（此中庸三言註脚）

太極轉于於穆地軸亘于中央人心藏于獨覺

太極圖說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生成萬物物鍾靈有人人立極有聖聖合德天地是一事似有層級豈知此理一齊俱到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人與物亦復同得此理蠢不爲偏靈不爲全聖不加豐凡不加嗇直是渾然一致萬碎萬圓不煩比擬不假作合方見此理之妙

凡事皆有始終要一言一動一呼一吸推之乃知天地有大始終然始無所始當其始有終之用終無所終當其終有始之用終終始始相禪無窮間不容髮總一呼一吸之積

惟天太虛萬物皆受鑄于虛故皆有虛體非虛則無以行氣非虛則無以藏神非虛則無以通精即一草一木皆然而人心爲甚人心渾然一天體也

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于入道之路高高不蹈于虛

無乎之不治于象數道術始歸于一乎

或問理爲氣之理乃先儒謂理生氣何居曰有是氣方有是理無是氣則理于何麗但既有是理則此理尊而無上遂足以爲氣之主宰氣若其所從出者非理能生氣也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不欺所以致明也

心體渾然至善以其氣而言謂之虛以其理而言謂之無至虛故能含萬象至無故能造萬有而二氏者虛而虛之無而無之是以歲于一身之小而不足以通天下之故逃于出世之大而不足以返性命之原則謂之無善

也亦宜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賦畀之非流行之外別有個无妄之理也

乾坤合德而無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

在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曰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造化之理

良知不學不慮萬古常寂蓋心之獨知如此故中庸一書極其指點曰不睹不聞曰不言不動曰不見曰無爲曰

不顯曰不大曰無聲無臭曰隱曰微曰闇曰無倚可謂深切著明至周子始揭此作太極圖說曰無曰靜過者曰誠無爲而終之以艮止之義

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徵性之善猶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惟中庸以喜怒哀樂言之人孰無喜怒哀樂者當其未發謂之中及其已發謂之和乃所以爲善也惻隱之心喜之發也羞惡之心怒之發也辭讓之心樂之發也是非之心哀之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則仁義禮智之性也

陽明子言良知每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至于中和二字則反不能信謂必慎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和若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得中只是四時之中氣和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禪不窮人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故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嗚呼其旨微矣

性情之德有卽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卽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繇中導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爲二時離心

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繇中導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爲兩在然卽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爲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卽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是也又有遞以相見者如喜也而溢爲好樂也而淫爲哀怒也而積爲忿至是一哀也而分爲恐爲懼爲憂爲患非樂而淫卽哀而傷且陽舒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懥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命之心亦遠心矣

陽明子曰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一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謂言語既到快意時自當繼以忍默意氣既到發揚時自當繼以收斂憤怒嗜欲既到沸騰時自當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爲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卽其間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間

矣非天理流行之妙而于所謂良知亦莫親切于此矣
若必借良知爲鑒察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而逆收之
以還之天理之正則犯物梏棒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則言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
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
人無一時離喜怒哀樂故道不可須臾離若以七情言
如何止四卽云四德如何喜樂又犯重而止爲三且聖
人爲舉世而無怒也雖誅四凶不過與以應得之罪耳
親戚既沒雖欲哀誰爲哀者是喜怒哀樂不必偏人皆
具而道有時而可離也須知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

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于所性爲仁于心爲惻隱之
心于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其時爲春自其油然而
暢也謂之樂于所性爲禮于心爲辭讓之心于天道則
亨者嘉之會也而其時爲夏自其肅然而斂也謂之怒
于所性爲義于心爲羞惡之心于天道則利者義之和
也而其時爲秋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于所性
爲智于心爲是非之心于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于
時爲冬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
存乎其間而發之卽謂之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
和于所性爲信于心爲眞實無妄之心于天道爲統元

亨利貞而于時爲四季故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言謂
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
貞還于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于外言謂之和
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
于化育者是也推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祇是一性如
内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
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
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
不皆然此愼獨之妙所以卽隱卽見卽微卽顯而愼獨
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脉也自喜怒哀樂之說
不明于後世而世學昧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禮智該焉故樂者喜之餘氣哀者
怒之餘氣謂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專指其盛者言盛
者有餘之氣也如春之氣盛于夏秋之氣盛于冬也惟
自樂而怒是相克之數然人樂極必生悲故王右軍云
欣暢之下感慨係之蹋雖轗軻窮寒豈是涕泣之謂而
曰哀于此蓋足發明中庸之旨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分明爲中庸傳
神蓋曰致中和而要之于愼獨云愼獨所以致中和而
周子先言定之以仁義中正亦陰陽之外別無太極耳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心中有意意中有知知中有物物中有身與國家天下是心之無盡藏處性中有命命中有天天合道道合教教合天地萬物是性之無盡藏處
或問子以意爲心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
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心爲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爲厥心病還爲意病爲知病爲物病故念有善惡

而物卽與之爲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卽與之爲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眞妄而意卽與之爲眞妄意本無眞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卽與之爲起滅心本無起滅也故聖人化念還心要于主靜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爲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如官犯贓乃溺職也
思卽是良知之柄
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動情熾而念結焉感有去來念有起滅起滅相尋復自起自滅入心出入存亡之機實係于此甚矣念之爲心祟也如苗有莠
思發而爲慮慮返爲知知返爲性此聖路也念積而爲想想結爲識識結爲情此狂門也
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勢之性也
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程子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卽前說亦近儱侗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卽在其中如曰氣質之理卽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過一度一度一周天而天[illegible]一氣進退乎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illegible]如此卽[illegible]亦有然陽伏陰乘爲災祥之

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天道有氣盈朔虛積而成閏最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其在人心即是一中趨出過不及之端如大舜之不告而娶周公之破斧東征皆處時勢之不得不然而委曲旁行以全其愛親敬長之心所謂過而不過也以上丁丑冬月

劉蕺山先生集卷六

學言下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于獨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于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

以知還獨是明中之誠以獨起知是誠中之明

大學言至善中庸言至德至道至聖至誠及天載之至皆指出獨中消息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乎此者謂之到家漢

誠者天之道也獨之體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慎獨之功也

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也思字下慎獨之義更分明思曰睿獨體通明之路也故夫子于艮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慎之至也故又曰慎思之

天有四德運爲春夏秋冬四時而四時之變又有風雨露雷以效其用謂風雨露雷即春夏秋冬非也人有四德運爲喜怒哀樂四氣而四氣之變又有笑啼恚詈以效其情謂笑啼恚詈即喜怒哀樂非也故天有無風雨露雷之日而决無無春夏秋冬之時人有無笑啼恚詈之日而决無無喜怒哀樂之時知此可知未發已發之說矣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

程子云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是以念爲心也朱子云意者心之所發是以念爲意也又以獨知偏屬之動是以念爲知也陽明子以格去物欲爲格物是以念爲物也後世心學不明如此毋怪乎說念頭而旨愈晦也

程子心指已發言之說亦本之大學大學言正心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證之是指其所發言也中以體言正以用言周子言中正卽中和之别名中和以性情言中正以義理言也知心以所發言則意以所存言益明矣

惻隱心動貌卽性之生機故屬喜非哀傷也辭讓心秩貌

卽性之長機故屬樂非嚴肅也羞惡心克貌卽性之收機故屬怒非奮發也是非心湛貌卽性之藏機故屬哀非分辨也又四德相爲表裏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發中有藏藏中有發

禮之用和爲貴而以節爲禮體陰而用陽也又曰忠信禮之本也故哀樂相爲表裏又曰喪禮忠之至也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聖人以證禮本焉

智者良知靜深之體良知貫乎四德而獨于智見其體蓋深根寧極之後止一點靈明葆任得地處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貞下起元是天道人心至妙至妙處

仁統四端智亦統四端故孔門之學先求仁而陽明子以良知立教良知二字是醫家倒臟法也

天道八風之氣一一通之人心如風自東則雲滃而雨萬物資生自南則雨潤之後繼以日暄萬物長養自西則雲斂而霽天道淸肅萬物自長而成自北則重陰凝結氣乃冱寒萬物自成而實四時各循其序八風適得其調分明喜怒哀樂中節之象若動不以時或互相凌越或紛然驟舉則八風皆能殺物而全氣爲虛全氣虛則雨澤不降萬物受刑故西方之教行于中國吾道之賊

也

日用之間常見得滿腔子生意流行否生意周流無間否行而不過其則各止其所否如此乃是眞實工夫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心之幾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幾始著矣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宋儒見道之語後人往往信不過

看大學不明只爲意字誤解非與格致事漢瓤入目先誠意故文成本之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乃他日解格致則有意在乎事親等語是亦以念爲意也至未起念

以前工夫反坐之正心位下故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夫正心而旣先誠意矣今欲求無善無惡之體而必先之有善有惡之意而誠之是卽用以求體也卽用求體將必欲誠其意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齊其家又先之治國平天下種種倶宜倒說也此亦文成意中事故曰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正所以明其明德至以之解中庸亦曰致中無工夫工夫專在致和上夫文成之學以致良知爲宗而不言致中專以念頭起處求知善知惡之實地無乃粗視良知乎其云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

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此其供狀也看來果是大學本文否

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爲意也無意之說不辨并夫子毋意之學亦不明慈湖只是死念法夫意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谿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圓等語此的傳慈湖宗旨也文成云慈湖不免着在無意上則龍谿之說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子之無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毋意也毋意者毋自欺也

子絶四首云毋意聖人心同太虛一疵不存了無端倪可窺卽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惟毋意故并毋必固我自意而積成爲我幾說得是私意今意云私意是以念爲意也

宋人云乾坤二畫爲誠明誠立而明至明立而誠至故誠不至則進之以明明不至則進之以誠互相導人上道也中庸指出二字爲學問變關鎖鑰如連環切子未無敗着

治道之要在知人君德之要在體仁御臣之要在推誠用人之要在擇言理財之要在經制足用之要在薄斂除寇之要在安民

化念還虛化識還虛化氣還虛虛中受命德合無疆理從此顯數從此出河洛天機一齊輻輳所謂宇宙在手造化生心

日用之間動靜云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强我合道動成兩判

德日愼小心日謹微

形生而四教疑亦就根器而施與曰非也此博約之說也自文而約之行自行而約之心則曰忠自心而約之性則曰信忠信有二義說不得只是一心

無事時存養有事時省察若無事時存養不得力且就有事時省察有事時省察不得力且就無事時存養若兩者皆不得力只合奋考　存養是存養個甚省察是省察個甚此時昭昭然揭出一個本心便須不踈人不存養不得亦并無存養可說且不踈人不省察不得亦并無省察可說方是真存養真省察

凡過生于誤然所以造是誤者必過也惡生于過然所以造是過者亦誤而已故過與惡每相因而過尤易犯過而不已卒導于惡君子惓惓于改過所以杜為惡之路也

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人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言赤子之心不一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益勘入親切處凡以發明性善之說此陽明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即是知皆擴而充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殊非本旨

大學言明德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即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益就工夫條本體耳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即天理即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于何地乎

以良知為性體則必有知此良知者獨不曰知得良知却是誰又曰此知之外更無知擬轉關駁總要開人悟門故又曰致知存乎心悟自是陽明教法非大學之旨大學是學而知之者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于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乎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

上士宗天中士制命于禮下士制命于刑小人制命于欲身置名教之中心融物理之妙真切為己務闇然而日章不愧屋漏即上達乎天德大人有問學者每拈此語為的

學問之宗心尚矣然心一也而學或異有本心之學有師心之學有任心之學本心之學學得其心聖學也師心之學索隱行怪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任心之學則小人而無忌憚矣以上戊寅

佛氏止言一心心外無法萬法歸空依空立世界何等說得高妙乃其教門則忍情割愛逃親棄君事事落邊際究此又何等執著乃言空耶流遯既窮則云空本無空卻指一點識神認作本來人而又不自居識神起時隨識起滅時隨識滅時起時滅隨起隨滅即謂之不起不滅幾何而不認賊作子乎至是則佛氏之言心可謂喪心之極

佛氏將三界虛空盡攝自性動引萬物皆備之說以成其有我之私儒者將自己性命盡覈形骸誤認天命謂性一語以成其假借之見斯二者相矯而相非皆惑也去此二惑方可言道

人心本無惡近儒解克己不以去私言亦是然形氣之病獨非私耶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有己而後有物安得仁故克己復禮爲仁此是聖學宗旨不可草草看過

決機審慮患長與人周見利淡四者處事之要

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個工夫却須兩何說正如宋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吳頭公云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筦一線極眇忽處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真千載沉錮而二氏之說得而亂之

學不可不講尤不可一時不講如在父即當與子講在兄即當與弟講在夫即當與妻講在主即當與僕講在門以內與家人講在門以外與鄉里親戚朋友講若是燕居獨處無可講時即當自心自講如何而爲食息如何而爲起居如何而爲聖爲狂爲人爲禽有一時可放空即纔一時放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大之而三綱淪小之而九法斁

君子謹身勿勿乎如不及也平康之中有險阻焉衽席之內有鴆毒焉衣食之間有禍敗焉除夕謝見龔 以上己卯

至哉萬物備我之說萬物皆備而後成其所謂我若一物不備我分中便有缺欠一物有缺欠并物物皆成滲漏如人身五官百骸有一官一骸之不備則眾官骸皆不成其位置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敬也一啓口而不敢忘信也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物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存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熏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覩矣是謂喪心之人君子惓惓于謹獨以此

從前作日皆落空忽忽從忙裏過或從憂裏怒裏過須得陽和一轉方能此個病痛不是小小

學者須是見道分明見道後方知所謂道不可離者不是我不可須臾離道直是道不能須臾離我

知言是學問入路養氣是學問進路惟知之至斯養之至養之至則知盡至矣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本也誠者天之道也勿忘勿助敬之至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動于欲便就欲處體體得委是欲欲不可縱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消融而後已一念動于忿便就忿處體體得委是忿忿不可逞立與消融猶覺消融不去仍作如是觀終與之消融而後已是勿忘勿助中最得力處

問萬物皆備之義曰萬物統于我矣萬形統于身矣萬化統于心矣萬心統于一矣問一何統乎曰統于萬一統于萬故無一萬統于一萬故無萬無一之一是謂一本無萬之萬是謂萬殊致一者體仁之功滙萬者强恕之說一乎二乎安乎勉乎

問恕曰恕己已所不欲勿施于已曰恕己焉已乎曰恕己則盡乎人矣周子曰公于已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已而公于人者也曰請問其方曰不欲勿欲不爲勿爲近取諸身一飲一食子臣弟友如斯而已然則古之爲方也飛而難子之言方也順而易乎曰以易始之以難竟之斯可矣

應事接物儘有差處只是心麄也淺深不得其度緩急不得其宜皆犯心麄

火氣一平便無入不自得此一道火氣從何處熾然

示得叅夫云力剗浮誇之習深培眞一之心又曰從聞見上體驗卽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卽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愼獨之學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躁當矯之以靜褊當矯之以寬四者爲變化氣質之要

涵養全得一緩字語言動作皆是

君子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卽心卽理卽事卽物而渾然一致無有乎精麄上下之岐此所以謂中庸之道也故學以盡性爲極則盡性者適中庸者也療饑者取資于菽粟禦寒者取適于布帛而天下之至味異業反寓于平淡之中亦率性然也後之言道者視平淡爲平淡于是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旣遁有而入無又遁無而入有有無兩遣善惡不立其究歸之斷滅性種以爲神奇則天下之眞神可矣譬之山珍海錯不可以療饑明珠翠羽不可以禦寒然且率天下之衆而奔走之此佛老之教所以惑世誣民流禍天下無已時也以上戊辰

旋起旋滅總是一念起滅聖人無念纔有念便是妄也念
亦有善乎曰克念作聖是也
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心無妄念可乎曰
無妄念易無妄心難
天下之道感應而已矣隨感而應隨感而忘者聖人也隨
感而應隨感而止者賢人也隨感而應隨感而流者常
人也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或問幾曰未有是事先有是理曰事幾未有是心先有是
意曰心幾先知之謂神故曰知幾其神乎

聖人之心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終身不動些子曰有
動乎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小人閒居為不善只為惹知些子聖人勘之曰無所不至
上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
起一念冏是惡除一念亦是惡然後念勝前念知道者覺
之而已
在性情上理會仍有過不及可商如出手太寵應手太急
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
總向廓然處討消息
升沉得失之際因感而動不能忘情前輩用寧字每以此

自責看來此事大難克只因平日姑息既深拔去且久
雖有好見識好議論只將此種子護持在內全不挑動
根株如何得徹底廓清一日乘間又竊發矣臨境時雖
不至大段決裂然既有此病根則出手展足不免時時
掣肘當大利害便全身放倒耳朱子所謂隱微深錮之
疾最難療也今且作徑廻觀破法直進一步何如
孟子稱舜一則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一則曰舜之飯糗茹草
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此等處須得古人之心看其廓代轉換處絕無
一絲罅隙渾然天地相似學者常將此氣象尋討本心
是如何便超超長一格去
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纔入粗一二則樞紐之地
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以有浮質有浮質因以有
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為此四浮合成妄根為此一
妄種成為惡嗏乎其所繇來者漸矣
本心湛然無思無為為天下王過此一步便為安排心有
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
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

人心之體氣行而上本天者也形麗而下本地者也知宅其中本人者也三才之道備矣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藏其宅不可窺聞是名曰獨發竅于天神明著焉成形于地德行顯焉故君子愼獨而成位乎其中矣

先儒令靜坐有得云此是氣靜非心靜也予謂氣靜亦好氣靜正得涵養法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以此

或問勢利關鎖上蔡曰已打破十餘年矣予謂尚說得容易在當以程子喜獵心勘之

程子宴妓一案畢竟伊川為正只是二程不合與宴耳伯淳徒能作大言若以喜獵心勘之亦犯殺着

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一為桎梏一為巖牆矣莫非性也率而循之眞也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如故安排焉造作焉一為湍水一為杞柳矣

孟子言盡心知性如天是悟境到頭處繼言存養方濟修持邊此其悟境實際終言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方是修之盡修之盡乃得悟之盡正是心盡處也其為物不貳是以心本來家當盡心者盡此而已至此方謂之立命方得地位地步在難矣哉只今一動一靜閒能不作二

胖否猛省猛省

顏子喟然一嘆是說自家屋裏話故不務其苦孟子盡心諸章猶是對塔說相輪然孟子晚年造詣如此所謂學已到聖處也

人有恒言曰性命誠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莫非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

孔子如天曾子如地顏子如斗柄建四時子思子五嶽四瀆孟子則泰岱黃河之尊也

學言口頭後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穩

心敬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無事之道須而以退立之道正而已矣盡性之道中而已矣事天之道誠而已矣

後之學者每于道理上分之性一分于在天以為天命之性推一分于萬物以為在物之理又推一分于古今典籍以為耳目之用得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于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如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上八將甚有此子亦可作為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

得之則盎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illegible]哉[illegible]虛明
而棄之于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
宿而不可得終望門行乞以死嗚呼悲夫
或問日新有以一念爲萬年者乎曰無以爲也往者過來
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
手一日劉換一日方不犯人間烟火氣 以上壬午
王門將[illegible]字之說言良知以四語立教言有言無言格言
致知習傳可無弊然宗旨本定于無已是一了百當故
龍溪直說出意中事但恐無之一字不足以起教也故
就有善有惡以窮之仍恐無一有對待而不相謀也

故指知善知惡以終之救前其爲虛知見也又即爲善
去惡以合之可謂費盡苦心然其如吾心何心有言意
而意傷言知而知岐言物而物離四事不相爲謀動成
四分本欲易簡反涉支離若陽明錮一言之實未嘗離
之[illegible]爲致人定不能[illegible]欲以己說籠罩前人遂有
大[illegible]一段語何甚矣陽明之不幸也
無善無惡之說終于至善二字有礙解者曰無善無惡斯
爲至善無乃多此一重之聽乎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
有無善之善古之人未嘗及也後人卒以爲聖皆無乃
過與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意之動舉
無動靜無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今以
理爲靜以氣爲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輾轉悠謬矣
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
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者孟子性善之說
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性
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
曰自欺謙曰自謙自之爲言繇也自之爲言獨也
心之主宰曰意故意爲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猶身
裏言心心爲身本也

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
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爲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
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即主宰即流行也此正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處今以意爲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
中終不可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
陳剩夫曰大學誠意是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夫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獨之說誠繇敬入也
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惡也原來只是自好

自惡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既有好自惡則好在善即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即好在善故好惡雖非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是一個一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吾以誠之者一之也

心可言無善無惡而以正還心則心之有善可知意可言有善有惡而以誠還意則意之無惡可知徒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也

心無善惡信乎曰乃若其意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

也意有善惡信乎曰乃若其知則可以爲良矣乃所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意之罪也吾自知之吾自徹之不能知所止焉耳

天穆然無爲而乾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盡在帝中見心渾然無體而心體所謂四端萬善參天地而贊化育盡在意中見離帝無所謂天者離意無所謂心者

從古本則格致工夫畢竟無下落或云自平天下以至正心誠意諸傳皆格致疏也終涉附會或云言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意者解乎自欺句云不自欺其知乎又意者獨中有知良知只是獨知時乎皆蛇足之見也畢竟知無可知致無可致乎曰大學首言明明德則德性自然之知業已凝在其中本明起照何患不知只患不知止不知本則一點莽蕩靈明于學問了無干涉故首章特揭修身爲本後章又言知其所止而致知格物之義已無餘蘊至于身之托命果在何地止之歸根果在何地決不得不從慎獨二字認取明矣故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知此之謂知先知此之謂知本知此之謂知止知此之謂物格而知至正不必云自欺其知不必云獨中有知反傳誠意本旨今即謂格致是誠意工夫亦須善會本文不得以辭害意也

古本聖經而後有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致良知爲大學宗旨大抵以誠意爲主意以致良知爲工夫之則益曰誠意無工夫工夫只在致知以合于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之說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考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

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知意根一步亦更無致知可言予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別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即是知好惡即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其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麁動靜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致一于意莫約于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揉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即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為君子誠其有惡豈不斷然為小人吾不意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做半個小人

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惡則當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于致知後之又欲收功于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

濂溪曰幾善惡陽明亦曰有善有惡濂溪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陽明亦曰意之動然兩賢之言相似而實不同先儒以有無之間言幾後儒以有而已形言幾也曰善惡言自善而惡之勢後儒則平分善惡而已

或曰意非幾也則幾又在何處意非幾也獨非幾乎

濂溪曰幾善惡即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乎中正即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更不雜凶字君子見幾而作所謂善必先知之也惟先見故先知先知之謂知幾知幾則知所止矣或曰吉下有凶字仍是不善必先知之不以禍福言也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為

良知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豈容魍魎若或驅意于心之外獨以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為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即知即意乎果即知即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矣

主靜立人極只是意誠好消息

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個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有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併一貫予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

周子云有無之間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

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
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
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極大公案後人憒憒于
兹于今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
好而流爲好樂惡而流爲忿懥又再流而爲親愛之辟
爲賤惡之辟又再流而爲民好之辟民惡之辟濫觴之
辨一至于此總爲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覩誠意微
著之辨彰彰而世儒反以意爲麤根以心爲妙體何耶

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只此是心不正實供今乃舍此而搉
及有所。字爲莫須有之獄不已過乎亦曰無善無惡
心之體云爾
眼中着不得金玉屑凡累眼之物總是惡緣何辨于金玉
乃以是佛無善之說乎
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曰格知修身之爲本而家
國天下之爲末予謂申之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
齊治平之爲末
從朱子之補傳則學問思辨可以兼舉庶有合于明善誠
身之說而今皆廢之何於曰謂之大學則學問思辨行
皆在其中至一篇成書只是疏其道之所在而入目遞
言之其要歸之知本而已
朱子表章大學于格致之說最爲吃緊而于誠意反草草
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簀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
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于法已疎矣至愼獨二字
明是盡性吃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
言不更疎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于主敬今不從愼
獨二字認取而欲綴敬于格物之前眞所謂握燈而索
照也
正心章云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又將主敬工夫用在正

心項下終忽視誠意關故耳此陽明之說所自來也
治平章極口發揮好惡二字直是王道本于誠意
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
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
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
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
微乃見眞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
乃爲眞得所謂知本知此而已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
此處瘖欠無處不瘖欠故君子起戒于微以克完其天

心爲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慮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力絲毫于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自堯舜以來相傳心法

定靜安慮得皆知止以後必歷之境界學者必歷過五關方于學有眞得今人漫言主靜無首無尾何怪一霍卽散

無有作好如好好色無有作惡如惡惡臭

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知微之顯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心體本無動靜謂未發屬靜已發屬動固非也謂未發屬動已發屬靜亦非也蓋發與未發只是一個時節發時將來發正是陰陽互藏其宅通復互爲其根後人執名相以説動靜分性分情動成兩胖言有言無總屬支離烏識心體本然之妙乎

古人未嘗以動靜言心惟大易傳曰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見心體亦復如是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見心體亦復如是、就感應間識取一就屈伸往來間識取皆不是截然兩候

陰陽之理無處無之因陰陽見動靜非以動靜生陰陽

從來學問只有一個工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説有説無劈成兩下總屬支離

不睹不聞本古人所不睹聞末章已有註脚而解者深求之必欲分慎獨爲兩事然則註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非乎曰此惟睹與聞耳則然也心不在焉始有視不見聽不聞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

可見人、并無不睹不聞時也若謂戒懼功夫不向睹聞處着力則可

道無方所性無方所謂所不睹所不聞是天命之性亦得然解大學者方自禁有所此處乃得有所耶

愼獨是學問工夫第一義然大學于誠意之前尚有致知工夫而在中庸爲了義何也曰中庸後章説知説行更是完備又照之爲學問思辨行而陽明則曰學也者學此者也問也者問此者也思也者思此者也辨也者辨此者也行也者行此者也仍只完得誠之而已故知誠意爲了義致知者致此者也格物者格此者也

中庸疏獨曰隱曰微曰不睹不聞並無知字大學疏獨曰意曰自曰中曰肺肝亦並無知字朱子特與他增個知字蓋爲獨中表出用神庶令學者有所持循

陽明先生言良知即物以言知也若蚤知有格物義在即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睹聞以言獨也若蚤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即止言愼獨亦得

喜怒哀樂一氣流行而四者實與時爲禪代如春過則夏秋過則冬冬復春却時時保合此氣與時偕行故謂之時中此非愼獨之至者不足以語此與小人無忌憚正相反

喜怒哀樂中便是仁義禮智信故中庸于中字逗出誠字

或問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橫看成嶺側成峯

好惡從主意而決故就心宗指點喜怒從氣機而流故就性宗指點畢竟有好惡而後有喜怒不無標本之辨故喜怒有情可狀而好惡托體最微

大學言心不言性心外無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性即心之所以爲心也有說乎曰善非性乎天非心乎故以之歸宗愼獨一也

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于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即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但稍後便覷聖人胥壤知只是良知先後之間所爭致與不致也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幾屬念餘無減并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也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即與之一立定不至有岐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即有介不善于善中而吾且擇之精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妍媸此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此

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銷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即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即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豈是落後著否曰有剝即復間不容髮此一點元陽在天地間無一息間斷

七日來復言復已久也若操未剝之陽爲來復之陽所爭不遠看來仍是占先手若已落後着則手忙脚亂安得有如許力量便與不行不復行謂當下消化不是後不再作也今人皆所謂頻復者甚之迷復

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尚得急着雖誠言明終落後着即明善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這裏總屬狂慧

先事謀則立信在言前則言前定敬在動前則行前定道在事前則事前定信在道前則道前定

君子之道即小推大故曰費而隱以心言則曰莫見乎隱以道言則曰費而隱故自夫婦之居室推之以極于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以見大莫載小莫破即夫婦聖人天地固不足極大小之量也又引詩以指點隱體如鳶魚之在天淵猶于略舉之表不可端倪有如此者君子之學請姑自居室造端而自有以開至隱之堂奧則天地聖人之量亦即此而在無事他求矣費而隱所以顯而微也

莫爲匪天而鳶戾焉莫深匪淵而魚躍焉莫微于鳶魚而天淵體焉道心惟微之妙亦有如是者子思子贊之曰言其上下察也正指心體昭著處非泛言化育流行事終日見天而不見有鳶之飛終日見淵而不見有魚之躍亦見亦顯亦隱亦微

鳶飛戾天而纔弋不及極于高也魚躍于淵而綱罟莫加極于深也所托之地皆間也鳩鷃決起尋丈而下控于地鱔鰍之類與波出沒人得而量之小人之道也與

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即就喜怒哀樂求之猶以爲麤幾不足據也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有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即人心之德即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既常戒慎恐懼以承之又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始信陽明戒慎恐懼是本體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通成象洋洋復洋洋凡以見鬼神之爲德如此

德性之中本自廣大亦復精微本自高明亦復中庸致之盡之極之道之須當用何等問學工夫時時致廣大而盡精微時時極高明而道中庸是謂溫故致廣大愈廣大盡精微愈精微極高明愈高明道中庸愈中庸是謂知新而其要歸于敦厚以崇禮只此三千三百一一體備于身敦而且厚日積月累縣中符表底于崇高崇禮

所以崇德也崇德所以盡性也此之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聰明睿知皆此心虛中之象而耳目不與焉耳目者聰明之戶牖而非其專官也一心耳外闢之則爲聰明周徹之曰睿極深之曰知而氣機通復之候生長收藏各效其妙是謂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

鐘虛也而鳴心虛也而靈耳虛也而聽目虛也而視四肢百骸虛也而運掉夫道又何以加于虛乎存之其中也天下之大本也發之其和也天下之達道也

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有無不受也又離一切有無而不空其所爲空自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魂落下而道上者與

配天達天其始不離下學玄心耳天豈遠乎哉心得其所以爲心則達乎天矣人得其所以爲人則配乎天矣又曰其天天即我我即天今必云有物先天得之者天自我出何故將天亦私爲一己之物乎

至誠盡性之至不學而能即經綸大經已足見其心精密而無漏矣又出之不窮爲立天下之大本遡之無外爲知天地之化育其要歸于無能而已無能故無倚肫肫其仁仁之至也淵淵其淵靜之至也浩浩其天化之至也合而言之誠之至也

中庸之道從闇入門而託體于微操功于敬一步步推入至于上天之載而乃能合天下于在宥愈微亦愈顯即微即顯亦無微無顯亦無有無無仍舉而歸之曰微嗚呼微乎至矣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篤恭而天下平修之意也

誠者自成也誠于意之謂也

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秘旨

心一也視于無形之謂明故明無不見聽于無聲之謂聰故聰無不聞思于無思之謂睿故睿無不通慮于何慮之謂智故智無不知四者有通入之象焉然則人心其統乎智乎此所謂良知也藹然而知者仁也所以寬裕溫柔也又謂之惻隱之心秩然而知者禮也所以齊莊中正也又謂之辭讓之心截然而知者義也所以發强剛毅也又謂之羞惡之心井井然而知歸之無所不知

者卽智也所以文理密察也又謂之是非之心分而言之燦然知也合而言之渾然智也是謂心宗是謂聖諦

理一也得于心爲德生于心爲性蘊于性爲情達于情爲才賦于初爲命體于自然謂之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惟天無外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天得之以爲天地得之以爲地盡則俱盡虧則俱虧不繫乎我更繫乎誰是爲性宗是爲人造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此千古論性第一義惟濂溪足以發之

性相近以生而善者爲主習相遠以習于不善者爲主上智下愚不移則竊下愚也

論語二十篇語語言性皆要人就近處復仍就遠處下工夫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云爾

識得夫子言性處方可與盡性後人皆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終失面目卽孟子道性善亦是下了註脚

千秋上下太道陸沉總坐無極太極四字學者且細讀通書尋個入門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何言乎情之善也這惻隱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性言善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

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言性第一義也此後雜有對善字下智只是故之一端而孟子特指以證性善此是非之心尤

容易起風波少端針鋒無所不至故孟子指出鑿字凡叛道之人都是聰明漢

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孟子最說得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湊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言之

孟子論性之說惟口之于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畧爲拈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

宰制之乎是即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
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
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
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盖性命本無定名合
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藉而言則曰命故常能爲耳目
口鼻之君自其體道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
而歸于一總要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
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
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
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

二性又有二命將小人有縱惡之途而君子沮爲善之
志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毫推諉不
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
之而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元愈遠離性言命
亦然

勿忘勿助閒適合其宜即是義非是以勿忘勿助去集那
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

忘是不及助是過過之病甚于忘氣本易動又因而助之
遂至偏勝則本心之體因而牿亡所傷在根也所謂氣
一則動志也

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遂破了偏見此處
差之毫釐氣便于此而受過過則忍也此孟子得統于
子思處

心是萬古同然所以千聖千賢若合符節但起見處則微
有不同即堯舜一堂亦有手輕手重何況後之君子性
孔子立大中之極亦爲經歷多全不執已見一步步進
迎上去這路閒程也孟子直是見得到爲他將孔子做
偏傍探又煞下苦心一日難將知言說過豈知亞子
曾若爪有難向人開口處後人于此處終草草了安得
不千錯萬錯

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
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章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
之道也却句句指聖人家當繼善成性即是元亨利貞
本無天人之別而本義錯會又以爲天命之謂性將人
分上家當一齊推在造化上所關不小然朱子解通書
此條下原不錯

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

心如穀種仁乃其生意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意本是生
生非外鑠我也

物有本末惟意該之事有終始惟誠意一關該之物有本

末然不可分本末爲兩物故曰其爲物不貳終始雖兩事只是一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即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于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于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于剛柔之間認個中非是于善惡之間認個中又非是于剛善柔善之外另認個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即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中正即中和之別解變和言正者就仁義上言也皆酷爲中庸註疏

通書思曰睿章最難解周子反覆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個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吉凶之機言善惡繇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于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于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繇也

善不善之幾中于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于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爲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蚤已絕之矣

禪門不忌念而忌意不忌欲而忌思不忌惡而忌善與吾儒蓄素在此

只此一點微幾爲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幹矣俄而枝矣俄而葉矣俄而花葉矣葉復藏仁仁復藏葉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無死無生之說

佛氏言性而不言天故性非其性吾儒則曰天命之謂性佛氏言心而不言意故心非其心吾儒則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喜怒哀樂所性者也未發爲中其體也已發爲和其用也合而言之心也

朱子曰心統性情張敬夫曰心主性情張說爲近終是二物曷不曰心之性情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有爲不誠不誠故不幾不幾故不識物爲而已不得已而求其似姑從乎旦晝時認取可也

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善也而其後漸流而至于濁則受

水之地頭也蓋言氣質義理之分如此但大易稱名至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時言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于人生而靜以上所謂不容說者也即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于質故濁也水與受水者終屬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予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于濁則習之罪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將先後天一齊并出來為立教之宗

性本虛位情有定理

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只為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即是誠敬齋尚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靖于涵養分上大是得力 以上癸未冬月名存疑雜著

虞廷十六字為萬世心學之宗請得而詮之曰人心言人之心也道心言心之道也心之所以為心也可存可亡故曰危幾希神妙故曰微惟精以言乎其明也惟一以言乎其誠也皆所謂惟微也明亦可暗誠亦可二三所謂危也二者皆以本體言非以工夫言也至允執厥中

方以工夫言中者道之體也即精一之宅也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敬此明是謂常惺惺敬以敬此誠是謂主一無適微故精精故一故曰惟微惟精惟一遞數之而語脈貫合至允執一句方更端也惟允執二字專以工夫言故堯授舜單提之而不見其不足後之儒者止因誤解大學既有格致之功又有誠正之功以合之中庸明善誠身之說因以上援虞廷分精分一既分精分一則不得不分人分道種種支離而聖學遂不傳于後世矣

證學雜解　原旨

解一

孔門之學莫先于求仁仁者人也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生生不息乃成爲人故人與天地同體而萬物在宥西銘有之乾吾父坤吾母民吾胞物吾與此仁體也即人體也然踐形惟肖之說不免以己合彼猶二之也程子云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只此云者心即天即地即萬物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學者若無程子之見驟而語之以西銘家當無異說夢者

解二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爲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眞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即依焉依眞而立即託眞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强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眞罔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蚤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吃緊于此合下清楚則一眞既立羣妄皆消即妄求眞無妄非眞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

解三

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遂授之以欺欺與謙對言虧欠也大學首言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瑩然與天地合德何謙如之謙則誠閒居

之小人掩不善而著善然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益僞齋乎齋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

解四

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愼獨之功轉入人界則僞自此滋將來即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爲鄉愿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由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

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使人名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狠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

解五

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即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烟消安能禁却喉子雲雲地不動一塵至于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叩大鳴小鳴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由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于思七年之功識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發不去故君子之

學致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謙之功于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

解六

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眞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後儒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眞心或駁之曰心自能識誰爲識之者予謂心自能識而眞處不易識眞妄雜糅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即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于存外加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

解七

良心之放也亦旣知所以求之矣初求之事物之交而得營構心其爲營與構日不知凡幾也繼求之應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爲緣與著日不知凡幾也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

起滅心其爲起與滅日不知凡幾也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爲通與塞日不知凡幾也又求之虛空之元奧而得欣厭心其爲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也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之說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

解八

學者最忌識神用事識者虛妄之官其神適足爲累也夫心覺而已矣覺動而識起緣物乃見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覺離本位情識熾然聰明聚之變幻百出其最近而似

為者為理識理識之病深則鑿淺則浮詭則異僻則邪偏則倚支則雜六者皆賊道之媒而妄之著焉者也妄非眞也識非覺也妄盡而覺還其初神在何處識在何處故曰學者覺也

解九

甚矣事心之難也間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為據也俄而恍惚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糅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于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

位者近是故曰闇然而日章闇則通微通微則達性性則誠誠則眞眞則常故君子愼獨

解十

此心一眞无妄之體不可端倪乃從覺地指之曰覺者心之主也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實則百邪不能入無主焉反是有主之心如家督在堂羣奴為之奔走有主之覺如明鏡當空妍媸於焉立辨昔人呼心為主人翁以此又曰主人翁常惺惺否若不是常惺惺又安見所為主人者

解十一

或印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儱侗儱侗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非覺于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解十二

古人只言箇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與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知此下功夫儘見精神微內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張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因知五者總是一箇工夫然所謂學書學

射亦不是懸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為程以前言往行為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繇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

解十三

通書以誠神幾蔽聖人之道而又尊其權於思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以思誠則精以純思以知幾則豫以立思以盡神則通以變此之謂主靜立極

解十四

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個主宰則形上
之理即此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
也然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
所主而志常足以帥氣故道義配焉今之爲暴氣者種種
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爲妄念爲朋思爲任情爲多欲總緣
神明無主如御馬者失其銜轡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御
馬者之罪也天道積氣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
爲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陽伏陰以干之向微天樞不
動者以爲之主則滿虛空只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

人消殺盡今學者動爲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譬
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
爭有主無主間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條理條理處
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忘忘助兩捐一操一縱適
當其宜義于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
然到浩然時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原不動些子是以謂
之氣即性只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

解十五

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
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只此是天命之性故爲天下
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性
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
流爲貪財爲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
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
流爲賊人爲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
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故以惡
言始乎善常乎惡也易其惡而至于善歸之中焉則已
矣知財色兩關是學人最吃緊處于此跌足更無進步可
言然只一向在財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
嘗非性也而使遏欲截得住截得淫心已中乖戾心

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
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隨其所感而順應之
凡爲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病除自病除
除却貪財心便除却好色心除却貪財好色心便除却賊
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隨之即事不勤除已自日消月
減之矣此是學者入細工夫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時
以吾未發之中者不是以消此然則爲善去惡非乎孟子
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解十六

人生而有氣質之性故理義載焉此心之所爲同然者也然必學焉而後有以驗其實學者理義之矩也人生而百年未必皆百年也百年者先天之元氣而培養此百年元氣全在後天一日寒暑之不時饑飽之失節而病或侵之久之而至于傷生夭折者有之心之于理義也猶饑渴之于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饑一息有非理非義可以爲心乎況有甚焉者乎而其于非理非義也猶客氣之有寒暑也一歲不再衣則寒一息而不治之以理義又可以爲心乎況又有甚焉者乎故心不可不養也如培養此元氣然時其饑飽而違之于所欲無令其苦而不甘也節其寒暑而問之于所感無令其乘而投之隙也則理義之悅我心有不可勝用者矣悅則樂樂則和和則中中則性

解十七

人生而有氣質之病也奚若曰氣本于天親上者也故或失則浮浮之變爲輕爲薄爲虛誇爲近名爲淫佚爲巧言令色爲猖狂爲無忌憚又其變也爲遠人而禽質本乎地親下者也故或失則粗粗之變爲重爲濁爲險爲賊爲貪戾爲苛急爲怙終爲無恥爲首鼠觀望又其變也爲遠人而獸亦各從其類也夫人也而乃禽乃獸抑豈天地之初乎流失之勢積漸然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然則氣質何病人自病之耳既病矣伊何治之浮者治之以沉粗者治之以細更須事事與之對治過用此功夫既久便見得此心從氣質託體質有不囿于氣質者其爲清明而上際有天道焉厚重而下凝有地道焉立天之道陰與陽故運而不息以陽主之以陰輔之無有或失之浮者立地之道柔與剛故處而有常以剛濟之以柔反之無有或失之粗者此之謂以心治氣質而氣質化且以氣質化性而性復其初也

解十八

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即在其中分明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信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功于學者雖曰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血肉之傷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教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于未發時氣象少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爲粗幾而必求之義理之性豈知性者乎

解十九

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每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時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食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食理會則曰養氣就即動即靜即語即默即衣即食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食理會刻刻參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個真與妄去其不善而至于善即是省察之說

解二十

進學有程乎曰求事于學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事于學而涯涘見焉始學之汩汩流俗之中恍若有見焉得道之大端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語曰志立而學半君子早已要厥終矣苟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或踰也守經而行無往求或戾也即有語之以圓通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于聖勿聽也學至此有成行矣乃進而程所安即事而理存外不膠于應也即心而理得內不執于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于春融而提得于指掌也學至此有真悟矣乃進而程所至從焉游焉勿勞以擾也饜焉飫焉勿躐以

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臨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為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之說要已乎

解二十一

問學貴靜乎曰然衆人失之于動君子得之于靜也學貴敬乎曰然衆人失之于肆君子得之于敬也學貴致知乎曰然衆人日用而不知君子得之于知也三者古人皆言之然則孰為要曰人心之體無不知也亦常止而常靜也而受病各有輕重其言靜也者為躁者藥也其言敬也者為肆者藥也其言知也者為昏者藥也語曰醫不執方善學者各視其所受病得門而入無不會歸然則有異乎曰周子之主靜蓋到頭語也程子主敬徹上下而一之也至朱子自謂一生學問從致知入然補傳之說後人或疑其太迂陽明子又自謂一生學問從致知入然良知之說後人或疑其太徑總之知無內外學無內外以為外也而滯于聞見將孰為其內者以為內也而囿于靈明將孰為其外者合之兩是離之兩傷善乎程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于寡欲分合之間儘是無弊學者詳之

解二十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以爲生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即天地亦在宥而況人乎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見將生死二字看作極大知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益曰以無生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死且死則死耳乃欲究死之所自去而有輪迴之說生則生耳又欲原生之所自來而有父母未生前之說反將日用常行之道置之不問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教人皆向生處理會並未曾及

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說謬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

解二十三

人之生也直直即是道問道即是聞此道知生只是知此生罔之生也幸而免直罔二字其理甚該聖人理會生死不過如此惟大易之訓頗費解說其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此其意從仰觀俯察知幽明之故來死生之說即幽明之故也下文則繼之曰鬼神之情狀因一死一生見鬼神之情狀幽明死生鬼神豈止以七尺之成毀言乎雖七尺之成毀亦死生之大者然原始反終決非生前死後之說終始相因原其所自始即是終反其所已終即是始一終一始自是造化誠通誠復之理凡天之所以成文地之所以成理皆是也而世儒截去上下文必欲以七尺當之竟何之謂何季路問死原從問事鬼神來季路所問之鬼神是造化之鬼神故夫子以事人告之子路未解仍指其切于鬼神之情狀者問之曰死死亦有說乎知死之說則知所以事神乎夫子曰吾不得而知也務知生而已仍申前荅也

解二十四

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講學之爲後覺爲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即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人之生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饑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飲食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久矣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 時絀

父與君之謂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于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于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于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註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辨說日繁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于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沉迷如長夜之旦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壹是皆良超潔

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于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以明之未必盡大學之旨也而後人專以言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予曰嘉種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乃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之于意根者疎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于此起照後世之仔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原心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于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寐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眞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

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于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什伯氣與質也而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于氣者神也效靈于質者鬼也又合而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謂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于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

之四裂寫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

原性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况可以善惡言然則性善之說蓋為時人下藥云夫性無性也前人言之畧矣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宄有荀楊三者之說故孟子不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又或不能無疑焉于是又導而為荀楊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

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為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貯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為一物矣吾不知徑寸中從何處貯得如許性理如客子之投懷而不終從吐棄乎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于是有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即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即羞惡之心是禮非他也即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輾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輾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烏呼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于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而兩分而性著于形器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為

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即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處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但恐明得盡時却已不是性矣為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為天下裂予覓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

原道上

道其生于心乎是謂道心此道體之最眞也而惟微者其

狀云微而著焉兩端見矣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仁義其道之門乎仁其體也義其用也一體一用立而易行乎其閒矣生生之謂易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事業上而際謂之天下而蟠謂之地中而蕃殖謂之物積而無窮謂之世明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治之爲刑賞布之爲紀綱成之爲風俗類而推之莫非道也約而反之莫非心也發而實之所以成人也

原道下

夫道常而已矣天地大常而已矣人心大常而已矣有老氏者起而言道德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進

而求之元舉仁義而土苴之此所謂反常者也覩楊墨之罪著矣然猶依附于道德也至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滑稽之莊周與夫堅白異同三耳三足之爲公孫田駢之屬而荒唐極矣然猶依附于名理也其後有佛氏者以天地爲塵刼以世宙爲幻妄以形軀爲假合以日用彝倫事理爲障礙至此一切無所依附止言一心心則猶是心也就從而辨之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佛氏之言心也曰空其進而言性也曰覺而究竟歸其旨于生死其言空也曰空無空無空之空乃爲眞空其言覺也曰覺非覺非覺之覺乃爲圓覺而其言生死也曰本無生死無生無死乃了生死則吾儒所未及也幾何不率天下而從之乎曰善言心者莫佛氏若也噫嘻危矣君子曰此言心而幻者也吾儒言吾常心常心者何日用而已矣居室之近食息起居而已矣其流行則謂之理其凝成則謂之性其主宰則謂之命合而言之皆心也是心也未嘗不空而致不必空其空懼其病吾理也未嘗非覺而致不必覺其覺懼其蝕吾性也未嘗不知生死而致不必并無生死懼其蔑吾命也夫學窮理盡性至命而已矣此修道之極則也子是聖人喟然嘆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而斯道之常遂爲萬世僞彼佛氏者方欲依附吾儒求其心而遏之其如天

地猶是世宙猶是一切形軀事理猶是彼亦終不能去而逃之勢不得遁與心違而徒以一種恍惚之見自爲顚倒眞如電光之一瞬而水漚之不容蹈指而破也烏覩所爲心者乎食心曰蠱始謂是已乃今之與二氏辨者皆助流揚波者也何以言之曰不識心故也

原學上

古之言學者莫的于孔門而載在大學爲獨詳大學首言明明德又言明明德于天下何也心本明也故曰明德其理則至善是也學者覺也亦曰效也效心而覺覺此者也故中庸亦曰明善善之理一而散于物有萬殊格物致知

所以明之也知而止之得之于一而存之所以誠意也所存此善所發亦此善所以正心也所發此善所行亦此善所以修身也行之于家而家齊行之于國而國治行之于天下而天下平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乃格致之要則其曰有五善通天下以爲显故不慱不可以言學學然後知疑乃授之以問問以問此善故曰審問然後致疑乃授之以思思以思此善故曰愼思然後愈疑乃授之以辨辨以辨此善故曰明辨然後明乃授之以行行以行此善故曰篤篤行則進于德矣其德則所謂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知之于賢者也聖人之于天道也

是故君子求之于父子而行吾之愛焉所以體仁也求之于君臣而行吾之敬焉所以精義也求之于賓主而行吾之讓焉所以制禮也求之于賢否而行吾之哲焉所以用智也求之于天道而致吾之誠焉所以作聖也此明善之極功也而德乃進于明矣且大明于天下矣此所以爲大人之學也後之學聖人者知之何亦曰致知而已矣不致吾知而先求之于本心其失也荒不致吾知而漫求之于物理其失也支支且荒皆非所以明善則直謂之不覺焉已矣覺不覺學不學聖狂之分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原學中

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尙體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惑于性之說而假假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生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爲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于性緒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傳心之統可歸于一于是天下始有還心之人矣向

之妄意以爲性者孰知即此心是而其共指以爲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爲心幾至譬視其心而不可邇今也以性爲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爲氣血之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尙且如是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尙也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已矣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而已矣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于氣血之中而其爲幾希之者察有時而薄蝕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致

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焉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擴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于是順致之以治情而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于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爲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于是精致之以治嗜而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清也于是維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血氣之屬而吾既事事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古之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偏舉之過

原學下

人生之初固不甚相遠矣孩而笑拂而啼饑渴嗜欲有同然也及夫習于齊而齊習于楚而楚始有或相徑庭者矣生長于齊既而習爲楚語焉無弗楚也生長于楚既而習爲齊語焉無弗齊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君子亦愼所習而已矣語不云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心者齊楚之會也而其知齊而知楚者學問之始事也前日之失足于楚也誤以楚爲齊故也一日而悟然一日而齊之人矣今而後弟謀所以習乎齊者吾耳習于齊而聽無不聽非能強吾以聽也吾知吾聽而已矣吾目習于齊而視無不明非能強吾以明也吾知吾視而已矣吾口習于齊而言無不從非能強吾以從也吾知吾言而已矣吾貌習于齊而動無不恭非能強吾以恭也吾知吾動而已矣吾知吾聽而天下之聲皆齊之聲矣吾知吾視而天下之色皆齊之色矣吾知吾言而天下之言皆齊之言矣吾知吾動而天下之動皆齊之動矣雖然習于齊猶未性于齊也請進而性焉吾何以知視聽言動之必出于齊乎習于齊忘于齊矣忘于齊并無楚矣并無齊若楚之國吾知矣而吾之心乃渾然而得全于天則斯習之竟義也故學以盡性爲極則而厥功則在愼習始焉

劉蕺山先生集卷八

奏疏一

懇賜侍養疏 萬曆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遵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弁子道事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歷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復蒙聖恩于萬歷三十一年旌表臣母章氏節行臣以一介草茅叨列清班寵光先德雖捐糜曷圖報稱何敢遽徇私家顧君親並重求臣子兩全之地敢籲緩急而陳至情惟陛下憐鑒之臣有祖父劉焞壯歲喪臣祖母陳義不再娶

舉臣父龍二子臣父早夭止遺腹生臣臣二叔父繼夭皆無後形影相弔者祖孫母子三人而喪頻仍田廬盡靡終歲閒半入山半寄食于臣舅氏臣母躬紡績以奉祖而臣祖嚴義方以訓臣伶仃孤苦以有成立臣叨一第臣母終于家聞訃號歸形影相弔者祖孫二人終歲閒半入山半寄食于臣舅氏如故也茲臣辭膝下致身朝廷孑遺臣祖一人耳見今行年八十身既無依養且無家流移寒遷朝不暮保而臣風塵羈旅倏焉踰歲不勝烏哺之思積思成病轉病轉思祖孫二人不能更相爲命臣祖勉臣就道也豈不曰敬爾在官無以老耄故持二心而臣滋傷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誰無父母未有如臣情之苦者子能仕父敎之忠不能令孝以作忠况于鰥祖孤孫勢不能一日相離而臣使臣也欲迎養在官敢處不遑將枉道歸寧簡書可畏輾轉踟躕進退狼狽終不容已于乞身之計念來日無多聊以報祖恩而臣亦得以苟延殘喘尚可報陛下之恩也使臣生不見父長不逮母壯不養祖蹉跎一朝而抱三恨臣死且不瞑目尚能靦顏爲朝廷犬馬乎恭遇陛下仁覆光天孝思錫類凡情切父子屢荷矜憐豈敘在祖孫而有異覯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家無次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臣之事體委與例合爲此謹

切上陳懇恩勅下吏部查覆臣疏放臣回籍侍養則祖孫已後之年均荷再造臣雖不肖亦死且不朽臣無任戰慄隕懇之至

再懇侍養疏 萬歷乙巳三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事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守制萬歷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痛有祖父劉焞侍養無人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披瀝烏私未奉明旨復及今春恭逢吏計冒瀆天威旣望闕而踟躕悲鬱雲而憔悴伏念臣遭家不造遺腹稱孤臣祖與臣

母忍爲苦以圖存臣與祖若母幷一身而爲命迨臣長而
臣母没今臣母而臣祖老既無叔伯又鮮弟兄臣以孤子
當宦游又往年祖以老耄居家子遺爲里窮跡荒山生涯
無以存養奄奄門終日縈思至于傷脾昔猶善飯而今浸衰
世欲爲貧而天不弔幸而歸寧在即或爲骨肉如初臣祖
春秋八十有一矣報劉之恩餘年何及臣尚未三十也
急無逃之義他日猶長効致身之節能武于崇家而將母
之暇勿奪于持禄乎祖爲聖朝之黃髮則臣實名教之罪
人所以臣心日痛莫信罪而河明亦如臣罪當誅敢爲親
而請命也伏讀大明令之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

家無次丁日聽解官侍養者聽懇乞聖慈憐憫臣情勅下
吏部將覆臣疏放回故里永侍高堂惟皇天后土昭察微
臣今保祖孤孫銘佩大造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條陳宗藩疏　萬曆癸丑四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爲敬循使職條陳王政之要
懇祈聖明端本敎家推恩起化以裨宗藩以保萬世治安
事臣聞周官之制宗伯之屬有大小行人掌邦國之禮遣
天下之六節以有事于諸侯比及返命則以五書述邦國
之故俾國得與而獻諸王王乃爲之修其政刑秩其典常
協其度數弭其災疹而後廵狩省 類之制因之益行人之
職如此其重也其在皇華之什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
人告我后有自來矣三代以降官無專設治化甚焉明典
制遊前古特設行人司隸于禮部入掌典籍出寄絲綸有
司官遺意焉遭世承平鮮梯航之役使節所臨率居宗國
故爲聖天子展親親之典者若而人臣不佞謬膺備任萬
曆四十年四月內奉命副戶科右給事中彭惟成往益府
行册封禮役既竣爰報成事臣居恒念天下事大壞極敝
者未易枚舉而宗藩之政尤爲孔亟故因馳驅所及竊竊
愚衷以修古行人之職惟陛下賜采擇焉臣聞宋儒蘇軾
有言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夫三代之法莫大于

封建唐太宗讀周禮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法
三代之治其道無繇于是命群臣議封建終匪異說議者
很之顧封建之法已不行于後世而代與之君分封同姓
猶猶班緣倣其義所爲存什一于千百也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肇造中夏大啟土宇以封諸王外靖邊陲中制禁服
一時草創制度載在祖訓中亦畧損益前代之遺雖未暇
盡善而規模已宏遠矣嘗以封建諸王禮成諭群臣曰先
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
亡晉漢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同顧施爲何如耳大
故王者貞有意乎三代之治而惜乎當時爲之臣者不能

將順其意講求一代經久之規以貽子孫至于一傳而敝
也分封過侈葉居升預策之矣嗣後文皇帝起于藩服遂
增束濕之政累朝以降一懲于漢再懲于寧而國家所以
封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稍忌刻削之制窮而困仍者
且之政敝澤竭于上威積于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亟矣
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當事者思欲善變之而不得其
說顧其標而失其本規其徧而遺其全亦何救乎成敗之
數乎臣以爲欲兼籌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
法先王之意而通之臣請以六議歷陳一曰議爵臣聞古
者天子衆建諸侯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其施于國中

亦五等曰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諸侯嫡子世
國其別子遞降視卿大夫士親盡則列庶人猶親王而降
有郡王將軍中尉也乃制自郡王至奉國中尉凡七等不
已濫乎今准郡王之爵視上大夫卿鎮國將軍視下大夫
鎮國中尉視上士輔國中尉視中士奉國中尉視下士則
二將軍之爵可裁也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服之制以
三爲五以五爲九無可推矣故宗法惟繼別者稱大宗得
世其家小宗親盡則遷皆不得世家則將軍中尉之世爵
宜降也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則庶
別之封爵宜降也繼別者雖庶不降雖絕必繼重統也女

子于本宗又遞降矣乃制自郡主至鄉君凡五等不又濫
乎今准封親王之女郡王之女將軍之女服屬已遠則爵
元之女爵可裁也與其元儀賓之爵可並拔也遙處中禮
部議覆爵事例請親王之子世嫡而外封其四子郡王封
其二鎮輔奉國將軍并嫡子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世子一
人請封中尉不論嫡庶止許一人額外之子止給冠帶録
爾貢本豐外王台滿所奏夫限子封爵于禮無所考據恐
非所以昭一體普大公之義也且封爵遠及七世七世之
孫尚襲中尉而視王第六子即列爲庶人不既戾乎孰若
明宗法復先王五等之質庶幾于名正于事順矣一曰議

祿臣聞古者大國地方百里次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百里
之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七十里之國二萬四千畝五十里
之國一萬六千畝今國初定制親王祿萬石亦略可倣古
百里君田所入之數後或毀入千石六千石而成化中減
以萬石者實折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則視小國之數且
倍矣今請以次國定制可乎君十卿祿則郡王祿二千石
不可議減乎卿祿三大夫則鎮國將軍一千石不可議減
乎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輔國將軍之
八百石奉國將軍之六百石制在不經無論矣而三中尉
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不可議減乎推而郡主儀賓之

祿不可議減乎資給之給不可已乎蓋先王之世士必世
祿世祿之等自不得埒于職官之俸即遞降而至百畝之
糞亦已不薄矣而又開之以仕進之路當祿之外復有圭
田知近制流官俸薪之例斯不亦親親賢賢恩誼曲盡乎
邑計今天下宗藩之以將軍中尉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歲
竭而供之則空天下之山海不足以填無窮之壑又虛糜
之以廪祿而實坐之以飢寒往嘗稽載親王而下有給祿
僅半者有給十之二三者有遲年不得領者有三年五
年不得關領者而諸宗乃大困有司更以上聞朝廷知而
不問而宗亦且習以爲固然而無可奈何于是嘉靖中

年上疏請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者而棗陽王佑榅上書
爲宗人處故事得懇乞效用力田自活不敢煩歲祿彼豈
不樂出仕富如嗚昔以死以徒空名而受實禍也先臣王
世貞亦言宗祿不給請自奉國將軍諸子以下聽免祿秩
先後議覆議減殆無虛日而卒無畫一之規也曷不取王
制而通之乎誠使親王而下定以六等之額則歲歲所供
取諸其撙節而不置而宗藩之實被其澤者不啻涸鮒之
起矣一曰議官臣聞古者任官之法公族之倫與比閭族
黨之民並齒而論秀列爲卿大夫士今宗藩中長史等官
應不任宗室一人而流官之任又率用遷人處之既薄待

宗人以不足用而又輒視宗藩以不必治臣請皇明祖訓
一條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以
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煌煌聖謨固未
嘗禁宗人以仕進也今姑未敢備極其用之之途惟王府
官屬文若長史等武若指揮使司等宗人皆可自效請自
將軍中尉類擇授官裝綴其資者傳之于朝廷能受任仍
從各王府更相調用如流官之例此可與殆較長豈遽出
遷人下且用一宗室即省一流官亦以消冗官之弊至若
王官之必用左遷與王官之不得轉本朝實無此制國初
楊士奇以史官兼府諭寄審理副後入翰林卒爲名臣宣
德中周沈自長史累尚書成化中雷霖以長史陞提學副

使前後中進士科則以長史累尚書臣鄉周應中亦以王官
薦擢遷至光祿少卿此外尚不能更僕數何嫌何疑而過
生分別以長任官之餘長史職專輔導王有失例罪輔導
官屬係非細而卒充以有司之罷軟者審理以下莫不皆
然則王府固天下逋逃藪而王府視其官屬非特贅疣無
用抑亦如蛇蝎盜賊之不可近惟恐驅除之不速而又何
利焉何怪乎王之德業罔聞而國日弊也即如郡王府教
授郡王講讀資爲今歲貢自訓導歷府授已不下一二十
年計其齒亦當八十九十矣且眊就木耳有何文學有何

精采責之以效用如以充故事而已則國家廩祿可惜也臣按先朝奏准事例凡長史等官于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類而推之宜并及有司之聲績優著者仍與宗室中相參擢用任滿之後一體改遷庶幾官聯肅而輔導宏其為藩國之裨非小補矣一曰議教臣聞古者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生而有教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比冠入太學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商為大學正造之教以詩書禮樂七年視小成九年視大成諸侯之制天子命之教則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所謂鄉學也亦曰泮宮而其教之行于邦國者

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而統之以鄉學凡民之生者亦以時入學焉三年而大比之鄉大夫賓其賢能而升之司徒已升之太學已升之司馬而材之又簡其不率教者而移之郊之遠方焉其庶子之為政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焉蓋所以重胄子正公族備造士之方有如此者今國家近制且為宗藩立宗學矣而制度未詳官職未備教戒未專辨論未時非所以為訓也方今國家文教休明譽海內窮鄉僻壤莫不修六藝之科服孔孟之道以備薪櫃充王國之楨幹而獨子神明之冑忍為黔首之愚不亦悖乎夫古之學者將以

遍于仕也今登進之途塞而先資之業荒為父兄者以何恃而教為子弟者以何恃而學雖曰抗之以師保之尊行之以督責之術吾未見其有帥也由是聰明才智之性缺于無所用而動于文網若楚之許汴之譁往往而是當事者乃始操三尺而議其後不少貸焉亦不教而殺謂之虐而已矣臣請郡王府各立小學教授掌之郡王之胄子及諸子諸孫以降生而幼學于斯焉王府立大學宗正府宗正掌之宗副副之又設左右教授分理之親王之胄子諸子及郡王之胄子弱而冠學于斯焉郡王之諸子諸孫以降簡其秀者進學于斯焉于是提調之以有司責之以督

學憲臣主之以按臣三年而大比簡其秀升之辟雍又簡而進之升之宗宰與科甲一體敘選其胄子必入大學九年視成而後得世爵其衆子必簡入太學九年視成必與大比之選而後得拜爵其不入太學者為不率則不授以爵禄曰親未盡而列為庶人賤無能也其教必先德行重經術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實與畧倣選貢例以論行為主若漢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為近古而科舉帖括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典壞而言揚行舉之意微士鮮有用之材朝多倖位之弊甚矣科舉之謬也先臣李承芳丘濬等著論皆以科舉壞天下士習欲

復古制而先臣呂柟言歲貢入監有合于古鄉舉里選之
遺意為確論今必欲處宗藩以科舉而拘帖括之技與郡
邑諸生較利鈍此必不勝之數方今立宗學開科舉亦有
年矣所習書刻薦者幾人明與其進陰阨其途雖有豪傑
之士能不灰心解體乎臣請及今講明先王取士之法收
宗室之賢才而通行于天下 郡邑則亦本朝 盛事也一
曰議養臣聞古者祿與田相為表裏井田之制諸侯卿
大夫士各有公田與都鄙之民共井而九一之每夫授田
百畝合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給君以下之廩祿上下相
保忠愛樂利蓋甚盛也若夫夏后氏之貢法鄉遂之制遂

為後世取民者往往迺之王制既廢上多取而無藝下兼
并而不均生民之困久矣國家之待宗室也與四民之業
而歲給口糧計不下數百萬石世世無窮與天無極長此
安窮封爵之祿且不給而況于口糧乎亦終坐斃而已臣
請說上而下各授田如古之制其列為庶宗者編插都鄙
給以廬舍即佃公族之田每五世親盡而始分者一夫授
以百畝歲視豐歉而賦之公族宗親王以下之歲祿其國
家祖廟凋一切除之如人國占田二萬二千畝准輸歲祿
一萬石不過江南賦役之額耳或祿從減例差得准貢助
之數而佃者可以無困仍視公田肥瘠以為差等君祿而
下且以類推遠數世之後生齒倍蓰量視貧之給以餘夫
之田田盡而止仍聽工商自便各從生理則畢藩國之內
自親王以下世世不必煩縣官一粒而庶宗亦得以世守
常業少免飢寒之困矣其新封之國無庶宗者聽有司徵
收或從外藩貧宗實之開國以來封爵碁置勢難盡給公
田惟自今伊始于新續封者總有司從長設處避者編王
關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凶歲須賴縣發乎臣以為賜莊
所入即常祿矣而復給之乎祿不過萬石而多至四萬頃
乎莊田額賜但制未詳而國有潞王請予田六十頃例
的而推之臣請及今定制不用莊田名色准古封國君田

所得給以世守免支歲祿額外量加優賜出自特典而先
王封建井田之遺一舉而復見于今日矣或者曰公田之
說行則數世而後勢必盡括民田以益之而不足不成偏
重之勢乎夫以宗室當天下固無幾也且澤以世降田以
夫授有定制而無兼并適與百姓通為肥瘠何偏重之與
有今天下困矣井田之制既不可復計莫若倣中古限田
之法寧禁宗室有分田乎此一役也以野人養君子而無
專城之嫌以宗人養宗人而無竭澤之患臣未見其迂遠
而闊事情也一曰議制臣聞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
監于諸侯之國天子五載而巡狩入疆問治廢議行焉于

是乎削不敬流不從討不朝其加地進律則以功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朝門述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巡狩之制不行于後世今制歲遣御史往按各省直王國隷焉大夫之監天子之狩即其義也而法令疎濶例不過考察官屬題行文移而已今請定制凡王國中動違祖訓者御史劾奏之輕則削地重則削秩其賢如河間東平之流御史奏聞加地進律將軍而下得從錄用親王報生請名請婚請封請祭及郡王以下請封請祭皆從御史報聞郡王以下生名婚嫁皆從親王主之御史與聞之比五年親王遣郡王朝于天子而述其一國之事類其生

死名婚而登之玉牒國初親王有親禮天順而後廢矣攝宗之聘可遐也若典禮之不必數請于朝也抑有說焉宗藩困矣又重之以弃命數數行賂京師乃得請數世而後空國不支至有逾壽而不舉者臣聞親王襲封由內監奏請索賄萬金郡王襲封及王妃郡王妃封亦不下二三千金他典禮稱是習以爲常否則概從沉擱不以上聞宗藩苦之刑餘之輩安得逞欲尙之奸蠹聖天子敦睦之澤如此如辱朝廷何陛下奈何不一問也大禮雖庶人冠娶生死必告于宗也今槩經奏請何擾擾也古者八議之法一曰議親公族之制辟也公三宥不得則追赦之又不得

則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公族無宮刑不剪類也今國家疏忌宗室有司以披剪爲務苟掛吏議動坐深文往者楚獄之冤債有繫言死者不可復生而高墻閒宅之錮尙蘇澇無可憫也臣聞先後之發高墻者或犯在祖父而淹及子孫或坐在夫男而辱及妻女生入獄門永違天日直忍其類而剪之夫宗室之罪比民間科斷除大辟外不過發戍已耳徒流已耳非永戍者則沒身而釋徒者限年而釋曾世世錮之乎臣請丕下所司及時推勘洗其矜疑者釋之昭朝廷好生之德仍請著爲定例凡應發高墻閒閒宅者准照成流徒配之例酌其輕重或限以年或限以

世皆得不坐妻子以時滿釋庶幾用法平而宗室無冤民矣中州天下之腹心也周公營洛邑焉往者陳勝發難先趨入陳勝國府紅巾之亂亦起汝穎爲四戰之區也今周府宗室之繁甲于天下若唐府伊府趙府鄭府崇府徽府潞府又新開福府所在充斥至竭中土之民力而不能給倘以歲之不時盜賊蜂起變出意外宗室必先受其蹂躪而且挾以貧宗之蠢動一夫作難長驅四潰天下騷然矣聚者宗祿不給至椎行竊陵撫臣不一而足此其漸寖可長也漢時吳楚之禍以尾大而不掉今日中州之虞以從急而尤險其勢一也臣請自後開國不得更擇河南地

方仍以周府郡王分王于三楚百粵隸之號近王國并及天下宗藩若陝西韓府等衆議調劑庶可以紓地方之困周先事之圖乎凡若此者久皆酌古準今以權未盡之制者也臣聞三代封建諸侯親賢並置成周之制尤重懿親同姓五十國至裂地數百里者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言其爲王室衛也迨其後也魯衛曹鄭之亦微而王室因之矣秦亡于孤立晉亂于骨肉洎後尤爲殷鑒漢興遂封子弟未必遂七國之謀而文景以後之剛弱卒成王莽之篡東京孖遺終鮮關敗禁闥之禍莫烈于唐鈇鉞之慘莫替于宋若其應舉故用代顯賢後則稍制之得者由此觀

之有天下者鮮不與宗室相爲存亡而其善敗得失之故亦略可覩矣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盡蹈漢唐季世之轍矣爵盛而濫祿侈而匱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漢儒董仲舒告其君曰臨政願治不若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今天下殆更化之日乎高皇帝剏制立法爲世率繇而其流行之勢固未嘗膠于成迹草昧之初利用建侯經營之後在于强幹弱勝則推之以恩恩寧則經之以制勢固然也是故洪武之事例于不宜之世則窮執不宜之事例于正嘉之世則窮迨于今日則益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若夫高皇帝封建大旨未嘗不媲美先王而沿習之頹至爲漢唐之季世則亦後人之過也今天下吏治之汙民生之困士習之流綱紀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于後人之沿習而顧專求之宗社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斷持之以爲成法豈是亦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嗚呼更化宜將守成致治本高皇帝法外之意以行先王之政是在今日矣雖然臣有說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昔孟子告齊宣王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夫推恩必自近者始臣竊以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

之職問安視膳一日再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宜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于子職之謂何且陛下日溺于宦官宮妾之近而與太子群臣處暌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歲在癸卯妖言繁興宮府震愕釁成于暌也賴陛下明聖愈篤至情而國體亦已弱矣世不乏左右窺伺之徒多方播弄使父子見疎忠臣被搆陛下獨不念之乎本朝家法最嚴儲訓最切更無年久不宜見東宮者惟肅皇帝晚年元修感于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爲先臣海瑞切諫而是時先皇帝實潛裕邸無關儲訓陛下奈何效之且皇太子春

秋鼎盛猶託于阿保之手亦知他日艱大之投乎古者皇
帝詔廷臣曰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啟事練習國政恐
預聞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
一二大臣更為參決可否然則儲君之道固不徒在問安
視膳而已若陛下豈亦法高皇帝一一預聞政事盡畀太子
和智乎若爾爾察之選不可令皇太子一日廢乎至于東
宮講席一曠九年諸臣之職業以廢棄使陛下之所嚴
者賢士大夫所欲親近於皇太子之輔翊者宦官宮
妾而暫確彈于是太子長而已矣恐異日英長治之子必
學宮養問如是乎臣今得遂皆宗教翰之規即肅皇帝

四十年固不若是即先皇帝昔者處陛下于東宮亦不若
是為陛下不能定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
往之國之期乎有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皎日乎臣
恐始初之見終未竟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
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
不婚天理人情殊戾已極尤其不可解者然則陛下于所
厚者無所不薄尚能推恩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陛下臨
御以來孝養兩宮錫類之澤首被宗潢庶幾合萬國之歡
心以事其親而顧不能善推所為使父子兄弟之間反質
厥施則本原之地必有受其蔽者惟陛下惕然悔悟自識
本心杜有我之私屏估終之見因明啟蔽推大孝以成大
慈若君臣臣父父子子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于以稽古
定制起敝維新奠大宗于磐石仰追三代之隆直舉而措
之耳先正有言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竊謂此與臣束髮受學竊從遺經考古先哲王之化
觚欲見之行事長而通籍遭際聖明幸得自效屬羸病久
攖瞿填溝壑之不測高臣精力用抱玖狀爰以奉職之餘
參稟一得颺知罪起千出戊安伏乞遐罪僭蒙少寬鈇鉞
之誅不棄芻蕘之見敕下該部詳看覆請施行一二宗藩
幸甚天下幸甚

修正學疏　萬曆癸丑十月上

行人司行人臣劉宗周謹奏為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
家元氣事臣待罪冗員分不得議列天下事至于世教人
心之責不擇人而付者固未嘗以臣職守如杞人憂天不
以為過臣因得以熟觀今天下治亂之故竊效其狂瞽
出位之誅又遑恤焉臣嘗讀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熙
號稱治平然識者以為經筵徒修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
之事未幾果有土木之變當是時距文廟不數十年提厥
所由靖難之役一擇姦黨而賢人君子誅鋤略盡三楊徒
以容悅養成王振之亂英廟北狩竟未有皎然死節如所

謂南朝李侍郎者一人空國之踰至是始驗乃知國家之
有賢人君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則其人未有不立
槁者我皇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爲而天下晏如不黍
正統初服然國運日已中葉矣獨者皇上于人才進退章
疏尤非一槩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
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偷公卑之章至有以東林爲語
柄者臣竊痛之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于其鄉以
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遊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眞
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苟自恕
扶危顯微昇元黙頻得朱子之正傳亦嘗別白君子小人

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波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
漢龍門惟是清議太明流俗之士苦于束濕屬有救淮撫
李三才一書謗議紛起卒罹讒口以死議者恨之憲成死
而有申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于是東林之風槩
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
且今朝野而攻之以爲門戶門戶云嗟嗟東林果何罪哉
自東林以清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
浚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坐其黨者因切齒東林
不忘報復御史熊廷弼固嘗訴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勘而
積怨一發救廷弼者畏息四起逐總憲處鑒省總結局於

于王之諸臣而得志焉崑宣報復之禍于是而條矣乃至
以廷弼一勘輙坐東林籠罩朝上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
癉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訓也說者曰東林未嘗無
小人固矣乃今之攻者往往不于其流品而于其意見以
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
士昌劉元珍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是倚朝廷一日賜環
有不人人爭拔劍否猶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
迹而原心二臣者亦皆鼓焉不與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
廹之甚也然則東林罪與標榜厭齒已蹈漢人之失而
復坐累于淮撫欲盡錮天下異己之口以定天下之國是

其誰聽之由是門面樹敵一體之中頓分爾我至于今日
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成一片條殺氣象則東林有不
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與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
必以門戶併也且吾以爲門戶而破之廷今之發難于廷
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
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尚和
及其亂也小人尚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小
人之心牢不可破勢不能强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
人以自與同異立而好惡分觸境生情無非爭鬭勢必至
盡錮君子而後已此今日之所爲紛紛也然則和衷之道

其可不講乎臣請言憲成之學憲成學朱子者也其言朱子也世曰尚圓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曰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今之世變其爲假借乎其爲播弄乎如簧如鼓如鬼如蜮者非乎或以官爵或以朋游或以名譽或以意氣者非乎無有假借方之至也無有播弄乎之至也合方與平和之至也雖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其憲成自反之學乎憲成之上書救淮撫也言者不已而憲成終不辨至輸私書發抄則曰既有書即有發抄之理可爲徒自反矣今之學東林者盡反其宗之戈而專業于此以無遺憲成蓋可乎善夫憲

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爲利心消盡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爲名心消盡此亦方之說也曰新法之行吾輩激成如是而後可謂之盡己之性君子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謂之盡人之性此亦平之說也臣竊爲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審如是幾與天下相忘于太和之域矣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何以攻東林爲哉抑臣于是尤感于學術之難言也昔者孔子殁門弟子轉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而爲輕世傲物彼以聖人爲之依歸而且一再傳弊矣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爲緩則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要法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于東林者矣於戲本虞廷之中以建皇極于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于聖天子伏惟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廷諸臣弗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賢者仍下一切廷臣章奏立判忠邪使賢者安于有位而不肖者亦得洗心易慮共沐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殷鑒不

遠空國之禍將有臣所不忍言者矣臣愚無所知識竊念時事至此不容隱忍輒忘忌諱冒干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

敬修官守疏　天啓辛酉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爲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乞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宮之則以化天下事臣荷皇祖神宗皇帝拔擢備員使署猥以羸疾坐廢有年矣一旦遭際我皇上聖作物覩覃恩海宇以臣微賤濫竽起廢之典天高地厚再荷生成其敢惜此頂踵不以致君父乃者受事禮曹夙夜于寅清之地而喟然于禮之可以爲

國也臣請因事設規爲當宁獻臣聞古人之言禮曰毋不敬而卽繼之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以先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盤游畋居則被法服親圖史行以鸞和中以節奏盤盂几杖刀劍戶牖有銘工誦箴瞽誦詩公卿進諫庶人傳語商旅議于市惟恐不聞其過也而治化彌焉皆此物此志也臣入關未幾仰見陛下朝講時勤留心治道庶幾且大有爲之資聞者道路之言還宮以後頗事宴遊或發人雜射不離左右或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毋乃敗度敗禮之漸與優人雜劇之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爲導欲之媒此其爲害何啻毒藥猛獸卽陛下

偶一近之已今此心不克自持況自今以往乎古者投壺射御雖六藝所不廢但恐陛下以馳騁之心爲之則亦未始非蕩欲之渫天理人欲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乃禮之大者又莫先于謹內外之閑矣故曰外言不入閫內言不出閫頃者奉聖夫人客氏于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也而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逐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且陛下卽位以來逐諫官者屢矣若賈繼春以宮侍逐郭鞏劉重慶以輔臣逐魏應

嘉爲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韋蕃以邊事逐而今者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以保姆逐矣不幾一日而空人之國乎臣于是而有感于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聞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凡可以誘人主之欲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親此法家拂士如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勑或興鉤黨之獄生殺予奪惟

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倖用事親幸于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幷導陛下以優人雜劇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然則魏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知蒙泉之初出方將追蹤古先哲王以躋盛治而竟爲忠等所誤如此豈不深可恨哉昔裕陵以冲年卽位王振用事卒釀土木之難當是時上有張太后下有三楊猶不能早除萌孽以貽他日之禍正德初劉瑾等八閹亦導泰陵以狗馬鷹犬之樂流毒縉紳幾于亡國至今言宦官之禍者必曰二正之季爲千古永鑒方今皇上尊降劉

匝月之間國統再絕陛下以煢煢沖齡承天地神人之付
托頊者復有川中土司之變以斯時也即令宵衣旰食與
群臣交儆于一堂之上猶懼萬無一濟乃欲與忠等共了
天下事復蹈二正之轍此臣之所以耿耿而不容已也雖
然亦在陛下以禮自持而已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
然是故目不接靡靡之色而視日明矣耳不聽柔曼之聲
而聽日聰矣心不長淫佚之志而善日進矣四體不設
暴慢之容而動罔不臧矣法宮之中有不狐鼠竄伏而姦
宄潛消者未之前聞于是而可以正百官于是而可以齊
萬民于是而可以安四海皆六禮之化也伏維陛下毅然

以古先哲王爲法將平日俳優馳騁之習一切屏絕而益
體古親賢以自輔開天下之言路還眾擬之職于閣臣仍
勅內侍魏進忠等各凜高皇帝鐵榜之戒毋蠱惑君心專
權亂政以釀王振劉瑾之禍則天下幸甚至于奉聖夫人
客氏者陛下不過一時之依狎本無忝于大倫議禮制而
出之當無俟臣言之畢矣臣聞宋儒程頤常勸帝防未萌
之欲及勿以天下之臣子宋神宗拱手謝之夫明主既不
發未萌之防則忠臣亦何必諱明盛之戒臣猶記皇祖時
評事雒于仁以酒色財氣四箴進規皇祖一時不罪卒感
其言享四十八年無疆之運臣雖不才致主之誼不敢自

後先指頊者竊見倪思輝等以言得罪旬日以來遂無誅
者衣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救臣竊痛之臣禮臣也在
禮言禮分無庶于越俎草野孤蹤不識忌諱冒干天威儻
得請予假稱萬一其敢逃斧鉞之誅惟聖明少垂鑒焉

請卹神廟罪廢諸臣疏　天啟壬戌三月　代總憲鄒南皐先生

具官臣某謹奏爲懇乞聖明大闡一代幽忠以勵臣紀以
勸世風事臣以衰朽無能謬司風紀之任目擊今日世道
人心江河日下每爲之扼腕太息計欲障狂瀾而不可得
則惟有激勸一法操之皇上而已臣聞之舉直而化枉者
勵世之微權彰往以儆來者勸忠之大法頃者皇上纂繼
丕乾而承皇祖皇考遺詔將建言得罪及一切詿誤諸臣
存者召用沒者卹錄已經吏部下撫次第舉行薄海陬隅
罔不闡汝揚光明可爲二百年曠典顧存者未盡名用
而沒者尚虛卹錄間有子孫陳乞當路捻撥而得之者益
已寥寥矣其他草枯木腐空埋忠骨之香事遠人微永之

寄冥之陷者不可勝紀豈所以昭大公而示激勸之意乎
臣不佞逮事皇祖初服于今五十年追惟當日共事之臣
不乏同心之雅或聞風慕義或覿面交歡知之最悉九原
可作吾誰與歸除已往卹錄者不敘外則有若原起光祿
寺少卿顧憲成以明善爲體以兼善爲用躬任世道之重

力爭叙遷之落者有若原任給事中逯中立四望靡空一編三絕身退而道彌尊節甘而養益粹者有若原任南給事中陳嘉訓端凝介肅迥絕塵表直節著朝端清風坂上類名臣若御史錢一本左圖右書日就月將闡天人之奧旨揆動靜之微幾者有若原起兵部主事劉永澄豪傑之才聖賢之志精誠徹鬼神行法一壽殀者此五臣者名不必以斥逐顯品不必以事業見卓哉鑒往開來之任允矣庶幾立極之風敢亟請恩典以昭來茲而逯中立陳嘉訓錢一本猶在謫籍所當亟與議贈者也自此而降有以犯顏得罪者大理寺評事雒于仁四勿箴言其最著者也諫嗣

發不親廷杖為民者禮部主事盧洪春也爭國本而謫者給事中張棟罷大參王如堅楊天民李獻可舒弘緒戴士衡御史余懋光祿寺丞王學曾而戴士衡則死于戍所者也論閣臣而謫者給事中朱爰陽倘御史冀體宋燾吳宏濟兵部郎中劉元珍吏部主事安希范兵部龐時雍刑部孫繼有參政姜士昌也論京察而謫者禮部員外徐泰成主事賈巖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國子助教薛敷教也爭山陵者參政李琯也爭楚獄者御史林秉漢也此皆坐忤閣臣者也而緒以別白是非邪正忤閣臣者給事中盧明諏曹大咸任彥棻李沂御史馬經綸范儁刑部主事劉志

逵也以進賢退不肖忤閣臣者吏部郎中王教也生虞黃綸也因而坐汰者吏部員外錢養廉主事穆深也節忤權要而謫者行太僕少卿苗紹然僉事汪先岸也力摧言路朋邪請旨被察者戶部郎中李朴也以張差一案坐謫且死者刑部主事李廷俸也爭東倭封貢而謫者給事中葉繼美御史曹學程禮部郎中蔡宗明兵部主事朱長春也以礦稅論中使謫者給事中鄒如星蕭維春也論稅官者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也有司以稅事被逮者知府吳寶秀推官華鈺知縣王正志而正志則死于獄戚諸臣最烽特當議卹者也其他因事註誤或中禍于權要者府尹萬自

約以買辦金珠忤旨御史彭應參以毆范祭酒坐吏部郎中蔡應麟以方簡訴刑部郎中于玉立吏部主事王士騏以妖書講是也若礦稅之役所在地方或逮或降或削籍不寡仔沒者又得參政沈希化副使孟振孫知府李商耕趙文煥王禹聲蔡如川同知卞孔時孫大祚通判鄧宅縉大器知州鄭夢禎州同郁光庭知縣李來命甘學書鄒光鄒儒元鄉嘉應春王之翰田廓經歷車聖任一名車任甫凡二十人焉嗚呼盛矣凡此諸臣或忠效碎首或義存剖腹或指國是于齊廷或決廟謨于前箸或為民請命而犯當道之豺狼或為國除奸而觸九關之虎豹至于身不

列于科名職僅等于抱關乃能存心愛物義爲匪躬抑又
難矣而要考其時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鬪土困
遡稍盡飛霜之氣炎荒執戈空揮捧日之誠陳忠不二所
遇難齊深可惆痛除已經赴用遷職外當亟與分別贈卹
均沐皇仁不當使湮沒無聞偏抱幽貞于冥冥也嗟夫以
諸臣之才使得君相一心計從言聽盡究其英挺卓犖之
用豈非瑚璉珪璋稱熙朝師濟乎而事多逆而成拒風以
激而爭流一往不返河淸難俟僅留此身後之名兼爲靑
史而國家曾不得資其宇晉之用至于人亡國瘁時事日
非傷仰前修徒令人於邑而已然則愛惜人才以自爲社

稷計明主當何如哉方今聖天子安開騶虞之翮旁招俊
乂弓旌之使相望于道幾于野無遺賢惟是丁巳京察久
爲公道所不平者而猶以局面相持藩籬未破間從拔用
十不二三竟使五年黜留之大典終爲賢人君子之錮籍
臣竊惜之夫前此諸君子之去國或以國本或以礦稅或
忤權姦未嘗無去國之名而今則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
朋黨之別名一朝投足終身莫滌令天下噤舌而不敢言
嗚乎此漢唐季世所以壞也由今觀之若丁元薦李朴沈
應奎賀烺史記事李炳恭之不讙劉定國沈正宗韓敬象
涂一榛麻僖王時熙陳一元馮上知史學遷之浮躁剃巻

奇陳敏中張文輝潘之祥之不及孫瑋孫愼行魏養蒙曹
于汴朱國禎喬允升范鳳翼王之寀總應鰲王國魏允中
馬孟禎之並以拾遺與南察之吳良輔金士衡張篤敬章
嘉謨吳爾成皆所謂門戶中人也而諸臣本色竟何如哉
說者謂諸臣過于任意不能時宜門戶之禍皆所自取然
人有得罪于是非者有得罪于同輿者有得罪于君父者
有得罪于僚友者虛中而觀諸臣之罪何居乎負俗之累
賢者不免取其大節畧其小疵則元薦諸臣均不失爲慷
慨氣節之士高者振功名卑者超富貴誰可令其終淪落
以無聞乎或曰今日之昭雪所以錄其賢也萬一此例一

開不賢者亦得貪緣而起以淆淸濁則計與不從此而廢
乎臣謂宇宙不毀人心不死眞是眞非不可得而亂也即
不能保無一時刺謬之固是而使必有萬古不泯之民彝
又豈敢逆料他日爲不賢者所藉口預爲今日賢者抑理
哉嗟乎金貝毀死馬且然況生者乎錄死者于前所以勵
生者于後用生者于今日又所以伸死者于昔時總以奉
皇上生者俗用沒者卹錄之旨非敢有所濫觴于其間也
竊仰皇圖鞏全盛故得一洗萬歷五十年光岳之氣爲
皇上振中興之運使人心世道不至澌滅于以少振一日
風紀之任則臣區區報皇上之職分耳先臣徐階當國錄

用度籍諸臣諸少年不悅爭以爲言偕曰今人用器惟求
新書然千古圖書彝鼎玩好之類必加愛重而不敢毀傷
者何也爲其古也寧獨于人而有異乎諸少年語塞而退
近御史游士任有起廢太監一疏蓋亦當時少年之見臣
抱人惟求舊之思自附于先臣徐階以人事君之義如此
伏乞皇上西神勅下該部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劉蕺山先生集卷九

奏疏二

辭光祿尚寶疏 天啟癸亥六月上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臣劉宗周謹奏爲奉差事竣兩聞
新命懇乞恩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以原官趨任以安分
義以肅官常事臣宗周於天啟二年四月內奉命差往南
京公幹沿途接邸報於本年六月內奉聖旨改臣光祿寺
寺丞及事竣復命行至滄州復接邸報於天啟三年五月
內奉聖旨陞臣尚寶司少卿臣聞命自天屏躬無地該臣
先後望闕叩首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草茅蚤蒙皇祖拔擢

筮仕行人後先謝病家食有年一旦聖明踐祚旁求遺逸
不棄葑菲遂使臣愚與起用之典趨序儀曹臣遭逢不
可謂不幸而所以致身於我皇上者亦既有其地矣不意
受事未幾涓埃罔效一歲而兩蒙殊擢洊歷卿丞遂躋下
大夫之列臣聞度德而授任者國家詔爵之典計日而効
勞者臣子守官之法故虞廷考績必以三載崔亮停年不
發資格凡以堅豪傑任事之心塞宵小速化之路所裨世
道人心非苟而已者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啟雲龍風虎
之運仁賢並出耆碩從蓄常起以非常之禮待以不次
之典忠信重祿度越千古迨爵輕而濫官冗而啟每今言

者有建車平斗之刺何至以從王之陋復事罡宰席未煖
而詠遷班未列而又擢更爲近事所希有而國家諂爵之
典幾以臣一人而壞矣夫今所爲京堂之選者或起家講
籍或劉歷賢勞處之者未嘗無說臣行能不及中人於國
家無一籌之展徒以數年家食冒恬退之名徼與諱名德
頡頏清華之地是終南果爲捷徑而夜光可以魚目混也
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臣每念先臣莊杲以三十年
行人應名僅遷郎署以終若劉大夏張敷華諸臣皆以郎
署有聲力求外轉臣雖不肖不敢僭擬先哲而夏心夜氣
亦不敢自後於人伏惟皇上收回成命革去臣今官聽臣

仍以郎署供職從此羣臣不復懷徼倖之心而皇上所以
勵世之道益至矣豈獨臣一身分義之安已乎故事惟大
臣得辭官倘以臣爲越禮格陳徑從罷斥庶不冒以退爲
進之嫌仰戴高厚曷其有極臣不勝隕越懇祈之至

請先臣劉棟謚典疏　天啟癸亥九月上

尚寶司少卿臣劉宗周謹奏爲先臣忠清著節百年輿論
允孚懇乞聖明特勅議謚以闡潛德以光鉅典事臣惟國
家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尚論於百年之後愈嚴
矣惟嚴故朝廷可藉以操勵世之權惟愈嚴故臣子益侍
以彰不朽之節未有節已著于當年名且湮於後世如故

南京兵部侍郎劉棟其人者於臣則從曾祖也臣請畧節
平生爲皇上敬陳之先臣棟中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歷遷左中允嘉靖甲申議大禮下詔獄廷杖六十
復原官尋出湖廣參政歷河南左右布政南京太僕寺卿
翰林院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賜祭葬祀郡縣
賢先是張孚敬甫釋褐持肅皇帝繼統之議逡巡莫敢發
而於先臣同年友也又雅相善一日以疏草示先臣先臣
正色斥之曰子老而傳一第不循分服官乃作此壞名教
事乎孚敬拂衣去大禮議起諸同志咸倚重先臣曰是首
鬥邪議者遂同學士豐熙輩伏闕號哭肅皇帝震怒坐廷

杖者若干人先臣以宮僚與焉創甚得不死已而孚敬驟
貴改翰林延任同館諸人恥與爲列匿不見孚敬獨恚先
臣曰元峯亦去我乎指先臣字也蓋孚敬猶冀以夙好相
攬而不虞先臣介絕乃陽以故舉恚反噬他同館者頃之
孚敬浸柄用出先臣外藩矣既參楚政清真持大體竟以
抗疏忤按臣意彼論當事者心知先臣不爲動得擢汴轄
去任汴多惠政入覲修贄朝貴人止青布二端朝貴皆驚
嘆以故存羨鏹數千例入私橐長子乘間言之先臣故不
應一日呼子出政事堂堂故懸古鏡令其子臨其下曰汝
照向孔何狀能享此多金乎慚沮即日去官不持一錢人

以此益重先臣介節而先臣自處義甚高絕不爲朝貴所
援浮沉清署久之始貳卿留都既去復起留都前後凡六
年不遷官以去嘗攝南銓京察考功薛應旂佐之所斥皆
權寶至今稱之通籍四十年沒無餘貲見於郡志可考而
信也夫肅皇帝以尊親之孝叛千古未有之彝倫當是時
豈不知將順可以希寵而諸臣引經泥古至不惜頂踵以
犯明主一時人心士氣直與壬午諸臣後先勃發先臣黍
在援議之列九死一生忠蓋特著況其砥礪名行坎坷中
外清風足以範俗介節足以匡時郎擬之鄉先達魏文靖
謝文肅無多讓焉獨不得與豐熙諸臣同類而共稱之此

忠魂所以化碧而志士相爲拊膺者也先臣家無令緒門
戶久凋臣以支庶幸讀先臣遺書以有今日儼箕裘之可
紹顧雖忝以進輸竊嘗恭遇皇上龍飛覃恩曠澤彼及枯
朽臣欲爲先臣邀一命之卹而事在年遠礙疏而止者再
矣直茲五年議謚之日九原可作雖千載而上猶待表章
況先臣不過百年之久乎臣猶記先臣請藝時會侍郎黃
珂亦請祭葬肅皇帝即珂疏下旨曰楝闕嘗以議禮哭午
門者珂何爲者耶遂格珂而獨卹先臣然則先臣當日一
片血忠已獨鑒於肅皇帝不廢易名一節允矣臣查議謚
諸臣如豐熙馬理楊慎皆後先與謚先臣事例委與相同

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不謬將先臣錫與應得謚
法庶先臣既朽之骨可再造於華袞而國家徵信之典且
有先於曠世持此以淑世教勵人心殊非小補又寧止臣
一身一家世世感德已耶臣無任激切籲懇之至

辭右通政疏　天啟甲子十一月十七日上

太僕寺少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天恩愈重臣義難勝
懇乞聖明俯容仍以原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事臣原任
尚寶司少卿於天啟三年九月內蒙恩陞授今職該臣以
分義自裁連疏引疾隨蒙聖恩准以新銜回籍調理臣戴
此高厚與疾里門方期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以圖報於

萬一忽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接吏部照會于本年九月
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通政使司右通
政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隨設香案叩謝聖恩外伏
念臣一介賤儒遭逢聖明遂從山間廢棄屢擢清華正欲
臣稍展報稱之日而遽爾乞身敢于負皇上之任使而不
顧者凡以朝廷不惜高爵以待天下士義不容使匪人庸
駑廁足其間以辱曠典明矣如臣不肖叨冒踰涯分宜先
退以彰朝廷甄別之權則臣之自知甚審而臣之所以自
處者猶竊有餘地云爾何意里居匪歲遽蒙顯擢仰惟皇
上始終帷蓋之深仁真同天地父母之罔極臣未嘗不感

極而繼之以泣其知臣義不足以仰承何哉臣聞古人之
訓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而足與有爲退
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實相成乃稱臣節
爲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爲亦既曉然自信於平日矣一辭
而退終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尚敢復問廟堂事乎忽然而
進忽然而退又忽然而進進旣不成其爲進而退終不成
其爲退世有如是之立身而可語于禮義者乎且皇上所
以過聽在廷諸臣之請承於用臣者謂非以今日之退於
自守之義有足多乎哉果爾是以臣之退成臣之進也臣
愈無以自解矣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

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
而下之機身愈巧上之待世愈無權舉天下貿貿焉奔走
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眞才山林無好節陸沉之
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之命
猶以爲晚何意前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
臣一人開其端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納言何地通政
何官而臣以無行績之尤者一朝而處之不亦辱朝廷而
羞天下士乎此臣所以輾轉躑躅至死不敢趨命也仰祈
皇上察臣前日求退之心本非假託原臣今日已退之身
萬難復用仍黜臣太僕亦萬無躐躋通政之理收回
成命勅下吏部許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邀天之貺或終
得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于無疆而皇上之所以全臣末
路者已不啻生死而肉骨之臣所謂生當隕首死當啣結
者也臣無任瞻望闕廷激切控辭之至

辭京兆尹疏　崇禎己巳正月十一日上

復職通政使司右通政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恭承新命
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明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晚節事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由萬曆辛丑科進士筮仕行人
不及一考而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啓改元
錄用遺佚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

年來[illegible]尚寶累擢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
未敢拜命[illegible]以[illegible]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
司右通政[illegible]以[illegible]未[illegible]具疏控辭隨於五年正月內
奉旨削籍爲民追奪誥命自後屢掛彈章坐臣姦黨無
所逃罪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遇
我皇上紹統中興首[illegible]大逆肅清宮府因念先朝屠毒播
棄之餘悉行昭雪　時忠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
誥仰荷天恩感激之下私以[illegible]從此一邱一壑不終貽
聖世之[illegible]於臣亦厚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illegible]
起用[illegible]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

官事奉聖旨劉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
天措躬無地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
咨文催不日就道以終任使少效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
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遂削籍以
後日擊詔獄諸臣後先除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
不測誓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獨苦臣
自少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宿結瘋瘍中於周身
支離非禍罔與死爲鄰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
能不感慨平生之言負茲良友所以心愈灰而身愈困職
轉睍岐不覺進退之狼狽也且臣資性迂拙才識短淺在

皇祖時既以躁治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
正宜殫力時艱與諸君子共效捐軀之義而又托之碌碌
小節以去則叙臣之役倆盡于此矣尚堪再策駑駘之用
於末路乎畿輔重地尹京兆者將表儀風聲爲四方則而
漫以臣之闒劣者當之其能免於瘝曠此又臣之所大懼
也茲當內察局期聖天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冒濫之積
如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砥友儔負平生浸尋老病正當
首從罷斥敢復遲逸今日賜環之典以速大戾爲此萬不
獲已冒干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病勢難
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

致仕在籍調理俾臣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歌帝
德共祝堯年則臣身雖退臣感愈深而聖朝所以激勸臣
工之道亦寄於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除京兆謝恩疏 崇禎己巳九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面恩陳謝預矢責難之義
以致君堯舜事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嬰痰疾一旦過蒙
聖恩拔以不次遽之今官拜疏乞恩未蒙俞允臣猶念不
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而疾而嚴旨催臣赴任遂扶疾前
來勉圖報稱陛見之後踴躍歡呼知皇上爲堯舜主敢不
勝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論諫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

陽升大運際大亨啟大業一時作用固已跨絕勳華而至
於堯舜之道所謂經天而立極者一一行之得毋猶以爲
難乎爲此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
瞽以報恩萬一惟陛下采擇焉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
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爲蔽與
亂固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
旰焦勞時舉祖宗盛事名對交章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
勤勿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每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勤限
同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
近功何以上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汲汲於功利者非

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之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恫瘝與無黍堯舜之仁矣而歆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徵叠徵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出之民手爲病甚於加賦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爲盜轉而淪於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征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

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祈禱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繁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勝法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牽覩而法令滋章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盡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飭其禮遇臣下類如此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無徇縱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者輔臣劉鴻訓以犯贓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爲授地惜乃近者廠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勒問既往不已積弊和仍事屬曖昧所問贓罪不無出于懸坐此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註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瀉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而問之昔張武受賂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苛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之賢人君子而用之

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下亦嘗摟遠棄徧天下矣乃所嘉與而樂用之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利口爲才諝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者哉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其知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爲莫已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

護導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托天下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竭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獻其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存矣方且爲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且以王之案爲國本至死而不豪身後之鄣至今誣驗未豁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挺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戶之說數十年來小人用以殺天下正人爲

天下元氣竭已見於前事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黨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爲君過正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衡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而堯舜終不以其故貽聖願陛下之照察之也哉則財以不私爲利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自輔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於書見之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陛下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適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自反此心粹然一出乎道而濟以學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靡不畢舉陛下已日躋於堯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陛下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爲堯舜此下更無可爲者臣嘗歷考三代以後如漢宣帝唐德宗宋神宗皆非甚庸闇之君然神宗急于求治用其臣王

安石以新法亂天下卒有北狩之禍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良不爲過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强明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雖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盧杞卒有奉天之行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數君者皆具天有爲之資其望治創制未嘗不欲措天下于隆平之業而操術若此偏敗若彼有如響之應聲而不爽者則信乎堯舜之道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已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一世更始乃制禮作樂以化天下而接三千年既墜之聖統則

宗社幸甚斯文幸甚陛下有爲堯爲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啟沃無聞致陛下勵志治理猶在漢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汲汲於表章者乃在敬和張居正其人考居正立朝無不出於功利刑名雖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節亦爲忘身殉國之事幾何不率天下而爲不孝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生心害政惑世誣民而倡之則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爲難而然故敢而致行焉臣愚與有榮施臣無任感激披陳冒干

斧鉞之至

請修京兆職掌疏 崇禎己巳十月初八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京兆職掌久廢王畿治化未宣仰祈聖明嚴飭定制以奏郅隆事臣惟古者京兆尹之設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加優與時或判以親王遇事專決部刑部御史莫不得抗衡焉姦豪斂之下猶以肅清姦究奠安黎庶爲天下要區非斤斤彈壓錢穀之任也國朝定制頒敕前代然其事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悞積而至於今日不過爲各衙門錢糧轉輸之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計部之參罰首及順天將謂本府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必然與時外解不前徒費文移絡繹卒無當于緩急之數往往呼之而不應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所言者止因各屬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血脉不貫又因臣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而舉劾難行至是而京兆之體廢壞極矣又何以彈壓輦轂爲一人承流宣化表率首善之則乎天下乎以故蒞斯地者率視爲傳舍人懷苟且之志或期月待遷或卒歲而去曾未有以三年淹者故如是則雖有張趙包歐其人亦無以自見而胥吏轉得以長子孫習爲姦利若大興宛平二縣尤稱親民之

職也處勢至卑任事愈難亦惟以錢糧一事奔走於各衙門如奴隸而傳舍其官甚于臣府上下之間相率爲偷惰日甚一日地方之事遂以日壞茲者聖天子慨然三五之理思得吏稱民安與天下更始因惓惓於久任之法攺絃更張于茲一時寧獨遺此首善地臣不才謬承簡任受事伊始日夕冰兢思得一當以圖報稱義難默默而處於此敢祈皇上深維天下治化之所自起特重京兆事權許臣衙門得考察屬吏如撫按其下口各訪賢否許臣歲遣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自掌印官以下務行久任之法其本府推官必用新甲科俸滿之

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
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此則人心知所激
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疐之病皆有所不受而風
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埏埴之中一切考
功之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
不立或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
民害者皆一一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
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
所以報皇上也仰惟皇上特旨申飭仍勅下該部酌議久
任等法立賜施行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

縣一切未完弗關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請發帑大賚疏 崇禎己巳十一月初三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
內備懇乞聖明發帑大賚以固人心以張國勢事臣聞國
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
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況有事之際
乎方今羽書告急京師戒嚴皇上焦勞於上臣工蹜蹜於
下亦旣調遣四出兵勢漸張而無如所在人情洶洶四方
之民屬至奔入京師糶米爲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

得貧民有漸失所生者況三冬之日啼饑號寒之衆塡衺
道路倘遇姦宄不逞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爲亂至於營
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叢痍反側之象未
有不乘饑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夫以皇上
聖明不世出大寶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已
能安宗社廟算全操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用命亦
何有於外患惟是內地之景象若此不能不重煩聖明之
處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撥九門崇文諸稅使商賈輳集物
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以給地方各坊
舖責部以賑貧民仍敎養之各舖中一以賞京營守陴者

一以賞勞兵出援之家俾使無內顧憂更發京倉米數千
石以平糶或須給軍士月糧一月以還通倉以抵之將一
舉而京師之民讙然若雷然後乃令五城御史會同臣府
用保甲之法以戒不虞隱然有寓兵於民之意環京師之
民以衛一人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而折衝禦
侮之威即在於此所謂聖人有金湯者此也抑臣猶有說
爲五城兵馬坊官雖城院之首領而實爲臣外屬臣與城
院同共事地方者也必彼此聯絡一體上下相呼應而後
可以行法自臣受任來兵馬坊官無一至臣府參謁者臣
雖有區區文告固已令之而不行繇之而不合官如贅旒

何當於地方有無幷荷聖明申飭臣書生不能籌邊而責任地方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故效此款款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采納施行

請推廣德意疏 崇禎己巳十二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欽奉明旨推廣德意以拯畿輔遺黎事臣待罪京兆目擊地方饑啼寒號顛連溝壑之狀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爲己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戶部員外郎李若愚有疏尋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收恤孤貧著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蠹胥深可痛恨順天府及

各撫按查明修復積穀備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兵馬指揮經理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督部察院通覽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煢獨貧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責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旛竿蠟燭有寺歲時粟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備也而後稍湮沒已臣請倣故事斟酌行之臣查京城有舖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錮關毆平民爲阱於國中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容貧民免其露處宵隕之患且備殘疾老弱之不能就食者堆給以粥飼俟來春査入養濟院其壯者除其方流寓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死者給葬瘞之每歲一冬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之爲顛連而無告者亦已無幾矣至於積穀備賑尤係祖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恃以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即臣府所屬聞報動百盈千斗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無額設不過取之贖鍰捐之公費而近以兵餉雜項皆有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平糶一項以裒之是竭澤而漁也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此三項爲地方備賑總於一役書成儘有冗濫可清以補餉額備舍是而今有可以設法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

之民所以日困而顛於死亡者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興時朝廷一切大典禮大賞賚率取給輦下勢不得不加派民間及事已而所派不除遂爲成額後事復然畿輔之賦遂甲於天下可爲不均之甚矣如鄉試錢糧當派之八府會試錢糧當派之天下一切上供之費何獨不然則加派之令宜公也至富家大戶一經報商千金立盡有預支之苦復有加墊之苦曷不令各衙門官任之而苦小民爲則編商之令宜罷也錢糧之有火耗也自臣府而上解戶部交納每百兩必加至三兩小民已不堪命矣若進宮子粒每錢五十兩又則加滴珠七錢是皇上身自爲壑也上供

之七錢民問之七兩也而火耗之弊遂中於有司而不可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贖鍰之有透支也詞狀不得不愈濫以為民病臣查大典一縣前任倪卓兩接院透支至五六百金姦書因為姦利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致千金究將誰抵亦終波及小民而已一縣如此各縣可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之弊宜斷從撫按禁也行此數端亦足以少甦殘民之困矣而其要在慎選良吏持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實自輦下始請來之今日姦而官吏咨得以因緣為姦數變易不常加以不肯之吏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

不滿歲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誠能慎選良吏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一切人衣人食之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于仁壽之域矣臣所謂仰承德意與此部之言相發明者如此仰祈皇上勅下該部一一行臣之言要使仁恩不猶于平日惠政實究於目前則煌煌明旨庶不徒托之空言而微臣亦得以少逭溺職之罪此幾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無任激切控陳之至

冒死陳言疏　崇禎己巳十二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冒死陳言開廣聖心以清時艱事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者必曰不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為國今天下偎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面之說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積疑中日積月累結為陰痞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皇上任使不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威震叠輕重伏辜而臣以為皇上亦當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勃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

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綱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遇無不爭自濯磨以敵愾為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即名對時一二建白皆落落不合以罷如軍機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乃今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萬一失事又何以處之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法紀不行詎可以制治保邦乎至是而文武之途裂矣彙天下無與托國者必將

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難者內臣又乘間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沾恩自結於上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將間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輩取壯軍容則可耳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虞乎特皇上乾綱獨斷不爲所惑況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明鑒豈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假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合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其安危即內臣可信人主

義不得獨私第遣之以本等職業而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事也漢臣諸葛亮之言曰宮中府中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敗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欲歎飲泣痛恨于先帝之世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托委任安危之幾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大破積疑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可坐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從而嫉之然臣爲宗社計安危終不敢爲一身計利害不憚冒死亟瀝以聞惟皇上採擇施行

極陳救世要義疏　崇禎庚午正月

順天府府丞臣劉宗周謹奏爲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祈聖鑒事頃者有生員劉栻從良鄉來誦言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也爲表一鄉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闔邑之衿紳亦翕有臣死其君子死其父婦死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直足以扶植綱常使所在地方皆得如上達者爲之倡則天下事奚至於壞爛是觀之道學亦何負于人國哉夫宇宙之所以樹立而不毀者以有人心以爲之本而人心之不死則學術之明爲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

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彝倫攸斁孔子始單提直指之爲萬世計至子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所爲君父開大倫也自後支流揚波則漢有賈董隋有王通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年不過寥寥數子遞衍其緒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于天下或遭讒被錮以死然世道亦賴以不墜功亦偉焉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奉其家傳而數二百餘年人文項背相望而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薛胡陳王四君子馴至萬歷之季有高攀龍即宋儒楊時道南講席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皆爲從吾鄒元

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爲世所推晚年一出卒遘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旨表遺忠恩綸驛渙攀龍已與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爲世詬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之臣考攀龍當日門墻高峻自一二同志外未嘗許通與味即他人之爲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轂擊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獨不便於小人小人遂從而嫉之必殺之而後快今其骨已朽矣更誰爲黨者即有之亦且當指爲戒變節易操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遍天下而氣象奄奄如是試問今天下亦有同首善

之堂朝而聞業夕而省成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執均之席處發一世良心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欲借向方剔討君側之姦如楊漣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諤諤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任流寇之縱橫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紓君父憂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瞭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熺之再入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爲以副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爭爲羅織此外若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評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以詿誤繫廷尉議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開救過之門而先異同之見者無不媒孽其短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處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爲四司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于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illegible]而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流寇之蔓也正臣子卧薪嘗膽同舟共濟之日而小

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欲乘機逞報復之端即大任有成心焉謂非一試道學不足以自說於東林免異日之禍而不知其危論之外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者彼方慮其假也而惡之吾轉慮其真也而假之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於至誠爲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昔宋有僞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振如朱熹者異時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嘆而真魏之徒仍遭擯落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攀龍之學業已蒙皇上表章昭示來禩講非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小人也生不知學處

而持縣尤不敢以言論遊風波而目擊邪說披猖主心害政之謂將來有不忍言者故敢因教官之節而推之惟皇上躬先聖學日就月將燒然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韙使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致士姑從蒐始請皇上先用特典旌卹安上達進翰長官坊等銜以爲當世勸庶幾我國家今日無慝之天下不令不識字之人相率而壞盡臣不勝跂望仰懇之至

再請申飭京兆職掌疏 崇禎庚午三月初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敬習與時艱交困仰祈聖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職掌事頃該臣不職自陳席藁

待罪聞奉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實心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處聖明之世即不從封彈起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職事之殷繁第以用心料理正設臣畢智竭蹶桑榆收之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于料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終有不敢自必者非徒病于才也且窘於勢京府之職莫假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州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臣府居恆相視途人耳積玩之極并錢糧考成不顧矣單與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敢自諉於催科之拙致今日撒催明日守催今日提經承明日提欠戶臣握三寸管已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當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派買料荳部限甚嚴臣檄如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霸豐懷等州縣又派凍糧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等州縣問其故不曰殘破不堪則曰凋敝有素是固然矣其如軍興之謂誤何哉此臣所蚤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司雖與臣爲寅與有地方之責其罰職事相習違玩之習更有甚于州縣者一煤炭也臣府發價在二月前遲至今日而中城之報完猶未一保甲也臣累行申飭見奉明旨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三城此外并其空文杳然矣一

槍戰發也臣奉旨會各司雖當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兩縣遠兆屬者春首愈化汙土莊壁臣累次行文令其加上加築莫應也不得已躬行踏勘前至廣濟橋見中城之役濩土甚淺臣當令地方設法填其基高其封以示永久而臣心始無遺憾迺有一識不理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將謂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臣所爲窘于勢而難于料理者也且臣以臣之不才猥狽其間于方今聖明撫積弛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詿誤大者誅死小者擯斥臣何敢復加吹索以貽不測傷一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後有事人事亦必漫無照應轉相耽誤臣不足惜如國事

安危何仰所聖明特加申飭于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臣得少展四體與共區區之心臣愚厚幸再照京師爲首善之地尤宜大法小廉風清弊絶臣雖不肖誓當罰節不逾以肅輦下其有大姦小宄壞法亂紀者終不敢藉口于勢之難行而溺職其間并祈聖明申飭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

奏疏三

請定大興宛平兩縣經制疏　崇禎庚午六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縣務告匱已極人情洶洶無窮懇乞聖明亟定經制以垂永久以裨國用事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觴之人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濫斯害民皆自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窮于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于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蒞任即知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因首發積書姦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贓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釐剔會羽書旁午搶攘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歷四十五年起至崇禎三年共挪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啓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挪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巡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逋未銷後逋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于舖行稅契大興每年兩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興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

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
支銷亦有常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披以濫觴至于今
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透支禮儀
每年至三五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隸每月至百
金內外者有戶工兵三部徵用車輛無算者有各衙門書
辦皂隸舖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舖行科
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從頭工食動支至
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即
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廠庫染整外之如
五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無按入差及

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舖陳等項各所費不貲亦往
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稱緊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
濟臣考往牒萬曆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額設七百餘金而
今浮至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額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
一千七百金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究也
由是而每歲之所入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官府非常之
役倉卒見告束手無措不得不事挪借借完贓不足則及
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遂得以因緣爲姦轉
于之際曚朧開報豈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逋有自來矣此
而不改爲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者與

上特設科院董修天下賦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
皆國家催正之供錙銖總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
不載爲事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爲例之所無者當裁之以
法一切報罷可也例之所浮者當裁之以義悉行釐正可
也如鄉會兩場皆當派行撙節以復舊規或加派者直以
裁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勝也須有兩縣正官董
缺臣職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例必稟臣府而後行一府
漏巵少塞乃中府以年例筆墨責大興稍不應輒鎖縣役
去當此之時雖有強項之吏亦不能一一力抵權貴人爲
朝廷守此金錢也爲縣官者不亦難乎昔孔子以籌書正

祭器而獵較之風息于今亦有籌正爲臣請皇上特命賦
役科院將兩縣經費冊逐一磨勘可汰者議汰可減者議
減因用定例載諸冊附于全書之後凡非冊中開載一槩
不許濫行從此經制既定雖有貪官污吏不得開乾沒之
門雖有權勢私交不得假侵漁之路將一年而挪借塞三
年而得力發還之于下可寬編派之額積之于官可免匱
乏之憂于以造福畿甸之民豈曰小補而宿逋之銷不銷
可無問已臣迂腐之資目擊冗濫置之無能措手不敢不
力行撙節爲天下先舍此別無他尚祈聖明勅下該部會
同賦役科院確覆臣疏立賜施行天下幸甚臣等府縣官

請告疏　崇禎庚午七月十七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俯賜罷斥以昭分義事臣叨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
筮仕行人天啟元年起陞禮部主事二年改光祿寺寺丞
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遽陞太僕通政未任削籍崇禎元年
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矣而實在仕籍僅
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也臣賦質甚孱半生多病
不甚自效犬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邀削籍若將終
身何意暮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擢以今職辭疾不允黽
勉趨朝庭首善之地竊欲躬行教化為天下有司倡乃甫
任未幾因事往還竟折臣府拮据為狀遂不暇問京兆職
掌因地方獄敘遂已開罪于守土爰于本年二月有束身
待罪之請蒙皇上不加嚴譴反勉臣以實心料理臣感激聖
恩從此益矢乃心竭乃力無一事敢即于怠荒冀少圖報
稱乃臣素有羸怯之症拮据一載心血盡耗又因水土不
調漸傷脾胃時嘔時瀉元氣益虧向蒙聖恩假臣調理未
及痊可因事見朝又復註籍會所議而譯奉旨切責旋復
見飭繼之以補驗保斤而臣愈不勝其委頓矣數日以來
吏事之抱牘而前者臣皆憒然以應輒假寐而去更何問

料理之能盡臣心可以許國而臣力不能以從心臣其敢
不蚤自引決以重貽地方之咎為此再不獲已懇祈聖明
念此輦轂重地終非病臣可效疏曠已深亟賜罷斥則所
以全臣今日之分義者實于斯為至而區區首邱之私始
終得遂御結圖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無任力疾
控陳待命之至

參奏閹豎疏　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三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等謹題為閹豎淩辱縣佐謹據實
糾參以肅法紀事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程
呈前事內稱本衙皂隸楊貴張登緒棠撥官故誤公務向
因誤事本府左堂具呈守廳案下蒙批經歷司究解見禁
未結豈期張登拉弟內官張進忠闖入經歷司毀罵不堪
復統眾數十人身背皮袋闖入衙門公堂座案等物悉行
殘毀衙入衙內毆打家眷毀裂甲衣冠裳并言要銀二百
兩見有部內相勸解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
大興縣署印縣丞宋光烜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
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
挾勢陵官固無辭于罪嘆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
於咆哮公署所至肆橫于附縣官之私室毀器裂衣公行
毆辱門與縣官為難實與京兆相讐此其日中尚知有輦

廷乎以閹豎之賤而陵侮有司旣難乎爲有司假隸役之令
忿而報復上官吏難乎爲上官此其關繫紀綱之陵替何
如哉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以正風
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掣至于文票絡繹乃吏目
吳時甹一擧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內官孫國用之辱
臣因其事猶未若那堡之決裂故不行題參今本官竟以
此爲戒院所劾曰不奉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
實且詆本官爲越境逾分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辠
毛擧不一端而即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爲
國用之類者安得不效尤而起視紳士不如奴隸乎異時

倘有蹋司空之堂闔閣臣之宅以逞大僚如天啟中故事
又何以涂之語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綿綿不息將尋斧
柯臣不肖受事輦下爲朝皇上肅風紀將一切豪貴不法
是罰乃首善京兆之令不能行于司坊致一受侮于宦豎
今者少尹之令又不能行于輿皂致再受侮于宦豎將異
時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日始而皆自臣等不職
以搢之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臣雖抱疾求去義難默默
仰祈聖明勅下司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
來并查五城院參疏究孫國用應否爲梨園欺陵吳坊官至
於臣不敢辭以去則所以肅清輦下爲四方之則做維爲

世之治安者實于是乎在臣等亦與有榮施焉

再申請告疏 崇禎庚午七月二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
仰候罷斥事臣于本月十七日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
乞聖恩俯賜罷斥以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
心辦識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
此臣捧誦溫綸不勝悚慄夫京府爲天下之劇司皇上之
所隸也當地方凋敝之後兩計民生艱倍蓰又皇上之
所督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職其所以策勵微臣意良獨
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親民家

視事乎肅清輦轂稱首善乎于此有一毫或歉已成瘝曠
開罪聖明死有餘辜不幸又繼之以病處心愈苦曠職愈
甚即今沉痾之身氣息奄奄腰脊如土上下病臣猶日
勉强對吏書造稽案牘而精神恍惚管理難周百弊承之
將如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念及此而臣尚可一日在事
乎哉嗟乎人臣策名委質身非己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
明一旦從草茅起崇班何忍遽爾言去抑臣三十年病骨
久與溝壑爲鄰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一年淹而終未
敢累于忘世黽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日犬馬之力已竭
區區之心無可自效假狙支離通國之人知之而獨不爲

聖明所鑒察將謂別有假託苟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恐也
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聖
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別簡賢
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爲地方計委出于此而亦臣之所
爲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輾轉于
懷辜負聖恩直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
再陳之至

三申請告疏 崇禎庚午九月十五日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久病難痊籲申前請
懇恩終賜罷斥事臣因患病不能供職于本年七月內兩

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幹辦者不一而
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已力疾
任事會科場在邇拮据正殷臣以尫然病軀日夕飲冰雖
恐闕萬一之疎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閒或得
優游臥理一面便于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
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
今則轉授于神明甚忽忽以健忘怔忡而廢寢至于膽
汁上溢膀胱下遺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于心脾人不常
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
無多惟有奄奄坐斃以身殉官已耳然其如尸曠之日積

何哉時方多事畿輔重地政須彈壓之得人內有京尹外
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臥理也前
者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按臣董羽宸以病
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道臣蔡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
賜允有旨矣此豈皇上有私于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
代之圖有所不暇問也何獨至于臣而靳之臣平生無他
技止此愛君憂國之念矢之天生臣雖退處之日長江湖
魏闕總無異視向臣受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
方起見幾于寢食俱廢智短才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
以至于劇皇天后土實鑒臣心使臣力有一毫未盡尚可

勉效之君父則臣死不敢爲乞骸之舉況屢旨在前凜然
斧鉞臣寧不知所以自處至于一請再請而不已臣之心
有不勝其苦者矣總之臣身不足惜而地方之責終不
可負伏望皇上鑒察微臣前後悃誠委非矯飾亟賜允
放使臣雖不肖不致以尸曠之罪久荷地方則于綜覈職
業之中寓曲成人才之道亦勵世磨鈍之大機也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請恤畿輔凋殘疏 崇禎庚午九月上

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畿輔凋殘未起聖明軫念
時殷謹竭愚悃仰承德意以固邦本事臣待罪京尹有日

隗無絲毫補于地方頃從邸報中屢繹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凋殘之後亟欲起流離瑣尾而置之生全以爲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縣有司則臣于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廢月久一切不能料理每從州縣文移往來聞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于心苟可以爲民請命者臣終不敢置之不問也如大宛則稱有僉商之苦中人之家一經報商則千金立盡以其預墊之爲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鋪墊異故領價雖倍于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今度此役終不可罷也當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令各衙門官收官解

庶可少甦商困如外州縣則稱有派買豆料之苦旣運津矣又運薊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坐派之細戶船耆多乾沒焉紛紛科歛雖犬不寧小民尚有樂生之望乎倘遇事衙無稅錢此役宜稍增其價召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甦民困抑又有錢糧火耗兌頭之苦頃大興縣民魯虎納大糧八兩二錢而糧戶勒耗至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禁飭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尙忍言乎矣進官于盤有加三四者矣問其故曰進宮有滴珠有鋪墊明係加一而衙門吏書遂得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若法行自近先將上供之近例爲有司倡而免耗之弊

不革自罷至大興等縣嘗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大命而奪于平糶者半又議孤貧月糧及節孝優恤皆另行設處討設處之方惟有多罰贖鍰爲民厲而已不然恐積儲將爲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一昌平等州縣嘗請典鋪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即流寓者又挈貲而逝向所取之兩分者勢難望門懸坐也聞有錙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鋪復增一番子錢承乎之日富民猶自不堪況此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改撥夫銀兩矣該州以驛遞之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酌以助餉乎于此而

必取盈焉恐本官與金無術也一州如此他州縣可知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三至各州縣庫吏之告瘁也大率半年而破家益州縣公費無多又須存餉省勢不得不坐累庫以賠墊而此賠墊者有司又多以迎奉上官如豐潤一庫書在事一年而遭撫按關三院交際至三百金能不輾轉貸之小民乎則新餉之當暫免者四至輿隸人役之紛紛見告也業虎而翼矣猶恃有僱役錢少潤其齒吻即僱役不與焉自近已釐之賦役全書中又加抽扣焉是翼餓虎也委吾民以魚肉又蹴蹙之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五而臣于此重有感焉民生至今日困極矣而畿輔之困爲尤甚

外古直之民困于征籍者役有常供賦有定額至畿輔則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明日報役今日泒巷頭明日撥犢戶官吏得以因緣爲姦歐璫得以蠍轉肆虐遂不禁日朘月削以趨于盡況重之以兵燹安問孑遺自非爲人上者䆊煩滌苛一意與民休息待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寓兵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能寬此湯沐子孫乎邇者冷畯公行叢設之下不時見告孰非饑寒所迫以至于此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薄賦外莫若有司躬先敎化講鄉約以萘善良行保甲以戢姦宄而刑罰非所先焉彼罔所謂勝之而已今日法網不可謂不密而姦宄起盜愈甚何故臣嘗奉旨著保甲事宜爲都人倡而權在五城動多掣肘臣每至地方講約喆民多感動者至問司坊官以保與甲佐罰多茫然不解又何論條敎之詳條敎且不解又何論身敎若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久矣其不講也臣于是知今天下遂無吏治矣世道之衰生民之困何日之瘳所恃聖明在上毅然以古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敎化而緩刑罰使天下則而象之惠此畿輔以綏四方天下庶有太平之望乎臣去國之身報恩無地猶不禁欵欵之愚倘蒙當事者不以爲迂酌議施行地方幸甚

應名請寬限疏 崇禎乙亥八月十五日在籍上

原任順天府府尹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力疾赴召懇乞聖恩少假嚴程以逭違玩事本年八月初三日吏部差人移咨到臣內開吏部題爲欽奉聖諭事奉聖旨名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愼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差人催他就道不得遲延欽此欽遵等因臣宗周聞命驚惶莫知所措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臣卽刻日就道趨赴嚴程稟王言之鄭重義不暇爲反顧謀矣惟是臣以犬馬之疾乞恩在告者五年于茲而竟無起色乃者旻秋以來復以暑濕交侵脾泄瘧疰洊甫之人獨此爲虐每間日則寒熱交作昏暈數時飲食不進如是者旬有餘日而臣積弱之體益成委頓之勢一旦奉此簡書臣雖黽勉就道猶虞風露之不時爲羸體所中因而延綬以月仰奉聖明吁衡求舊之懷則臣罪滋大臣懼滋深爲此據實控聞敢祈聖恩少寬程限容臣一面調理而前至京陛見庶微臣不以逆玩受譴而聖明帷蓋之仁于此益著臣無任戰慄籲懇之至

辭少司空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五日上

原任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聖恩洊及非常臣義尙難拜命謹據實剖陳以祈聖鑒事項該吏部題爲欽奉

上傳事奉聖旨劉宗周陞工部左侍郎欽此欽遵臣不勝
汗惶不勝驚隕臣謹卽于城外私寓設香案望闕叩頭訖
竊有請者伏念臣向以羸病在告五年于茲一旦蒙恩特
召方身在牀褥之日竟以支離就道兩疏控陳未蒙鑒允
扶掖至京賜之陛見親承天語之琳瑯竭展臣愚之揚扢
草野寵榮至此而極兼復寵降恩綸自庶僚而躋九列之
班由特簡而儼司空之署臣何人斯當此殊遇而復被此
殊恩荷頂踵之猶存雖捐糜以何惜惟是臣初抵都門卽
因誤聽人傳致有漢劉一事檢舉認罪詞連范仁奉旨下
部再奏再奉嚴旨范仁見在覆審聞仁案一日未結則臣

罪一日未正臣方日夕待罪之不暇而遽叨此殊常恩命
臣亦何敢冒昧而處于此卽聖明方賜使過之仁其如微
臣引身之義何至臣把骨如柴病苦萬狀心知不能勝此
重任而臣尚有所未暇及也爲此直披誠悃仰祈聖明查
臣前日與范仁一體容臣仍在城外私寓稍事調理候刑
部結案之日臣方以生死去留之身聽皇上之處分則國
憲既彰君恩非幸臣無任激切控陳待命之至

再辭少司空疏　崇禎丙子正月二十九日上

原任順天府府尹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感荷溫綸再披
血悃仰祈聖慈憐臣久病餘生俯賜遣還原籍事該臣具
奏爲聖恩洊及非常臣義尙難拜命謹據實控陳仰祈聖
鑒事奉聖旨劉宗周新有倚命著卽祗遵供職其范仁事
情刑部作速奏結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席藁待罪
間非謂溫綸再申特備姑置臣罪不問而起臣供職臣不
任感而戀之以泣雖前案未結分宜祗承新命以從事矣
而無奈微臣犬馬之疾日甚一日有不能勉承聖恩者伏
念臣先年肄習受傷遂成痼疾互計難攻幾三十年坐使
精神日耗漸同廢人迨通籍三十六年而歷俸不滿六年
原非有告退之節足以過人殺以一生所繇報于服官而
臣反用以倖致不次叨冒至此慚負君父若何可言一旦

有欽名之命則適因患瘧而前症復作臣不敢不與疾自
前勉扶國門數月以來無一日不藥無一日不因藥加楚
至于氣隔胸而不降痰閉膈而不升目眩耳鳴時時昏暈
此因前案未結靜聽處分未敢乞骸幸而勉成陛見之禮
已不負微臣數千里赴召之本懷矣乃司空何地貳卿何
官今天下又何等時而可以五官不靈百骸如偶者尸位
其間卽臣不足惜將如邦土重寄何此臣之所以聞命若
驚感恩欲紀而終不能已于言也倘臣不從國家量度而
徒顧此殘喘乞恩自便聖明在上斧鉞在前其能貸臣一
人乎故不敢以假詞而直述其乞骨之忱仰祈聖慈俯鑒

之戸情萬非得已收回成命許臣以原銜回籍調理臣一日
餘生尙矢銜結于世世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痛切時艱疏　崇禎丙子二月二十三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爲治
之機以仰紓宵旰事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
之勢危于累卵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
經仁義爲一時强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臣乃知聖
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未盡對其臣用之效不旋踵
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臣愚以慨然爲有請也今天下禍亂
相尋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勦寇之役舉天下兵餉馳驟五

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河至煩聖天
子焦勞于上成議後先督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
乎然臣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治皇上誠計及于封疆則
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不致前事之所以失不知後事
之所以得而苟不亶窺治理之原亦終無以挽轉亂爲治
之術臣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詳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
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
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
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爲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
是耳目寄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

之叢脞天下事不覺日底于壞故自廠衛可譏訪而告訐
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失自人人救過不給
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自
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斷
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刁筆治絲綸而王言褻
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科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
橫賦愈迫自敲扑日繁而民生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
下而盜賊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
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
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自朝廷

勦與盡餉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使生靈盡歸塗
炭事急矣天牖聖衷一旦撤總理監紀之任重守令之選
下方推之以收緹騎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冀與二
三臣工洗心滌慮以開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
一文震孟之賢而卒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
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激坐廢使朝寧無可曠之風此其所
關于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于是求治愈殷紛更四出
市井雜流或得操其詭說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
不可問矣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
之勢釀爲亂階遂至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爲治之幾斷

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持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則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說以率祖而不至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𨕖議樹儲以收天下渙之人心而且選內廷以掃除之貸杜後世宦官之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禁慎宗賢以收藏之途杜後世宗藩之禁除此三大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冦亂哉夫甚蚩潢池之衆皆赤子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冦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齎內帑延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境內外聞風歸義者爭先恐後又奚煩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臣聞之有天德斯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延儒臣聽政之餘若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所爲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之功庶已不遠于此矣至于用人誠爲平天下要務尤在致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遽言乞皇上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補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姦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勵世之權者尤不可苟焉以應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卓有希蹤法舜之志而一時爲之臣者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治效愈後臣竊痛

之伏惟皇上斷以堯舜爲必可爲而求之于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若徒曰法制禁令而已則短長之效已見于今矣此固非臣之所敢知也伏念臣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貳卿雖捐糜曷圖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款款雖計極迂疏無裨高深萬一而區區堯舜其君之懷不敢自後昔賢惟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臣言可采得一一見之施行俾與臣以出位之誅身膏斧鉞亦所以畢報稱之分雖死不恨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再申皇極之要疏 崇禎丙子二月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再申皇極之要以端治本事臣聞天下無道外之治而道之所以爲大者仁而已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物物而體之也道在用人譬之一身然必其血脉先注于腹心之地而後暢于四肢達于肌理夫君臣一德之交亦一身之腹心也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我皇上勤恤民隱固嘗具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懷而天下猶有不得其所者何也皇上嘗用閣臣矣八九年之間或以枚卜或以廷推或以特簡又鑄出之以票擬至于票擬而猶倚愈以疏已帝心已未可慮輿論又未敢信不得已而從特簡諸者猶以爲內降之不可長也乃聖明而特簡矣宜其必出于天下之賢者而何以前見賢而後獲罪上有背者所逆今日不知其亡者是皇上終日用閣臣而不足也皇上嘗用九卿大臣矣既辯官而論之又代爲官之者曰若何而用人而理財而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靡不巨細綜覈將臣拱手受成耳然用人而人才之摧折日甚理財而財用之匱乏日增以至獄訟刑繁兵驕將懦尤稱一時極弊是皇上終日用九卿而不得一人之用也若乃召對疏勤自公卿而下咸不乏造膝之談仍令以所未盡者投匭而進亦足稱熙朝之盛節

矣然孰有爲皇上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者始爲皇上出言以爲是而輔臣莫敢矯其非既爲輔臣出言以爲是而部院臺省莫敢矯其非即間有矯其非者而皇上亦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因是遂終于不可問是皇上終日懸鞀鐸故以求天下之言而不得一言之效也至是皇上亦誰可與共天下者閔閔焉訪宗潢羅草澤搜兎罝之英參中樞之任議極一時苦心皇上因曰吾第不得天下賢者而用之耳謂天下未嘗無賢者也顧上之人能用與不能用耳堯舜之急親賢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合聖人不敢自有其聰明而必以天下之耳目公天下之視聽所以決壅閉之路也以今日求賢若渴如皇上而天下之爲賢人君子裹足而不入于廷得無有塞皇上之聰明而逆閉其塗者乎語曰君門遠于萬里堂上遠于千里堂下遠于百里言賞罰之易壅也願皇上之熟察之也雖然皇上自有其聰明而天下皆拱矣天下皆愚而還以其愚者當皇上之心曰此庶幾可以致而臣之也是皇上終日用賢而轉用愚不肖之士也若是者又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有我之私或累焉故也皇上亦去其聰明聖智而已矣語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歸于慎獨是以聖人莊纘凝旒淡然無爲而天下治此之謂皇極之

要臣常見廷臣慮皇上焦勞太過有舉職要之說以進者
亦稍敵其端而未竟其說臣謹爲推明之如此惟皇上于
齋居恭默之時恍然自見其獨體而于所保之臣有以知
天下之不足治也

三申皇極之要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三申皇極之要以決萬世
治安事臣聞古之帝王道統與治統合而爲一故世最明
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
已而分道統之任亦惟是託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綫而
功顯在萬世又千百餘年有宋諸儒繼之然人自爲書家

自爲說且遺世教亂爲力愈以觳已而究之治統散而無
歸則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
明卽位之後卽表章朱熹之學以上溯孔孟直接堯舜以
來相傳之統于是世變風移人心之正幾于三代列聖承
之遞加培養其爲人心世教如一日至于崔魏肆毒自後
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以上擬孔子人心澌滅殆盡此固天
之所以開聖人也自皇帝受命中興纘揚前烈復還祖宗
之舊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乃者時艱轉迫徵兵議餉
無有虛日臣嘗求其說而不得謂大本大原宜在皇極之
地而不盡然也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臣頃伏讀

聖諭曰誇詐日開實功罕覩深切近日膏肓此一時也大
臣不務講和衷而計出于傾危小臣不務修職掌而計出
于救過言官不務持公道而論主于風聞封疆之臣不務
定大計而功賞于殺良皆誇詐之類也以故皇上惡情面
則諸臣杜門謝客以市公皇上禁餽遺則諸臣引伸交際
以致敬設廠衛之譏卽以廠衛爲貨賂立註銷之法卽以
註銷至尊之耳目至皇上極力破除門戶之說而諸臣
又借以誣善行義綸黨逮必推求其主使風舜著益密
跡其設心雖彼此各有攸旁可究竟總主調停勢必至盡
逐正人再起大獄追貶群賢以成紹聖之紛紛而國事愈

有不可言者矣臣于是而痛人心之爲禍烈矣一中于崔
魏之毒而傳染至今猶得以機械變詐之巧竊其富貴功
名之捷徑因事遂于再壞若赤子而背父母士卒而叛主
將亦氣類之相因而至者也而臣以爲欲正人心莫如明
世教明世教莫若道先王之道以道之而其本則在皇極
之地臣觀大學一書言平天下之要必推本于用人予引
秦誓所稱大臣容賢妬賢兩者決好惡之路而歸之仁人
蓋惟仁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好人所好惡人所惡
以一天下之人心而化其反側乃其功必原于格致何非
獨知之地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而又何以能好能

惡乎此大學之道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今欲求端于皇極則自皇上躬親聖學始方今經筵之臨御非不勤也然不過循故事而已卽其列之于講讀之後者亦資聞見而已必也前復先儒程頤坐講之規以作崇儒重道之念乃始從容論質上下古今務求端于格致之微而由是進之誠意以審其幾道之正心以發其實已之明德既明而天下之明德與之俱明矣將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夫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知有君父而不復知有功名富貴知有廉恥而不復知有機械變詐民風自此而淳政事自此而修國家自此而又安攘亂得

治在反掌間是皇上纘皇祖而接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爲千萬世開太平也記曰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此之謂也至近日理學名臣如鄒元標高攀龍馮從吾等仍乞勅下廷議酌與從祀之典并給及國初方孝孺曹端而下諸臣補累朝之曠典定一王之道極人心世教其益有裨乎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心萬古一日則四端之心亦萬古一日今不務發其本心之良而曰吾姑以法羅之計所以防人心之詐亦已無所不至矣然文法繁而眞情愈隱伺察勝而苟免反甚民之無良無乃自上導之乎伏念臣少不知學長而無聞濟

殘餘生一口遺際聖明捐糜何恤惟是半生羸病無由勉效犬馬轉不勝其款款之愚至再至三感念時艱聲淚俱盡惟聖明憐而察臣臣死且不朽

恭申對揚疏 崇禎丙子三月初六日上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頂戴明綸恭申對揚之忱以圖報稱事頃該臣具奏爲痛切時艱等事奉聖旨劉宗周素有清名召來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歸咎朝廷如流寇悲其自窮貪欺任其所爲將何以爲國北宋向無三餉終至南渡可爲殷鑒堯舜事業詎不願望無奈士風又不及宋總理未任之前

有何功能表見以後還宜虛心酌慮毋自誤以誤國家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方席藁待命捧誦明綸仰見我皇上虛懷盛節雖微臣之言出于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采擇至申爲求爲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縷轉迴環而不容已于對揚之忱也臣請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爲聖者非以其事業之巍煥與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四方從欲黎庶風動堯舜之道所爲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

色貨利之習固已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授之政事之地卽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固不自知也乃時而提醒之曰得無與亂同事歟又時時而謹凜之卽此一念謹凜是道心之主也爲精一爲執中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曰堯舜事業詎不願雖又若姑自退諉焉何也無乃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無以加矣然詳考其時洪水爲災昏墊阻飢遍天下而堯舜不以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于求賢而用之以坐待昇平計其爲時已不啻數十年之久矣皇上誠以堯舜之

心爲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諉之心以爲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嘆貪墨成習在位者所在皆是而臣以爲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皇上之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爲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爲者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頋以爲不足畏一時君若臣惟賡歌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冦之爲中原毒也原其初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皇上但心堯舜之心以撫民耳不患冦之不還爲吾民也夫宋誠不必有宗藩方鎮宦官之禁而播竄之禍

實始于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用兵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足而黨論與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國勢日蹙遂至南渡此所謂無事自擾者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維繫闕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而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首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盡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一

旦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議論紛糾媒孽時起終致人才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受錮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愼行之垂死也而用尤恨其用之不蚤則此外可以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幸天下使天下皆學爲孔孟之學永杜朋黨之說下是廣起廢之途務腐擧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而媒進者庶幾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握要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推行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惟皇上深致意焉昔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繼之

曰有爲者亦若是乃知堯舜人人可爲此性卽堯舜之性此心卽堯舜之心苟非深信不疑安能立一必有爲之志而不惑于雜霸故雖以漢文帝之賢而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其志不足稱也故又曰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上再開唐虞之治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臣識本迂疎未諳時務仰承天語戒飭致不夙夜匪勉以期追于自誤誤國之譴統祈聖明鑒察臣無任感激悚惶待命之至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一

奏疏四

請禁言利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不敢懷利事君仰祈聖鑒并勅禁天下言利以挽回世道事先是聞冏寺缺馬價嘗奉明旨願捐者聽今大學士溫體仁等及勳臣朱純臣各報捐助有差漸遂及九卿以下臣乃不能無說而處於此臣聞之爲人臣者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不聞其出於利也如以利卽破家狥國亦利也故卜式輸邊公孫宏以爲不軌之臣不可以化天下今國家禍亂相尋流寇四起日煩縣官拮据中外諸臣孰爲匪躬自効者卽一歲之中捐陵工捐城工又捐短牆以及於馬價亦何當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於此無乃沾沾有市心與此臣所謂利也且夫輕瑞何典也而亦議以捐助罷倘遂行之辱國滋甚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皇上嘗禁天下以賂矣數金見告重者辟輕者戍又嘗嚴贓吏之誅矣自滿貫而上無不重者辟輕者戍一時士大夫方凛然勵羔羊之節而今者賂自上開矣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凡此一捐再捐三四捐勢不能不割之養廉之餘者也卽內廷之臣苟奉皇上約束亦豈有私藏而短牆

[illegible]捐助又過從節省以爲邀寵地終將取償於朝
[illegible]則亦何樂有此紛紛捐助乎哉臣於是而重
有感矣皇上自即位以來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身衣三澣
之衣口食監門之養固將一意以恭儉化天下而屬者時
艱未艾水衡度支動詘經費思欲他圖以佐緩急之計有
出於萬不獲已者天下以爲人主而務財用也競以頭會
箕斂之說進進此以往有極猥褻不可言者益復申法律
之教尚介胄之能長遊說之習決乞播壟斷之行率天下
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釀成盜賊公行之世而天下
之禍遂日甚一日而不可救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

也臣聞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盈縮大夫不言多寡
誠有見於亡國敗家之禍未有不中於利者故鹿臺鉅橋
瓊林大盈千古以爲炯戒即大學言平天下不諱理財而
生財之道不過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而尤惓惓於聚斂之
戒且以爲甚於盜臣乃知生財之道即絜矩與民同好惡
之道是以謂之大道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今天
下既以橫征之故日驅民爲盜中原赤地數千里已無生
財之衆矣所望二三有司多方招撫稍爲農桑衣食之計
以保此孑遺而又輾轉困之以捐助試問此捐助胡爲乎
來哉語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若議食議用則請皇上罷

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事事從撙節愛養起見而不徒爲
粉飾太平與侈傺苟且之計如近日城臺城牆城垛天項
諸與作備以標本次第孰非事在可已者又如軍需七項
四項歲造各不下萬計因陳相積漸歸朽敗倘歲省三分
之二亦歲省金錢十餘萬其他可以類推畢前大計仍請
勅戶兵工三部通局籌算先定規模不得多兵多餉多器
械以自敝如此而亦無事屑屑於言利爲矣然苟非人主
明大道之要先慎乎德而出之未有不以利爲義以聚斂
之小人爲君子而用之者伏惟皇上洞觀治忽之幾明示
取舍之準尊仁義而後富强特勅自今中外各官弗復行

捐助以長言利之習庶天下有正疑之日乎臣不肖竊有
聞於義利之辨敢爲推明其說如此願與廷臣交勗之耳
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修陳錢法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遵奉明旨仰佐錢法末議
事前者因錢法一事戶部欽奉上傳該錢法侍郎吳國仕
回奏奉聖旨是奏內疏官錢禁私錢廣收放俱於錢法有
裨至鬧販立限收買嚴稽出入尤是疏通要法著確實勅
行有仍違禁私販收放作姦者內外各該衙門嚴緝參拏
究治務期上下通行軍民兩利該部知道欽此續該侍郎

吳國任恭處玩法經紀李八等奉聖旨李八等著送刑部
問擬楊大併行緝究其責成坊官盡收私鑄例行制錢及
參罰事宜依議但不許衙役乘機生擾在官經紀應否設
立該部核議具奏欽此國任尚未經同奏復於本月十七
日見邸抄戶部樓出上傳錢法原取便民今新錢六十五
文未見通行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作何畫一至
禁外錢原防低假若一概禁絕是否足以周流通著戶部
及錢法侍郎詳詢確議速行奏奪欽此臣伏讀前後詔旨
皆責成戶部而不及臣部然臣在工言工亦以提督錢法
爲專職者也前接戶部來文事理已該本部尚書劉遵憲

劄行營理寶源局員外郎許國楨遵行去後而臣時訪之
民間俱不便于新令至有因而罷市者臣念行法之初人
情難於慮始故靜聽彌月未敢建有陳瀆而不意聖明已
再四廻環猶以前議爲未盡因有詳詢確議之旨則臣其
敢無說而處於此乎臣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所趨因
法之所不能强也況錢之爲言泉也又謂之圜府本以流
通上下而成制未有不行於下而可行於上者大哉王言
錢法本取便民一語固已得其大端而曉然於王者與民
同利之德意矣今請就明諭之所及者而一一爲闡繹之
如曰新錢六十五文未見通行臣謂不必强之使行也聽

其自行而已如曰舊錢聽從民便又稱苦無定數臣謂不
必强之使定也聽其自定而已如曰禁外錢原防低假若
一概禁絕是否足以周流臣謂不必禁之使絕也禁之且
以滋擾但嚴低假之防而已然則何以使新錢常貴舊錢
常賤低假錢獨常禁乎有法於此請姑因人情之所便而
利導之一在酌收法如收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收舊
錢亦有收而若事例若稅糧若贓罰皆例收新錢若房號
若門稅若贖鍰皆例收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
估既分其貴賤而收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一在酌
放法如放之以二八銀錢也新錢有放舊錢亦有放而若

官吏師生俸廩衙役工食皆例放新錢若三大營軍需特
從優卹皆例放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隨時估既分
其貴賤而放之民未有不從其貴賤者也又一在酌行使
法凡民間交易估自一錢以上者許用新錢估自一錢以
下者許用舊錢新者制自上裁舊者悉從時估既分其貴
賤而用之民未有不安於貴賤者也于是禁濫惡之新鑄
臣查近日所鑄制錢視萬歷以前民稍縣甚而臣部近用
鉋銅一項爲鑄本銅低而制益劣亦何怪民間之賤值乎
法宜加增銅斛更定字樣如萬歷時錢式且進而視嘉隆
則體質既殊新錢不期貴而愈貴矣於是禁低假之舊鑄

訪九門以外但有進低錢假錢者聽該部以銅價收之訪鋪戶中但有買低錢假錢者聽司坊官以違制之罪罪之則私錢漸盡舊錢不期賤而漸賤矣于是議設在官之經紀每坊量設一人統領諸小鋪必報土著之有身家者聽其新錢舊錢分别兌換兌換分而行使亦分可知且聽其低錢假錢一例收買收買盡而行使亦盡可知是又所以通上下之血脉制新錢之低昂而行之不以爲擾者也至於舊錢絡繹捆入京師臣願聞之道路凡以外省直但行新錢不行舊錢故也其但行新錢而不行舊錢則各省直官鑄太多故也官鑄多而私鑄亦多不特舊錢賤并新錢

亦賤矣官鑄多而銅本益貴不特京鑄壅并京鑄亦艱矣今請除南京戶工二局外盡廢天下官鑄因禁天下私鑄必使外省直新舊兼行悉如京師例而外錢自不禁而漸絕矣臣非不知隨處起爐取息饒而裕國便要之國家當權大體不當較小利語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況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注於彼者必挹于此故必於行法之中不礙人情之所便所爲因其勢而利導之絕無事於一切把持之術此王道也臣敢以是奉揚天子休命若其他已經戶部條議見在遵行臣不必縷縷及之臣識短才疏自愧一得仰祈聖明采擇施行

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危疾陡發萬難報效殊恩仰祈聖慈俯容回籍調理以終帷蓋事臣叨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歷任禮部儀制司主事光祿寺寺丞尚寶司少卿太僕寺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皆未任歸籍恭遇皇上登極于崇禎二年起陞順天府府尹叨任一載告病回籍崇禎八年七月內特蒙欽召來京本年正月內陞任今職伏念臣一介草茅荷蒙皇上作養以來洊歷四朝屢進屢退遭際聖明前後起以非常之典從此瀝膽餘生誓許之君父以圖報稱於萬一臣之分也乃臣福薄

命慳動輒恩遇在京兆已然即今一日受任輒不勝其支離困頓之狀有勢難終隱而不以告者緣臣中年以脾胃受傷腹內遂成痞積百法難攻攻之愈峻體亦愈羸以至血脉閉塞痰火怔忡其來有漸一旦叨茲劇任黽勉在公疲勞日甚忽於前月二十三日感冒風邪寒熱交作旬日以來或吐或瀉晝夜不寧僅存微息醫生王宏科錢穎咸謂元氣在絕續之交非一藥所能驟起則臣雖有區區犬馬之心亦不能仰圖報稱可知爲此伏枕百叩懇祈聖慈憐臣久病未痊復感新菑萬難供職特賜罷免仍容臣受事未幾負恩深重姑許以前任府尹職銜回籍調理臣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力疾惛憒不知所云臣無任激切控籲
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臣病久未痊再懇天恩特
賜罷斥以重官守事頃臣于本月初二日因驟感危症具
疏控陳旋奉溫旨著臣供職臣感天恩義矢靡瘁會逢郊
祀大典職掌攸關力疾見朝得與於執事之列幸而事竣
其間啟處不遑者連日夜而臣體復加憊矣臣所謂驟發
之症在脾虛暴下則驟發似可以驟止而孰知臣症由來
已三十年浸劇者復十年且每年必劇于夏秋兼之積痰

如盤積痰如絮積火如灼致氣有升而無降頭旋暈如坐
雲霧中近自庚午得請以來無日不與藥餌爲緣而衰齡
日逼療法日窮既而蒙恩起用一時狼狽之狀臣後先披
露御前未遂省察溫命重宣臣遂不敢固請以違臣子之
義而今也禍過而災愈生任重而力轉瘁至日病一日有
不勝其瘝曠之虞者如臣職掌在提督工程而一日不視
事則工程之勤惰難稽又管理錢法比較銅商而一限不
比較則姦商之宿逋莫問即皇上能優容一病臣有司空
之堂而臣不敢以司空負也頃臣見科抄有民本許瑚者
論及于臣一則曰才諝不足一則曰經綸無能視臣近狀
可爲質錄恭瑚爲臣鄉人頗知臣而至其謬相引暱者臣
亦不受也總之臣才本薄而重之以多病故愈見其短臣
于幹濟本疎而處之以多病之身故愈覺其疎有臣如此
又安用之惟是明旨遽遲終鮮報稱負罪負恩且仰累聖
明知人之哲臣每清夜魂消無以自遣何問煌煌三尺抑
惟聖慈察臣溺職罪狀俾臣不能供職之苦情量從罷斥
永錮田里倘臣得偷延餘息以終始天高地厚之造則所
爲生當隕首殁當啣結者也臣無任披瀝悃誠待命之至

三請告疏

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兩奉恩綸力疾萬難

供職仍瀝血悃以祈聖鑒事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爲
臣病久未痊等因奉聖旨劉宗周前已有旨諭留着即祗
遵供職不必屢陳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于私寓恭設香
案力疾叩頭外伏念臣本以夙嬰羸疾驟劇一朝輒有引
疏實出萬難得已乃蒙聖恩前後兩賜諭留臣敢不仰體
惓惓勉延弱夕繼而思之皇上之所以諭留臣者固將責
臣以職掌而非徒名位之虛拘也臣而念及于職掌則司
空周天下劇司佐理分猷並稱劇任而臣自罹疾以來嘗
疾成眩既受困于神明積濕成風復受攣於肢體其爲日
癒日憊之狀有爲難再試于鞭策者使臣而勉留一日則

曠職一日則臣之負譴日甚一日而至乃不覺惕然于去
留之際也以臣至愚極陋之資浮沉善病將四十年曾無
寸壁可錄一旦荷聖明求舊之典至以庶僚而驟九卿自
初進而陵左席甚者不由廷推徑取坐名皆故事所希有
而臣輒不揣非分惶遽承恩凡以生平有未効之犬馬至
此冀得少酬萬一耳及夫載蒞無能種種殊恩總成辜負
臣始不禁抱頭鼠竄而況以假聖明之優容以曲蓋其溺
職之辜則臣義愈有所不敢出矣用是不獲已仍申前請
仰祈終賜罷斥倘蒙聖慈鑒臣瀆冒未深姑從老疾例量
與致仕名色則極辨之朝終無倖位而曲成之德不廢散

材臣雖從此遠先朝露亦將瞑目九原臣無任迫切惶悚
待命之至

予告辭朝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遵旨回籍恭申謝悃
事該臣于六月十五日以微臣兩奏恩綸力疾萬難供職
仍懇血悃以祈聖鑒事具疏聞奉聖旨劉宗周屢旨諭留
覽奏情辭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臣謹遵旨回籍未能力疾叩闕望闕徘徊瞻天咫尺
四朝犬馬豈無戀主之私一日首邱忍負致身之節伏願
陛下聖德日新聖修時懋本之靜存動察惟是分理欲而

辨長消驗之出身加民乃在謹好惡而端用舍繇知言以
知人則遜于乃心終不若逆而求道繇用人以行政則謀
之新進亦何如卜之老成第恐偏聽生姦致解仁賢之體
且慮積疑來隙終開門戶之爭此在先朝已成殷鑒至于
匡勦中外之畧動關廟算則筦樞之責難輕更以勦撫順
逆之權分任地方則邦本之謀尤亟寧寬一分民受一
分之賜更張多一事吏滋一事之姦倘能事事提其大綱
自可種種詳于小節乃者上下雷同徒習鋪張之治其焦
勞日殷未聞交儆于臣工惟明主獨鏡道揆之原而危時
尤切泄沓之戒臣雖奄息願效哀鳴忍死須臾庶見太平
有日齊天萬壽永隨草野呼嵩臣今拜表言行無任力疾

屏營控辭之至

身切時艱疏

原任工部左侍郎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身切時艱敢因
去國之微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事臣宗周因病乞骸
奉旨回籍于七月初一日辭朝出國門行次天津始聞逆
警臣不禁變惶驚懼者久之伏惟皇上上廑宗社之憂下
切萬姓之慮宵衣旰食當不知若何焦勞臣又不勝痛絕
仰瞻天表愈增勞瘁敢以芻蕘一言爲當宁獻臣惟我皇
上注意邊防無日不綢繆未雨而國事一至於此追原禍

於丁魁楚之久以病請也業已自知其非封疆之任矣乃
朝廷不聽其去卒至敗事不問吏部有爭執張鳳翼小有
才而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
卒至敗事不問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尤
有不得辭其責者且夫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
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
專政何以服王洽之死諸鎮逗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
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邊庭有警
罔勢日蹙凡廷臣之纍纍若若從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鋒
鏑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小人一一爲

異已驅除者今不妨以同已而互相蒙蔽乎其階之爲禍
僉有不可言者矣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
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李泌對曰
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姦之
要故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出世之主也
其於姦邪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
懸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鋤清飾而臣下多以曲
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
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究
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

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
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
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軀
保妻子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
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寺人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
倚以重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
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抑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
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
將置藩臬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豈事
必無幸矣且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每相爲引重而君子

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
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必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
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
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
於治理如御史金光辰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臣
意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光辰竟以言
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
官亦何負於國哉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之
從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何問李勉之尊朝廷者乎
其他觸邪止佞端南仲之尚方者亦自不乏其人又往往

得罪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爲寒蟬之結舌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斯臨難無伏義死節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傚史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錯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於鄭鄤雖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幡然示

爲皇極之主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之根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亦庶在此不然而徒計出於苟且舉動乖舛日甚一日天下事尚忍言哉伏念臣廢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蒿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雖江湖滿地拋無投生之路即臣不言又誰爲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得鈇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臣無任激切望闕呼天哀懇之至

辭少宰疏　崇禎辛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籍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罪臣驚聞簡命掄分萬難仰承謹席藁剖心懇祈聖鑒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於在籍接得本府公文內開吏部具題爲欽奉聖旨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聖旨劉宗周起改吏部左侍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戰慄該臣蒸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於崇禎九年以工部左侍郎蒙恩予告甫出國門即聞兵變臣因遷延通津之間拜疏陳留爾奉聖旨封疆重寄朝廷委任邊臣何嘗不專奈平時一味欺蒙迴警輒至踈虞特遣監守食飭

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中官之心是爲何語且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竊比奸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錯刺壞法蔑倫罪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奸又牽扭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明係比私亂政顛倒是非本當重處姑着革職爲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乃截罪而南謝恩聖門席藁於今幸保首領於牖下何意聖明以求治若渴之懷宏開使過之途談及微臣驟蒙特簡起自卿階晉以銓貳仰見聖明雷霆雨露眞同大造之無私卽草木無知敢忘鼓舞獨念臣前日所以得罪之故仍有萬不能自安者他不具論我皇上

以孝治天下所致嚴者在滅倫一案業已昇懸鼎而臣
猶恐爲莿臣溫體仁所賣故據律文謂杖母之獄不可以
誣吉坐則明旨所指亂政之大者也其後詞臣黃道周特
以自謂不如鄭鄤終干嚴譴臣爲何幸罪同譴異及黨起
廢之典豈部臣未有以臣前日罪狀明告之皇上者乎果
爾則事涉朦朧寧不轉甚微臣之罪臣爲此凜凜不敢不
剖心自陳再聽君父之生死何所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
以薄譴在籍俟詳定臣死且不朽如謂臣罪委在可原
不妨錄用則廷臣之以言事得罪者不能枚舉倘蒙槩與
甄别儘堪策勵將來亦何取於臣之老憊無能㝡出羣臣

之下者乎嗟乎君臣相遇之難也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
失故上下相親我皇上忠孝作人允垂萬古綱常之則而
臣子輙以綱常之說撓君父之美以是屢瀆聖聽致皇上
不能容一從寬詞臣數起重獄自此中外頗以言爲諱積
成㬥戾之端甚非盛世之福則亦臣子之罪也臣每念及
此未嘗不撫心內訟哽咽隕涕幾欲籲天而無從故不禁
欵欵及之統祈聖明矜宥臣無任激切屏營待罪之至

再辭少宰疏　崇禎壬午三月二十六日於淮安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遵旨戒途
力疾觸難前進三遲血誠仰祈聖鑒俯容遄歸調理事臣

自拜殊恩旋嬰癃閉之症不得已具疏乞骸於本年三月
初四日接邸報奉聖旨佐銓亟需貞品劉宗周著作速赴
任不得固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惶恐無地思得一日
以襆被上道冀少慰君父之惓惓柰前症未瘥自出里門
日增困憊沿途問醫行至淮安地方尚圖舍舟登陸而臣
勢難前進矣蓋臣衰年患此劇疾積百日而不解逆癃閉
之久變爲遺溺日每十數遺遺必閉絕以至精血盡耗九
死一生抱此纍然之骨臣即能忍死輿疾至京亦萬不能
得之服官之日臣姑無問佐銓建豎若何即今動履艱躓
誠之朝參公座且有不禁其隕越者而溫綸鄭重有加無

已不徒責之以官守抑又勉之以品格至望臣如此之切
則臣亦何以仰副報稱於萬一乎臣雖犬馬有心終不敢
以一日未死之身假塞家國委君命於草莽而至此已勢
難弱蹶萬不獲已敢仍申前請倘蒙皇上鑒臣蹶蹶就道
之本心并原臣不得不繼請之故特賜矜全許還舊籍俾
臣以骸骨終邱首臣仰戴高天厚地再生再成之恩真沒
齒而罔極也臣謹於途次候命臣無任迫切惶悚控籲之
至

敬陳聖學疏　崇禎壬午四月初一日於淮安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在籍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不能以身

報主敬竭報主之心終致主於堯舜事臣以老病誤蒙聖
簡拜疏乞骸且曉講壑長負聖恩死不瞑目即後之人有
以臣爲口實者感茲不世遭逢恩罔報稱然能不益重其
有君無臣之歎此臣所以腸一日而九廻者也臣聞古之
人恥其君不爲堯舜若撻市朝故雖定哀之衰庸齊梁之
僭亂孔孟猶不忘惓惓之誼苟非若斂君者則伊尹之於
太甲周公之於成王皆自中主而進爲聖人當日所謂市
朝之恥如責左券然況又有進於二君稱大有爲者乎臣
不肖遭際聖明十五年於茲仰窺皇上希堯軼舜之資前
無千古即位以來孜孜訪落臣嘗竊以堯舜之說進而終

愧所見之陋非擇焉不精則語焉不詳亦何以仰裨高深
於萬一乃者時艱未艾交警方殷幸以宵旰之憂勤稍起
班僚之泄沓而治功猶然未奏得無爲之臣者猶是吾君
不能之故習乎臣雖不肖自被放以來深自懲艾每因師
友之講求熟念今天下治亂之故斷然不能舍道而別爲
手援臣所謂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皇上之道亦即
臣工見而知之之道而所爭止在學不學之間臣因備述
聖學三篇謹爲當宁獻少畢臣前日之志雖竭鄙倍勉說
而當宁苟或推其端以竟天德王道之大全則坐奏昇平
之業即此而在又何時艱之足慮臣且藉手效對揚之萬

一云謹力疾口占以聞如左
其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臣聞天下無無本之治本一
端而萬化出焉則人主之心是已虞廷之訓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源也
聖聖相傳迄於文武不離緝熙執敬之說其後孔門脩
衍其旨於大學首揭三綱表人心之道體（書言人心是人欲道心是天理非是）次詳八目示精一之全功而執中之義已蘊於此
矣至子思子爲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謂堯舜以來
相傳之意其旨未發之中即意蘊之真體段（舊指正心者亦知此）
（默知未發之中非是）故皆以慎獨爲本教（亟以於誠意蘊曰本知本書知此而已）

而十六字精神盡括於此乃知學庸二書相爲表裏示
後人以入道之旨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慨自聖學
不講而心宗遂晦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
而道心竟涸於危殆（念有覓閑意無善惡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言中庸者以
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而中體或落於偏枯於是二書
自相矛盾（未發謂本既以靜生動誠意爲本如何又以動生靜）學術浸以支離從
危則近於功利偏銳則蔽於虛無虛無功利之說昌而
佛老與申韓遞起用事轉相出入惑世誣民更數千年
流弊未已則亦吾儒之說有以啟之也恭惟陛下以生
知之資延反身之極契學歸宗得之心悟端無取於章

句之紛拏而正恐章句紛拏或得或失時有異同致陛下之心反受其惑者有之往者臣頗得之傳聞陛下崇信佛法退朝之暇口誦佛號徧及宮中又以天仙菩薩等名並加聖母繪爲圖像虔禮齋供以表聖孝一時得之所感甚摯因有三教一理之說而於道教亦極其推崇特詔起正一眞人處之京師援以恩禮益復佐以禍福之術轉相惶惑天下且有望風而奔走者矣昔者楊墨爲仁義無父無君孟子辭而闢之距如也又千餘年而得佛老之說卽楊墨之說之深者於是有宋諸大儒特起而排之以爲其害甚於楊墨其說彌近理而大亂

眞懿哉斯言乃者陛下表章諸儒進以謚號補千百年之曠典爲興朝盛事聞者莫不興起夫諸賢於佛老果何如者而云三教一理乎臣於是仰窺陛下之心矣忽焉而宗儒忽焉而依佛或合之或離之方搖搖而無定也豈陛下求之吾儒而不得其說不免依傍於二氏至求之二氏而終不得其說乃還歸之吾儒乎夫陛下而不求之吾儒則已苟求之吾儒之正也臣請陛下先反而求之吾心當其清明在躬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此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卽是惟精誠此之知卽是惟一精且一則中矣踏吾喜怒哀樂之所

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矣此愼獨之說也而陛下已一日而堯舜矣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臣觀凡人之情大抵有喜怒而無好惡有好惡而無是非是以任其情之所發無有不陷於一偏者感之以可喜而喜喜而不已偏於喜感之以可怒而怒怒而不已偏於怒偏則好惡或爽其則是非且失其衡用人行政之間且有次第決裂而不自知者卽今疆場之禍二及宗藩而封疆之臣尙以忌與終僨蓋舉請之案一無成效而斥罷諸臣以明北家所遺豈非喜怒偶偏之一驗乎而今日次第自當於幾圍矣喜怒平而好惡之公乃出好

惡公而是非之理自著此之謂不遠之復天心見焉成湯所以改過不吝也益上聖猶是此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故雖聖如堯舜卒不廢精一執中之說者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愼獨而已愼獨而知心之所以爲道本一誠而畢貫愼獨而知中之所以爲執合四氣而交融所以畢之不近於功利高之不入於元虛也故曰愼獨可以行王道願陛下深信於斯而篤行之臣聞之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夫以陛下十四年講求治道之餘猶或失之搖搖而無據甚矣定志之難也倘於此而略求之學問之要折六經之衷而宗孔子紹帝王之統

爲祖唐虞則其於道也亦庶乎如農之有畔動無越思
乎而治功之秦度越千古有不待言者陛下遂爲千古
集大成之聖主矣又何有二氏之說則夫九蓮智上等
持仍還彼法無以褻九廟之靈齋醮之舉盡放彼徒無
以汙法宮之地宜亦不待臣辭之畢矣臣所謂明聖學
以端治本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其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臣聞天下大矣而以一人理
非徒以一人理天下也有要焉此又本計中所爲提綱
挈領以其至簡而御天下之至繁即以其至靜而宰天
下之至動者也故曰君職要臣職詳不於其要而詳焉

以圖必至侵官溺職此虞廷所以叢脞也昔者堯以
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考二聖人在
當時竭一世之精勞惟在得人一事而絕不分於他務
卒享無爲之治則萬古握君道之要者莫有過於二帝
雖然知人則哲帝其難之矣故舜攝位首以四目四聰
徹雍蔽之門而其法在先能舍己舍一己之聰明則雖
邇言有所必察惡言有所務隱以爲用中之地乃稱大
知焉此知人之學也而即精一執中之實用力地也然
則人主之聰明果不可恃乎人之賢不肖未可以耳目
盡也上用耳而天下逃於聲矣上用目而天下遁於形

矣耳目既窮於形聲而吾猶察察焉務致其詳則神明
之地愈受其疑矣語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爲明何啻
千里故君子舍其耳目之用專求之道心之微不見之
中而獨見出焉所以明目也不聞之中而獨聞出焉所
以達聰也此明哲作則之至也陛下以天縱之聰明留
心治道亦事事躬親日所裁決萬幾動超羣臣意表羣臣
奔走受成之不暇則羣相與觀望爲自全之計致陛下
孤立於上而莫之與抑陛下非不求賢若渴日進三事
九列而倚任之而前此卒無有一當任使者豈其知人
之學猶然未之或講與一番黜陟有一番是非今日以

爲賢明日以爲不肖者有之明日以爲不肖他日又以
爲賢者有之此無他任耳目而取數窮此心先處其疑
故也且陛下所積疑不化者非朋黨之說乎率天下之
人而樹私交以背君父豈非人主之所甚惡而其事實
自不然者君子以同道爲朋能自絕於小人爲黨故十
六相舉於虞而四賢集於宋古今以爲美談即顧厨俊
及洛蜀紛紛皆天下名賢適遭阨運靡㡬無負朝
廷諸君子惡惡之論千載而下爲之破涕是故如其道
則石碏可以死村伯非其義則鄙倚可以賣諸呂朋黨
亦何負人國哉若小人必得有所謂黨者各營其私競

消其惡耳及其一日見外於君子輒自詆之孤立而轉
以惡名加君子曰黨人主卒中其說而莫之省也且今
之所稱懷姦誤國罪惡貫盈者非首輔薛國觀乎國觀
陝人也關中風氣近古其時士大夫雅多自好者獨國
觀一人敢羣為其鄉人所擯而朝士之為小人者正喜
其能立異也而引之進之惟恐不加諸膝一旦以金堂
入政府果誹為之地乎而此輩遂得以驅除異己動激
陛下以黨人之說上自縉紳下自黌序紛紛籍籍日以
窺陛下之喜怒而中之至稍持正論者必使之剷跡於
朝廷於容人之國而國觀猶然無恙也然則陛下之聽

明幾為若輩所罔久矣何幸離照當空魑魅立屏畢開
衆正之途漸卜太平之兆而臣猶不能無虞於往復之
數正恐一念之警疑不徹則羣陰之投間未已此君子
小人進退之關固宜辨之於蚤而知人之地尤不容不
致其力者矣仰惟陛下躬先聖學法堯舜之明目達聰
而推本於舍己而舍其聰明而歸之聞非徒舍聰明并
舍喜怒舍好惡舍是非至於是非可舍而後以天下之
是非為是非斯以天下之聰明為大聰明廣開言路
合衆論之同建用中之極即讒說殄行亦不至震驚朕
師為衆正之阨窮是以天下才任天下事首得人以處

政本隨得人以處六曹之地下及百執事無不得人乃
恪守祖宗法度次第布之有位仍不至以聰明亂舊章
自此陛下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雖然此非特人主之
學也陛下為天下而擇相相已足得君道之要自一相
而下逮有知人之責則逮有知人之學雖所學未嘗不
同而人蓁衆而且詳職業亦有知變有未可以一端盡
者夫惟合天下明知人之學而事事皆得其要領下至
一卒之微亦無有不稱任使者矣此今日救世第一義
也臣所謂躬聖學以建治要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其二曰崇聖學以需治化臣謹按大學所謂明德至善

篇始指出仁字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即得之以為
心則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天下昆蟲草木
皆吾同氣顛連殘疾皆吾恫瘝無不有以扶持而安全
之渾然天也故德曰天德道曰王道天春生萬物而秋
以肅之莫非生也王者仁育天下而義以正之莫非仁
也臣又請追宗於堯舜史稱帝堯曰其仁如天舜德協
帝則曰好生史臣贊之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
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如是止耳極其效乃至於變時
雍四方風動二聖人以德化天下其盛有如是者陛下

撫有成業承神光兩廟積弛之後不難振之以明作克
幾得救時之權矣而邪臣遂目禁陛下以申韓之術致
訟獄繁興犯者日衆傳染海內福禍殺機兵刃交毒上
干天和無歲不罹災沴至此民生凋命內治邊防次第
決裂岌岌乎有不可收拾之勢皇上乃發憤更化舉
十四年以前一切繁苛之令一掃告罷臣民鼓舞懽若
更生如霜雪之後繼以陽春矣海內外業已重覩堯天
舜日氣象而臣猶以為未可徒求之政事間也必也求
端於聖學以明德化天下乎化天下自廷臣始自先朝
學禁以來士大夫不知有本心久矣陛下復用重典以

趨之益習為苟免之計因而心術愈壞今誠欲使天下
回心而向道莫若先以手足腹心之誼養天下之元氣
不特寬之以文綱而且樹之風聲令天下爭自見其本
心將惻隱之心勝而君父之誼堅矣羞惡之心勝而身
家之計輕矣辭讓之心勝而進退取與之介審矣是非
之心勝而成敗利鈍之幾晰矣合此四者斯可與事君
矣而仁其大端也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乃者陛
下隆三五之業不難進股肱大臣降以殊禮一時風動
中外計無不洒然易慮者而第恐禮貌之虛拘無以遂
作其腹心之報臣請因是而推之如詔獄之興祖宗以

來因所不廢然亦借以懲大姦大逆而未嘗概及士類
也今者東廠之設呵難羅衛尉之鍛煉猶懸請自今廷
臣有犯一切下之法司永除詔獄庶不至以非刑辱士
而至於廷杖一節原非祖宗故事辱士尤甚士可殺不
可辱仍願陛下推敬禮大臣之心以及羣臣與廠衛一
體並罷還天下禮義廉恥之坊禮義廉恥之坊設而惻
隱之良愈著矣繇是化宰臣以化兆民流寇之徧天下
也原其始謫之日皆由朝廷嚴刑重斂威暴其下使之
偷生無路悔罪無門以有今日即陛下非不下哀痛之
詔特與此曹以自新而所司莫承德意卒未有以天地

父母之心相感喻者一撫再撫每同兒戲惟其恩信不
立是以負固愈堅自此廷議一意用兵日驅數十萬生
靈於鋒鏑之下無不玉石俱焚更堅天下從賊之心而
今者動與撫而兩窮矣計莫若有以化之而化之術仍
本之陛下父天母地之心推誠而致之乘此中原殘破
之餘亟議撫綏之法特遣才望大臣齎朝廷尺一詔書
宣示德意 而經理農田因悉捐天下勸餉金錢以為
牛種廬舍之資聽有司設法招徠聯以保甲進以鄉約
乃罷所在督師等官明示天下休息而專責兵事於巡
撫俟賊勢既窮賊徒漸散渠魁未有不授首者也且賊

之攻城不已凡以求食耳掠而得食猶之朝廷食之也
莫若遂來而食之曰吾以父母食赤子可乎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此化之之說也化兆民之衆使之翕然
一人而天下之勢安於磐石矣臣願陛下及今奮定聖
謨躬修明德至此見大聖人本身出治稱舜禹皆眞知
天德之無不覆載舉一世而甄陶之歸之至仁此眞學
問之極功盡性之能事所謂與申韓之效天淵異已而
臣謂此固非可以旦夕幾也王道無近功至治非小補
若規小利圖近功不旋踵而害已隨之臣願陛下從事
愼獨之學先去其欲速見小之私而日就月將以十年

成將隆古絕業不難再見于今日矣臣所謂崇聖學以
需治化者此也統祈聖明采擇

辭總憲疏 崇禎壬午八月二十六日於臨府上

原任工部左侍郎爲民臣劉宗周謹奏爲微臣遽叨寵命
揣分更難仰承懇祈聖明俯容辭免以肅憲紀事臣蒙聖
恩起陞吏部左侍郎該臣屢告在途未蒙俞允行至山東
臨朐縣地方接邸報吏部爲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陞都
察院左都御史著星催到任欽此欽遵臣不勝惶悚無地
隨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草野孤蹤荷
聖明使過之仁寵以非常之遇佐理銓衡處非其據已不
勝進退狼狽之狀乃臣既未經受事再蹶榮堦進叨竊席
揆諸分義有萬萬非臣所敢仰承者臣聞明主官人必循
資而考績人臣受事務揣分以盟心故事都察院以侍郎
轉者絕少而以一日未任之侍郎躐轉者自皇上御極以
來亦未之見也而始見于臣臣其敢冒昧自處以辱官常
且仰負聖明知不得已之盛心乎夫都察院風紀之司也
百司庶府于是乎稟壹一切政事于是乎聽可否海內
民生吏治于是乎行激勸當此中外多故聖政維新之時
所係得人甚非淺鮮一旦俾臣越次而處之將壞法亂紀
實自臣始又安望其有展布之地乎如臣學本迂疎資難

非劣素無一劄之長可奏臣府之暑而其爲中甚頗饑懼
允有不待言者矣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別簡賢才如同推
尚書傳淑訓而外資望多度越臣者以充任使容臣仍以
骸骨請得賜邱首則所全于臣之分義無幾而所裨于官
常國紀實大伏望聖明察允臣無任戰慄惶恐之至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二

奏疏五

陳沿途見聞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二日具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為微臣草莽有懷敢因路諏所及入告聖明事臣宗周幸得從陛見之後俯垂詢問遂及臣沿途見聞仰見聖明軫念時艱極精治理冀得之臣子諮諏之暇以為補救之方臣敢無說以處此而歷要猶有所未悉也嗟乎民窮至今日甚矣臣鄉于江南頗稱樂土而今年春村中猶有殺子以食者則所在四方可知矣臣于五月初旬辭里門而北維時江南方事插種會

未幾而陰雨連綿繼以淫潦新苗淹死復行補種儘多拋荒米價騰踊相傳人多枕藉死者行至江北水災相似淮揚之間二麥尚多被野過爛則插種蓋已後時矣時廬州所屬已次第報為賊陷賊哨漸探至天長地方逼近維揚人情洶洶漕撫先遣兵三百餘援揚州援兵甫至揚即行劫掠因而散去從賊者幾半上官亦未之問也既而賊騎亦限于水漲不果至揚矣臣住淮安日久漕撫史可法問謁臣臣問之曰何不剿賊曰方事催漕昨漕撫既以催漕為重而鳳皖二撫馬士英徐世蔭又先後履任方新尚未有滿勒之議也至于漕事既畢可法乃專練兵以圖大舉而彼此休息轉復杳然至今未聞有一旅向廬州一步者則所練之兵果當何時始用乎而一時撫按諸臣遷延玩愒之景象大約如是矣區區數百里之間環錯以三督撫而不能成一旅以向賊護漕者止言護漕護陵者止言護陵守安慶者止言守安慶則賊亦何時辦乎說者曰正以督撫之多員也力薄而權分翰心生矣且非惟不能辦賊也而今者淮揚按臣又以殺傷老稚告矣臣嘗遇科臣陳參來叩以時務之要曰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蓋亦有激乎其言之也兗東一帶行李稍有戒心臣乃遵青州而進見地方農事登場頗勝淮北但人烟往往斷絕故拋荒甚

多而其地到處有水利可講也殖可行惜無人以經理之耳遇有司則無不以催科為戚額曰甫經招聚之民一見上官督民輒思挈僕去苦無法以羈縻之于是紛紛陳告又有臣求蠲十四年糧矣而最苦者以東三府而代西三府之米運百倍維艱且以東路而代西路之驛遞又百倍維艱上官亦未有以處之也臣嘗遇督運侍郎王正志因言此差之無當于事誠為通道計莫若亟復西路驛遞之為長便矣驛遞復而通道通既可以招集流移亦可以開懇荒蕪而議者猶不免兩路遺憾是慮見今東路有護餉之兵若移之于西而已尤然有餘何遷延日久務襄衰東

一路爲賊蹂躪衛南北咽喉徒使東三府并受其殃豈計
之左也且也各省直藩司不催督而另遣部郎徒嘆難長
之莫及兵道不護餉而特委御史每多掣肘之文移亦計
之左也比臣行至河間所屬獨苦無雨秋收告歉催支服
下幾府一帶幸稱有年特小民以召買米豆爲累多坐有
司不職所致在召買雖有官價而準以時價已苦賠累況
給價不全賠累之中又賠累焉甚則有全不給價者總之
今天下豪傑未起流亡未集民少而賊多官增設而事愈
壞今但緩得一分催科便減一分盜賊省得一人差遣便
息一方騷擾因使隨處講屯田水利與人以衣食之望則

爲[illegible]可隨處行鄉約保甲絕人以爲盜之原則爲
[illegible]所謂去兵之說古聖人猶許乎不我誣也今日
練兵而終無一兵可用[illegible]謂兵而終無一兵不
[illegible]民致反投歸于賊因勒兵安民一時文武諸大
[illegible]則亦安用此多兵爲乎而且事紛紛多
[illegible]總鎮領兵過河來坐據而輒爲賊
[illegible]之故乎又聞小衆賊群言就
撫而後皆遂就[illegible]與史薇賊皆反受其挾騷跟蹤而還繼
以兵將多人踰道府鐵檻種種舉動與成兒戲一旦犯遺河
決之禍天乎人也則諸撫師觀望玩寇之罪愈有不可勝

誅者矣臣雖一隅之見聞未足槩天下大事而其端可以
類推惟皇上獨覩萬化之幾深酌時務之要者念民窮多
方收恤或量核災荒徑減見年錢糧或深懲覆饑盡罷前
日練餉因勅各撫按令所在官司各舉兵農錢穀之任無
侍一切專官專遣從此本計既修勝算自握坐見中州釜
魚縱未滅亡亦當終有向化之日矣臣謹據實指陳以聞

條列風紀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五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敬循職掌條列風紀
之要以佐聖治事臣惟國家設立內臺與六部相提衡爲
天下風紀之司因理亂安危之所自出也惟是官不得人

則法久而弛令熟而玩種種受弊之端遂開天下犯義犯
刑之習所不至以人國爲徼幸者幾希而臣乃稟稟于此
矣臣聞君子之德風也風無形而所及者爲所被者愈廣
故又曰知風之自此其權固于皇躬之邃密操之而在臣
衙門因以法紀奉揚之故亦得繫風于紀顧名思義于端
本澄源之說亦有不可不亟講者則在諸御史且然況其
爲之長者乎臣以不才忝荷皇上任使受事伊始不敢遽
求之官也而必反而責諸身苟其一念不可以對君父與
一事不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臣不敢不痛懲服皇上之大
法法行自近臣乃進而與諸御史約繇是以求之綱紀之

地自朝廷以及天下端不乏風行草偃之機惟皇上正心
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四方臣敢不受成于
下以庶幾無忝厥職乎臣請指其要者而類陳之
一曰建道揆臣聞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首善之地
固道揆之所自立而天下繇之以感發興起者也先臣
馮從吾嘗因舊址建首善書院于京師率士大夫之同
志者而講肄其中會廣寧告陷人多迂之者從吾曰今
日正不可不講學此其意固自遠矣而竟以是罷去李
邀羣兇之指首善一席鞠為茂草識者傷之天啟聖明
躬先問學日御經筵方將闡明孔孟之典以紹聖統而
獨不令學士大夫仰承教澤乎臣請亟復首善書院即
祔從吾為替宗而合京師子弟之秀者專為肄業地仰
賂聖明興道致治之意不亦休乎先是皇上特重孝經
小學二書頒示天下一時士習多向風者而臣以為有
小學之教而無小學之地猶然空文耳倘因首善之舉
即用之為都人士小學因并勅天下府州縣各復國初
社學舊制選名德老成者為之師聚里中彥士而教之
因而繇黨庠州序以達于國學將與日賢良方正諸科
未必不因此而起而所裨于聖朝作人之化非淺鮮矣
伏候聖裁

一曰貞法守臣聞五刑五用繫之天討非人主所得而
私也我國家設立三法司以治庶獄覩前代為獨詳蓋
曰刑部所不能決者都察院得而決之部院所不能平
者大理寺得而平之其寓意至深遠開國之初高皇帝
不廢重典以懲巨惡于是有錦衣之獄已讀老子民不
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立命焚錦衣刑具事寬恤而
歸訊獄于法司至東廠緝事亦國初時偶一行之于大
逆大姦事出一時權宜後日遂相沿而不敢得與錦衣
衛比周用事致人主有私刑自皇上御極以後此曹猶
不離肆羅織之威日以風聞事件上塵睿覽輦轂之下
人人重足浸傷九重好生之德幸今朝廷有清獄大典
從前一切株連蔓引之冤始得盡出覆盆中外歡呼聖
德而皇上且已改定勅書不復畀此曹以事權矣竊自
今一切輕重獄詞專聽三法司聽斷不必另下錦衣其
或有不公不法傳于道路踪跡彰著者獨許臣衙門以
五城御史覺察廉其情罪之重者送刑部究擬倘御史
不行覺察事露并坐御史御史得職而衛廠之譏訶可
以不事自此耳目無旁寄之門朝端享清靜之福于以
仰追三代刑措之風其庶幾乎伏候聖裁
一曰崇朝儀臣聞堂高廉遠古人借以喻上下之分亦

曰體統正而後朝廷尊耳今天下之勢何啻指大于臂臂大于腰者所謂失今不治非徒痛腫又苦跛盭而今中原寇亂士卒非不林立而主帥之約束不行何故耶大帥非不碁布而文臣之節制不受又何故則陵替之勢其所由來者漸矣推此以往部臣而藐官長青衿而抗師帥僕奴而殺主翁皆積漸之勢也臣乃知今之號為尚書侍郎者名位雖尊而語其權特之地不過一吏胥之任耳朝升堂而受事夕繫囹圄矣方伏謁而趨承縲從纍纍矣則當其在事之日而人人以囹圄待之雖緣何之曰此五日京兆耳下陵上替轉相尤效等而進

之王公一階耳此臣所為寒心也請自今著令大臣自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行九卿科道會議議詳乃付司寇司寇議定非殊死者得收繫其他即以其罪行遣此雖于僇辱之中而不忘禮遇之意豈其人之足恤哉凡所以尊朝廷也頃者皇上業已行九經之政敬大臣而體群臣何所不曲致其恩禮而終有感于鐫錢諸臣之一案頗為聖度累不小則臣不得不慮及之以為將來戒伏候聖裁

一曰清伏姦臣聞在外為姦在內為宄以見腹心之宄為明上之所慎防云今天下流寇之禍易解也而所難者乃在姦宄前此枚卜之舉何等關係而朝堂禁地忽有以匿名揭告者胡為乎來哉賊在內矣則必有為之外者此非一輩能尚官吏欲然既死之灰必係一時貪師縉紳冀倖非望之福因而關通線索表裏為姦至不難以門戶之說羅朝士而一網之動乘人主所甚忌乎此其謀大包天為王法之所必誅而皇上亦姑置之而不問以全大體豈不適遂狡謀後且一逞再逞而無已乎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臣請此後除匿名文字一切立毀不問外但有朝紳結交近侍蹤跡顯著者不妨立置典刑此外大小臣僚不論見任廢籍或借事呈身

或假途于進因而勅頒斜封官同傳奉者許臣衙門覺以白簡從事立破姦謀庶魑魅魍魎不至跳梁于清晝而保泰之業或亦不外此而得之矣伏候聖裁

一曰懲官邪臣聞國家之敗無不由官邪者而官之失德自寵賂始往者京師士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識者已為之竊嘆其後稍稍濫觴未甚也我皇上御極以後加意澄清間有以賄告者必罪不赦以為是足以令行而禁止矣豈知禁愈嚴而犯者愈眾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外官相見以贄輒袖手授受不令左右窺見至列柬投遞必託小書名色

曰十册二十册以示諱此共事詎可令穿窬見乎而其
途必自臺省而上權貴人久之自鏹易以黃金致長安
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爲恥項自辟國觀政
而人心猶有警惕次第改觀易聽矣倘其積習盡洗臣
幸得與天下更始共奏澄清之理若猶未也但有輦金
而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即單詞據之立寘三尺至于
士路紛囂久構成一塗據世界而近者復有起廢之典
不禁紛紛索乞發者乞不發者亦乞至廢而起者又乞
決裂四維尤爲不小相應一併禁止以挽頹風伏候聖
裁

一曰飭吏治臣聞吏治之關生民休戚自古而然矣矧
今天下焦爛老稚之日乎而察吏之責獨臣衙門專之
則巡方之遣是也臣姑先言今日吏治之汚如催科而
火耗詞訟而贖鍰已視爲常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
令則一令即爲漁獵之媒施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爲科
歛之藉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常見持而九者遂不
敢問民貸其十止供其一十者方取盈而一者愈苦不
足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讐一旦有事或獻城或甘心
從賊若不足顧而後乃知此輩手攫之金錢亦直以軀
命易耳臣問其所以姦贓之故殊似有可原者一令耳
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
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而至于營陞謝薦
用諸巡方御史者尤甚即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
沿之例有司已粗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
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
得乎然則臣亦不必詳言吏治若而良若而樁第專責
之巡方但令巡方不黷賄則自巡撫而下皆不黷賄守
令即黷賄亦無所用之有不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者未
之聞也臣嘗念今天下用人行政宜歸寬大獨于風憲
受贓之律毫不容少貸而臣乃執之爲回道考察第亡

義以爲吏治風并亟罷咸倖行取之例行久任之法自
此吏治當有起色乎伏候聖裁凡若此者臣雖不敢盡
謂有當于時務之要而于風紀所關大者以尊主而庇
民小者以修政而立事亦稍稍得其要領倘聖明弗以
爲謬勅下各該衙門特賜施行世道幸甚

請嚴考選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關門大典澄敘宜嚴
敢定流品之衡以裨激揚之憲事臣聞進賢退不肖固銓
序人才之法獎恬而抑競尤轉移世道之權乃者考選之
役臣宗周特奉皇上面諭不敢不凜凜從事因思臣衙門

風紀之司固清議之所自出也此一時也功名之路雖致
囂競之途轉捷郎署中有自行陳乞者矣推知中有𢦤俸
行取者矣臣以爲斯二者皆不可爲訓也夫遴選之典朝
廷所以深致求賢若渴之意而自人臣處之惟有退然引
避若弗克勝今乃紛紛媒進自鬻不已幾與乞墦壟斷者
同類而共譏之何士節之隳一至此也且郎署亦考選中
階也薄郎署而不爲能必考非郎署乎抑以禮曹而乞考
將必徑改省郎而後快以推官而乞考又必并薄臺郎而
不居是視臺省爲必得之物也吏治之爲天下最也保障
撫綏何莫非本等職業今則賑濟也而𢦤俸建議也而𢦤

俸防可也而𢦤俸有𢦤至三年者有𢦤至二年者是鳳臺
省爲微勞之勸也嗟乎禮義廉恥士君子居身之本保爲
有廉恥而後有功名有功名而後有事業昌言偉伐惟所
樹爲未聞立身之本蕩然放棄而異日有建立之可言者
也臣頗聞先朝名碩有投臺省而辭者辭而得之遂以郎
署願辭而不得卒以臺省顯而其人皆炳耀千古稱不朽
今之君子宜何居焉此攘攘而來者不惟稱職之難而矜
體統之倡不以爲效忠之資而以爲恩威之府苟可以極
其營求無所不至不難呈身如彼遽化如此一身之廉恥
既不恤又奚有于立殿廷爭可否者若何而其爲植黨營

私撰君甫上誠可握券而待也臣于是深有感焉姑請以
往事折之臣入長安人言籍籍如給假御史喻上猷居鄉
不飭至短衣起復爲名教所不容又如河南御史嚴雲京
前令山東至賄賊買功終見逐方之弱職此二臣者孰非
清華之選至今不能不爲前人咎倘失今不懲又以匪人
厠足其間臣恐後之視今甚于今之視昔猶記大姦得路
之日舉國寒蟬而二三挺松栢之節者自袁愷成勇而外
未易多屈指臣謂必袁愷成勇其人而後始不負臺省之
選可以攖鱗亦可以借劍今二臣身雖廢而道自光如愷
在起用之列無事臣言獨勇尚錮戍籍知聖明已有裁奪

旦夕下賜環之命亟復臺員以終後效所謂鷙鳥累百不
如一鶚者也仰祈聖明嚴勑該部是番考選必以恬競分
賢不肖之梁凡自行陳乞與歷俸之最淺者皆罷黜不與
而擇其廉靜退讓者以風示之仍乞并勑該部將御史喻
上猷嚴雲京分別議處戍籍成勇即與昭雪則惟此斤斤
澄叙永足爲狂瀾之砥所關于世道汙隆有非渺小者而
皇上儀渴求才之意亦庶幾其小慰云

中救熊大行姜給諫疏　崇禎壬午十月二十七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恭承聖諭感激時艱
敬矢責難之義以圖報稱事日者邊方告警致煩皇上焦

勞宵旰下詔求賢宏開閶門之典益切引躬之思惓惓以責難望諸臣爲人臣子處衮戱之下不覺心膽俱碎況臣忝列風紀仰承聖諭指及憲綱所以責備于臣者尤切其敢不兢兢日夕與諸御史勉圖言責以當官守而臣乃竊有感于今者禍敗之故矣我皇上聖明天縱嗣服之初方將大有爲以光守文之業首誅大逆除大姦業甚盛也顧餘孽猶延蔓相傳護遂得以小忠小信之計迭作威作福之私上搖國是則無人不羅爲門戶下困民生則無法不峻以誅求至于天變人窮兵連禍結而不知所止則小人用事之禍其足內乎所幸聖明更調化瑟肆新庶政畢向

來一切慘急煩苛之象盡還之悖大勃野方喁喁想望太平而不圖前此之作孽已深後事之幹蠱不力禍敗相仍至有今日誠剝復相乘之一會也乃識者于此不無隱憂矣今日科臣姜埰司臣熊開元並以言事觸聖怒下之掖庭臣不知所挾何說而弟于朝會之間拱聽御傳在熊開元則以指摘輔臣詰在姜埰則以闡繹聖諭因追論舊事匿名廷揭詰臣不勝股慄退而思之如熊開元所坐正爲今日之幹蠱不力者言而弟其奏對之際欲屏人密語以翹人之過豈臣子進言之法乎此端一開而天下之爲告密者爭風起而禍人國矣此其心可原而其言可罪也如

埰所坐正爲前日之作孽已深者言而弟于引詔之下欲盡避規卸之名以掩人臣之罪豈臣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之義乎此說一倡而天下之爲營私植黨者益弁髦憲綱而不顧矣則其心可原而其言可罪也聖明在上于諸臣是非得失之辨豈不洞若觀火推見至隱二臣卽有罪可原亦不難借此一斥以作正直之氣發忠愛之忱而矯枉不無太過至以衛獄處言官自今日始所傷國體似非細故臣猶記枚卜會推之役干犯聖怒諸臣各得罪以去然若惠世揚章正宸者輿論至今惜之輙有言于皇上之前則夫大譴大呵之法終不可不愼所施矣乃臣于是而

更有進焉我皇上既以責難望諸臣矣今試思難者何在則必從所難受之言曲暢于轉圜而逆耳之中有利行且必從所難克之私推究于幾微而舍己之後有樂取審如是又何必口道先王之言身爲禮義之則乃稱責難之恭以自當于明主乎臣聞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而孔子遂進之以知難之說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興喪之機于此決矣故子思子告衛侯曰君出言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則國亡無日今幸有矯卿大夫之非者矣又何意聖明下刻責引躬之下得聞狂夫之言乎臣願皇上

姑寬此二臣以彰聖度敗勅法司勘問少存言官之體以作將來怒蛙之氣則聖德于此益著而以之爲匡濟時艱之本亦有餘裕矣臣素性愚戇屢蒙皇上優容之下輒敢不識忌諱伏惟聖明鑒察

請飭覲典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初二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遵例請旨嚴飭禁諭以肅覲典事照得崇禎十六年天下官員例當入覲除一切官評臣等加意采訪外先期例行榜示如徵逐過從有禁送程設席有禁山人墨客往來有禁捏欵肆揭捏情肆辨有禁計後潛住京城有禁已經節年申飭內外官相應一體遵奉而其最干法紀者無如餽遺一事竊照近世士大夫不以苞苴及門爲恥如外任官歲時問餽京卿亦旣習以爲常矣至朝覲年則自守令以上必人齎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其裁倖罰考諸員又特行一番鑽營之費惡薄相仍愈趨愈下今聖政維新嘉與天下共奏澄清之理責成實在臣衙門臣請特設厲禁行五城御史轉行各兵馬司預加緝訪至期遇有入覲官員賫金如故事在各衙門餽送打點或轉託親故投入者不論與受立行開報城御史參送法司仍立限五城至期若無舉發本官卽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卽已經風聞有據而

城御史不行舉發城御史卽以不職論特行參處再聽五城御史互相覺察但能發姦一事二事御史紀錄兵馬司優陞益臣雖不敢薄待天下士而移風易俗之效豈能一朝而得之禮教之窮也不得不佐之以法法在必行請自臣等及諸御史始統祈聖明再鑒勅下臣衙門遵奉大書禁約通將舊禁各項欵以下責各該衙門一體施行應拿問者卽行拿問應糾參者卽行糾參庶舊俗爲之改觀而士風於焉丕振所關一時計典之重豈其微哉

申明巡城職掌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十一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爲申明巡城職掌以肅風紀以建治化事臣常有感于風紀之說而知天下之治必有所自始則京師其首善矣臣請遂言所以風京師者臣衙門御史之差巡城也專以督察輦轂而下承之以兵馬司官馬所至必令行禁止頗視漢之司隸自城職不舉朝廷一切發姦擿伏之權不得不別有所寄致往者亂政亟行遺爲厲階無足怪者臣考之故牘城御史不徒爲喧鬨設也進之爲禁賭博爲捕盜賊爲參奏打點餽遺又進之爲裁抑豪橫爲懲罰奢侈游戲又進之爲察關九門官吏不法皆其職掌之大者臣宗周受事衙門之日遂諸御史曰有報月有稽于諸條欵纚然具也而每項則註曰

無犯果爾豈不比屋可封一旦有事後發覺者將何以置
對天下事之敗于文具類如斯矣而臣謂此固非可以武
健叢臢勝也臣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必設爲里井之規
而聯之以比閭族黨之法于是以鄉三物教萬民賓之以
愛敬而民興行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漸摩之以仁義而
民尙德故化行俗美奏上理焉聖王不作一切良法美意
蕩然久矣若後世所稱鄉約保甲二事猶爲近古乃者業
巳累奉明旨申飭舉行而終未有實實舉行者何也本致
疎而風勵之權弱也今臣等請與諸御史力以風紀自任
推明德意令所在地方特設鄉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誥

務以其時講明之而卽以鄉約行保甲之法使比閭而居
者有善可以相長有過可以相規平居而親睦宛如同井
有事而捍禦卽爲干城將先王化成天下之效不難再見
于今日乎而行之自京師始則請自城御史始舉京師之
衆五方雜處之民盡收之鄉保之中遇有前項得互相舉
發重則題參如打點傀遺九門官吏不法之類輕則拿問
如賭博盜賊之類又輕則徑行驅逐不許潛住京師如私
娼小唱戲子游僧游尼之類所不令行而禁止者未之聞
也臣等于是乃立責成之法請于城差報竣之日城御史
先以鄉保法甄別兵馬司官旌過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

事倘縱姦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發卽坐本官以不職小
則罰俸大則降級臣等因卽以鄉保法甄別城御史旌過
善良何人糾過非爲何事倘縱姦不舉至爲別衙門所舉
發卽坐本官以不職小則罰俸大則降級且改劄差爲題
差復季差爲年差以重事權庶幾成效可覩統祈聖明裁
奪如臣言不謬立賜申飭俾臣等奉以施行其鄉保二事
恭候命下之日容臣等裁酌事宜先行所屬并通行省直
各地方一體遵依選者寇警驛聞尤可恃以安集人心爲
城守要務則臣宗周已于己巳之警行之京兆府矣

糾參傀遺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謹奏爲特糾官邪行賄有據
謹自劾不職以肅風紀事臣于本月二十四日辦事衙門
乾有起復補衙太僕寺少卿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者與臣
素昧平生遞而謁臣于私寓坐定手出書儀一封周方可
三四寸許臣因問所從來則原任絳州知州今陞戶部浙
江司員外郎孫順所寄以爲打點外計地而育民其部民
也因爲之過付時育民方左右顧而無人幾欲作袖中之
綠而臣乃毅然揮之而去臣不覺處躬無地退而自思以
臣忝列風紀一席而此曹猶不難爲非義之干視國憲如
弁髦然實臣之平生固不足取信于人與昔人云人心如

青天白日何至相疑臣實愧之又重以為國憲辱臣眞大負皇上任使矣乃者臣方奉皇上面諭責臣澄清計典一事隨該臣參行題准惓惓于餽遺之禁方在大刻榜文張掛間都人誰不知之者而不意令之不行首中之臣則自臣以往一時賄賂公行偏染各衙門當又有莫可窮詰者矣臣聞古之為政于天下者令懸而不犯刑設而不施貴其所以感之者豫也若待其已犯而後繩之亦已晚矣臣眞大負皇上任使矣仰祈皇上先將臣亟賜罷斥以為乘憲無能者之戒仍勅下該部將孫順重行褫革于育民并與德廕庶幾計典於焉少肅仕路為之一清臣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申飭憲綱疏 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宗周等謹題為遵奉明綸申飭憲綱以昭法守事臣宗周于本月十三日恭承召對隨于御前發下欽定憲綱一書諭臣遵行以訓飭諸御史諄諄有加臣恭領而退惶慄不勝隨該臣次第論諸御史各靖共乃職一照憲綱行事并其在差者另行劄示去後乾臣等因恭繹憲綱一書大都求詳于諸御史而于堂長不及一二焉聖意蓋曰諸御史之職即其職也則表率之地愈有不敢不勉者矣然臣等雖自愧率屬無能而成憲犂然稍一申明輙使耳目新而精神肅自臣等以及諸御史敢不瀝然易慮精白自矢以圖報稱仰副聖明惓惓責成至意臣等爰取三十四條檃括其旨約為數事仰塵睿覽倘蒙聖允容臣等再行所屬永為遵守以竊附于不愆不忘之義將聖天子垂憲一世之風猷不至託之空言而無用臣等與有榮施謹具列如左

一曰重臺員之建白臣謹按憲綱首重建言曰直言所見蓋為御史處風紀之地為朝廷耳目之官以言為責者也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其道有直而無避古稱名御史往往懸之雖至貶竄誅夷而不顧天下卒收其言之利而不然者計身家懷利祿繞指易剛腸矢口皆虛說或事出風聞或頓從毛舉或顚倒是非或雷同附和或攻訐陰私或借題營窟或上言德政或濫為私人甚者附下罔上比周為姦招權納賄威福自恣有一于此皆直道所不容為言官之溺職臣當擇其尤者而重事參處以警其餘此振揚風紀第一義也伏候聖裁

一曰定臺員之差遣臣謹按憲綱特申御史出巡之任則注差固有定例矣曰小差以試御史充曰中差以實授御史充曰大差以資深御史充不相紊也偶臺員缺

人則或初試而註中差淺貲而註大差推移之間因得以趨蹚避冷舍難就易而成法亂矣至諸差中其坐大差者自巡方而上若管理章奏若十三掌道尤不可不重其事權如章奏不職則建白于何定流品十三掌道不職則省直于何稽文案而今也槩以故事視之沿襲日久即欲罔其職掌而不可得至兩畿督學一差地方之風教寄焉原係會同禮部爲特選此外有鹽單一差兵事之安危寄焉又係會同兵部爲特選此則未可槩以資序論以資序論多至不舉其職矣今臣等請于成憲之當遵者必立爲畫一之規于書章之已湮者必加

以整飭之法而于時宜之當酌者又必通以變通之方使所在各舉其職雖其間有題差劄差不同一皆勒以成限不致游移久近牛畔援之端則亦鼓舞人才之大端也伏候聖裁

一曰正臺員之體統臣謹按憲綱御史主糾劾百司所至地方自六品官以下得徑自拿問煌煌帑綸其重如此而又許內外臺得互相糾劾以共處于無私之地此體統之所以益重也然則臺員固以人重耳非徒以官重也而今也或官非其人狐狸是問而含豺狼鷹鸇弗逐而伺貓鼠其重安在且夫巡方在外固有定體矣蒞

臬之品級固甚懸也而執刺用手本知府之品級亦相懸也而謁見行跪禮至教官有師模之責而亦行跪禮郞吏以下出自貢監也而槩行叩頭禮皆非憲體之舊也乃巡方竟坐是以矜貴倨而日與地方官相趨以勢相取以利相與以迎送餽遺充其情或多乞攢聲賄之不若其重又安在而至于近日陵替之漸尤有不可言者催科有考成矣詞訟增減罰矣一切助工助餉日有溢觴矣此雖一時功令之變使然乎而巡方遂得以行其誅求無厭之計則決裂又甚矣臣請自今爲御史者必以人重官爲百司表率而無取諸處責也庶不至下

交而瀆轉開陵侮之端而且以催科遷撫字以刑罰遷教化以一切助工助餉之義暈取之于其所有而盡捐成類于朝廷因使得益著其覺瞽澄清之節夫如是而御史體統乃重御史之體統重而朝廷之體統益重世道其與有攸賴矣伏候聖裁

一曰嚴同道之考察臣謹按憲綱有巡方失職之條至舉劾不稱者遂以烟瘴戍而尤重犯贓之法于是同道例有考察之典乃後世相沿視爲故事率取蔑交避怨而已近趙南星以張素養舉貪吏也而處高擢能以催科秀犯贓私也而處一時以爲空谷之音聖明在上果

綱嚴旨法在必行而臣等猶懼無以仰承德意也一則
文具之呈詳易飾一則采訪之聞見難眞坐是若無下
手終成憒憒者有之今請御史回道之日另奏一簡明
文冊如某察吏也果舉得眞廉吏某人某事糾得眞貪
吏某人某事而尋常之舉劾不與如某安民也果于某
地方招集得流移若干人又于某地方開墾得荒蕪若
干畝并清察過糧差積弊若干件事拿問過大姓豪横
若干件申表章得卓絕明行修眞孝廉眞儒幾何人而
向來例參所及者皆不與于是考其殿最登報一一及
格爲上等有舉有遺爲平常全不舉者爲不稱職而次

第按以功令如例爲改調降級罰俸三等員如執尺度
以經長短銓權衡以定重輕未之或爽也至犯贓者另
事參劾特從重論而考察之法于是乎行矣伏候聖裁
一曰嚴臺員之選轉臣謹按憲綱選用風憲必取公明
廉重老成練達之品而禁新進初仕者法如是其嚴也
則臺員之所以自待者可知乃前此有以甫釋褐而膺
翶蒙欽簡者此滅一時曠典乎而倖端既開遂有爭欲
速化者矣且有甫拜恩而即自陳實授者矣及其弊也
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臣稽往事臺省之選轉或内或外
未嘗有軒輊也自人情重内而輕外于是卿寺之途日

兢而外改監司者因有年例之名人多視爲畏途臣觀
前輩臺員其賢者多出爲監司以自效兵農錢穀事事
可觀一日肩鴻任鉅犇施爛然而今也不特薄監司而
不爲且并薄督撫而不屑而其爲監司者反得借遷才
以操之于是内與外爭競于榮進之途視一官如傳舍
職業日隳人才日耗禍患日臻以至有今日嗟乎難言
之矣請自今遷授臺員一遵憲綱故事至遷轉之日除
回道考察處分并問陟者另論外積年資深望重傑以
一内一外行之而斟酌于才品之間罷去年例名色使
内者既備節鉞之選外者亦記京卿之望庶人情之翕

兢以息而于天下事有可次第言者矣臣聞之禮義廉
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其何能國伏候聖裁

被放謝恩疏　崇禎九年十二月初二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感激天
恩恭陳謝悃事該臣于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隨閣部諸臣
後召對中左門以奏對忤旨屏息出朝房隨奉上傳劉宗
周愎拘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更改今乃藐法
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其年老姑着革職金光
辰將諭旨及面諭皆不理詐稱不知姜埰等罪狀明係說
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着降三級調外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于本月初一赴鴻臚寺報名今早恭詣午門外
行謝恩禮訖戰慄之下感激天恩不啻耿耿伏念臣生逢
聖世先後蒙皇上三起田間皆出特恩爲一時諸臣中異
數而臣以衰病之餘形骸漸廢神智漸昏報稱漸窮至此
輿疾而出實爲感痛時艱不暇自揣菲劣叨茲重任日夕
冰兢既蒙面諭尤稟憲綱乃前後條陳多以草野之資載
其至愚極陋之狀臣亦自知罪戾難逃幸荷優容勉圖懲
艾而質成偏駁磨切無功輙于召對之際仍敢效其狂悖
仰干聖怒自分齏粉猶復念臣年老曲賜矜全天地父母
之恩眞出臣之望外一息尚存犬馬知戀瞻望闕廷不禁

雨泣惟望皇上聖德日新聖躬時豫勅幾康于知要少紓
宵旰之憂續問察以用中益裨高深之助庶群策畢而群
力並張將驕筭周可爲勝自卜尚何近日禍敗之足慮臣
未見自古以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天下無治平之望者也
臣耄耋餘生始終願皇上爲堯舜之主而已爲此少陳謝
忱冒干慈鑒臣無任泥首請死以聞

恭陳辭悃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初五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戀闕瞻
天敬陳辭悃事臣聞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孝子幾諫不違
其志臣每有感于斯言爲之欽歎伏念臣老病支離不堪
驅策業已久微御前況重以狂悖之罪乃蒙聖恩曲存惟
蓋解其職事俾得以長林豐草再陶聖世從此遂當遠違
闕廷瞻天尺五亦復何言而臣輙不禁其涕之欲零也百
年頂踵不畢于此臣能不少抒去國之懷乎臣惟自古國
家治亂之數莫不有人事以感召之故曰或無難以喪邦
或多難以興邦以我皇上有道聖人之主也而適遘時艱
一切匡濟之資動無足恃致煩皇上下哀痛之詔爲之引
躬刻責以承天譴且也闔門訪落益與群臣講交警之誼
至躬親庶務不恤夜分習以爲常一日出行閱火器戰車
手自演試以示群臣如是者焦勞亦謂至矣而臣猶以爲

未握其要領也夫人主所自託于天下者止此一心耳誠
使操之無本而用之或失其要卽焦勞于已亦何益于成
政之數卽今聽政勤矣而紀綱之條布或紛求言廣矣而
采獻之入告借少用人亟矣而仁賢之奏效尚疎委任切
矣而上下之猜疑轉甚防姦密矣而法外未必無遺姦慮
患深矣而衍中未必無隱禍無乃本原之地有先受其病
者乎臣常讀高皇帝御製心問篇有神役心心役神之辨
猶是一心耳而役神與見役于神爭在毫釐判以聖狂況
役神不已轉以心爲役乎然則皇祖之治天下亦豈無所
用其心哉特不以神爲役焉爾甚矣皇祖之善言心也臣

願皇上以法祖之心學爲救時之大權務時時自格其神焉何以事神曰敬不顯亦臨無斁亦保無徒以焦勞代乾業可乎何以致敬曰誠願言于行慎終于始無徒以鋪張爲實事可乎敬則誠誠則神神則天惟天不言而信惟神不怒而威此天德之粹而王道之純也且聞之古者天子端冕而聽政則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其職皆主于論道故陳平不對錢穀丙吉舍盜賊而問牛喘宰相且然況天子乎以天子而親細務問宰相所不必問之事則宰相不復舉論道之職而六卿以下惟有奔走于文法而已矣是率天下而曠其官也何治平之能幾臣願皇上

日進諸輔臣講求誠敬之學以爲萬事萬化樞無令輔臣下侵六卿之權各舉其職以事一人而天下固已治矣又何必苦形勞神惟日之不足以重其憂乎此臣所爲芹曝之獻不自知其迂疏如此惟聖明寬其罪譴而賜之采擇臣死不朽

糾參詞臣王應熊疏　崇禎壬午十二月初廿日上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革職臣劉宗周謹奏爲懸闕瞻天恭申謝悃事臣宗周以罪蒙譴已于本月初七日辭朝出城深惟時艱惓惓不能忘君父因而棲遲累日恭遇萬壽昌辰以草野敬抒人之觀而臣乃逡巡行矣伏念臣通

籍四十二年前後仕于朝者僅六載有餘遂荏苒以迄老終擬罪疾辜負聖明猶荷鴻慈俾得暫延耕鑿于聖世從此永辭闕廷而臣之頂踵與之俱盡矣臣能不泫然于臨岐之際乎蓋臣每痛念時艱而重有感也今流寇之禍亟矣言守言禦萬無幾幸所待一人克艱于上臣工交警于下相與一德一心共奏卧薪嘗膽之效而事殊有不然者上愈艱而下愈玩上愈亟而下愈緩上轉愈疑而下亦愈以解體于是上知廷臣之不足與有爲也而一日而起舊輔王應熊矣臣竊謂應熊何以進聞時曾經科臣章正宸糾參正宸因而下獄未幾應熊以罪去始召用正宸至今

應熊之彈墨未乾也而陛下復毅然用之諸臣亦付之無言將前此之彈者是乎非乎夫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徒恃有區區清議爲維繫人心之本而下操之爲是非之衡上决之爲用舍之路舍之即所稱國是焉者也我國家重熙累洽世道休明幾三百年至皇祖之末小人始倡爲門戶之說以陷君子迄于熹廟有御逆有崔魏之禍賴陛下起而撥亂反正一時正人君子彈冠鵲起而溫體仁復用崔魏故智爲當門之鋤彼時廷推如孫愼行遂終身不及用以死即辛酉浙江科場實臣官儀曾時首發其事而科臣惠世揚因而糾之其後累經法司勘問舉子坐假

關節而試官實以文藝中舉子亦既水落石出矣體仁必强坐之為試官關節而甘心焉曰吾姑以破朝士之為朋黨者此正所謂一網而盡正人君子者也自此體仁遂得進用益以小忠小信自媚于上而外行睚眦殺人之毒其閣萃亦有託之公忠者矣實皆借以行其私也在政地十年引用王應熊[illegible][illegible]薛國觀以及謝陞一脈殺機自朝而野可獨天下攻上干天和海內數百萬生靈次第畢之鋒鏑之下今追究其首以逮處處者以惡之盡歸乎流寇縱橫兵連禍結天下無生齊世界成草昧果誰為之者乎一日陛下悟前事之非也因而概慕古先哲王推明道術

發政施仁海內如獲更生蚤以卜太平之有象矣而不意猶有今日之禍則前此諸人之作孽已深有非可以旦夕濟也然則今天下果足恃乎臣切慮之矣情面破乎苞苴絕乎寵利捐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誰乎而最可恨者輔臣周延儒很負持疇之畧終無許國之誠尤可怪者相臣張國維動有集衆之思全乏濟變之畧則一時之曠職實多豈可盡委前人之過乎而陛下乃始假因今昔之故不得已而有故紛之思一腔心事有鬱鬱不可告之廷臣者矣臣誠平心而辨之以流品而言君子小人自不能無交雜之弊以學術而言孔孟申韓終不能無理亂之分故謂今之諸臣見擯于體仁輩者未必皆君子則可謂體仁一流人為君子則不可謂今日諸臣力不足以匡禍亂致太平則可謂前日諸臣終足以撥太平中興之業則往事之效亦已彰彰矣而可乎不可乎昔宋人再相蔡京或問之陳瓘瓘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伊周何以加臣于應熊亦云而今既儼然宣麻矣一日君臣作魚水歡幸陛下特勅應熊以變乎匡扶宗社無植黨無營私無報恩怨無流毒生靈無以聚斂為長策浮克為嘉謨奇才責功為遠畧則天下幸甚不然臣不知得之稅駕也甚乎清議之不立也與邪正之相崇也所賴一二家臣起而明其權乃自應

熊用而向之侃侃而論者今何默默而容乎上之不可效補袞之益以為近于謗下之不敢讀對仗之文以為近于陵遠之不可折既處之急難以為近于貴近之不可袖新參之彈章以為近于黨凡終日言兵言餉亦幾如風影之不可幾以為近于允言路盡矣將是非于何而明舉措于何而定人心于何而一世道于何而理亦甚非朝廷下詔求言之意而國事愈可知矣臣終願陛下以好惡公天下而無徒恃一己之見以用舍卜人情而無徒狃一時之急任老成為腹心集群議為耳目進君子退小人以清仕路明王道斥霸功以端治理而聖明且益從事于二帝三王

之學以爲制治保邦之本則太平之象可翹首而俟也臣六年朝籍望七餘生自揣無黨無援仰恃聖鑒輒敢開此不諱之口再冒天威死亦何憾臣聞古之人畎畝不忘君况微臣尚叨帷蓋之下乎臣無任冒死以聞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三

書一

與陸以建年友 名典

道形而上者雖上而不離乎形形下即形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下學非只在洒掃應對小節凡未離乎形者皆是乃形之最易溺處在方寸隱微中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即形上形下之說也是故君子即形色以求天性而致吾戒懼之功爲在虞書所謂精一在孔門所謂克己在易所謂洗心在大中所謂慎獨一也後儒所謂一所謂主敬立大本致良知一也又安見形色之爲下而性天之爲上哉是故無顯微無精粗無內外無動靜無大小無之非下學則無之非上達又安見視聽言動非所以求仁喜怒哀樂非所以致中和人情事變非所以立大本哉道固不涉空虛學亦不落象罔此古聖賢相傳心法所以迥別二氏今世俗之弊正在言復而不言克言藏密而不言洗心言中和而不言愼獨言立大本而不言心官之思言致知而不言格物遂不免離相求心以空指道以掃除一切爲學以不立文字當下即是性宗何怪異學之紛紛也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古人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有多少病痛在孔子所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顏子三

月之不免于違此學問思辨之功所以終身不容已而不厭之學孔子所以成大聖也執事提主腦之說盖慮須失頻復日月之至無當于學問而不知孔顔已難之矣是將不免爲躐等之見也

復周生

僕少而讀書卽恥爲凡夫旣通籍矜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其身試之風波荊棘之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且苦心焦慮不諱調停外不知有羣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尤可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逐爭之而敗羣謂之而亦

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箸有載胥及溺而已易曰小人剝廬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全爲此曹救敗若夫一身之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之久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取咎足之有地所忘其所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意于世道人心又何當焉此僕之所惓惓而不容自已也昔韓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乎伊川先生竄易多得之涪州朱先生落職奉祠其道益光吾之爲世由是觀之一歲九遷非惟不足爲賢人君子重而誣謗之交困頓之地反足以玉成賢人君子矣丁長孺不忘他

山以僕言爲攻錯僕其敢忘先民之遠猷乎敬佩明教之厚

與周綿貞年友 名起元

春間會貴鄉楊致吾公祖云年兄已出山適粵西矣弟聞之喜而不寐也兄乃能超然于出處之際如此乎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況遐荒遠徼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葺蹋子之釀成其變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旦瓦解耳時事孔亟當事者闒茸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旦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以二三兄弟相次去

國一網而盡遂貽君父以空虛之患舉祖宗二百五十年金甌之天下一旦付之銅駝荊棘中吾黨與有罪焉今天下原無新舊法可爭南北可相軋不過人主委轡于上是非爭鶩之與政如失舵之舟隨風飄蕩同舟者旁觀睥睨洶洶焉將覆溺是患未敢有攘臂而操之者苟有人焉慇識人情爭勢徐起而操之爲同舟請命則人亦未有不拱手聽之者而惜乎其悻悻以退也且左右手而忿爭已甚爲則覆溺之患反若出于操舟者之所爲安得不羣起而譁之且詐之溺乎造羣起操一柁而舟遂覆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至于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

名起見不能眞心爲國家其所以畀于小人者只此阿堵中操守一事然且不免有間隙可乘安得不授以柄哉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爲虛也然則天下眞虛無人矣今日之禍宜矣念及之眞可悼痛年兄此出非偶然正當熟識人情事勢而圖之承覆舟之後載胥及溺之日舉世無操柁之人而今不難徐起而觀變爲吾黨留一線相地將天下事尚可爲未必非天心悔禍之日也然至此亦愈難矣弟歸田七載無一善狀可報知己去冬得爲先大父卜葬稍免平生罪戾餘無可言者賤體亦時多病七載睽違不知魂夢之縈縈于左右也小詩錄一扇頭情見乎

辭不盡

與張太符太守　名魯唯

時事多艱南北交訌越瀕海之地素稱瘠土既加賦無虛日而又近警于海寇患切剝膚越其岌岌殆哉仰見門下悉意拊循日與吾越以清靜和平之理而綱紀肅然民自以不犯吾儕小人所恃以偷旦夕之安者此乎然而桑土之籌則有之矣不使居恒念亂竊有一得之見敢效諸左右地方之事不出備寇安民兩者然而行之有次第操之有標本則安民又備寇之本似是所宜亟講者安民之要其一曰備常平近者民苦饑饉米價日貴所望秋收接濟不至洶洶如萬歷戊子年事倘更罹水旱歲一告歉倉廩無粟更誰恃乎先儒朱子社倉法常行之諸路而效救荒之策莫善于此今欲倣其意而地方已無積貯矣更操何者以時斂散謂宜秋冬之際米價漸平發官帑給富商大戶遠近糴穀數千石入倉凡一切罪鍰以穀又不足或將廩給散之項皆改折色而以其米貯之常平積漸而盈過來歲青黃不接之時出散貧民秋成之後量息還官數則歲息歲歲如是使富者不得居奇貧者有所待命雖有水旱災荒不能爲患矣商收在即歲爲徵商所販以給土民者不十五更可禁也禁之則米價可平低收益都以備常

平且有餘米一曰禁梨園梨園之爲天下病不能更僕數雖三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爲特甚斗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姦誨盜甚且挾官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越之亂必自此始近奉兩縣禁示語多剴切而終之曰凡宴會不在此例所謂曲終奏雅不已戲乎豈亦逆知此風之決不可革而姑寬此一條以爲通融地乎是明導之也既明導之又陰縱之禁之何益誠欲禁梨園當先禁之于宴會欲禁宴會當先禁上官之宴會夫宴會亦何取于梨園乎崇雅黜浮挽一切江河之習在此舉矣審如是而小民猶有犯者請一切以法懲之服色入

官不以勢奪朝令而夕行矣先公祠蕭拙齋公嘗行之四十年之前化流俗美士民至今頌之不衰不圖于門下使見之旣以爲之兆矣特在允蹈之耳一曰行保甲頃見盜賊竊發或禦人國門至煩捕廳以下昏夜單車徼巡道路漏下數刻亦已勞矣抒掫東指而賊已西遁豈能十百化身窮追羅緝使姦宄之無所容者莫若行保甲之法牌編十家比十爲保保十爲鄉蓮以鄉約凡一切游手游食不安生業及來歷不明面生可疑之人皆不得居停故縱事發一體連坐此于初下令時似近煩苛久而習之令行禁止自可安然而無事此所謂身不下堂而治者也生記十

年前有司奉上司文移行保甲法令下數日偶會邑侯見犯法者牛起而請曰此不當坐主君乎邑侯笑不應竟罷之十家輪牌會不能一周而牌已投之爨下不復問矣凡季世法令之不行皆此類也苟行之有數善焉一革盜二禁姦三戢賭博四料民實五里井親睦六寓伍兩卒徒上下相保皆保甲之法有以馴致之而無難也其一曰清訟牘凡民之所以不得安于田里而與嘆息愁苦之聲者以訟獄煩也訟之煩大抵誣告者十九其廹于不得已而以情實者十一去其十之九而一者所存幾何是則地方本無事而姦民故爲此擾擾也亦利上之人漏網吞舟幸一

得志可甘心弱肉云耳律曰誣告加三等誠廼聽訟之際有詞而誣者必坐以其罪雷霆之下孰敢有徼倖者將旬日之間而案牘一清囹圄有空虛之象矣夫一詞興而坐累者數家小事且然況命盜之大者乎末世之政多姑息而姑息之害偏中于强有力者使姦宄得志訟獄繁興豪强者旣利于兼并貪婪者遂乘以多取甚可痛也語曰養根莠者害嘉禾崔寔政論所以作也其一曰端士習士習之壞也日科舉之學明經取青紫讀易提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爲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奔競一登學校出入公庭等而上之勢

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囑託爲通津以官府爲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里且爲厲爲何論筮仕之後尚望其居官盡職臨難忘身一効之君父乎蓋士習之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頃者吾越科第鮮少士人輒譏人文不振若在地靈稍用形家言以厭勝之此計之左也夫使士而必出于青紫利祿不爲國家用則得一士增一蠹江南人物幾爲天下互鄉投足者至以爲阱用是故也門下以學問文章緣飾吏治作我師保千載一時諸士且蒸蒸向化乃積習猶存心志未回徑竇日捷當所以風厲之者猶未盡晉與山陰若于朔望謁廟之日率博士弟子員大會講書

明擊疑義而以門下折衷于上庶舉士人立身行已之要忠孝廉恥之防兵農錢穀之用與夫國家所以明經取士之意一一闡揚俾聞者汗流泣下如寐得醒隨甄別其才器之高下而激勸出焉士始有感動而興起者至于考校之日則必防代筆杜私倩務録異才以充上駟改觀易聽尤在此舉矣夫士者四民之首也士不安則農工商賈遞困而不安此豈迂不切事情者哉舉是數者小民庶得安乎民安而後可以議備寇之策也往者海寇至六七巨艘出没三江上下閭郡民奔竄未聞一示以官兵數日後掉尾而去浸有輕覷地方之心一旦向岸越之蠢破可立而

待也然嘗考舊制有將領有戍卒歲久廢壞僅存空伍不佞向嘗建議海道請特設專將督領諸衛所增兵防守不特防寇且防倭臨觀瀝海之間居然要害也而議者以為反滋多事不若申飭舊章便誠能申飭舊章請兩道公祖嚴督臨觀把總時訓練汰老弱明賞罰之法申之以親上死長之義無事則金鼓旗幟往來相聞以褫敵膽有警則彼此救援矢石齊發務殲賊于水不使艤岸而門下提衛兵居中調度隱然有折衝之威則亂自可弭矣萬一寇賊臨城沿海之衛已不足恃獨門下為張許耳明乎本衛武備不可不亟講于今日者已厄此以上數端雖瑣瑣無所

指畫誠未知有當于高深與否然以當門下虚受之衷未必無芻蕘可采況不佞辱知有日苟有所見曷敢自默以負明德故敢効其狂瞽如此夫天下事必得其人而後行門下固世道之倚重輕者也況區區一小郡當門下之時而不一為起敝維風為吾越保百年無事則後更無望矣仰惟門下馳域外之觀破拘攣之見深維一郡利病之由先事豫防畢策畢衆則吾越之民庶幾有起色乎惟高明進而教之地方幸甚

與朱平涵相公

頃讀閣下所著書雖遊戲筆墨間事然于當世之故亦既

娓娓及之矣使能一一見之行事則此書未必非先資之言而相天下之道思過半矣曰小品志隱也雖然道固有人下此名[illegible]而遜之今天下大患第一在學術不明可于六經精其大臣之學術不明則必以正心誠意為迂闊而超希世之邪說以之致主必以堯舜為不可為而漸亂亡之覆轍則亦適足以賊其君而已矣方今聖天子固嘗有意于堯舜之治矣一二大臣亦嘗以堯舜望其君而至所操術以自進不免賊害其君而不自覺高者謂停半者猶望同僚觀望之術窮又思反其道而用之頃者江陵一案不難盡翻皇祖之[illegible]斷與之昭雪且日以號于

衆曰事君者學江陵而已矣問其故曰江陵能以申韓之道事其君擁少主當疑國而天下誦如今天下獨不得江陵而用之何恤時艱噫擁少主當疑國古大臣獨無伊周其人與江陵學申韓而失之奈何復從而然之人心不正學術不明未有甚于此者且夫以江陵之才使正其心術以濟難古之伊周何以加焉先正有言曰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此眞世相天下之善物也閣下居恒學孔孟之學亦旣有聞于誠正之說矣今試取伊周當日之事揆之果能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與果能不以寵利居成功與果能仰思不合坐以待旦與果能吐

哺握髮來天下士與果能闢流言而不惕與此非眞有得于誠正之學者不足以語此閣下試取而証于今日果能一一致之吾君將見君誠莫不誠君正莫不正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吾君巳一日而爲堯舜矣吾亦何忝爲伊周哉倘道不出此進之必爲調停觀望退之必爲江陵無一可者先正有言犧讓第一義不爲便無第二第三義可爲方今廟堂之上綱解目弛君子日退小人日進其病實出君志之未定然則轉移啟沃之權所責成于閣下者豈其微哉夫正心誠意大學也伊周大業也堯舜其君大任也閣下先資之言既嗛嗛乎小者而不居得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不佞敬爲天下賀矣厚愛瑣瑣自忘其陋幸謂下進而教之

答李生明初

性旣善則率性仍是率此善之至而率亦無不善可知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所謂性善全在率性之道上見中庸說道只是五達道五達道豈有不善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其常也不幸而至于臣弒君子弒父則豈其道之故哉君子道其常而已

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小人之弒父與君未嘗不同此

至善之性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卒流而爲無父義者見之謂之義卒流而爲無君百姓日用而不知卒流而爲弒父與君吾得與智長而不自覺失之于不學故也小人無論矣即楊墨自以爲學亦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爲學本天命之性以求率性之道不使之須臾離而已矣此之謂修道之教

楊墨亦性中之人則道亦性中之道教亦性中之教而不能不流爲過不及之差只爲蚤失一段戒懼工夫始以毫釐今以千里觀謂之外性以爲學也可

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物物即道之散于事者

今曰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物理有礙天下無性外之人則亦無性外之事事卽道之措于物者今曰性善而率性之道有不善則質之事理有礙子思子旣言率性之道不可離豈非以性善道亦善故不可離乎今曰有道善有道不善而概曰不可離則將謂人以善不可離耶抑惡不可離耶且曰率性則非作爲此性可知今曰纔說率性便屬作爲則質之子思子文理均礙得旣不能失性卽以杞柳爲桮棬而杞柳之性自在正是雖習爲楊墨小人而聖賢之性自在終不可口雖習爲大聖賢而奇杌之性自在

率性之非性猶飲水之非水讀書之非書然飲只是飲此水讀只是讀此書卽讀此書未必盡此書之理則亦讀書之功有所未至而終不可以讀爲累曰讀不是書另有書在何異擺煙而覓火乎且書與人終二物非人性比也率正是性性卽是道習于善是修道之敎不可以言率習于不善是悖道之敎不可以言率習可相遠率本二致下愚之不失性非謂弒父與君是性只弒父與君而心有不安處是性他做此等事有多少陰謀造作來可謂率性乎

古人言善都從源頭上無思無爲處看來故曰性善道亦善後人言善都從末流上有造有作處看來故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有道善有道不善有造有作之善原無定名惡亦無定名是故孟子以楊墨爲異端韓子則以墨子爲孔子近世李卓吾以秦皇武曌爲大聖人而學者又以李卓吾爲孔子卽陸象山以朱子爲僞朱子又以陸象山爲禪此等善惡名目皆從私意私識輾轉卜度總不是定理若論源頭武曌未始非聖人所以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學者須從源頭上窺率性道敎是善是惡自知確實學者差處只是不識性不是不識率性

答秦履思一　名宏祐

相念之久忽承枉顧一吐新得慰可知也商及進學之功未免爲進取所奪至于日用之間皆見知不昧而去彼取此終亦隨于惰忘之見此等病痛非眞用力人不能勘破亦非眞用力人不能道破不佞謂學人種種病痛只坐志不立若能眞立志堅毅然以身任道決不肯將天地間第一等事讓與人做自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覷區區蝸角蠅頭曾不屑介意而又何進取之爲累乎今世之言學者只隨世就功名卽學問一事不過傍門依戶以爲隨世功名之資安禁當境時不手忙脚亂若行徑旣熟將來又恐有無所不至者故學

先自辨其志也至于吃緊工夫止有打破義利關此後方有商量若此處瞶瞶一切見解都無下落安得不墮于恍惚故恍惚之見不可不求其病根也果求之卽是人良知路頭良知在我有何恍惚有物焉蔽之故恍惚耳顧從近學術不明學者專取良知以爲捷徑于古人用功處一切廢置師心自用認賊作子以遂其自私自利之圖而仍欲別開徑竇以認取良知之面目殊覺愈求而愈遠終自墮于恍惚之阱者也聖遠言湮亡有志者或不免有亡羊之惑而況其他乎幸高明有以拔之

答蔡履思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天地萬物原與人爲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必借仁者以合之蚤已成隔膜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爲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爲心夫以七尺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不知人者也以一竅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學者于此信得及見得破我與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卽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絕于天而不可得于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爲聖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看下文誠敬存之一語自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如何能

識破旣識破後仍須用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非也學者大要只是愼獨愼獨卽是致中和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近世一輩學者亦肯用心于內多犯懸空識想將道理鏡花水月看以爲妙語其弊與支離向外者等今但時養未發之中是吃緊工夫舍此更無理會處幸高明致力焉

答蔡履思三

君子有持世之責者必先于持身昔人云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謂之法度便一毫走作不得月如龜山從蔡京之辟朱子議其做人苟且又以訶譏如此誠由斯言推

之則凡所及和靖先生事毋亦恐有未盡處不免朱子之譏也今人多說本心如二先生所行隱隱無違心以害理可知而是非得失之歸猶不免更有商量則不及二先生者更可知矣今有志學者且從持守入可也來書及此深足發明聖學疑義者當今日將此意再加體勘到自己身上避非可稍察焉當必有行年五十始知四十九年之非者願相與勉之

答來生一 諱求

千秋絕學朱夫子其至矣後人雖有能發明之者何論不彼卽一時出處之際似信似疑亦往往不得于心仰止昔

賢死有餘愧況由此而要其至如來諭所期許者乎至于大學中庸之道雖絶韋有年實茫乎未窺涯涘姑以其所疑者質之大學言格致而未有正傳獨于誠意章言愼獨明乎愼獨爲格致第一義故中庸止言愼獨而微之顯前達天載後之入道者必于此求之矣然則學不務闇然而趣然以口耳自修皆小人之道也往不盟闇獨而皎然以身名自樹皆不忠之尤者也不佞知過矣敢自此而守遯翁之業以無負明主之玉成是所以酬知己而終永明訓于萬一也惟足下更有以進我

答趙生君決 名重處附來書

來書云困心衡慮之餘覺得力在一心而非古人所能與者執古人之言以制事猶執古方以求症也不若按脉審症而用古人之方庶不誤矣第當其得力于心雖事之是非得失瞭然于心目乃俄焉而昏者又何故今後將求于古乎抑信諸心乎求之于古時有不恰當信之于心覺其善矣又恐私意之發亦認爲吾心也

手示惓惓問心又得之體認之餘于昏明之辨似是之幾三致意焉則于事心之學已思過半矣僕亦何說之辭第謂求之古人與求之吾心分爲二事則認心猶有所未眞而并其認古人處亦往往未眞可知也古人不過先得我心同然耳是以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反復入身來便能尋向上去所謂學問之道如斯而已矣故學而不求諸心則已學而求諸心則于古人橫說豎說皆有用處正如因病立方隨病檢方兩兩比對有何彼此說敬便是肆之藥說靜便是動之藥說中便是偏之藥說誠便是僞之藥說窮理便是疑妄之藥諸病總是一病諸方總是一方惟舍此而尋章摘句問奇鈎深乃與吾心了不相似而欲强吾心以附古人之糟粕是以高者涉于元虛卑者狃于功利終其身入于迷離恍惚之境而莫之覺亦可嘆也已足下從前之功力向有坐此者乎宜其一旦恍

然于是心非心之際以求至當而不容已也要之求心之法亦無難知足下所言求本明之體明只明個是與非明得盡盡便渾化無是非可言其間雖不得聰明亦專靠不得聰明離不得言解亦專靠不得言解須于百忙時一切不少時扇著一下討個分曉方是入路若只是頭出頭没便終身作門外漢矣幾明此便曉彼何患臨事不得力幾識眞便無妄何患認賊來作子願足下立定脚跟寬限程途謹持輕聽以從事于此久之必能自得來諭及時事每爲撫心先輩云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姑作第二義商可乎惟足下自愛

答葉潤山民部一名廷秀附來書

來書云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纔欲治心又恐墮于虛寂是質疑者一大學言明德親民愚謂明體達用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于道理重一分定于功名輕一分今欲身世咸宜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二先儒謂學各有本領如周子之無欲二程之主靜張子之體仁朱子之讀書窮理張南軒之辨義利是也竊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症之藥而辨義利尤爲藥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脚跟不定未有不東西

易向者今欲直求入手其何道之從是質疑者三大學言修身至正心微矣至誠意微之微矣而又言致知終之格物分明大學第一義而格物之解宋儒紛若自朱子卽物窮理之論出而折衷歸一但有疑于致知已入細而格物又涉迹是質疑者四

僕生也晚馳至老大平生出處半屬憒憒無足爲知己道者獨是向學一念老而未厭猶幾幾于求友而正之此中積疑有未敢向人吐者何幸來教便便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乎請姑就致所及者商之其一曰學莫先于知性只爲天命之謂性一句蚤已看錯了天人杳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曰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爲性斷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于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性而不要諸天性無是處言天而不要諸心天無是處說天者莫辨于中庸之卒章正不諱言空寂也學者以爲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舍是而求心焉何異舍京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可知矣其二曰大學言明德親民而其要歸于止至善善卽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個一者何也卽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而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

輪鼓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旣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顚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故曰于義理重一分自于功名輕一分畸輕畸重世無此等性命今僕請更其辭而曰于明德明一分自于親民親一分則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是以孔孟汲汲遑遑正是孜孜學問處而顏子曲肱陋巷亦不失爲禹稷之同道學以見性者當作如是觀然則吾儕終做不得獨了漢也其三曰本領之說大聚不離天命之性學者須從闇然處做工夫起便是入手一著從此淩亨而上併語言思議俱無托足方與天體

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浩浩其天自有這些生意不容已處即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晰義利爲蒸越分途而又必專恃讀書以致其知安知不墮于義外之意至于中道徬徨東西易向而不自主亦勢所必至也告子求仁而不識義與今之求義而不識仁其病一也其四曰大學八條目向來與誠意一關都看錯了今來教曰學至誠意微之微矣卓哉見也意有好惡而無善惡然好惡只是一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也故臭祖于心臭微于意而先儒之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無乃以

心爲意以意爲心乎知之爲言覔也以其爲此意之眞庭宅也故曰誠意先致知物之爲言理也以其爲此知之眞條理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有善惡而其初則本善而無惡理有萬殊而其本則至一而不二眞格物者非粗非精非內非外正是天命之性一直提津梁故大學以之爲第一義儒非誣也擇爲不精明儒之見誠有之不獨胡薛也然而道在反求學求自得今即將諸儒剖辨分明孰是孰非因而得其所歸仍是依門傍戶之見不廟門下有此也又其後及着述一端大抵著述有二有知道之言有求道之言知道之言句句說本體不妨存所信求道之言句句

說工夫不妨存所疑學必有大疑而後有大悟偶語三卷大抵疑案也故其言曰學到有疑處方好商量倘由此而更求信地必有不容思議一着工夫此時方憑門下信口說來是橫是豎即本體即工夫無非大道勉之勉之不佞非知道者擬寸莛而發洪鐘之聲在斯將何以塞明問之萬一惟有遙遙神往而已

答王右仲州刺一　名若安字宗書

來書云先賢論性詳矣而天命之謂性一語最爲直截子思自詮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之安得有善善凡無之安得有惡此論性之所歸也然告子以無善惡

論性何以見非于孟子性既不容說孟子何以說個善字既有善便有惡既有善惡便有可善可惡一定善一定不善紛起而與之爭如何得其會歸耶先儒論性因有義理氣質之分其實義理即寓于氣質不得分而爲二義理氣質既不可岐則性之發用亦不得純謂之善矣故夫子止言相近而孟子亦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可知性本無善無不善而乃兼有善不善者以落于氣質不得不爾也竊謂分言義理氣質微覺支離不如橫渠合虛與氣爲渾然而先儒又非之何也

竊謂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闢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爲善而已乎他日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可見此性生成底地不假安排造作此卽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本體亦卽此是無聲無臭所云無聲臭卽渾然至善之別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脚與天命之性向馬幾東孟子姑不與之深言汲汲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旣落于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紜雜揉時與物構而善不善之差數覩故末備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啟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卽義理之性

義理之性卽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一過不及則皆其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旣有過不及之分則積此以往容有當淮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爲害而非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云爾先正有言高聲一語是罪過類而推之顏氏之不遷怒猶有乖于中體者在纔一遷怒與世人睚眦而殺人者亦無以異耳蓋事雖有徑庭之殊而心之過不及總之只爭些子此一些子可以言偏不可以言與善對敵之惡而況其尖之于偏者善反之而卽中乎故曰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卽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名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槩坐之以性不已冤乎爲善爲不善只爲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虛其初誰爲合他總之太極陰陽只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淸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眞爲善去惡希聖達天庶幾在此文成公曰只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淸不知門下以爲何如也

答王右仲二

來論及萬物皆備之說盈天地間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只是一個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任天地間一物爲主役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因父母推到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否已肝膽楚越矣禪家以了生死爲第一義故自私自利是禪家主意而爾住靈明不還造化是其果驗然看來只是弄精魂伎倆上乘所不道吾儒之道旣云萬物皆備于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旣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

答徐參議兵垣 舜鄰

居長安數月滿目風塵而獨存一二知己于傾蓋之間時
時心相許也還家以來鬖坏自遯不敢一変通人雖以使
節儀臨尺五台光久猶氣候乃為高誼所先猶既交責道
義之愛不啻益之毫釐間感何以當督迫一役于今日似
屬騎技而在賢者既膺此任便應就騎枝中理出有參血
脈以為下手之方乃者小民之膏血已竭而計部之誅求
不已斬木揭竿行且及之江以南識者至為消得計則終
此役也以入告我后必有說矣又知敏[illegible]山舟來歲之催
征已及五七分而潛可起解尚不知坐在何年錦累歲之
逋欠而有分發內帑之条罰亦往往難以數計由一邑
而全浙可知也言吾浙而天下又可知也台轄在事有日

必已盡得要領似須會同藩司徹底清查一征一解永昭
畫一使中飽者無以措其上下之手而紛綫亦從此望風
則所以默扶宇內之元氣以培國命于敝　者計必于此
矣願門下力圖之

答胡生一

比讀手教灑灑千餘言示我以樂天之學與不啻引清風
而濯之而不覺其風序之夫體也因以仰窺足下之用心
亦有然者豈所謂曾點闢開已見大意者耶然不佞竊有
間焉憂樂之關心也蓋亦有故矣憂一也小人憂得其情
君子憂得其道故樂一也小人亦樂得其情君子亦樂得
其道夫憂得其道雖憂樂也樂得其道樂中亦自有憂也
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孔門與血脈也後之學聖人
者亦從可知矣苟不學其所謂憤者機而推學其樂以忘
憂之進地雖偶有所見終非實際況其流失而為猖狂為
無忌憚乎僕故不敢以樂字拈學則而惟凜凜乎憂勤惕
厲之法以鞭辟為已且以為俗學坊非得已也乃若來書
所及自是遠弦放不猛加省發以有負于二益白沙先生
詩曰為消鑠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吾儕須是消得
盡自有到家時不然說要說悉無是處也

答胡生二

前足下第一書言樂天之說亦已見得聖賢心地活潑
景象但多失之懸想未有實際僕所以借憂勤惕厲之說
以救正之第二書幾說到自己分上有俗腸俗骨浮態浮
情四字累心雜心成性等語乃知前日見地真是數他家
珍不涉自己也今只一味自鞭自痛覺是俗腸便與洗刷
覺是俗骨便與磨鍊覺是浮情浮態便與之振拔則于古
人立志之說亦已思過半矣因事累心心本不受累離心
成性心本不可離亦去其所以累之離之者而已第三書
言學術似是之辨而獨服膺薛文清且欲以敬守為入門

與前日樂天之說不啻燕越矣只恐仍是借古人成案評論一番稍過時日見地仍是不同耳夫文清學程朱者也朱子言孟子道性善一段直是爲學者指出眞血路與人看學者若不合下信得自已原是個聖人如何有親切下手工夫卽主敬之說亦至此方有依傍耳若藥不瞑眩亦是要藥去一個信道不篤之病也至云習染最難掃除氣質最難變化身心最難相貼言動最難無過種種苦心具見足下發心之眞稱已之力但此等病痛依舊只是從信得及處下手急將性善堯舜之說切已理會得個通身汗下眞知古人之言不我欺便是璩庭好消息終非不得守

靜一機作光景玩弄露見一地作口耳工夫也今且堅植志氣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而又不預擬一得力程途失之丁助長欲速之私則日就月將其道自不能已惟足下勉之

答秦履思四

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卽是本體正當處若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萬眞庭言爲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但恐非本體之流露正當處故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救之謂眞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爲何惡可去正爲用工夫下一頂門針非專談本體也而學者猶不能無疑于此何也旣無善可爲則亦無事于爲善矣旣無惡可去則亦無事于去惡矣將率天下爲猖狂自恣或至流而爲佛老者有之故僕于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解紛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非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非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云爾昔者季路有事鬼神之問不得于鬼神又有知死之問總向無處立腳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

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宿絕不于此外空談本體以滋高明之惑只此便是性學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示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爲善方是眞爲善從此去惡方是眞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却季路兩問之意此正夫子之所病而亟亟以事提醒者也我輩口口說事人依舊說到事鬼上口口說知生依舊說到知死上連訓詁亦失所以不佞當日有是言蓋欲學者拳拳服膺聖訓以爲入道之地耳

答祁世培侍御名彪佳

今岳秉銓國家治亂安危端在今日處斯地者關係良非淺鮮賢者在事自當有一番光明磊落作用第時局難調物情未悉不免動成掣手尚須門下密為指南將世道寔嘉賴之萬一偶有跌足則至戚如門下豈宜罷之度外不問痛癢乎昔王墨池負一時高標及佐銓衡舉動頗失物望高忠憲公常向僕指名而斥之當時僕頗以忠憲為過然由今而追思前日之事則墨池委有未當處矣若進退人才之地者其未易稱在往往如此辱爺及敢附以聞幸門下留意

與侯陸珍司農名恂

承發鈔議因坐病不及遽覆凡寡昧之見自揣無可效短長也竊謂國家立一法必要于可行而行之要于可久非徒為且目前而已據部議擬而行之歲得一百五十萬今歲先與支拄利也然止此一百五十萬金錢之鈔一上一下間耳一歲而後安所再得一百五十萬金錢充度支乎鈔之短數然其為子母也以日月計而不可以經久久之未有不立敗者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似不若仍做國初之制而行之猶為無弊蓋國初之制兼利民而還以利國今日之制專利國而害或遺于單戶貧民還以病國則明旨駁正之意固可深思也偶與王雲來翰商及之越數日中翰手書條議來聞至云藏富于民不當先言利以駭民之觀聽深得僕心然其他款項亦灑灑可觀敢遂以聞之左右

書二

與溫員嶠相公 名體仁

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閣下宗周一介孤蹤久甘廢棄誤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叅竽卿貳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從此辭闕見辭闕下而行矣臨岐養養不禁中夜徬徨自恨此生無以報君恩亂知已恐一旦溘先朝露死不瞑目則請以狂瞽之見敬效一言于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孜孜望治精誠所至簡事足以格蒼昊而對

藥方無黍堯舜在上而閣下以清執風猷佐之于下君臣相得可謂魚水近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台對見皇上處分御史房倆逵一事蓋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不勝擧手加額慶太平之有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禍變兵速未知税駕動稱匡濟無人耳我皇上求賢若渴不難種種破格以盡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藏題來賜環者僅十二人特首錄惡世揚黃道周中外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惜是該部之于世揚也始擬邊撫則曰邊才而蒙駁擬南缺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駁至再駁之後竟成漏闕人乃不能無望于閣下矣夫世揚在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九死一生聖明首御起廢宜莫先世揚而廷臣之為異已者方操門戶之見以擯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卿雖有意憐才曲為調劑而終不令其入長安果奉何人之風旨與閣下身秉國成固有進退人才之責者也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為進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多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救正時有因而下石者至羅織義之以忤閣下也而廢吳家周吳執御瞿式耜章之以薦閣下也而廢錢謙益之以與閣

下廷辨也而廢尤其彰彰者矣夫撲地一席固所稱比肩事主者也即有殿爭何妨虛已而閣下時見其寔不能容之狀如已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蚤本自嘉善錢士升輾轉相關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家奴枉戍則近于貴友長洲文震孟爲守一制倘數月乘知天下未見其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卿之處一語不合遂激聖怒以去則近于固上夫長洲狷悻之姿以語言得過閣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騶並未當贊一詞而亦以長洲同調故坐般洲去則近于誣下即避名嘉善之去其進言大關國體閣下豈與聞之否不曰臣當同坐聖明未必不轉圜如

詹御史而雷霆之下頓成縮朒致嘉善爲以言得罪則近
于陰擠同官睿如是也將後之爲閣臣與閣下共事者不
亦難乎門戶之多依傍也與崔魏之惡門戶有以激成之
也其誰曰不然乃閣下不免以分門別戶之心成矯枉過
正之見一日入朝遂有科場之訟錢謙益本無罪閣下特
因擊掌以阻其進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閣下竟以此進自
此人人樹敵處處張弧人之所以議閣下者日多而閣下
亦積不能堪一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爲驅除異己之
地二三匪類又稍稍起而應之以爲牙爪使昔之立異同
者皆裹足而去朝端之上亦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于閣

下者而閣下亦已安如泰山否耶此殆昔人所爲騎虎之
勢也即閣下自許孤立法不阿貴怨不避私其最可自信
者無如參鄭鄤一事鄭鄤之梟獍不檢參之誠是也弟令
鄤非門戶中人閣下其亦毅然爲之否耶如是而猶號于
人曰吾爲名教衛也吾爲朝廷伸三尺法也即閣下平心
自問必不謂然矣故人謂閣下將以門戶殺鄤也又無如
揭張詩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贓一溺職案已有應得之
罪而勃激聖怒以詔獄士可殺不可辱頗令聞者寒心況
煅煉不已鍛成文致人將謂閣下以門戶殺二人也夫三
人誠足爲門戶之累在閣下何妨別白昔賢云吾心如秤
不能爲人作重輕閣下未之聞乎閣下而不爲別白門戶
計則亦已矣誠爲別白門戶計莫若就廢籍中擇天下之
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于己者而容之
來視舉錯共偕大道于以匡濟時艱上報聖明稍收末路
豈不心事昭于海公功名垂于奕世從前恩怨總屬飄風
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紛無已諸臣即自居邪枉根株連
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必正直將何以處紅本一案
閣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社何乃者囂訟起于縲臣格
鬬出于婦女官許操于市井訛言橫于道路淸平世宙成
何法紀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偶閱先朝載紀如張文

忠大禮大獄等事彪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議
當世至今有不能爲文忠諱者嚴分宜于楊沈之獄坐不
能救正耳豈必眞如傳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多
所自取後人亦一概坐分宜張江陵功在幼主奪情一事
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爲可惜閣下自分相業孰與文忠賢
相或不愼吾不知于嚴張二公又何居矣尤願閣下之熟
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徒以同籍之雅兄事閣
下有年而雲泥聚散末由時泳淸光乃私心懇懇終不敢
自外左右輒不禁抒此胸臆似癡似狂計閣下得之必譬
爲蘖人傒唉然宗周老矣行且死旦夕耳意復何爲而自

陷依傍取譏後來私心竊自不敢負故人因而負君父語云美疢不如藥石君臣且然况朋友乎闕下姑寬之徐取而思之即其言誠有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臨書激切

答王金如

前者草率作答區區之衷宜有不盡于足下者茲敢進而請益焉竊惟斯道之傳至吾夫子而集大成矣其微言載在四書六經可考而信也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解遂于此中猶存乎見少而求助于外何異盲者處大明之下覓燭火以索照乎或曰取善貴廣學不厭博也正謂有得乎孔孟之道而因以折衷于諸子百家定其瑕瑜

存其去取亦無往非証道之地若其苟存一不足之見博訪旁稽竊竊焉取而附益之未有不操戈逐向者也嗟乎孔孟而既往矣微言日湮求其能讀聖人之書者幾人惟時老莊之徒首發于長生之見崇尚虛無絕仁棄義各著書以齊後世其爲叛道也顯不足辨也獨楊墨言仁義而孔子之道晦故孟子辭而闢之不遺餘力七篇出而二氏廢學者遂專言老莊若堅白異同之類皆寓言之支流也漢魏以來一變而言黃老又曰易老合義畢于老氏不勝其畔援之情然祖其說者亦不過競標名理以資談柄其旨淺陋易窮此時有聖人者出而一倡吾道以正之何物清談推枯拉朽耳惜乎崇有之論不足以厭當世而徒以相譏卒無補于天下之亂于是西方之教乘虛而起儼然雄據其上矣猶是虛無之說也而益反其本破尊生之見趨于無生而其功行則歸之明心見性時有通于吾儒之說者讀儒書者又從而附會之出入變化莫可端倪當此聖遠言湮學絕道喪之日學者驟聞之而喜以爲此吾聖人之所未嘗言及者也又有進者曰非禪也即吾聖人之精言也安得不掉首相率而趨之乎天不殄吾道特起有宋諸儒後先犄角相與修明孔子之學炳如也遂惓惓以闢佛老爲已任比于孟子之闢楊墨其功偉矣然當此之

時佛教大行求其粹然獨出于儒者濂溪明道而外無聞焉其他或始就而終去或陰茹而陽吐則其于吾聖人與佛氏毫釐似是之辨容亦斷之有所未精者以故解經之際或失之支離舉吾聖人之真者而歸之禪不敢一置喙間有置喙者即距之爲禪不復置辨故雖以師友淵源而羅李不能驟得之晦翁雖以一堂契悟而鵝湖不能盡化其我見則一彼一此之鬩閧已開門而揖盜矣况末流益復變焉者乎夫闢佛老美名也辭之不勝至貶吾聖人之道以殉之寧不益授以柄于是爲佛氏之徒者私闘之而喜曰彼之爲儒者如是何以闢吾爲哉即學聖人之學者

私聞之而恚曰此之爲儒者如是何以別佛爲哉此禪學
之所以日新月盛而未有已也又三百餘年而陽明子出
始因常求之二氏之說矣久而無所得始反而求之六經
特舉前日所議棄于佛氏者而恢復之且周旋于宋儒之
說相與彌縫其隙兩收朱陸以求至是良知之說有功後
學斯文賴以一振由今讀其書如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吾
聖人所謂良知又曰工夫本體大畧相似只佛氏有個自
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曰佛氏外人倫遺物理固不得
謂之明心可謂中其要害吾意後之學聖人者由陽明子
而朱子及于明道濂溪遡之孔孟如是而已矣然學陽明

之學者意不止于陽明也讀龍溪近溪之書時時不滿其
師說而益啟瞿曇之秘舉而歸之師漸擠陽明而禪矣不
亦究哉則生于二溪之後者又可知矣雖使子輿氏復生
亦且奈之何哉僕常私擬以爲舉今之世誠欲學者學聖
人之道而不聽其出入于佛老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譬
之溺者與之以一瓠而濟一瓠亦津梁也學者患不眞讀
佛氏書耳苟其眞讀佛氏書將必有不安于佛氏之說者
而後乃始嚼然于聖人之道直取一間而達也審如是佛
亦何病于儒乎然言至此亦甚不得已之極思矣僕生也
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

學有淵源養深自得不難尊爲壇坫與二三子共繹所聞
每一與講席輒聞吾積痼退而惘然失所懷也一時聞者
興起新建徵傳庶幾有託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
實子虛之明快僕皆自視欿然以爲不可及因而往還論
道十餘年如一日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僕之于足下私
心期望更有不同于泛泛者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血
性之熱往往度越後進由其所至成就正未可量不敢遽
問其爲儒與禪也其餘諸子可知矣然而世人悠悠不能
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游禪游何以道學
爲哉且子而與其從學佛之士寧若從吾流俗士僕聞之

笑而不答諸君子自信愈堅其敎亦愈行而其爲世人之
爲悠愈甚噫嘻今而後將永拒人于流俗之外不得一聞
聖人之道者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
從之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諸君子而誠畏天命憫
人窮行溥濟一世之標期盡一世之流俗歸之大道上接
孔孟之傳下闡陽明之宗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
處矣若止就一身銜量諸君子行履儘足自信亦安往而
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僕資性
不逮人老而未聞道猶竊顥學焉斤斤救過之不遑苟足
以匡吾之過而進吾之不及皆吾師也請從而終事焉小

學之訂願足下勿疑亦并無致疑于僕願足下終以敎我

與黃石齋少詹一 名道周

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世道隨之遂有今日之禍一絲九鼎獨賴吾黨淸議猶有存者陰以祓毒回之魄而扶國命于無疆則亦所謂功不在禹下者也僕以衰病伏枕彌歲日不接朝事友人時時傳門下昌言累疏輒爲擊節無何又得去國狀復爲之太息不已嗟乎君臣相遇自古難之矣今日者門下方幾幾得之而終復不遇也豈非天乎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過焉以微近事千古同慨僕不意門下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雖然天而果欲平治斯世將必有操大人之學如孟夫子者起而一遇雖齊梁之君猶足用之而況進而聖明乎世無其人惟門下終勉之

答胡嵩高朱綿之張奠夫諸生 嵩高名嶽綿之名昌祚奠夫名應鰲

比承手敎累累數千言具見衞道苦心于今之世殆亦空谷之音而況以不佞之寐昧者當之又不啻大聲之呼而疾雷之破耳也敢不拜嘉僕于此復竊有請焉夫道一也而釋氏二之敎本分也而託于釋者混之則其爲世道之病信有如足下所言者固已不煩更端而請矣今之言佛氏之學者皆其有意于聖人之道者也不幸當聖遠言湮之日又無老師大儒以爲之依歸遂不覺惑于二氏而稱其尤甚者耳則亦聖人所謂賢智之過也彼其于聖人之道既嘗童而習之矣彝倫日用託于耳目之近者概可知也稍讀佛氏書而異之其言單提性宗層層折入亦復層層掃除以視吾儒言天載尚隔幾重階級而自詫爲妙道自嘆爲希有安得不去而從之乎此厭常喜新之惑也夫聖人之道不落虛無事事有可持循宜乎學之之易矣乃以吾夫子之聖竭一生功力至七十年而始幾于從心之域及門之徒三千七十倚道者不過一二人亦僅具體焉況闇而知之者乎蓋求道之難而學爲聖人如此其尤不易也孰似彼佛氏者以悟性爲則一念回機即同本得從其敎者無不人人證聖諦諦傳宗吾寧不舍難而就易乎此欲速助長之惑也且所貴乎學聖人之道者爲其有利于吾耳不然亦利于天下而儒者首禁人以功利之說苟不得位逢累而行鄉隣有鬬閉戶云耳若佛氏性宗既透起願即是道場懺悔即離苦阨滅度盡六道冥報通三生而身復超于三生六道之外以了生死一大事朗于自利利人無量乎則尚僕一切有爲法乎此計功謀利之惑也凡此三惑者一言以蔽之儒門淡泊收拾不住彼家所爲自洪自認者也而不知聖人之道本如是其淡而不厭也

進焉以漸且愈進而愈無窮也出乎義而不出乎利也此所謂惑之甚也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殆謂是與當世不乏雄深警敏之士其中所見往往有過人者而反之性地仍自茫然曾不敢望彼藩籬而況于卓然有志于聖人之道而升堂而入室者乎則一彼一此之間固未有以相勝也不相勝而相譏假欲以語言文字挽其一往不返之心亦祇以重其惑已耳然則奈之何哉僕于此有說焉今之言佛氏之學者大都盛言陽明子止因良知之說于性覺爲近故援之以廣其教而兩子之徒亦浸假而良知矣嗚呼古之爲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傳而爲程朱再傳而

爲陽明子人或以爲近于禪即古之爲佛者釋迦而已矣一變而爲五宗禪再變而爲陽明禪人又以爲近于儒則亦元黃渾合之一會乎而識者曰此殆佛法將亡之候而儒教反始之機乎孟子曰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今之言佛氏學者旣莫不言陽明子吾亦與之言陽明子而已矣譬之出亡之子猶識有父母時時動其痛癢則父母固得而招之自禰而上猶恍惚矣陽明子者吾道之禰也今之言佛氏之學者招之以孔孟而不得招之以程朱而又不得請即以陽明子招之佛氏言宗也而吾以陽明子之宗宗之佛氏言頓也而吾以陽明子之頓頓之佛氏

善言功德也而吾以陽明子之德德之亦曰良知而已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學者而不知有良知之說則已使知有良知之說而稍稍求之久之而或有見焉則雖曰不離佛氏之說足不離佛氏之堂而心已醒而爲吾儒之心從前迷惑一朝而破又何患其不爲吾儒之徒乎此僕所以姑與之言陽明子也夫道者天下之達道而言道之言亦天下之公言也孔孟言之而不足則程朱言之程朱言之而不足則陽明子言之陽明子言之而不足則後之人又有言之者但不許爲佛氏之徒所借言而苟其借之而足以爲反正之機則吾亦安得不因其借者而借

之以一伸吾道之是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僕亦曰陽明子之道不著佛老之道不息道陽明之道言陽明之言因而參考異同于朱子之言以發明朱子之蘊善繼朱子之心求不得罪于孔孟焉止耳僕聞之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故曰君子反經僕亦與二三子共學陽明子以臻于聖人之域而已矣今而後願足下偃旗息鼓反其分別異同之見而告自邑焉于以尊所聞而行所知日進于高明廣大之地則天下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吾道之明且行庶有日乎僕且暮鼓之

答諸生

承寵命謁祠有日敢不拜嘉但僕因改葬二親日夕不遑寧處苫塊餘生纔及旬餘安能遠從諸君子作雅會以上辱先聖之靈而且不孝之罪遺恫二親終天罔贖更無顏面可對諸君子以是不揣少竭罪狀自擯宮牆而執事猶復不棄而寬其鳴鼓之誅則不肖亦何以自捫寸心乎今而後願請君子允僕衆請終削門下之籍姑與以不屑之壽聽其徐而自艾焉苟其寸心終可以自遣不難復出而請事于諸君子則侍教尚有日矣不然僕奄奄餘生之不保諸君子縱憐而與我其能及乎昔西河氏見罪于曾子至投杖而拜友道之嚴如此若曰不楚而呻吟姑為是謬言以相誑掩其規避之跡則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

答巢潤山一

瀆歲不相聞夢想徒殷有懷靡及忽接手教喜可知也且承門下相信之深日有加而無已至不恥下問如此僕亦何以慰諸大抵學者之于道不日進則日退而進退之機乎己取之自以為進者進也即自以為退者尤進也今者門下已不安于前日之見則漯漯漸知必有進于前日者矣而且以擇不精行不力是病則自今以往又必有進乎精且力者矣此所謂日進者也雖然使徒落想像邈事亦第二義耳所舉損益三卦自是反躬實踐之地學者所當終身用之不盡者但此中進退之機亦甚微細最宜時時加體認工夫不得臨渴掘井等是懲忿窒慾耳常人有常人之懲窒學人有學人之懲窒聖人又有聖人之懲窒不特取效有難易之分亦其下手有精粗之辨也僕意讀易須以乾道為綱領乾知大始便是懲窒工夫綱領處得此綱領則入細入粗把持在乎矣何如小著蒙批示幸甚所舉觀無形聽無聲持行無地等語亦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意歸之慎獨而已獨即前所謂乾體也然不免悠謬其辭近于佛老之說反晦本旨質之修辭立誠之意殆不如此乃知吾輩論學只是朴實頭地一是一二是二卽指點身心性命亦須一一有著落若天道有已然之迹方可逐步尋求不墮落虛空窠臼耳目下所可商者出處一節吾輩所學將以用世耳時事多艱主恩未報可云長往山林乎若言學則隨地皆學也言道則隨地皆道也亦豈有內外人己體用之可歧乎勉之勉之皤然而行可也辛復元平生似有來歷僕常與之言見其議論頗正但未上其持守若何凡人門面闊大者多不易持守亦甚留心世道而不免太熱恐有枉尺直尋處論人不得不取其長耳陶文簡公集一部奉覽慰前命也

答秦履思五

承諭近溪之學雖以赤子提宗要非吾儒大中至正之脈也赤子之心純乎天者也孩提之童其在天人之間乎天非人不盡故君子盡人以盡天而天其本也不有赤子之心焉得有孩提之童之知能故赤子提宗最爲端的先生之學可謂直達原始正陽明意中事也然赤子之心人皆有之信得及直下便是聖人所謂信得及者只于此心中便覺一下耳纔覺一下便千變萬化用之不窮雖千變萬化用之不窮却非于此心之外又加毫末也此心原來具足反求卽是反求卽是覺地覺路卽是聖路不隔身心不岐凡聖不用根氣不須等待方是眞深淨學者但時時保

任而已別無他謬巧也如先生所言悟入處不免反費推敲果如此說凡是善根不宿慧目不淸者又將此一項人頓放在何處意者先生所言悟處終是倒地一聲消息黃面老子于此費却幾許工夫方得了手如達摩以面壁九年況其他乎彼惟不識赤子之心而求之未生前所以當面蹉過反費追尋先生何故又起爐竈也

答曹進士 諱廣

不佞老廢杜門息影之日久矣一旦以世講之末倖拔群氣披示敎言惓惓焉不啻其口出也捧誦再三欣然以爲至知恥近勇一語殆是吾輩頂門針不佞請先服膺𢿱焉乃足下復不加鄙棄而欲進商所未逮益愧惘然無從也不佞請姑就來敎所及者而請事焉可乎夫恥者人之本心也而體蘊有辨孟夫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他日解之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今人之犢犢焉無所用恥者鮮不以一指易肩背此可謂之知恥乎不能知恥雖有恥與無恥同亦何怪日卽于忽忽而不振乎此知恥近勇之說也曾子嘗聞大勇于夫子正以自反欺慊一著爲一生定命符此眞能知恥者也降而北宮黝孟施舍雖僑然自喜可以目無萬乘然由君子觀之直一指之佞倆耳是故與其貌而法三代之事不若尙論三

代之人而尙友之之爲眞與其泛而窮六經之書不若擇其要者而溫之如南容之復白圭屛山氏之讀易之爲約而易操與其知交盡天下賢人君子不若闇然日章不出戶而知天下則其于當世之務亦罔無事于數數然矣以足下之抱負異日者卽一當路而平禍亂起生民于溝壑措宗社于安瀾亦豈異人任然苟學不聞道而徒以一切悻悻者當之卽幸而得之亦止一指之佞倆不足爲賢者道也晦庵先生曰眞正英雄每從戰兢惕勵中來請爲足下誦之

答沈進士 諱中柱

夜來讀言志錄大爲擧節門下志操雅自耿耿如此將來
竪立亦何可量人患無志耳此志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
則小效君子亦求其大者而已承教孟子求放心一節眞
是吾儕終身進學之要人心至神操存舍亡之間往往間
不容髮已立志後方許商量此語也又云知求正是學問
得力處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
學故曰致知又云思則得之思卽致知之別名原來卽本
體卽工夫也又曰愼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
也古人立言字字轉入心裏其要歸于知止耳所謂思則
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

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卽性性卽氣猶二之也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于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
如此而非于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名色也卽謂知此理
覺此理猶二之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
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証
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于心不致知故也故孟子反之以
知言不求于氣不識性故也故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卽
養其性之別名先儒以爲擴前聖所未發蓋取其善言性
者云非謂此一項工夫至孟子方說破也總之一心耳心
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入門究竟更無別法隨時用力
隨處體認無有吃緊于此者來書剖晰詳盡猶或不免以
名色致疑要在反身而求之可也

與王雪肝太守 一 諱孫蘭

荒政萬難下手所幸公祖悉力講求孜孜延訪當必有得
其要領者如社倉一事誠爲標本兼治之計已託祁世老
條列事宜想能得當報命但鄙意謂是舉也必官與民交
任之仍以官爲主而後可要其成所謂君子之德風也目
下一面亟宜先頒一明示張掛四城曉諭士民以社倉之
利決當舉行不宜遲緩庶使士民便于遵依一面令所屬

各發贖鍰召商往羅東路分發三十九坊以爲倉本乃聽
各上紳富戶次第捐儲一面立官簿籍分三十九坊各報
社正委以出納則事且旦夕行矣若上官不率先鼓舞恐
人情皆在觀望中誰肯一破頭面以犯衆忌且以身家殉
乎郡如官羅果係正項所那不妨出糶之後仍還在官此
後乃以一切科罰者充之積少成多爲長久計城中稍有
端緒便可推及四鄉總之公祖設誠而致行于上不患上
民不嚮應于下也

答王雪肝 二

承發余祁兩公書見示生細讀之其于目前救荒急著亦

已檢點無遺似可仰承德意于萬一矣生雖有社倉之說
止是虛著原無異同小異者兩公言對而生兼言常兩公
言平糶而生專言積貯耳生慮平糶之說可一而不可再
今但勸士紳以儲米則所積之米即是無形之社倉明年
聽其以時價出糶仍將此糶本俟秋成之日復儲米如前
復將價出糶如前則儲米年年有息而待糶者歲歲得平
糶以官籌經紀其間亦可望數年之後豐凶各有依賴年
來雨暘不時比等景象日日可慮致不得不酌標本而言
之若今僅爲目前計則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糶終亦惟
日不足矣祁世老似謂不佞竟欲强士紳出米立社爲公

家之物而已不得與焉則厲民之令甚于平糶委有難行
者況有建置之擾擾乎今鄙意既已揭明乃知原無異同
日下且各急著再爲善後之圖可也

與王雪肝 三

頃承本縣頒下儲米坊冊仰惟祖臺德意在在流注一二
于邁稍有半菽之望矣但念此十室九空之時即富家終
鮮蓋藏計必以招商爲第一義方得備此八千正額而遏
糴之禁所在而是商人寸武難行台寧設禁猶曰隔府新
嵊而設禁則同府矣同出台臺帡冒之下而忍令一肥一
瘠咫尺之間頓分吳越乎想台臺已移文日久不知本縣
何故尚不遵依日者宗周遣人告糴於嵊稍蒙鄭父母推
昔年宗周有賑嵊之德而沾沾報之得米五十斛此外有
販者輒遭奸民搶掠吞橐而歸官亦不之禁夫比之不禁
而禁糴乃計之左也且嵊人固自爲計耳殊不知嵊禁弛
則台禁亦弛一路源源灌輸而至是無損于嵊而大有造
于郡城也更通四明一路以濟之將遠近之米價漸平而
行販者亦無所利于揭蹟矣夫遏糴固王政之首禁也即
前日兩路之遏亦可暫而不可久且越郡一撮土固無當
于錢江以北吳會數省之緩急也若以東路視吾越其事
懸矣倘當事諸君子而懷天地父母之心宜必有不終屑

屑于一日之權宜者矣前日本坊會具一呈未蒙准行意
其中有串文兩道語未必果得之兩道乎今復稍易其詞
補牘以進仰候裁奪或止給一批令本坊商人一行之何
如然以不佞私計之儲米不得不招商招商不得不弛禁
即弛禁于嵊而不弛禁于台寧嵊人豈能獨受其累則兩
道終須公祖一通情欵詳述利害而得之倘此法不行將
儲米一事委之空文一旦有急饑民嗷嗷而索平糶于富
室何以應之事且有不可知者矣統候台裁

與成台道 諱仲龍

我越人之告饑也祖臺亦既耳而目之以視台郡豐歉相

忍大是何濶抱泣蒙祖臺軫念痌瘝方與郡大夫商拯濟之策隨聽本府一面申文行糴台寧等處我越人惟若更生宗周乃敢率二三里人齎本府印批告投下執事宗周遵郡大夫之政税計郡城中限坊儲米宗周所求給于台者不過二百石其加賜爲則祖臺賑荒之澤也伏惟照驗施行俾不至爲地方所譁仍乞掛號批廻且無虞于出疆之阻宗周藉此舉爲一方社倉張本稍俟青黄不接之日平糴而出之自此時歛時發垂之世世而祖臺再造生成之德亦將垂之世世矣且郡大夫請糴之舉亦豈爲是沾沾者果能家賜而人給哉欲借以聯人心而通地方之血

脉險杜其囂凌爭攘之氣耳今必曰豈欲不濟之數委之造物行徐不足之見聽之人情則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際且有秦越視而不顧者矣豈知天下之亂即從此而起甚矣遏糴之不可訓也非祖臺由己之饑而本之以大道爲公之志亦孰與化近日之風氣挽陋遲而躋天和臻一世于仁壽之域乎

與王雪肝　四

宗周仰遵儲米之令率二三里人告糴于台寧以爲社倉張本而台寧遏糴之禁所在而然小民之囂競固甚上官之禁尤嚴輒曰我台人寧人之不保而服爲給謀乎開是說而里人徒手以歸夫因荒爲臻大難措手所恃四封有恤鄰之誼庶幾源源而來小民得藉以無恐而不意疾痛者不相關一至于此也彼曰自謀之不暇生直謂其未嘗自謀也譬之人身血脉欲其相通未有手足委頓而腹心可以安然無恙者故給亂而台寧亦亂安給正所以安台寧此不待智者而自明矣嗟乎四封閉糴自今以往小民其無孑遺矣惟是公祖爲一郡主小民之饑寒皆仰給焉生聚雖不能得之于兩道其忍坐視而終不之救乎更乞再四申請爲秦庭七日之哭或者彼見憐而有一粒之遺亦未可知也勢孔亟矣惟公祖亟圖焉

與王雪肝　五

時事日亟意外之虞眞不能以刻待知遏糴之令在當事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猶是內荒耳一日雨而米價減再日雨而米價大減豈一日之雨雪果爲民厲乎良以人情之變喜于思亂有如此者故今日救荒之策必以安輯人情爲第一義官販之說便是今日急劑官販之說行將見言未脫于口而人情已平一二矣官販之計決將見米未解于途而人情已平八九矣則上人爲民請命之心固足以稍稍取亮于人而頓奪其囂凌愁苦之氣也但以鄙見揣之台寧一路須得公祖玉趾親移方出爲全即不然亦須

得陳公祖一行蓋此時不待道府縣之情難調而道路亂
民之勢尤不易輯陳公祖碎有經濟雅著丰裁誠代公祖
一行而領以押運之官所濟不既多乎不然文移之往來
動成故套卽小吏之奔走豈足當洶洶之亂民乎但官販
之說不知專召官商單那庫藏絕不與于民乎抑仍是三
十九坊備米之說每坊給批各自齎本而但以在官領之
卽爲官販乎從前一說則徑而易行而難在散米收銀從
後一說則物情未必盡齊而終省在官一番會計與前日
一番給籌之說不相戾如二說並行則頭緒更紛我之求
于販地者取數必多而後將有不易應者矣如專從後說

則各坊行販皆當分爲兩次每次一百石庶幾接濟有漸
統所台裁昨接郡世老條議一通想已上之台覽矣內中
既有官商之說又有換批之說似官與民交任其責也今
生爲安坊前日所領之批竟未之行故暫繳上或銷或換
統候台裁且本坊見貯銀二百兩外爲販本或官或民亦
惟裁奪又海運之說人情所在觀望或得大家通融徑以
台溫接寧波以寧波接紹興又以台州接嵊縣以嵊縣接
山會又以金衢接諸暨以諸暨接山陰則血脉流通事半
功倍容如此正須陳公祖親行痛哭一體痛癢之說與所
在當事者使從前痿痺元氣立行銷化則太和便在宇宙

間而人變可弭天灾可禳矣

答范質公

春暮接翁臺手書有味乎人學政教之說卽未窺枕秘已
令人憬開茅塞何時奉有成刻啟示吾黨乎別諭感念時
艱不已彼時禍敗相沿以爲固然士大夫倖免者如釜中
魚幕上燕尚得偷生數時豈知河南襄漢之報接踵而至
使府懸不得有其孫神廟不得有其子朝廷安賴有吾儕
臣庶圖苟活以享富貴吾不知謀國諸公亦何顏處交戟
之下相與歌喜起頌太平恐九廟有靈終不使宴然諸君
子爲赴西市後之覘今今之覘昔千古已然悲夫目今江

南半壁遍罹奇荒所至人相食幸而暫延揭竿之呼終不
踞廟堂有一休養生息之德意流復誅求不已征糴四出
不盡竭之爲盜不已時事至此尚忍言乎翁臺胸包經濟
進不得大有爲于時退而修其素業以淑諸人以俟諸後
長夜人心由此一旦亦世道之慶也弟老矣一切無以報
知己惟闔門待盡而已臨風布懷仰候興居萬福惟爲道
自珍

與韋格菴掌垣 諱正宸

道駕歸省甚渴鄙懷會衰病日深艱于出戶不及走晤數
年作洲所欲一言者婺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將亡僕

之謂矣況身當其事處溺舟之地岌岌乎與舟爲存亡者乎執事久爲諫官所言天下事幾何昔陽城爲諫議大夫五年不言事昌黎作諍臣論譏之自若也其後陸宣公貶而延齡相城乃起而取白麻壞之痛哭于延英卒以諫顯蓋宣公在事時城于天下事固無可言者乃知士君子語默各有宜而賢者之不可測類如斯也今天下豈無宣公其人而貶且死而不克生者乎而執事竟無一言也雖然此猶一事耳請進而求其大者今天下之亂固必有所自出矣則君心是也執事亦旣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格心之效也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成矣則政府是

也奸佞相仍十餘年如一轍執事亦旣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請劍之舉也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決裂矣則邦本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執事亦旣已知之矣而又付之無可奈何而不言即督糧之役何爲者上有一給事督糧則自有司而下至胥吏皂役莫不給事矣舉千萬人爲給事以督一細民之糧其尚有死地乎然則天下事蓋可知矣舍是三者而不言更無可言者矣凡執事而不言更無人可言者矣已矣哉此嫠婦之恤所以夙思泣血而不容已也或曰天下事亦甚無樂乎以言濟也執事將別有一當以報國其爲彌縫匡救之力亦已竭矣僕則

以爲今天下救時之急務宜莫有過于開言路者執事言官也開則自我開閉則自我閉後之人曰崇禎之間率天下爲寒蟬導人主以杜絕言路之禍者爲章某其人是則罪之大者執事將何以自解乎執事生平自許萬萬不後陽元宗向也舉天下第一流人以奉之一旦處棘手之日惴惴乎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置宗社安危于弗問幸而天祐人國萬無他虞蹉跎歲月卿貳在前宰執迎來終爲胥縻之無味耳何若何者爲蒼生之猶得俯仰于天地之間也哉或曰古之君子遇不可爲之時未嘗不危行言遜以避禍若梁公之于唐是也何獨于執事尤之深乎曰吾

固不爲執事尤而深爲諫官惜也無已請姑就今日之職掌言吏垣固進退人才之地也其自半執以下至督撫提學等官孰不以吏垣爲咽喉者朝推一人焉吏垣以爲可孰敢以爲不可者暮舉一人焉吏垣以爲不可孰敢以爲可者此而猶曰我不能謂非溺職而何往者已矣計執事自今入朝倘有一奸進要路一地不稱職則執事有不得辭其責者而勤勤焉思所以報塞庶所云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也取效雖緩天下事尚可救十之一二然亦非全軀保妻子之念洗滌殆盡終不能有所建立也冀執事深思之嗟乎今日之事大可寒心者上無責難之臣子下并

無專普之朋友見人主則曰堯舜見同列則曰皐夔終日惟以阿諛逢迎爲事無敢出片言拂人之意局面已成牢不可破至于流氛横行藩封荼毒戕民破陷疆土而猶蒙身後之恤是孰使之然也與言及此豈不深可痛哉僕私心恨之輒敢剖此肺腑少效朋友之誼于萬一惟執事進而教之幸弗以爲瀆也

與王雪肝六

不佞擁榻閉靜聽嘉猷所以活我百姓者幸甚比見韋相傳二諸士紳仍不出遏販之說如此則亦無煩一番擾擾矣今曰遏之于官而禁之于私此擾擾者何難盡收而公凡曰官虛其禁而士紳實其政此士紳而擾擾者又何難并以禁爲貨乎遏糴之不可行也不佞豈不知之但其法有小遏而大通者上臺之不可遏也不佞亦豈不俯就之但其說有似逆而實順者則亦不可不思其故矣上臺之求多于吾越也不過爲省下饑民請命耳豈知自七月以迄于今杭嘉湖以往食我紹興之米亦既無算矣不足又以官商尾其後我越人又迎送以將之幾空國而出亦與幾扇人之急不啻孝子慈孫之奉慈母矣今省下秋成業已告登人人頗慰樂生之願但一二奸商乘機射利相與罔上而行其私上之人爲其所愚猶然以饑告非其情矣越之人將遂終聽之是竭澤之漁也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我越人之羸抑亦杭人之恥也就若少節其一二于今日以待杭人青黃不接之日乎有前日之大通斷不可無今日之小節有今日之小節又可以濟來日之

大通此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曰過之而適以通逆之而乃以順也然則祖臺何憚不持此說以明告之上臺乎傳畢公祖之言曰招商于今日而販米于明春此說似善矣又孰若招商于明春販米于明春之爲尤善乎且不佞所以有暫閉米商之說者蓋爲民間晚收頗薄亟待登場之日使一二有力之家稍稍爲蓋藏計庶幾徙薪之策若目今外販絡繹米價日騰貧民苟利于得錢而富人皆觀望不肯爲他日計將來欲販不能欲賑不得蠲賦百姓人人轉眼死矣即公祖雖有一切良法美意亦安所措之且公祖可以越人之米空國而濟三吳不能以台寧之米空國而濟吾越眞坐困之術也救荒何等事焚溺及身焦爛不暇顧忍爲一切利害升沉寵辱計要須通融長算旣不可拘一膜之見以自封而亦豈可爲從井救人之術以自愚惟公祖熟思審處但以士紳爲言而辭之其亦可矣宗周我弱之不閑不憚再瀆統惟台涵

與祁世培

諸君子講荒政毫無濟于事今不阻外販而言積儲不言積儲而他日又言賑濟皆必不可幾者也遏糴有禁夫人而知之且身遭台寧之毒矣其忍以身行之省下但此事須通盤計算譬之一家之中爲父母者但可顧其子女耳爲祖父母則顧及其孫行而廣矣爲曾祖父母則顧及曾孫行又廣矣此其間各有分願互相俯仰乃相與聯絡成一體之誼勢不能以一父母任祖父母之責且任曾祖父母之責也是以爲人上者無分民而有分土縣顧其縣府顧其府道顧其道省顧其省各相顧也而後出其餘力以上供而互相轉輸于不竆庶幾可大可久之道計不出此有截胥及溺而已前者吾鄉早禾大熟聽浙西以往三吳之商日夕糴載而出鄉人之射利者又從而迎送之賓至如歸無不恣其所欲又以爲不足上司又以官批通販糴而去者又不知凡幾旬月以來亦足以報命矣而越之當事者猶推恐或失上臺之心出守成事而不變區區私販之禁何爲者乎僕恐今而後必無有私販至越者矣何也越之人既明招省下以官販矣一江之隔即操一二金者皆得請一批而來浸假羣省下人及三吳中人不論士農工商皆持批而至吾不知當事者何以應之且昔日台寧之爲厲禁也撫臺封銀千兩至二郡而猶然遲遲其應之今外販之米果僅千兩乎前吳中人來謁僕者云自鎮江以南食紹興之米者已兩月于茲矣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一節一宜攻之當弊也有前日之大通斷不可無今日之小節有今日之小節則又可幾後日之大通法在與時

消息而已今僕意謂目下但暫閉兩三月使埜鄉之物一二富室稍爲蓋藏計需至明春纔省下人空國而至亦可聽之今日猶爲省下寄外府也亦何不可之有且自今省下一路秋成告登雖云非大稔旦夕且可支吾今之熙熙來者皆奸商射利之舉罔非出于告饑者也至明歲乃告饑耳阻目下而通于他日仁至義盡兩得之矣今當事者明以地方利害及彼此一體之誼剖告上臺稍有血氣心知者誰不聽之而必謂持數月之禁使當得罪上官不敢一出此也亦殊非仁人君子爲民請命之初心矣今當事者但知媚上官不知有地方吾儕又但知媚公祖父母不

知有桑梓嗟乎吾死無日矣明年一郡生靈命脉仍係之吾兄一人不可不亟爲徙薪之計弟偶有所見不憚力疾草草幸鑒而裁之或再以上聞之當事者可也

與永侯族侄

昨舉不變塞之說謂頗不易識非也此塞字不必作道理解只就眼前境遇稍一對勘便是瞭然塞對通言即今冠進賢日逐勢利之場動得如意可謂通矣回視前日窮秀才氣味豈不大有逕庭人情以此爲顯稱而不知本心之地日移而月化者亦已多矣今但于時至事起時將平日窮秀才氣味置在目前一味與之冷落與之消滅便立了無數脚跟而終身遠大之業亦便不外此今只是隨俗忽忽且從地去益順逆之勢異而當境萬難自持也幸賢侄勉之所遺乞言冊子似乎太文君子暴貴不爲父作謚況動作稱述俱涉影響爲無鹽之刻畫吾恐識者譏之矣未敢遵命

與張白菴

學命數年全不得力諸君子登致知之堂全不知良知二字何狀止因前輩講究不親以致後學涵育無地與言及此每增慨嘆賴先生以躬行之教新感發之機吾道幸甚乃者如王素中以義方之難坐小事而殺其子質之良知

二字亦打得過否父之親子天性也間有不中不才之養矣責善且不可況棄而殺之是可忍也弒父與君恒必由之止因平日講習不明神明之地往往認賊爲子以至措之家庭日用有認子爲賊者矣吾輩因此自反一念睚眦便弱殺機一事暴戾即成逆行其時時中于君父之身者當亦猶是也特素中顯坐之而在吾輩尚未經一一摘發耳吾輩幸以此一事爲前車知人心天理人欲之幾間不容髮時時檢點念念提撕反而求之不學不慮之天烑然而自得焉則火然泉達自有不容已者矣孟夫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危哉危哉夫

人而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亦安用此昂藏七尺享嗜慾之樂而號衣冠之類乎望先生痛切爲大聲疾呼僕且在閉閤訟過之日也

答劉乾所學憲

披省來教藹若發蒙吾儕無撒手懸崖伎倆不得不借一方便法門如良知天理是也艮躬之說亦復近之易艮卦便是此義註脚如曰艮其身止諸躬也不善會却是艮其身止諸身也之謂矣因思發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氣而立絶不是理生氣也于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

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于所謂形而下者忽卽忽離兩無依據轉爲釋氏所藉口至元門則又徒得其形而下者而竟遺其形而上者所以蔽于長生之說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僕亦近見得此道頗親切簡易全著不得捕風捉影之解只是工夫粗時爲形器所礙耳既據實便須致精以入之精則神神則一矣請執事于此三致意焉

答陳生紀常

所論克己而克之不力舍己而己私愈甚如此無奈己何則亦安貴學也學者須立志志立後使所向無前見道益親止此一己何取何舍既無取舍亦何順逆得失之解而

動其心乎道者心之體也心體中本無動靜寂感內外彼此之岐則人己二字又從何處立名乎今懸空言本體不實按此心之體遂覺此形骸爲障其實形骸何能障人善反之則天性卽此而在今只爲形骸之障而不知吾志之未立所以愈不得力耳工夫正要更向前一步討消息勉之

答史子虛

僕積病之軀不謂遷延至此遂增奇症度無起色一味聽之卽醫亦盡人事而已雖拜君命有日竟不遑遽不俟駕之義稍展臣子之忱老臣處此無地可容直付之無可奈

何耳若謂或高難進之節或抱相時之幾而故爲遲迴吾則義所爲爲不敢出者也自顧生平絶無寸長可以自拔而處此主憂臣辱之日普天之下誰不切同舟之懼而謂山林尙有煖席乎今且自度此身可以許國則與疾一行自不容緩倘明發之是適倘日加困頓卽欲襆被載塗不任也抑終奈之何哉耿耿此心不敢以欺君父其敢以欺朋友既不敢負吾友其敢終負吾君也乎然而大義見絀寥寥空谷得之者輒爲毛豎而心戚戚其靡寧其敢不奉爲指南以從事乎力疾草草不盡欲言

與黃石齋

金在鑛而眞得火而變出火而精進以人工乃成令器此門下今日之謂也故前者之役人以爲所遭之不幸而自僕旁觀則猶恐所爲鍛鍊者火力之不足及其足于火而喜可知也則今者之役人無不相賀以爲幸而自僕旁觀尋慮其工力之有所不䊵矣得火之後向者雜今定矣向者浮今沉矣向者偏駁今進于純矣乃從此制器尙象焉若何而備世道用若何而備吾道用爲鼎爲呂或方或員亦惟門下所位置焉庶不至羅冶不祥負君恩于玉汝也古來傑士如門下所遭殆亦不少其能卓然有立自奮于天地間爲可觀法者幾人抑或皋其在鑛之本質而失之

者有之此其成敗得失之機所爭甚危願門下勉之一言相訊神與俱長

答錢生欽之

力行二字其佳而所該亦詳以盡如體認是力行第一義存養是力行第二義省察是力行第三義踐履是力行第四義應事接物是力行第五義善反之則應事接物正是踐履之實踐履正是省察之實省察正是存養之實存養正是體認之實歸到體認二字只致良知足以盡之此正所謂力行之實也今人以致知爲一項以力行爲一項所以便有病痛又就其中每事都作逐件看或後先錯雜或支離紛解愈遠而愈不合矣人之氣質不同不免囿于所見而不能相通若良知則只是一個也然僕作此言亦是影響不知于良知二字有分曉否幸交勉之可乎

答陳耙常

竊念學會一事以惝先生主盟同將偕同志諸君子共衍文成公良知一脈也先生之意豈及身遽已乎九原有靈其關學吾黨當何如者今法堂草深每月開會文成祠少存餼羊而諸君皆裹足不至公私起見乎異同起見乎賢否相形起意乎異同之見自古而然陸子不必化朱子文成不必化湛野諸君子但自講自學人講人學便皆是聖賢路上人殊途同歸道正如此若必執而不化可者與不

可者拒古人嘗見譏于同列如之何其明蹈也惟是公私一關則所係學術甚大諸君不可不察冷眼看世人初無大惡只是私已一念造成無限落難做起無限罪過故克已二字顏子猶用得着雖大賢亦是頂門針何況吾輩僕深不願諸君子有此矣往者僕嘗發同人于宗于郊之說僉如深感動未幾爲一場閒話而罷豈諸君子之見不及僉如乎私已之見一萌因而有異同異同之見一起因而有賢否則所傷于吾道大矣諸君子即口口言學無乃聚沙炊飯此意一化宇宙太和氣象即在吾黨人人志聖而

聖希賢而賢矣願諸君子深繹前哲惓惓之心來月之三齊赴文成祠再訂初盟胡越一家幸甚是日閻自庵先生主盟張先生年八十而每會必赴又絶不開口一字亦絶不聽得一字抑爲何事豈非吾師乎吾師乎諸君但學張先生可也

答葉潤山三 附來書

來書云傳釋誠意古本原爲第一章故爲有見註意者心之所發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而當屬動一邊若以爲心之所存豈卽中庸言未發之中然格物所以致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云向來一邊畢竟是博是約抑

傳約互用歟

意爲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爲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既本于心心安得不本于意乃先儒旣以意爲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來教所云好惡正指心之所存言也大學自知至而後此心之存主必有善而無惡矣何以見其必有善而無惡以好必于善惡必于惡也好必于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于此也惡必于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于彼也必于此而必不于彼正見其存主之誠故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機此正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蓋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言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中則只指其必于此不于彼者非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幾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幾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豈平旦之時未與物接卽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幾以忿懥憂患恐懼好樂解正心分明是發卽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無爲是也正之理著有倚有著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矣陽明先生惟

于此解錯故不得不提良知二字爲主柄以壓倒前人至他日解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不明于天下矣至于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爲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卽博卽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于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國家天下而根據處只主在意上離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

可廢矣今非故謂學問可廢省察也正爲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爲常惺惺者存又存個甚養又養個甚若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爲僞不得此也又于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爲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者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可乎曰先儒以不睹不聞爲已所不睹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

動言也復以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爲本體傳註之說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與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于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于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于斯而爲至也

答門人祝開美一

此道本不遠于人學者只就日用尋常間因吾心之所明者而一一措諸踐履便是進步處且不必向古人討分曉也即如今日驟遇期喪自是本心廹切處因此發個哀戚心不肯放過即與之制服制禮何等心安理得矣必更在此外求道乎由此而推則所謂三年之喪期功之制祭祀之禮家庭拜跪亦皆以是心裁之而沛然矣心所安處即是禮所中處其間有古今之異宜風俗之沿習固未可一概而其推大節目處有躊躇從之則人違之則駭者不可不自勉然亦只須時時認取真心自有不容已處不須從外邊著力也流俗病痛鮮能自拔只爲胸中所見蒙蔽幾肯關開見地便稍稍有立腳處此處發個猛省便當一日

千里也期喪百日內飲食居處宜變于常日此外過嚴可也若嫁娶亦須既葬方以不得已行之

與祝開美二 時開美欲捃摭用事大臣故規之云云

不慮得與遂闕于秋此道門緣有天作之合者僕政謂少有當于知己惟是晚年進步時有望塵躡之影而恐後者矣乃者驟得人言致以質疑不知胸中塊壘之氣怡然冰化否耶浮氣病心浮名害道僕亦過來人不敢不苦相告即如古人最磊落者所謂陳少陽其人然以聖門視之猶然暴虎馮河伎倆況後人之學識萬萬不及少陽而妄慕邯鄲之步多見其不自揣矣足下豈以前日之衆不免

失知人之明未可爲千秋之重迷不惜再有奇舉既以叅前愆又以垂後名作堂堂男子耶審若此則一圈私意太領已一齊差却又何以自信于道終能高覩獨步于人間乎嗟乎人心之病于私也如于尺浮雲屑屑難擬凡人之認賊作子而誤盡一生者往往而是不然古人一生學力說惟精說擇善當在何處用伏望速整歸裝備秋棠不棄得相尋于雲門鑑湖之間爲幸多矣

與鄒世培

旅處通州又彌月勢不得不行矣回首五雲百爾感愴因念把袂之日彼此眷眷而在門下尤獨有不豫色然者抑何念僕之深乎亦借以灑羇人去國之淚也嗟乎天下事至此不忍言矣門下處炎戟之下計當必以諫諍明職業一言而當不有益于君必有益于國則庶幾太平之一機也即不幸而碎首玉階甘斧鑕以如飴亦臣子分內事此時死則死耳猶愈于悄悄坐長安即求死不得而徒以七日不汗死顧門下留意學求曰進徒曰我不能誰爲能者時下雨正相阨尤非僕兆想門下必有以處之矞齋幸致言道求自信可也

答門人惲仲升

接來札見相愛之切至不難處以非分一至于此然而雷

道甚矣在前日開美已多此舉況待今日學人平日只是信道不篤每事不免向外馳求往往陷于過舉而不自覺如此類者甚多不可不深察而懲艾之昔賢云即向好事猶爲物化況未必然乎吾輩只合素位而行纔涉位外便是私意習熟不已終身墮落矣幸二無爲救正省却多少事不然當此多事之時只吾輩二三人壞天下事而有餘矣僕從茲益反而自艾名利窮打不過沈不淨盡必有一種聲音笑貌爲人所窺及處至使朋友中遂有迎風而動者益覺闇然一關不易過也

與祁開美三

凡禍福之來若是意中事則當安之固然若是意外事則當付之適然適然之謂命固然之謂性盡性至命之學即斯而在世人以七尺爲性命君子以性命爲七尺知道者爲于此辨之

答史子復一

小語非示匆匆畧讀一過蓋亦有與鄙意互相發明者如謂弟之所云意蕊言知是也則其他可以類推知意之與知分不得兩事則知心與意分不得兩字矣分晰之見從儒之誤也意爲心之所發古來已有是疏僕何爲獨不然弟思人心之體必有所存而後有所發如意爲心之所發

則孰爲心之所存乎如心以所存言而意以所發言則心與意是對偶之物矣如意爲所發而知爲所存則意與知亦是對偶之物矣總之存發只是一機故可以所存該所發而終不可以所發遺所存則大學誠正一關終是千古不了之案未可便以程朱之言爲定本也陽明先生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僕則曰好善惡惡者意之動此誠意章本文語也如以善惡屬意則好之惡之者誰乎如云心去好之心去惡之則又與無善無惡之旨相戾今據本文果好惡是意則意以所發言而不專屬所存明矣然好惡云者好必于善而惡必于惡正言此心之體有善而無惡也

故好惡兩在而一機所以謂之獨如曰有善有惡則二三甚矣獨即意也知獨之謂意則意以所存言而不專屬所發明矣總之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謂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而言謂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無惡歸之至善謂之物識得此方見心學一原之妙不然未有不隨于支離者但此等分辨亦只是訓詁伎倆吾輩能切己反觀于生身立命之原時時有把柄不復隨落影響則此心此理自有不言而相喻于同然者矣

答史子復二 附來書

頃承翰教故重爲請焉分合原不相妨只貴分晰得諦當自然不至鶻突穿鑿耳故合言之則意爲心之意知爲心之知物爲心之物無容二也析言之則心之發動爲意心之精明爲知意之所在爲物無容混也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尊諭謂心體必有所存而後有所發因以意該存發此即前答問中意爲心之主宰而意爲體心爲用之宗旨所自來也鄙意以爲心者虛靈之官雖曰有體要非塊然實有可執著指名者也曰體用曰存發皆不得已而强著名言耳蓋心即理也理無極而太極心無體而爲體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是故以言乎體則虛體也以言乎用則靈知也以言乎所發則爲意

而所發外別無所存所存則仍此虛靈也如明鏡然對妍媸而影現爲鏡之所發也而影之外別無所存之影所存則虛明之體也夫心也者無聲無臭物物而不物于物未發也寂然不動已發也感而遂通而感通時非截然與寂然者分爲兩時兩件也必欲求其所存而以意實之則心亦窒礙而不靈矣烏能宰制萬物而與天地參爲三才也蓋獨也者以良知所獨知而言恐不容別以好惡兩在而一機而以意當之也有善意而知之有惡意而知之無善無惡而亦知之寧僅二三即千變萬化交錯紛紜而良知炯然獨照初無兩知故曰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夫晝夜之間其擬圖乎吾前者寧可數
計哉而知故自知此良知所以爲至妙至妙而萬萬非
憧憧擾擾之意所可同年而語者也竊謂知心體之本
虛則不必于所發外別尋一所存者以實之知獨之爲
知則不煩曲循好惡兩在而一機者以當之心意既認
得清楚不作異解則聖經條目先後一一自然誠正一
關初無不了之案而前所云意爲心之主宰意爲體心
爲用種種創論自可氷釋矣

承教理一分殊之說自是通論今言之意爲心之意知爲
心之知物爲心之物不待言矣析言之心之發動爲意心

之精明爲知意之所在爲物大段亦是鄙意稍加婉轉此
動字即易云幾者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是動之
微註脚若知此解則以意爲心之所發亦何害乎若除却
已發之意未發之心就中又有個將發未發之幾作三截
看弟竊反之自心實有不然者周子誠神幾只就中指點
出名曰並不以未發爲誠感通爲神將發未發方感未感
爲幾如泥感而遂通爲神一句則心爲神心果以所發言
矣故知心之有意即幾希之地也心之精明爲知弟申其
解曰知好知惡之謂知方是精明一毫泥不得處如鏡子
不遺妍媸然若但知善知惡而已語意猶未該括蓋必好
善惡惡而後謂之知善知惡也意之所在爲物既以意爲
心之所發矣則致知之功全在發處用矣僕則以爲致知
之功全在存處不在發處如在發處則箭已離弦如何控
持若箭未離弦時作控持依舊在存處也惟泥意爲心所
發弃疑格致爲所發之功宜乎謂誠意之後又有正心之
功也曾記鄒定宇先生曰知善知惡謂良知僅論也知者
照心也言心者不直指人以月言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
遠矣此意更可參致他日又有言曰心是天意是命此確
論也愚嘗爲之解曰命源不已流行言以主宰言也故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帝者以天之

主宰而言出乎震齊乎巽了就流行中見主宰也故曰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恐如此婉轉則與先生之說亦不至大
有異同乎弟所吃緊者總之不爭存發二字而爭有善有
惡意之動非大學本旨終不若認定好善惡惡爲意之動
爲親切也此外亦不及細申聊質以大意如此惟裁正幸
甚轉呈令兄待正何如

答史子虛附來書

來書云如以意爲幾謂是動而未形則動而已形者又
何物乎豈意之後更有一物爲之流行運用乎

俟誠意之說蓋亦偶窺聖經而及此一則不欲說壞意字

謂心意知物只一串事不應心與知合作一事而獨留意
于膜外姑以陽明四語推之意是有善有惡之意心亦是
有善有惡之心知亦是有善有惡之知物亦是有善有惡
之物却又如何得一一反之無痛以自附于龍溪駁正之
旨非攻爲倡也一則不欲說粗意字謂大學之敎只是知
本不應致知後首入粗根先蕩此一點靈光于末梢一著
而且云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終爲顚倒竊以自
附于陽明古本序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之說亦非敢爲
倡也至來敎云動而已形者爲何物竊謂誠則自形形又
何物誠卽形形卽是誠其旨見于誠意本傳故中庸亦云

莫顯乎微又曰知微之顯又曰夫微之顯可謂深切著明
古人學問全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
點在將發處用在將發處便落後着也且將發又如
何用功則必爲將爲迎爲憧憧而後可耳若云愼于所發
依舊是存處功夫僕每痛古人微言一一被後人說壞使
大道不明高明之士頗存見少紛紛多岐未能歸一故往
往不惜破荒闢口而曲打頭長不敢靈景于有道侯高明
斧正後再有闡發隨便請益耳

答祁閟美四

道體何以數數委頓至此僕又失此良晤感念無已間之

醫家言咯血出于心而通于腎嘔血出于肝而肝爲血海
治之差易然肝主東方生氣氣有餘卽是火而又乘于心
風火相挾作疾易狂則亦惟有治心爲要法平日用心太
過如一切躁妄心經營心期必心并義理思維硏慮心皆
且放鬆但減得一分便是減一分人欲減一分人欲便增
一分天理人安有日置其心于天理之中而猶有无妄之
疾者乎无妄而疾可勿藥也或妄焉其容已于瞑眩乎先
儒指之曰無欲作聖斯其旨也毒心之外更無藥已養德
之外更無身已來敎似煩惱于猛厲只此便是欲也此等
意思皆須放在平日用則得力若到手足忙亂便是心爲

形役非從無欲而反宗之矣道不可閉開則非也古亦云
無心之謂道吾亦與之爲無心則刻刻有門矣適然
之外得此又進一籌在乎病中現身先意何如僕遠山失
路日請無頭緒殺不得足又一把劈口管足下如望歲一
見不可得足下幸自覺偷得提手以春爲期乎使者來適
在山中修先塋忽忽作答悵邑而已

答門人張孝夫

里人還領手言知近念惓惓愧老人近狀無似無可爲以
報知已出處之際甚今追昔轉有不自得于心者默默餘
生何處是投死之地每一念之不禁於邑耳辱有見訪之

示敎祈且止昔人云尊所聞行所知足矣老人亦頗昔應
酬知道義之愛必能亮我同志中幸微以此意相致今乾
坤何等時猶堪我輩從容擁臯比講道論學乎此所謂不
識人間羞恥者也僕是以入山惟恐不深求死惟恐不速
也屬使布懷并爾來稿希照不盡

答蔡學師

昨承枉顧昧失倒屣抱歉何如冷然之會神正王也歲計
在亭吾黨幸不棄此叅叅而僕亦爲悆爲爾往已乃僕則
更有請焉宮牆本設敎之地自官司無敎而降之有事于
鄉社如吾越和靖文成兩席猶之乎古人之下庠也然而

聖學不明于世久矣士而號爲有志于道者猶不免各私
其見各守其方視下庠一席且如畏途往往望之而却步
于是不得已復有冷然之會屈師席于梵宮將使環橋之
聽謂吾道有所不足而必假途于別所以爲接引之地非
所以稱師嚴道尊也况嵩異致如簧之日乎僕竊慮之矣
今請先生于是日再舉一月大會猶存餼羊之意以爲士
子鵠此後凡與大會者不必强之冷然而凡與冷然者斷
不許不赴大會如此則風尚之地端而于世道人心亦有
少裨矣僕老而坐廢僅作膈膜之見如是以俟裁擇

與祝開美六

身外住處心即在是甚矣須知此身非止七尺軀子滿世
界皆心滿世界皆身也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何曾止向
七尺討分曉乎爲此說者恐其神明受錮于形骸而漸起
一種自私自利之見耳不如大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
出其位認得位字清楚亦何至坐馳之有

答史子虛

吾輩遭時則得君行道爲尸則誦讀詩書自謂均之可以
抗志千秋了是百年豈知陽九數奇一朝相遘將命臣鴛
營營天壤畢無容足之區偷息之鄉乎嗟哉僕之有今日
固宜衆故人之弔矣遜竄而不能死圖存而無稱于生是

所謂丈夫可殺可辱者也時事至此皆有不可究竟處人生
至此總有不可作兩截處惟吾丈有以教之若知來教所
云是乃從日誦詩讀書一副清平道理施之今日誠用不
着也當下所居位不同建人建節之舉志上守固窮之業
亦各盡其是耳守先待後于丈有厚望焉若僕則俟命待
死而已

答史子復三

承示格致之義三復之餘已徵同調第其間不無手輕手
重之夢亦一時疏見使然非果相矛盾也夫學者覺也纔
言學已從知字爲頭路豈惟學知困知卽生知之知亦是

此知則誠意之必先格致也與誠身之必先明善也夫人
而知之然亦嘗竊聞之矣一日有感于陽明子知行合一
之說曰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夫眞切篤實非徒行字
之合體實卽誠字之別名固知知行是一誠明亦是一所
以中庸一則互言道之不明不行一則合言誠明明誠可
謂深切著明矣惟是立教之旨必先明而後誠先致知而
後誠意凡以言乎下手得力之法若因此而及彼者而非
眞有一先一後之可言也至于所以致知之方不離誠之
之目五者而陽明子更加詮註則曰博學者學此者也審
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

者行此者也可見舍此之外更無學問思辨可言他日又
曰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又綜言之曰道問學是尊德
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格致是誠意
工夫將古來一切劈開兩項工夫盡合作一事與大有功
于學者尤恐其不能合也直于大學工夫通事輕輕加一
良字以合乎明德之說以見卽工夫卽本體可爲費盡苦
心凡此皆丈妙契有日而僕亦頗見一二于紛疑中窃自
附于同調者也至所謂手輕手重云者丈有見于工夫遂
事重舍工夫別無主意可覓以自附于一先一後之本文
僕竊有見于主意遂事重雖却主意亦安得有工夫可下

以自附于古本諸傳首誠意與所謂誠其意者直指單提
之本文致知射者先操弓挾矢而後命中與欲命中而始
操弓挾矢不能無少異然其實同了此一射而已又如道
長安者先辨出門路程而後入京師與必有欲入京師之
意而始出門以取路程不能無少異其實同是長安道上
人則亦何害其爲大同而小異乎此外畧有可商者丈言
致知之知非聰明證識之知而謂徒知修身爲齊治平之
本不足以言知至似矣然經文明言物有本末修身爲
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明白直截前人行之而陽明子復
之行之者是乎復之者是乎復之者而誠是也則知本之
知可易言乎學必知止乃能知本知止之知可易言乎知

止則定矣止至善可易言乎由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謂
致知者也卽所謂誠意者也是以謂之知本是以謂之知
至或曰知至而後意誠知止之知合下求之至善之地正
所謂德性之知良知也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陽明
子之言良知從明德二字與出亦從知止二字落根蓋悟
後得語也而不必以之解大學以大學原有明德知止字
義也今于一章之中必分格物之物非物有本末之物必
分致知之知非知本知止之知且以爲猶有所不足也必
撰一良字以附益之豈不詭然而添足乎若曰以良知之

知知止以良知之知知本則又架屋叠床之甚矣大學言致知原以工夫言不特致字以工夫言并知字亦以工夫言乃明明德一句中上明字脫出非下明字脫出今若加個良字則知字似以本體言全是下明字脫出矣所以又有知良知悟良知之說則又架屋叠床之尤甚矣夫曰知良知悟良知則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此外更有何事宜乎誠意一關不免受後人之揶揄矣竊嘗論之據僕所窺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陽明子之學致良知而已矣而陽明子亦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凡以至復古本以破朱子之支離則不得不尊古本以誠意爲首傳之意而提倡之

至篇終乃曰致知焉盡之矣又鄭重之曰致知存乎心悟亦何怪後人有矛盾之疑乎前之既連正心而曰眼中著不得金玉屑後之又尊致良知而以知是知非爲極則于學問宗旨已是一了百當又何取此參禪雙行之種子而姑存之而且力矯而誠之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爲君子誠其有惡豈不斷然爲小人卒乃授之知善知惡而又爲善而去惡將置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于何地乎僕不敏不足以窺王門宗旨抑聊以存所疑竊附于整庵東橋二君子之後倘陽明子而在未必不有以告我也豈敢以倡論寬抑前人一日讀龜山先生之言曰古人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本于誠吾意而已詩書所稱莫非明此者攷于孔門而不爲有異說若夫不以薦言誠意而以證言誠意其義可思也又一日讀象山先生之言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猶所好惡非有出于勉强也夫以性言好惡而其爲好惡可知也而并其生之爲咨可知也又一日讀陽明子之言曰人于尋常好惡亦有不眞切處惟于惡惡臭好好色則皆發于眞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于誠意而意之所以流見在如此而已夫以知惡如好爲筆是指點語則指點著落處果安在大學既盡于誠意則所爲格致處尤有可思僕乃竊自幸其說之不謬于前人而從前著論盡可付之一炬矣誠意之說明而其他可以

類推表發之中委是難言姑請以誠字求之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擇者戒愼獨只奉于宋人看氣象之言[illegible]不得已而[illegible]人入處之中[illegible][illegible]論爲用望曰虛空中[illegible]之一貫[illegible]不可思也道路天下之達道學者天下之公言前人之或有爭久矣辨異或同焉在今日如果同也備于道之中以發其蘊對其異也道無異學無異願丈指其同者而同之僕敢獨爲異乎然丈之敎我亦已多矣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六

序上

馮少墟先生敘言序

少墟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倡道關西有橫渠子之風而學
術醇正似之其敎人多本于人倫五達德推于正人心息
邪說析人禽凡聖之分爲海內學者所尊信比官京師會
羽書告急先生慨然曰嗟乎此學術不明之禍也于是率
同志爲講會以日集放陸廟之齋房一時人心益知若不
知兵禍者予嘗側席請下見先生論說大都使人思而自
得而誠意懇惻油然藹然士之向往先生者日益衆鄒嚴

與集至不能容乃朝首善書院以居之未幾僉人目爲迂
樹黨議擯而先生拂衣去矣其講學敘言爲友人王嵩
父所敘凡若干條予俟而卒業焉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平孟子闢楊墨明先王之道以正人心而論者以爲功不在
禹下方今之禍過于洪水當事者定亂之識茲無倚第而
先生僅以詞說辨論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
有君臣父子之道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于折衝則
先生學之所及者于是乎遠且大矣今者皆小盈廷比黨
今黨以害正人而挑國事其害果甚於猾夏第令先生之
道明于日星彼邪說者終不能肆明澄以惑人而自害之

地且當與清廟明堂承垂不朽雖謂先生今日之功不在
孟子下可也維時吉水鄒先生道同心同而出處同其敎
言相發明者別有傳茲不復贅云予辱二先生之敎最深
一時聚散出處之故感慨係之姑綴此數語以告同志非
敢謂智足以知先生也

尹和靖先生文集序

孔孟既沒傳聖人之道者濂洛諸君子也而程氏之門獨
得其傳者爲和靖尹先生夫先生何以傳聖人之道聖人
之道即聖人之心堯舜之兢業禹之祗承湯之日躋文武
之緝熙敬兢皆聖人之心法也是心也仲尼傳之子思子

以作中庸則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而約之曰愼獨蓋爲萬世傳心之要道之不明也小人之
中庸小人而無忌憚異端由學充塞仁義至于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後千餘年河南程氏兩
夫子繼濂溪氏作直遡孔門心法以一敬爲入德之方使
斯道復明于世及其門者首稱四先生晚年更得先生與
張思叔云今試論之兩程子道大而詣高門弟子各以質
之所近爲學上蔡定夫中立皆高才敏悟出入師說而或
雜于禪中立晚年一出終遺後世之疑思叔蚤世亦未見
所至惟先生獨以一敬爲本自動靜語默推之至用處去就

生死之際無不粹然一出于正而程叔子亦遂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後乾道淳熙間言程氏之學者多推本先生而中立不與焉則先生之度越諸子得統于程門信矣遺文若干卷手著者纔數百條為門人所記者曰師說而其上朝廷劄子以明出處之槩者合之皆一敬字耳先生所至闢三畏齋以扁號帖即其齋中物居恒誦言之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之謂傳聖人之心以傳聖人之道也學者苟無以著述求之先生亦人臨宋南渡告老終于茲世祀罕識之古小學舊集刻于前太守洪西滸公迨百年浸失其傳會今督撫慈谿王公

行部至越首訪先生紅豆所寄令有司新之且重刻其遺文以惠多士予不敏竊嘗向往先生之學因搜得舊本稍加詮次付之梓人以副王公之志而僭引其端如此嗚呼王公之刻豈徒也蓋亦有感于後之學者

方遜志先生正學錄序

天下之生眾矣有欲而不能自遂有性而不能自通與禽獸無以異也苟非聖賢者出而任君師之責以道濟天下且吾之萬世而無窮則倫類之滅也久矣故天生聖賢以為天下萬世也而聖賢生其時亦善承天心以天下萬世為己任不敢有幾微自私自利之心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伊周之為相孔孟之為師一而已矣且夫堯舜之有天下也而讓諸賢禹受禪也而復傳于子湯武臣也而放弒其君以有天下伊尹周公相也而放太甲攝沖人之祚孔孟布衣也而歷聘春秋戰國之時主終不遇則發明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之道以教萬世此數聖人者創局甚奇處心甚苦總之以天下萬世為己任不敢有幾微自私自利之心也則亦何疑于後之君子乎忠臣之事君也服勤至死已耳甚者殉以妻子若乃死而殉以十族者千古以來自本朝方遜志先生始說者謂靖難之後非易姓比在三楊固可以不死即死矣王元采周是修諸君子非乎而

先生必以十族也則亦未知天所以篤生先生之意矣天之生斯民也至元季而亂極矣天降我明聖人再造亦僅足以闢洪荒之運而消天之禍猶未艾也天其能無意于先生乎先生當是時生不得堯舜其君唐虞其治則亦已矣將一死以救天下之亂計非以十族殉君不可惟先生以十族為一身而後能以一身易天下使天下盡化而為忠臣孝子庶幾克承天意云耳其任大故其心獨苦其心苦故其事特奇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周之放攝孔孟之轍環而先生之禍十族其趣一也一者何也蓋天之心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又何疑乎又何疑乎先生生

有與質發師宋潛溪氏按考亭之正傳學者尊稱之曰正學先生舊刻遜志齋集二十四卷行于世予反覆卒業無一言不合于道而猶慮學者不免以詞章目之因節其粹者爲三卷而題之曰正學錄嗟夫倜人之旨具是矣予不敏少知學問輒向慕先生私心謂有明理學之傳必以先生爲稱首倘得及時闡揚特與從祀之典以興來禩則是編實尙論之地姑以一言弁之簡端且就正于海內同志云

同心策序

同心策者吾友中表沈中一有志于學而求盟于予以爲

久要地者也中一將凝溫厚有載道之質居恒恂恂自好既有聞于朋儕間而未卜其有志也去年自南雍落第還侍予亦罷官家居因數過從予講論慨然曰今天下亂矣士不務爲有用之學何以救世學而有用卽不遇于時未嘗無用也奈何以科舉自錮予始聽其言而異之一日以一編見投求所以訂盟于同心者而曰學不可以無盟也惟吾子蒞之且重以辭予因躍然而起曰甚矣子之有志于學也何以盟爲昔者周室既衰天下不復知有天子之尊而日相尋于篡弑時則有五霸者出起而倡尊王之義以連與國于是乎有盟葵邱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五者森嚴猶有先王之教焉而周室卒賴以不墜故聖人亟稱之大其事于春秋方今世道交喪人人不知有孔孟之學中一不得已而大聲疾呼求天下之同心者而盟焉則亦春秋之意也孔孟既沒二千餘年間蓋相一盟于消川文中子再盟于河汾有宋諸儒特盟于濂洛關閩之間而閩學最著本朝薛胡陳王各以其學盟而文成于吾越其著大抵皆霸討也中一其殆聞諸儒之風而興起者乎雖然春秋之義貴王而賤霸霸之盛王之衰也盟誓之繁忠信之薄也色取而心違言堯而行跖口血未乾操戈相向皆霸之餘習也吾于中一子之論取友也曰忠信本也行

誼次之文藝次之講說又次之不勝其有敗盟之虞焉得是說也學而進之以紹明理統拯亂世反之正意在斯乎吾乃今知所以盟中一矣藏書之以告天下之同盟者

張愼甫易解序

予讀友人張愼甫氏所著易解至陰陽消長之際不覺蹙然而嘆也傳不云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故云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而約之于三陳九卦夫聖人以神明之德生衰季而遇殷紂猶不勝其憂且患而思所以處之之道況中才而涉亂世之末流乎遠乎憂患之故難言之矣洪荒旣闢結繩

之敎衰民生日以多故凡相攻相取相滅之途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有憂之故以陰陽分淑慝以消長推人事而深致其存陽之意其言皆重爲君子謀也小人之乘君子也君子實有易心焉在乾謂之亢在壯謂之尚在夬謂之頻特此以處處與鮮有不爲世道病者而其身之不免于憂患不足言矣夫君子非徒能處憂患也化天下之憂患而已矣以憂拯憂憂愈生以患遣患患愈至君子曰安得返天下于結繩之初而與民恬焉無復憂患乎愼甫氏之談易也獨有取于乾之元爲六十四卦統宗因有取于初之潛爲三百八十四爻根柢合之全經皆

從此發明至于陰陽消長之際往往不欲遽爲別白而一以長養爲主深自晦匿務留餘地于小人以爲潛消默化之術予始讀而訝之君子卽不敢爲亢爲罔爲頻亦何至貶損如是將履不以柔乎謙而鳴乎復不必中行乎恒德而乘之善乎二人不言損而內事不言益乎困不必致命遂志升不改邑而與下床乎則九卦之德何以稱焉已乃二復而得之愼甫蓋善言憂患者也夫元天德也其道生生不窮爲萬有託命人得之爲元善亦生生不已爲萬有主亂世而潛則元之停毓地也故虛而不詘動而愈出三才之所以爲古不朽也此道有升降而人心之元善萬古一日何在元善生生一氣之中亦萬古一日何有君子小人于其間哉世道之降也若江河之流而不可止也與其力趨于滔天不若早塞于涓涓之爲得也則與其以君子勝小人也不若以君子還君子也而與其爲九德之君子又不若乾元之達于本也世愈降而憂患愈深易道亦愈興姬孔而後一興于洛再興于考亭發忠之情後先一揆迄于後世陰慘擊歛之氣日甚一日愼甫于此不勝慨然嗟咨易而回以陽春之氣讀其書殆將轉殺機爲生機若羲猶日暮焉夫人人而遊羲皇又何憂患之與有此包羲氏之本旨也嗚呼如愼甫者斯可與興易也已愼甫積學

不試孜孜著述遍五經而尤邃于易書成予爲序其大旨如此世有問愼甫者執此以往可也

張愼甫四書解序

歲戊辰愼甫先生辱予家塾授經豚子閒出其平日所著四書解示予予爲之擊節不置又時府向予商訂所未到既別去數年其書始出其門人徐上生龍相與梓之與其傳所著易解並行于世云先生易解一編予嘗僭爲之序至是先生復問序于予則辭謝不敏罷去一日先生慨然謂予曰昔人有好財與好屐者雖所好不同而用心于外物則一予之願竊守一編迄于老也無乃爲屐者流乎子

曰唯唯否否先生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爲萬世師而獨發憤于六經至三絶韋編故其曰道也一則曰好古再則曰好古所好者道也而古人其階梯云後儒之言曰古人往矣六經註我耳吾將反而求之吾心夫吾之心未始非聖人之心也而未嘗學問之心容有不合于聖人之心者將遂以之自信曰道在是不已過乎夫求心之過未有不流爲猖狂而賊道者也先生博稽端介造次言動不詭儒者其平生絶無他嗜好而惟用心于五經四書如布帛菽粟之不離斯須沈酣藴藉需之以數十年之久而後乃恍然有見始一一筆之于書以授學者備四書晚出宜其所得尤深讀所謂餘義與而不沅詁而有體字櫛句比鮮不合古人之意旨近世猶托之辭章訓詁以自見者哉好古人之好心古人之心因此而進至乎古人亦復何疑乃先生于此猶歉然若不敢自信者何耶君子之于道也博取而約守之非徒能言之實允蹈之允蹈之不已而後得之于心不知吾之非古人與古人之非吾也斯其至已矣夫學自以爲未至日遑遑焉若將終身者其日至者也甚矣先生之善學也若遂以語言文字爲支離欲判求□俯以神明乎其間則向者信心之故智耳不足爲先生道先生聞而首肯者久之因命其門人書之以冠于篇端

曾氏家乘序

吾越有曾謙父者盛有才藻以編摩著述自娛尤工繪染爲遠近所珍予未之識也一日手輯曾氏家乘成造予請序予喜而諾之且知其爲宗聖後也則更喜聖賢之生也數千載于今而一日得見其後裔慨然追慕豈不若履向往之思乎予嘗過闕里謁孔顏孟廟親接其子孫齊齊舄奕及訪宗聖祠宇子孫皆無有訊而知其散徙四方惟居南豐者最著則當皇帝所訪求而爵之者也詎知吾越之曾實爲南豐之嫡而世其傳者乎浙之衢有至聖裔相傳爲孔氏大宗蓋宋南渡時其宗子抱祭器隨駕恥事金人而留曲阜守孔林者其支庶子也越之有曾者其世系不啻衢之孔矣是何渺渺一木相葉而聖賢苗裔若魯鄒終事殆有不偶然者嗚呼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吾謙父爲喜可知也按曾氏自宗聖十六傳而據徙豫章又二十五傳而延鐸始分居南豐又四傳而文定公鞏以文章學行鳴天下爲宋名儒文定公再傳忠通判温州次越州合門死金人之難少子宿獨免遂家于越是爲會稽曾氏祖又十傳而至謙父上距文定一嫡相傳信宗聖之宗孫乎古人作譜牒致護遠胄恐傳疑亂宗且忘祖也由宗聖

至文定其遷從淵源傳之故老不無恍惚而文定之後自南豐而會稽則歷落如指掌世近而事有徵豈亦有傳疑于其間者乎羅文毅序文定公集求公後于南豐無存者豈意蟠根奕葉竟萃之會稽衍之謙父則謙父此舉可謂光復舊物無忝爾祖矣雖然世稱吾夫子之道惟曾子獨得其傳故系以宗聖正如宗法然小不得干大似不得亂眞茲足貴也今觀曾氏之後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至謙父三變而爲才藝不亦愈遠而愈失其眞乎所貴乎後曾氏者非徒後其宗已也必且後其宗傳後其宗則是循足以請之矣後其宗傳則請邁迴才藝氣節文章而

及求諸身謙父能一一以微言請之予允若是則曾氏之文孫也宗周雖不敏請從事焉

禪宗定案序

吾友張愼甫以經術名家篤學聖賢之學見世之學者多雜學而取佛氏書嘗一一摘其紕繆處爲定案又附以關中馮先生語錄及羅有友所述各數條合爲一帙示予予讀之灑然有當也他不具論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其學醇乎醇其言剴切正大能令當之者不寒而栗居今之世有以六經爲斷案計二氏之罪必先生爲正宜愼甫有取衡也予嘗謂佛氏之教遍世獨立空其性而歸之覺與吾儒道不相及如南北之殊方人物之異族使取吾道而從之固其所不受即張吾道而攻之亦其所不入也而學者厭常喜異往往借其言以亂吾世教漸且強相附會混而爲一爲吾儒者安得不辭而闢之夫闢之則亦類族辨方明吾所是而已明吾所是而非者與似是而非者皆不能竄而入之定案之意寔其在此猶懼其不勝也請無以辭闢之以身闢之昔者孟夫子承二聖而楊墨之迹熄韓子道濟天下而佛氏之教爲之少衰今世之邪所爲先生不置者非徒其言是其人誠是也其人誠是故其言立嗟乎先生往矣有能言先生之言慨然以世道人心爲已任即先

生之徒也而況其學學爲身之也哉吾于愼甫有厚望焉

酬庸齋[illegible]集序

弘正間吾郡理學之儒蔚起茲有章楓山先生赤城有陳克庵先生二先生學術相似而楓山最著平生一意躬行不事著述嘗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又曰程朱後學術又大壞必有眞聖賢起而救之蓋亦有感于箋註之繁學者或漸離其本而是時越有陽明先生者起而乘之遂以朱子爲支離一反其居敬窮理之說而約之致良知此豈楓山所謂眞聖賢其徒與乃一時尤不足與同之見爲朱者或詆以爲禪如吾越則有酬庸齋先生先生固

學宗紫陽者也獨服膺楓山不置曰九原如可作也舍先生其誰與歸固不滿于良知之說特著正學衍說以自附于孟子能言距楊墨之意其用心可謂勤矣其後良知之說大昌而先生此書竟罷爲一家言夫先生服膺楓山以及紫陽其于後人支離繁蕪之習必有所不安于心久矣乃復無取于良知之說何也箋註之獘還當以躬行救之今曰良知詡其說者猶然箋註也而其旨其燊于貪者求其說而不得將使人轉增眩騖或幻而入于禪反不若儒先繁蕪之說猶爲斤斤也是故以箋註救箋註而不得也先生救以躬行而得之他日別有論著曰鐽鐽齋集其論

意蓋如此云先生起官師儒恥爲詞章之學所著詩文自講學明道外凡以紀其平日行履而辭旨平淡簡樸時時見有餘不盡之意洵乎其爲鐽鐽也予乃卒業而嘆曰先生其不愧孔氏之徒與何言之近也夫學至孔氏止矣其家法不出鐽鐽君子而顏猶以爲未能則後之學聖人者斷可識矣先生之後有文簡公及君爽伯仲間並以理學師模當世大抵篤信文成之說而直達之非復弓冶之遺矣然二君子終不愧先生聞孫無乃反躬不言之地有適得吾良知者與夫使世之爲良知之學者而皆如二君子之以躬至焉雖正學一編不作于先生可也嗚呼吾是以知學術之終歸于一也紫陽之後有文成可也文成之後有先生可也請以質之楓山予不敏嘗後先辱交二君子而于仲氏切劘尤深一日以先生之集問序于予敬爲之述其淵源如此

辛復元先生集序

歲丙子庭京師獲交河東辛子一日出示予所繪古今聖賢圖像各系以論贊凡若干幅題之曰生生集辛子亦既自識其所以生生之義矣宗周受而卒業焉肅然如有臨又躬乎若將就之迫從而之一堂之上也夫古之聖賢往矣而精神有嚮百世而相感者何也語云心之精神謂之

聖惟心不朽故聖人之精神與之俱不朽君焉而聖者此心也相焉而聖者此心也師焉而聖者此心也爲儒爲諸子文章氣節勳業之不一其途而同歸于道者此心也在虞廷謂之中在周頌謂之敬在孔門謂之仁在後儒謂之極謂之天理謂之良知皆此心之精神所謂生生不朽者也乃子輿氏則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聖人不過盡其所爲幾希者以異于禽獸云耳非有以異于人也今曰中曰敬曰仁則視心不遊遠乎聖人恐人之遞傳遞遠而遂失其心也故爲之親切指點之若曰存者存此去者去此也夫人騃而語之以聖人之

心未有不錯愕自廢以爲絶德今日即此而在能不悚然思淳然奮乎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學不識心而欲求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不自識其心而欲求聖人之心者尤未之有聞也辛子之學本之先河東薛氏庶幾能從事于心者其所論贊往往肖其神骨語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辛子之謂也宗周自反猶是含默不遠之心耳一日披之以聖賢之像敬而肅然如有臨復儼乎若將就之追欲叩之一堂之上者是誠何心哉請以質之生生氏

李懋明西臺疏草序

予抱痾田間吉水李懋明先生緘其舊疏草一帙示予皆

神廟時官西臺封事也先生在西臺正色敢言稱眞御史然未嘗毛擧細事以塞責而獨言其大者若宗社大計則有若封一疏若治亂大機則有分別邪正一二疏若職掌大[illegible]弊則有殷庫諸疏所謂西臺封事僅如此而先生竟以言去國久之向之從邪而樹讐先生者次第敗人乃思先生之言爭推轂先生起復夫用又能去又起又去先生三起三見斥皆以西臺封事爲左券而所指邪流竟與先生始終相爲消長云予猶乃深有感于先生言治亂之故也世道之所以常存而不毀者繫之君子而小人猶足以敗之故聖人于否泰之際特別言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至于剝盡而坤相疑而戰猶爲之稱龍稱血分元黃之位若曰身雖敗也而道自存也則君子之所以常勝于小人而卒爲來復之機者即此在也我國家至神廟之際重熙累洽號爲治平不幸而有國本一事君子與小人遂爭而遂俱勝負君子曰國本小人亦曰國本而君子之道始見陵于小人至錮之以朋黨之名而歸中于人國雖經兩朝鼎革啟維新之運而一時相繼忘出念奇貨以先生屢進屢退之身何以始終若合符節乎此一邪一正之說先生所以留一世之憂者至今猶明明也尙先生之言不終廢于世則君子之道常勝于小人矣今天下無問識與不識

無不知有李先生者蔚事至此即二三小人亦且撫膺自嘆威寵無他而竊笑于后先生即一旦有用先生者先生其就此往于抑奇歲紀奚別有說也夫道而明變化而無方故君子論治易是刻也先生固曰已矣敝帚今無所用之矣予乃爲引其端而歸之

卓劼傳習錄序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後不復生先生亦須臾廢復且予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宜萬事而不能不蔽于物欲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

故大學首以明明德爲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止是知止卽本體卽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孔孟既沒心學不傳浸淫爲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救正不遺餘力而其後東于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去道愈遠于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卽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卽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于此也先生其得孟子之心者與傳習錄一書出于門人之所覩記學者亦既家傳而戶誦之迄于今百有餘年家風漸

替宗剛妄不自揣竊嘗掇拾緒言與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群居而講求之亦既有年所矣齋孫士美銳志繩武爰取舊本稍爲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爲正錄先生沒後錢洪甫增入者一卷爲附錄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于予曰良知之說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元虛卑者誕妄其病反甚于訓詁附錄一卷偕有刪削經之不孰方而善用藥期于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予聞其說而韙之果若所云請卽藥之以先生之教蓋先生所病于宋人者以其求理于心之外也故先生一則曰天理再則曰存天理而遏人欲而後之言良知者或指理爲障幾欲求心于理之外則見成活發之弊亦將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見成而先生自謂從萬死中得來易故亦本變動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愼恐懼者易故先生蓋曰吾學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爾故又曰良知卽天理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時株守舊聞者緊詆之曰禪後人因其禪也而禪之轉借先生立幟分門別戶反成燕越而至于人含之毫釐不容分疏以爲良知中本無對待由其說將不率天下而冷于禽獸不已甚矣學者之不思也若士美可爲善繼述者與斯編出而吾黨之學先生者當不難

瞭然自得其心以及進于聖人之道則道術亦終歸于一而先生之教所謂百爲古而常新者此也遂書之簡末以遺士美并以告之同志云

錢緒山先生要語序

予讀天泉證道記知王錢二先生並傳陽明子教法也子嘗有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王先生推明之爲四無之說而錢先生則謂是師門教人定本不可易遂舉以質陽明子曰汝中所言可接上根人德洪所言可接下根人世傳王門教法有此兩端予嘗謂一有一無語語執著不免王先生

賢正固也故予亦不覺訝然自失至許爲顏子明道所不敢言是果信以爲然矣乎子所雅言良知而已矣又曰良知卽天理爲其有善而無惡故也知爲有善無惡之知則物卽有善無惡之物意卽有善無惡之意而心之爲有善無惡可知也古之言道者至性善一語發洩已盡卽言及無字已成剩語云何得有上根法惟佛氏則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王先生四無之說意本諸此此眞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而王先生獨敢言之甚矣其敢言之也王先生方以爲與已筆之于書以貽來禩無乃與良知之旨適相刺謬乎餘先生嘗有論學諸書大抵不離良知者

近是予獨喜其言良知絕不作有無善惡註腳語墮學人以執見尤爲善發師蘊乃知當日定本之言殆亦一時權論而未可遽以槩先生也先生嘗謂王先生曰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闡道妙發性眞者皆賢人之言也此可謂天泉勘案先生有裔孫集生能讀先生遺書因與友人王金如摘其尤粹者若干條爲要語示予予曰何倣乎曰先生之學雖不盡于是而教法則已備是于不云乎錢某接下根殆爲吾儕而設予曰有是哉其下也乃所以爲上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夫不離愚夫愚婦而直證道眞徹上下而一之者其惟良知乎此非直錢先生之言而予之言也學者欲求陽明子之教必自先生始而集生與金如獨能闡揚先生之言亦可爲善學也已

河漕綱目序

崇禎壬午冬河決汴梁先是流寇圍汴城城中人折濠而守者前後幾一載欲棄城無可爲計稍引河流灌濠冠乘之水大至諸守士官軍遂奉藩封眷屬攬舟濟河北而居民之淹者以萬計城遂陷當守猶論城守功行賞于是天子大發金錢遣重臣治河而決口出汴左右且三費鉅萬萬計無奏績期幸漕事不廢國家暫免意外憂時予待罪歸田從吾儕王紫眉出天津達衛河而南因以其暇考求

故牒紫眉爲予言衛河卽古黃河故道流東北自天津入海者也漢時首決瓠子勢南徙歷唐宋漸逼而南與淮合蓋九河既湮阡陌廢溝洫之政泯使水不受地以至此而衛河失其故道僅邇濟輔縣而北明興隨元之遺開會通以轉漕南北賴有資于河盡利河南徙然亦爲漕患且爲泗州祖陵虞故縣官歲歲治河治漕無虛日予因稍窺古今升降之通關于四瀆者甚大而河其最著云頃之紫眉歸越遂著河渠一書稱河漕綱目言河又言漕志時務之要也遡自堯時九年之役迄于皇明歷廟間有關河事者書有關漕事者亦書又集河事衆說專採國朝諸名公之

所撰述以資參考合之進海運者卓然成一家言問以示予予讀觀河洛而思禹功知後有作者之弗可及也漢賈讓疏治河三策卒未有行之者而河害至今不息嘉靖間戴御黃公綰引僉事江良才言宜疏河予衛有三便一復黃河故道完地軸之全氣以壯京師形勢二便漕一由會通一由淮達衛逆流而上兩利以備緩急三言溝洫略從井田制以開粒食之源而綰爲率土其說甚與家言兩山之中必有水兩水之中必有山所謂水由地中行者也治水者不順水之道而徒欲與爭流爭一旦之命以施疏鑿力雖神禹弗能其後周恭肅公用言溝洫事尤詳予嘗往求南北谷徵所及北自臨清至分水高可十餘丈南自徐沛至分水亦高可十餘丈則汶濟之間正岱岳之脊而南徙之河所必由之道水既逆行欲其不橫流四潰亦胡可得故昔人謂張秋之決殆有天意惜前人智不及此若運道所資南旺諸湖以時蓄洩頗足任漕艘而必引河之爲快此眞所謂引狼兵以治內寇未有不中其驕者也前歲長山之決可謂殷鑒今天下三大患並作大司農日持籌軍國之需亦既熟講水利迫因諸務見之施行矣將遂循本計量以九年期歲移數十萬金錢有事河隄原武之間爲萬世奏平成豈異人任而苟非聖天子行所無事追踪

神禹之智亦何以丞定廟謨則斯編其左驗已草莽臣嘗手額以俟

禮經考次序

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三禮之殘鈌尤甚周禮儀禮古今異宜並置不講至二戴所傳諸記本不出自一人眞贗混雜種種錯簡尤難位置後人以小戴文頗近古獨立學官傳之至今然欲遂廢大戴而不錄亦非通論也夏小正丹書蔚起彝鼎實三禮之冠冕曾子十篇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端在于斯概而與諸篇同擲可惜也宋儒朱子慨然悼三禮之淪亡無以見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乃始表章周禮爲周公身致太平之具已而又葺儀禮欲以戴記爲之傳而合之以通行于世顧猶苦于二書之時有異同其論莫歸于一至晚年始有儀禮經傳通解之編與原旨不無少異而讀者終不無牽合附會之疑于是元儒吳草廬氏復葺爲三禮考註及禮記纂言等書二禮較朱子頗爲完整惟戴記不無遺憾而纂言割裂尤甚無補朱子之萬一言禮家遂爲千古疑案矣宗周蚤年發憤讀書嘗次第六經之業至戴記輒不能章句因而有慨于朱子之說妄事編摩旋亦罷廢間嘗表章曾子十篇及學記小學諸記合之大學爲學校全書而所遺于戴記者已少矣

頤欲遂進而傳儀禮弗可得也今年夏抱痾家園會門人餘杭鮑濱以讀禮之暇願予問學偶出通解考註等書以質異同而予乃恍然有會于心因取二戴與濱重加考訂往復數四已乃喟然而嘆曰禮在是矣儀禮者周公所以佐周肇致太平之書而禮記者孔子所以學周禮及夏殷之禮進退古今垂憲萬世之書也蓋先王之禮至周大備猶必折衷于孔子而後定惜也微言大義湮蝕於記者之口既盡取孔子之言而私之又時時假托于孔子以附會其說而雅言之教幾不傳于後世幸而有家語一書與存源委以参戴氏之說真如珠玉之混泥沙而文錯之錯以

麻枲敗絮也宗周因稍稍取而詮次之合大小戴錄為一十四卷卷若干篇每篇表章孔子之言錄為正經而其後乃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先後次第頗存條貫又于其間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昔也戴氏一家言今盡取而還之孔子進而與易詩書春秋並垂不朽其在斯乎因尊之曰禮經而借附其義曰考次云大都孔子之言禮也急于本而緩于末先其近者小者而後及乎遠者大者是故可以觀附二禮亦可以羽翼二禮中庸所稱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吾夫子其孰與于斯宗周愧于前人無能為役姑因卒業之後附陳一得之愚以俟後之君子云樂記別有錄茲不載

史雁峯詩集序

言非古人之所尚也至于不得已而有言往往發于嗟咨咏嘆以寄其情而止乎禮義之正如三百篇所陳至今讀其辭如見其人而時有有餘不盡之意寄之引勝連類之中而移無窮口之病則學之不貴有言也審矣詩教之亡也漢魏以降率務為俳優相說而不顧其心之所安至于誣善行私而莫知止也又奚暇問其雕飾字句協比聲律之弊乎予性不解說詩而間從人學因知詩固有不易言

者家學師史子復與予論學歷矣一日出其曾大父雁峯公所遺詩稿若干篇示予皆近體也而能不失古作者之意有溫厚和平之風一再讀之輒見其質而不俚淡而有致泉古而不失之詐感慨而不傷于激真能寓不盡之意于有言之中而時溢其無言之趣者因遂進而論公之世為名諫議而不必以諫顯為良二千石而不必以循良雅志林壑而不必以肥遯名雖潛心經濟之學而亦不屑于功名之會真能寓不盡之意于無言之中而時溢其有言之趣者而公乃一傳為州刺公再傳為觀察公三傳吾友子虛以學術鳴當世為士林祭酒其季郎子復與之

競爽公之不盡之意且俞傳愈遠愈大而公于是愈不可測嗚呼不盡之爲道也天地爲物且然而況于人乎況于君子之言學乎予復因以遺稿請序于爲率意書之愧不能盡知公轉無所容吾言矣

明儒四先生語錄序

宗周東越鄙人也生于越長于越知有越人越人之言道者無如陽明先生良知之說家傳而戶誦之雖宗周亦竊聞其槪也一日括蒼婁中毛子來司訓吾會稽出其所纂四先生語錄示予由陽明先生而進之爲白沙先生敬齋先生敬軒先生題曰明儒心訣云昊明啟運世教休明士之知道者不止四先生而四先生首祀宮牆尤爲一代斯文之的故海內皆盛稱之獨越人私陽明先生予乃今得讀四先生纂言而旨焉薛先生布帛菽粟不離日用踐履而直窺天之妙胡先生推本其旨更加謹嚴歸之慎獨陳先生自然爲宗頗循無欲作聖之說漸啟良知之宗而王先生遂暢言之發薛先生以來未發之蘊洋洋乎一時群言之統會乎雖謂四先生前無古人亦可學者由四先生而達于孔孟是入室而由戶也蓋嘗論之舜文上下千載又東西夷不相及而孟子斷之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一者心也道之所以爲道也薛先生謂之性與天胡先生

謂之獨陳先生謂之自然王先生謂之良知一也善學者亦求之心而已矣求吾之心以求四先生之心即四先生之心以求四先生之言無往而不一也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學一先生之言而求所謂道高之蕩于元虛卑之滯于形器皆過不及之見也善學者求之心而已矣雖然求心有道焉心一而已而攻取之途百出故濂溪亦曰學聖之道一爲要必也以良知爲端而進之持守進之踐履乃徐而幾自然斯可與言一也纂言之意其在是乎毛子以原稿付梓而問序于予乃爲推本其意如此令而後益自愧吾越人之沾沾矣

古學經序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庠序而下皆謂之小學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即所謂大學也天子諸侯亦皆設小學以教世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如庠序至入大學則凡民之論秀而升者皆焉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內則曰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既冠以後學禮舞大夏惇孝弟博學無方遜先王立敎之方如此其備也當是時上焉者以聖人之德作之君師而與天下士大夫化行俗美太

和在成周者數世降及後裔浸以衰息于是孔子秉素王之權以師道自任日與門弟子修明其說時有出于先王之意表者其訓大學也自格致誠正推之治平獨所以訓小學無明文及觀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所載抑何獨切于門人小子乎准是戴記一書雖出秦火之後不免篇章失次文義混淆宋儒朱子乃始表章大學中庸配論孟為四書而復著小學稍遺經之缺分門別類引喻精微有老師宿儒所不能究者則亦朱子之小學而非古文小學也古文小學則曲禮少儀者是而朱子固有所未暇及至他日著儀禮經傳通解立有學禮一類先之以學制次之

以弟子職次之以少儀及曲禮而終之以大學中庸庶得古人立教之意矣宗周不敏閒嘗反覆三禮之體知學禮不盡諸經類因而推明朱子前後異同之說特立訓學一書首曲禮次少儀內則玉藻附以王制凡五篇為小學全書乃進之以大學而以文王世子合大戴保傅為學記上篇原記為學記下篇總名之曰古學經序十三經首尊其道也然則戴記可廢乎曰朱子固有儀禮經傳之說矣出之數篇而其為儀禮之傳益信學庸配論孟若外記然推之爾雅孝經則小學之翼也易詩書禮春秋則大學之與也至是古人典籍皆有原委不至散而無統雜而無序道

術庶歸于一乎昔孔門之論學也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下學而上達夫博文即小學之教約禮即大學之教下學上達即大小一貫之說也故君子之學無時非小學亦無時非大學而特其與年俱進之候則必自下而上由小而大如堂室之有序而不可躐百物之有時而不可強此孔門之學所以絕異于後之異端曲說也後之學者語大則浸淫佛老既失之大而無統語小則轉入支離復失之小而寡要至于進為之序與學之方又失之淩躐扞格而終不可幾于成德吾不知于古人立教之意何如得是編而存之庶幾有瘳乎因于手抄之暇述其大意于簡首

如此

古小學集序

國制皆有學也而行于吾鄉獨稱小學日進之曰古小學祀以和靖尹先生蓋曰學古人之學云爾一日鼎新之役既竣學士稍集欲求所謂古人之學而不得也進而請事于予予乃取和靖子立教之意而推廣之輯為集記以示學者凡九卷首學的示所本也次躬行示所重也次六藝示所習也終之以聖統望的而趨赴的而止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首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次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鄉物云者

謹王國有虎門之教鄉大夫取而布之鄉下行于黨庠州序爲小學之法物仍令士子限年而升諸大學云其後孔門遂取以爲致法四科之設博約之旨率本諸此其時不繫德行之科及身通六藝者不得稱儒術爲高弟子古人之學其大旨居可見矣夫聖人之道聖人之心爲之也學得其心之爲德聖其通明者也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義所以強此也中和所以節文此也六經一德也行之爲德行著之爲藝文莫非心也是故君子之于學也本心以稽行而理無間于顯微內外以求心而功不失之徑躐此所以小學大學通爲一貫而馴至于聖人之域當世

收成才之用也學術之壞也士不知心而卑者溺之以辭利高者務之以虛無居恒自飲食男女而外假張無所適從則惟相矜以記誦相傲以詞章相糾以訓詁以進托于大學之業自命爲老師宿學而中實蕩無所得適以就其聲利之習與異端曲學而出豈非失之于小學者素乎當是時而欲使返修灑掃進退之業寧不倒行而逆施乎雖然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君子亦卜之心而已矣是編也寡願之裁成無當于古人萬一而于下學立心之說或庶幾焉蓋昔不能言聖人之心而姑言小子之心小子之心得而聖人之心亦可次第而求也則升乎其階梯已猶者無

然曰吾乃知古人之學要而可循也遂書之簡首

學的小序

言學所以學爲人學爲聖人而其功自幼學始故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曰童蒙求我貴誠也又曰初筮告筮以實于神明之道也敬之至也養以誠且敬之爲養正敬則誠誠則聖故曰聖功古之言敬者莫詳于程門而高弟子和靖先生其嫡系也祀之下庠允爲萬世師學者誠欲自幼學爲人學爲聖人必自先生始嘗之學射必先設侯以示中操弓發矢其後也先生其小學之正鵠與爰述語錄若干條并其淵源所自以示諭

躬行小序

學以敬爲入門立天下之大本本立而道生乃授之以行大者在五品之倫所謂五達道是也其說昉于虞廷而通行于三代庠序學校之教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序以養養此者也校以教教此者也序以射射此者也古之人繇小學而入大學故學以明倫必自序始而鄉先生之沒而祭于社者則其[illegible]表也爰彷朱子嘉言善行之意首自鄉人之賢者若[illegible]人備錄之以爲鼎行資爲其猶有乎見少則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亦惟所取法焉可已大行亦何辭要不離乃躬者近是故曰君子

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禮學小序

子云不學禮無以立禮者躬行之地也周禮禮有五經一曰吉禮以事邦國之鬼神祇二曰凶禮以哀邦國三曰賓禮以親邦國四曰軍禮以同邦國五曰嘉禮以親萬民而其曲而殺者見于威儀言動之常出入起居之節又所以分紀五經爲行禮之本有經緯之義焉故學禮者宜從曲禮而入即子所謂執禮者也但三千之文未能盡述今姑取其切于小子者約爲一篇如下

學樂小序

禮樂非二事也凡禮之登降上下節文度數之間雖若出于莊嚴而莫不有和樂之意以將之是即所謂樂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推而大之自古王者昭德象功莫盛于六代之樂故典樂之職皆屬以教胄子及學七而尤爲小學之所不廢內則曰年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是也然古樂于今不復作矣并其聲容器數而亡之得存之在人者惟古一曰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學者姑務求志爲志正而學斯樂矣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所謂聲氣之元隱然在是舉而措之一身之近莫非九變

九成之形容區區聲容器數有不足言者矣

射學小序

儀禮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天子者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爲燕息之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燕射即鄉射盖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五州爲鄉州者鄉屬也而仍謂之鄉射射之府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故也鄉射必于序故曰序者射也此小學之上致也儀禮具載其文頗近煩蕪節畧如下

御學小序

周禮五御之法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鸞相應爲疾徐之節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勢屈曲爲周旋之節三曰舞交衢謂車在高道其旋應舞節爲折旋之節四曰過君表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旃也爲作止之節五曰逐禽左謂逐禽獸者使左當人君以射之爲驅逐之節法如是其備也故學者童而習之少事長賤必貴必孫之然御法雖存而御學已不傳于後

世習之者爲序人猶行又南北異宜舟車異用言御于
南方之澤國是操章甫而適越也故士蓋罕言御士不
言御而于民生日用所需引重致遠之具亦并置不講
甚矣其疎于用也况五御而終之以逐禽左文事之中
有武備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師所
謂逐禽左也是以黃帝不廢車戰之利中古頗矜騎射
之能大抵皆御事也則君子之有志于當世之務者胡
可不講求有素而于御學一加之意乎今畧裁禮家諸
御說于前而附以近儒車制馬政之說使學者有所考
焉

書學小序

內則十年學書計書則古之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
意四諧聲五轉注六假借是也六書爲制立文字之祖
學者誠不可不童而習之而離古人文字亦別無六書
可考太學之教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者
既習六書豈有不先事詩書之理詩書而外可以類推
矣愚謂讀書必先折衷于孔氏孔門之教盡在四書而
删述大業乃在六經學者本之大學以求其端參之論
孟以肆其說進之中庸以約其旨而後乃旁通曲暢于
六經以要其至則窮理之法盡在裕如而心益可以不

放矣又以暇及古今諸史推綱目集其大成稍史中之
經經世之道具焉此外諸子百家未必盡規于道語曰
罕言滑亂衆諸聖又曰多岐亡羊學者審諸

數學小序

數學肇于黃帝之臣隸首與歷律一時並作佐書契以
代結繩傳之後世遂有九章算法爲萬事萬化彰往察
來之權輿周禮保氏立數學以教國子是爲六藝之一
唐時猶設算學博士皆課試舉一如三館博士之法頗
爲近古後世徑置不講以爲九九之技而卑之不知盈
天地間一數也天地之大也而可以數盡况其他乎故
洪濛既判首洩蓍符河圖顯易洛書陳範皆倚數而立
數即理也言理而不言數理亦不立理不立數不行乾
坤或幾乎息而人事中雖聖人亦無以效範圍天地
之用也學者當務之急豈徒握筭縱横云爾乎

聖統小序

學者從事于六藝之途優游而進之德日崇業日廣一
日而爲聖人不難夫聖人之道非有加于此心此理之
外也亦曰敬而已矣小子此敬聖人亦此敬故曰敬者
聖學始終之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周之
爲相孔門之爲儒聖聖相傳若合符節載在詩書可考

而信也降及後世斯道不絕如綫天啟有宋以及我明諸儒輩出學焉而不謬乎本心之說皆孔孟之的傳也昔人以私淑諸人為幸學者誠繇諸儒以求聖人之道趣流窮源遡而進之殆庶幾乎語有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言學以漸進也後人喜言頓悟謂即心即聖不假修為更無階級然謂吾心即聖人之心則可謂吾已放之心即聖人存存之心則不可故與其頓也寧漸必言漸者亦小子之學云爾

序下　記

古小學通記序

予既集為小學記以示學者有日矣或病其有體而無用也予謂之唯唯既而曰天下有無用之體乎因復本小學之意而推之以極其至得古人全體大用之說著學通一書凡分四編稿若干卷首致本次言學也次問官即以官學也次進以入官即學即政也終之以王道即學之大成也亦謂治天下國家又何以加于學乎盈天地間一道也學天地間一學也自其小者而觀之無用非體也自其大者而觀之無體非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古之言學者莫詳于孔子其小學日與二三子修酒掃進退應對之節而其大者即以之進退百王凡自託南面之權二百四十有一年載在遺言定在刪述後之君子有志乎當世之務者亦可以折衷于斯文矣爰本孔門論政之說以類而推上溯唐虞下述近代衆宇宙間一切典章人物盡收之學問之中歸之來工之的醇如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殆庶幾乎然則是編也何不逕系之大學乎僭其有後心焉因吾之小而小之猶大小也命之曰通記亦曰以其小者通其

大者耶吾志吾學也又以訓吾門人小子云

致本小序

古之君子言學而致在其中故曰致者正也又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而莫備于大學一書約言之曰修身爲本而已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于慎獨尤得大學之旨後之爲章句者吾滋惑焉八目平分各爲一事若不能以相通者至誠意正心本末之序益紛然糾曲解難通于是大學之教不明于天下而誠正之功且爲世主大禁西山衍義雜矣瓊山補義愈雜矣嗟乎皇王而降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則亦諸儒言道者之過也一日讀曹魏石經而有當焉千古殘經于焉一快因爲表章其說畧放衍義附以古今傳紀次第爲之發明雖條目犂然如故而義本相通意實一貫庶使後之君子臨政願治者知所退而反求焉述致本

周官小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周禮之大者莫過于周官故亦稱周禮云後人以爲周公身致太平之書又曰周公未成之書也故與何書篇小異要之異同之跡姑置弗論而第考其規模之宏偉布置之精詳誠非周公之學不足以與于斯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亦萬世治天下之金鏡矣自漢迄今建官立法代有損益而莫盛于我朝揆之不離周官者近是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苟能學古而師其意不惟其迹漸推之當世之故庶幾免于面墻抑亦仲尼之雅志也述周官

入官小序

語曰士先志官先事事固所以職志也是故天子以天下爲官諸侯以國爲官大夫以家爲官士庶人以身爲官亦各有其所有事也官不同事亦不同事不同而所以事事之道同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下者一身之積也士庶人以身爲身天子以天下爲身故又曰儒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安身之說也安之也者修之也修則安不修則危危身致官賊及天下有官君子其尚各敬爾身而無自隕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庶幾乎述入官

王道小序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由三才而一之者王道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皆是也歿之而伯者五霸也霸極而雜者秦也此天地一大升降也漢撥亂世反之正其在王伯之間乎晉宋六朝無足言

者唐太宗貞觀之治自以爲親行仁政然主德未修推行無本蓋亦僅與漢治等趙宋家法修整較勝于唐而王政之大亦未有設誠而致行者迄于元季紊亂極矣亂極復治乃進而王其惟我明高皇帝乎蓋世不能常治而不亂統不能皆正而不閏而獨是王道者君倡之或臣和之上爽之或下者之或野修之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爰本夫子删書之意取春秋以降迄于我明凡若干篇備累朝大法述王道終焉

測史剩語序

昔謝上蔡自負該博每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譏

其玩物喪志其後見明道看史輒逐行仔細不差一字乃大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士夫等一讀史耳而或離或合得失霄壤學之不貴徒博也如是吾夫子删述六經以教萬世至春秋亦魯史耳而一經筆削遂爲萬世不刊之典此之謂善讀史者他日則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聖人之志即所謂見諸行事者是而其深切著明莫過于春秋春秋大義數十華袞鈇鉞凛如日星懸諸象魏故後人遂以爲天子之事而其道乃行于天下萬世此所以爲聖人之志與然則玩物喪志之說亦讀史者之指南矣夫學不尚志而徒網羅百代以自附于著作之林鮮不爲伯子所譏者況後世經生家侈言該博乎大江以西有馮鳳城先生學粹而行尊生隆萬間稱鉅儒邦人士奉爲楷模垂數十年顧數奇不遇晚以明經高第試廣文一席歷靖安河南所至横經講道諸生咸被服其教久之不衰平生著述半付祝融獨史測剩語若干篇則先生上下千秋託以自見其志者間嘗出示靖安人士爭珍重之遂刻之以廣其傳附諸小品尤多見道語距今百年矣遺本尚存簡其書大義必折衷于聖人歸之經術經世假令先生幸登朝宁爲國家陳大計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直舉而措之耳而先生徒託

空言卒以廣文老識者曰此先生志也而即先生行事之實也先生歿而其後人相繼以家學顯于朝中星氏遂稱名御史一日覩斯兩淅謀重刻之因乞言于予予不敏不足窺先生所學姑用先生所以測史者轉測先生之志以爲讀史法

宜興堵氏家乘序

今春渴使君堵子仲緘越江命使以其所著居廬事狀及哀史見遺乃知仲緘有稀衿後追服廬墓事予爲之低囘泣歎行不能竟讀世逆江河復有仲緘其人乎已又讀其所輯家乘二帙作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世德備矣按乘堵

自通五公當元季步淮渡江著籍宜興秉一耒而居閒甚微也其後遂以耕讀爲業耕者不廢讀故多隱德以學行著讀者老守一經不汲汲于榮利或進而需次選人不過冗員下吏高者擢州縣長罷至仲緘十世始以科第顯褚氏之業寖寖起矣乃其家教獨以孝義聞自樂耕公而後若月川公棄產避地彌敦諸父之好冲宇公處約能甘克養二人之志代有令德以迄于仲緘褚氏之興豈偶然乎今夫河出自崑崙其始不過濫觴輒行地數千里漸推以納衆流而後極而放之海有本故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仲緘其知本

者與木之爲道也積而善下惟積也故始于濫觴終而之海惟善下也故納百川而不爲溉萬國而不涸君子于此可以有志于學矣仲緘廬墓一節僅以補前日生事之缺誠亦濫觴類也積而大之出事君而立身則放而之海也仲緘之學亦既遡之有本矣今而後益務善下爲吐納衆流至爲百谷王所進寧有量乎是編也以之推揚祖德質而文詳而有體而且大書特書以昭勸戒猶附春秋經傳之法其用心可謂勤矣然草創實自心臞先生先生于仲緘爲仲祖偶讀其所著論易仲緘請語可以知其人益以見褚氏之多賢也仲緘諱錫胤崇禎丁丑進士今以南京戶部主事督北新鈔關

張含宇先生遺稿序

予辱與孔時友因知張氏有浮峯先生文成高弟子也已而又示予含宇先生遺言若干篇正嘉以還文成倡良知之學一反宋儒以來支離訓詁之習入其門者推流揚波惟恐不盡天下遂不復言朱子學獨浮峯先生惓惓于戒懼謹獨之說至含宇先生則全以紫陽之家法格王門之異同雖稍是浮峯者旨而詰加峻切數蓋加嚴其自許爲文成功臣亦遂其先生之言曰文成之良知已非孟氏之良知今日學者所言之良知蓋非文成所言之良知矣

苦心哉知心哉又因文成以及前輩敬仲氏駁辨不遺餘力自擬孟氏之闢楊墨云大抵象山之後不能無敬仲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益亦吾道盛衰離合之會與而後之人必欲推尊兩家弟子以并扳其師不盡決吾道之藩不止則亦其師與有過與宜先生之闢闢以諍也先生雋信聖人近于卜子夏其言文成亦時有過者終不可謂非文成功臣惟是斯文未喪賢聖代興朱陸楊王遞相承亦遞相勝而猶不無互相得失猶留不盡之見以俟後之人我知其未有涯涘也後之君子有志于道者益爲之先去其勝心浮氣而一一取衷于聖人之言久之必有自得其在

我者又何朱陸楊王之足云宗周生也晚猶及奉先生顏色坐間不輕發一言而氣宇敦重使人望而莫測其際時予未知學遂不及事先生乃今始得讀先生遺書如大璞未彫渾乎質有其文益以想見先生之為人深愧請事之晚矣

陶石梁今是堂文集序

蕺會稽有二陶先生云文簡公者名館閣為一代宗工所著歇菴集行世久矣介弟石梁先生吏隱宗郡間韜光遠避文簡而楷實埒之識者以擬正叔之于伯淳既沒而所著今是堂集始出于是海內漸得以窺先生學問文章觀

文簡稱雙璧而其人皆卓然可以傳後也宗周辱交先生相與切劘于文成致知堂近十年因頗知先生梗槩今復得讀其遺文犁然人琴之感遂為次而傳之今是堂者先生取淵明歸去來辭以名讀書之所也益先生自托遠齋時時聞其風而況之晚更號柴桑老人夫淵明在當時不過酒人自命耳間發為詩文大抵皆寄傲于酒非有意于文也而說者以為晉朝無文章惟歸去一辭豈非以其真勝與予最愛其獨酌篇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又曰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淵明所見如是宜先生有取爾也乃先生一日賦止酒篇吾今

真止矣之句而感焉即以真止名其齋且志曰淵明非真能止者若終致其不滿之意夫淵明托諭于酒者也先生又托諭于淵明者也兩公之意不在酒而在止不止之真若合之若離之非必有所取舍也先生自少從文簡公沉潛于性命之學久之而有所得也其于形骸事理之縛洒如也身世浮沉得失之遭泛如也嘗一命司理報遷即自免以去宛然彭澤在官之風晚乃吾黨始奉先生登致知之堂拈良知之說以示學者嘗曰大學言致知必先言知止止在何處一時聞者汗下或疑先生學近禪先生固不諱禪也先生之于禪致如淵明之于酒托興在此而取喻

在彼乃以自得其所為止者耳先生終日言禪而不言禪其得意往往見之詩文與念所乘自備諸體別有語錄繫之嘀向則尤其標門痴切不落語言伎倆者予嘗私論以自別之資得聖人為之依歸便當駢諸淵點而淵明正不居屑也先生靈心映發相遭于千載之下獨予知止一著猶自謂過之知止斯真止矣真止斯真聖矣儒可不立況于禪乎先生他日謂學者曰儒釋理同而為教則異吾輩衣儒衣冠儒冠自合遵儒教以爾于天下又曰知儒釋之所以分始知儒釋之所以合信斯言也可以觀先生矣集共若干卷詩真率粹如其人然予不敢作文字觀而直推

本于先生之所學使讀者終不以文字求先生也先生私謚文覺故學者又稱文覺先生

重刻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方先生死事距今二百五十年而凜凜生氣愈傳愈遠尤恃有先生之遺言在也遜志齋集若干卷已盛行海内日久獨吾浙寧海爲先生桑梓地向無專刻生于其里與宦于其里者不無杞宋無徵之嘆抑亦後人之責與乃者盱江張君來令寧海下車則首謁先生祠宇俶焉嘆息至欲讀其遺文闕如也因諜之所知姚江盧生生偶從雲間市肆購得善本歸以遺令君乃亟付之梓梓成遂因盧生請

序予予予不敏竊嘗一再讀先生之書矣先生以間出之資上下千古發爲文章昭代之業未有尊于先生者也而先生非徒文而已予將因是以窺先生之學先是先生教授蜀中蜀獻王賜爲世子師因表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後人遂稱正學先生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七篇崇好辯之譏而一時無父無君之禍息蓋學術之邪正世道之汙隆係之此古之聖賢所以身任天下之疑至犯天下之大不韙而有所弗顧也孔孟既沒禍亂相尋者千有餘載而有宋諸賢始起掇葺微言紹厥墜緒然身遭中燬皇綱未張衰微至于勝國而天下之亂極矣天乃篤生高皇帝奮起淮甸撥亂世反之正先生遂應運而生自附于見知之列淵源考亭進溯洙泗其著述之大有周禮辨正大易考次等書皆佚不傳而心術之微幸寄此編自箴銘雜著以往想見其踐履之密操持之固願力之宏與經術經世之富有則先生之于道已卓乎升堂而啓室矣其處也非孔孟不師其出也非伊周不任世以爲程朱復出真程朱復出也乃先生抱此耿耿方將次第見之行事而不幸處鼎革之會至以十族殉之創古今未有之局無乃忠而過者與易曰大者過也又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先生有焉皇王而降世不能治而不

亂亂不極不治道不能通而不窮窮則變而通且久是故春秋有孔氏而匹夫可以擅天子昭代有先生而一死可以殉十族其過而不過同也然則遜志一編其殆今日之六經乎乃者令君遂以先生之書還寧海而盧生又爲先生紀年譜自此世有讀先生書者孰非人臣孰非人子有爲者亦若是此固人心之所以萬古不死也而令君之有功于世道亦豈其微哉盧生志士也從予遊遂贊令君以有成微吾浙一時風尚因書之簡端以歸

別門人祝開美序

自聖人之學不講于後世而士生其間惟知有科舉之習

相與泛溺于辭章聲利人欲肆而天理亡極其流禍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即其間不乏有志之士慨然薄流俗之所為思有以自見而錮習已深群背相導高者砥礪于行履卑者矜厲于氣節以質諸聖人之學槩乎其未有聞也然古稱入道之資自中行而外首錄狂狷則此其近之者與卒聽其冥冥無聞雖欲自遏于流俗而不能抑亦吾黨之過也海寧祝子開美與予素未相識昨年以公車入都下一日遽聞告急聖天子特開宏政門以來群策時予方待罪中臺偶言事不當觸聖怒奪官舉朝失色開美奮起上書爭言其切直并觸聖怒下部議當是時開美自

分為不測幸聖天子終鑒卓举言無他得不深罪是年遂罷南宮試若開美非所稱當世有志之士乎無何開美肅禮來賂予遂趨謝曰前日之舉得無小過開美曰何哉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然請益予因進以遠且大者而詔一節之上不足學開美得之復欣然會時患未紓開美益感激欲上書指摯一二用事大臣予聞而亟挽之既而開美亦終以予言為然不果行予乃與開美買舟南下相與昕夕對而商所謂學問之道于古人微言與義無不洞發相視莫逆而開美遂備驗于身心之際氣日靜識日深趣日恬以庭予自視弗逮喜得開美晚今而後予將與開美坐進此道如適萬里程歷羊腸九折予則竊附老馬之識耳夫聖人之道非辭章聲利之謂也求其在我而已矣淡漠不損不可以通微堅忍不極不可以定性惟其入之也深而後其擴之也大得之也愈艱而後守之也愈固率是道也以推之斯世斯民直分內事開美能無意乎嗟乎世道至今日不忍言矣將別姑書此語之以志久要

陳太母徐安人七十壽序　代孫鑑甫庶師作

予聞古女史載婦人女子之芳烈詳矣瑰意琦行揭日月而動鬼神至爽考其事則遇變而顯者十居八九如伯姬之焚共姜之誓孟母之三遷何周旋患難之際如此其亟

也幸而逮其夫若子而又未必賢則有綠衣之賦不能感其夫泉海之智不能保其子者彼且若大子以成名而身覩其亡國敗家之禍亦豈其得已者乎故夫婦人女子而顯者皆婦人女子之不幸也世不乏履常蹈順稱賢女子者事不越閨蘩齏鹽之間而已矣身不踰閫以內名不出於里而逝當是時雖有操如姬共訓如鄒孟崗如綠衣智如泉海亦卒無以表見于世而徒以其夫若子流景耀于當年垂功名于來哲人且曰此非獨其男子能也意必其女德之微賢者之令聞有不可誣者則從而表其一二微事以當之而天下後世亦遂從而稱艷之斯其名亦已僅

矣而其人竟不可多得何也豈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紀耶史氏載梁鴻之婦不過舉案齊眉一事及二程之母呂正獻公有中國夫人也亦不過曰馭家有禮而已意豈出姬孟諸女子下哉時乎蹈常履順則然也古之君子易地則皆然然則士君子遭時過主不幸而以節義顯爲龍逢比干幸而優游岳牧之烈爲夔爲龍無智名無勇功亦若是已吾越有門人大行君劉起東氏者予辛丑禮闈所錄士也既辱交起東知起東有母夫人賢又知起東之姻家陳安人賢夫人節行不愧姬孟可爲近世女範予既熟聞之若陳安人者亦庶幾有舉案之風乎予嘗識安人之

賢于起東也其爲婦道乎起東曰無有其爲母道乎起東曰無有其爲姑母之道乎起東曰無有然則安人何以賢起東曰吾知安人之君子思石公及其父子問而已思石公方以碩德典型爲鄉里所矜式而其子若孫繩繩舉魁起也以是歸安人之賢可乎噫其幸也其不有其賢也乃其所以爲賢也求安人之賢而不可得意者事不越酒漿織紝之間而已矣方且爲鴻婦方且爲程母爲呂夫人君子曰二母同道夫道時而已矣時處其變則伯姬共孟固得以顯九折不回之節而不爲過時處其常則德耀以微伏一小節誇睞千古而不爲不及斯二者皆道也易地皆然者也起東氏生而承母夫人之教常志慕龍逢比干之爲人也一日登朝即慷慨論天下事以去去而倡道于稽山鏡水之間者前後十五年將終身焉以視予滄倒風塵栖遲交戟之下何啻塗炭而去之而起東素不鄙予且謬許予爲同心豈出處語默之間亦各有致乎乃予則終不能無疑于起東者以起東之學居今之時而不用于世得無處德耀之任而試共姜姬孟之道乎請以質之安人何如于是起東聞予言而爽然失也會安人七十之辰起東復走書京師索一言以爲安人壽遂次第其語而歸之以俟三爵安人固知道者當必以予言爲善頌且將進起東而告之曰明天子方飫宏堯舜之治起東其可以仕矣

王母司馬氏六十壽序

日者王子朝式數從予論學也曰學在求仁乎予告以克己之義而王子以爲未盡也曰學不識仁無己可克學苟識仁亦無己可克予茫難其言似有見于伊洛之旨者第恐其泛言識解不免蹈虛而王子方日有意于聖賢之學靜深動証無不以求仁爲事廼欲識之也一日予迎謂之曰子識仁何狀王子則默無以應夫家庭日用之間問所與周旋者非父子之親即兄弟之愛也彼所爲一人之身也而骼之爲一與否不自知況天地萬物之泛然而陳者

乎于是王子始知識仁之功不事遠求也一日乘間請曰式不佞見棄于先君子者而年賴吾母之教以有今日日者初度之辰周一甲子矣敢邀一言以為壽予方謝不敏既稍徵其世家則曰母固嫡也而式等三子又各一其母也嫡撫之如出一體爲式是以獲罔極之恩予乃喟然而嘆曰若王母始可與語克己者矣信乎其能一體也人孰無母亦孰無子然非其子弟子也而王母獨否其閨閫爲樹人于君子爲貴嗣計也如農夫之卜嘉種爲既耕既植卒收其穫食其報當是時王母不自有已也而惟以君子之心爲心即衆母亦不自有已也而惟以王母之心爲心

合而觀之盎然仁也默而識之渾然仁也然而向者問之王子不知也予將進而問王母意母亦未知之乎使知之則其爲體也二而一矣是故君子觀于此而可以識仁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子誦之曰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王子之取則于家庭可謂近矣使王子果有意于斯教然以聖賢爲可學而至他日幸有聞焉人將曰此司馬夫人之教也則王子所以壽母氏于無窮者至矣又奚事予言乎是王子起而再拜稽首曰是可以壽吾母式不敏其敢傾越明訓以遺母羞客有聞之者請次第其語以侑觴遂書之

丁長孺元配吳夫人六十壽序

蓋予讀二南而知君子之德動有徵于婦人女子也大者如葛覃樛木采蘋采繁猶門以內事若江湖魏闕之思亦何與于婦人而汝墳之詩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則其所以感之者不益遠乎于以見周人之化行于士大夫間如此其深且摯也及夫北門之刺作而室家之累敗君子曰士而爲室家累亦其忠不足也故詩人又刺之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王教既衰士不明致身之義往往以全軀保妻子爲得計方其無事則紆朱曳紫戀戀不能釋一朝患失計無所之不難以君父

爲貨又何論疾風板蕩之日乎哉是皆爲妻子之故遂乃淹冉以至此也若吾友愼所先生可謂卓爾不群者矣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僅以月計輒爲國家陳治亂消長之機所摘發大姦爭起欲殺之竟以黨人廢先生視諸君子爲前茅識最敏力最勁而得禍最淺疑亦有天幸使先生在今日其肯讓諸君子先赴清流耶蓋先生忠義之性平生無一念不在天下不知何者爲身家計雖其妻子信之矣于是知先生之配吳夫人亦有丈夫槩焉先生難于一起終身無一命逮夫人縞衣椎髻雅稱鴻妻使夫人稍豔羨必不免交讁之辭夫乃知先生之高夫人實有

以相之而庶幾相與以有成也夫人爲大司寇吳公之孫既歸先生爲婦數十年矣富能儉貴能勤慈不弛衆子孝不匱尊婢而上舉詩人所稱閫教者蓋莫不備焉而吾黨之頌夫人顧在此而不在彼抑有以知夫人之深而非可令一二流俗見也崇禎春王正月八日夫人屆懸帨之辰諸生辱游先生者謀擧觴爲夫人壽且托陳生年徵言于予予方病莽不敢忘夫人京師大義有汝墳之思即先生老矣煢煢老矣心惟國難而不忘其韓而不見聖天子一日握乾符而御世而意者王化復行立洗如焚之痛俾我得歌兒還是可以報先生矣夫人得之而喜可知也予乃戲然進南山之祝以爲夫人壽而遂述其說如此

族叔原鑑翁七十壽序

予族父鑑翁之尹貴邑也踰年而年七十矣因自引謝事上官素賢翁持之不爲下或曰禮大夫七十而致政不獲則賜之以几杖況在下僚宜若無可自遂者翁曰七固有志始吾仍里而事諸生自謂猶稱男子耳一日屈首簿書氣懾于伏櫪之餘而力婢于摶顙頓膝之下雖有區區之心無所用之矣竟去官聞者嘆異近世寡佐引年自翁始也始翁以茂才高第入太學與其伯氏虞初聲價相頡頏既伯氏得僞去而翁獨蹭落諸生間日久亦需次天官選矣會太夫人年高方促伯氏以祿養綰百里之符至歲久不得歸覲翁乃依依子舍爲嬰兒娛者十年而翁乃皤然老矣寔初翁數移書勸之仕翁謝曰學陳李情不絕溫凊其後太夫人執翁手而訣曰爾獨吾子虞初翁亦歸勞翁曰吾負爾兒翁得之而愈自傷也至是遂無意緣之情矣既勉一出廉謹自持冀以事意謁者無息慰論徐理其曲直以去終不加箠楚也人戴之以是爲嘗道所知古之君子出則能見意識寫寡其愛也于翁爲鎮有所不必避而其去也一介有所不能翁惟古道故也是故見利而忘親非孝也志不行而苟祿非忠也諂事上官非禮也老行不休非智也衆人于內而驕語鄉邦賊也數者皆道所不許而今之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即王公貴人能以其功名勢利震耀一世而往往不能保志于晚節其賢者或依附爲名高非初終易節則晚節見譏以視我翁何如也則翁之所挾以爲賢者可知矣翁其古之有道仁人與翁歸又閱歲初度之辰族之父兄子弟競爲翁祝古稀觴且繪圖以獻客翁之歸隱鑑水之原也而命宗周爲之志其勝宗周雖雖遂書以侑觴且系之以歌歌曰鑑之源在南山之巔飛流瀑洞白雲滿天樂子之獨古又歌曰鑑之水在南山之淡流泉如斐曰去如約樂子之來止于是群從子又和

而歌曰山之高矣維德之植源之遠矣維慶之積其德維
何憲憲令問其慶維何福履千億
按察司副使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烏
石吳公家廟記
予讀子輿氏言商周之際以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微代興
之不易則喟然嘆曰甚矣家國之相依以有立也古先王
代天理物首以封建制天下大者開國爲諸侯其次承家
爲卿大夫世食采地家國並建稱屏翰爲若諸侯之別子
不得禰諸侯則身自爲宗以統族人死而立之廟世世別
爲大宗諸小宗不得而擬也是爲宗法亦通行于卿大夫

及士庶人先正有言曰宗法立則公卿各保其家忠義立
而朝廷固又曰宗子法壞則人不知所本往往親未絶而
不相識甚者父兄不能率子弟蓋宗法如此其重也故先
王行之與封建相表裏世之降也封建廢而天下無善治
宗法亡而天下無世家久矣代不乏名卿碩輔應運而起
猶得列五等之封食租衣稅而建制既殊又或扞以文網
及身而廢或及子孫一再傳而廢若汾杜之僅立門戶者
何限所謂宗法壞而世業輕忠義不立故也晉王謝氏頗
稱世家徒以風流敗俗千古嗤之下此則一二微俗僅表
風義而已在唐爲張氏在宋爲陳氏在我明爲鄭氏亦咸

垂聲當世爲吾越故仕國也而州山之吳最著相傳出于
延陵唐徵士支脩先生始卜居州山宋元間子孫散處不
一而愼直公復自蕭山長山里遷州山爲皇明吳氏鼻祖
愼直公傳四葉而吳世益大隆萬間大司馬環州公秉鉞
七鎭宣聖天子德威致敷之畧國家于今賴之後復以摠
王功世蔭錦衣千戸侯海内詡爲世家乃吳自支脩先生
以其先之節避地鄮居擅勝山水其流風餘韻猶足振起
曲裔及數十世之遠若質菴公之德義雲窩公之素風緗
山公之孤忠烏石公之純孝洲東公之理學長谷公之風
雅咸足冠冕人倫不愧祖德以是刑于有家日詔其子姓

而訓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藹然森森雅化式穀似之
者予嘗謂之曰吾吳世有家法以宗老一人董家政又
立宗子一人以祭以法子孫有犯則告廟伐鼓而逐之使
其後也不悛則不齒于宗死而不入于廟非有大故終不
致于官至爲邑長吏所詫曰他家有官法吳氏獨有家法
里中至今稱之率是道也以綏宗祊故世弗壞歷唐宋迄
今州山之墟若建國然世登忠義以與王室勲在盟府宜
矣先是吳大小宗各有廟僅劑士庶禮予憲副烏石公以
孫貴進爵孤卿制得視古之卿大夫而公固大宗子也于
是環州公從致政之暇創烏石公家廟準大夫而三楹由

為石公上逮始祖為一廟旁逮宗子之昆弟為一廟下逮諸子諸孫為一廟而一切提以宗法云上逮祖宗以訓孝也旁逮昆弟以訓弟也下逮子孫以訓慈也孝弟慈立而家道備矣蓋三代以後宗法已湮數千年于茲而吳氏乃得修明其緒與浦江之鄭掩映後先會國家運際休隆規隨三五之業思得故家遺俗以風海內將必以二氏為權輿吾于是有感于先王之禮雖不盡行于後世而猶得行之一家一鄉之近以為轉移風俗之機倘由此而遂行之天下將三代之治亘暮遇之而惜其竟以一家一鄉止也則亦當世君子之過也廟成于萬歷癸巳向未有記者孫

有雍傳雅士常修吳氏世家言思以光宗甚銳慎宗法之既久而斁也因徵記于予予乃本其大者而志之以示後之人且以風天下予是乎書

重修紹興府儒學記

越郡學宮其來舊矣累經先朝鼎新以迄于茲而頹圮日甚當事者或擿射過焉崇禎之癸未郡太守于公還自覲會時艱孔亟寇賊交訌所至郡國騷然公既竭蹶為征繕計而且進謀其大者于是始有事于學宮自殿以往及稽古閣則廟享禮器若籩簋勺爵琴瑟鞄敔之所藏也次明倫堂為官司設教地也次敬一亭肅皇帝御製箴碑建焉終以齋房翼明倫而左右者皆士子肄業地也下是墜者起之朽者飭之汙且剝者易鉛刻畫之經始于癸未之九月越明年甲申二月落成為費頗不貲而公率取之俸餘不以累公帑于是廟貌儼如堂廡庫如拱衞周垣肅翰或與而向之鞠為茂草而不可問者悉還舊觀役既竣王子兆修暨子族子世鵾輩為不可無記也過而請之宗周宗周謝不敏姑進兆修等而告之曰諸子亦知公所以興學之意乎世道之壞也人心受其病而人心之病首中于學術蒔試以肅皇帝敬一之說質之人皆有是心也克念焉而聖罔念焉而狂則天理人欲貞勝之幾也心本一

也而人欲二之必也主敬乎惟敬故一一則誠誠則聖茲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又曰聖學一為要申之曰無欲其旨嚴矣伊洛之教衰而後儒進之以良知直指本心為敬字提宗覩古人無異旨也乃後之學者一訛以情識則認賊作子既不諱言人欲再訛以性空則認子作賊尤不喜言天理于是誠敬之說為世大禁浸假而以良知授之佛氏矣佛氏之說昌即良知亦所厭聞而吾道竟為天下鍾是率天下而窮且盜也浸淫既久安得無今日之禍昔孟子闢楊墨比之洪水猛獸而曰我亦欲正人心佛老之禍甚于楊墨自古而然況後世乎識者以為莫若救之以敬

也煌煌聖謨炳若日星得是說而存之為伊洛發蒙於姚江救弊推之斯世斯民猶拯之也公聞之曰其然歟請自越士始宗周遂次第其語以授兆修併登之石公諱穎字穎長直隸金壇人其治越廉明多惠政為一時良二千石冠雅志理學嘗著公餘錄行世此其經濟所自云董役者兆修世賜也

劉氏義田小記

昔孔門論仁以博施濟衆為猶病而僅取足于欲立欲達之心孫其本也天下無心外之學亦無心外之事功徒取必于事功而愈馳愈遠立匱之術也古之君子若文正范

公既以其道大行于天下矣其未盡者又以行之家為贍族之惠曰義田無亦博濟類乎君子曰其義則美矣而其仁轉病夫學不識仁而從事于義并其義病也義也者行吾仁而宜之者也日者予宗有事于祠田族之人鐻金而成之得二百金予因謀之先方伯公贍飾其餘者以為贍族貲于是有義田權輿之說迄今不十年積貲十倍遂得置田若干畝又以其暇經營十世之堂禰及中殤祭田次第告竣而予之心悴矣成法具在後之人循而行之又避之十年二十年其于文正之田猶拯之耳不見世之為揆萬者乎銖銖而儲之及其久也積而散之其力大饒吾宗之為義田也何以異于是哀前之多而益後之寡把此之有餘而注彼之不足方且恢世世以為藏聚于百人以為生齒不涸以為源資善貸以為息而并忘施報以為利濟美哉義乎轉覺文正之猶沾沾矣若宗周僅有是心不遽無是事亦不必遂有是事宗周慕義而不遑將學仁焉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皆有是心也吾求諸心而知天地萬物之無非己也其于家猶一指也因姑為之記以示來者

貞烈祠碑記

越郡城之東北隅筆飛里中有祠曰貞烈以祠故王貞女

沈烈婦而刱于天啓三年時有里人張宇侗者與貞女同里繼感烈婦事因念此兩人節行魁奇足裨風教于是具牒上臺使者請給以專祠即報可立成之故其役亟而制儉內外兩楹左穿一門限以土垣其地劃之官舊為織染局廢甚僻處委巷中未足肅通都大市之觀聽而兩人貞魂烈魄亦足憑依垂不朽矣祠成里人伏臘如禮一時麗牲之石未備也迄今數十年而吾友李侗出其所著兩人傳示予因乞言于予又鐻金礲石以供事予乃得載筆從之謹按王貞女者三江所人父子清生而慧讀書一過目成誦輒解大義幼字郡城劉某已劉客于燕私一外婦

十餘年不歸竟死于燕貞女時年三十矣父母議再聘不可會劉有母瞽且無別子遂歸劉依姑家貧拮据紡績養姑七年而姑死又營葬其姑獨居守墓者數年忽微疾而逝時方仲夏尸香徹數里縣令巴蜀楊公楷聞之親往祭之生卒未詳按楊以萬歷丁酉任山陰滿六載始去貞女之卒殆其時乎沈烈婦者郡城之萬安里人幼從其父旅京師字林大茂爲繼室年二十四而林沒無子林固蕩子嘗吏于宛平日事樗蒱六黜蕩其家至不能爲生烈婦受之旣稍稍改行垂沒念其婦勢不獨生也而託之婦見婦輒以死誓盡鬻其衣飾器具製二棺以待有一槥一俟塟

殮身殉之曰俟吾柩出窆爾家可也比殮林畢卽絕食跪坐于柩旁積十四日乃絕斃其坐下皆貲盡亦長安士人聞而異之來赴弔者及操文而祭者累日不絕司城御史上其事于朝旌之時萬歷癸丑秋日也去貞女死可十餘年一方淸淑之氣特鍾之閨閣表異如是宜生同里死同德沒而同享千秋之祀也或疑詩人之賦栢舟也有母不諒而矢死未聞必以死爲義卽江漢游女不可求思寧必終身不偶厥人道之大經而兩人計不出此無乃苦節艱貞乎予淸得而尚論之昔者遜國之際方練諸臣九死不顧十族不以易一辭說者以爲猶有屈子之過焉乃至金川一卒終其身不受聘以死曰吾仕不難恐負徃日城門一慟此其人固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至此乃見所謂無逃之義者則其于屈子又何疑乎貞女稱婦于平生不識面之人而卒養姑以全孝其有金川之風乎烈婦立槁屍側視方練有餘烈此二人者一從容而展義一慷慨以捐軀易地皆然均之與天壤俱敝者也嗚呼世有委贄稱臣至君危不能持國亡不能死視烈婦可以愧死矣世有士而寡廉鮮恥甘爲鑽穴踰垣之行而不顧視貞女可以愧死矣琇書之以詔吾鄉之爲學士大夫庶幾有所觀感而起也則亦宇餉諸君子志也

重修古小學記 附從祀論

越郡之有古小學也昉自前太守洪西涼公珠以祀寓賢宋大儒尹和靖先生云先是嘉靖中有詔許天下各建社學公遂毀郡中淫祠卽其址建學大集士子絃誦其中而重師模于和靖遂時亦憲古也其制前爲塾門進之卽和靖先生舊堂左一楹曰義路右一楹曰禮門分二門而入爲養正堂爲講藝所左右各列號房繚以周垣仍餘隙地若干落成者嘉靖九年庚寅郡御史姚公鏌爲之記讀其辭想見一時風規之盛厥後歲以來師徒罕聚學舍盡圮尹先生遺像退移之游藝所毀楹且爲風雨所剝落其隙地亦

多分割之居民不可爲矣天啓甲子宗周言之前撫王公遂下檄山陰令馬公鼎新之且首捐俸錢爲各屬倡無何逆璫忠賢亂政詔毀天下書院禁師徒之講學者用是工未半而告寢迨今上御極四年辛未郡諸生復具狀上請時太守黃公欣然任之爲經理公費諸大夫後先在事者前學憲劉公今令君汪公會稽周公咸有同心次第發各堂廡如舊制迨今歲庚辰通計前後十七載而告成予是吾儕士大夫暨二三子矜康時有聚講其地者而屬余記不逮西湖公時遠甚宗周竊爲兩有感焉世道之升降學術之古今係之古人之學先王所爲陳之庠序學校之中而稱

蘄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終之其序也有要其爲道則一也曲禮曰毋不敬即小學立心法也而大學則惓惓乎慎獨故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善學者終身于小學而已矣自小學之敎不明于後世而本心先病言大學者一變爲辭章舉利家業之地父兄師友之所詔語不過曰取科第耳博余紫飽妻孥耳其爲世道之憂甚可知也尹先生學聖人之學者其言以主敬爲要尤得古人心法推之出處去就之際風義凜然學者推程氏正宗晩而幸以桑梓惠吾越越之人始與聞大道之要自此名世大儒有相望而起者則亦先生之力也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越於先生亦河也祀之于小學之中訓小學將以明大學也學古之學契聖之眞以挽回今日之世道抑亦吾黨小子之責也王公諱治山東人劉公諱鱗長福建人黃公諱𡺸河南人馬公諱如蛟和州人汪公諱元兆婺源人周公諱粲吳江人其他與襄厥事皆見别狀監督工程則沈生應位張生元坤呂生孚王生毓蓍相繼爲政先生舊像仍處游藝所以西宗公而新設木主于饗堂從太學制也

吾越固不乏理學之儒祀瞽宗者惟是小學之制尤稱特典有專祀則有從祀並得視大學乃小學以尹先生

爲宗則生于先生之前者法不得與矣其生于先生之後者惟陽明先生爲再起儒宗崇奉已有專祀自此學者多言王氏學其著者從祀王氏自王氏以前四百年間最著者凡得四先生石先生墪羽翼斯文系講大衍之帝命先生浙發明理學進窺中庸之旨韓先生性嘗元世而隱遯不仕克全介石之貞潘先生府際治朝而昌明倫紀丞垂孝治之極皆不愧尹先生門牆卓卓乎百世師也然四百年間而哀舉僅四先生法綦嚴矣尚俟後之君子詳加論定而續補焉

鳳山祠記

孤宗周生而不幸夙遘閔凶先君子旣捐館則先大父家
亦貧不克葬舉殯于邑西村梁枋之原祔曾王父母殯側
越二十餘年郎丁先慈憂歸計奔喪是冬卜地得會稽郭
十九都下蔣村水田一片或曰吉遂啓我先君子殯合葬
焉然蔣村旣係水田風氣不完頗切五患之慮皆另卜吉
壤爲改葬計以故其葬也纍然坏土而已宗周痛念生不
見父仕不逮母旣區區一坏土且不能爲長久計何以生
爲坐是鬱悒漸釀羸疾前後廢處田間三十餘年無日不
以先人大事爲念歲時浪跡溪山不問風雨晦明惟飢輿
病擔則暫輟心敝甚矣竟未有遇也先是崇禎七年甲戌

親友中多勸孤罷此役者謂蔣村未嘗不吉且葬久矣可
奈何孤喟然太息而聽之其冬始有修墓之役因起土加
封遶以石砌闢明堂可令流水稍成規制業已付之成事
矣獨乃心抱痛不解也丙子喪我淑人又卜地久之無所
遇越戊寅春子壻陳生劉與姚大理家有墓地界址相嫌
兩家皆求直于孤孤因邀孤上城南之乾溪里一爲閱視平
解之事竣言歸行次孤偶念卜地之難悵怏不已劉進曰
去此不遠有一地可擇也孤欣然約往同行者門人呂信
大及江右徐體乾皆工堪輿家言者也遂自乾溪踰野狐
嶺至會稽卅一都裘村之鳳山而劉爲指其處孤環顧良

久曰樂哉斯卽乎劉曰果爾壻力能任之以藝外孚孤遜
謝劉乃別去孤與徐呂二生出宿于近里東嶽祠詰旦二
生再上鳳山探其龍迴其所自還報曰果吉壤也乃買舟
歸頃之壻劉遂得閒而引鳳山業主裘應聘者立券交價
訖伊叔裘大琦知之訟之官又增價付大琦大琦亦無言
其冬孤拜壻之德姑任徐呂二生往開壙以葬我淑人有
日矣比報壙中土頗佳孤心動曰幸哉有此豈先人有靈
天賜之土乎孤乃計決改葬我二人無何有張氏之訟先
是張大理家亦嘗卜地于裘而得之與子界相聯因謂裘
盜賣其地其事絕不然相持久之孤終不出一詞而大理

公乃感悟竟聽裘氏贖故地而止孤遂以冬十二月十有
八日啓我二人蔣村之藏迎至鳳山窆焉方蔣村旣啓亦
絕無蟻水之患先慈一柩幾四十年而完好如故惟先君
子歷年愈久則其柩不可舉矣乃易棺孤得親捧先君子
遺蛻進之襚服慟欲絕旣改葬人多咎孤妄動者孤又時
時慟欲絕而識者終以新宮爲吉但倉卒舉事葬未合法
則有之矣孤問之曰坎太深虞水孤又時時慟欲絕旣而
人言籍籍如是孤因謀之門人張惠侯又卜改葬越庚辰
秋八月謝惠侯以蓍決得巽之蠱其繇曰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詳告之矣遂擇今年辛巳三月初六日破土而以初

九日啟元宫先穿一磚隶爲入見墎四闊及頂垂垂如水
珠大小不等其色白識者曰氣所成也氣旺故聚而成顆
積久不散不下注吉兆也然以手探之絕無緩氣周棺皆
水珠而棺底反乾孤方㣲㮾間患侯又詳審墎內潮濕
曰陰氣太重改塟無疑也遂起柩穴前即故穴而退前者
尺許挫右者二尺七寸許起基一尺五寸盡輟轉更端而
定焉會中表沈中一來予亦贊決遂以十有四日巳時下
窆次第築三和加封其兆處山麓上下間坐戌向辰兼辛
乙三之一分全曰庚寅庚申故老相傳其地爲丹鳳啣書
蓋取主山秀竦如鳳形而右臂環抱有啣書之象也其穴

穴左右各小沙二重狀如瓞弓又東沙叠出障其下水如
舞袖其南來若耶大溪自右過左繞穴前如帶其隔溪前
向爲日鑄諸山高下重叠如鋪錦其下諸小山逶迤而北
迭過穴左以障大溪則山與溪重重交織入其中者東西
南北使人不知來去如迷桃花源爲若耶最勝處說者謂
予塟與家種種合法我二人久國庶幾在此乎則不肖孤
宗周自此可以死矣事既竣宗周告我二人曰生六十四
年而始塟吾親此生何苦死六十四年而重見吾親吾生
猶幸傷哉情見乎辭也先君子別號泰蓀蓀世家郡城棲
頭南見泰望如蓋云及今先君子埋玉鳳山其來脉分自

泰山而泰山仍循洪于肩左右如列戟頭增形勝則別號
殆預爲兆焉惟是宗周奉二親不誠不信数遺播遷之終
魂兜靡寧通天之罪若何可言倘先人從此保有寧宇得
免一切不可知之慮以垂之千萬年而宗周洵可以死矣
鳳山之得名也其鄉本名鳳林相傳神禹會計至此受圖
籍有鳳凰來儀啣書之說或本諸此去鳳山十餘里而北
即禹穴也嗚呼先君子何幸得託體其鄉異佳山佳水與
古人同不朽則先君子亦同不朽一日友人張自庵顧而
予之因爲之題其華表曰丹山起鳳陰面曰泰岑符瑞宗
周又瀕不自勝陳列字小集邑諸生孤長女于歸五年而

天剛忝眷伉儷推恩如此類者不一張蒞侯諱元廸邑諸
生久從孤問學周旋草土中依依不置亟推高誼爲生倩
夫壻予亦佳士今已故

闕魏廊園諸君子祓禊記事

廊園者故吏科都給事中大中也淸貞孤介傳遊高景逸
先生之門一時師友立朝與太宰趙儕鶴先生同心許國
有攬轡澄淸之思群小人怨之入骨去年冬太宰被㑹用
鄒維璉爲銓曹廊園諸君子實主之小人遂乘機起奈維
璉賢者崇之無所得于是省中等趣力糾廊園及僉院左
光斗不當與史館中書汪文言往來結黨專權亂政亦贈

指辯璫事而汪文言往來實無左驗中旨處汪廷杖去二君子在位如故而小人與中璫魏忠賢表裏日甚諸君子惴惴不免矣于是副院楊大洪璉列魏璫二十四大罪昌言于朝廊園諸君子繼之薄海內外以手加額謂君側且淸大平指日而璫寵彌固降中旨切責璉謂爲汪文言報讐璫勢益張杖主事萬璟至死逐御史林汝翥閣首輔葉向高宅廹之去且洶洶及部院矣會山西缺撫臣小人私薦郭尙友而太宰不聽用賢者謝應祥御史陳九疇糾應祥不可用坐部院阿黨廊園與選郎夏嘉遇各疏辨廊園且言于應祥爲師友素知其實狀得旨大中不應私應祥

與陳夏並落職三級去已而部院趙高二先生皆自劾理魏大中夏嘉遇枉狀亦奉嚴旨去于是小人群起而攻君子無虛日首設道學之禁追奪鄒元標等官毀京師首善書院碎其碑仍毀天下各處書院理張差之獄奪王之寀官還鄭養性于京師定移宮罪案借事奪楊左二君子官復實經春御史尋超擢陳九疇京堂而小人與中璫之怨未解也復逮汪文言至京逼供楊左魏及河南道御史袁化中故給事中周朝瑞故刑部郎顧大章六人各受監犯官楊鎬熊廷弼等重賄爲之脫死及趙太宰以下贓罰交通狀又立殺文言滅其口乃分遣緹騎逮六人詣獄至則

下錦衣五日一訊備極楚毒六君子遂以七月廿九日後先身死仍下節鉞六人罪狀轉行各省撫按提家屬追贓趙太宰以下行撫按追贓者十五人坐黨人而奪官追誥養馬當差者百餘人天下震駭六君子者廊園于宗周爲同邪稱同志友楊大洪嘗以給諫去官宗周嘗薦及之及宗周去官左浮邱躬來挽而袁熙宇復薦于去後皆有千古之誼焉惟周顧二公未識面萊萊天壤呼籲無從覿然視息終無如諸君子何矣痛哉痛哉汪文言者故奄王安門下客嘗遊劉是庵相公及諸正人之門安敗文言亦爲人連及擬贓且後事白輸粟入監以諸正人力題中書舍

概論及之楊熊之獄辨小人皆欲脫鎬死罪而廊園力糾之否以孤身受衆難不顧而事始定至廷弼失事諸正人頗欲寬廷弼死罪而廊園力持之至首倡公疏以授刑科科正之而事亦定乃昔之脫鎬者皆聯弼用事而反誣廊園以賄今之借廷弼以傾正人者皆用事爲大官而并誣廊園以受賄亘古以還未有如廊園之冤者也夫君子既死還者皆廷弼謀叛立斬西市傳首九邊鎬獨不死嗚呼鎬何幸而諸君子一何不幸耶天王聖明臣罪當誅自古而然矣亦何憫乎諸君子尙冀皇天后土之鑒于宗社黙誅旃審之

箴說

學戒四箴

人生大戒酒色財氣四者予問學有年日嘗從事于斯而未之有得將終身擾擾已乎爰不揮與諸生發憤讀書共究大業時相交儆遂勒成箴言數則深切觀省用以警厲諸生庶幾爲改過遷善之地云耳

酒箴

翼翼聖修靖恭朝夕繫口維旨口疎儀秩一獻之禮百拜

終席賓主孔嘉令儀令色儆述竹林五斗一石匪疚厥躬亦沉神室矧予小子三爵不識譁浪笑傲百髑罔極爲貪爲嗔或爲淫慝絶因去緣發先殺賊元水在御齋明有赫懿哉初筵衛武之德

色箴

莫毒匪鴆莫威匪虎誰謂衽席而憑斯禦螓首蛾眉伐性之斧豈無傾城監于往古克巳先難如狂如蠱有儆者思于所不睹夙興夜寐神明爲伍寂之又寂以至于無叶舞非曰尊生茂茲靈府勇捋上蔡識趨忠武學聖之和男子系魯禮義廉恥永言配祜

財箴

茫茫千古一關天塹曰義與利壯夫色沮不有呼蹴曷徵本念餓死事小失節甚玷毋曰暮夜鬼神所闞凡若穿窬語鈞默餂摘而充之作聖之漸若節惟貞香也寧偷原憲儆蟀黔婁蒔殄亦有童子不因人熱鼎哉先民夙夜無忝我心匪石孰可以砭

氣箴

浩然之氣與天地謝蹶而趨之其焚如焱裂眦指髮或呼歎歔曰食每竟奮擊風颷上天微咎于人曰妖妖德之乘厥心孔昌辟彼攻疾不于其標君子爭止握符斗杓靜觀

氣象動直以擾儆叶擴兮証性法在日消有所忿懥自不崇朝勞絶惟山孫哉其嬌驕叶

自易箴

客有曰我以狷者又有曰我以狂者因撫然而自命曰似狂非狂似狷非狷二者之間亦中亦愿夫夫也殆有志于道而實無所踐不免自圃于鄉人碌碌浮沉去禽獸之一間者耶噫可不勉與

獨箴

聊學本心惟心本天維元維默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于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

藏于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是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即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爲四氣性體乃朕率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知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闇章的然曰亡君子知之栗于淵冰于所不睹于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名配天塞地盡性至命此知無始是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夷彼萬形非我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

尋樂說

先儒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或曰樂貧貧無可樂也或曰樂道樂道不足以盡顏子而況仲尼乎畢竟道亦無可樂故也此中下落直是深微不可湊泊近儒王心齋先生所著學樂歌則曰人心本是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自然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又曰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又曰學則樂樂則學天下之樂無如此學天下之學無如此樂可爲一箭雙鵰學樂公案滿盤托出就中良知二字是吃緊爲人處良知之在人本是惺惺從本體上說即天理之別名良知中本無人欲所謂人欲亦從良知受欺後見之其實良知原不可欺也吾自知

之吾自致之此之謂自謙只此是人心真樂地子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正謙此良知之謂也顏子之樂亦然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聖人直是無所不知耳然致知工夫又自有說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義利一關止是良知當判斷處于此判斷得分明便是致知工夫然信如子所言則將擇富貴之義者而取之將擇不義之貧賤而去之乎是終身無疏水曲肱分也窮人欲而滅天理孰大于是子常言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至非道之貧賤又不去可見道義總無定衡全憑良知判斷良知安處便是義不安處便是不義至

此方是義利關頭最精密處亦便是致知工夫最精密處必去富貴處貧賤者只爲利之溺人莫甚于富貴學者合下從堅苦刻厲中做起便將邪人欲之根一齊砍斷因顯得良知真面目出來前輩常言天下無成見良知是也孔門當時教人一則曰求飽求安再則曰惡衣惡食又曰懷居又曰顏氏之屢空斥子貢之貨殖而子路縕袍則直美之曰何用不臧至到頭一著猶然以人不知不愠爲君子作斷案可爲深切著明且夫子明以疏水曲肱言樂雖謂之樂貧也可疏水曲肱而可樂雖謂之樂道也可但昔賢不可分明說破故懸此公案示人要人思而自得之他日

有無欲作聖之旨已是分明說破在只是說得太高了不若心齋尤爲穩當語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人人此良知則人人此天理人人此樂地惟反求而自得之者能識此中意所謂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即學樂一歌亦豈有是處乎

人說一 示汸兒

予與塾師陳子夜集兒汸侍謂之曰汸乎汝年漸長矣而質庸甚吾縱不敢望汝以學道好修將不克爲庸人乎塾師曰先生言過矣苟庸人也何克爲之有正患此子庸庸耳願先生有以進之予曰兒得爲庸人幸矣世之學道者

如麟鳳騶虞不可多見或累世一出而惡人往往徧天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如庸人者其立心制行雖不免猶有鄉人之累而已淺遠于惡矣是故庸未易言也然則學爲庸人乎曰非然也謂學人必自庸人始也語有之雖高必以下爲基雖貴必以賤爲本是故好高而欲速者躐也飾詐以近名者奸也道聽而塗說者誕也知見湊泊者妄也此四者皆學道者之失也庸人無是也由庸人而進德修業若築室于基而爲山于平地也說在夫子之思有恒矣然則庸亦有道與曰淺言之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男女而居室莫非道也深言之飲食之知味室家之宜妻孥之樂蓋亦有至焉者矣仲尼之聖也而學于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則庸德之至聖人猶病故曰庸未易言也若夫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道先王之訓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堅其志見小闇大圖近忘遠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此古之所謂庸人者也而實予所謂惡人也則亦不學爲庸者以致是耳使庸人而庸學焉又烏知其不進于士人且進于君子乎庸之未可忽也如是師聞之曰進之時義大矣哉遂筆以示兒

人說二

他日兒跪而請曰爲人之序亦旣聞命矣敢問學之方曰予已攻之而已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子庸質也姑爲予試庸法夫庸者必闒闒則宜矯之以哲庸者必懦懦則宜矯之以強庸者必流流則宜矯之以貞庸者必隘隘則宜矯之以寬庸者必淺淺則宜矯之以沉潛而推之隨其所病而矯之皆爲人之方也然則其矯之也將若何曰闒不自知也試之以是非而闒見則哲者亦見懦不自知也試之以利害而懦見則强者亦見流不自知也試之

以嗜欲而流見則貞者亦見隘不自知也試之以忿懥而隘見則寬者亦見淺不自知也試之以言語而淺見則沉者亦見是故窮理所以啓覺也[illegible]義所以養勇也窒欲所以貞操也懲忿所以擴量也謹言所以沉幾也然而不必求之於遠且大也日用之間有是非焉起居之常有利害焉衣服之地有嗜好焉睚眦之交有忿懥焉唯諾之際有言語焉積小所以致大也從近所以及遠也故君子一日用而不敢忽所以窮天下之理也一起居而不敢苟所以斷天下之義也一衣飲而不敢恣所以貞天下之操也一睚眦而不敢加所以懲及親之忿也一唯諾而不敢輕所

以謹天下之言也窮天下之理而闇者有天下之大覺矣斷天下之義而儒者有天下之大勇矣窒天下之欲而流者有天下之特操矣懲天下之忿而隘者有天下之大量矣謹天下之言而淺者有天下之淵衷矣則學問之能事畢矣此謂天下一人而已矣語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其始也出之以矯強則庸人之所事事也矯之不已而體下自然非學道君子之成德乎小子勗之然則其不能矯也又將如之何曰在立志

人說三

他日又問曰爲治之法譬之治病者首㵎首足㵎足分投而應不勝窮也將亦有一言而操調元之七者乎子乃喟然而嘆曰是非汝所知也是非汝所知也無已汝姑識人而已乎夫人者天地之秀也萬物之靈也將謂其能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男女居室而已乎則亦與禽獸無以異也而何以稱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此幾希何物耶以爲非口體不離口體也以爲非男女不離男女也以爲在一身仍不離天下也微乎希乎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其稟乎命也則元之善也其具于性也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其宰于身也爲視

聽言動視曰明聽曰聰言曰忠動曰敬也其率之于人倫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也其達于天下則民之胞也物之與也其俯仰于天地之間則乾之健也坤之順也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而鬼神之柄也而孰知日圍于七尺之軀者則曀首之禽也獸也然則人也禽獸也合體而分之者也忽然而去之人即獸忽然而存之獸即人是以君子存存之之法擇之精守之一也本吾獨而戒懼之所以致中和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存之之極功也堯舜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伊周之所以用孔孟之所以師濂洛關

聞之所以斷斷辨說爲而儒皆是物也然而庶民未嘗不存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有時而去耳知其去斯存矣是以君子有存之之法以戒愼還不睹以恐懼還不聞以中和還喜怒哀樂以仁義還父子君臣以位育還天地萬物如斯而已矣故孟子又舉舜以爲法而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其旨微矣後世學術不明有二氏者旣欲棄倫物遺仁義而逃之于虛無若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富强蘇張之短長汨沒于功利者無論矣其有稍知聖人之道如楊墨荀楊馬鄭之流又或失之頗僻附會影響支離而幾希之脈薄

餘于人心久矣幸有宋諸子起而紹絕學一綫相傳爲濂溪之立極伊洛之識仁考亭之居敬窮理指示最爲親切又數百年我明有陽明子者特揭致良知之旨爲我希寫照而人皆有以識尋真之路決起死之功此眞所謂良醫折肱一劑當調元而紛紛隨病補治之方亦有所不必用矣學者欲爲人不必問庸人與聖賢等級但自反吾身中所謂幾希者果存乎否乎存則人人卽聖人之人更無所以爲之之法去則非人非人卽爲禽爲獸亦更無所以爲之之法于是兒起而蹙然曰敢問幾希爲何物曰此予終身所從事于斯而未之得也將何以答汝乎汝退問之幾希從讀書而證之乃再拜而退

讀書說 示汭兒

粤自天地旣判萬物芸生時則有三綱五常萬事萬化以爲之錯而約之不外于吾心聖人因而著之以教天下萬世後之人佔畢而守之始有以儒學名者故讀書儒者之業也曾子曰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豈其徒事乎文辭也哉而太史公列九家謂儒者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禮累世不能殫其功則亦因其不能詳說反約從此以得吾之心而求道故耳堯舜禹湯文武而旣沒矣其間暴君汙吏更相蹂躪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至春秋而極矣

說微言不絕如綫于是仲尼起而修明之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以憲萬世而尊之曰經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語聖而儒以博鳴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時有老聃出而譏之曰六經聖人之陳迹也而豈其所以迹哉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孔孟而旣歿矣其間異端曲學更相簧鼓邪說之所倡暴行之所壞至五季而極洙泗微言不絕如綫于是朱子起而修明之著集註或問補小學修綱目纂濂洛之說以教萬世而定之曰傳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六經之道故語賢而儒以博鳴者莫朱子若也

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譏之曰支離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審知其言以之得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于孔孟程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自達于道哉夫人生蠢蠢耳此心皷然喜而笑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悅色之性耳迨夫習于言而言習于服息居處而服息居處而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于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識父母者漂迸于遊旅亦遊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此爾父母也爾卽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晚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爲心又若何而爲心之所

以爲心而吾心恍然吾心以爲是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爲善也不亦勇乎吾心以爲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不亦決乎吾心習以爲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由是而及于天下其是是而非非也不亦確所指而對然乎夫書者指示之最真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所以開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之中庸以究其蘊繼之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于心者乃躍在而有得矣于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五子以沿其流讀綱目以盡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曲學詆斥之可也于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慎思以入之明辨以析之篤行以體之審之性情隱微之地致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學盡于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自後世有不善讀書者專以記誦辭章爲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爲濟惡之具于是有志之士始去而超然卽心證聖以圖見爲末務而佛老之徒益

從而昌熾其說其究至于猖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挾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蓋亦有不善挾而終以沒其身者矣見者不咎其挾之不善而以爲瓢固不足以濟人也其亦率天下而歸于溺也夫

予嘗從陽明子之學至拔本塞原論乃以博古今事變爲亂天下之本性有然乎充其說必束書不觀而後可夫人心不敢爲惡猶恃此聖賢經傳爲尺寸之堤若又束之高閣則狂瀾何所不至偶閱一書爲江陵欲奪情盡指言者爲宋人爛頭巾語此事惟王新建足以知之夫江陵欲奪情與新建無涉何至以新建之賢而動爲

亂臣賊子所藉口則亦良知之說有以啓之故君子亡
敎不可不愼也予因有感而著讀書說

中庸首章說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統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爲心者性而已矣以其出于固有而無假于外鑠也故表之爲天命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卽理之別名此理生生不已處卽是命以爲別有蒼蒼之天諄諄之命者非也率此性而道在是道卽性也修此性而敎立焉性至此有全能也此三言者子思子從大道紛紜薄蝕之後爲之探本窮源以正萬世之道統然則由敎入道者必

自復性始矣道不可離性不可離也君子求道于所性之中直從耳目不交處時致吾戒愼恐懼之功而自此以往有不待言者矣不睹不聞處正獨知之地也戒愼恐懼四字下得十分鄭重而實未嘗妄參意見于其間獨體惺惺本無須臾之間吾亦與之爲無間而已惟其本是惺惺也故一念未起之中耳目有所不及加而天下之可睹可聞者卽于此而在冲漠無眹之中萬象森然已備也故曰莫見莫顯君子烏得不戒愼恐懼兢兢愼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獨體也亦隱且微矣及夫發皆中節而中卽是和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未發而常發此獨之所以妙也中爲天下之大本非卽所謂天命之性乎和爲天下之達道非卽所謂率性之道乎君子由愼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貫無所不達矣達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達于萬物萬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萬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則俱致一體無間極之至于光岳效靈百昌遂性亦道中自有之徵應得之所性而非有待于外者此修道之敎所以爲至也合而觀之遡道之所自來旣已通于天命之微而極敎之所由至又兼舉夫天地萬物之大推之而不見其始引之而不見其終體之動靜顯微之交而不見其有罅隙之可言亦可爲奧衍神奇極天下

之至妙者矣而約其旨不過曰愼獨愼獨之外別無本體愼獨之外別無工夫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後之儒者謂其說昉之虞廷信矣乃虞廷言心則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別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爲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岐之有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天命之所在卽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卽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與爲之說者正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旣有氣質

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心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愼獨之說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中庸至主靜立

人極一語尤爲愼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于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初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愼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于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愼獨爲動屬省察邊事前此另有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

他日答門人愼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爲本體無可著力此却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于道者工夫到無可着力處方是眞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眞用力于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于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謬于愼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復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卽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卽物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于思慮紛

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

第一義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

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却從何處下手求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目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即是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却于兩下中擇庸謹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乎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

者唯有中立病難療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覸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皆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倘下之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

求放心說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有時放外耶即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相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相而不可即以名相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歸宿須切已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著落此中無一切名相亦并無聲臭可窺只是維元維默而已雖維元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著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

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即自家眞宅舍處學者只向自家求底蘊常做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裡求亦只求在這裡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一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智得之即達天之路

靜坐說

人生終日擾擾一著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即天地萬物不外此理于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

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粘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瞑目不杜聰不趺跏不數息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作坐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眞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即從此究竟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外馳更無别法可治不會靜坐且只學坐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應事說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存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于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于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在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于其中條分縷晰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著當圖難于易爲大于細有要著一著勝人千萬著失此不著滿盤敗局又有先後著如低棋以後著爲先著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著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恒談道理井井纔與言世務便疎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此疎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應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胷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

處人說

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于天下不能遺一事即于天下不能遺一人自有生以後此身已屬父母及其稍長遂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于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于稠人廣衆之中似爲疎闊而人生實賴以維助合之稱五倫入道之經始

信于此矣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于親未有不忠于君與友于兄弟信于朋友宜于室家者夫婦一倫尤為化原古來大聖賢多從此處發軔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為淫僻學者從此關打過便是真道德真性命真學問文章不然則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義一切盡一虧一切虧其要在時時體認出天地為物一體氣象即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稍有絲毫隔礙却為斷滅性種至于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然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

勝之未有不隨其發中者然此際極宜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

向外馳求說

今為學者下一頂門針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illegible]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illegible]者既有志于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illegible]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而[illegible]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

積習已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即一面回頭一面仍作傍時緣終不知在我為何物方且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為軀殼也又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為口耳也又自以為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為名物象數也求之于軀殼外矣求之于耳目愈外矣求之于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謂[illegible]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也一飲食焉外也一動靜語默焉外也時而存養焉外也時而省察焉外也時而遷善改過焉亦外也此又與于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勲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

聲譽文章則以動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為我心每日孜孜汲汲只辨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止可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非但人不可得而見聞即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于此體認親切是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illegible]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illegible]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决[illegible]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

然而日亡學者吾道辨論

讀書說

朱夫子常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却靜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其于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眞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于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待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夫聖賢之心卽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

賢之心卽千古隔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証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愼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卽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于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卽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卽覺面目可憎言語無味彼求之兒聞者猶然況有甚于此者乎唯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

氣質說

聖賢敎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一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蓋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便當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眞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却從何處討主腦來聖賢曰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却又無可著力處從無可著力處用得工夫來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此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矯于善已善而終不之于惡便落當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箇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

習說

或有存學問之功在愼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并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愼乎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猶生長于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愼乎曰齊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愼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學在復性不在愼習或曰何謂也予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于物而動乃遷于習焉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斯日遠于性矣無論習于惡者非性卽習于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

近習相遠𡚁教人率性權也然則學以復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卽以習言習于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爲善者習于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爲惡者也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旣已知其爲善矣且得不爲善乎旣已知其爲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爲善而爲之爲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中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爲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爲復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爲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愼之爲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愼之爲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愼之爲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愼之如是則卽習卽性矣凡境卽性境凡聞卽性聞凡見卽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以定一尊而後起者禀焉是之謂性權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愼習之功其必在愼其獨乎

苫次說　示汋兒

喪禮莫有次以志哀也君子之居喪也齊衰之服飦粥之食亦既足以表哀矣而非其至也又求之于居處之節必

寢苫枕塊以示不遑寧處卽夢寐之間若將見吾親竟三年如一日則非其根心之痛有天生而不可解者詎能幾是故曰所以志哀也噫乎喪禮之壞也卽齊衰之服世俗亦有覺之者進而飦粥之食千百中不得一二又進而苫塊之甚衆抑不得一二豈古道之難行亦流俗之敗壞然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而朱子又申之曰于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本朝理學之儒惟胡敬齋先生于此最有聞又陳孝廉先生友結五十與予居喪人多解之者而先生竟歿于喪次亡□吾年友劉靜之職方居外喪哀毀過禮誠信可感鬼神此數君子

夫非盡入之子與被禮親喪服成男女各歸喪次男子出次于中門之外無故則不入內室其女子亦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所以辨嫌明微也昔晉陳壽居喪有疾使侍女治藥弔者見之遂廢其名行終身坐廢乃知嫌疑之際尤爲君子所致謹誠有見于天下之惡莫不始于微而遂于苟且故一念之失而或遂釀爲無窮之疚一舉動之忽而或遂積爲不白之疑如壽者往往而是也嗚呼可畏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嘗取以明守身之學知此後之君子可以知所用力矣予少而侍且未學不能以禮事親至今抱厥悔迨之終天今也不能無望于後

人庶幾答我前愆念儞汝生有父師之訓久矣借曰未知亦既抱子爾其愼勉之

良知說

陽明子常言良知最有功于後學然只是傳孟子教法于大學之說終有分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傳氣脉至龍溪所傳天泉問答則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即所云良知亦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盍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即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即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

本豈不架屋疊床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于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爲下根人說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既以惡而礙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于知仍將知字認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即至善即未發之中亦既恍然有見于知之消息惜轉多此良

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而已矣知敬而已矣知皆擴
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意
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致知焉盡
之矣予亦曰致知焉盡之矣

劉蕺山先生集卷十九

墓誌銘上

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稷峯章公墓誌銘

予先外祖以經術行誼推重海內學者稱爲南洲先生與
從族兄東偶公稷峯公遊才名鼎易呼章氏三傑二公先
後成進士而先生卒老于行與二公爲窮交自藝文外尤
以道義相成始終弗替先生晚年輒呼予小子誠平生續
緒足述也稷峯公病且殁爲先生曰知我者弟也異日之
狀非子而誰先生許諾懷先生作狀時予以髫年受學每
事筆札必命予脫稿距今二十餘年公仲子持狀來請墓
中之石而先生歿且八年矣手澤依然能無感愴予雖非其
任猶竊以終髫年之役也按狀公系出福之建寧全城練
氏之後子孫以世德顯于宋隨駕渡臨安散處三吳兩浙
開其卜居會稽偁山則自添十九公始凡十二傳及公自
宋歷元暨我明與二百年間科甲相望族指萬人稱東越
世家公父某號東山以公貴贈某官妣徐贈孺人遡而上
曰某某某則祖父曾高也東山四子其季爲公生而穎異
十歲能屬文爲東山鍾愛十三受業于從兄孝廉東稷東
稷稱賞不置曰他日當退舍避之則已嶄然露頭角矣辛
卯丁東山艱甲午補郡庠生乙未同先外祖及東偶會課

于柴鸡山三人稱莫逆公尤深造[illegible]出入泰
漢韓蘇間為學者斂衽無何東俯脫穎公獨身先外困久
困諸生中自丁酉觀場後連擯有司落魄垂二十年家日
貧齒日邁而自負日益奇曰世必有知予者已未遊京師
假籍更名補順天生員尋為督學村方泉識拔錄名蔚起
為動館閣甲子遂登解額第一人戊辰進士年已五十
七矣方公舉順天北人飛章攻誣藉曾華亭當國傑其文
進呈請御裁肅皇帝嘉之破格定之華亭曾惜浙學政進
公膠庠知公貴為公地遂得先皇帝特簡蕃異數也釋褐
授大理寺評事晉寺正歷精膳郎出為江西參議司督儲

公才識警敏遇事立辦所至翕稱其官凡十年拂衣歸里
又十年以壽終于家凡人困阨不極則不啻彼蓄于索傑
之士所為苦心勞形而玉之成有如此者公之為諸生也
嘗客遊雲間有富家楊以馴善聞會講訪當道局之邑丞
丞以給舍去遷于公為梓里公偶會丞所言及之輒為辨
之事竟寢公去楊知其故走金三十鎰為謝公却之更倍
以進終不受曰辨爾誣義也終之以利初心之謂何楊感
嘆而去後楊子九華貴織為世講公初出華亭之門幾更
鄭州繼又館于江陵為諸子授經不以為免也華亭去鄭
州代其役公見鄭州為白華亭事侃侃不撓鄭州恚曰子

獨不諱華亭耶公曰非某誰當白華亭者鄭州義之江陵
賢軸方初政未底于寬公處以調合之間放意自若而論
及國家事匡救居多頗答引大體持長厚切中江陵膏肓
如爵齒開河之議罷犯禁連引之獄寬穆松大木之議與
叛謀稍其首者而心實厭之卒相矛盾出之外藩僉人皇
欲左遷以去江陵敗公卒不罹清議人皆多其大節云公
皆孝友嘗遷東山餘饒人旬月母氏公體其志勉承其訓
衰貴生族貧懦戚以食不逮其曾比貴衰錢發竟皆以不
及寶孫爲翁伯兄孫楚事仲兄氣兄怡怡友愛壹白無間
言盖指癸甲間運大變兄安甫公曰有弟在忍處同氣

錢耶出所餘金盡以解贊而贖兄之姊壻兼撫其孤姪
其媳夜孔力任婦寡而貧以姑老誓守節之以完其節宗
黨告急飢應之不責其報捐貲新宗祠助蒸嘗之禮其內
行雅足法也公德度深遠威畏苛細喜休諸赴楊如賓與
人由油然弱恩怨報施之情弗饋指衣人莫測其涯涘暱
呼之曰愚公乃不愚以公之才宜大有所建立顧至見遺
歸不必盡究于用而有以自完卒享令終之福蓋有明哲
保身之道焉嗚呼如公者可為克全于其天矣公初名紹
更名禮字某榜某其別號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
享年若干娶蔣氏贈孺人生某生某娶某繼盧氏封孺人

生國子生英娶王氏繼黃氏女許某許某某生國子生懷
德娶某英生某娶陳某聘某女一許葛一許蕭懷德生某
聘某葬以某年月日兆以某里予生也晚不及知公姑據
狀如右愧于先外祖無能爲役先外祖且爲予言梁鴻之
會稽盡斷不藏長白卒相與有成公屢試屢北且老矣
先外祖不以爲病曰子終必遇公之北上也先外祖實從
之公猶藉先外祖謬敬之曰所不能夾者徒以闈中黎助
大夫之謂何遂行他日公議書勞苦得心疾棄家走趨令
寺久之有瘳乃返鄉人謗之坐以他故先外祖每從士大
夫力洗得白公貴先外祖猶偃蹇諸生蹤跡相失既罷官

先外祖亦罷諸生爲聚首如初先外祖每有所不可輒面
折曰爾忘貧賤之日乎公爲改容知我之誼深矣語曰觀
人于其所友君子蓋以是知公也
銘曰嶢嶢易缺皎皎易蒙允矣君子令德永終大智若愚
至和掩恭接止而止委蛇群公色斯舉矣難者貿鴻于金
之介不遠固窮展禽曰惠老氏猶龍我徵百世長者遺風

江西寧州知州竹渠章公暨配俞宜人子孟嘉婦何
孺人兩世合葬墓誌銘

嘉隆間會稽章氏聯蟬起科第者六七公而雙渠公與竹
渠公從兄弟也其人皆有遠韻非一切覷情勢利者比故
一判以部郎中廉一則以州刺解組並杜門卻埽怡情山
水間數十年以老竹渠公尤擅風雅之業所著思魯齋集
若干卷鄉之搢紳先生序而傳之至今行于世則公殁已
五十年矣昔人謂死而不朽以言立者公其近之乎宗周
問庭之所自出于公爲外祖行恨生也晚不及事公一日
其嗣孫冠叔公狀而問誌于予且貽以遺稿予乃得次第
卒業想見公之爲人公詩長于逸體而得意處在和陶諸
篇其和時運篇曰活活清流脫屣可濯蕭蕭舊山皋目可
矚佳景無窮貪心易足猶耕生飲物我同樂又曰旋自東
郊憩我茅廬足雖儋矣心實寔如宣尼歎與點第先余一

時託與有古狂士風姑借彭澤以自況而意若有不止于
彭澤者此其命集本指也如和遊斜川曰露凝衆芳落日
入羣動休人苦不知止輕身事浪遊和飲酒篇曰醉醒自
有時一醉須脫穎醉翁不在酒斯言殊而炳其和雜詩曰
狗祿如涉江採道如登嶺就岸始爲安陟巔方覩景嘯日
登不離山入依然吟莫矜一時功須惜前途永月彈有遺
音燭燼無寧影何事離本根徒隨轉蓬騁一飽不須多藥
動制以靜又次雲門曰淵與移月艇山蹤入雲林湖山如
有待雲月本無心繫艇月還在卧雲林更深雖窮野遊趣
靜寄邱中琴皆翩翩逸與與古人競爽近體不屑屑求工

而意指近是公自中歲謝事歸始爲詩每于五更枕上默誦古漢魏詩數卷興至携朋泉酌或獨酌忻然放歌一切戸外事鮮有以易其慮者獨與上虞山人葛公旦爲倡和友時時相過從已而嗣君孟嘉亦工詩父子間又自相倡和並翛然有塵外之想。時詫爲嘉事而孟嘉詩漸駸自放多不逮乃公檢押故自稱爲天籟云始公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四以春秋舉嘉靖甲午鄉試七上公車不售謁選爲羅源知縣再歷眞定府通判三擢江西寧州知州所至有惠政去羅源二十年人猶立石頌德公爲人溫和簡曠大都如其詩故其居官落落少俯仰卒爲含沙以去晚年

陶情詩酒間解地深僻居然揭晉狂之堂洵其所養有過人者公諱秉中字性之竹渠其別號卒年八十一皆爲萬歷辛卯距生之年爲正德辛未考曰忭任建昌縣主簿妣王氏祖文泰曾祖以誠任高唐州知州公之生也母王夢高唐公南向坐廳事既寤生公卒步武焉配俞宜人生子正德某年卒于萬歷某年享年若干生一子二女子郎孟嘉女長適張仕修縣學生次適何繼高以進士歷官參政孟嘉諱啟謨別號太元亦工舉子業不售雅好賓客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徐文長輩思白輩其爲人高視闊步不可一世晚以太學生選潞司府領方待調而卒于京年五十五生于嘉靖庚子卒于萬歷乙未配何氏生于某年卒于某年側室劉氏金氏羅氏劉生一子郎冠一女適沈伯霖太學生孟嘉之卒也冠甫十齡而何已謝世使冠卒有成立者劉等三慈母力也里人賢嘖稱女丈夫云冠以太學生授長蘆鹽運司知事歸亦工詩傳其世業娶薛氏生二子觀賓觀熙賓娶某氏生二子曰清熙娶某氏孟嘉始葬公于錢浦範家塢之陽以俞宜人合之後冠復塟孟嘉于公穴之右以何孺人合之崇禎壬申七月十有三日冠用日者言改塟公于京汗之上並改孟嘉而又以金氏祔其次劉羅二穴相去稍遠從故圻也

銘曰奕奕高唐華表連雲歲婁來裔是祖是孫競與流芳亦有季昆乃季者何古之逸民三仕州郡不辱其身蹇蹇羅源時揚薦紱以往以譽措搢肯長百年保障去久逾新已作二篇中外交訌其泉六師先試兵戎肅清萑苻貫績歸農晉而江右勞勩是酬衷心靡一敝政覺優粟以貝錦公則倦遊既稱褰歸東皋西疇春耕良晨交交好仇行行仙島泛之芳洲以琴以書以但以酬以忘難老以消百憂翛懷矜觴彭澤其次寅丁運艱虞當盛世胡爲故之其心則以無懷葛天解得其意百年高風逝矣難嗣有其嗣之黃肯于淶一傳再傳宗璞拱璧錦浦之陽列仙是宅出谷

遲旂有梓翼翼亦有閎儀蔚爲冰檗後千百年徵公遐則
愧我勒銘高文典冊

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馬湖來公墓誌銘

予髮未燥即聞西陵有來公道之其于書無所不讀顧落
落拓儻類晉人人多畏之以是不及交公晚一見公于司
馬郎署聆其議論破𡒉而出大驚以爲經濟才既別去又
十年公懸車在里閒一顧予里中適大會孝士公欣然留
壽席陳情敘闊譽款間風生四座未嘗不爽然自失恨知
公之晚也無何而公捐館北壟有日伯子彭齡來請誌于
予予恨知公晚即晚知公有不盡知者其何以誌公後請

至再而彭齡頻申前命不獲已爲按其族鈴部君之狀而
飾略焉公來氏諱斯行字道之馬湖其別號也系出微宋
之後傳至宋直龍圖閣學士屏山公始自鄢陵扈駕臨安
因家于蕭山歷五傳爲淳居公始卜居長河其後代有顯
人爲於越望族淳居凡七傳而至公厥祖畏齋公某考靜
觀公某皆以公貴贈廣西按察使而靜觀公博綜群籍稱
通儒娶贈淑人沈氏生四子仲即公公負異姿讀書不再
過成誦自少即卷買經史百家言倚馬成文千言不加點
總角補邑弟子員過試輒冠軍顧獨厄于棘闈凡七舉始
以萬曆丙午得雋明年丁未成進士丁靜觀公憂服闋補

遷授主事刑部著獄志四十卷代王子爭立朝議將立長
鼎渭獨公申嫡生之例謂庶生者鼎渭有成命不可輕廢
仍請治渭訐父罪當是時貞皇帝在東宮處嫌疑之會外
廷恒切隱憂故公及之而實與立長之議相成其後卒從
公議壬子典試廣西事竣歸沈淑人訃歸服闋補工部營
理器皿監甲兼督山陵竟以不行請託忤津要坐察典論
調補禾中府推官告歸事日亟備邊將帥多聚天下勁兵
而苦于轉餉公駐天津嘗南北二餉南北餉者海運也由
山海而北爲北道登萊而北爲南道公拮据其間皆有良
策然猶謂是未可以救海運之全也請復元人膠河故道

挽江淮之粟直達天津在今日爲救邊之急務即一旦中
原有事濟兵爲梗可恃以無恐凡爲世定鼎之計讀因繪
圖自南海之蘇譯至北海海倉凡二百四十里其間地形
高下水脉淺深與夫沿革便宜皆種種如列眉而系之以
說且謂費不過十萬當事者心韙之而卒不能決也漕舟
守凍卒數千願索來春口糧不得輒鼓噪赴軍門爲亂公
馳檄諭之即定隨縛首事者正法秩滿擢兵部主事即陳
備邊機要請屯兵海外若月坨島馬頭營並居要害宜分
宿水陸重兵以爲應援當事者頗欲用其說乃擢公監軍
僉事整飭天津公申前請期得當一面自效然亦終無用

公者久之卒報罷會山東蓮妖倡亂撫臣告急津撫檄公
提兵五千往援道過景州妖黨于宏志聚衆數千人將攻
州城城中人出迎留公殺賊公陽謝之而密畧所部援兵
一鼓而進殲之白家屯遠近讙聲如雷諸士紳疏留公鎮
餘孽公不顧疾趨山東皆賊首張東白據鄒縣徐鴻儒據
滕縣相與犄角禦官兵殺傷無筭而鴻儒尤黠桀公請趨
滕以孤賊勢會總兵官連戰克之鴻儒棄城走至弋里而
伏山據險立營衆尚千萬我師躡之先是公遣子舜於焚
其輜重于他所賊勢益蹙至是復迎戰弋里再戰再捷擒
其待地王僞太師等鄒城聞之欲乞降鴻儒憤甚乃自弋

里入鄒城斬欲降者三百餘人爲死守計我師瞷薄城下
失利築長圍以困之穴城城破鴻儒潰圍遁間道爲燕窩
所執械送東撫獻俘闕下山東平公遜讓不尸其功循例
陞參議仍備兵津門久之貴陽有安酋之亂水西遠近諸
苗長爭附之而長田阿秧其魁也所居田當偏頭辰沅上
下扼我餉道當事議調兵十萬駐平越即擢公平越道乃
酧錄平妖功進級按察使而以兵事聽公贊畫公曰是未
可以兵威勝也適黃平州吏楊政啟訴冤行間問之皆習
習秧者公喜曰吾得間矣密授以計令其叛而殺秧不五
日而秧首以還諸苗震懾其後安酋卒就擒黔蜀間次第

底定則秧之敗有以啟之而楊政收者公許事成賞以五
百金官郡司當事者靳之公頗不平屢有微詞遂得請而
還今上戊辰起補鬱林兵巡仍用公靖土司公至而反側
者以安止用恩信招撫而已尋擢福建右布政可一歲舊
疾復作公曰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乞骸家居築房[illegible]
徜徉其間寫經纂史無虛日或與二三衲子深譚無生或
從子弟論文講道又申宗法以訓族人選月夕花晨、[illegible]
一[illegible]則然自適終不聞有戶外事歲癸酉之某月日以疾
卒于家距其生爲隆慶丁卯享年六十有九公素負陽剛
之性自可居恒不修小節而識畧瑋奇[illegible]所蓋

以功名顯其論道則出入二氏從宗門之旨以達于儒者
家居師事海門先生講良知之學隱時所見寄務實際惜
于性雅習一磨講事未足以盡之嘗貽公書曰見太虛以
內無一非知是爲致知見太虛以內無一是物是爲格物
又曰爲善去惡者懸之念未除無善無惡有無之見猶在
其發明新建大畧如此蕺翁者公仲子也爲諸生不欲以
文自見自少喜騎射之習膂力過人年二十餘從公征廣
川征鄒滕征水西皆橫槊躍馬摧鋒貫陣積以功次擢至
遊擊將軍世襲外衛鎮撫其生擒徐鴻儒尤稱壯烈當是
時山東兩撫並以平妖功晉司馬世爵錦衣賞擦之公父

子其後燕禧鬱鬱不得志以死而公處之坦如也識者遂以窺公所自信云公所著有經史典與四書問答五經音詁經史詶珠搓庵集燕語家乘等各若干卷行于世其小品口宗談六種皆以証學者在官中外封事若干首行關始末皆有成帙配沈氏累贈淑人其他家庭懿節及子女婚嫁皆詳狀中兆在某之陽而塟也以某年月日是爲銘銘曰神廟以來天步寖東西羽檄紛如坟禁中願牧人爭推高與大藩森府開婚嫣我公爲龍然倏忽九天風雲迥提戈所至戮其魁金印斗大惡者讙儒子負戟英猷摧我公搔頭云何爲州滄江把釣白雲陪手編竹素天人該力絕千古跨九垓出聖入神雄辯才公今一笑遊蓬萊無生之旨安在哉壽歸乎來姚江醴春風動地聲如雷題此貞珉光夜景其不朽者惇史哉

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日乾趙公墓誌銘

萬歷昌啓間吾鄉有日乾趙公者嘗筮仕爲刑部郎間一徙官已復爲刑部前後三十年竟以刑部郎懸車又十年卒于家世莫能知公之爲人公常曰吾不放一官始終不負也刑部郎已矣又多乎哉時有嗜公自首爲郎者故云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公諱介旗字衷如一字先之號曰乾先世出宋燕懿王之後南渡始家于慈谿曰某公十八傳而及公考宦橋公以公貴封如公官母方贈宜人公生而嶷而方宜人卒因育于母家自少端靜與群兒嘗學有病目雖瞑坐一室猶畫口吟無曠晷故其學日進長補博士久之以萬歷甲午舉于鄉再上公車戊戌進士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凡十·年所讞疑獄如巨案二者牽疊利殺人無左驗懸案不竟已五年所矣公一訊立決起沈尸視傷狀如新創也諸司傳以爲神李某坐于皆昵奔走權要人權要人多爲之請間公屹不動也其持法理枉皆所迴撓多類是出爲福建泉衛道由滄河舟于莫遭卒既而誤繫一年公坐是左遷補鄭州知州居二年致

事著二輔間復入爲刑部郎公既久于法曹曉暢律意而本之以矜慎故所治獄率處于平會妄男子張差持梃入青宮所當闖者摘什韓起繇之下法司訊公爲主曹判時貞皇帝在青宮久遭間梲而福藩母鄭貴妃日有寵于皇祖彼人乘之數造飛語流禁中事二三柄事者又坐威畹往還奏多飭掌于是營臣劉廷元有瘋顛之說而主事王君之寀蔚然獨持其交通內官狀討連戚畹鄭國泰坐以主使濟劇甚力公乃建言于朝曰何物妖徒闖入禁庭洵有主之者然就內監龐保劉成而獄社謄落矣縱奸則下疑朝士株引則上疑官闈疑而事愈有不可知者因惡

定爰書以上報可于是皇祖宣貞皇帝于青宮奉聖母同
御便殿見羣臣諭以兩宮慈孝無間意甚切至人心乃安
一時清議諸臣猶鰓鰓爲國本計爭梃王說與倡言瘋顛
者水火益甚明年大計王削籍諸邪臣益用事顯至魏璫
借其說以定要典會王召用爲刑部侍郎辭罷歸逮死詔
獄天下冤之而公亦遂罹清議矣蓋公持論類調停坐渴
附之嫌爲王疏所摘方王起召用公亦自劾罷刑部郎歸
旣而邪黨用事構殺王君諸黄稱爲姦者次第彈冠登要
津獨公以刑部郞家居如故迨今上龍興諸姦亦次第服
辜卒無有引繩公者而公以刑部郞家居又如故異時公

車追談之言曰調停之與請劍議本相成特惡其以嶽姦
爲調停至倡大東之說敢于叛君父而不顧也噫嘻斯言
已足以白公矣始公旣斷梃擊事以外難去又起補原官
乎因江南所縱舍於疑數十百人時張太宰問達頗知公
欲引用公不果公固未嘗數數也公爲人簡素居長安二
十年卒敝裘羸馬官舍蕭然與人落落不苟合至當大任
決大疑輒不動聲色得之予通籍後公三年與公同朝每
望見公穆如清風自顧以爲不可及旣而出處時相左而
公亦竟以前議不克竟其用惜哉會公旣歿之三年其嗣
孫更府將葬公于某之陽而以其年冢子馮水部君之狀

來請予誌予辭不文乃重慶從予遊有日必假予言以爲
重也因爲據其大者書之系以銘
銘曰此侃侃而爭者君子之明何不附以矜名彼與炎而
勝者小人之勢亦不乘以射利匪肇如山臣心如砥曰臣
二十年爲郞不負與鳩氏嗚呼[illegible]以永而來祉

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文選淸吏司郞中醒涵嚴公暨
配誥封安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吾友丁長孺先生負一世人倫鑒不輕許可曉于鄉黨中
得二嚴伯曰存涵仲曰醒涵時以學問文章相切劘並爲
國器因舉示予曰此吾鄉後起之彥也尤亟稱其仲云此

予遇君復接二君子皆相覿眞逆予私識之曰伯也當以
經濟顯仲也當以志節著無何存涵起家大行捐館矣醒
涵則自大行稍遷南銓郞後伯不數年亦捐館平日所期
經濟志節或酬或不酬卽酬者十不一二因念天之生才
旣不偶而又往往成之難而奪之易如此悲夫仲氏旣卒
之二年厥配吳安人亦卒又七年嗣子基辰始以其季父
照如之狀請誌于予以待葬曰[illegible]墓門之石以知已之
賜予乃憮然讀其狀而節畧書之　諱官[illegible]字明遠醒
涵其別號也嚴爲長興望族其先徙自無錫自公而上遠
始遷者凡十七世而近世七葉相仍皆顯于科第公之考

靜涵公陞官廣西僉事公又與其伯並舉南宮一時以爲盛事公由萬歷巳酉舉應天鄉試越丙辰以南宮高第成進士連丁僉憲公及母沈宜人憂服闋猶毀瘠久之熹廟改元辛酉謁選行人歷崇禎戊辰今上改元轉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尋晉郎中巳巳給假還里竟以病卒年五十有一君子惜之郡士人因上公品行于學使者請祀鄉賢云公少負異資讀書一目十行下筆攻苦自勵爲諸生即名噪一時頴獨有志于聖賢之學嘗揭夏正夫先生三言于壁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識者以此占公志操時高忠憲倡道東林當世方奉

爲龍門公心師之而獨不喜事交游附貴勢居恒處之落落然總憲席益引嫌及忠憲從容蒙難之後公乃拜墓登堂執弟子禮而去曰不負吾夙心也其立志毅然如此公爲大行凡八年四奉簡書所至以廉幹稱會逆閹魏忠賢亂政大興鉤黨誅不附巳者群姦心惡公久不調無何有楊左諸君子之獄公于魏忠節同年尤契厚下獄之日公巳奉使節出都門復滯其行而居停其子學洢輒解槖中金以佐緩急巳又毀産數百金助輸其所懸坐贓及諸君子冤死公又各爲文奠哭聞者咋舌忠節之難獨周忠介締婚吳門與公破産郡下事最著而忠介竟坐是以死公

偶不死耳逆閹建祠郡城自府部而下無不輸州公慨然謂諸僚曰此何等事而碌碌隨人合署竟不行當是時舉朝附璫稱功頌德者徧天下岌岌勸進而獨公一人正色山立以砥頽靡者臣節終始不移則公之幸而不死亦豈偶然巳乎今上御極誅閹方次第錄用諸舊德而秉事者猶闇私人忌公居言路遂得南銓以去臨發念職猶在進賢退不肖圖中興大計因兩上書言國是反覆邪正是非之辨甚遒晚之孫公慎行飭事之文公震孟擬疏之惠公世揚皆出之畫策中并薦及予而若某某爲一時遺材公又摘發之亡論銓錄公時方擬公北銓矣忌公者復先發

難至晉公郎中故事北銓無以正郎貢者也公重忤柄臣卒不爲宵小容其立朝風節類如此此予所謂志節之一斑也公嘗建宗祠立義學以收族又分宅卹孤嫠及親知脫驂解緣動有古人風至或捐數百金乞公一筆竟不可得曰恨吾心不青天白日致疑乃爾亦足以覘公之微矣所著有五經註疏諸司典則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吳安人出自事族亦有賢行方沈宜人病亟安人封股以進人稱其孝年踰壯無子爲公進二室後生一子曰某辰顧復備至不自知其非所出也公生于萬歷巳卯安人先公生二年爲萬歷丁丑而年得五十五其合葬也以某年月

日光在某里其世系子孫婚配詳狀中嗚呼以公之志而得要其終以遠且大迨于今日時事瀕危何啻孤椓之依明堂往者聖明初政天下想望治平乃自先朝崇長中涓以來宵人氣類剪而復蔓尸浸[illegible]于蠱身空[illegible]又有不止于前日者而公已矣試問公異時所以救賢于丈竟安在九齡老矣韓休病矣獨愧予鹿鹿苓容隨隅者氣之間以負知己予能無餘愧也乎系之銘

銘曰古人三可惜惟公服之無斁此生此學與此日迴以律此身粹然完璧惜此世道陽九孔阨矣公之志未竟公德公所自惜者百年已往而其爲世道惜者亦吾黨之責

公也慰諸勒此金石

諫議大夫原任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墓誌銘

諫議公既沒之七年而其嗣子開以范尚寶之狀來請誌于予予既辱公同籍且同志寥寥吾黨晨星盡矣予而不誌公又誰爲公誌者公諱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先世鳳陽人自鳳陽徙滇則始祖瑚也當高皇帝時從征六部有功授世官于滇遂家焉而厥後子孫散處他郡邑已沒滅不傳獨其家于臨安之寧州近而可紀者曰機曰迴曰鋭曰稱遞傳及宋是爲贈公自贈公而上皆隱于農畝而稱以行誼著于鄉里贈公齊起諸生益磊落負奇氣王氏之典有自來矣配黃孺人生公有異徵年十四補諸生時雖童子已傑然恥爲凡兒萬曆戊子舉于鄉即丁贈公憂嘗贈公病革公籲天請代封股以進人稱其孝屢上公車戊戌署竹溪教諭辛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公氣骨英勁雖讀書中秘輒感慨天下事不屑蹈世以就功名因出爲吏科給事中七閱月轉工科右給事中領越視篆庫時神廟方深拱不視事秉政者以吞交持祿爲得計轉相授受群邪附之致正人日落寒世不知有清議久矣公慨然曰與其莪[illegible]無寧借劍會沈四民被言乞歸輒援王山陰自解公劾其誣善行私顛倒國論既而沈歸德並罷舉朝愕然公

獨上疏爭謂經賢不當與一貫並罷皇上一日罷兩閣臣其當罷與否舉朝知之而不敢爲經仲一辭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不報四明去吾鄉朱文懿當國援李晉江公又上疏爭謂廷機無相識無相才無相度徒小廉小勤似忠似信竊取大柄他日必至僨轅至引安石禍宋以喻前後三四上語多切直其後晉江遽出綸扉待玦者踰年而去公又念時事之日非也上疏極諫劾可痛哭者八事復因災異疏論釐奸理無狀比周一貫廷機驅除正人汪若霖姜士昌宋燾等郎實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錢一本方孔炤遠中

立薛敷教于玉台劉元珍龎時雍王士騏黄正賓等皆不
得大用傷割天心及兵部尚書蕭大亨贓穢如山左副都
御史詹沂柔媚無骨戶部尚書趙世卿末路回邪均宜罷
斥以應古者災異策免之例當是時公直聲震中外數十
年小人嘗竊頼公摧鋒力抵幾幾乎勝之而國是小定其
他建白皆通達國體至摘晋江私通建寇自取辱國一事
其論尤偉詳在國史公益自負一往不反顧在省三年積
數十萬言朝士視公足左右為榮辱于是小人人人自危
日思所以中公矣一日詞林湯賓尹者託其私人進結于
公為大拜地公故不應其人怏怏去省中王紹徽尤恨公

切骨與其私人日夜甚遂捏公厰庫贓及暮夜之金至百
餘萬族御史鄭繼芳發之百足競起公抗疏辨且詈積神
廟心知公皆弗問公益憤憤度無以自白乃集五城司坊
官役若干人于正陽門出其行李十餘擔家屬肩輿五乘
衆白之而公則向闕叩頭痛哭曰臣無能靜箝事陛下矣
遂掛冠出都門于是南北臺省交章詆公覔而銓曹竟以
擅離職守降公刑部檢校辛亥大計遂列公浮躁公之視
厰庫也數上條陳計所以餙虛冒卹商民者百方且建議
參劾商中官楊致中李進忠與進王道等請逮問追贓至
諸閹切齒亦造蜚語中公嗚呼盡者如是乎公去國十五

年而熹廟御極趙忠毅出為吏部尚書乃起公湖廣按察
司知事明年甲子晋工部主事未幾逆閹魏忠賢竊國柄
逐忠毅去御史張訥并論公奉旨明佳而向之譬公者爭
起而附閹據大位王紹徽等復理殘款謂詞兩疏論公必
殺公為快遂奉旨削奪又二年今上纉統首誅閹及其黨
皆罷刑書一時衆正彈冠而公獨為冢卿王永光所扼不
得召公曰已矣吾其汶汶以沒齒乎因上書自理臣二十
年孤蹤前後為小人所齮而張訥者復參臣以東林黨臣
與顧憲成等臣師友聲氣何黨之有君子以同道為朋小
人以同惡相濟君天下者弗問黨之有無當辨人之邪正

永光益惡之遂寢罷其後有薦公者會己巳之變不果行
而公已無意于世矣越四年病卒初公之去國也既辭身
以自白而言者未已公以是不敢遽歸滇攜其家僑寓蘇
門言者復謂歸懸牌田半入其手公乃去揮南下所至士
大夫皆匿影引避若將浼者獨年友劉靜之迎諸河滸而
勞曰知子有今日久矣因相與渡江謁顧端文請君子定
交講性命之學意爽然自失也歲餘歸滇既拜工部之命
行次江陵遇郵力不能返滇浮江而下暫止眞州旋入吾
浙變姓名匿西湖中訪予山陰道上黨禁解還眞州已已
自眞如金陵為技老計遂卒于金陵而公自被放以來所

至輒縱情山水東躡岱峯西窮華嶽中條歷少室嵩高南入吳會渡錢塘泛東海遊普陀大士還過金焦濤武陵問桃源吉蔡之奇出巴蜀上峩眉登其絕頂飄然有遺世之想還滇十餘年出沒大華昆池閬遠及點蒼雞足洱海無不窮其勝槩皆有記有詩常曰吾平生以山水為家緣道義為知已持此自老足矣臨沒橐無餘錢賴尚寶諸君之義以成殮至是百餘萬贓跡竟歸無是公而公亦可以死矣悲夫予因追念公一生出處之際有不勝其感慨者自家自神廟之季黨論方興小人論訐髙張變白為黑正人君子之禍至熹廟而極甚延迄于今日元黃戰而愈棘天

日朔而更睹國事至此有莫知所稅駕者而公實以其身周旋于四朝之際俯仰天發憤曰吾進之不得與忠介並晉慶彈冠退之不得與忠憲輩同歸化碧而猥被黨人之名黨乎黨乎予聞而傷之朋黨之禍君子見詘于小人固也猶幸吾為君子耳獨公并疑君子辛亥之察孫太宰丕揚曹吏垣于汴皆借公以謝小人乎風怨而御史史記事復下石焉故小人益得憑陵公蜚語悠悠終其身流布海內每黜陟之際語及公輒擬議而不敢進雖吾黨猶然卒使公窮蹙于東西南北荒嵐野水之間以死迨公死而公心乃白公之品磊磊乎揭日月而行舉天下知為先朝名諍臣有功于世道不小也悲夫公卒于崇禎癸酉年六十有九配趙孺人側室陸氏生一子即開應天府學生英毅有父風而公即塟于江寧之太白鄉遂稱江寧寓賢後之君子亦倘有以論公世云系以銘

銘曰何來乎天一方東西南北山水清狂死即埋我樂彼帝鄉何以殉之諫草如霜何以永之知已徬徨梁溪一肅足于古不願芳名齊李杜

誥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墓誌銘

今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時勢瀕亟流氛徧豫楚震及陪

京念無為之綏靖者于是特詔起吉水李司馬于陪京凡所以為根本計至深遠也時司馬尊人文源公年將九十矣再疏請終養不獲命公乃謂司馬曰老臣義不忘國即而乃以老臣故戀戀家園養志之謂何稽而不就咎在老臣亟行矣吾其偕往于是司馬奉公以行公體與神康笑談甚適留三月思歸歸而司馬仍再申前請不報無何訃音至矣司馬痛絕徒跣奔喪以不得視含殮為恨識者曰天下喪亂忠孝道虧勢不得兩遂獨公能以子之孝成臣之忠則非太公之教不及此君子謂是父是子洵能相與以有成也宗周請遂因而備論公方司馬為臺郎時國是

曰非元黃未判其辨者往往墮小人之窟而不知獨司馬叠見為衆正指南而異己者百計咻之又遺書公咻之司馬弗顧也頃之公以南國子學博擢入都見長安縉紳情態曉然謂司馬曰始吾庶子錯賍今乃如是敗舉何常功名數定守正而行即以貫禍吾亦何憾乎司馬得之志益堅既而羣邪得路不利于吾黨會司馬方按浙公過書曰磽磽易折盍去諸吾亦從此休矣司馬遂去浙明年京計司馬外調復以餘謗及公公恬然安之而司馬引罪不已公曰吾乃不能為孟博母乎公坐是終身不起司馬一起輒報罷至以身之進退為世道汙隆者垂四十年大抵

公啓之也始公偕司馬同舉于鄉年已遲暮矣而素操卓然雖一衣一履不苟且謂司馬曰世人以科名為金穴一日得志美服御盛騶從至不惜妄取以逞志終身敗壞實在于此而其務淡薄為師以堅忍筋骨異時或膺事任庶可上報國恩司馬奉命惟謹鄉忠介爾而喜口不意前輩素風乃見君家父子則司馬一生樹立固有素矣公居恆謂司馬輩曰古人言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今世學者每易視之及徐觀其所為有不可以對朋友質妻孥者小子戒之須從幽獨中細加檢點無嘵嘵欺人又曰吾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在戰兢中從善如登須時時刻刻操持一息

少懈墮落何等他日見學者言良知則曰天下豈有見成良知今人直說得本體如澄潭止水乃利欲攻取敗名喪德不知所知何物鏡自有光塵垢翳之不務刮磨而曰鏡不受翳吾不信也或言及鬼神事則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吉凶不在天也如晝無妄營夜夢亦清一事仁義終身欣忻此非即吉乎小人肆行滅理無所不至即塗飾甚工人不及知方到屬纊時怨家冤魂歷歷在目豈其有鬼心自為耳其他格言不能盡載公其學焉而知道者與乃者司馬方以忠介淵源振鐸仁文之堂為士類景從率本之公指君子以是知公之善教也公少而孤奉其母夫

人盡禮遺家中業銳志力學學成九試始以萬歷庚子舉甲辰號廣德州學正戊申遷國子博士壬子量移大理評事改刑部浙江司主事晉郎中管南京吟署少所建明而其在廣德也遇諸生如其親子弟勤勤督課未嘗有倦諸生有以細故罹譴于上官者公必為原情解之直指使者行部廣德與前守某有私議欲祀名宦公按守在官無狀持不可口公論出于學校吾其敢以一官辱瞽宗大典事竟寢直指恚甚剔其薦剡其在刑部時有叔任爭產累訟不決者公特為其交搆者懲之徐諭以天性語尤剴切各悔悟相持一慟以讓終人服其德化保定劉督撫某之

子詐爲其同鄉官省郎者鄒符往來兩都事覺爲省郎所執送法司時省郎勢張甚督撫遂請殺此子以謝省郎公謂父子天性何遽乃爾况所坐不至是其子懼遂逃去省郎抗疏劾公執法公曰殺人媚人吾弗爲也頃之其子復來卒擬城旦省郎以此見揃于時而皆稱公爲長者其他折獄請法往往類是公性醇實居恒議論多本之乎恕至臨大義決大閑則凜然不可犯取予進退之際斤斤如也戒勳之稍貶以要榮則曰與其捷兢無寧純慮故前後在兩都皆報最不調既罷歸惟日以誦讀課其子孫而公亦手一編如經生有以自樂也不治生産不邇聲色雖歷膴

山水之興未嘗數數然亦不害者書大都歸之質行跡公一生自樹允矣前輩典型亦足託于世稱不朽云公諱廷諫字倍卿文源其別號也仕終刑部郎中晚以司馬貲累封兵部尚書階資政大夫配周氏繼劉氏萬氏周萬皆以公比部考滿封安人又借公封進夫人考秀以公貴贈刑部浙江司主事晉贈如公官妣周氏歷封同考先世出自唐忠武西平郡王晟凡四傳至始祖唐始占籍吉水又四十傳于今世爲吉水鉅族至司馬盍大子男五人長卽司馬邦華次邦英曲靖府推官次邦藻邑諸生次邦者拔貢生次邦藹邑廩生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一人諸子姓婚媾

皆狀中公生于嘉靖癸丑卒于崇禎辛巳享年八十有八以無疾考終其葬也以某年月日墓在元潭松林塘附于三世祖妣鄒氏側先是司馬既奔喪卽陳情請邮例得祭葬司馬不遠數千里使命持狀乞言于傳治宗周宗周遂節其大者書之貞珉以示天下之爲人臣子使得有所觀法焉復系之以銘

銘曰蓼彼林塘國官有姜文江之源大忠孔揚十世十年再啓新疆是曰賢孫生而傑群其裘不替聯武頡頏積經振譽游歷曹郎閩閩執法白首馮唐晟遇闢新象賢爾光一命再命三命循墻以其教忠俾荅明王以其治孝將父

則邈奕奕留榾綱紀四方爲宗社金湯惟厥考肯堂興碑載銘庶有俟于斿宗

劉蕺山先生集卷二十

墓誌銘下

大中丞張浮峯先生暨配胡淑人合葬墓誌銘

大中丞浮峯張先生卒將八十年而其聞孫孔時氏始以竊中之石請銘于予蓋前此先生卜葬未定也方伯公方遂遐有待以迄于今而孔時乃修厥曠典自非當世尙論君子不足以與于斯而予豈其人哉然予旣辱交孔時有年竊有聞于陽明先生師友淵源之際不禁其向往之私有不容已于論著者蓋先生固文成高弟子也文成以良知之說教天下一洗學者訓詁支離之習返之踐履而要

歸于當念卓然孔孟之旨也乃學焉者往往不得其說動求之狂慧不免韓增元鮮鮮愈元而知之良愈晦浸淫趨于邪說下者仍不離訓詁而已文成在日擧及門之士固已知其不免明示詆訶獨橫山東郭中離數君子佩其師說不忘而在越復有先生云文成常曰吾門不乏慧辨士至于眞切純篤無如叔謙叔謙先生字則先生之學于文成可知也嘗述每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信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爲學非學也其發明師旨類如是迨文成沒而慧辨之業日新月盛先生獨以反躬韜晦卓立其間使後學有所持循則良知宗旨傳之至今不盡爲邪說所蝕先生力也先生宦轍前後在江西最久政事之暇日與東郭念庵洛村楓潭諸公聯講會以訂證文成之學因闢正學書院于省會群彥士而修業焉先生歲時進考其成嗚嗚如也異時名世鉅儒多出其中已又建懷玉書院于信州以處湖東諸郡士且特延龍溪緒山兩先生遞主講席江右宗風丕振遂留緒山卒文成年譜之役相與上下其議論踰年而竣先生之有功于師門如此先生有至性甫二週而喪考郡守公輒知哀慕飮食居止異常時年十六自塾歸猝逢虎患傷其

臂神色不渝識者知其氣量及旣登文成之門篤信其師說而力行之大端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事母唐恭人終身孺慕不衰閨門雍肅服官蒞政所至有建明不愧其學同門之士稱純粹似伯淳篤誠似君實云晚年見地益高嘗揭來闢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亦足窺先生所至所著語錄及文集若干卷歿祀瞽宗又陪祀文成于天眞於越允矣其有光于吾道也先生諱元冲世家山陰白魚潭里自皇考少參公以來累世簪纓爲於越鼎族先生弱冠擧于鄉五上公車登嘉靖戊戌進士筮仕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

中疏論分宜入相謂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分宜憾之又疏能中官之遣織造者遷工科都給事中時世廟方事元修居齋宮日久先生欵以規朝請不報同時言事者竄不測咸爲先生危之弗顧也頃之出爲江西參政晉廣東按察使視海道縛海賊徐碧溪何亞八叙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第一丁母唐恭人憂服闋補江西右布政時左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會閩中流賊犯境勢披猖先生疏請旗牌行便宜命將出師日以斬獲聞餘黨方次第授首而汪副使出戰忽爲賊所戕贛院被論落職後言官及先生并奉旨回籍公論爲不平而先生

處之怡然代者未發解兵事乃追頌先生云先生歸二年卒于里門年六十有二配胡氏封孺人以子方伯公貴封太宜人而孔時列狀稱恭人佐夫子以恭儉則成其令德啓哲裔以義方則世其家聲悉而數之其事上也敬其御下也嚴其接姻黨族里也惠而周蓋內德之茂有如此者享年若干而卒斯足以徵先生刑于之化也子一即方伯公一坤而孔時則仲孫鏃晉府左長史皆世其家學其他詳狀中先生生于弘治壬戌卒于嘉靖癸亥恭人生于弘治丙寅卒于萬曆乙酉始方伯公塟先生于鱗寶山越若干年而孔時卜之不吉乃以某年月日改塟先生于泰望山之陰某山恭人合焉是爲浮峯先生合塟墓始先生讀書浮峯寺文成顧而登其巔曰此山卓絶不群叔譲似之爲題浮峯書室而去故學者遂稱浮峯先生

銘曰浮峯高高不可極何年肄出神蒸脊崑崙一氣於焉息濱渤流沙盡揮斥蓬萊之島洞天側朝宗遠近培塿匹惟有浮峯立如壁傍睨恍惚爭辟易豈知平地無奇特實者其鎭虛者識合下良知獨爲則淵源紫陽相羽翼終古瑩先且不蝕泰碑夏簡遺文家紫氣還浮讀書室

徵士印臺章公墓誌銘

予少孤養于外家年十七從塾師假館于印臺公子于公

中表行而公已儼然前輩不敢進而論席硯交間聆其言論風采未嘗不望以爲天下長者既謝去稍稍澗疎於公而公名德日積而施于鄉予過母黨詢人物無不首屈指公者無何公逝以仲子𢽾委禽予女益習公平生及公殁而公諸子持公狀以乞予隧道之銘予何能辭公章氏諱懷德字天成印臺其別號也世家會稽儛山里代有令人科名爵位炳耀三朝而以德行稱者于今則推徵君焉始公以諸生進冑監需次日久謝去晚由廷臣應詔薦公有治郡材徵不起終老于家故稱徵君云公考靜齋公丞世公遵承其大父少參公修趨庭之業頗不屑章句而惟

謹身飭行以敦儒風期不隳少叅公箕裘而已少叅公宦槖不踰中人公力佐以儉約且耕且讀迨少叅公歿而公竟起家至素封予每見近世士大夫以顯著者輒不及一傳而敗少叅公之所遺子孫者淺淺耳而獨能取償于今日蓋世德相承服禮秉度之效非徒居積致然也少叅公娶配董夫人生子英少公十齡而公事之如嚴父析產之日推董夫人指已又援英起家行業與公埒世以為難又推以及里黨貧乏者多待公舉火絕無沾沾市恩意與人無競而中實介然不爽涇渭與之謀必盡其心勳鮮敗績論事尤有遠識故人皆不忍欺公亦不能售以欺也間有

稱貸負公者公視其力不任輒焚券而已以是公終身不投牒官府雖處殷盛門庭閒如嘗於元旦啟門獲盜者卸其遺佩客也跪而請曰久負公德故自羇來謝耳公閔勞苦渴勇飲之酒而遣之命佃如故其好行其德類如是或方之陳仲弓云公雖終老儒生守耕桑以為業辟施不出鄉里而寬足以得眾辨足以知人廉足以領物慎足以當機令得從郡邑行一展其所蘊蓋功名豈遽出龔黃下濟世得人多取之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諸科公實無愧焉今上銳志中興將罷科舉行古徵制而公竟以石隱終蓋是時公年已老矣海內被徵者若而人輒績食公事無所表見致以虛聲訴處士竟格為舉行科舉如故人多思公者臨歿謂諸子曰古人積德如耳鳴自聞近名何為又曰信吾初心即是善行有意為善丧厥善矣公內行尤醇備詳載意愛發所為傳中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舉葬于某里初娶袁氏生子麟太學生繼倪氏生子某某皆邑諸生其婚嫁皆士族少叅公諱禮世所稱瓔峯先生以經術盛鳴海內者也系之銘銘曰信爾心成爾行積爾德韜爾名耳聾聾達帝廷月旦予賢亙後公不起薄樊英吁嗟乎士以徵重兮抑還以士輕後有作者式公平生

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恒岳朱公墓誌銘

鄉前輩恒岳朱公自辭學政家居足跡未嘗入城府宗周無由一奉顏色接其緒論居恒心儀公廉靖長者當坐至公卿未必盡了天下事既而公起隴西歷蜀右左轄撫巡撫總督控制兩海所至平大難策大勳始知公之才有大過人者當神宗全盛時聲靈震疊四海猶不能靖安南至播川之役驟發天下十年僅博中國一大縣而當事者猶徼封侯賞至今有遺議焉以公而視竟如何者蓋時事至

今日而難言矣自遼事告警以來海內騷然蜀中遂有奢酋之變奢酋者苗蠻也世居藺州爲蜀外徼與黔徼安氏爲界皆爵宣慰而世相媾煽殺雄長于諸司天啓辛酉奢崇明以應詔出兵重慶乘釁殺督撫以下各官遂據重慶一呼得二十萬衆分道進成都所過郡縣望風瓦解時公先以左轄入覲就道矣省會無主勢洶洶獨工巫幸士民出東門遮道留公公慨然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乃返旆治兵爲守禦計約二十餘日得勝兵七千佐以鄉勇而賊已薄城下公出誓衆曰必致死無二心衆皆感泣遂登陴分屯四門賊百計仰攻不得利乘隙擣直圍賊營撓之斬

賊千餘生擒賊目數人因得賊中要領一日盡搜城內間諜誅殺二百人出示賊盡出奇用間多方以誤之而賊將羅乾象來歸效計始窮有遁志我兵漸出營城外每接戰公親當陣內矢石如雨而目不瞬諸將感奮殊死戰久之援兵大集戰益急賊乃潰奔越明年正月成都之圍凡百日而解公始得巡撫報矣賊退至叙州復合攻城公以大兵踵道逐之又先勅所過郡縣截其歸路所殺傷過當賊前後死者數萬人乘勝逐北定叙州復重慶斬其驍將樊龍賊乃度瀘水去會餉乏不及窮追又明年三月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遂入藺州搗其巢穴拓地千

餘里公再請以外四百里畀陝地隸永寧衛內四百里畀藺之鄉分給各降將使世爲藩衛節從之無何安氏復反水西至是安奢解讐賊逃水西界上互相唇齒遂擁衆掠黔公勒兵敗走之會黔撫覆沒于大方甲子公出師遵義爲黔聲援晉兵部尚書時黔師屢衂賊勢復張廷議以公專征蜀尚方移撫貴州節制貴川雲湖廣五省軍務公受命還鎮重慶大治兵分道並進別用降將招奢氏其親捐孫等斬崇明之子寅首來獻寅最雄猾寅誅而崇明益無能爲公遂一意討水西尋以父喪歸公既歸黔事大壞已巳仍起公貴州總督如故安氏之亂于茲九年矣公蒞事

其陳從前所以坐敗之故與之更始首斷以戰爲撫破一切撫因之習于是選將練兵大懸賞格募敢死士招耕羅以資屯粒爲久駐之計而公復徧歷險隘定營壘因勢乘便以規進止遂會黔滇蜀三方之師進攻各絕其犄角之路公督大軍駐六廣過大方諜安兵有抵赤水者令首將佯北以誘之賊深入至永寧大兵出其後夾擊賊背腹不相顧大潰遂斬崇明及安邦彥等餘衆竄匿計一鼓殄之而蜀將以爭功故拔營先歸示以瑕隙于時安位年幼爲逆逆諸酋日所脅復群起抗我師公度水西山溪險阻霧瘴陰翳不辨晷朝難與力爭務以計困之屯兵近地相持

旬餘日稍出游兵四面迭攻漸蹙以逼焚其積窖斷其樵
牧賊饑坐困別將劉義餌密遣人入大方燒其宮室安位
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
歸朝廷三獻故賊殺王巡撫者克首四開通畢節等驛路
位皆唯唯惟命遂率首領納欵而黔人不樂罷兵復起釁
相譽殺公立誅首亂數人乃定丙子移師誅擾金兩江巴
香狼蠻火烘五洞叛苗盡剪水西羽翼滇中沐氏土舍普
名聲作亂公會師討平之名聲伏誅蜀帥侯良柱貪横不
法公劾奏有旨劾議而侯以與援行反噬且修向者爭功
之隙因指水西侵地誣詆公謂公曲庇安氏并奉旨行勘

坐誣既而安位死黔人復欲用兵且誘老烏等酋叛黔以
為公罪公一戰而定仍以欵終自北貴陽上下六衛及楚
之清平偏鎮四衛計道里一千六百里皆設亭障通商旅
無竊發之虞方蜀事之初定也諸將吏咸欲郡縣其地公
曰爾等徒自為功不為疆域萬世計輕言改設醸釁異時
咎將誰諉夫苗蠻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其地深箐而徼
荒其民鳥獸聚散耳力持不可乃寢諸將吏聞之皆不喜
遂啟與日爭功之端及安氏之亂公既以欵終力寢郡縣
之議遂上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邊之法必先
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今已悉入

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邊地創
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郵舍舖郵亭建倉廩烟火
相望部曲相保壁壘木城聯絡不絕冠必不敢卒入為鵬
鴨池安庄討河旁可耕之地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
之後無慮常屯萬人人該水田二十畝旱田六畝稍蓋之
使自墾鹽路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
立城郭成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即剗新編授之使知所顧
等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中外相安一
也地盡開墾疆落日繁經界既正畝不得以民籍口不耕
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陰瘠仰食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

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倉金錢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
之爵輕不若以地于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
家計經久承遠為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
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
威武使冠不敢窺伺七也從兵食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
且戍衛所自實八也軍耕抵餉民耕抵糧以屯課耕不拘
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征使各樂其業九也臣佈置有緒
昧死以聞其後蜀人爭功不已又欲得水西地以自廣公
復上奏曰臣惟禦邊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
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欵殘黎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

諸酋自耕牧遂往制譏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
恐以爲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陡臨賊
穴内而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將運餉費損
有用以資無用且内激酋衆必死之鬭外挑水西扼吭之
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忘本計請開疆土
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埸之福也奏上明詔詰責數
四公持議益堅及安位死無嗣朝議必欲用兵郡縣之公
復奏略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族
族遠支紛然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揚有苗來
賓納土獻印相繼于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

土宣慰公上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征
其賦稅殊俗内嚮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
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
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漢之定番彈丸一
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酋之
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
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
世守凡酋俗暦政苛歛一切除之使永用漢法可爲長久
計累詔可否竟從公議歸公而後條奏其得古王者馭邊
之策勁可以爲後世憲當群議沸騰貪功喜事之輩後先

接踵蠱惑朝論致天子不難錮公一官謝黔人而公卒舉
藏身任不以利害毀譽動其心决國家長久至計倘公智
不出此爲西南貽禍本中國之憂自此方大此予所謂度
越前人者也公爲人倜儻有識量知人善任人樂爲用其
用兵謀定而後戰尤善用閒因敗爲功矢石之下神氣愈
閑指揮不亂至爲降將羅乾象擒首曰公天人也敢不爲
公死乎後乾象屢立戰功其禦邊一以恩信未嘗妄殺一
人故所至爲人歸附既歿皆罷市巷哭始公起隴西以勳
蹟冠至臨洮行經首陽山下遇一老人與之談當世事甚
契因載歸授以奇門遁甲六壬觀占諸書盡得其術故公

尤長于占候而内江有牟康民隱者也精術數之學預卜
西南有事定之者朱公云公初釋褐授大理評事慮囚三
晉有因某犯殊死而豪力走權貴公未出都門有暮夜投
金爲囚地者公毅然卻之後按某生殺多命辭驗公特疏
論辟事聞廷中稱平擢蘇州知府膚美餘慎刑獄恤災傷
政務畢舉又以暇集諸生執經問業風采卓然擢廣東督
學副使頒行郡中以織造監激變嘯聚數千人將甘心于
中貴人諸大吏撫之不能定公片言而解在奥力任風紀
謝一切請託按使者林某累牘薦士公却之最後竟以二
十人檄藩司應試棘院公不可曰侵官非法仍徬其姓名

予市林恚甚卽誣公他事朝論竟直公請御史在粵六年
所拔多名士及公告侍養十年而再出還蜀右轄時朝廷
方以營建殿門采木于蜀積二十年費帑數十萬官吏坐
瘐死者相望而寸木未達于京師責在右轄公心疑其弊
趨焉至涪州木廠會官司立第其上下而去取之以其不
中程者給商人爲道里費以北進五日而役又清還官
漏籍田若干畝歲抵新餉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及木
西底定卽其地築城建堡設公署開荒屯種諸役皆公身
自經營犁然可紀而費則取之公餘公才之不可量如是
然居恒則事韜藏謹繩墨絶無岸異于人識者以是愈難

公微蓋嘗倘論公沉毅如魏公忠誠如汾陽練達如文饒
廉正如孝肅而將畧大類趙營平允爲本朝經濟名臣冠
冕終愧予知公之晩也公諱燮元字懋和別號恒岳世居
山陰白洋里始祖琛以次子辛從龍功世襲壽州衛千戶
封武畧將軍長子昂傳綱四傳導弘治壬子舉人任內江
知縣五傳簠正德庚辰進士任監察御史六傳京七傳璘
配趙氏生三子而公其季也公生神骨清異識者早卜爲
偉器少讀書警敏十歲能文二十舉萬曆乙酉鄉試成壬
辰進士累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
御史戊寅三月二十四日卒于官祭葬如例享年七十有

三距生嘉靖丙寅配雍氏封一品夫人推恩三世皆如公
階子男四人長兆寧以蔭功世襲錦衣衛指揮使無嗣次
兆宜承襲三兆寬以木西功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四兆
宣貢生任南京後府都事婚配別詳女一適太學生邢泉
佳爲塋在九里山其塋也以某年月日
銘曰川嶽儲精爲生人豪東南巨鎭禹穴胥濤世爲才藪
有譽斯髦我公蜚起參井之交孤城一載如虎怒號廑鏖
千里深入不毛討亂舍服同歸覆幬要荒之義厥貢包茅
於昭聖武不僭不閟豈功大節麟閣名高臣寧不侯臣職
無逸我思頗牧中外建旄九原可作指揮蕭曹受勒斯銘

式敬以鏡永爾萬年惇史孔褒

北渠章公暨配顧安人合葬墓誌銘

會稽章氏予母族也而北渠翁爲先外祖族叔予大公行
也憶予少孤依于章已乃析翁舍而居之春翁父子間最
久是以知翁最悉翁諱漸字某北渠其別號父某母某氏
世系出全城練氏爲儞山里人族最繁盛代有顯者而翁
以窮約廢棄儒術翁平生質重敦尚孝義里中稱爲長者
家故貧稍稍貸貲槪貨鄧林之材走閩越三衢間終不能
業以老然猶給饔飧而已翁雖隱商賈中未工轉斷也翁
既殁諸子或耕或仍父業漸以起家配顧安人出上虞右

族與翁守寒約椎作備嘗晚而佐諸子起家後翁十年而
歿先是翁得疾危甚安人露禱請以身代度不可則封股
和藥而進之疾遂瘳里人頌之安人歿諸子役喪踰而毀
哀毀骨立叔子天祚素食三年既免喪思父母不置木刻
二像奉於龕盥櫛起居如平生出入必告有事必卜吉而
後行宗周聞而嗟異之竊失而求之野矣世傳丁蘭刻木
疑不必有是事何意得之翁子哉抑亦與安人封股事後
先相感者與其事近愚而其心無所為而為亦匹夫匹婦
之至性也斯二者皆足以勸矣宗周感其事為翁志之墓
石翁生四子長某娶某氏次某次某次某翁生于某年卒

于某年享年若干安人生于某年卒于某年享年若干卜
兆在范橋之陽則天昨婦翁陳岐陽實有造焉其壼也以
某年月日既壼若干年而諸子始得備墓石且以其甥工
部郎廻瀾先生之述來請銘于予思以不朽其親也嗚呼
吾未見庶人而妻而葬其親有如此者是宜銘
銘曰范橋之陽有懸者宅鬱氣如虹其人孔碩充禍于年
維舊之德得德伊何陳門奕奕既卜既瘞既封且樹宜爾
子孫其麗不億生我者三天也罔極截鐵之金截刻之石
禮失求野孝思維則

從祖太虛公暨配沈安人合葬墓誌銘

于劉氏之聚族水澄也深巷數百武門第相屬無他雜錯
處其間其風聲習尚往往自成一家蓋家世詩書而鮮生
計又挾市塵下流故其人文弱而僕中世士大夫益習為
浮華以嬉之青青子衿群居狎處每監牙頰月旦人以為
高人至相戒不敢出其里輒曰水澄水澄云當是時有足
不踰閾目不習交游終歲扃戶讀書不啟若處子者獨吾
從祖太虛先生一人自此子姓有望先生而趨者水澄之
俗為之少變乃自先生歿而巷無居人矣恐後之視今猶
于今之視昔悲夫太虛先生者予先君子始孩同學忘分
交也又居比舍無一日不聚首談藝或砥礪名行以為常

及先君子歿先生撫而哭之哀予小子以遺腹生稍長登
小樓與姊妹行窺西窗聽伊唔讀書聲不絕夜或篝燈火
光自帷中映微心嚮之後予去故里漸識人事始稍稍向
慕先生間謁先生道先君子同讀書事予低頭不能仰視
久之先生年浸高及憲私心耿耿裝操短章為壽一道予
生而先生已卒矣然則今而後有可以不朽吾先生者非
予小子責耶會從叔氏儀以誌請慨然太息為誌其墓曰
先生敦朴篤行古君子也其事二親孝晨昏寒燠之節斤
斤如也疾則籲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孺慕終其身
其處昆弟垂白無間言又推其誼及諸父諸父以析箸有

言緩投牒于官矣先生從中力勸之睚乘間進曰兄弟手足也奈何以爭財傷天性諸父大感動遂爲權好如初尤穆然敬源本之思宗祠圮身先捐摺者數年乃從侍親営緝宗譜承司馬公遺緒百年間世次名第皆可考信晚年益虔祠典或間日至祠拂拭几筵如生事禮且以訓宗人其處家庭雍睦與其配沈安人朝夕相莊白首如賓宗人化之其待親故咸有恩禮戊子大饑舅氏困先生分饔飧給之有佃者告急稍捐租與之爲粥糜以食全活頗多其他好行其德類是其自奉甚菲糲食布衣自少至老不改步而中心安之即衣食不給宴如也其持已介耻于謁雲

間何士抑素交也後司理吾郡數年先生不一通竿牘從弟叢屑殺有張姓逋負百餘金先生索償之不私一錢其與人沖然無競無少長見之皆抑抑自下然終無媚骨其動容有常度行不趨立不倚坐不箕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性嗜讀書歷寒暑不輟不厭垂老一編不去手絕無絲竹博奕麯櫱之好雅志在青雲之業垂年暮猶嘗以諸生高等食廩有年方待貢大學而厄于何兄以序序老命也嗚呼此亦足以窺先生之概矣善乎儀之狀先生曰先子胸次粹白無纖介欺隱不虛設一事不妄發一言口不談道學而平生處心積行無非真道學者嗟乎此先生屋漏中

所自考鏡也外人何自而知之乃予小子質以目所覩記而信其有然者所稱古之君子人與先生諱炯字仲靈先世出宋五忠臣壽始祠文質公八傳至父西河公某母王氏以某年月日生先生庚申補邑庠戊寅食廩丙午膺院舉德行庚申今上登極覃恩廷授訓導即以是年某月日卒安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與先生同德同壽先生之殁修懿行安人勤有相焉向所謂白首如賓者也生子儁娶傅氏儀邑諸生儀娶季氏女二長適邑庠生陶允敘次適六合知縣沈綰儁生子釿文女一儀生子銓文女一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河塔山屬予小子重念先君子

當年于吾宗同學相切劘者自先生而外爲贈駕部郎王符公別刺史崑芳公皆莫逆也二公或發于其身或于其子卿宗周最不肖猶得藉先人之澤以邀一第獨先生阨窮以死後之人亦無能振起爲先生吐氣惜哉然先生風儀尚然而獨德不愧里中仰之者陳太郎王彥方二子抑惻又足以承父教一門孝義幾近難之則先生之爲劉氏重而傳世家于不替也固不必以區區名位矣是宜銘

銘曰淳樸任德木訥近仁外求不足而邇厥根于時保之其仁沱沱率而履之弟友子臣雖曰末學孰此之真悠悠潛水奕奕德門不竊而富不爵而尊其所未竟以俟後昆

陳母劉氏姑婦同圹誌

盤城西數里青甸之原有姑若婦同穴而圹者為太學生陳至仁之配劉氏生子邑庠生剛其配亦劉氏也於陳為姑婦而于劉又姑侄之親也予先從曾祖少司馬長所公有孫曰某為先伯考太宰公娶某氏生女仲子姊也而繼室至仁其婦則予之女也太宰公有文學行誼繩其先德故姊素嫻於閨教歸陳執婦道注勤警雞鳴而起督臧獲咸治事舅思石公起家素封獨以內政委健婦錢穀米鹽之類纖不操其鍵而出納之準允用是益以陳氏大先一予郎剛數歲而議姻予女則太宰公主盟焉及笄歸剛吾

姊私以姪之親撫循之特甚焉婦五年舅姑及太舅姑無不籍籍稱賢者相其夫子勤于學凡以吾姊之教也朞年而生女彭又二年生子春又明年生子夏將彌月以產疾死舅姑上下皆哀之思石公曰入門五年而耳不聞有折婦聲姊哭之曰事我五年而無忤色其宗人因誄之曰孝哀哉哀則哀矣何孝之敢聞及女死五年而太姑徐卒又五年而吾姊亦卒其年女子彭繼殤陳氏之祚非復向者三世伉儷蘭芽玉茁之盛矣里之人且有追吾姊之徽以及其媳者孰謂婦人女子不關門祚之興替也家司馬世遺清白後人食貧姊自歸陳未嘗一錢私外家關修脯之奉于母氏取豆鼎而已臨終床頭有金一鐶出以犒侍婢餘者歸其夫子其卓然不亂如此及其死也誄曰孝恭視吾女為稱情云女之生也為母章初乳及見予先貞節氏故名曰祖愛字貞元自少婉娩聽從授以論語孝經列女傳次第成誦頗知大義及其為婦之日無幾也故無善可稱然而不若于訓者蓋亦寡矣法不當夭而夭且亟予是以哭之哀又十年而哭予姊其咸予懷當何如哉姊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五十一女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二十一姊葬于某年月日而其年冬後遷吾女之殯而祔之祔葬非禮也生而戚死而依

情也是宜銘

銘曰人孰無姑婦而爾之生也同祖生孰非姑婦而爾之死也相聚孰為爾夫孰為爾子能不慨百年而心廓覩有斯文也以慰爾私還託爾以千占嗚呼懿哉永昌爾祜

劉子暨配誥封淑人章氏合葬預誌

嗚呼淑人辭我而即世者二年於茲九原長夜將謀諸隧道之石以為不朽計顧余自顧奄奄安所稱為妻萊婦相引以為重而卜諸彤管甚可愧也亦姑存吾淑人而已淑人會稽章氏子母族姪也父巨川公仕粹母奕氏生七歲而孤家且貧母瘁之備幼長而學紬剌即工時以其力佐

母之日無停晷當冱寒洮盥至漏盡師十指瘃裂不輟也以是得賢女聲吾母擇婦令母姨往覘之曰女有福乃啓舅氏而聘之不備筐篚年十九贅予越三日來我舅氏以予生而孤長而育于舅氏也至是已析箸家無應門淑人親操井臼奉吾母惟謹至備嘗艱苦予惟下帷攻舉子業而已入夜仍挑燈佐讀往往後予而寢先予而問旦無忝雞鳴之風偶予薙髮巾未具淑人輒手結一巾遺予數年乃除去篋仕以來終不能備淑人翟冠耿耿予懷矣淑人歸予之明年為萬歷丁酉予補郡庠旋領鄉薦歷辛丑為士時吾母謝世惟淑人親含殮稍拜官行人復承先大父

喪自此予抱羸病會淑人亦病一榻相對者三年支離之狀極人世所不堪予病稍起又拙于逢世因而坐廢家食者前後二十年淑人日御短褐操作罔不自識為官人婦也又以其間嫁二姑娶一從叔婦娶一再從叔婦撫一孤甥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皆淑人黽勉以相予而予乃食貧日甚且與淑人將終身安之越天啓辛酉熹廟改元予自行人起禮部主事遷擢光祿丞尚寶卿太僕少卿淑人一隨侍寶任僅數月借予謁告歸一年起右通政會逆璫魏忠賢亂政辭遂坐削奪崇禎戊辰今上改元復官詔起予順天府府尹淑人再隨任踰年借予謁告歸乙亥廷推閣員奉召赴京丙子以工部左侍郎議中官監軍疏上書刺時宰誤國狀奉旨削籍歸則淑人寢疾已多年矣幾卒時丙子十二月十五日申時距生萬歷戊寅九月十七日申時享年五十九與予同庚後予八閱月淑人乃卒先是予始以予官儀曹封安人繼官僕少進恭人繼官京兆進淑人中年生二子長汋以官京兆廕今皇太子侍立恩補官生次者殤女四長適陳剛次適王毓蓍三字章氏殤四適秦祖軾皆士人汋娶周氏舉二孫曰茂林鄭林嗚呼予于淑人重有追感焉淑人始歸予予性多志尚氣淑人諫諍致上忤吾母淑人從容進曰子為人子事母當

如是耶予大悔恨輒自刻久之淑人爲告所知曰吾夫子能改過矣吾母晚年體浸羸淑人躬承起居凡巾櫛匕箸皆服其勞母事事宜之依若左右手及大父病予滯京師淑人與籍珥以奉湯藥周旋問視如其奉吾母也曠年晨起必盥櫛謁于祠堂然後理家政十餘年如一日則予之有愧于子職多矣予坐逆璫之廢朝論洶洶欲殺予視東林六七君子淑人聞之必勉予忠義無倫生予方自危若朝露而淑人意自若也予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及守京兆都城被圍火光徹御署家人皆號泣欲遯獨淑人不動曰予從夫死予曰何至是淑人曰子幾倖乎予

又因之感喟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則予之有愧于臣職多矣淑人頗信佛氏言日夕持經咒數十年予挽之不顧殁之前病痰喘甚苦屢絕問以鬼神事曰無有乃口生老病死人人不免耳終無一亂語脩然而逝若淑人者殆有得于生死之說與淑人性剛明處心行事動稟質誠一生無謔語舉止端重雖處閨閤無惰容筦家政數十年雖出入米鹽斤斤節嗇而恩施上下必均以有禮又以其暇躬紡績爲婢妾先至老不衰斯可稱婦德矣及其死也予哭之曰矣吾良友因題其旐曰孝莊是爲孝莊淑人誌客聞之而嘆曰美哉淑人賢哉君子其能相與以有成如是予曰

有是夫因冠以劉子稱合葬預誌後有求劉子者亦于此得之昔鄉前輩鈕石溪公自述墓誌以病天下之諛墓者予聞其風而悅之因并不自誌而稍附淑人以自況君子有以哀其志云劉子晚號克念見志也

銘曰此纍然而起者爲誰氏之丘不名不行迹共天先不日不月不紀歲年先萎非促後死非延清風明月白石丹泉時與俯仰一氣脩然噫嘻我借淑人以非言之傳

墓表　行狀

丁長孺先生墓表

記白沙先生傳羅文毅公曰倫必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私心韙之以文毅之賢而猶致審于君子小人之際以定其品何也世有真君子必其能自別于小人者也自別于小人而小人嫉之遂以爲小人則其負世俗之疑必甚此在文毅且然而況後之君子乎白沙蓋有感于斯也後文毅百餘年有君子之榜曰東林于吾漸得一人焉爲丁長孺夫世有弱冠策名終其身不遷一席煖于朝顧衣衣切

切饑溺當世有物于中必欲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斯其爲人則亦今之文毅也嗚呼已矣宗周椎魯愧無能爲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予而誰請撫其平生大者表之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別號慎所湖州長興人生而慷慨負奇氣遇事直前無所回互然一本之忠孝惻怛嘗從無錫顧涇陽先生講紫陽絕學于東林書院先生深契之又學于其鄉許恭簡公自此趨操日益高明夢寐先哲奉爲矩矱及見世道墜沉慨然有矯勵澄清之思于富貴利達視如敝屣不屑也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于庠師從碩先生授尚書已請

益遇其臣可成遂捌經生業北遊太學舉萬歷乙酉京闈
戌丙戌進士丁外艱家居八年以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
甫阯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
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皆貞皇帝儲位未
定有三王並封之議先生封事中多責備婁江婁江惡之
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己亥以京察鐫先生不赴調者
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臬司經歷尋召爲禮部主客
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三月之官皆京察甫竣太宰孫富
平爲反噬者所訐其寅和之舉朝鼎沸虞無能解之者先
生乃起而抗疏盡諸姦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

識者以爲經世之文其黨轉攻先生先生再疏以爭又發
三疏皆反覆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機而攻先生者益急
神廟並留中不報先生乃謝病去家居不勝忿乙卯復馳
疏闕下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例籍是役
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啓改
元漸起廢籍諸臣至先生獨以察典格上論不少久之晉
肖交訟起刑部檢校尋晉尚寶丞少卿而先生已病會小
人復用事璫中閣大劃門戶先生病中輒扼腕皆朱元
寧罷相歸詢及時事故答以謬語先生怫然起曰喃喃罵
揮手而別前易簀數日也卒未幾詔削先生新官諸正人
坐門戶者多冤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今上聖明建極
反政由舊而先生之言往往奇中人于是知先生昔之矢
口而爭其爲世道慮至深遠也當先生之在禮曹也顧端
當國且待以少卿先生不應丁巳之錮或謂稍遜狀要人
可免也先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及熹廟初沈烏程以
大拜趨朝向慕先生甚道西湖邀迓謝不往再邀前會江
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艇于相公舟側者乎沈
快快去謂人曰丁儀部强項未易用也魏孔時給諫遜朝
過高梁溪先生在焉因請先生一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
不能涉險要津便飛掉而去後孔時奪官歸方逸尺素定

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屬儲余杰杜爲人所援故晚年同
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者惟先生終老林臯予嘗以爲空
谷音不虛也先生自謫秘書歸即小築北山之華藏溪時
集同志讀書談道有終焉之志間往來梁溪商訂學術是
非陶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
際每語及輒嗚咽流涕欲借劍而無從齎志以歿識者恨
之初先生考少參公憲先生以髑髏取禍輒加裁抑先生
曰寧璧碎毋瓦全公臨終執先生手曰勉之無忘前言其
家庭相砥礪如此先生事二親和婉備至雖貴而勞不色
怍事繼祖母吳曲有禮意忘其非吳出也母夫人歿而事

外祖母陸如母存林卧十年奉陸以終身應奎非陸所出而渭陽之眷彌篤又推少參公意卹及祖母之族蔣時特待以舉火公有側室嚴無子而矢栢舟先生事之惟謹既歿力請于當道旌之其推恩九族與故人子弟無所不厚也歲甲子元旦賊吳野樵等二十八人斬關入縣署劫令君庫獄不屈死之并殺徐主簿家人皇迫請避先生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名思義者設殊賞殺賊且飛書告當道乃入縣撫令尸慟哭而出悉若尉于頹垣積薪中相與瀝血誓衆當擒賊首吳野樵梟至西門又擒殺數人餘黨走匿[illegible]又西城中民競宜索

令者屠城自辰至酉窮匿殆盡有素憾令君者因假為報讐之說先生曉諭居民使各安堵而諭官令賢無報讐事人情洶洶一夕數驚謂先生祖令君將不利于闔城先生處之兀然不少動三日殮令君如禮馮推官來署縣事益相協謀為善後計人咸頌先生之功先生自少勵廉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為諸大吏所嚴重有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廉其枉而解之亦不令人知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其廢與起必關世道汙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視為前矛而小人嫉讐之特甚其論婁江也于先生為舉主則以為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為責友身既廢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為黨君三者皆不能無疑于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如是黨錮初起元黃未判而先生扶之最堅獨扶君子之正氣于衆口謠諑之日使世道終賴以不墜則學焉而見道之真其必為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其生卒世系子女詳狀中鈕臧氏繼娶朱氏皆有賢德嗚呼後之為君子者尚有考于斯文門人宗周曰初予于先師許恭簡座中見先生抵掌談天下事坤乘溢發輒嘆服謂非當世士遂得與定交然間與師語及先生之為人必曰意氣意

氣先生聞之瞿然夫子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則曰狂簡夫惟狂簡乃能卓然有立所由與浮沉當世者異矣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謚文介淇澳孫公墓表

今上御極之八年念前此置相不得其人無由建太平之業也始大破資格進群臣于廷親試才品拔其尤未厭復用夙望即家起毘陵孫公為公已嬰疾竭命力趨間關水陸疾浸劇抵闕門上亟趣公陛見而公竟不起上驚悼良久下所司議卹贈公太子太保祭葬如新銜仍任子一人皆異數也易名文介識者以為稱情云予嘗私慨謂今天

下安得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而用之以致君堯舜坐奏昇平之業則心儀孫公一人當世士大夫方推轂公無虛日而爲之小人者獨害公致公前後困折瀕死晚際聖明殷懷夢卜雖害公者不得不聽公一出乃公卒不及大用以死天乎人耶公死而若後先並命之文公震孟林公釬亦相繼死吾黨不禁人亡之慟嗚呼公死矣予請備論公大臣之道公起家詞林歷編修中允庶子少詹事皆職在編摩不具論論其大者方公之以禮部侍郎視篆也值神廟端拱久請典禮廢弛公首疏關治亂者數事遂及福王之國期當是時福府挾母愛以有寵于上諸璫伺者承之

致東朝積慮危疑二十年廷臣爭冊立爭並封爭出閣無慮日而坐落籍永錮者半天下也既而廷臣屢以之國請予四十一年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貴妃猶日夜乃營上前至莊田取盈四萬頃搜括數省贖以持久不可得舉朝患之公奮然曰此禮臣責也疏八九上輒謂人主當以大信示天下不得以難繼之土田藉口輒本旨切責又連請東宮出閣亦不報一日內降旨更期後年且責政府以必行無閒和廷臣頻賂政府惶恐持不下公立率九卿以公疏爭疏不可得則衆朝伏闕而公方待命時出入殿廷與諸大臣旅會辭氣慷慨曰今日是某死所還排諸政府曰

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皆感激爭出危言佐之聲聞徹大內政府乃得以前旨反汗頃之戚畹私人有負公者公與之語所以爲福王母子地且曰自古國家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而勤煩過計留千古不決之疑上聞之大感動于是貴妃令王自請減莊田以行而大典如期告成是役也賴神廟始終英斷不難割數十年寢房之愛奠國本于泰山而苟非公忠誠貫天衷卽遂帝鑒亦何以得之于是人多頌公功者公辭曰此禮臣責耳又數年有妄男子張差闖宮挺擊事人爭推公爲曲突徙薪而忌者遂目爲功其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遷主諸王選

婚皆關聖孝聖慈之大者公動持典禮爭屢忤上意久之多得俞旨公遇事必核舊章杜僥倖風采肅然嘗有中官非例索內供金錢至持駕帖坐需公執不可召役于庭而呵之中官口噤而去一時氣節聲震內廷故自天子以下皆嚴憚公公于是得行其志時楚獄久寃賴公平反釋其幽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公念其事正與東朝類亟正之以杜後人窺伺者庚戌科場之弊群小熒惑久滋盈廷議卒按法持之又請從祀豫章廷平皆報可在部踰年請告去去八年繼爲禮部尚書而鼎湖再泣矣先是先帝疾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者因政府方從哲進紅丸先帝

連服之崩廷臣交章劾可灼聰引疾以去從哲亦引疾去
公以爲未正厥辜甫入朝即抗疏劾從哲畧曰春秋許世
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不少假借
直書許世子弑父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伏劍自裁以謝
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宴然徼
恩支吾紛辯至滿朝攻可灼倖票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
無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欲辭弑君之名益難免弑君
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廟逆詆恭倒毀李選侍不
承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爲弑
逆顯據語加峻切得旨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官而

戍可灼朝野快之當公建白時御史大夫鄒忠介首翹公
以爲郎不殺從哲亦當直筆書信史爲後世戒于是公論
翕然歸公獨二三宵人不悖也則之以爭泰藩封爵非例
件旨又請告去自神廟以來士大夫以學術持清議者積
爲群小所不容相沿有門戶之說公既去侍郎值京察竟
以君功定策糾公坐不錮矣至是小人益嫉公如讐公去
之明年會逆閹魏忠賢用事聲勢灼天下群小附之遂修
門戶之怨抵諆正人無遺類又明年大起詔獄副院楊公
漣而下死且戍者若干人越丁卯公議戍得寧夏極邊因
以公論紅丸合之刑部侍郎王公之宷爭擬擊楊公論移

宮爲三大案特修三朝要典頒布天下坐公等皆罔上不
道公得之欣然曰何不遂從楊公地下遂戒行天祐皇明
其年秋今上以藩邸繼嗣大統赫然正始誅逆璫及其
黨與乃詔卹死事諸臣而公解戍復原官其時璫孽猶布
滿朝署多厄公出者獨詞林倪元璐函發籤然如發憤爲
公上疏既而廷臣交薦公戊辰改元始以原官協理詹事
召公三辭不允璫孽閃爍尼公八年矣一日上不能無疑
亦不强起公公已若將終身矣晚年特召當羽書狎至聖
天子齋宮引咎之日公義不俟駕遂次闕告奉温綸公據
而泣恨餘生不能報主悲夫始公爲侍郎方爭言國事而

枚卜及公葉文忠當國雅知公則私謂公曰少委蛇相矣
公曰吾敢以一官誤國家大事爭益力及公再出文忠再
當國且晚且相公竟以討賊一疏而罷人多惜之公狀貌
不踰中人而性獨鯁介孤行岸立不可一世疾惡既嚴即
于賢者亦未嘗苟同故人莫得而用之然一日立朝斷大
事決大疑動爲國家樹典禮之極用是夾日兩朝功存社
稷即不相天下其所施固已宏遠矣臨革謂子比部君上
元曰吾輩若將道理不壞與聖賢自然君父念重身家念
輕何事不濟又曰吾平生于出處最分明嗚呼公眞凜凜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與公諱愼行字聞斯別號淇澳晚

妤石更號石齋以自況生有異姿母唐氏荆川先生女也故淵源有自舉萬歷乙未進士第三人始入詞林以文章負盛名獨扃戸讀書不妄交與謝一切竿牘非其義一介不取世咸稱爲苦節至居家處鄉曲動有坊表士大夫以此益高之卒年七十二配封夫人李氏無子子其兄之子即比部君生卒世系皆詳狀中始予官儀曹嘗備公屬員引予知己追感同心之誼良用耿耿遂因比部君之請據狀爲之表諸隧道以示永久劉宗周曰予讀文抄而知公之學出入于辭章佛老無所不博繼讀困思抄而知公之學一禀于正折衷群儒克繼絶學讀愼獨義百通而知公

反約之功依乎中庸讀一易二易三易四易而知公學絶韋編探河洛之源心存憂患與時消息於乎盡之矣及讀公奏議若愛梔愛蔷爲韻筆居艮尼諸記而知公于出處顯晦生死之際無一不以言顧行于昆弟友歸之慥慥之地是謂粹龍德而正中志天民之所志後于百年庶幾有以尚論公世與

亞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誥贈太常寺少卿

養沖姜公墓表

今天下所急者事功所需者幹濟才而置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于不問以爲此皆蒙名者之所務而亂天下之端矣

也數十年來轉相祖述積爲驅除禁錮之術久矣乃今天下未嘗乏才也疏濶而取之狼籍而用之上之人從而顛倒予其間寵異而摧抑之者百方而竟無一割之效可以備緩急致國事于累卵轉增乏才之嘆豈非所用非所長所急非所習之故與宗周因而追感往事吾友有姜養沖者固所稱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之標準也而竟坐是不得大用以死後之人尊事先生亦止知先生學養如是意者持論有餘而試之用或不足耶抑可以大用而不可襲用積然蒙名者流耶乃先生固有不然者先生筮仕爲戸曹主事也甫弱冠耳旋出而司倉徐州徐倉以儲該衛官軍

俸月糧及所属領運官軍行糧故事僅支放而已先生獨留心軍民利弊討及纖微放糧必稽日月爲次第先是有預放因有壓放皆至一二年至是通行平準夙弊一清敢糧則稽地方遠近積逋不得藉口那借先是各地方坐派倉糧不裁考成先生時與中部題准入考成自此得按期征解解至仍嚴與侯領官軍交兌無停刻而胥吏不得措其手又條奏二衛之有軍便名色也扣軍糧爲免役錢稱便軍實以羸軍遠年逋役無可稽考遞相乾沒而衛官與部使者亦染指焉一軍化爲空籍至是一切報罷且永著爲令舟艫繼往來權課概與以寬政而歲入反浮于前異

時收稅聽左右縱橫爲市㕘利者得以行其私先生示書一使不爲行役者病其發姦摘伏往往老吏不如則先生之用一效于錢穀者如此既而以按察副使視學三秦先生念秦士朴厚可教也首肅憲綱彰軌物有以貢稅進者郎入覈必擯置之以示懲風釆凜然尤加意士行既公舉之里舉矣又使就試諸生各舉所知合之學博有司之所舉者以定優絀乃大啓秦中書院進諸生之文行兼優者而深造之資以餼廩肅以規條主以博士先生之賢者仍分立五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古文詞五曰時代典故聽諸生各占一會或二三會會之日各以其

學互相質難收麗澤之益以底于成材又援其尤立定姓堂以處之厥終積分之法時引其儒者從容函丈以驗啓之如家人子弟又于書院中立祠祀三秦名賢遠自蘇子卿而下近自靖難死節張公紘而下各若而人凡所以示鼓舞激勸者備至異時醇儒名世者項相望咸歸先生甄叙功實前此所未有也于是壬辰大計詔錄先生卓異爲天下冠則先生之用再效于風紀者如此其後即家起江西驛傳當事者以供應不給議加編先生曰民困極矣居官者苟能身刷民家況軍郵事亦何獘不蘗于是一意奉功令去汰去肴而立裁加編之議方神廟之以中貴人視

從者直也所至擁傳而行例得專制不關主傳者或水陸兼支或溢額數倍莫可誰何先生曰吾職掌何事乃不敢問傳客往來遂勑有司一概無私應而中貴人以他事銜命者皆不得專制矣仍立循環二簿一給有司一給夫馬戶即乘傳貴人供應一夫一馬必以登簿歲季查考懸以厲禁并夫馬折乾有禁額外需索有禁夫馬工食之稽遲有禁掊克有禁一時津人候吏不啻出自湯火而地方歲省金錢以萬計遂用節省事餘充試進賢士萬歲供七千餘金次及各府州縣學一切學宮祭祀其鄉之賢者尚藉王公宗山陳公專祠配饗爲公祠東徐公又祀江右督

學名臣黃公仲昭而下若而人任江右二年江右人戴之如慈母殘師則先生之用三效于傳書期會間者如此而先生自此罷官歸矣初先生通籍爲郎即與海內名賢及同舍諸正人定交遂慨然以世道自任會神廟始不視朝國家大計未定柄人相繼工竊寵之術以籠絡天下諸言事者紛紜斥落先生扼腕益與諸君子風義相期在徐愈疏列四事一杜留中二延忠諫三舉召對四躬節儉自徐遷部號諸陳言請冊立儲宮并請宥廷臣之言儲宮得罪者陞而以郎署把備則疏薦直臣鄒公元標呂公坤廉吏陳公有年許恭簡先生而下各若而人至是以江右齋俸

復疏薦鄒忠介等而刺政府不能容賢娓娓數千言時李晉江方新入參知嫉先生疏語以王介甫刺已竟奉旨降廣西臬僉尋以御史宋燾疏救遂補先生典安縣典史歸田十五年會顧端文主盟東林先生率諸同志左右之風期達于海內而先生毎謂性命之學政無取于高談但四端中于羞惡辭讓是非不見議于有道即是真學問聞者韙之先生自少奉宗伯公家教既通籍益以古人樹立自期孜孜問學其樂善慕義之懷尤得之天性故人品日粹而物望亦隆隆起謂且蘇且柄用而先生泊如也既守難進易退之操又念宗伯公及母賀夫人年高數請終養歸

後棲遲于舍者復十餘年以此不盡究當世之用而識者謂先生前後請論列皆關係國家治忽大機使其言次第用而先生亦以其身踏衆賢而進將躋一世于平康正直之路無難也則先生之用而不用終不諱其大用又如此先生居家孝友兩遭大故皆毀瘠至哀慕終身操履嚴潔不以一介自苟而獨喜周人之急至捐宗伯公所遺產之半以贍宗戚故人無所靳于此亦足窺先生學行一班而先生用世之畧其得之素所蘊蓄者益有本矣往者先生督學秦中適哱承恩反寧夏寧鎮則先生屬也聞變即驅車而往會賊已闖城拒我師先生周旋營壘間以待事平既入鎮城訪諸生之死義者優恤而旌之其學博鼠竄者立罷去一時人心震悚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今日者誠得若人布之有位何至流寇之警舉世望風盡成巾幗此固先生所為幹濟才也即先生之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也而世猶用是訊吾黨曰吠名曰亂天下亦已過矣先生諱士昌字仲文宗伯公督學蜀中將夜夢文星入室越日賀夫人舉先生于官舍少名長可幸神秀朗灑如仰于讀書不再過輒以明義理名年十九舉于鄉明年登萬曆丙戌進士歷為郎至副使參政既歸籍物望益歸晚以太常寺少卿推者再皆留中先廟登極將錄用先生而

先生已即世矣廟初追錫贈典如原推士論以為未厭云卒于天啟辛酉年六十一配于淑人名臣景素公女也子男四長志濂舉萬曆戊午舉人次志穎志沂志灝皆世其家學宗伯公諱貴以嘉靖癸丑進士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家丹陽宗周姑志其大者表諸墓使後之人知所矜式焉

勅封侍御蘭石金公墓表

古之君子修之于家獻之于天子之廷豈其身獨優為之蓋所謂父兄之教不達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況又重之以師友之薰陶乎後世父兄師友之際多曠于教非豪傑

上旬命其能崛起大業一舉而群施人國乎古今人之不
相及以此予比叨紀綱一席得與天樞周旋一堂之上莫
逆于心每至人才進退國是可否之際未嘗不奉天樞爲
蓍蔡天樞亦不予棄也而時時匡予所不逮方期艱難共
濟仰佐聖明屬有中左召對之役予以諫官觸聖怒爲
叵測天樞起而申救予甚力由是兩人同罷天樞當外謫
因數請終養而封公磬石先生之計至矣天樞徒跣歸以
不逮含殮毀甚久之將奉先生之喪返葬于椒先生世椒
人故從治命云予是天樞緘書以先生墓道之石屬表于
予予時何以表先生猶憶天樞將發都門流涕爲予言先

生屬纊之際勉之以言臨風北歸曰詩有之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兒勉之又進之曰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語不及私予爲之咨嗟心折曰有是
哉先生之言醇乎醇允矣其爲臣鵠也蓋先生之學所以
本諸身者如此因以教于家啓其後人至倉卒不亂如臨
師保如式拱球聞先生之風亦足以興矣既又讀其門人
方曼公翰篩之狀得恐先生平生如約以覲躬儉以訓家
惠以和鄉里皆縷縷可述而大端一本之孝弟蓋自高祖
東圃公以儒術起家再傳至存吾公稍進爲教官及先生
兄季而日大先生遂授之天樞父子兄弟世以學行文章

相友入其門雍雍如也先生垂老猶手持一編率諸子課
業風雨晦冥不輟金氏之興有由然矣先生雖不遇以韋
布終猶及得之天樞不啻其身親之也是爲施于有政嗚
呼先生其古逸民之遺而中倫中慮者與是宜豎之豐碑
昭示于古今過者矜式先生諱九敍字承明配某氏享年
七十有五天樞名光辰即先生仲子而先生舊以光辰御
史得晉封故又稱封公其詳往狀中
表曰邁潛德于東壽以其以及五世有昌紹家聲于儒術
遇相師友再傳而益光將起中葉蹇蹇諤諤不負天子不
負所學庶幾夙夜永有譽于先覺

累封太恭人加贈淑人劉母貞節周氏墓表

予與去非同舉南宮三十年出處去就多步去非後塵稱
同志去非少而孤育于母周太夫人以有成視予所遭又
有同者憶癸亥詞官尚璽時去非每念太夫人年高欲謝
去已而竟去將發闕艱予爲之分痛相別六七年又得聚
首京師老而益親每論心道故忘其非同氣也久之去非
遷南司馬行矣遂持太夫人狀而請墓道之文于予予讀
之復痛痛去非之母似吾母也嗟乎非予又誰爲去非道
母德者因特表之墓道曰劉母貞節太夫人周氏女中巋
屹也有古孟歐之風爲生而端慧父曰鹿野公擇婿得贈

公于歸若干年而贈公齊自諸生登嘉慶戊辰進士世稱華江先生臭然儒者也未拜命以疾卒于邸時太夫人偕來京師所舉二子長者十四齡曰昊次五齡曰定國即去非也皆遘疾且劇二女子又殤太夫人且顧且號晝夜不交睫而忍死以二子扶櫬歸涉江溯河凌風濤不測中幾葬魚腹者數矣太夫人甄拿他舟載二子而身依贈公櫬攀號以濟自此稍稍病悸病中攻女紅自力不輟久之後病痿宛轉床蓐三十年時誦佛號皈依淨土稱未亡人而已初太夫人之稱未亡也撫棺而泣曰死非吾所難念君讀盡天下書常扼腕當世之故頗欲有所發明而竟齎志以殁吾姑留此身以待二子聞者哀之比二子頭角漸露則次第授以父書誡曰在昔爾父坐一室披簡編如對嚴賓耳目無他瞥卒底于成爾曹能如是吾亦何憂二子益習久之長君以萬歷戊子舉于鄉去非則遲至辛丑成進士太夫人爲之色喜猶時飭二子曰幸有今日無負爾父志可也其後長君自滕縣令考滿馳封積官至同知去非剔歷中外遭時中蹶會貞皇帝登極三起官至尚璽丞猶不忍割捨太夫人曰三命異数也而忍擲之如臣道何且幸際聖恩進爾父壽華亦慰吾志耳去非跪受教上京師旋官太僕少卿晉贈公如其官太夫人亟病寢之含笑而

逝乃者去非又以光祿卿晉贈公如其官且推恩公所生如其官而去非自為令積至今官所稱慷慨發明當世者亦已見其大槩今而後太夫人可以報地下矣嗚呼一婦人耳相夫有成矣又翼二子有成以繼志不愧其言如握券而償生賢于死多矣撫柩一慟皎然志氣感天地泣鬼神世以為純貞其他婦德多可紀者太公即世時贈公方上春官諸含殮皆太夫人身任之而要于禮不遺贈公以所嫁其教孝如是贈公遊學昆季私析產太夫人持之不得僅取所析之餘者示承祖意及煢煢撫孤之日昆季欲遷所讓產不可曰此夫子志也其教弟如是伯翁守臬公晚舉子而有佚志太夫人身任母道闓之惟謹卒以成立其親族子女之無依者往往收撫之經以婚嫁其致慈如是方歸贈公頗食貧則盡出其簪珥綺繒以椎布自前身操井臼既寠貧益甚日以女紅給饔飧且佐二子束修從師而日啖饘粥竟坐是以癯其教勤且儉如是節嗇之餘又得羨金稍拓歷事基曰吾後必大又喜周人急宗黨中諸饑火不能舉者病無醫者喪無具者奔走向太夫人為之經紀晚貴視二子祿漸厚益好施不倦未嘗讀書識字而能辨古人大義或以事質者得其片言氷解而去觀一子所交客時從屏後偵輒知其端衷即端士勉具飲食資

能益非是坐極之去其種種才識如是方之孟母歐母閒
當無所軒輊卒登去非爲詩名卿宜矣卒年七十八兩封
太孺人進太恭人加贈淑人先是督學使者錢公櫝奉詔
旌其門曰貞慈榮壽而太守盧公復采懿行試之郡乘嗚
呼硯予在妊而孤長而不逮一日養終愧顯揚其親者竟
何如耶因靈泣而系之詞附之碣後
古亦有言殉死非難孰辨斯義乃符者流生不讀書堅持
其志志之所之精以誠通與神可避之死而生肉我良人
重開國殤猶瑞維何如璞斯剖琳琅未試爰啓後人善貸
斯息一本雙穗猗共司馬承考轍見曰母所界母今已矣

若母吾母淵然雪涕

光祿寺少卿周寧宇先生行狀

明興二百餘年至神宗之世士大夫涵濡於道化日久爭
自奮勵進之爲功名退之爲節義爲理學文章彬彬盛矣
然考其時大抵猶矜尚名節名歷而標榜隨之遂有朋黨
之禍君子苦之獨吾鄉周寧宇先生泂然自樹于風氣之
外雖愛進屢退率隨所至爲表見而終不依附當世獨完
大道于渾璞之天可謂希代典型後之論世者倘取衷于
斯先生諱應中字正甫寧宇其別號也先世出宋相益公
後自江右徙居韭入國朝再徙會稽從成籍也始遷祖

德穀公德穀生二菴公二菴生村素公村素生古愚公古
愚生仁齋公則先生考也世有隱德而古愚公尤尚義好
施人稱爲長者仁齋公娶沈氏生二子長曰岐山公次即
先生先生生未彌月而沈宜人殞於蓐育于伯母王宜人
故伯考愼德公遂子之先生之生也沈宜人夢豸入室祥
光繞而王宜人亦夢日投懷以是卜先生他日必貴先
生生而岐嶷弱不好弄長勵志讀書至忘寢食屢應童子
試不售而家貧無繼醫貲度讀書無成兩父強之改業皆
年已二十餘矣有衛尉者以算餘坐先生轉請先生不應
拘而庭辱之乃不勝忿棄其家北上京師落魄日久得給

事少京兆府中治簿牘少京兆邢公見先生氣貌異之呼
而前曰子嘗讀書乎曰然應舉乎曰然即試以文亟加稱
賞立進爲館師以其子受業焉竟以邢公得占籍順天補
博士弟子員會予外王父章南洲先生以名儒開絳帳都
下名噪公卿間先生從之遊三年盡得其所學又與閩中
名士林璠及北地李海石輩下帷窮室學益進隆慶庚午
舉順天鄉試明年辛未舉進士時先生年二十二未有室
也始聘里中陶氏奉旨歸娶未期而陶殂繼娶陳氏謁選
授直隸元氏知縣先生起家亦貧十年顛沛萍瓢米鹽又
得南洲先生指授亟思以忘不羣矣既下車元氏則慨然

慕古循吏之績廉潔自持留心吏治宅與民興利除害無所撓避民以事至縣庭輒相與延問如家人即受訊者多所恩宥所持三尺獨以繩豪右不貸一切苞苴竿牘不得至門居一年政績偉然有巡方使者駐元氏候代日久先生以邑小供應不堪一日贊進四策曰蒭藁圉柿巡方得之悟曰豈欲我亟離元氏耶即日移節去而心重先生遂舉以調眞定眞定隸郡下銜繁特甚先生一意爲民如元氏不以簿書期會擾民其最著者爲築城之役眞定居京師右輔郊邑叡無城歲遣防秋戍卒自別郡至者若干人則歲有戍卒金錢會承平日久秋防裁交具而所發戍

華文書局

卒金錢多屬文武吏士瓜分饕爲故事先生曰莫若城眞定也亟請于當事當事爭難之度不效誰任咎者而太守某持之尤力先生請身任其役即不效亦身任其咎當事不得已姑聽之先生乃召邑中諸父老與謀計畢而底役欣然受命因起土爲磚採石爲灰其衡量度數與民樵之品多先生手自監定久之竣工成爲雄巍然甲於三輔偉取縣賦及防秋錢一歲而足上官大嘉先生又疏滹沱河以通水利教民種稻因北方水田實自先生始其後徐尚璽貞明踵而行之邑患盜先生以保甲法清之有兄弟三人爲盜者訊得情特貰一人以全宗祀其敷政寬猛相濟

多類此民有一廉如水萬井風恬之謠會梁尚書有子怙勢横鄉里先生懲之以法中貴媽保爲其父母營地樹崇楔先生獨不署名並燬之切骨而江陵相於先生爲南宮舉主又嘗移書封其寄倩在位亦大恚于是向之爭言築城不便者咸以先生爲贊當大計遂誣以贓私過吏部堂堂上大呼曰周知縣貪先生亦大聲應曰知縣不貪顧問眞定守守日委不貪弟坐傲耳乃調湖廣崇陽崇陽巖邑也積弊相沿閭左民爲勢家供徭役苦不堪則逃亡轉徙邑乃人因詐斜逃有清丈天下戸田之令有司多文具塞之先生徧歷窮鄉亦日中行隴畝揮汗如雨遂逐畝逐戸

華文書局

一體起科人無漏者而賦役以均小民如出湯火然勢家終病之有羅姓指使役愛甞害先生歸至夜半毒發一嘔而解先生亦不言第取害册面崇府審理之報至矣頃之上官已遣胥篆者求索篆先生持篆弗與曰公事未竟時庭中胥吏皆散去先生手自持篆即戸田冊日夜以萬計日不交睫者浹旬冊成召里者一一給之又存冊于官以爲永憲而先生乃行崇陽之人至今呼其田爲周田先生又著便民二書論古可溯也後入縣誌云庚辰大計仍以諸樸倅下石復列不謹坐鋤先生既歸田宦橐蕭然時縝總公已捐館而仁齋公殁偷在堂貧無以養也先生率

樂宜人躬執爨以侍晨昏或時治圃與僮奴雜作所以承歡者百方備至仁齋公亦安之忘其子之在謫籍也越二十餘年都御史艾穆特疏薦先生時陸莊簡公為太宰號憐才素知先生獨病銓典二百年成例難破及得中丞疏喜甚即會訪九卿科道百口歎究遂奉旨起先生原官補直隸曲周知縣不數月陞河間府同知遷擢山西潞安兵備僉事故太宰王國光里居坐不法有司多不敢問先生按治之王竟伏辜而其私人在郡者百足斂先生復論劾家居七年壬寅再起湖廣荊南道荊地瀕長江漕舟時虞覆溺先生酌為帶運支收之法官民兩便之楚藩搆亂殺

巡撫趙某獨憚先生威名聞先生至拱手就縛先生復疏請為未然之防在荊南三年于民生吏治無患不講求既一一得其要領則著為憲錄行于世而三年中所積緩金以為計悉推以惠地方或設賑民倉備賑或疏沙市河便商或所在起義塚或繕城或建關皆百世利也朝士有知先生者为擢先生少卿將大用之而荊州司理王三善僉邪士也先生嘗以法懲其胥役坐贓及先生去任竟以大計中傷于史按君輯啖南北交章復論調然公道愈彰當事者方懸霸州兵備待先生需次巡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事矣少年再辱也遂抗疏自理枉狀故事坐察無自理者因奉嚴旨歸先生雅負經濟之畧雖遭中廢時時不忘當世及再廢再起益侃侃發抒思得一當以展平生而竟為宵人所搆不克於用識者恨之頻年時事孔亟內地戒嚴真定人多追訴先生築城功朝士傳之皆傾慕爭欲推轂先生而先生老矣杜門却掃不以姓氏通人間亦絕口不道平生事即海內知己如北地趙夢白吳中姜仲文及吾浙丁長孺數人間相聞問亦落落間調夢白起冢宰首移書先生欲為先生進一階先生不答及夢白坐黨人禍遣戍始答書唁之其介如此先生林居後終日危坐一編課子孫則覃思著述積至數百卷皆道其胸中所得與身

所經歷處一字不蹈前人非文章非語錄信手疾書其深處往往與圖書之旨相表裏一夕夢神人囑曰子著述盈箱盡洩天巧犯造物忌自今當還之造物弗著一辭先生矍然悟遂絕筆焉時戊辰長至前一日也明年冬先生年九十先期語諸子曰吾將歸矣及屬纊家人忽聞空中車馬聲填然而先生遂逝先生廣額豐頤神采英毅雙眸炯炯望而知為正人其處心積慮動可質天日切切以康濟生民為己任居恒抱拙自守若一無用于世者至臨利害遇事變奮然肩承百折不挫自少歷艱苦敝衣菲食于耳目玩好一無所嗜登其堂凝塵滿座入其室殘書數卷而

已負年意氣豪舉不可一世中更困折深自勤忍一變爲
温恭婉嫕愔愔肫肫若將不及顧專用心于內斂跡韜藏
其深造自得有人所不及知者始先生以幼失怙撫于王
宜人非爲人後之義也及縣令考滿頒綸命先生曰有我
者已矣非一命無以慰九原生我者尚有待也遂貤封慎
德及仁壽郎世且無後先生從里居上疏歸宗并乞覃恩
封典于所生朝廷許之因贈仁壽亦光祿少卿異數也子
三人女二人皆陳宜人所出長湛劉貢生後先生數月卒
娶劉氏予族姑也生子照乾邑庠生次正國太學生娶府
氏継娶趙氏生子祖清祖獻次倪邑庠生娶蔡氏生子照

歲補茂女一適陶崇烈邑庠生一殤卒先生生于嘉靖庚
午六月初五日卒于崇禎己巳十一月十二日葬在陂塘
里之集山陳宜人先先生卒葬已若干年自有狀至是啓
壙以先生合葬則庚午之十二月某日也正國輩既襄厥
事乃予撰先生行實造宗周而請狀焉宗周不敏以外王
父遇家之誼辱先生愛最久誼不得辭敬爲之詮次如此
宗周束髮侍先生以迄于茲每見先生進道之力歲異而
月不同晚年德盛盛恭淵乎莫測涯涘竊其所得殆堯夫
茂叔之流近世儒者不足道也近復得其遺稿讀之益爲
之歛衽顧予猶自愧管窺不足攷先生萬一倘俟立言大

君子詳核其所未盡而誌之而傳之以垂不朽則世道幸
甚謹狀

先考誥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秦臺府君暨先妣
誥贈淑人貞節章太淑人行狀

不肖生不及見先君子長而僅獲所聞爲音容行
履總總惚惚無端緒可紀重以茹痛之極郎在先
慈膝下亦不忍致詢生平始末以故益不詳向有
短狀猶以請誌于大人先生如黃口小兒作啼聲
未有當也往者發華溢耀潛德未彰爲千秋遺恨
謹更端次序以及先慈太恭人如左

先考秦臺府君劉氏諱坡字文燮行慶四十七位世家山
陰水澄里先世出漢涵寄始家山陰者曰縣幕公文質五
傳爲贈兵部右侍郎治軒公錦裕軒生守直公濟守直生
茅山公樂茅山生兼峯公兼峯公娶陳氏生三子長即
府君府君生于嘉靖戊申十二月初三日丑時越乙丑年
十八補會稽縣儒學生戊辰娶我太恭人又九年病卒是
爲萬曆丁丑八月二十三日卯時府君先舉一女既卒之
明年正月而子宗周生又二十三年辛丑宗周舉進士甲
辰授官行人先是辛丑九月神廟冊立東宮覃恩宗周已
身膺恩典至是授官例得貤贈府君修職郎行人司行人

若異數也又十有七年今上改元天啓辛酉宗周自吳錫起官儀曹郎復用登極恩晉贈府君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又二年癸亥宗周連擢同寺卿復用皇子生恩晉贈府君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乙丑宗周削家起右通政辭遂奉嚴旨削籍并奪府君誥嗚呼家門之禍倘忍言哉府君生而瓌秀弱不好弄大父延師教之授以舉子業甫齠而能文年十二試童子邑令楊公賞之錄名上府太守某公偶顧府君則訝曰孺子乃得濫竽何令君之眊也飭留侍廡間面試立就出語多警拔則又詫異曰果佳兒也然不宜速成錫以精筆而出頃之丁陳安人憂既免喪

而遊膠庠引名籍籍起藝林矣嗣後二舉棘試庚午癸酉皆爲巡按御史識拔御史臨場試通省士百不收一二得儁者爲殊遇人或賀府君曰劉君見小敵怯見大敵勇迨于丙子竟未及聽鹿鳴而卒府君體素羸每入棘闈輒眩憒日中乃愈一試目操觚疾書不加點竄字而文理豐美人盡以冠軍期之外大父南洲先生夙負人倫鑑每射覆科名士十不爽一二而獨失之府君府君之弗售殆命耶乃宗周讀府君遺書二十年而脫穎去抑又何也宗周少多病歲讀書不能以日月計自愧疏畧而每獲僥倖從天降入棘闈若有神助人皆曰此先公之靈也及宗周既第

又不能入官數請告家居忽起又廢又起未嘗及一考竟得以三命貤封皆單恩異數事若非偶然者人又曰此先公之靈也洵然哉府君春秋僅三十而以所未盡者遺於遺腹子之身如取諸寄即曰不于其身于其子猶一之也乃今者以宗周不肖事明主自干大戮致上累府君嗚呼痛哉府君性至孝喪陳安人時年甫十五六哀毀踰成人大父感之不再娶以義夫終府君既失恃則恃于祖母茅安人及茅安人歿府君哭之哀如喪先妣時有科舉之試縣已拔高等及府試遭喪輒告罷或曰國制無期喪不應舉者府君泫然曰方寸亂矣豈能操筆作試牘竟不可奪

府君嘗讀書羅文懿公家久之歸謂大父曰比處羅氏見其父子兄弟皆有禮教不似吾門苟簡者兒願取以爲法大父聞而喜之府君素褊急自此力加矯治德器日底於和粹而家庭間風尚幾一變按我太恭人相敬如賓友無故不登處于內見燭乃入即內處亦無不冠不履時女兄育于乳媼府君未嘗手授提抱必白太恭人轉相授也其矜嚴好禮如此府君禔躬岸飭動履必謹所御衣冠圖史皆有常處無或即于褻居恒閉戶讀書目不習浮薄之態意惟恐浼之所交里中長者里中人皆愛而敬焉嗚呼天實鍾府君之德以孝弟禮法爲士林坊表而竟嗇于年未

試于用宜有後人起而稱府君之靈以爲身後之榮而今也倦得之宗周而又失之倘世有愍而弔之者曰有是父乃有是子則宗周不肖之戮永永不朽而府君之靈亦于是不朽矣乎

先慈章太恭人系出會稽道墟里父顯以學行爲海內士人師稱南洲先生母楊氏太恭人生有懿質自少閒靜寡言笑先生鍾愛之因命名爲淑且卜曰他日必貴爲擇配而難其人會先生教授吾族水澄里府君年方舞象而嫺于文客偶攜所作至先生所亟賞之問是誰家兒曰吾族姪如是可矣先大父因納采而楊安人有難色曰奈無姑

氏何先生曰嫁女嫁兒郎何姑之問意遂決此歸府君則旣遊膠庠矣太恭人肅雝以相有雞鳴昧旦之風事大父及曾大父母咸得其懽里中人無不嘖嘖稱賢婦者積十年而府君捐館舍太恭人年二十七手抱一女子而宗周猶在妊也則誓以死殉先生慰之曰兒郎死奈爾夫無後天道有知假爾生男以報地下死未晚因操文祭府君曰爾欲有後上叩帝閽且哭且爾而太恭人勉稱未亡人以待旣彌月宗周生當是時大父之室磬洗矣先生素愛女而楊安人又憖先生之擇婿也曰儘恃此甥請孤危難爲托命者因趣返太恭人于家太恭人辭以舅氏在堂不得

甥婦職歲時往來起居不遑頃之水澄之居舍又他屬大父去而依所親韓氏太恭人尙往來韓氏家不絕踰年韓兒知大父挾兩叔氏投山莊遂聽太恭人大歸母家矣旹楊安人已歿伯仲舅敦于足之情無煩孤寡拮据太恭人顧刻苦自厲躬操紡績留寒暑以爲常迨宗周勝句讀出則隨先生而入侍太恭人課讀幾杵之間未嘗不籌歷相向也太恭人竟坐是體日羸宗周年十一仲舅萃臺公司教壽昌先生從之任太恭人慮宗周之失學也特遣之壽昌從先生時酷暑徒步九十里至即病一足攣中冬持病侍先生歸明年春足疾差復侍先生之壽昌旋病目輟年而愈又明年歸己復侍先生之壽昌又病目又明年萃臺

公遷官去任宗周隨之歸年已十六矣五年中三上壽昌道于里而澹太恭人無纖芥姑息又屢攖疾不顧而宗周竟以是讀書有成年二十遊膠庠是秋鶚薦于鄉時劉氏不識所謂宗周也一孺子養外家一日而成名人始知先生之教而推本于太恭人三遷壽昌不啻孟氏三遷云然太恭人未嘗一色喜也意若轉自傷者每論宗周曰勉之無負爾父之志會女兒嫁于章者復寡太恭人哭之奄奄成疾庚子冬宗周依戀膝下不欲上計偕太恭人促之行明年辛丑宗周試南宮得備放榜之明日太恭人遽以一

疾不起人方頌太恭人之教不衰而又傷之曰子可以祿
養而母不待惜哉又有鮮之者曰此未亡人志也一日而
立孤一日而殉死者于地下足矣奚其待宗周聞是言而
深痛如不欲生也先是大父居山庄日久兩叔父繼歿無
依宗周年且長太恭人數遣宗周迎大父至外家盡晨昏
讙大父處之不樂也甸日復去太恭人徬徨累日歲時必
遺之甘脆大父每嘆曰吾不能撫孤反以累婦昔大父年
已暮且攖病及得宗周捷音而霍然則謂宗周曰非汝母
吾安得有今日人又稱太恭人純孝云歲癸卯御史馬從
聘按浙采其事上之朝奉詔旌表貞節之門而浙東觀察

使王公時熙特下所司豎坊于里中顏之曰宇宙完貞辛
酉以宗周官儀曹郎贈安人癸亥以宗周官同卿加贈恭
人天之所以報太恭人者至矣惜宗周之不能爲子也始
宗周宴鹿鳴而歸天且暮便服謁見太恭人太恭人恚曰
爾幸爲舉子豈無舉子服而以褻服見也倘親棄禮恐自
此始矣宗周急更衣謝罪終不懌而罷一日宗周隨衆謁
當途以賄聞太恭人又恚曰爾母之爲乎母則有舊飦粥
在爾胡出此懼爾福祚之不長宗周得而改之又見宗周
氣宇輕浮則時時勅曰無多言多言敗德無多動多動敗
事又常曰人須有剛骨方能自立不然鮮有不敗者其他

因事督責類此宗周奉之兢兢不敢忘及遠太恭人日遠
致過日叢材日薄爲明時所廢家食二十年一日立朝思
得當以報聖明因上書論政事指斥權璫天子薄其罪不
深求會黨人議起宗周按劾歸未幾黨禍作遂奉旨削奪
上及太恭人嗚呼宗周惟不克終奉太恭人教以至于此
天乎母之無罪也故宗周仍稱太恭人以志痛云太恭人
幽閒靜正得女德之純居恒自操女紅外輒扃戶靜坐終
日不移席動止雍容一中規矩步趨而裳襞不動聲欬之
聲未嘗聞庭除處外家子弟往往不言而化有忿爭者得
太恭人一言即釋去太恭人喜慍不形每事有不可于心

惟終日不語而已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其天性然也宗周
自少及長奉膝下有年見太恭人一言一動無不關于內
則其處心積慮純乎坤道之貞然而剛方之操凜不可犯
方之古人柏舟而下不知于孟母何如彼所謂得其子而
名益彰以視宗周今日又何如耶昔范滂以鈎黨坐戮其
母謂之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雖死吾亦無憾若滂母者
世所稱賢母猶不免以聲名勸其子稍履聖賢中道假令
太恭人逮今日會見其子坐鈎黨之戮知其智必出滂母
上矣太恭人卒于萬歷辛丑三月二十八日未時距其生
爲嘉靖辛亥正月初二日卯時其卒之年偕府君合葬下

蔣之原同邑陶文簡公既誌其墓而德清許恭簡公又爲
貞婦傳行于世

傳 贊 祭文

大司成芝臺陳公傳

天啓崇禎間有經濟名臣曰大司成陳公諱仁錫字明卿別號芝臺吳之長洲人登天啓壬戌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丁母憂服闋起補原官充經筵日講以忤逆璫思賢削籍歸今上御極用廷臣薦起原官尋晉春坊中允改國子司業尋補經筵晉諭德尋去越二年即家起南京國子祭酒甫拜命以疾卒是爲崇禎甲戌年五十六天子念講幄舊勞賜祭葬蔭一子入仍祀公學宮錄賢也公著述甚富

其大者凡若干種各若干卷行于世君子以是窺公風抱之大云公生有異姿自少辨博窮其所老益務攻苦治舉子業爲有儒聲年十九薦于鄉明年下第父崇德君謂公曰兒不患不貴顧正患知遇早學殖不固他日無以報君父耳公唯唯乃大肆力于古人之學首讀孔孟書曰吾向者所治帖括之說微言大義不在是因日積所疑抉其指要久之得數十萬言于是有四書語錄已聞毘陵錢啓新先生倡道東南尤喜與學者言易公復負笈從錢先生受易學久之印可錢先生恨相遇之晚也于是著測天紹易義經易簡錄等書公既治經學有聞乃進而旁治史家言

遂留心經濟之學始公父爲崇德令公讀書署中習知民
艱念東南物力已竭而惟正之供不盡歸朝廷槃坐中飽
因核掌故耙見聞爲吏治砭石于是爲賦役一書以今而
觀吏道之污抑又甚焉時公囿經生也而熟籌天下事已
井井及公旣遇矣職在編纂益取史家言商榷古今理亂
興亡之故無不洞如觀火讀資治通鑑曰美哉辨忠邪審
治忽箴諫深切其啓沃之資乎于是有通鑑論校綱目會
紀二編一時傳者紙貴旣晉經筵會魏忠賢專國命時事
日非公進講之下惓惓以博謀廣詢進賢遠奸爲言其黨
聞而惡之一日忠賢以軍功冒賞上公給世券公當視草

辭不可或怵以禍公曰死即死耳券不可草忠賢乃別屬
所私而穿以朋黨謀報復坐公削籍詞連文文起翰撰欲
并殺文起公去惟闔門待死而已顧乃心不忘當世復考
經濟之說兼總條貫以類成編于是有經濟八編每顧逆
燭日張衣冠之禍不已輒欽泣曰吾終無以報君父乎會
今上臨御天日重朗次第進用而公者通鑑一書上已從
藩邸蚤塵乙夜之覽以是頗知公進用之公之晉司成也
佐祭酒顧公錫疇申飭祖宗積分法爲儲才地而公則時
進國子生諭之曰吾所司何業德業乎學業乎功業乎教
不行而敗若輩如曠官何聞者相顧色起會先朝餘孽猶

時時布要地錦衣某者忽蜚語中公禍不測未幾錦衣自
敗獲免公遂以宮諭捧節周藩役竣請告還里公前後輶
軒所至若邊陲要害建置沿革及一切利治民生無不得
之咨詢一日讀西山氏大學衍義好之已讀文莊公補義
猶病其漏也間取時務之要續補之于是有衍義合刻有
皇明衍義刻而公復議然曰詳于古而略于今記載之
家言而忽祖宗之成憲非所以昭法守也于是又倣二氏
之意爲皇明世法一編汜高皇以後累朝創守憑籍于天
德王道之間炳如也公一生著述之文莫大于是然心神
亦遂已殫竭矣備力疾成書竟以不起至公所抱慨于當

世之故者一則曰重閣權則旁竊自杜閣臣得人則閣權
自尊一則曰任將者刻厂待議而寬于課功故不能不事
欺罔將兵者擊附乎痔而責成臨敵故不得不出而敗衂
又曰天下事尚可爲惟言路與閣人隔絕雖劉瑾汪直不
久當自敗乃者中外之故難言之矣流寇交訌積十餘年
不解聖天子經營禍亂之日久亟思得韓幄臣以責幹濟
意未嘗不在公也即海內識不識無不注意公一人旦晚
且相而公已先卒不及待豈非運會之阨使然乎始公旣
久困公車念母吳夫人老不欲應舉會神光二廟相繼賓
天公泫然曰吾獨非烈皇帝所錄士而屏草莽之義乃進

請于母曰兒將北進哭二陵乃圖終養母頷之壬戌之役既上春官即策蹇走西山拜二陵徘徊灑淚而去其至性天植如此是年竟上第後公除母喪正權璫肆虐彪虎縱橫之時公欲弗起因謀之文起諸君子僉曰國事至此眞等坐廢無可爲者子倘寄朝籍而闔深身自便乎公感其義幡然起當是時朝士稱上公勸進忠賢無虛日致伏謁稱九千歲宗社大命危于髮絲天下已無君臣之義矣參語一拒凜然揭一代綱常還之君父卒啓今上中興之祚可爲功在世道而議者終惜公之未及大用也公素髮以天下爲已任又痛崇德君蚤世不竟所施輒奉其遺訓一

生殁砥大要歸之經術經世晚築無夢園讀書其中公之自命居然遠矣而卒限于年稍讀公無夢初稿亦足想見其先憂後樂之致云初崇德君蚤世而太翁太母皆尚在耄年褎病公承歡所夕代崇德君終子職者八年太翁每歎曰吾兒不亡及二人相繼謝世公哀毁一如喪崇德君也丹瘵痛含飲不速廬于墓所者三年嘗出前後經筵所賜鏹及八年餘俸置庄田若干畝贍族最後又推以及姻友及病亟猶勉裁成籍以示後人于是有病中一念錄是爲公絕筆公英敏博達志氣偉然濟之以學遂稱通儒其下出處去就間介然中立不激不隨淵乎其近道則得之

學易居多故公于錢先生没輙裂一土私祀之終其身其篤于氣誼又如此予生也陋不及交公然蚤知公爲正人心相許也比公殁而公子濟生偶預予譁以公千秋之役見委予以不文辭越二年公偕吳子守賢又來而吾曾邑用令君又代爲請者再詎不得辭遂本經世之志以綴公傳補稗太史所未備俟史臣裁採焉崇德君諱允堅萬歷乙未進士仕終崇德令其他卒葬世系皆别見令君爲公碣銘所錄士東治吾鄉時有聲予又因會籍以知公也

外史氏曰熹蒙初海內正人自身甲五十年培養以來一朝而畢聚于朝其間高者談理學次之樹風裁下亦不失

爲慷慨氣誼相與押主齊盟共致澄清之志惟公及文關學最晚進已翕然增占而公獨一意韜光飲鍔矻矻鉛槧間談經濟業人莫窺其際其後諸君子次第坐鈎黨或廢或死或遭竄謗下說者已爲門户之禍諸君子與有過焉公雖不倖免實變其死以有爲而所談經濟業卒不顯嗚呼宋之衰誠正而迂矣卽陳同父不能開南渡之運公亦何負于濟時乎

徵君辛復元傳

徵君辛子諱全字復元山西絳州人崇禎中廷臣交薦學行以貢入京師待詔故稱徵君云徵君生而岐嶷年度五

立識者知其非常人九歲入小學通孝經論語會族人誣搆繇役事破其家徵君遂廢學去而治生或謂其父小亭公曰而子千里駒也而局促轅下終乎遂贍之竟學時徵君年十六矣則從塾師讀書太山祠偶及程朱行實心慕之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也遂焚香端坐紀錄言行其立志如此顧猶未知所入年十九讀讀書錄知入道必自敬始作主敬箴以自勖自此棄去科舉之習一意聖學時人聞而笑之弗顧也未幾小亭公卒以七戒名所居堂酒笑遊戲琢燕會及諸吉事皆屏絕著孝經問疑年二十三門人始進徵君益深自期負玩心高明悟河洛之說因以契

天名齋自稱天齋子郡守張公某聞而異之叩其學大驚以為程朱復出即向之笑者至是偵其敬篤嚴苦狀皆折服于是門人日益進年二十七始就室于張補行冠禮于學宮之明倫堂從學師曹公茂儒講也其年督學南公居益校士至絳特延之執試而終不以舉業應因策以明體適用之說則條對井然遂令冠多士試廳之學官檄赴秋闈辭明年巡撫吳公協薦于朝不報又明年過關中執贄為少墟先生先生稱之曰辛子年少而知學尤其詣邸胡不足多也又踰年過安邑執贄曹員于先生自此徵君之學益有師承風動遠近所至登壇鼓篋答問如響同志雲

集嘗一會于垣曲再會于安邑三會于平陽四會于長安五會于洪洞六大會平陽二十四郡邑上于明倫堂皆從當道所請其守令而上有擁篲前驅之風徵君則益以名教是非為已任軺車所至必詣其里中先後名賢墓者則請之當道表章之而於河津則謁薛文清于太平則謁王文忠尤以寄景行之思仍錄其門人之賢者配饗于祠為舊典所未載云天啓中魏璫擅政居籍忠良則為文以告關壯繆闖者哭賊流寇渡河貢生盧若水首建義旗畏難及婦女王氏等皆不屈而死為著存烈編以哀之丑處凶饑薙戕道殣徵君繪圖上之直指因上聞得發帑行賑其

惓惓不忘當世類如此母喻安人卒哀毀如其考三年不入內室皆徵君年四十六矣居恒有感于當世之故嘗著衡門芹經世石畫二書擬效龍門故事上書以獻既而不果嘆曰資格不除科目不變而求人才飭吏治是却步而希前人也先是巡按李公曰宣巡按祝公徽又繼吳公後先薦于朝皆不報及督學袁公繼咸廉訪所屬人才得徵君接以殊禮貢于朝至京入胄監大司成倪公元璐令講學彝倫堂聽者環橋風動輦下一時薦紳先生皆折節下之會流寇孔熾震及鳳陽皇陵徵君痛憤著治不謀野擬上闕而上方下詔命廷臣各舉賢良一人以備守令選遂中

止而侍御路公振飛首以徵君名應詔旋給假還里其發
內閣賀公逢聖上書曰李全忠孝特根天性尙友古人所
謂窮不失義而得已達不離道而民不失望者全足以當
之并守令器也今卽用爲守令臣亦敢爲得人慶矣遂奉
特旨召用而徵君卽以其年九月卒于里門則鼎革前子
云年四十九疾革門人叩所學曰求昔無一物去昔無十
物復謂其妻張曰吾始終止此持敬語不及私門人私謚
曰文敏先生因祀之養心書院卽徵君講學地也先是紳
守笪公繼良擬爲徵君建講院會遷去則解所佩銀帶贈
庫爲也日鳩工貲至是成笪公之志以祀徵君亦足以表

一時人心推服之誠矣所著書數十種而四書說及養心
錄頗行于世其他語錄復若干帙徵君旣歿之五年庚辰
其門人賁龍來越請爲之傳因慨然許之
劉子曰予往年赴召得接徵君於邸且讀其所著書數種
未嘗不嚮慕其人以爲眞儒復出而徵君方急于用世不
惜援周流歷聘之風以自見意者大亦若詘道因委蛇及
徐考其平日立志之卓制行之醇已足爲吾道建一壇宇
則其于出處去就良非無據其眞聞龍門之風而興起者
乎自洙泗風微典型日遠士大夫溺于自私自利之說不
復知有天德王道之大全久矣徵君不由師傳發印聖矩

遂毅然以世道爲已任使得竟其用由賜不足議也而僅
止于此乃其學則已升堂爾矣嗚呼吾今不得而見之矣
夫

文學沈本人傳

予蚤歲得交沈子相處頗落落而心實器之旣益加嚴重
引以爲益友一日予卜葬內子犯人祖塋沈子來解予有
難色沈子言未終而去予因自訟曰沈子竟以爲不可乎
自後每見沈子必內愧久之而事卒得寢附下神道之列
曰吾不敢負沈子也而沈子已謝世矣悲夫沈子性坦直
與人交語必由衷遇意所不可輒侃侃陳說或面折人短

長當之者始若不能堪而卒亦亮其無他也其任鄰里親
族解紛息爭多一言而決與人期雖久不渝遇人急難輒
多方爲之往往陰行其德而不以告人夫沈子雖困諸生
中已隱然爲一方中正有達官貴人所不及者然居恒扃
戶讀書絕不妄與人事其于聲利之途岸如也故終身不
輕見一有司識者以是稱其有士行予所爲嚴重沈子者
此也沈子諱祖誠字本人世家郡城西之霞頭鄉其王父
龍津先生伎以嘉靖戊午舉鄉薦後官芃鄉令多惠政居
鄉尤以淳德稱父烈積學有聲配謝繼汪舉四子而沈子
居仲爲江陰云少補諸生輒下帷攻苦數試有司不利年

旣遲暮而志不衰久之子姓多鵲起者顧兆錦夢錦曰二子勉之矣吾雖老當先爾著鞭及撤棘復並報罷意亦豁如也父卒事其母汪極謹汪晚年痼疾沈子湯藥必躬親隨卧起以爲常昆季並長于文學而塤篪和鳴友愛備至伯兄謝出也先故無子爲之定嗣且撫其所遺二女如已出兆錦輩早孤亦撫如已出人忘鞬之歲庚辰吾越告饑沈子獨率其鄉之人行賑里中全活者甚衆明年饑益甚上官廉知沈子賢遂委以一鄉之政行沈子徵發期會次第井井至措置粥廠事宜纖悉皆具遠近就粥者歸之如投懷而沈子益出其私捐不貲以佐緩急鄉人皆相感而

勸時酷暑中沈子往來經紀竟以勞得疾旣革猶惓惓言粥廠事不已鄉人感之多爲望禱云年五十六配章氏爲予舅萃臺公爲漢長女而沈子竟無子旣卒兆錦遂進爲嗣子因思所以永其親也向予稍稍述岸略予喟然曰予志也其書之二錦皆從予遊有志操

賢門仲尼論士首行已次孝弟次言行必于信果此外無聞焉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斯可矣後世士風日薄高者馳騁詞章下之亦走勢利至有名噪公卿行同市賈以自矜詡于人曰名士而士亦爭艶慕之以爲榮使世道卒受其敝當是時求一扃戶讀書其人已如空谷音況進而語士行吾乃于沈子有餘慕焉

外大父章南洲先生傳

先生諱穎字叔魯別號南洲會稽道墟章氏章于會稽爲望族而先生家世隱約父信齋公樂善好義里中稱長者先生生九歲而母林卒則刻苦讀書以承父志年十四五從上虞孝廉俞齋謝公受易公器之已又學于九里徐公二公以易名其家受者皆登選士第爲名宦而謝公風節更著卽世劉罰門御史因劾對相嵩者也先生英偉風成長而秋陵二公之發達挺挺卓立傑然有麋冠珠玉鮮覩覩之志乃大肆力于經術久之遂以易學顯名于時發爲

制義追琢古致而多獨解一時知名士無不願交先生每與先生偕講社得疑義必顧先生云何先生徐出一解則四坐爭服明若春先生爲發酒諸文懿公果上公車不第一日過先生再拜請教先生具言其故授以指南公躍然復再拜別去尋登上第因終身聯爲石交倚所交知名士後先登第去者德先生不忘類如文懿公也少與族兄少叙公禮僉憲公煥號章氏三傑先生獨數奇以郡諸生試于省者凡十一舉輒報罷年踰艾矣乃去而從所好以處士終始先生困諸生旣久一日以蓍卜遇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喟然嘆曰吾其已矣將在及門二三子乎已

而門人日益進數十年間吾鄉以易顯名制科者多出先生之門先生遂儼然爲當世師無論識不識無不稱南洲先生云先生之設科也量人材器而程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其要歸于發摴發必命中乃已至摴作之際風雷迅厲又使人鼓舞忘倦故及門多所成就始而教于族族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其後族孫如鉉以孝廉舉已教于鄉鄉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若陶允宜以駕部郎顯羅光鼎以比部郎顯沈梭楊大成並以縣令顯已進而教于郡邑郡邑之士無不爭延先生者若馮景隆以大參顯趙璧及吾族祖挺萬以州刺顯朱某以縣令顯已進而行教四方

及京師則所至皆爭延先生若華亭徐文貞孫元春以進士舉中州郭棠吉以別駕顯順天周應中以鄉試顯及北老而再遊京師則朱張二翰學陶宗伯爭延敎其子弟而陶望齡以南宮第一人與以司成顯朱敬循以通政顯張汝霖以憲副顯張汝懋以御史顯已申少師瑤泉公獨延敬其婿郭生貢之還家年已七十餘矣再延陶氏陶允嘉以鹺運副使顯年八十而不肯宗周弱冠舉進士則先生所手摘而成者也及年幾九十猶爲諸孫授經周光祿聞之遣其子來學人以爲伏生再出其他後先及門者不下千餘人傳先生經學世其家者又數十人乃先生雖不發

于身而仲子爲漢亦受先生一經舉于鄉爲名邑宰先生之道不終塞矣始先生教如鉉三年而有成曰鉉自此塞矣然虧于第得周光祿曰奇士也但不宜遲暮則盡出其枕中秘授之日熟習之取科第如寄光祿唯唯一舉而連捷得陶司成曰吾非子師也行當大魁天下得朱通政曰子他日名位埒望齡及周光祿數起數仆則誡之曰子病太剛終不能大顯朱通政以先生九十來稱觴先生歸覘其俯仰狀私恚曰叔理不久矣果幾死自少愛宗周曰兒必有成宗周之舉于鄉也先生方臨任仲子有粵西之行舟泊江干宗周出初場以試卷呈喜曰甥必舉矣子何爲

寧爲里行遂辭仲子還而得宗周捷報然猶以少年登科第爲不幸其負知人鑒一切奇中往往類是先生性豪爽嗜酒每晨起爲諸生授經畢輒會客飲飲輒醉醉後輒罵座不顧尊貴人尊貴人在座者次第竄匿去益達夜飲不休甚則推食案鼎肴狼籍委地士人不敢俯而視又整席如初以進然此外不呼盧不射覆惟高談古昔稱經史及當世人物賢否而已故聽者悚然忘倦酒罷復考諸生課一一勘誡有差而諸生益日夜進于學館中少師即一日偶自他所歸夜深矣問郭生課不應先生震怒命長跪不起聲達內庭少師起而聽翌日躬捧夏楚至謝司顯先生

終敎孺子自今不率則請撻之復顧其壻曰世安得善敎如先生者自此待先生禮益隆先生雖日領貴人而語不及私未嘗一涉足勢利久而隸卒皆信之聽先生出入交遊晝夜不問兩處師相家皆長揖上坐或曰不已倨乎先生曰師道然也先生偉幹修儀丰骨嶷整面浮赭彩奕奕望之如神人而剛正之氣得之天授當其發揚蹈厲一往而前能令于夫辟易雖自謂賁育莫能當之先生常自稱曰使予得志楊忠愍事業不足多也先生既有志不遇耆憤嫉流俗往往發之酒後既老而罵座益甚常自笑曰氣足以配道義酒亦足以配道義又曰吾平生嫉惡太嚴然

人有片長輒頌不啻口出與人交終身不替遇有德于已者一飯不忘友人朱在川嘗助先生麥舟十金越數十年朱君物故其子落魄京師先生酬以厥金且給道路費命之歸其子曰伯何贈之腆也先生其道舊誼因拜謝而去又喜周人急族子某某罹于遣戍皆藉先生援得解先生終不言德也族弟某與先生比鄰子孫思欲并其第以自廣一日陷危法乃齎券納先生求援先生曰吾敢乘危以射利哉還其券而解之晚年家居里有遊于博塞闘狠無賴者必匿避先生即不及避必自縛悔罪乃去俗幾一變云先生律己勅循禮法雖造次不設惰容而心事磊落如

晴空皎洞然無纖毫隱伏故所至人望而敬之年八十命工繪青天白日圖小影曰吾平生以之則先生所挾以師表一世者非偶然已又曰吾平生學行得之謝徐二師居多益以知敎之不容已如是也先生配楊氏生二子一女長爲雲次即爲讓女爲宗周太恭人二子皆先先生卒而孫葦復世其家卒于萬歷乙巳享年九十二疾革謂宗周曰此常事不足諱也先生所著易解存河南郭氏故不傳而詩文雜稿藏于家宗周于先生孫行也然不敢言威屬而以師道事先生志不忘所敎也

贊曰師道之重于世久矣語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先生表

傳謝公之學擁皐比談易數十年淵源所漸多成名士宗周竊嶽不足道如周光祿甸司成二君子皆卓然樹立其出處有無爲世重輕而一出自先生之門則先生造就人才之功乃在世道矣周光祿嘗謂宗周曰吾平生得之先生不啻先生之于謝公也嗚呼今亡矣夫

章端齋暨配先姊合傳

吾姊之嫁于章也其夫曰端齋處士有賢行而天久之姊復天因合爲小傳以誌予骨肉之痛亦大略缺矣且嗣時既久一二事狀恍惚留憶間莫能此也一日復得其弟體衡君之狀而讀之曰有是哉乃復爲審傳曰處士諱養仁

字完素而端齋者則處士既殁而其宗人之賢者私賜之以當易名者也處士生而端方性至孝方弱冠喪其母謝哀毁殊甚竟三年蔬食飲水終喪猶不御綵服人多難之皆次中手書孝經一卷詳加考釋以示幼弟妹讀之志所痛也處士既喪母其父賓峯翁欲弗續娶則泣而請曰弟若妹皆幼失母而大人不續得無以見長致有他慮乎若此兒以一人兩傷父母兄弟心將不得為人子矣峯翁感之卒娶後妻陶而處士奉之惟謹待其權且飭弟妹曰有異乎無異母故孝必稱舜弟必稱閔汝盍識之于是弟妹亦能宜其父母如其兄庭無間言處士少讀書不甚蓄會

賓峯翁歲客都下其兄某又踰入都下不歸以是處士稍長嘗家人鑄而廢讀書然既長則向慕古人所傳懿行每事輒取法至所以檢身克已時時常若不及然嘗手署若恆坐卧行止皆有尺度而過吾姊尤莊姊予歸數年絕當戶出入處曰為善難作惡易一日之内三省乎身故其不聞有宴昵嬉呢之狀處閨闥之中肅若大庭見者或迂之弗顧也里婦有不潔者嫉之如讐即偶至其家去必浣其所經几席以示絕遇僕者于途望望然避之家居閭里人相語聲輒掩其外扉如不欲聞忽日或召所語者埋繩之其人亦慚服去以故隣有語者輒曰不可使聞于執方

先生族某者其塾師也夫婦反目至數年不解處士多方解之卒悔過為夫婦如初每曰吾賴此子得完一段天倫其漸為鄉里信服如此乃處士竟以毋喪坐毁浸病瘵瘵數年不起年二十四予外大父南洲翁處士族伯也為易名端齋鄉人以為信處士貌甚瘦贏質弱宜無壽理然形小丈夫而卓然至性過人雖未嘗學問動律準繩有有道仁人之槩天假之年充其至甯闇可淺也惜哉始予少不更事見人稱處士執方先生予亦曰執方先生既別處士三十年予老矣自顧行履猶不能當此稱使處士而在予將以畏友事之撫今追昔不覺流涕汍然其所以感予

慎者深矣嗚呼孰謂處士果不壽乎

姊貞範劉氏姊之殁也宗人誄之曰貞順而弟宗周以為未盡其美也改誄曰貞範云父贈公某母淑人章氏始予母之稱未亡人也姊方週歲而予在褓鞠育甚劬既而母子皆長養外家姊惟母之訓起坐相傍未嘗輕出外家戶性慧蹈蚕工織刺而體頎然倩雅外父為擇婿于族得處士方抱贏中痛不瞰問燕爾姊因之益修婦道且晚執饋以為常賓峯翁甚稱新婦賢既免喪處士即病瘵久之不起則姊年甫二十三遺一女一子次第襁褓中時予母子皆沉痛欲絕即其家人亦無不痛絕者且為姊難所處而

姊擁衰絰哀如禮哭泣之聲未嘗過鄰除若不知人間有孤寡事者頃之孤子稍長則奉賓舉翁指延師敎之漸有成而拮据未盡蓋勤時賓舉翁家浸落矣又終不得于後姑遂與分庖又數年病瘵以終時年三十八稱未亡人者十六年而病而支離床蓐者將十年則姊心死于處士之日久矣心死之而心毀之以至于病而同穴之意又不欲見諸辭色以爲近于情而遠于義有傷處士之德也至此始以報處士地下昔敬姜甚哭其夫君子以爲知禮吾姊乃以能爲敬姜猶者始能爲墻齊妻且不愧爲劉氏女婦以貞範有以也夫貞範生于萬歷丙子少墻齊一歲而死

于萬歷癸丑端齋生于乙亥卒于戊戌女適何光發邑庠生予一匡邑庠生撫于予終姊托也後姊十年而匡又死婦朱氏守節于今有姑氏風遺孤孫安民聘俞氏孫女一未字

世父學可公傳

宗周近輯宗譜見先世有日涉翁者其行義爲先少司馬良所先生稱述額嘆慕不已以翁之德卽託志園林如靖節宜必有福祚流于子孫可操券而俟及覈考其苗裔何寥寥也翁入傳而與予同輩稱孫枝者僅五七人其世嫡曰應麒麒之考曰學可公亦以行義聞宗黨而父子間式微日甚飮竹一線苟延門祚薄田不能給飦粥徵廬不能傲風雨一二期功之親又無論已予于是不能無感于天人之故予先所自出曰遂安卽翁之仲兄嘗三上默中脫父戌世傳孝子其後發于支于丁衣冠聚族人以爲有天道翁大節讓其兄成名而娉修篤行不愧其兄至食報從人若爭壤豈天道有定不定耶抑一乳而分揘于此注于彼耶公諱壯字汝男學可其別號世爲山陰木渡里人始遷祖曰文質公而日涉其曾孫也公祖曰西橋公森歪世配王安人勵節撫孤鄉里稱之考曰列泉公廌配傅氏生六子二女祖考皆世有隱德而公加耀云公生有介節于

辭色貨利處之泊然方盛年偶館於僻巷鄰有婦殊色忽乘夜寢室壞婦覆其下創甚大呼劉君救我公趨而拔出之時月色正皎四顧寂無人婦啓公無遽歸請逮于旦府君辭之婦曰非有他意慮覆巢之下心神恍惚稍伏扁人隻持耳公詰詣對户而偃自鳴耍曲至聽不二婦乃謝曰古有展禽氏君得非其後身願君世世受天之祜公曰某固願學古人耳因自號學可自此公意欣然若有得也蓋向慕古人之道而學之因默坐一室左右簡編經數月不出檢身甚嚴日遠于非僻之習自燕居與獨推之大庭無二履要在不欺此條夜心而已知是者數十年人未有知

者家貧歲爲人塾師賓館穀以養未嘗有戚容薦于事親及母病劇嘗刲股和粥以進母飲而甘之踰月乃瘥及丧父公方出遊在外忽一日心動趨歸父病革矣喻口乃殁擗哀毀終丧猶以無財不能爲禮爲恨至飲之終身遇諸弟妹友愛如孺子患難相卹不避湯火迄今再世合食人無私財子無常父皆公之教公之學其可見于躬行者如此雖未卜其道之有聞與否亦異乎沾沾自修築多而實寡者矣公蚤棄科舉業有弟及一再舉不售輒棄去以處士終享年七旬卒于萬歷丙辰八月二十八日而距其生則嘉靖丁未八月初八也配顧氏生二女一子子即應麒

頗能繩公志卜其後當有聞焉吾知公之學行且日光而日涉翁之裔未嘗不積而大也此予所謂天道也

族子宗周曰刲股而傷生逮婦于旦而至于殯禮皆道之所不載而公安之正坐未嘗學問耳公有感于是始有意于學而猶未卜其道之有聞則學亦難言哉昔孔門論孝弟爲求仁之本而中庸言上達天德乃在屋漏不愧始知乎此者雖謂公爲知學可也

孝愍周氏傳

吾鄉故光祿少卿周寧宇先生立朝忠清一節有古社稷臣風卽吾鄉諸懿行未能更僕數鄉人多化之者而先生又有令女孫曰周氏嫁于汪而死義君子哀之私謚曰孝愍言不但爲先生孫也禮婦人謂嫁曰歸義重于夫恩輕于父矣周氏之爲愍也曷不從婦而從子曰爲義絕于夫不得爲汪氏婦也不得爲汪氏婦乃其爲先生孫也先生長子曰太學君屋垂故遺一女一子女卽孝愍氏初太學君擇婿而得蕭山之汪某富人兒也先生有難色曰吾家儒素奈若婿舍中昔有主之者竟諾而歸汪先生歿不懌也已而先生亦謝世某舅姑繼亡主家者猶氣宜門女不乏甚雖一日與氏難狎作醫氣暇央侯移歸母家姑趙又繼母也不逆其子意時惑其婦詩之尋葬不忍聞舅汪

某時時怒詈則相爾汝追隨疊下如斯養習爲嘵嚀怒則助姑爲厲而已氏乃還母家而雨泣也曰吾死不歸汪矣此豈可與久居者乎其母不解所以輒遣之如是者數年忽一夕縊死皆其夫方館于外也亟走還視纔質明曳而葬之中野里人聞然有訴于家者曰死之夕汪某有獸行焉氏方觸犇逐之而某走挾乃姑爭持杖來亂擊其頭顱抱傷悶絕因闔戶自盡其弟熙乾訟之官閱二月起屍烈日中顏色如生然當争者竟無能斷斯獄也于時進熙乾慰之曰舅不義而殺其婦還以舅抵是父子相殺也且氏固念之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辱親之名以偷生殺

人之父以亦猶無可有既乾歲之事遂已然而氏之志
愈不可以不白也郎汪氏可無婦先生不可無孫因作爲
孝感傳俟採風者擇焉
外史氏曰予讀書至中冓之刺莊公而醜之衞宣以是亡
其國下及唐季宋元之際何獨不然當是時假令宣姜輩
雖有秉孝感之志者獨然制人主之惡而不得肆國亦奚
底于喪方且三綱由此而明九法由此而敘其有裨世教
視柏舟一誓僅以從一終者節烈不更遠哉然則孝感固
不特爲先生孫也蓋亦永爲汪氏婦

黃貞女傳

子母族章會稽望族也風氣岸直别于他者姓入國朝以
來貞臣志士代不乏人郎簪弁女流亦往往以德操著如
先太淑人撫孤宗周尤其皎然者與哉于今又得貞女焉
其父曰太學生方揚母劉氏爲予族兄先方伯公女有賢
行而蚤世先舉子曰英士女子二人貞女其長也生而柔
婉有至性母歿哀毁骨立既殁喪遇忌必慟工于織刺暇
則學書史稍覽詩易兼通釋典長而閑于閨門之禮足未
嘗輕蹈戶外也初太學君之考司城公方官京邸時王新
建瑞樓公有子族壻也因以其孫求配于貞女曰此其爲
文成後者也司城公曰吾女孫得奉文成祀幸矣遂字之
乃王氏之子固嬖人所生也一曰家數作瑞樓公遺出其
子曰螟蛉也且以其事聞于朝太學君聞曰誰氏子也而
稱奈何乎因絕婚王氏瑞樓報可然猶爲族子所持未敢
與言絕之也至已巳貞女待年二十矣王所謂螟蛉者自
燕歸乘瑞樓公故而覬世襲且一來請婚府太學君方謁
部下託故謝之女微聞所以心竊自傷適有議姻于妹氏
者貞女從以爲已也一日引佩刀自截其髮家人驚問故
第曰吾毀容自廢外侯君父膝下終其身於頭毀矣如其
不可請以死其人幾無死者已而遂得疾不起疾數月時
以不一面父爲恨臨革坐起持佛號而逝且謂家人曰吾

死命也幸勿悲悼當郎巳之某月某日也嗚呼女何爲
而死乎以爲死所天誰爲天者以爲死所暴又未嘗有鼠
雀之訟也一日陶石梁先生與予講居易之學人皆指處
夷狄患難爲前途者而先生以理中二女子爲證曰只此
是易二女子者其一爲張氏女既聘于王而夫死竟歸夫
家易服守志其一即貞女此其事皆甚奇而貞女所處爲
尤難云方絕婚之議未决也英士嘗謀之于予予無以應
既思而得之絕婚義也究姻禮也與其廢禮無寧廢義蓋
亦爲女子地當出此耳不意女子能言死女子死而禮
與義兩入無憾又此全于父子間豈所謂居易俟命者與

險易之數貞于道不貞于遇如以遇而已苟且偷生靦有完地何苦而以六尺從之無乃行險徼倖之至乎則貞女辨之審矣英士方有志于學一日以其妹之狀來請因有感而為之傳

共姑傳

共姑者王父兼峯府君之女而宗周之姑也姑生六歲而陳安人卒育于大母恭年十九歸章立鎬時章門方汰而吾宗中微非匹也甫入門即失姑母潘姑沈侍御女嬌而悍視婦姪督而服練則女奴畜之日罵詈鎬亦不礙焉沈乃錮姑別室鎬出而私外婦沈私其外婦猶婦也而益

虐其婦朝一盂飯夕一盂飯穴而入口不一飽姑處之暢然分也而恭順有加口無嘅息聲閉戶外且日理麻枲紐紉之職以爲常沈稍稍感動雖姻婭及往來鄰媼見之無不泣下者由是出姑呼鎬前復行同牢之禮頃之鎬乘外婦故復不禮其婦搆鬭數其罪又錮姑而虐之如前狀久之鎬又出始呼鎬爲夫婦凡三爲夫婦而姑始成章門婦會沈且死矣自此鎬出入內外猶浮湛而已姑嫁之亦不禮於鎬鎬不受竟以流蕩破其家所姑操家政勉力爲無可為者猶思以禮致延家聲每於臘祀先歲時閒讌親故皆有餉姑取諸女紅或脫簪珥給之鎬不一問也然之或

反以為恚歷年益磨竟憂悴以死猶手遺飦粥田十畝聽鎬一朝而盡之亦死所遺三子皆餬出姑撫之如所生所生者二女子宗周少時從祖姨陳道先姑姑婦閒蹙蹙狀甚郡姑之幽囚而不死且不至終逐則陳有力焉及宗周既長侍姑幾二十年絕不道平生一字晚年偶及之方一二大略輒捫舌曰天擊我矣一揮涕而罷且曰吾平日不言而今言之何怪也吾死矣夫已而遂不起嗚呼以予所聞見我姑平生何異詩人之詠綠衣我思古人俾無訧今我姑之謂乎求之圖史蓋姜詩婦鮑女宗之流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宗周追感其事因私謚姑曰共而傳之祖姨陳

即陳安人之妹孝廉章孝泉公之妻而于鎬族也孝廉死姨操方嚴以節行著云

張守齋像贊

行方而嚴制禮則謙學博而偉厥用則晉故所至望風郡邑奉為師表而王公失其炎炎嗚呼先生不知其人視其所自占曰守之云乎庶幾秉志不回古之矜而廉也與

黃白安侍御像贊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裘紐絳袍觸邪則廌寮正任卜齒豪抗直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先久矣不愧男子而惜公者猶存乎少試秦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息髮白

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作士噫嘻易簀公志以酬茲茲千
載伊誰後死（作贊追像得之官司理時斯家難之日八年所矣故云）

王聚洲年友像贊

嗚呼吾友以爲錦閣之英也而雅志錚錚願出入乎禁庭
以爲公輔之器也而慷慨自喜恥浮沉于聲利故上書掛
神武之冠去國收棄錮之藉爲五湖長與五嶽朋終栖栖
而皇皇奕喪家之足惜公且放比靈均而品則觸讒北海
之匹與

陳中湛總憲像贊

進而奉公之敬也袞袞挺相與之從退而弱公之風也新

新何慕用之殷一日得步公武而公其已矣寥秋稜之肅
肅標岳峙以鹿賸我瞻斯像三歎平生不有作者云胡以
興

祭趙儕鶴先生

嗚呼泉高匡山厥宗儕華先生以之峯巒高跨玦發匯川
其流河漢先生以之發條濬瀚篤哉先生曠世人英卓犖
不羈還就準繩千長之才希文之志北海風標東山韻致
蚤踐鈴司孜孜品鑒洞觀消長深維否泰六計是遴群小
所睨滄桑幾更屈指癸巳嚈年一山鋭意太平激揚進退
仕路以清庶幾慶歷君子滿朝旋踢黨禍席卷風颺聲連

蔡宗禍酷身家蕭蕭白髮萬里黃沙怡然就道視險如夷
執戟待盡叩首何期卓哉先生始終一節爲國樹人歲寒
冰雪胡不慭遺再逢明聖天綱新開衆錐誰競回思哲人
愈增嘆息悠悠世道曷知其極嗟乎鯫生桑交英俊晚獲
詞朝惓惓後進登先生座光風吹噓即先生音蘭芬玉潤
退而惘然消吝都各一日歸田銀臺三晉昌言不足手書
以訊國士過我一官相殉魂夢徒勞感慨在茲雲山萬里
遥聞旌襪先生已矣我來趨覲生死此心致君堯舜

祭孫淇澳先生

嗚呼君臣相遇自古難之蓋有有臣而無君矣未有有君

而無臣者也我皇天子御極九年求賢若渴金甌徒卜夢
寐時殷竟無有一副其望者已乃物色及先生不啻儀形
傅說之下特起蒲輪而先生已委頓不能就道矣猶扶病
抵國門逶迤陛見竟爾盡瘁處九重延佇之懷計聞之日
悠悠然故深宸寧同朝之士咸爲嗟咨失色若撥孤標
然噫嘻何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以先生之品之學而僅
行其道于典禮一席或挽之或阻之次且將十年而一片
愛君憂國之忱無日不懸之魏闕也乃復絶遇而絶齊之
撫今追昔人也天乎然先生之道雖未行于操路而千古
綱常衍先生而扶植者已在典禮一席一時昌言偉議萊

訟朝端九重爲之動容擊奸因而落膽傳之信史直與趙
盾之書同嚴斧鉞而先生不朽之功已在宗社矣乃者聖
明昭雪孤忠身後之典悉從異數亦可謂生榮死哀而先
生之目其亦少瞑已乎宗周久辱同心林皐相望千里廷
廻矓而從先生後塵復登朝右孰非先生餘庇所及而先
生已不我顧矣撫茼臭于當年悵芽踪于帝里能無引領
心摧臨歧鶴斷耶敬陳一奠附以生芻冀先生之顧我也

祭祝廓園給諫

茫茫宇宙萬古斯文開爲正學洙泗是尊爰及宋儒濂洛
關閩距邪放淫益嚴以謹道之將行小人所病是非紛起

邪或勝正僞學有禁僞黨有碑國臣伐木先後一揆世道
愈降如彈岐江亂臣賊子日以披猖後之視今視昔猶甚
煌煌大明而申學禁禁伊何東林射的二十年來飛矢
孔亟一朝發難忠諫駢首詔獄株連積屍如阜嗚呼哀哉
人百其身卓哉我公度越人倫我公之品冰寒玉潔屹立
千仞轟轟烈烈蚤遊梁溪與聞正學守學之貞信道之卓
以此事親以此事君以此事師以及友人戮力同心用補
袞職逢忤權奸以中讒賊以進以退以榮以辱以生以死
惟此學爲是學非學請折諸聖是道非道請卜諸命致命
遂志如此而已賢聖之學莫大乎是嗚呼我公矢死靡悔
臣罪當誅于學何罪講之則明行之乃至抑之愈揚挫之
愈厲世有升降道無汚隆江河行地日月麗空所府心者
徒罪友生于秋之評定有前盟生離不逮死別徒云臨風
一慟仰叩帝閽

祭周海門先生

嗚呼士有曠世相感不啻一堂而或覿面而失之其爲人
之賢不肖何能以寸乎有目而不覩辰星之麗謂之瞽有
耳而不聞讙鼓之陳謂之聾士之于道也反身即是而不
知求幸遇其人矣示我以明白坦易之說而猶不知求則
亦聾瞽之夫而已嗚呼斯道之不傳于世蓋千有餘年而

吾越陽明子以良知之說啓天下及門之士于吾越最著
者爲龍溪先生又百年能淑之門子吾越最著者爲先生
先生于陽明之學篤信謹守之由禰而祖·嫡相承讀
其書宗旨有述宗傳有編一時學士大夫又相與維持左
右庶乎無斁懿哉先生其于道也可謂辰星之麗天鐘鼓
之在序凡有耳目者皆得而聞且見而況其開闢焉望道
而趨者乎始先生盛講良知之學往來吾越予髮未燥也
及稍有知頗欲深省身心爲受教地進而及先生之門而
先生既歷仕途雲泥相失晚年懸車會遭學禁交遊盡謝
日徐理而表章斯文肖想先生爲上紳者祭莫天假之

緣宗周不進而奉先生于朝亦將退而奉于野而先生忽已逝矣嗚呼世有覿面而失先生如宗周者哉先生之于道固如是其明白而坦易也從之者得天下而終不能得之于宗周此予所爲弊弊者也世之不爲弊弊者蓋亦寡矣私淑先生之學呼寐者而覺之自學禁以來諸名宿略盡止當斯道絕續之候而又不少留先生爲後死者地則其所關于世道之不幸爲何如者予能無泫然于先生乎哉先生捐館之時正宗周趨朝之日不遑走哭始臨風灑涕一誌平生仰止之私冀先生有知終不背我門牆外也嗚呼業已暮矣白髮矣而猶知先生之道之可尊非畏知有不厭者耶其先生之啓予耶其即先生之啓天下後世耶尙饗

祭殷二無副說

嗚呼孰有以一身之出處卜斯世與斯民且以一身之存歿關斯道之亨屯俯仰古今罕覩其人何意出處存歿哉一時獨繫之先生之身嗚呼傷哉惟先生鍾川嶽之間氣生有異姿夙契道眞少而學義文之易覩而通河洛之神遂爲東南學者領袖而舉世亦望之如威鳳祥麟故先生雖棲心林壑視珠丘如敝屣輕冕如土芥而世亦不能終廢先生之用而辟紀綱一時予以道契之雅叨謀征之感激者于此十世運之維新夫何予既罪放先生亦以病請後先去位席不及溫吾道窮矣爾生何辰陽九之既一疾遂淪痛山頹而木壞在予平昔從游之侶安得不念此而愈殷乎斯時也既人亡而國瘁亦索處而離群奕奕先生其重念我乎稽山鏡水之間一發宛委之鴻文予敢不殘絲夙可請事逡巡行過但然想焉如將望靈輀之既遠哉生芻以逕陳敬臨風而拜使將府辦之可申哀哉

祭丁長孺

嗚呼弟今不與兄辭矣平生之誼若何可言日者兄病革猶切切念我一二友生以其子書來召而弟不果至未幾計聞侗侗來奔欲一見兄相與永訣而不可得豈不痛哉弟之初與兄邂逅在許敬庵先師之門時弟初向學見兄神氣軒舉逡不敢仰視乃敢有當于兄心相視莫逆既別大將十年弟已蹤跡潛絕而兄私于士大夫間推轂游揚無虛日一日緘書鄭重不勝其愛慕之誠而弟乃辱與兄友其知我有如此者當是時廟堂之上黨論初起兄首以直道見鋤退而隱于合溪之上惓惓乎世道之憂生民之計凡有所見必于弟乎發之弟因得廓其蒙鄙以堅定其志出處進退惟兄之指是承十餘年來不敢以其身爲小人之歸者皆兄賜也一旦時事轉移弟與兄先後起官弟

由而兄不出居恒輒念曰吾愧長孺多矣遂投劾去會黨論復起兩人復相繼削籍而兄已病且死兄死而二三友生禍日熾吾不知當日垂死時纏綿深惓更何如者嚮使黨禍之初起也兄謂門人陳子曰劉師得無罹不測言已泣。假令弟終罹不測兄真不難與弟俱死者惜乎兄死而弟莫之從也嗚呼噫嘻彼蒼者天實生吾黨千秋上下寥寥幾人其生也不偶則其出也有為焉是兄也學古人之道推當世之變竟不能一日試于清時卒江湖憔悴以死于生平幾幾欲切于二三友朋間恐其禍之不免而莫之救也天乎人乎其吾道之窮乎兄既死而二三友生

遂亡矣弟死于纔而殺于賊獨弟尚偷一日之生亦僅僅如窮人終歸一死以報知己而已日月云邁我心悠悠曾弟有殤子之戚卿其尊酒遣一介之使進之几筵用陳永訣之衷知兄必有以鑒我也

祭張愼甫

嗚呼三代以前士多尚行而後辭章三代以後士或尚言儒術漸靡及其獘也以文滅質道乃淪亡聖遠言湮人鮮不振邪說披猖士生其間家習一喙如鼓如簧不有哲人尊絕響聖謨挽假假猗與先生英姿卓立教穀畊方沉酣典籍淵源紹述在溯禰濟濂泉談易師嚴道尊朋來遊方

之及詩書春秋載籍因略致詳進之四書凡所折衷布帛稻粱非聖不讀非學不講麥寐羹牆九經卒業伯仲之間康成紫陽詁云訓詁實貧羽翼斯文耀芒平生大業盡在鑄摩入室升堂嗚呼老矣壯而不試遂草深藏士命千秋揚壢青紫鶉是短長引其今日道亦下綴長夜莫莫得我先生如何以獨日入之光功存世道吾黨小子庶哉偷狂再窺先生寶焉歸修王氏金科非徒言之賁允蹈斯為表為坊行年八十雙目已盲藹藹不忘兵積既久豁然一日親識承當古云朝聞又云陶鈞先生可方嗚呼可矣人誰無死賢者流芳役役延者悠悠天壤孰為韓張瞻望几筵

言採江蘺以將一觴靈其鑒我飄然乘風鸞馭相羊

祭王生金如

嗚呼求友道于今日抑何寥寥乎蓋勢利之溺人深而講學論道之風絕不聞于天下也始金如甫弱冠而及吾門負志不凡比聞已得所師承予姑逡巡謝之而處以朋友之間自此往還無間每相見必以學問相切劘絕不及流俗一語至于患難則相恤德義則相勸過失則相規者匪一而足當是時予以為求友于天下而不可得也乃得之予金如私心甚喜金如亦不鄙夷予而託為同志者幾二十年從而日信益堅相切劘益摯每有所規益予必改容

以謝而金如自輕自策亦不少恕也予輙因是以窺金如其超世之識過人之才殆處僨飭之所務有非流俗輩所敢望其萬一者古所稱豪傑之士非耶而世已有知金如者矣天假之年我知其必有用于世即遠大投艱無事不辦而何意其止于是乎乃予所尤惑于金如者金如有天下之識而不必用之于古有天下之才而不必副之以譽有天下之真兼懷而不必出之以養如是者凡以成其為金如之學而止即質之金如平日所志宜亦有未副焉者金如蓋背中道而止乎天假之年我知金如必有進也予猶記同社之會金如倡崇立誠之說及省察克治之說予

心喜而目之曰金如自此進矣竟以同人意見相左不竟其說而程子即欲效一語于金如不可得以迄于今此事遂成空谷嗚呼予負金如矣若二三諸君子之辱交于金如者其所取舍政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固不能一一而要之百身之贖皆有同情古稱三益金如近之予于是益知朋友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于世也嗚呼今亡矣夫

劉蕺山先生集卷二十三

雜著

三統考

天之道莫大乎時王者繼天立極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亦莫大乎時上古三皇氏雕得而紀云傳稱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故稱三皇氏則三統之義所自祖也黃帝受河圖仰觀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帝堯氏作乃命重黎之後復典天官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所正春夏秋冬四仲之序犁然而歷法大明舜協位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因之由此以觀則唐虞之世歲必首春月必建寅已開百王統矣夏受禪其道也因其四時之書則有夏小正視唐虞之法加密焉若曰星昏旦之次分至啓閉之期雷風冰雪雨暘水旱之節百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鼠蟠動蟄與陟降鳴雊之應以及王者因時行政慶賞刑威之準三農以時種植耕斂作息之宜靡不畢具此夏時之善所爲考諸前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至仲康之世羲和廢厥職俶擾天紀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王命胤侯往而征之蓋夏正始

亂也其在後世可知矣是以殷克夏則改夏正周克殷則
改殷正殷周以征誅得天下其敬天授時之法未始不歷
修夏正之遺而必遞改正朔以新一王之大法則綱大亂
之後者利用革也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而大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義取改正朔也夏正建寅殷
正建丑周正建子天地人三統也天以斗杓運乎中央爲
四方之綱遞建十二辰而以初昏爲候如曰躔星紀之次
而月行會之則建子也曰躔元枵之次而月行會之則建
丑也日躔娵訾之次而月行會之則建寅也必取三辰名
月以爲歲首者陽氣始于子子者孳也言萬物滋于下也

進于丑丑者紐也言萬物厄紐未出也長于寅寅者引也
言萬物至此畢達也天以生物爲心以三辰爲功於三辰
見天地之心故王者義取諸此以改正朔然必三陽殷泰
盛德在木協風乃至于時爲孟春而歲功著于地上此夏
時所以稱善也其曰天地人三統者子一陽始生于重泉
天數之始律應黃鍾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故得天統丑二
陽地數之始律應大呂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得地統寅
三陽三才始備律應太簇地天交而爲泰后以財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得人統也又曰天開于
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者按邵子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

之數推之天地人從出之序得三辰之會今以十二月準
十二會而知夏統得人殷統得地周統得天也漢劉歆三
統歷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
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黃鍾
爲天統律長九寸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
六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于未令種
剛彊大敵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正
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
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
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統

其于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
寅爲人正云蓋漢以律起歷以十二律協十二辰應十二
月而推本于三正之義如此亦自然之應也又曰夏得天
統謂顓頊而王者冬至得十一月甲子朔爲歷元也殷得
地統謂殷歷統首得甲辰也周得人統謂周歷統首得甲
申也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人功自寅成于申也
故云然三王正始所改者正朔而已若夫春夏秋冬之時
十二月之次則周不能改乎殷殷不能改乎夏夏不能改
乎唐虞一也何以明之舜攝位以正月受終于文祖先得
夏時也殷以十二月爲歲首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告卽位也太甲
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始免喪朝見
羣臣也而漢書律歷志謂伊尹之祠以冬至越祠先王
于方明以配上帝謂殷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而以建子之
月爲十二月故乙丑日長至而配祀上帝也則非踰祀見
祖之義矣是誣經也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泰誓曰惟十有
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十三
年春正月二日也蔡沈解曰卽建寅之月則夏王是也如
以爲建子之月則不合書春矣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範出神禹所叙則五紀卽

夏小正之法也曾謂以武王之聖箕子之明而從數之乎
故豳風之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曰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葦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又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則皆夏時也宛然有夏小正之遺意焉其
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者
則從周朔也故稱日焉蓋以見月之必用夏正也而律歷
志曰初發師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明日壬辰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會于孟津明日
己未冬至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則
以周正建子曲爲之附會云耳孰是而可以通春秋之說
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
易服色謂春王正月行夏時也按左氏傳曰周正月建子
之月也而胡安國傳曰仲尼以夏時冠周月謂建子非春
仲尼首易之以春王正月也建子非春則魯史故書冬正
月乎而仲尼易之是矯誣上天也抑故書冬十有一月乎
而仲尼易之是紊亂二百四十二年時事也且以夏時宗
時王義則紆而以臣子改正朔罪則僭也春秋何居乎然

則春秋之春正月卽夏時之春正月明矣仲尼作春秋卽
因魯史實錄明矣但魯史編年紀事每歲必托始于冬十
有一月而仲尼手經筆削則托始于春正月所以爲改正
朔行夏時志天子之事之實也至于春秋所記時令一一
以夏正通之如桓公十四年春王正月無氷志春和重民
命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言冬有
愆陽終冬隕霜不殺至于李梅且華而實也成公元年春
二月無氷言陽氣初協至仲春始解凍也昭公四年春王
正月大雨雹言陽爲陰脅也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言五穀不登見人主棄民命也則亦奚必以周正建子之

序定災祥乎哉況周入春秋以來王迹熄矣天王不頒朔諸侯不視朔天官失職莫考異同于是魯文公元年失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告朔之廢自公始至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故二十八年春無冰則二十七年之冬也無冰災也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以有時災至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八月猶西流而然在十二月則三失閏之故也然則魯歷之不正久矣定哀之春秋非隱桓之春秋矣四時災祥莫考而定矣欲區區以周正紀其終始不已誣乎夫

閏失則四時不正四時不正則歲功不成歲功不成則百工無所釐而庶績乃隳先王繼天立極之統泯絕乃盡故仲尼有感而作春秋春秋云者互舉以見四時履四時之變以紀二百四十二年之泉亂屬辭比事而撥亂反正之道炳如也首書元年欽昊天也繼書春王正月正天時明王道也絕筆于獲麟以天道終也董仲舒曰元者大也言萬物之所自始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正者王之所爲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云爾使仲尼得邦家之任必將舉春秋之法見諸行事首得夏時而行之撥亂反正臻斯世于唐虞之盛故他日告顏子爲

邦首曰行夏之時行夏時將以夏時見行事之實非區區改用朔之謂也仲尼既歿又百年餘而入戰國迨于暴秦事不師古克周之後以孟冬之月爲歲首按史記始皇推五德終始之運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漢興因之高祖始入秦紀年書元年冬十月乃知秦漢之際蓋以冬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冬十月爲春正月也暴秦且然而況于周乎況于殷乎況于孔子之作春秋乎善乎孔子言之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董子推明之曰道之大源出于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蓋之矣漢興百有二年孝武用諸儒議始改正朔行夏時太初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歷元復得天統定太初歷爲萬世典常嗚呼盛哉

題張幼青弔忠錄

過武陵年家子張幼青以舊所著弔萬工部詩及申理舊合州學侯冤狀示予予讀之欷歔泣數行若重起二先生白骨者因念幼青諸生耳何與天下事乃能慷慨淋漓言人所不敢言如是夫亦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憨大方逆璫杖殺工部時克渻大裴同之同聲倡劍者

且抱頭鼠竄一時士氣已盡卽海內學士大夫有憑而予之者亦已寥寥空谷矣及季侯諸君子雖作則勢蓋燎手方大索黨人偵卒布天下所至道路不敢偶語而幼青獨率諸友生具呈上官請以百口保季侯上官爲之咋舌矣復向時文人弄柔翰生活其後幼青竟坐是爲讐家所持得免于禍幸耳吾是以知幼青果不可及也吾鄉張文恭公爲諸生時聞楊椒山先生之變操文以祭識者知其不凡視幼青今日其識力何啻徑庭將來豎立殆未可量先正云宇宙內事吾分內事願幼青更廓吸孔進而窺其大者區區殘墨數行出之笥中固不足爲幼青重好事者爲

付之梓人聊以存二先生也幼青亦云

題勤王紀畧

辛酉之役天王何公破家殉國仗勤王之義力雖不任天下壯之會時事已壞公志益無可展嫉公者因中以危法權璫爲政卒就吏訊遣戍去而其時與公周旋兵事者有徐無夢云無夢慷慨任俠以布衣遊江湖間故嘗受知于公者也一日募兵吾浙卽拜爲上客委以調度多中肯綮既領健卒六千人行次邗關以片言定庚癸之呼自此北進無譁者竟爲榆關一借聲援惜其謀不盡用于公僅結募兵之局而公亦旋以讒去無何逮詔獄禍且不測無夢復徒步走榆關詣閣大吏袁公解之袁公固嘗按公所募十甲乙欷然無隙可乘第恐以公事坐累稍縮朒不任而無夢力以大義持之卒爲公地得不死人以是益多無夢無夢居恒慕要離聶政之爲人期得一當報知己是役也游于行間者猶策士之常而濟公于九死一生之日則庶孟嘗賓客遠矣嗟嗟國士之遇國士之報往往不相償自古嘆之卽君臣且然况朋友乎友人有談無夢風義者復敎予勤王紀畧因假然想見其爲人而書之

題楊椒山先生佚稿

嘉禾陳子則梁緘予椒山先生佚稿一通則先生在詔獄

時貽提牢北部應養虛公序也先生文集若干卷及獄中手著年譜既盡行于世而其佚不傳者倘得若干篇近始爲天台陳木叔搜錄付梓以補全集之缺而貽養虛公者其一云予因莊誦數四而有以窺先生之微夫養虛與先生傾蓋交耳提牢之役亦不過畢其職分之所當爲稍異于前此諸公之下石者而先生乘變相感一時知己之誼滿紙淋漓至不難刎項以見志且書之謂曰吾地下必有以報應生嗚呼朋友如此况君臣之際乎吾乃知先生之心如萬斛源泉隨地湧出無處不遍滿在子爲孝在臣爲忠在弟爲悌在朋友爲信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而先

先儒有以完之宜其忠義光天壤事業亘古今稱本朝有數人物不虛耳乃先生之言心也必試之死生利害之際以觀其素卜其所養又推之見道之分明可爲知本矣孟夫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此亦人人皆有之本心也而獨歸之賢者之弗喪則亦何以得此于賢者乎讀先生之言亦可以微警矣則梁好古士也辱與予交因問序于予而予爲推其說知此將以示天下學士大夫之求心者亦叔者則梁友也予雖未識面擬其所好可以知其人并借以書事哉

義倉先聲

予嘗感朱子社倉法以爲荒政之前茅無有善于此者而後世卒鮮能行之俗之弊也人樂苟且之謀事規旦夕之便誰有以王道爲心生民之饑渴爲己饑渴者夫社倉其小者也質之三代限年耕餘之法猶然移民移粟之陋習而後世且擬以爲創典如井田封建之不可復何怪民生日蹙致有今世乎說者曰今天下三空四盡之日也當事者總總補救苟幸目前之小康不得而迂議社倉是垂絕而爲畜艾謀空拳格鬪而講坐作止齊之法也其然乎其然乎嘗請以責之吾儕譬之父母衰老缺掌婚嫁不能給諸子其諸子之成立者尚有餘力也不手足是念而擁肥

自殖必無幸矣歲甲戌吾越大水西南一帶剡江之民多爲魚鱉者三縣人情洶洶請救不得請弛征不得請常平粒米又不得于是當事者慨然議賑賑無幾也又無法或反以爲厲一二有心者乃起而私聚轉相勸導得金錢若干計三縣罹災之民不下萬戶各得持數日糧以去尚剩有餘糧會當事者再往賑而吾黨遂弛其擔諸君子乃進而請予以此嘵嘵而假戾者爲郡中義倉權輿可乎予欣然贊厥謀因有某友者即首捐百金遠近輿情輻湊而進甚于前日之捐賑予因設計其事以某處置倉廒以某甲司典守以同志若干人爲逐年交盤之次以某時爲斂發以若干年權子母而蓄息一聽之首事者至于今日貯本之資或捐或貸隨豐隨約皆不敢強需之歲月以漸而進特之十年之久而其事有可觀一旦旱乾水溢地方或得少恃以無恐較之乃者家賜人給之勢不相什百乎是諸君子之明德且垂之世世而無窮即一錢一勺之助與江海等無疑也今天下胥岌岌矣亂自吾儕人人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將一膜之外皆胡越誰與救其菑而恤其患者乎今吾倉以義名是合于爲人以爲義也合于爲人以爲義凡以解吾兄弟之顛連而上慰父母之懷也知乎此者其于西銘之指不遠與

賑嵊緣起

季春有白馬山房之會偶及鄰嵊災其民菜色有不忍言者蓋自去秋不登迄于今死亡流散之狀日異而月不同勢岌岌盡矣一時諸君子相顧嘆息若身罹痌而莫爲之所予因商之祁世培侍御請上官暫捐貉金召商轉糴庶幾米集而價平官不費而民沾微息亦小康之道乎或曰官貉如洗奈何無已請以吾儕士大夫之有力者任之而終難其事卒付之虛飄而已既㫰會語稍稍聞之王生爾吉輙然爲詩文偈計以千金行一聚而身任因之一于是遠近傳之翔翔相勸方擧事有日而府中王金如孟顧子

曰嵊民死者垂盡矣幸有存者手無一錢而欲以平糴博半菽之飽此涸之枯魚之呻也請如昔年天樂鄉故事設廠爲粥以食餓者予思以一邑之衆而計口求活于一二指大之手猶西江之涓滴耳雖然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必博且衆將堯舜其猶病矣因聽諸君子隨其願力爲之嗚呼曰分世業之制壞而議常平常平不得而議借貸至借貸不可得而又議授餐斯其爲救荒之策愈苦亦愈下矣顧予思往者天樂之役郡邑諸大夫實爲士紳倡吾儕相與仰承之不過推揚德意以報成事至今一方之民歌樂只者歸之諸大夫又安知前徽之不可繼乎斯吾黨今日斯舉將爲之嚆矢也聞者曰然因相與賦羅行事其條例署之金如頗悉不再具

蒙求句解引

有亡子者日與里中敗類遊相習爲流蕩漸去其家既而益習其所客之風土人情而安之且爲終焉之計矣一旦有示以鄉井之樂而招之使返者掉臂勿顧也設也何其亡之未遠而招之主人無辛苦之勞而亡子有旋反之喜豈不大幸此性習之說也易之蒙蒙也山下出泉涓涓而清駛猶未遠其初也君子則之以果行育德有至呼亡子之義焉然嗣以語今之人雖有知者猶見遠蔣氏古村有

行誼孫謝擧子以蒙師教授里中念流俗之敗自後生小子始也因倣古人小學之意演爲詩歌十餘則陳之家塾以佐句讀所不逮其言或雅或俚一一出之肺腑一二父兄覩之以爲巴人之餘學究之語耳安取于蒙求者而稱之而不知偶入于蒙者之耳如一一談其意中事不啻蕭韶之可聽也彼其心固未遠其初也雖然彼父兄者業已身爲亡子久矣語之以道而不信告之以聖賢之格言而不知將返所用吾招乎有建鼓而趨者大聲疾呼不得或談言微中而得之蒙求數語非雅非俗之間偶與之會心猶足以通其夜氣而生發其鄉井之思未可知也庶有

俾子弟而追古者此又遵晦氏嘉惠吾里無窮之意也并
爲弁其首云

大宗世業引

予先世自支子而降一嫡相傳以至予不肖本小宗也進
而援吾近祖贈司馬公亦得稱大宗而予復荷祖宗之庥
忝竊祿于朝以有今日則先世未竟之箕裘皆予一人事
也予少而有志頗窺遠大中年不競乃始退而營累世烝
嘗之計以及贍族貲積十餘年告竣其一二贍八口者皆
遵自先世及先太淑人紡績之餘終亦不能畝其贍族之
半因并書之册以示後人後之人思以世吾家則必世吾

業有敗之者曰不孝敗吾家猶可言也敗吾族并敗吾先
世烝嘗不可言也嗚呼宗周向時所志何若而幸有成事
者僅如此而已乎

會稽縣荒政引

宗周居恒私慨生今之世安得覩古太平之民皆衣足食
家用平康如所謂使民富且壽者而稱之思之而不可得
謂將必井而田必肉而刑則雖聖人不可行乎今日夫爲
政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語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
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夫惟三王知天下
之有同情也而通天下之情以一之則人人各遂其情矣
此井田之意也易之象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故曰井養
而不窮誠如是卽有水旱凶荒何所病諸今之天下非古
之天下而獨其會情而載醜者數千載如一日善治天下
者因之而已吾鄉庚辛間連遭大祲里人之餓殍而轉徙
者日相告也今年春饑民嗷嗷賴當事者預爲徙薪議儲
粟議通商議平糶竭蹶從事未已也則又踵庚辰議相養
法委其鄉之士大夫而綱紀之朔一朔會焉曰賑應以賑
養一朔會焉曰粥應以粥又以其貳縣分巡四郊遠至窮
山僻戶一一躬會其里肯三老曰賑曰粥無不應以是死
傷雖日衆而所全活亦不下萬萬計當是時吾儕士大夫

感上官德意無不矜奮用命爭出其私囷盡地而區計口
而給朝夕如家人父子相慰藉者久之而一切傭夫貫豎
皆好行其德日爭數錢施丐者又或壺漿載道姑半取其
值以爲嗟來而食者諱蓋人人有獨爲君子之恥焉其餓
且死者又施樽收之疫而病者扶持之上官聞之益喜更
爲之設法補助以有終蓋自歲首元夕以迄于茲七月晦
閭閻如一日也語不云乎君子之德風也人性之善也與
其情之必然而不容已也第患無以勞來之乃者當事諸
人大自監司鄭公而下無不極一時人倫之選相與同心
其濟如土伯與族謀其家事而會稽府侯尤以斂才練識

受成于下消萌杜漸大者務所細者川涵動中機宜迄于
有成嗚呼豈偶然哉侯固曰吾以民養民已矣非能以官
養也郎上而諸大夫亦遂曰吾以邑養其邑鄉養其鄉已
矣非能以吾養也君子以爲一時有王政焉無何有秋旱
登一二子遺欣欣有起色相與扶攜而望太平則又感而
詩曰哀哉吾儕何自有今日乎一時痛定思痛之情仍有
顛俠不能圖而舉其父母兄弟妻子不能聚而相告也于
是侯遂摭其有事書之成帙以示我郡人侯因曰此留鄉
從事之師也宗周遂受而書之簡首

易經古文抄義引

予年十四五時從外先祖南洲先生受易先生每臨署章
何獨遺所見時于前輩講義中彈射不遺力則以己意袾
書附之以易予小子予小子唯唯而已不識爲何語也然
亦稍能記憶一二焉及長予取科第去不復理前語而先
生亦長逝并其袾書皆本亦歸先生孫行予因念易道精
微非後生小子所能知竟不敢從人問易予先生猶存遺
書止得古文易一部與今文迥異予少時讀之又不識爲
何語也謹封識藏之笥中日久既而聞前輩知易道者談
及古文如是予因心識之竊自念門使小子有知能讀先
人遺書清必自易始藏將每閱封識輙低回不能仰視蓋

五六十年如一日也今年春罷官京師居外郎與友人
論人往之說髣語不可了輙舉易以對因憶先人所遺古
文取而稱述之隨爲之援筆立書敘其位次爲羲易爲文
易爲周易爲孔易雖四家之旨犂然猶未能竟合今文而
從之也而姑從其理之可通者以存古文之專一致謂遂
能讀先人遺書哉至于手抄之下間存疑義亦竊志其固
陋而記之則大抵本先生昔年所口授者裒殘遺例舊學
因閒念及父師之遺不勝愴悶遂不敢棄去越月而成帙
題之曰古易抄義就稿校正者婿王生毓蓍而門人祝生
開美淵更加訂定古君乃易道之大則夫子贊之已詳予

何敢復贅所遺種種謬見不無挾勝心以出倘俟暇日改
正云先生授易時年已七十八矣後壽至九十二而卒學
行高古爲士林祭酒其易解有著向存之河南新鄉郭氏
不復搞歸遂不傳

王董父廟制書跋

友人王董父廟制一書恭不佞官儀曹時答問也今上登
極會廷臣集議廟議太常洪桂諸先生議所以處獻皇者
甚正舉朝韙之卒爲禮官所持凡不佞承之郎署則役已
告竣久矣不佞猶追維抱膺欲踵太常之會有以成事
阻者亦竟寢此書恭于所南之董父將以入告于我后而

未果者也其揚搉古今甚核而臚陳四疑尤足以補太常所不逮可爲一代鴻猷令明廷一旦舉而行之豈不卓然有光前人垂憲來禩而獨惜乎之無能爲役也乎因是而有感焉語云禮樂積百年乃興亦謂明良作合待其人而興之難故有君無臣自古嘆之獻皇之稱宗入廟始于一二邪佞之口當時已有詆其謬者特肅皇帝尊崇孝思愈引愈伸一時廷臣將順之不暇以至于此逮世廟升祔給事中王治遂首昌言之而時不能用至今以爲缺典今上聖明不世出臨御之初虛懷訪落正臣子畢智勵勤之日稽古定制善繼善述千載一時而不幸又以觸諱謫官章

失之豈所謂必待百年者耶考王給諫之建白得之其友宋德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乃董父竟不能得之于不佞君臣朋友間胥失之冀董父之言終不可廢他日有舉而行之者推其自寸莛之叩不佞且託董父以不朽覩昔人有餘幸矣故紙在笥漫書數語于後遺董父亦以誌予之系志云

芳齋公三世家乘跋

宗周述我祖三世事狀不覺肅然斂容焉嗚呼芳齋弗可及矣若遂安見季之克孝克友素菴之善繼善述可謂世濟其美矣至居安思危四字尤足以見祖宗相傳心法凜凜子盤盂几杖之儆後之人苟能守之弗失亦可以永保家聲于無恙而惜也祟業而安者之久而忘之也至于今宗風亦浸以偷矣語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我祖宗遭家不造父子兄弟間關萬里行則裹糧居則荷戈出萬死一生以延我劉氏我子孫一絲一粟何莫非祖宗之賜其忍忘之耶夫惟有前日之憂危而後有今日之豫大亦惟有今日之豫大而卽釀有異日之衰微安危倚伏之機亦誠可畏哉可誦其在後之君子有禮貳之思者尚三復于斯披司馬公問有三世墓表然未之鑿也茲崇禎之戊辰公孫玉宇翁重修墓道更于三世墓前各列石几而表題其

上方須足補昔人之遺時翁年已八十矣孝思如此允先世德云

芳齋三世祀典跋

劉氏處郡城者以芳齋爲鼻祖一傳而遂安再傳而素菴則二府君以後私之矣惟其私之也故并芳齋而私之遂不復知芳齋有宗子而宗子亦遂失其宗子之職享祀之不叢于祠所由來矣族屬之降也其不能不自親而疏者勢也而使無有乎親疏之間百世如一日者宗子主祭之法也予不佞居恆有感于此因勸芳齋宗子之後特立祭田示芳齋有專享而因以二府君祔之歲時上塚三大支

或分或合姑聽其便而不之强將劉氏二百年薄惡之習稍稍挽回以此乎若曰喪祭從先祖則宗周滋戚矣

素菴忌祭跋

忌有祭志哀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予以奉其父母自父母而及于祖及于曾祖及于高祖法無可推矣窮于情斯窮于禮窮于禮轉窮于情然宗周近𣸸故相沈龍江先生家祭法自其始祖而下皆不廢忌祭蓋亦大宗子之禮然與芳齋于劉氏亦六宗也盍傳世旣遠廢忌久矣惟素菴之子孫自今日主祭者而六于素菴猶稱高祖忌祭弗替昔也各房分之而今也合之甚盛舉也然則世

世忌素菴乎曰易世議祧小宗子之禮然也夫大宗也而已在所祧不祧素菴何居且也蓬安之齋之不忌固不特在今日矣吾于于此又傷之也無已請俟諸素菴議祧之日卽前日之忌祭改而爲時祭由素菴及芳齋三世合享以補從前之缺憾亦禮意也宗誼之淡也莫甚于素菴所分今也給芳齋使大小宗子孫皆得與于祭以伸合族之情則一舉兩得者乎

明德淵源錄跋

劉氏祀典軍政皆有籍始自先宗長敬亭翁翁秉家政頗立紀綱爲經久計見前僉憲公序中是時三世祭産不敷公嘗用此惓惓雖經宗周輩司爲經營猶未及慰翁志以殁旣殁十餘年今宗長翀宇翁益引孝思加意舊章用是宗周不敢忘前日之緒而竭蹶從之久之始以不腆之産告成事歲足以供烝嘗而若軍産之日有凌替者亦復不敢忽焉以繼之稍可垂之世守矣追念昔人良用憮然暇日取舊本更爲潤色付之剞劂以示族人者載家乘具見世家之淵源如此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題之曰明德淵源錄是錄也其事則祭祀燕享而已其義則尊祖敬宗而遂豐禰之嫌收族合族而通一體之愛宗周將竊取之庶以貽後人俾無忘先緒云

恩綸册跋

恩榮世錄者錄恩數之最異者也何異乎爾先是宗周釋褐于萬歷之辛丑殿甲之資當拜京朝官而宗周先期以內艱去是年秋冊立貞皇帝爲東宮覃恩逮下凡應選京朝官而尚次者皆給誥此宗周報闕請選行人詢之當事者曰應封從京朝官需次例乎是驗封司特爲題請得以正八品官誥貤贈我先君則異數一也旣而宗周請告坐廢八年不赴官會貞皇帝哲皇帝相繼御極錄用先朝遺逸之士起宗周儀曹郎而是時登極覃恩凡新被命者皆與宗周因得以赴官之日郎補官誥至此先慈并被

命矣又一異數也及宗周自儀曹改光祿丞晉尚寶少卿連擢僕少未任請告方俟命間會册立東宮覃恩宗周以去國之身未任之職而并邀新命又一異數也及宗周自僕少在告旋起銀臺被命踰歲不二年今皇帝登極又覃恩給還舊誥且起宗周爲京兆又給京兆官誥于是晉贈我先考妣三品勳階且追贈我先大父母品亦如之旋奉旋予又加予之錫及三世尤稱異數云國制臣子服官非滿考不馳封此外以國慶覃恩者普天廣溥于臣子爲特恩或畢世而不一遘如宗周不佇官行人得兩載餘不及考官儀曹考十閱月官勳丞者咸一載官尚寶者三閱月

官京兆者一載倘必待滿考有尺寸之績而後推恩于所生則俟河之清終無日矣浮沉三十年之中而四遇覃恩遂此種種是數實荷我祖考積德累慶非朝伊夕天道有知雖延于生前而終必發之于身後如持券然操劑照給可爲信而有徵矣夫以弱植如宗周拮据踧踖所表見卽亢貞下僚已爲清時所棄頒乃數仕數起徼倖躐級至有今日信非徼惠我祖考之靈不及此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我祖考有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宗周其能乎哉顯揚之無當而燕翼是恃心滋愧矣庶其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日有孜孜以幾于無忝所生之柔則宗周雖不肖其敢不自勉焉

書管石峯卷

石峯先生不急急于榮進不規規于利祿超然遠引急流勇退意其胸中雅有卿趣非苟而已也觀其與秋江公書牘可想見先生出入通津家無長物所至惟圖書數卷而相傳甚于一姬僅此書數通并雜詩藏于秋江家其後人遴而得之裝潢成帙寶爲大觀宜哉予從其元孫德隅受而讀之恍然想見其爲人其日年踰耳順不及時行樂何爲退我先生不可言矣試問先生所樂何事非榮華非利祿亦非泉石而有在其子孫加釋而光顯之予將於德

隅父子間問乃治尚行矣勉之

贈朱綿之進學解

予不敏與綿之共學有日每明發聞綿之嘐嘐不輟序一語意自得也一日綿之以進取見商近例許納粟爲明經高可謂都倅下亦不失作仕進階也多從臾者事且遂矣予正言解之日予方有意于聖賢之學而以榮利闇是背馳也爲亦從所好乎綿之日敬受教明日朝友人私謂予日今日之舍綿之當不至矣或日必無宿諾已而綿之忻然在座諸友既各商所疑予因諄諄于義利之辨反覆數千言意未嘗不在綿之也綿之嘿嘿而已越數日始叩

以前事曰已矣奉吾子之教勿再計矣予得之忻然居今之世學古之道有卓然不惑于內外輕重之辨者必紹之也紹之其可與進于學矣予聞之君子之于學如饑渴之于飲食然彼飲食者亦既知稊稗之不如菽粟與羶薌之不如醴漿矣而猶未有濟于饑渴也必菽粟充腹醴漿入口而甘月飽焉至于厭足而後已始知向者稊稗羶薌之果弗如也藉令菽粟當前而弗御醴漿在列而弗舉則反不如稊稗羶薌可以濟一時之急而又棄弗取終聽其枵腹以死猶自詫于人曰我知味其誰信之夫學亦若是已耳紹之既知斯道之大性分之尊之有加于榮利矣請從

而進焉如飲食者必期于入口不飫且飽不已庶幾其有成矣乎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及夷考其所學終不克躋諸顏冉蓋進道之難如此況又有前後異軌者紹之勉之矣雖然世有知菽粟醴漿之爲美而終棄而弗顧者幾人紹之既智足以及此而第患其不能進觀其近日用心所爲嘐嘐不致一語應必有獨領其趣而不可以名言者將毋此道已津津入口在齒頰間耶予是以知紹之之必有進也暇日偶書之以示同志使後之進學者決焉

書王生伯含扇頭

伯含雅有志于學一日偕其雁行來中請益予則何以益伯含歸然語有之志立而學半蓋言其難也必也首試之流俗之衝以防其溺也進試之氣質之蔽以矯其偏也又試之意見之假以清其源也又試之憂戚之交以卜其安也斯可與言立志矣問所志何事曰闇此數關更有何事請以商之素中

劉蕺山先生集卷二十四

賦 詩

淮南賦有序

淮南誄亡友也亡友劉靜之氏稟循特之資鍾清明之氣苦心慕古矢志匡時其大節辨辭受出處之幾而躬行篤父子君臣之敎策仕京學量移辟雍孤鼠縱橫振衣冠於塗炭柔檜邏遁慙朝暮之門閭時汶國再發給舍等胄亦亂攻政閣書良先生官大學祭與祠謁至之病會先生大安年高念孫不置留決意歸寧去處江湖而懸廊廟之憂懷瑜瑾而奮壁塽之跡矧方正之不容設謂清流可濁會讞邪之交構幾令白日無光沈幾去餘氣未淨會東林諸先生以清議自任不容於宵小遂被逮中而先生於難先生同志年友也孤叔者朔爲先生筆幾羅一網自是身內分門戶而惟靜之氏者遯不繫尾見申屠蟠之先幾云隱不違親免邪有道之黨叢徒使樵悴行吟托離騷以見志先生嘗著離騷若干卷藏於家庶幾優游叢業玩河洛而終身先生欲講求河洛各書之旨因發聚啓手古今易說推演象數玩心高明云足以全歸先生病而今分弟夫敦分起坐稱備後命正之曰吾今生將不出於正者死而歸之矣悵顏閔之未報溯源學問不忝紫陽之傳正也風節行誼抑亦羅一峰鄒吏目之流亞也先生學宗朱子巫蘖木朝二先生爲人云嗚呼靜之氏英年發第服官一考前

後家居凡八年乃召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朝命及門而卒年三十有七大用未試君子惜之嗚呼誄以哀死名以著實何朝野之殊焉文中貞耀古有之矣敬質公評擬上私謚曰貞修先生嗚呼㦧激清標振俗踔堅不二之操學古好修無忝所生之義允乎既往不愧將來千秋有托意在斯乎爲之賦者孤友山陰劉宗周也

淮之南兮淮甬樓紛兮淮水愁余來行役兮宿草已抽孤鴻飛去兮怨鳥啼啾大江流洸兮信宿扁舟慷慨悲歌兮清流在斯河古之人兮汨羅沉而鴟夷浮悼賈傅之湘哭流涕兮擊凡舟之中流亦有處濁世而不滓兮若者行與彼衆趨殊世而相感兮有美人兮同儔迴風塵以蟬蛻兮永奇服而遨遊道咳水壺之寒玉兮騫孤鵠於芳洲迴瀾流於周洛兮駕長轡於魯鄒篤忠孝於君親兮履信義於朋遊愛秀發於明玉兮托蘋藻以爲羞慨容容之多福兮訶白璧之招尤秉介石以先幾兮翔冥鴻於丹邱張羅網於藪澤兮惕震鱗以躬憂履九地而踽踽兮戴皐天之罔酬既人道之反復兮亦陰陽之錯操何回應之仁戾兮易彭殤之短修夢彼蒼蒼兮夫孰能辨其冀諸神聖不作兮麟泣鳳嚎蘭蕙先摧兮荊棘叢抽柱維缺折兮嘆流

轉於神州怨復怨兮我何求行復行兮歸休念昔肝腸沸
泪與子爲一兮今徒使我托魂夢以悠悠覩雙飛以整翮
兮忽離羣以分拔望天末而相思兮悵往來之綢繆聽廣
陵之清波兮陰風怒而號颸腸一日而九迴兮泪交頤而
莫收乃瞻几筵載哭載萌梁塵委積庭草荒穢自我不見
於今巳週北堂浩嘆稚子低頭泪澆墳土劍掛松楸巳矣
乎曷不觀化於無生之始兮等身世於蜉蝣庶使我心靡
兮無蘊結以羅憂念羣生之擾擾兮孰如子之得正而無
憾身後之名其不沒兮猜彼彭澤康此黔婁夫子之謚允
矣貞修後千百年兮尚考信於華袞

知命賦

不佞罪戾餘生奄焉臥疾積有歲時歲丁卯初度
五旬春日懸弧局門謝客悒抑無聊間輒有慨於
先師知命之學因選賦以自勉言雖不文識者亦
或有取於其志云

感大化之循環兮陟時穴於青陽暘條風以沕穆兮迓淑
氣於句芒律中太簇以和畅天兮啟萌蘗而昭章惠風滇
陰崖之積雪兮微泉動石溜以淙淙有美苦莪兮滋靈根
於山之陽日融融以麗景兮雲靉靆以舒祥忽轟雷其先
蟄兮亦乍雨而乍暘破林阜之寂寞兮起春興於淸狂撫

良辰而增𨁂蹢兮駕言出遊以徜徉奈予生之嬰疾疢兮
擁孤衾于曲房嘆鬢髮之一朝而改化兮曾不知代謝夫
星霜意恍惚而不自持兮時翹首以彷徨家人忽告予以
初度兮歸百齡之中道敢載脩以陳詞兮天錫爾以難老
曰予何用此醒俎而脩筭兮又溺之以里缶壽元鶴於樊
籠兮豢神龍於沚沼世攣擬而不我囂兮逝當去而從君
於瑤島於時輕陰移蓋薄霧褰帷繇寬曳旌羲馭佇轍芒
芒泱泱靄靄垂垂東阜兮御車元鳥兮戒素靈剡剡兮山
之阿悵仙人兮來何暮予乃毅然伸眉舒二豎之纏羅兮
挾盧扁以箴砭奏枚生之七發兮款騤駒以抽舞東脩客

之窮寃兮御奇服以軒楚佩長劍之陸離兮挾弧矢以厲
武戴玉軫之閶闔兮予和鸞以服騄朝發予軔於東海兮
夕予至於扶桑攀若木以趨乘兮排閶闔而覲上帝之光
侍玉女以靚飾兮薦綺席於雲房西望王母而致詞兮指
大椿于歲以飛觴吸咸池以爲醴兮炊朝霞以爲糧蒼龍
蜿以就組兮右孔翠而右鸞凰亂瓊英之獨秀兮和芳藥
於蘭芳攬陶令之柳華兮摘逋仙之梅夢閻武陵以桃源
兮採首陽之薇藿肴核從橫兮觥觶交錯引商刻羽兮鈞
天響作雲和洞陰兮非絲非竹迎風上下兮流丹舞翟燕
燕兮差池嚶嚶兮友伊怨悲怨兮子規血哀莫哀兮烏夜

帝歆闓兮舞龍輿蠢兮神悲朱顏渥赭以徵酡兮步言旋
而少留啓欵欵之丹誠兮借往事以推求昔陶唐氏之神
聖兮何敝予於洊流縱重華之協帝兮亦野死於荒邱禹
入年以胼胝兮湯文竝罹患於幽囚尹放桐不爲吕實兮
旦乃蠖斧以安周逆光居之愈分兮大道日杳杳以紛糾
申生孝而待烹兮子胥忠而抉眸悲楚狂之歌鳳兮爰息
駕於周流悲滑稽而嚌孟兮終溷迹於爭利之張儀謂明
良之不作兮賈生過湘而發咏策天人之熒爝兮董相
亦投老於江都若竇劉諸君之英首兮竊光慘於坑燼頭
讀易於滄木兮茲投著而終遯世消酒其不返兮哀吾道

之屢因洵蒼生之不幸兮抑世主之多塞也蓋造物實爲
權與兮何人事之多舛也幸蒼旻之我質兮垂元聽於九
京神湛湛以無言兮觸恢恢以何憑忽飇風之怒號兮烈
缺閃光怪以耀冥兮霹靂以震盪兮聊以寫予心之不平
予乃鞭風雷而叱咤兮辭帝庭而夙駕攄飆以揮斥入
極兮掃魍魎於幽夜總山川於指掌兮行歷覽乎荒夏首
秦辭之峩峩兮帶蓬瀛以由汲藉封禪之遺址兮求殿棗
以何物傷中土之壤亂兮發乘桴之咲嘲跨犀迪於東海
兮鵠鯨鯢而倏忽轉魑魅於南州兮躡龍泉之孤維湘流
浩以右沉兮銜爾崖以雲封陟蒼梧之渺渺兮二妃胡爲

而弗從蕪風凱以流響兮解吾民之慍隆想皇王之遺化
兮遊酉次於雍邱闖堯舜之故墟兮及周秦之短修馬與
虎其何似兮漢亦墟於荒蕪銷鐵百代以如新兮酒湯酒於
幽州按子燮於燕然兮市倉豪之駿馬發易水之悲歌兮
白虹貫於日下哀宋帝之北轅兮績董蔡之覆社弔皇都
懿其壯麗兮壽天子以神嶽周詳圍以對螿兮極江步於
章玄紐遠集而無所止兮望飛孫其不永待忽蜚使以儀
歸兮旁中州而趨蒋道逃菜之嗟旌兮訪六朝之文采涉
三江而凌五湖兮將息駕於異嵒浮紫氣於巖壑兮三徑
歸來乎春未改兀蓬垢於一榻兮謝形骸以尸解噫嘻樂

哉天地損以爲宇兮陰陽互以闔闢四時環以爲紀兮手
古通於一息總六合之外內兮超無始以無極遡予生之
渺渺兮同儲精於二五靈根嚼而不漓兮抱微尚於往古
偕良朋以嬉嬉兮進陽九之奇數倪雲蒸而龍變兮甸泥
蟠以蛇步負君父之生成兮罪敢辭於樵斧日冉冉其何
之兮托蜉蝣於朝露齊壽夭於彭殤兮洞死生於旦暮彼
聖賢兮動遺時俯仰稽造物兮孰知其故豈天心之下放
兮故彰君子之行素某前修以匪懈兮吾將視年華於尼
父亂日尼山不作大道亡兮功利日熾世態狂兮邈邪得
志爭彼猖兮臂火積薪將擢狹兮委命元化順行藏兮修

兮以俟用乃臧兮含眞葆素中煌煌兮伯玉知非庶可方
兮
皇祖○念祖以砥修也
慘慘菅屨可以履霜纍纍羅骨可以支牀靡愛匪生靡憂
匪死哀心之憂矣淪胥以亡有滄几筵洵考皇皇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如子如遺如惄如饑藐躬不閔遑恤
我私夙興夜寐靖共是祇子愼無斁無一人點疵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汝杜門以作慝睠用悟德鍔彼暗陰
當日而蝕譬彼凱風忽自南北動曰予智鮮不爲蝕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予心匪石曾是不可磯羅淵維岳維

德之基毋失尋丈而矜毫釐毋恝人之困而忘其餓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子有粱肉不可以扶瘉子有藥石不
可以起死灰并藥石是謬于方徘徊厥道不遠有覺者誰
先民有言惟果確是資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敬之敬之克念作聖不顯爾神及爾
視聽神以知幾幾泯神定於慮不顯亦天之命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繼子有神發而密藏而貞厥德日新
神之往矣何有何存我鬬爾發不見其人
皇祖曰咨咨我孺子爾心之夜惟幽惟潛帝臨孔威及茲
毫纖載興載寢將爾影是監人如爾一不如爾百千

皇祖曰哀哉肆皇天不淼降爾荼毒大命近止先祀損績
惕用懿懼黽勉令叔弗恤其孚於食有福孝子慈孫俾爾
彌爾性如絲斯續
皇祖九章七章章十句二章章十二句
酬別長安友人呈于參政張副院
弱柳千章瑣鳳樓春風送客不勝愁杜門重憶十年病東
疑誰先天下憂消盡壯心吾自老纔看岐路千何求御敎
空谷傳聲唱落日浮雲滿帝州
河干別諸父昆弟
滔河滔如驛去去孤帆繫春風三月三把袂別昆季上奉

諸父行相將水之裔酌酒三五行骨肉多眞意田園嘆荒
蕪天涯苦淹滯此路已可知守拙性所肆學仕愧朝簪學
農足家世浮雲去不停執手一相視勗哉臨岐心百爾在
敬忌
過張灣處從書寄得名
新有李尚書宅
張家灣口灣如織綠水朱門望不極夾岸枝枝楊柳垂春
烟猶帶五侯色畫船簫鼓日紛紛得意歸來休論貧回首
張灣何處是不堪新說李家郎
陽穀道中辭春 六首
客路辭春春可憐客心愁對草如烟憑將景物留春色一

路楊花燕子前
病客傷春歸便休滄浪一曲棹扁舟抽簪及早寧非計不
越東風嘆白頭
野水荒郊屢問津浮雲孤寄一閒身可憐陽羨城西柳不
是青青帝里春
放浪浮生未有涯海言春盡且還家故鄉留得青梅熟烟
雨鄉鄉刈麥麻
春入桃源許避秦武陵舟子是前身可令歲月隨流水一
任芳花落主人
青峯入望初如沐一半春前作客還黃石不知何處是故
人指點穀城山

旅懷
春深無柳不垂堤撲簌征衫落燕泥一水遙飛淮海闊千
山暮合楚雲低天涯姊弟憐多病客子江湖闊路迷何事
兩牽家國恨悠悠萍水嘆仳離
湖上贈別丁長儒
春潮夜夜泊臨安客思連朝酒禁寬宿草空埋金谷恨孤
梅猶帶玉人看相逢萍水占星聚共歷冰霜指歲寒南望
一峯天目秀欲將雙劍倚巑岏
山居即事
病起三月袷衣寒高臥袁安帶雪看春到落花風細細曉
披仙藥露漫漫窮探幽勝憑藜杖自截行藏付鶡冠吾道
只今輸陋巷息肩聊指白雲端
自慰并有亡女之痛
避世曾誇管幼安雙穿木榻膝如盤家餘苦戲堪塵飯掌
憶明珠悔夢闌已識彭殤生是幻轉憐兒女擬同餐多情
最愛西窗月幾度徘徊瀉影寒
答錄弟書
三徑行吟病倚闌一春魚鳥叙平安人逢四十餘生半病
迎林皐晚節難自昔孔門方鼓瑟不聞曾點更彈冠東周

出處西周夢都付浮雲過杏壇
和楊鑑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吟示學者有序
客歲門人有宗子和楊鑑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吟
者予以病謝筆墨未果也瞬息歲華忽週星鳥播
首而追往日無一得可言相將去來而往者已不
可追矣此日不再得古人豈欺我哉喟然太息者
久之遂命門人歌先生之詩屬而和之是㳄也蓋
陳白沙先生先之矣一日而名動京師以為鑑山
復出予豈其人乎乃于秋舊案拈起重新鑑山學
備私一白沙哉將有為者亦若是矣和附復命明

人歌之子再歌先生之詩以亂之於是油然而興
灑然有以自得也時丁巳夏四月既望

農夫雨耕龍蠶婦乾採桑雨暘各有為節物懸彼蒼儀哉衣與食胥晝恒流光娟伊丈夫子人道立陰陽獨稟造物秀生而射四方行行少且壯發硎試光芒動心追往哲所用何不臧神聖非絕級處以斤斧裝千金握搏柔拱璧塵棋棘生不聽蛄值死與狐貉蒸豈無旋變時朱顏凋春芳花月玩朝夕膂力誤方剛哲人營衿中夜起彷徨日晨不再中髮知不再長決此須臾命刺虎香卞莊萬法持一心三復慎爾章六籍無真詮後徂浪發揚亦有朱與翟食

人肆犬羊尼父援空空顏生遜坐忘迷令西方教乘虛逞雄強濟濟洙泗間閩洛一葦航中啓鍾山氏後先秩天常乾陽指心法致儆荒與亡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道喪後千載吾與點也狂

寄懷李懋明兼呈王止敬　李故以御史按浙臨告歸今年丙察外推矣而王亦以御史出僉浙臬今年內察者落職者也

去年李公初罷官今年復起行省拉横金作翁何桓桓淮陽不薦都尉權出入中外羨才難胡公不投磻溪竿自言臣故從長安奉職無狀烏臺端燭狐社鼠惡般般一日快快歸掛冠青螺白鷺秋漫漫心懷報國猶芊蔬東西南北爭辭艱會逢王公解浙鞍頗言世路多嶮巇時乎感慨心愈閒相與怡然樂考槃君恩浩浩天地寬

題百福衣　為沖儒忽兒

衆法合成嬰兒衣一法不解嬰兒機出聲喤喤孩且啼為兒說法知良知長則學為裘與箕

吳興道中

吳楚東南勝憑虛攬洞庭郡郭桑柘沃岸岸荻蘆青子夜傳歌唱清流逐兩涯百年看意氣都付書溪汀　丁巳冬在長興書溪

閱崑崙叔物窩

何似叢霞招隱窩清幽如病兀如癡東山久臥看兒輩咄

咄新亭淚壯年止合一鳴聲已黙不聞三歎足猶今相逢若問桃源路為報人間別有天　叔嘗守楚未發生墨楞歸

採薇歌　有序

予家蕺山為北郭勝處即王逸少故里也時或上山採薇望郡大夫官舍倚鍾山蜿蜒如龍佳氣葱鬱昔人呼小蓬萊者近之而郡大夫泰符公以風流儒雅治郡事不減元微之暇時風日晴好或花朝雪霽輒命駕登戲上其巔倚亭而嘯夷猶自得已而訪逸少之遺蹤杳不可見則悵然迴車予每從走寶閑晉見公眞飄飄有凌雲之氣也昔華歆

懸居走窺官人道上君子譏其不移乃公因得耕
吏隱於予何愧爲賦採薇以懷之山有李郎郡大
夫所重建一時詫勝事云
上山採薇訪山阿級薇下山日午蹉回首白雲漫漫多雲
中仙吏脫似珂佇驂獨上舞婆娑九秋鶴唳搖林柯孤亭
高標白雲窩俯臨蓊蒼如星羅悠然懷古山之陂石罅遺
跡今苔莎蓬蒿是處少經過叩門不見羊與何止留清池
洛鶴舊栖千欲去道不可北郭先生宅也歌薇山窈兮鍾
山嶷鍾山鳴琴聲相和爲我洗耳清雲蘿

大柳客店見高存之題壁慨然和之

馬首西風衣滿塵喜來茅店見伊人清言一唱盤山去月
在松梢露在筠

金陵懷古

大江橫據壯南垂北控中原采石奇關閩萬年開帝造次
延六代返民彝烟浮夾道長楊樹水引晴春大液池往事
無須賦離黍祗今弓劍倍堪悲

經梁武墓

空山落照日陰晴古木荒荒流水鳴下馬獨尋梁武碣斷
文無復記臺城

永姬僕

我聞義僕有高永事在河西隔海高公一死兩封疆僕
義亦與封疆重爲臣死忠僕死義綱常萬古同一視於康
復有姬公僕節槩稜稜若符契姓名附見絕命辭李子守
坊堪揮涕守務之名何獨章廟貌且與魏璧崎君不記前
者白蓮賊倡亂滕陽越鄒嶧妖術一手千百羣所至空城
挈家室賊兵未至官輒逃紛紛不敢忤尉職豈無黃堂別
駕尊擁擁鄒城如傳客滕陽之令肯下車偶哭退城城已
虛賊從東方破門入橫衆懸賞索縣符縛令不詳三日許
手執笏板身衣朱再拜四門乃雉經凄涼官舍奴子俱義
豐蓮以縣印完收骸甫畢先後誅賊黨相顧多縮頸慨慨

義烈生不如封疆小吏分固爾此僕此死何其愚食人之
祿分人憂各爲其主心非殊高牽道傍纍京觀禍彼完印
功無算縱城之日一箕死捷書只奏都堂彥錫衣世爵身
上卿盡是平只齊血撰到今留得數空城猶勝遜陽熊李
鼠因見近來官爵多廉恥少功名重忠義小板蕩識忠臣
疾風知勁草高官與大祿顯得太平保凌閣擬形容福堂
半畝芳難有青史名豈能及與皂我今一日扶起高參軍

題李侍郎 若水
堂堂正氣垂風霜要令節義高千古身雖
磔裂名猶芳人生百年終一死安能靦顏苟活生取侯與
王

歸興 滁州道中 二首

茂陵寒褐侍臙殘石尤風健旅行嬾人隨雲色看秦望馬
帶松聲度楚關梅柳欲舒春信早烟嵐如醉碧峯環便當
乘興穿雲去不問南山與北山

無端歸興擬陶潛計日清華体亦康未卜山妻堪井食先
教稚子解耕犂三年叔夜還山約一事眞成遯世嫌今古
乾坤何處了舊時風月寄綢繆

官梅

梅蕊參差放晴光轉陸離江春隨浪煖山翠帶星移乍鮮
鄉心近頻牽客夢悲隴頭人已遠好寄一枝誰

初訪雲門 用正韻

五雲深處指瑤京六寺名存半有僧松頂待棲孤鶴穩溪
流時照野花明客題御筆高秦望誰問桃源到武陵煙影
長明風雨夜獨令參古證無生

同洪濱上人天齋弟登秦望

兩霽山光紫翠開分明洗出小蓬萊鳴琴一帶溪流急絕
壁千尋鳥道回杖錫老僧飛欲到採芝仙客定頻來不知
身在天門上猶望雲霞信手排

贈王聚洲年友

天涯浪跡去匆匆匿影韜光試冥鴻東下望門誰破涕西
歸變服任役佛晨星數點見還在萍水交情命不同若向
瀟湘逢屈子卜居何似故鄉中

贈吳元水舊寅

眞人自天際有氣如虹垂精光誇斗牛下連滄海湄邂逅
逢故人恍然隔世疑巖廊未可問邱壑權相知積陰破微
曜天地開光儀蟄龍正翱翔雲施貴及時皇虞久不作珍
重皐與夔

壽健甫兄七十

吾家世明德忠孝通淵源溫公司馬公奕奕清譽蕃遙傳
諸子姓遺澤流潺湲我公正賢胄後先推季昆爲行羅稚

孫一氣宛同根相勖紹祖烈如奉指南轅猶憶通籍時示
我書紳言千里始足下清白當共遵時予尚疎辟多愧中
心諼蹭蹬世途久雙鬢如霜繁於恒失晏笑急難呼在原
一朝風波起相戒守丘園因思債轅猶終輸逸駕奔貞不
與俗艳清光避人援當其義所在壁守失孟賁門北衝出
處完璧誰與倫納符近十載佩韮襲芳蓀聲光歸肅穆珍
重璵與璠老成日云謝尚有典型存公年視昔加神氣如
朝暾稱觴懸弧日玉色潤且溫勗哉忠孝思先德的根痕
願祝南山壽千載長氤氳

還山小詠 四首

晚年一出拜徵書來往匆匆只歲餘剩有丹心懸落日仍
隨流水付東渠烽烟北望天垂斷鴻雁南征澤已虛安得
山中高臥穩夢回塵處盡删除
忍抑癡心別帝鄉不堪歸路九迴腸上書自信移和氏前
席人疑待洛陽太息時艱何日濟感懷主眷與天長懸知
紫禁深深裏日長猶傳補未遑
垣雲一代咸中興濟濟仁賢集九卿莫借理論三箱理夯
閣宿衮仲山名彌慰自放江河夫主聖何難趨殿旌為風
關聯開誰誤儲才首自爲中丞
水宿風餐紫客身訪程前日到滄州逢迎是處少郎吏題

品由他作馬牛高閣祇堪容我輩異時猶得免清流一番
擾擾成何用身後能無青史羞

長安

頹鶴客夢又長安霜落孫天病骨寒肅肅風稜虛蕭下行
行孤鼠鬧街端止新京兆無辭筆不信衙門有豸冠贏得
滿鬚頭似雪青衫攜幸到河干

仰事用前韻　四首

乞恩初得理方書自謂良醫肱折餘試把風波看幻質豈
無角犄濟宇乘一毛儘識用身痛二豎皆乘正氣虛端的
與君談勝劑本來無安是救除

咄咄深源厭寵書一腔心事掉歌餘天涯對酒呼明月潯
郭行吟問古渠小決行藏應得預只言老病亦非虛清時
饒有孤臣淚百轉江流意未除
老去空悲三上書自言工瑟未工竽天將斗柄迴春旦地
與河流出舊渠世道已看圖鳳杳功名先辨鼎牛虛十年
一點仍無用辜負君恩自廢除
古人不作見遺書爲有甘棠成蔭餘春日灌園容朽腐雞
豚馬革等溝渠莫言狂簡歸未得有信騎箕是子虛行矣
歸休吾自老容山永[illegible][illegible]除

無題

結綫何能報主恩青山丁卻舊閒身敢云薄命捐中道胡
意成言變美人佩擬蘭芳猶自惜媒同鳩拙可相親多情
却與滄江伴笑與風前採白蘋

白鵬

何處清邬破曉嵐霜衣繡帶兩毵毵非關日暖春將盡知
為風柔土向南逸翮起來初伏枕閒情會得早抽簪仙蹤
若便還山去恭學羣頭好結菴

挽周寧宇先生　二首有序

先生既歿之明年宗周以請告蒞里始得一哭几
筵未幾執紼送先生九原往矣竟不及以辭哭先

生平生之首深用欽然茲者兀坐山樓追悼不已
因延挽歌臨風展誦冀泉路可通庶幾再承神交

其二

一別衡門隔暮烟歸來惟見隴頭阡空懸北斗推前輩恨
望東山憶舊緣暇日每歎元亮句晚年深契道州傳論心
小友容呼久老大風塵祗自憐

首陽高塚鬱崔巍碩果搖風得幾何獨與翠賢留晚翠緣
令兩浙起頹波橫山名德劉參少楊尹風献家食多此日
身騎箕尾去寒芒夜夜照林阿

送鄭世培北上二首

清時起威鳳乃在丹穴藏羽毛紛五采德輝周四荒負此
濟世姿棘身猶彷徨天路不足擬乃志在明王止必擇梧
陰鳴必於朝陽遂爲虞周瑞濟世以不康

晦昧塵土間有物遺瓊琚一朝還故吾欣賞知焉如什襲
不足珍清光照乘車佩之以遠行夷險非所虞會當勵拂
拭莫羨他家璵璠爲天下寶求使時振紓

雲門雜咏

同呂信夫遊雲門時衲子六如洪溟聞然輩在焉
及友人李道之郭爾章諸君盤桓者累日得雜咏
八首刻壁紀爾類

砥綠堪宴大夢謝幽居勝事郡城南秦山入望迎如蓋耶
木迎波纖似髯品入壽圖眞第一行逢仙島恍成三郎看
別業宜園去也是陶菴與邵菴

落日依依林杪薄老僧相見把征衣重來古寺傳忠孝甚
得翁辭和去鎚市光搖隨樵鹿換奇山長待白雲飛當時
化鶴人何在容我生還丁令威（昔蓮雲門正覺騎鶴出之日在其七載重見洪溟不
落風
故）

千古名山一代征歡尋遺事意最饒筵外護風霜勝老
樹新分松檜映若箇宗門堪並錄幾番滄海又成桑辛勤
六字今重演隻履西歸是故鄉（時六如新承雲門同然草菴廣福寺復舊鄉云）

一床山僧伴一回薄遊如臥小崔嵬永和遺帖停雲散王
氏新碑染翰開看竹有樓隨地卉乘風無閣待朋來眼前
興發都相似莫道空林放酒盃（時王季重比部常有雲門新碑其墨妙尤不減右軍
汝
跋）

老聊登臨不似初秦峰一跨七年餘若無靈藥將頹駐擬
有哀辭待築書彼斧齊擬君與誤當途築舍事減速憑知
天上水壺涵迴隔人間六月寒（時豫登秦望者並進蓑舁老病之不果）

寂寞任公舊釣竿千溪并作一溪寒人橫小渡看鷗沒目
送危巖立鶩酸未許風流供病叟且傳名姓帶微官竹林
幽處山家好狼籍新蔬佐午盤

蓊上蔡峯擁翠苔雲蹤縹緲恨悠哉廻風幾度馬蹄送緣
徑一番牛背來處處人家殘照倚郁郁烟樹晚凉栽探幽
更指丹山穴鳳羽麟毛載樹回 時偕夫解舉與家言相從化山指示形勝至李氏先業可送塋宿息之家
最宜嶽居堪作屏主人霞佩芰荷衣論心吾黨推狂簡掉
手春風待詠歸林壑偶灣未鳥過尊罌坐進紫魚肥剡溪
歸棹餘清興洞口迷津不可依 弟引蓮之

再上雲門仍次前韻得八首

翻然一往興何孤再訪雲門道自殊不盡溪山供野鹿殘
多營窟老春醪風隨檻得仍勸綦病減維摩可二三此日

苔聲詞翔去故人今已卜芽菴 前日雲門勞起小學之會信宿而來云
垂來山月半含暉吸罷甘泉又袒衣草砌流螢驚暗度松
梁老鶴放遲歸禪心欲印三更寂福地親占五彩飛坐久
不知零露重頓教人世洗炎威
山水情緣奈老狂追尋古蹟已悵悵正疑丹井終埋玉乳
詞盤松始放秧栽輿一峯臨越絕龍池六月掛扶桑欣然
便欲移家去不坐非用憶故鄉 里中有龍吉樹不知來自何年甚偉觀
日日泰山而不回坐開公案是誰兕疑情未解懸崖破撒
手雙移寸步開萬壑松風吹夢盡一潭蘿月送秋來分明
此事傳消息老衲將茶又舉杯

此事端求信地初此中無剩亦無餘雲門座下新拈法老
子生來誤讀書家計只隨節節憐但緣都傍荒籬疎從今
莫問廬山面身在山中已是癡 時六如會諸羽講起信論
蒲蕭瓊玉數千竿隱寄西廊半榻寒撈月漸看水底徹望
梅從惜茵根盤誰能定脚當嚴夜自笑空門度宰官一點
摩尼最端的猶須喻指轉加癡 有潘然撰
雨色霏微碧澗苔溪橋清興坐忘疲野人句事掩關去山
鳥不啼排案來滿地落花還自落荷門講錄爲誰栽莫教
衣缽行多旋打破虛空證一回
我來幾度叩禪扉竹杖花老衲衣執著兩邊都是病悟

餘一法竟何歸羽翻相形容似纔無些兒面目肥不信
道州先覺敗勞勞此地覓皈依

題廣孝別室得兒字

澤畔行吟起宿兒旅情險淚帶借孤不辭累月留方丈那
惜浮生過幾簷小徑暗兒筠作杖新巢先落燕將雛禁樓
莫問前朝事止許西來度一葦

寄章陽翠嶺

五月南風江霧漲江皋有客倚清芬形容老得披裘似覓
蹤朝看抱甕勤此日白衣堪送酒何方青鳥又停雲百年
肯許登山屐取次追陪興不群

拜疏辭朝

閶闔雲中拜疏旒老臣無地展嘉謀公遺采爲平生在忍負弓旌歸去休進退一時存小節功名自古謫先憂今朝涙落征衫盡應得身閑似野鷗

送紫肩應試

長楊猶未獻作賦擬西京孰謂風塵日能忘去住情臨岐泣楊子中酒病劉伶蚤識先資器弓旌慰聖明

入雲門

緩步邊樵徑穿林掛蘿蓬小寺溪煙坐久遙竹樓看燕鹿雙心化魚躍一水寒薄遊從此發前路正漫漫

泰望

積翠浮天鏡飛丹跨海虹五雲標緲下六寺有無中彈指逆奈世披襟憶晉公鷓鴣啼不盡春事在田功

和周我萬

亟得溪橋句悠然見白雲風流容所發處處寄斯文境與身名盡情從山水分禪關如可叩與道拾階開

寄澴商講軒邊州

秋風何蕭蕭遊子嘆遠行川途忽云極六去凌南溟俯仰夙昔懷歲月忽已征炎方多癘瘴胡爲君久停相望不相即各言崇令名在遠苟無好聊見于秋情

避暑廣福庵二首

空山宜避暑盡日老僧閒時與微風會偏來修竹間清齋滿福地小品格禪關禽處遊然後孤雲自往還

紛寂無二見行還不住緣偶乘秋興發自覺道心便默坐懸危蹬行歌答飛泉五花天外落深鎖石橋邊

遊天衣寺

斯覺溪菲杳山深古木稀烟村無客到飛錫有僧歸寶蓋臨丹闕蓮花傍紫薇祇疑諸祖後此地說傳衣

和羅雲叔懷古 用五 詞

鑑湖之濱有賀監故址叔而之有詩去前輩而雲

和於子

長億風流賀季真承明乞得晚閒身遺芬猶拾鑑湖曲勝事空傳明主恩老去不才同見放新鶯高唱孰爲鄰烽烟滿地今何世是處深山學避秦

上雲門

平生事業在林阿晚卜雲門幾度過不盡名山恣倚仍容餘親舍倚定裝樵漁老作分家計朋木閒情付病魔從此吾行亦已矣莽莽應住白雲窩

志感 用韻 疊韻

絳帳角經憶馬融千秋大道孰爲東夢回幾度嚴陵道老

去長明潛昧春黃鶴餘歌哀動地青雲遥闊倚庠容今生
事業看流水徒抱遺編學鄭儒馬融思外誰挹泉氏問有遊昧憂得以讀書其中又
于一亭焉經過蔡陵

過鳳林

雲滿峯頭木滿溪一天香霧路封泥何來靈物千霄上忽
傍清輝振羽低陳迹漫憑千古弔佳名重借後人題匆匆
逆旅供行脚底事傷心日又西

謝恩口占

望闕陳情淚滿巾孤臣九死罪何如止因報主憂逾切却
愧匪躬討轉疎白髮蕭蕭淸禁外丹心耿耿夢魂餘自憐

去國身如棄舉罷朝參返故廬

春日示玉紫眉　時寓蕭寺爲舊日吊俗

流光一度一榮枯始信行藏逐歲徂勞草玉孫歸路拉何
衣莽狗當情孤且容姓氏呼牛馬莫問君諸柳眼笑却
劉郎前度是年年春色在元都

自嘲

浪蹟遂隨數可賢老長仍教淸禁儕行只爲吾寧有是綬
冠皮髮總徒然上方未效朱君借宜室今階買許前疏稱
作錢遞雨月五更朝罷突飛煳

除夕　時將寄信挺君下了治同守歲

然忽何太息頭毛亦已斑身懸行止地道在廢興間一夕
千古新愁換舊顔家鄰聊爾爾尊酒話背閑

癸未元旦　時寓長待寺

一任東風自往還曉來春雪破家山無官尚合宵聽漏此
日偏宜畫掩關路屏碑林將火寂巷開細柳陣雲閒時賊外寬
身兵迫營椒盤柏酒杜添岑都付餘生汀漫間

次韻酬劉湛陸翁楪　二首

君子有攸往周道矣如直與高丁以閉駘轄豈徒飾是用
然覆收危途自匪教胡爲適千里强弩無木力終虞驽鈍
材中道攀乃璇先民有典型儒跡不終墜顧言後來人勝

從老馬識

濯濯閨中桃婷婷雪中植凡物貴後凋君子尚淸息術逢
天運周春風意何極但嫌少嫵媚妬彼桃李色孤貧賴伊
人庶以葆元德

寂寞寰中人去住亦通塞君爲威鳳翔我將冥鴻適各言
期千秋矢死靡有忒所愧還山去庠不緝黍稷謀生亦已
疎東皐有餘式往年借分寸惆悵長相憶良晤難再諧行
行發京國

答陳小章侯

農杜何吾儕菩亦不可貞且苦無常有所貧聖中淌一觴

見孔思孙能微周情便當百千輩冷然成獨醒獨醒不成醉還以萬嚶鳴願子欣然來無托高陽行劉伶與李白千載留芳名

春暮和紫眉通城感懷

無限春愁帶客濃殘書數卷出塵封空懷建策同三表莫問留行是萬鍾南國鶯花隨夢盡孤城弟泪爲誰容憑君且博清齋坐明月瑤琴風入松

別觀聞美兼示紫眉汝兒

千里或一士百世或一聖何來得斯語誤人如坑穽矮夫事觀場笑啼安取正大道不擇人有志視所竟况負超世

姿蔡期互爭勝眠落風烟中時危氣逾盛以此話昕夕千秋良可訂行行沓分手轉發林皐典進修貴及時行止則云命各言勵初心弗復疑孔孟巧拙雖殊方勉之誠與敬

過錫山同張貞夫訪第二泉用濂溪先生萍鄉詩韻

牛斗横斜劍氣寒第來泉品讓儒酸道心一掬廉閒鏡仙掌孤撑露在盤滿地江湖悲寂寞中天猿鶴可不安匆匆指點山亭上留得宗風幾許般貞高諸先生皆有祠堂在山麓

哭甸難十公用前韻

和貞夫詩後歸途無賴又次第若干哭詩以弔甸節諸君子就中想見諸君子精神結撰處非徒一死而已者而皆辱與予交而予獨何以生爲也嗟仰身世彌增嘆喟

太常磊齋吳公 海寧

公登第之前夢一隱者歸文山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見投問其姓名曰劉宗周也公不省爲何人及壬戌既第予時爲儀曹郎知貢事閱予姓名而訝然越廿年餘公與予後先赴名相見於京師予心識磊齋君子也而公貳予亦日親予既見放公致友人稍道舊夢以爲不祥曰劉某竟隱矣予得之復訝然既別之明年甲申公

由吏垣擢太常而遘三月十九之變曰吾不可以負劉公遂死之

何人後死骨先寒二十年來夢裏酸錯補山河空一擲注全身世打通盤終嫌世事稽文信不見東山起謝安寄語悠悠沉醉客男兒事業儘多般

大司農淩寶倪公 山陰

公官大司農知國事不可爲時懷一帨於袖中曰時至即行及三月十九之變公即以巳刻死自此遂有繼公而起者公所著有兒易予嘗愛而讀之

靈開文章見斗寒風斯與俗異酸鹹迥潤紫海皆通漢縣

來明珠只走盤擬經聿編年待假爭先殉節死渝安讀書
所學知何事蒙難堅貞爾許般

憲副四明施公 姚江

公過越會惠教白馬山房

淮南一別竹齋寒再拜斑荊話屢酸國難敢忘蒼鼎事時
危窮從葉根盤身擔風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學問安白馬
巖前懷舊處臨風嗟嘆有千般

御史大夫慧明李公 吉水

公在籍嘗聞同仁書院與諸生講學既起總憲於
國難之前密疏請皇太子監國南京二王皆分封

淮泗間先帝曰不可同死社稷而已臨移作絕命
辭

肅肅車裁亞相寒匡扶九鼎和鹽酸欲存趙氏孤何處杠
泣公孫淚滿盤燕市賡歌酉正氣鹿巖風景絡漸安可憐
一木難支處遺句猶漸潸潰般

宮諭湛陸劉公 中州

公之殉國也自妻子而外若壻若外孫若僕從無
一免者以時而言鴻寶第一以事而言公第一嗚
呼聖矣乎

陰雨蕭蕭正落時一回祀次一回酸周情孔思聯肝氣愛
國殤時共鬱盤十族止存朋友在九原誰問此心安異時
伊洛推人物誠數淵源似爾般

關學質公范公 河東

公固吾黨之魁楚也至晚年氣質益醇先帝之特
簡有神鑒焉遇變以夜半從井

白日無光止水寒臣心逾苦骨逾酸時當險兩憂方切魏
濟英雷屯且盤致主有心歸一德招魂無爾逐偏安南都
應是神遊處羊祜碑前淚萬般 公無子李襄於南都建祠祀之命以公國書官南河馬云

職方元升成公 北地

公令滋陽以忤時相下詔獄再訊再廷杖論戍先
帝晚年深悔悟起公職方幾任數月卽遇變持斬
設奠梓宮前立殞

飽歷風霜心骨寒餘生返國事辛酸六師不借郎官署一
劍應加司馬盤哭拜鼎湖攀莫逮魂依泉路禮方安時人
爭議楊忠愍百隸戍偏彷彿般 司馬指張大司馬縉彥。壬午冬邊警告追輿論起公宜與相公昌言於朝曰此楊椒山也只此一語見先帝之寵宜典孩過矣公固椒山鄉人又後先同官。久為張司馬惡賊所殺今已得彼戍懼耶

車駕伯玉金公 順天

公弱冠登朝卽以言事謫謫十餘年而起官差視

皇跋遇變即投玉河死母太夫人聞之亦投河死

公嘗敎過予問學焉

燕市論交指歲寒青青松柏笑中酸發爲汗血駒千里驟
折羊腸路幾盤國難傷心甘誓死親聞無計問寄安王陵
有母同歸死兩與傍人話兩般

司寇肖形孟公 友河

公古心古貌人也遇變而死予章溯以進士釋褐
從爲癸未榜四百人惟章溯㕘谷一人耳

鐵餘冰心古色寒清凜漸自帶偏酸雲中鳴鳳先歸漢榜
下驚鴻起漸磐舉遇仕以教忠先教孝生非求能後求安

下壺父子英風在今古同情只一般

潛忠布衣許公

潛忠吳人也以布衣教授里中一日聞先帝之變
投繯數數竟死之里人沈桐江子著潛忠傳以表
之舟過吳江桐江攜以見示愴然不已公許氏名
琰字玉仲

韋布家風姓氏寒里中世守一經殘巾朝遇變驚塗炭晚
谷何心賦考槃若個衣冠猶乞活幾時簪笏上長安葵忱
自昔傾陽處廊廟山林豈一般

示泰胥詞曉 朔難日作三首

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登山只爭死先後若云
衷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 時嗣曉道書以數子
見商敎答
詩云云

示汋見

子藏未伸君恩未報當死而死死有餘悼

絕命辭

吾此何日死少存匡濟意夬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業無
與從容何難亦何易